楚辭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汲古閣

宋刻洪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楚辭目錄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敘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原书空白页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奧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校書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芈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一作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俱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惠王非昭王也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媲配也匹詣切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

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飃以爲小人其
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
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
其志焉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宋子京云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文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縢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爲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
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
胄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
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至馬遷楊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朕
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
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
庸爲屈原父名皆非也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
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補曰並出爾雅陬側鳩切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
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䠶
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
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皇
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云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我父鑒度我初生之
法度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

我以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
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
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
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五臣曰內美謂忠貞又重之以
脩能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
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叶韻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名辟幽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蘺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
者不同說文曰江蘺蘼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糅以蘼蕪乃二物也本草蘼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蘼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衡杜衡非杜若也蘼蕪見九
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白茝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楚人謂之葯
紉秋蘭以爲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
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
紉說文云繟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
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
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溼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
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蕑兮陸機云蕑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
中皆種之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

秋蘭蒼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黄在秋則紫
然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黄魯直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
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
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魂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
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椴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汩余若

將不及兮。汩去貌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汩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汩

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補曰搴音蹇說文摶拔取也南楚語引朝搴阰之木蘭阰頻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地多木蘭。

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阰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敕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㩜一作擥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釋文作曶

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零一作苓

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

何不改此度。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椉文選作策馳一作駞補曰駞即馳字下同

來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固衆芳之所在。衆芳諭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五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藥黄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五臣以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茮杜茝美人之所懷服

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吕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效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溼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鷰草狀如茅而香爲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黄魯直說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茝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茝白芷也昌改切

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古迥古幸二切

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裮被不帶也被音披

夫唯捷

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于滅亡。以法戒君也。唯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昔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黨。偷苟且也。一無夫字。

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爲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

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一無身字。補曰。小人用事。則賢人被殃。憚徒案切。忌難也。

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先見切。踵亦跡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爲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閒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

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也。齌一作齊。補曰。齌音霽。又音妻。說文云。齌炊餔疾也。釋文齊或作齌。並相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戶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爲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

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

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五臣云。悔改。遯移也。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一無夫字。

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蕺。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

又樹蕙之百畮。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己雖放流。猶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

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爲畦也。揭一作藒。文選作畱荑藒車。補曰。畦音攜。揭藒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藒車芞輿。本草拾遺云。藒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芞音迄。

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

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冀枝葉之峻茂兮 冀幸也峻長也文選作葰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相如賦云實葉葰楙葰音峻

願竢時乎吾將刈 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竢作俟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草木枯死也於危切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曰並逐曰競婪盧含切

憑不猒乎求索 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也憑一作凴補曰憑皮冰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曰歎聲也量力香切

各興心而嫉妒 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弃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鴟鳴嚇鵷雛此之謂也興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它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興心而嫉妒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也馳一作駝補曰騖亂馳也

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 七十曰老冉冉行貌五臣云冉冉漸漸也

恐脩名之不立 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墜墮也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蕊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飡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補曰飲毀也音陸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飡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誠也練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於笑切

長顑頷亦何傷 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顑頷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顑虎感切頷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顑頷食不飽面黃貌頷一作領音同

擥木根以結茝兮 擥持也根以喻本文選擥作擥補曰擥啓姸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

貫薜荔之落蕊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心貌也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蕊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貌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萼內曰蕊蕊花鬚頭點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以自比補曰九章云擣木蘭以矯蕙

索胡繩之纚纚 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所綺切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己服飾雖為難法我倣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謇作蹇世作時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

遺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爲代俗所用補曰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爲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己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抆淚也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爲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補曰誶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訊訊告也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補曰纕息羊切下云解佩纕以結言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弃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擥茝五臣云申重也攬持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怨靈脩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終不察夫民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蛾一作娥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嫮之疾妒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揚己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污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師古云蛾眉形若蠶蛾眉也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爲淫亂補曰謠音遙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諑竹角切方言云諑愬也楚以南謂之諑言衆女競爲謠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己以量人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圜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偭音面賈誼云偭橥獺以隱處錯音措背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違也墨度名也五尺曰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邑一作悒一本注云忳自念貌五臣云忳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補曰忳徒渾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歔欷余鬱邑兮五臣以忳鬱爲句絕誤矣侘敕加切傺丑利切又上勑駕切下勑界切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即今住字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作晻下注同補曰溘奄忽也渴合切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一無也字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中正補曰鷙脂利切擊鳥也月令曰鷹隼蚤鷙自前世

而固然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爲謀也圜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圜枘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回一作迴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步余馬於蘭皐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補曰皐九折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爲坎招魂曰皐蘭被徑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駞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皐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製芰荷以爲衣兮製裁也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荷芙蕖也補曰芰奇寄切生水中

葉浮水上花黃白色雧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雧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蕖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爲衣芙蓉華也故以爲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用此語薢茩音皆茍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補曰芳敷方切香艸也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補曰岌魚及切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嵯眾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忽疾貌遊一作游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眾也補曰繽匹賓切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眾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爲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
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忞也。忞與艾並音乂。謂懲創也。以可爲何。以懲訓懼。皆非是。女嬃
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撣援。補曰。說文云。嬃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須。取此
爲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
秭與姊同。觀女嬃之意。蓋欲原爲甯武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申
申其詈予。申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
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嬃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曰鮌婞
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很也。鮌亦作鯀。一作縣。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
切。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鮌婞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
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終然殀乎羽之野。蚤死曰殀。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
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殀一作夭。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殀殁也。於矯切。鮌還羽山。三年然
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爲黃能。入於羽淵。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
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
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爲姱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貌。姱苦瓜切。好也。薋菉葹以盈
室兮。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者也。補曰。今詩薋作茨。菉作綠。薋音甆。
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菉音錄。爾雅云。菉王芻。菉蓐也。本草云。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
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菉蓐草。葹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枲耳。皆以實得名。本草枲耳一名葹。判獨
離而不服。判別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爲讒佞之行。滿于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

斥棄也。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
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
說之。世並舉而好朋兮。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僞。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
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煢一作惸。予一作余。補曰。煢渠營切。今詩作惸。聽平聲。依前聖以節
中兮。節度。文選以作之。喟憑心而歷茲。喟歎也。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
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爲此詞也。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
行澤畔矣。補曰。喟丘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貌。引楚詞康回憑怒。皮冰切。列子曰。帝憑怒。莊子曰。侅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懣也。並音憤。喟憑心
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濟沅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
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
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
中。就重華而敶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
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敶列也。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
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爲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
文命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
而敶詞也。啟九辯與九歌兮。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
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彃日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爲佚篇他皆放此難乃旦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

羿淫遊以佚畋兮

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珧利決封狶是射

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固一誤作國鮮一作尠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澆一作奡一云被於彊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奡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彊禦彊禦彊梁也

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

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巔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尙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夏桀之常違兮

桀夏之亡王也五臣云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爲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菹一作葅五臣云葅醢肉醬也補曰菹臻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虀菹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湯禹儼而祗敬兮

儼畏也祗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記曰儼若思儼亦作嚴並魚檢切

周論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爲差殊非是

舉賢而授能兮

一云舉賢才

循繩墨而不頗

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陂一音頗滂禾切

皇天無私阿兮

竊愛爲私所私爲阿一云所祐爲阿

覽民德焉錯輔

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爲無道傳與湯紂爲

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悳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爲生賢佐故曰錯輔夫維聖哲以茂
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
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爲我用詩曰奄有下土瞻
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補曰說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民
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眞僞也民一作人補曰相
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爲至矣計策也極至也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尙猶有臭書弗遑暇食語同夫孰非
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
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阽余身而危死
兮阽猶危也或云阽近也言己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下有節字補曰阽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阽前漢注云阽近邊欲墮之意覽
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
志終竟行猶未爲悔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枘
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固前脩以葅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
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獲葅醢龍逄梅伯是也葅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
補曰九辯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己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歔欷余鬱
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欷香衣許毅二切哀朕時
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値葅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以
掩涕兮茹柔耎也攬一作擥文選作擥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
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敗之名非香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

背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己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背謂之襟襟
交領也浪音郎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
於蒼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上覩禹
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逄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葅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眞人神
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己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
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駟玉虬
以椉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車飾虬一作虯椉一作乘鷖一
作翳補曰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也鷖於
計烏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鷖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溘埃風余
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掩也
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朝發軔於蒼梧兮
軔搘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搘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
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
蒼梧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
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
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卽縣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
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縣圃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
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輝名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縣圃其居安在

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璅五臣云瑣門閣也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黄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

日忽忽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彌耳切

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

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漫漫遠貌補曰曼漫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

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補曰索所格切

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

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曊猶照也說文云榑桑神木日所出榑音扶湯與暘同

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佯補曰逍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顔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入則辟左右而前驅

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爲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

鸞皇爲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鶠鳳其雌皇皇或作凰爲去聲

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爲諸侯以興於君言己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雌鳳也以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爲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爲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屯其相離言不與己和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

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蜷並讀作側聲司馬温公云

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爾雅蜺爲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聚貌五臣云紛亂也。斑陸離其上下。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斑一作班補曰斑駁文也下音戶。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閽主門者也補曰說文云閽常以昏閉門隸也。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閶闔門淮南子曰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閶天門也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閶闔文選注云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爲門屈原亦以閶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罷一作疲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云。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濁貪也補曰溷胡困切。好蔽美而嫉妒。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也五臣云蔽隱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也五臣云白水神泉。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緤繫也言己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脩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緤一作紲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餘說已見懸圃下緤音薛左傳曰臣負羈紲紲馬韁也馬滿補切。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壒補曰壒塵也無奄忽義。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爲羞。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相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脩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吾令豐隆椉雲兮。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椉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軯其震霆雲師䨏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飌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爲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爲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耳。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幷心力也宓一作虙五臣云宓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虙顏氏家訓云虙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爲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以爲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爲宓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而要之亦此意。吾令蹇脩以爲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爲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爲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羲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爲理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徽繣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敿𢡡廣韻作徽繣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剌其意難移也。夕歸次於窮石

兮次舍也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删丹蓋其别流之原淮
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
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一作槃補曰洧于軌切保厥美
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傲一作敖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
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亂倫
覽相觀於四極兮覽相一作求覽補曰相去聲周流乎天余
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汃汃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
門下音戶望瑤臺之偃蹇兮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
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妷補曰娀音嵩李善引呂氏春秋
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吾令鴆
爲媒兮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補曰鴆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鶚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
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
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鴆之不可爲媒審矣屈原何爲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
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暉與運同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釋

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鵃也爾雅云鶌鳩鶻鵃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余猶惡其
佻巧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
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彫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心猶豫而狐疑兮補曰猶由柚二音顏
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爲猶說文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豫或
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
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
猶是玃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欲自適而
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
也鳳皇既受詒兮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恐
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爲帝嚳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
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
遠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聊浮遊以逍遙言己既求
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宅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
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有虞城姚音遙說文云虞舜
居姚虛因以爲姓理弱而媒拙兮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世

溷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稱舉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哲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寤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文選藑作瓊五臣云筳竹筭也補曰索所革切藑音瓊爾雅云葍藑茅注云藑葍一種花有赤者爲藑筳音廷篿音專後漢方術傳云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竹也音同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思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無狐字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尔宇一作宅注同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世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文選善作美

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作人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也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爲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珵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珵音呈一曰珮珩也

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曰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褵注云卽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幐音騰謂申椒其不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

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

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袑皆取此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

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占玆吉凶也糈俗作精補曰糈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饟也要伊消切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己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翳於計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迓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閒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冉切九歌曰橫大江兮揚靈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靈氛之占筳篿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求榘矱之所同榘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治也榘一作矩矱一作彠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榘俱雨切矱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榘彠之所周注云榘方也彠度法也

湯禹嚴而求合兮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補曰自此以下皆屈原語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臯陶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悅操七刀切築擣也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史記云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云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甯戚之謳歌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粲屈原舉呂望傅說甯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說文央久也詩曰夜未央

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一名買鵤常以春分鳴也鵜一作鶗五臣云鶗鴂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補曰鶗音提鴂音決一音弟桂一音殄絹反離騷云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古云鶗鴂一名買鵤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鴂與鵙同鵤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己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巂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鶗鴂鳴而草衰注云鶗鴂爾雅謂之鵙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鶗鴂二物也月令仲夏鵙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

曰七月鳴鶗。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鶗鳴。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曰。鶗鴂。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鸋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爲字。補曰。爾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盛貌。佩一作珮。衆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五臣云。薆亦盛也。補曰。薆音愛。方言云。掩翳薆也。注云。謂薆蔽也。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信。一作亮。恐嫉妒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也。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草一作艸。一作卉。今直爲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爇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修絜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草爲艾也。余以蘭爲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弃。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慢一作謾。釋文作嫚。慆一作謟。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慆。它刀切。書曰。無卽慆淫。注云。慆。慢也。樧又欲充夫佩幃。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樧音殺。爾雅曰。椒樧醜莍。注云。樧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樧之似椒也。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一無而字。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固時俗之流從兮。流從一作從流。一本從誤作徙。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揭一作藹。離一作蘺。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子曰。椒蘭苾芬。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作其。委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言己內行忠直。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而一作其。虧一作虧。芬至今猶未沬。沬。已也。言己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浡。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沬音昧。微晦也。易

曰日中見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
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
紐呂切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
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
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歷吉日
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曰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筭也
行胡郎切叶韻折瓊枝以爲羞兮羞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
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爲脩誤矣精瓊靡以爲粻精鑿也靡
屑也粻糧也詩云乃裹餱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靡音糜文
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粻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爲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瑤象以比君子之德言我
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以瑤象爲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爲去聲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
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補曰疏所葅切邅吾道夫崑崙
兮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邅池戰切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

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
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
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
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卽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
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
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路脩遠以周流言己設去
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揚雲霓之晻藹兮揚披也晻
藹猶蓊鬱蔭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薀一作靄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晝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補曰晻暗也冥也晻烏感切藹靄蓋並
於蓋切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
之蓊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雝雝注云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啾音揫埤倉云衆聲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閒
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閒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天
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摛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夕余至乎西極言己朝發
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豳國爲西極又淮南曰西方西極
之山曰閶闔之門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爲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爲
旂熊虎爲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旗渠之切高翶翔之翼翼翼翼和貌言己動順
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翶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補曰古者旌旗皆載於車

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黿鼉以為梁也使一作臣五臣曰麾招也補曰麾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曰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作侍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屯余

車其千乘兮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己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己所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齊玉軑而並馳軑錮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軑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軑齊同也言齊驅並進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作蜿於元切載雲旗之委蛇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為切蛇弋支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聊假日以媮樂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樂也音俞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一無陟字陞一作升補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煇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曦同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帀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蟲形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

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辭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己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娩娩一作僶俛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

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劭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閒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

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淸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淩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楊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閒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一作皦）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縣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

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倡之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

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一云獨任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楚辭卷第二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歌章句第二　離騷

東皇太一（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補曰愉音俞）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補曰撫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劍珥謂之鐔鐔劍鼻一曰劍口一曰劍環珥耳飾也鐔所以飾劍故取以名焉珥音餌鐔覃淫二音）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眾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眾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鏘釋文作鎗補曰璆渠幽切鏘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帶劍佩玉以禮事神也）瑤席兮玉瑱（瑤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以瓊瑤瑱一作鎮補曰瑤音遙一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為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五臣云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蒸一作烝一作烝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蒸烝並同國語

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注云升體解節折之俎藉薦也慈夜切

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桂酒勺椒漿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

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補曰枹房尤切擊鼓槌也

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補曰疏與疎同

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己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補曰禮記鍾磬竽瑟以和之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

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姣一作妖服一作服補曰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下文亦曰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衆盛貌方言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潔也姣與妖並音狡服與服同

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五臣云繁會錯雜也

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

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爲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爲災

浴蘭湯兮沐芳。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衡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衡不相似按杜衡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衡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靈連蜷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蜷音拳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曲貌

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憺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

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車

聊翺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翺遊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猋卑遙切羣犬走貌大人賦曰猋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飈其字从火非也

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閒曰冀州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閒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橫於天

下注云橫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補曰。記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上夫音扶。**極勞心兮𢥞𢥞。**𢥞𢥞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𢥞𢥞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𢥞𢥞而不能已也。𢥞一作忡。補曰。𢥞敕中切。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𢥞。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雲中君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爲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爲娥皇。湘夫人爲女英。留。止也。**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沛吾乘兮桂舟。**沛。行貌。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舩。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作椉。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自喻。**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未一作歸。**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參𥱧。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貌。初簪叉宜二切。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參𥱧。竹貌。**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補曰。邅。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陸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逸云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薜荔柏兮蕙綢。**薜荔。香草。柏。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柏一作拍。搏一作摶。補曰。柏拍並音博。綢。儔切二音。**蓀橈兮蘭旌。**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爲楫櫂。蘭爲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旍。補曰。蓀荃見騷經。橈。而遙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禮云。析羽爲旌。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旍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荃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岑。碕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丁切。水名。其字从令。引楚辭望涔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瀕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渫憂患。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己也。五臣曰。言我遠遊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也。**揚靈兮未極。**極。已也。**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女謂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而責數之。爲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須牽引時事。以爲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爲。而爲我歎息也。補曰。嬋

媛已見騷經**横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屈原感女類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横流也補曰潺仕連鉏山二切湲音爰**隱思君兮陫側**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弃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補曰隱痛也孟子曰惻隱之心陫符沸切說文隱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一作栧五臣云桂蘭取其香也補曰櫂直教切枻音曳楫謂之枻一曰柂也**斵冰兮積雪**斵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權楫斵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也一云斵曾冰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斵斫冰凍徒爲勤苦而不得前也**采薜荔兮水中**薜荔之草緣木而生**搴芙蓉兮木末**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補曰搴音蹇**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絶**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絶之義也五臣曰事君之道亦類此焉**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補曰瀨落蓋切說文曰水流沙上也文選注云石瀨水激石間則怒成湍淺音牋**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覩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補曰說文云翩疾飛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言己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己也余一作我五臣云言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己爲不信則以爲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己爲治後遂相背焉補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閒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宅志也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君也閒音閑**鼂騁騖兮江皐**鼂以喻盛明也澤曲曰皐言己願及鼂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也鼂一作朝補曰鼂陟遥切早也騁音逞騖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騖亂馳也**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壄也五臣云喻己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騖弭節不出江皐北渚之閒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沚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爲渚**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同爲伍也補曰下音戶**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補曰捐音沿玦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荀子曰絶人以玦皆取弃絶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史記曰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遺余佩兮醴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己猶可以用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聲方言注云澧水今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長沙有醴陵縣澧醴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爲名也**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藂生水中之處補曰藂音叢**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言己願往芬芳絶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爲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旹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旹一作時**聊逍遥兮容與**逍遥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遥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遥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遥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黄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

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絶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況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補曰嫋長弱貌奴鳥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下音戶

白薠兮騁望 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薠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薠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薠注云薠狀如葴葴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薠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

與佳期兮夕張 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埽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己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爲期之意

鳥萃兮蘋中 萃集也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

罾何爲兮木上 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顛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罾音增

沅有茝兮醴有蘭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茝一作芷醴一作澧五臣云蘭芷喻己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引沅有芷兮澧有蘭或曰澧州有蘭江因此爲名

思公子兮未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茝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夫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釋文文選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無但見流水之潺湲耳荒忽不分明之貌

麋何食兮庭中 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爲補曰麋音眉月令曰麋角解疏云麋陰獸情淫而遊澤

蛟何爲兮水裔 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也裔一作㵭補曰裔邊也末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水而陸居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 一云朝馳騁兮江皋

夕濟兮西澨 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閒補曰澨音逝說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

聞佳人兮召予 予屈原自謂也

將騰駕兮偕逝 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也五臣云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己同志者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補曰築版築也葺七入切說文茨也

蓀壁兮紫壇 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子曰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爲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爲壇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陽爲堂平場廣坦爲壇音善

𢷎芳椒兮成堂 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𢷎古播字本作𢷎漢官儀曰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

桂棟兮蘭橑 以桂木爲屋棟補曰爾雅棟謂之桴注屋穩也 以木蘭爲榱也補曰橑音老說文椽也一曰星橑簷前木爾雅曰桷謂之榱

辛夷楣兮 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

人呼爲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楣音眉說文云秦名屋櫋聯也爾雅楣謂之梁注云門戶上橫梁**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五臣云以馨香爲房之飾補曰本草白芷楚人謂之葯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葯渥約二音**罔薜荔兮爲帷**罔結也言結薜荔爲帷帳補曰罔讀若網在旁曰帷**擗蕙櫋兮既張**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擗一從木一作擘析一作析櫋一作櫋五臣云罔結以爲帷帳擗析以爲屋聯盡張設於中也補曰擗普覓切一音覓櫋音綿又彌堅切**白玉兮爲鎮**以白玉鎮坐席也鎮一作瑱一本爲上有以字**疏石蘭兮爲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兮下有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爲芳五臣云疏布其芳氣**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一本葺下有之字五臣云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兮下有以字衡一作蘅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爲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臣云束縛杜衡置于水中非是**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中五臣云百草香草實滿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爲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爲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九嶷繽兮並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嶷一作疑補曰迎去聲**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如一作若補曰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補曰袂彌蔽切**遺余褋兮醴浦**褋襜襦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褋禮襜袖襦也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褋音牒方言曰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捐袂遺褋與捐玦遺佩同意玦珮貴之也袂褋親之也**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搴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宅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有覩音**時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與一作佁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詄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吾乘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游戲則爲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令飄風兮先驅**迴風爲飄**使涷雨兮灑塵**暴雨爲涷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爲軾路也灑一作洒軾一作戒補曰涷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自此已上皆喻君也**君迴翔兮以下**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迴翔猶翺翔也下音戶**踰空桑兮從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之辭喻欲從君也**紛總總兮九州**總總衆貌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見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衍云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閒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弇音奄**何壽夭兮在予**予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爲司命故也言人君制生殺與奪之命也予音與**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吾與君兮齋速**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補曰齋速者齋戒以自敕也**導帝之兮九坑**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己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阬文苑作岡補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

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等，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

靈衣兮被被，被被，長貌。一作披。補曰：被與披同。玉佩兮陸離。言己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壹陰兮壹陽，陰，晦也。陽，明也。衆莫知兮余所為。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化，能制萬民之命，人君亦當如此也。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將以遺兮離居。離居，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司命也。老冉冉兮既極，極，窮也。極，一作終。不寖近兮愈疏。寖，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寖，一作侵，一作浸。兮，一作而。愈，一作踰。乘龍兮轔轔，轔轔，車聲。詩云：有車轔轔也。釋文作軨，音轔。補曰：今詩作鄰。高駝兮沖天。言己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沖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枉橈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沖天。沖，持弓切，直上飛也。集韻作翀，與沖通。此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結桂枝兮延竚，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釋文延作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呂切。羌愈思兮愁人。言己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舍己不顧，益憂思也。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虧，歇也。言己愁思，安可柰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己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舍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荊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己供神之室，空閑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穐。下同。麋，一作蘪。補曰：爾雅曰：蘄茝，蘪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萎狀。山海經云：臭如蘪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牀而香。騷人借以為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時於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蕪。相如賦云：芎藭昌蒲，江離蘪蕪。師古云：蘪蕪即芎藭苗也。下，音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枝，一作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上聲。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為鎛也。夫人，猶言凡人也。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為。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也。蓀亦喻君。騷經曰：荃不察余之中情，是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綠竹青青。青青，茂盛也。音菁。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修道德爾。謂初與己善時也。□□□□□□入

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辭一作詞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五臣云司命初與己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別離出於此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己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儵一作倏來一作倈五臣云言神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莊子疏曰儵忽爲有忽爲無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五臣云須待也冀君猶待己而命之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作汝風至作飈起五臣云汝謂司命九河天河也衝飈暴風也補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咸之池補曰咸池見騷經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爲清潔喻己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怳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怳憮怳也詡往切孔蓋兮翠旍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旗旍言殊飾也旍一作旌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補曰相如賦云宛雛孔鸞孔孔雀也顏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周禮曰蓋之圜也以象天漢樂歌曰庶旄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掃彗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爾雅彗星爲欃槍彗祥歲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竦長劍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竦作慫補曰竦慫並息拱切竦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慫驚也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遏惡揚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故美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妾爲姬耳蓀獨宜兮爲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平正也蓀一作荃五臣云蓀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補曰暾他昆切照吾檻兮扶桑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戶雞切楯音盾撫余馬兮安驅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也女即羲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皎一作皦補曰皎字从日與皦同此言日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夜皎皎而復明也補曰舊本明音亡駕龍輈兮乘雷輈車轅也補曰震東方也爲雷爲龍日出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厤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南曰雷以爲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輈張留切方言曰轅楚韓之閒謂之輈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爲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爲旌旗委蛇而長委一作逶蛇一作虵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俳佪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作俳佪一作徊補曰低佪疑不即進貌出不忘本行則思歸物之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知復也上上聲升也羌聲色兮娛人娛樂也一作色聲觀者憺兮忘歸憺安也言日色光明旦燿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縆

瑟兮交鼓，絙，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絙一作縆。補曰：縆，古登切。長笛賦曰：絙瑟促柱。簫鍾兮瑤簴。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歟。簴，其呂切。爾雅：木謂之虡。縣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飾也。鳴鷈兮吹竽。鷈，竽，樂器名也。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鷈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鷈一作篪。補曰：篪與鷈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竽，已見上。思靈保兮賢姱。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己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曰：古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姱，音戶，叶韻，舊苦胡切，未詳。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補曰：翾，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翾、翥，飛也。展詩兮會舞。展，舒。補曰：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爲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鋗玉鳴。靈之來兮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爲上衣，白蜺爲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補曰：霓見騷經。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射一作䠶。補曰：射，食亦切。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攖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援北斗兮酌桂漿。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天狼，酌桂漿，以諷其君不能遏惡揚善也。撰余轡兮高駝翔。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雛免切，定也，持也。遠遊曰：撰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上。杳冥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河爲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爲九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衝風起兮橫波。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爲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一本螭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蒼含切，在旁曰驂。驂，兩騑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一說無角曰螭。一音离。集韻：螭，龍無角。登崑崙兮四望。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心飛揚兮浩蕩。浩蕩，志放貌。言己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補曰：此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惆悵歎息而忘歸也。悵，失志也。惟極浦兮寤懷。寤，覺也。懷，思也。言己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涔陽兮極浦是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爲

宮室闕門觀也 靈何爲兮水中 言河伯之屋殊好如是何爲居水中而沈沒也補曰此喻賢人處非其所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 大鼈爲黿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黿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黿音元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師至九江叱黿鼉以爲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雎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斑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警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爲鯉豈亦有所據乎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爲污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仌者流冰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仌下音戶 子交手兮東行 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一本子上有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補曰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 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媵送也言江神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隣隣侍從而送我也隣一作鱗補曰滔上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漢媵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人遇己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羅 女羅兔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爲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呂氏春秋云或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眄曰睇眄眠見切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靨輔奇牙宜笑嘕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姱美乘豹從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況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一作譱五臣云喻君初與己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爲窕美心爲窈注云窈幽靜窕閑都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 狸一作貍五臣云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棄補曰從隨行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羆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貍有虎斑文者有貓斑者河伯云乘白黿兮逐文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貍各以其類也 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與辛夷以爲車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木爲車結桂枝以爲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衡一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簜敷衍編町成篁注云篁竹墟名也 路險難兮獨後來 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己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己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補曰來音釐 表獨立兮山之上 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也下音戶 東

風飄飄兮神靈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飄一作飄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懷王也。

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必讀爲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衰老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山鬼也予音與。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苬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苬音囚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爲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閒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蔓莫干切俗作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椒蘭蔽賢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也五臣云君縱相思爲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五臣云讒邪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雖思我而爲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靁填填兮雨冥冥。靁一作雷補曰填音田。猨啾啾兮又夜鳴。又一作狖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猨聲皆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狖似猨余救切。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狖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同。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五臣云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罹其憂愁離罹也。

山鬼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嘄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劒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鞈堅貌音夾。車錯轂兮短兵接。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旌蔽日兮敵若雲。言兵士競路趣敵旌旗蔽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矢交墜兮士爭先。墜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墮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凌余陣兮躐余行。凌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躐我行伍也躐一作蹀補曰顏之推云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躐躐並音獵行胡岡切。左驂殪兮右刃傷。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見遠遊創初良切。霾兩輪兮縶四馬。縶絆也詩曰縶之維之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霾一作埋補曰霾讀若埋縶陟立切。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揺枹一作桴補曰援音爰引也左傳郤克傷於矢左幷轡右援枹而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墜落也言己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隧文苑作懟。嚴殺盡兮棄原壄。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補曰壄古野字又

叶韻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壄之中去家道甚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爲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爲弓幹首身離兮心不懲懲忿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忿身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忿音乂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一云魂魄毅一云子魂魄毅補曰左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傳芭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巴焦姱女倡兮容與姱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與一作佁補曰姱音夸倡讀作唱春蘭兮秋菊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爲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禮一作祀魂一作䰟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楚辭卷第二

楚辭卷第三

校書郎臣王逸上

天問章句第三 離騷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瘁彷徨山澤一作川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瑰瑋僪佹一作譎詭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皮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作呵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憂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序一作敘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事也補曰列子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也考一作知定一作述補曰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補曰冥幽也所謂窈冥之門也昭明也所謂大明之上也瞢毋亘切目不明也闇音暗閉門也此言幽明之理瞢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乎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補曰淮南言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注云馮翼無形之貌又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明明闇闇惟時何爲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爲之乎補曰此言日月相推晝夜相代時運不停果何爲乎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補曰天對云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引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逸以爲天地人非也穀梁注云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然則傳所謂天蓋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補曰圜與圓同說文曰天體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淮南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對曰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轉渾淪蒙以圜號積陽爲天九老陽數也營經營也度量度也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邪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斡一作筦補曰說文云斡蠡端沓也揚雄杜林云軺車輪斡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爲筦故知斡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活切非也淮南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注云四角爲維也先儒說云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維謂四維極謂八極也一說云北極天之中也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玄經曰天圜地方極植中央八柱何當東南

何虧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虧一作虧補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淮南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東方皡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繫屬乎皡亦作昊變一作欒一作鸞補曰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垠九天之外曰九陔故上繫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屬附也音注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補曰隅角也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隈淮南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九天之野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補曰沓徒合切靈憲云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天何所沓言與地合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若歲在鶉火我周之分野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十二辰所次也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補曰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于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屬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補曰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即蒙汜也說文云暘日出也或作湯通作陽汜音似淮南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隅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補曰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物理論云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一云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補曰博雅云夜光謂之月皇甫謐曰月以宵曜名曰夜光書有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菟一作兔補曰菟與兔同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鶚演義云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天對云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天對云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則厲鬼興二者當何所在乎補曰強巨良切惠順也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補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釋文藏作臧補曰宿音秀臧與藏同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此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天對云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廷欺也具往切亢音剛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言鮌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師一作鮌補曰汨音骨國語曰禹決汨九川汨通也荀子曰禹有功抑下鴻鴻即洪水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鮌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异舉也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僉衆也課試也言衆人舉鮌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曰一作答鴟龜曳銜鮌何聽焉言鮌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鮌何能復不聽乎補曰鴟處脂切一名鳶也曳牽也引也聽從也此言鮌違帝命而不聽何爲聽鴟龜之曳銜也天對云方陟元子以胥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順欲成功帝何刑

焉帝謂堯也言鯀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爲刑戮之乎補曰書云方命圮族國語云鯀違帝命則所謂順欲者順帝之欲也天對云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投棄於羽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永長也遏絶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絶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一無山字施一作弛補曰遏猶遏絶苗民之遏施舍也通作弛音豕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禹鯀子也言鯀愚很愎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愎一作腹注同一本何下有故字補曰愎弼力切戾也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天對云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蘖夫固不可以類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補曰纂作管切集也緒音敘絲耑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言禹何能繼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補曰洪範言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鯀堙洪水而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洪泉極深何以窴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補曰窴與塡同淮南曰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注云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塡洪水也天對云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塡絶淵然後夷於土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墳一作憤補曰班孟堅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劉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天對云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禦黄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天對云胡聖爲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畫音獲鯀何所營禹何所成言鯀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補曰汩陳其五行此鯀所營也六府三事允治此禹所成也康回馮

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也墜一作地一無以字補曰馮皮膺切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春秋傳曰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貌引康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注云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閒其後苗裔恃其强與顓頊爭爲帝又淮南言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注云非堯時共工傾猶下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錯廁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廁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安一作何補曰錯七故切置也天對云州錯富媼爰定於趾國語曰疏爲川谷以導其氣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集韻洿音戶水深謂之洿舊音烏無深義亦不叶韻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補曰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天對云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漵漵又何溢爲東西南北其修孰多修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爲長乎南北順隋其衍幾何衍廣大也言南北隋長其廣差幾何乎隋釋文作隋一作墮補曰爾雅云蟦小而橢橢音妥又徒禾切狹而長也疏引南北順橢其修幾何蟦與橢同通作隋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云海内有長短極内等也軒轅本紀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豎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丘北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博物志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其說不同今並存之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尻一作居天對云積高於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補曰縣音玄尻與居同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言崑崙之山九

重。其高萬二千里也。二或作五。補曰。淮南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誕實未聞。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一云。誰其從焉。補曰。淮南言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此云四方之門。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方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蓋出於此。然與上下文不屬。恐非也。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言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啟。豈元氣之所通。辟一作闢。一作開。補曰。辟與闢同。淮南云。崑崙虛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補曰。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注曰。即燭龍也。淮南云。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雪賦云。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山。李善引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羲和。日御也。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和。釋文作龢。揚一作陽。天對云。惟若之華。稟羲以燿。補曰。羲和若木。已見騷經。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天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乎。補曰。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歧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注云。高下謂地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矣。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注云。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汧源縣西至沙州。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汧源縣。三者自開封縣東至滄海也。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一為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又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注云。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淮南云。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又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補曰。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有此獸也。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注引天問云。焉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按天問所言。不獨南方之物。但吳都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當在南耳。天對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云。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鵲山有獸狀如禺。捷類獮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補曰。虬。見騷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天對云。有虬螭蛇。不角不鱗。嬉大玄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一無速字。補曰。虺。許偉切。國語云。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然爾雅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則虺亦有大者。其類不一。招魂。南方曰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儵忽。疾急貌。天對曰。儵忽之居。帝南北海。注云。儵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按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乃寓言爾。不當引以為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于是使守封嵎之山也。一云。何所不老。補曰。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云。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一臂。奇右。其人不死。淮南曰。西方之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又曰。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禹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閒。穀梁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蓱草生於水上。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

物乎蓱一作荓補曰此謂靡蓱與枲華皆安在也爾雅苹蓱注云水中浮蓱也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焉其枝曰衢注云枝交互四出又少室之山有木名帝
休其枝五衢注云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路衢天對云有蓱九岐厥圖以
詭注云衢岐也逸以爲生九衢中悉謬魏都賦云尋靡蓱於中逵蓋用逸說也
李善云靡蓱也枲相里切爾雅有枲麻麻有子曰枲天對云浮山孰
產赤華伊枲引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
一蛇
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一或作靈大或作骨補曰山海經南海內有巴
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在犀牛
西也注云今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閒出亦此
類也楊大年云逸注楚詞多不原所出或引淮南子而劉安所引亦本山海經
其注巴蛇事文句頗謬戾乃知逸憑宅書不親見山海經也吳都賦云屠巴蛇
出象骼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
水出崑崙山也趾一作沚補曰
言黑水玄趾三危皆安在也書曰道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張揖云三危山
在鳥鼠之西黑水出其南天對云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西
京賦云昆明靈沼黑水玄阯言昆明靈沼取象於黑水玄
阯也李善云黑水玄阯謂昆明靈沼之水沚非是
延年不死
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補曰素問云上古
有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
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
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鯪魚何所鬿堆焉
處
鯪魚鯉也一云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鯪一作陵所一
作居鬿一作魁補曰鯪音陵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
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天對云鯪魚人貌邇列姑射是也陶隱居云鯪鯉形似鼉
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吳都賦云陵鯉若獸注引陵魚曷止與逸說同鬿音
祈堆多回切山海經云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天對
云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注云堆當爲雀王逸注誤按字書鬿音堆雀屬也則
鬿堆即鬿
雀也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
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
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彈一作彈一作彃補曰山
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注云
羿射十日中其九離騷所謂羿焉射日烏焉解羽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
此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者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
十日自使以次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故羿稟天命洞其靈誠仰天控
弦而九日潛退也歸藏易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音畢引尋焉彈日尋與

羿同然則彈或作彈蓋字之誤耳淮南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注云
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又云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春秋元命苞
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天對云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注云烏
當爲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爲烏也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
所解又穆天子傳曰比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然
以文意考之烏當如字宗元改從鳥雖有所據近乎鑿矣
禹之力獻
功
句絕
降省下土四方
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迨
下土四方也一無四方二字補曰降
下也省察也書
曰惟荒度土功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焉一作安一云焉得
彼塗山之女而通於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嵞音塗說文云會稽山也一曰九
江當嵞也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疏引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
在壽春東北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
音義云嵞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塗山氏女即女嬌也史記曰
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淮南曰禹治鴻水通轘轅
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
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
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
也補曰左傳云嘉偶曰妃爾雅云妃匹也對也
胡維嗜不同味
而快鼂飽
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
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一
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云胡維嗜欲同味維一作爲鼂一作晁一
作朝補曰鼂晁並音朝莫之朝此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以厭足
其情欲禹所嗜
者拯民之溺爾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益禹賢臣也作
爲也后君也離
遭也蠥憂也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
爲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蠥一作孽一作孼補曰蠥魚列切孟子曰禹薦
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
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啓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蠥也
汲冢書云益爲啓所殺非也天對云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以
不命復爲叟耆
曷戚曷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言天下所以去
益就啓者以其

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以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薦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皆歸䠶鞫而無害厥躬**射行也鞫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長無害於其身也䠶一作射鞫一作鞠補曰凡能取中皆曰射鞫窮也音菊此言啓之所爲皆歸於中理而窮情夫孰能害之者**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更益而代益爲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補曰據上所言則啓固賢矣然禹之播降待益作革然後能成功特天與子則與子故益不有天下耳焚山澤奏鮮食所謂作革也稷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穀可殖故也降乎攻切見騷經天對云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補曰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與於唐虞大禹之際此言賓商者疑謂待商以賓客之禮棘急也言急於賓商也九辯九歌享賓之樂也**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勤勞也屠裂剝也言禹腷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地一作墬補曰腷判也音副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禹母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鯀之功故曰勤子也上云九辯九歌言啓以禹故得享備樂何以修己生禹而反遇災害邪言坼剖而產則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段成式云迸分竟地蓋用此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天對云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補曰左氏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䠶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䠶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虫獸當爲人所䠶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深一作保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一本胡下有羿字䠶一作射補曰䠶食亦切下同妻心計

切此言射河伯妻雒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革孽夏民封豨是䠶乃有窮羿耳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云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馮珧利決封豨是䠶**馮挾也珧弓名也決䠶韝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修道德而挾弓䠶韝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䠶一作射補曰馮音憑珧音遙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又曰蜃小者珧注云王珧卽小蚌也說文云珧蜃甲也所以飾物儀禮有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也說文云韝射臂決也封大也豨虛豈切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淮南云堯時封豨長蛇皆爲民害堯使羿斷修蛇禽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爲民害也左傳曰樂正后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此則窮奇饕餮之類以惡得名者**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䠶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蒸一作烝補曰冬祭曰蒸膏脂也詩曰皇皇后帝謂天帝也天對云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補曰寒浞見騷經**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䠶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一無革字補曰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衆交合而吞滅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阻險也窮窘也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補曰羽山東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東也上文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則鯀非死於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巖險而至羽山耳**化爲黃熊巫何活焉**活生也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一本化下有而字補曰左傳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國語作黃能按能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鼈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云既爲神何妨是獸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肉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咸播秬黍莆雚是營**咸皆也秬黑黍也雚草名也營耕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爲良田也一作黃雚一作莆雚補曰詩云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秠亦黑黍但中米異爾秬

音巨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卽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李商隱詩云直是滅雚莆與圃同韻雚亂也音丸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以莆爲黃以雚爲蘿皆字之誤耳天對云維莞維蒲維菰維蘆

何由幷投而鮌疾脩盈 疾惡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鮌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鮌惡長滿天下也補曰幷並也言禹平水土民得並種五穀矣何由鮌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惑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爲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補曰蜺雌虹也茀音拂說文云霓雲皃疑卽此茀字天對云王子怪駭蜺形茀裳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補曰崔文子事見列仙傳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補曰從卽容切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篚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喪一作壐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蓱一作荓一作萍補曰蓱音瓶號乎刀切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天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博雅作荓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蓱號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注云屏翳天神使也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一云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補曰撰具也雛綰切協合也脅虛業切說文云兩膀也膺於陵切書曰永膺多福膺當也受也天對云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戴一作載抃釋文作拚補曰鼇音敖抃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張衡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玄中記云卽巨龜也一云海中大鼈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舟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也言鼇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鼇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補曰列子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言鼇在海中其負山若舟之負物今釋水而陸反爲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天對云惡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尙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補曰澆堯弔切見騷經

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 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補曰說文顚倒也俗作顛下同隕從高下也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 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顚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一本顚下有隕字殆上有天字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補曰書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補曰斟職深切左傳云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注云二斟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然則取斟尋者乃有過澆非少康也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尙或艱之承逸之誤也取此苟切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補曰國語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嬉女焉注云有施嬉姓之國末嬉其女也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妹一作末殛一作極補曰妹音末嬉音喜說文云殛誅也引書殛鯀于羽山或作極音義同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 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鱞言舜爲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爲娶婦乃至于鰥也補曰鱞古頑切經傳多作鰥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言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一云女何所親補曰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二女娥皇女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又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

則不得妻也。伊川程頤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億也。億一作意。補曰。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意與億音義同。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補曰。左傳曰。夏后氏之璜。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也。補曰。登立爲帝。謂疋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史記夏商之君皆稱帝。天對云。惟德登帝。帥以首之。逸以爲伏羲。未知何據。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補曰。媧古華切。古天子風姓也。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列子曰。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注云。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淮南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補曰。此言舜德足以服象。而象終爲害也。書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一云何得肆其犬豕。一云何肆犬豕。補曰。列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其戕汝。時唯其焚汝。鵲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補曰。迄許訖切。史記。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子季歷。古公曰。我世當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即虞仲也。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及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爲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也。去一作夫。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補曰。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淮南云。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注云。負鼎俎。調五味。欲其調陰陽。行其道。孟子云。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爲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一無夏字。喪一作亡。補曰。此言伊尹承事湯以謀夏桀也。喪去聲。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爲相也。乃一作力。注同。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服一作伏。補曰。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謂羣黎百姓也。湯以臣放君。而黎民說服者。代虐以寬故也。天對云。條伐巢放。民用瀆厥疚。以夷於膺。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一云帝嚳何宜。貽一作詒。喜一作嘉。補曰。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嚳苦篤切。天對云。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以詩考之。非史氏之妄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爲民主也。補曰。天對云。該德胥考。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愚按左氏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該爲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宗元所云。謂此也。按此當與下文相屬。下云。弊于有扈。則秉季德者。謂夏啓也。該兼也。言能兼秉大禹之末德。猶曰恆秉季德耳。恆豈亦人名乎。厥父是臧。言爲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

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補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淮南曰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啓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左傳少康滅澆于過非有扈也逸說非是地理志云扶風鄠縣是扈國此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遂爲牧豎也天對云牧正矜矜澆扈爰踣承逸之誤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之也補曰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協合也言舜以時合舞于兩階而有苗格也莊子曰執干而舞干盾也天對云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言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一本平上有受字補曰受即紂也曼音萬李善云曼輕細也天對云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云何逢補曰此言啓滅有扈之國其後子孫遂爲民庶牧夫牛羊其初以何道而得爲諸侯也豎童僕之未冠者巨庾切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一云其何所從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補曰說文云特牛牛父也言其朴特朴匹角切一云平豆切無樸音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補曰詩云經之營之營度也曰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也言湯田獵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百姓者不但還來而已必有所分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爲婬泆夷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遵一作循有一作佚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補曰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舍女乃爲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爲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爲淫泆之惡欲共危害舜也害一作虞補曰眩弟猶惑婦也言舜有惑亂之弟也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又命穿井從上實之終不能害舜舜爲天子封象於有庳而後嗣子孫長爲諸侯也一云而後嗣逢長天對云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補曰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有莘國名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爲婚姻也補曰莘所申切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補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列女傳云湯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序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一無彼字補曰濱水際也送女從嫁曰媵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與注說小異故并錄之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　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也補曰辠古罪字尤過也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曰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挑一作祧補曰帝謂帝履癸即桀也挑徒了切倉頡篇云挑招呼也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天對云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劃癸祧而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

何曰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一作會鼂請盟補曰鼂晁竝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鷙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士以類從也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到一作列補曰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陣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燋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固且待之何可驅也天對云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濁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爾雅疏曰到者自遠而至也周公武王弟故曰叔旦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位一作德天對曰位庸庇民仁克莅之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乃一作及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補曰爭遣伐器謂羣后以師畢會也

竝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鳧藻讙呼一云如鳥樂呼補曰六韜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補曰左傳齊侯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成遊謂成南征之遊猶所謂斯遊遂成也底音旨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于楚乎以爲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補曰後漢書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梅貪也言穆王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一云夫何周流梅一作挴補曰方言云梅貪也亡改切其字從手買生云品庶每生是也集韻云梅母罪切慙也梅母亥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瑇玉名音媒亦非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史記云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巧梅言巧於貪求也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環旋也言王者當脩道德以來四方何爲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天對曰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補曰穆王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後世如秦皇漢武託巡狩以求神僊皆穆王啓之也志足氣滿貪求無猒適以召亂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補曰曳牽也引也衒熒絹切行且賣也曳衒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褒姒事見國語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時被戮夫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弃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立以爲后惑而愛之遂爲犬戎所殺也補曰藏一作弃弃即藏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虫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恆也會一作合補曰卒終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孫明復尊王發微曰桓公之會十有五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十五年會鄄十六二十七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八年會洮九年會葵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

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皆有兵車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史記曰管仲病桓公問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無詭立乃棺赴按小白之死諸子相攻身不得斂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甚之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惑妲己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諂讒之人也諂一作讇補曰服行也用也武王數紂曰賊虐諫輔崇信姦回莊子曰好言人之惡謂之讒希意導言謂之諂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補曰抑沈猶九章云情沈抑而不達也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雷開佞人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一云雷開何順而賜封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補曰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異方或曰下文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此異方也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詳狂也詳一作佯補曰梅音浼紂諸侯號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史記曰箕子紂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詳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詳詐也與佯同稷維元子帝何竺之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竺一作篤一云帝何竺爲何燠竝無之字補曰爾雅云竺厚也與篤同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注云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而得其福史記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左氏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說者曰元子首子也姜嫄爲帝嚳元妃生后稷簡狄爲次妃生契故曰稷維元子也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投弃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燠一作懊補曰燠音郁熱也其字從火懊貪也無熱義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注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史記曰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聞之舉爲農師逸云后稷無父而生按稷以帝嚳爲父特姜嫄感巨迹而生有神靈之徵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亦猶是也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大也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馮一作憑補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馮垙之馮武王多才多藝言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天對曰既岐既嶷宜庸將焉用逸說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驚一作敬切一作功補曰此言武王伐紂震驚而切責之不顧君臣之義惟紂無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之牧也補曰号與號同孔叢子羊客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皆爲諸侯奚爲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史記紂以西伯爲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周官曰牧以地得民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徹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己受天命而有殷國因徙以爲天下之太社也一云命有殷之國補曰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謂文王也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太王之社遂爲大社也記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因岐山以名太王自豳徙焉遷藏就岐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太王一作文王補曰按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注云文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說文云岐周文王所封也然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始邑於岐山之下則遷藏就岐蓋指太王也天對曰踰粱橐囊糧仁蟻萃殷有惑婦何所譏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于紂不可復譏諫也補曰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玆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補曰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上帝謂天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一云上帝之罰補曰此言紂爲無道自致天討故不可救也天對云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師望在肆昌何識。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識知之乎識一作志補曰識與志同

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天對云奮力屠國以髀髖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補曰悒音邑憂也不安也天對云發殺曷逞寒民于烹

載尸集戰何所急。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爲民除害也補曰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補曰記云祭祀之有尸也宗之廟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主有虞主練主尸神象也以人爲之然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爲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一無何字補曰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云雉經于新城之廟注云雉經頭槍而懸死也

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墜一作墬一作墜補曰墜即地字左傳云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此言申生之冤感天抑地而誰畏懼之乎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愼而戒懼也補曰詩云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此言何所戒愼而致天命之集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已修行禮義受天命而有天下矣又何爲至使異姓代之乎一無又字代一作伐補曰受禮天下言受王者之禮於天下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三代之王是不一姓可不愼乎

初湯臣摯後玆承輔。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承一作丞補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與此異者此言伊尹初爲媵臣後乃以爲相耳孟子言湯尊德樂道不以臣禮待之也

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天對云湯摯之合祚以久食補曰官湯猶言相湯也尊食廟食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也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次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設諸刺王僚代爲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補曰史記吳壽夢卒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弑王僚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天對云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傍偟激覆而勇益德邁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壯大也言闔廬少小散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補曰闔廬用伍子胥孫武破楚入郢

彭鏗斟雉帝何饗。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補曰斟勺也諸深切鏗可衡切饗有香音神仙傳云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籛音翦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補曰莊子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天對云鏗羹於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牧草名也有實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牧唐本作牧注同一作枚補曰爾雅曰中有枳首蛇焉枳首歧頭蛇也韓非子曰虫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古今字詁云螝古虺字天對云螝齧已毒不以外肆

蠭蛾微命力何固。言蠭蛾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蠚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一作蠭蟻補曰蠭音峯傳曰蠭蠆有毒而況國乎蛾古蟻字記曰蛾子時術之是也蠚音若痛也天對云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驚女采薇鹿何祐。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祐之祐一作佑

北至回水萃何喜。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禧喜也

兄有噬

犬豨何欲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豨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補曰噬音筮易之以
百兩卒無祿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補曰春秋昭元年夏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也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天對注云百兩蓋謂車也逸以爲百兩金誤矣兩音亮車數也薄暮
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補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
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詞厥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
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伏匿穴處爰何云爰於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
處耳當復何言乎天對云合行違匿同若所咿嚘忿毒競誰與荊勳作師夫何長荊楚也師衆也勳功
也初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
楚爲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爲不直恐不可
久長也一云夫何長先補曰史記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
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荊勳作師夫何長言
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以諷耳悟
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悟一作
寤補曰更音庚太史公曰屈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
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
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大
勝我也補曰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懷王與秦戰爲
秦所敗亡其六郡入秦不返故屈原徵荊勳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弃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爲神異乃取收養
焉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鬬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仁之才也一
云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補曰左傳初若敖娶於䢵生鬬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以其女妻伯
比實爲令尹子文天對注曰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吾告

堵敖以不長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一本以下有楚子補曰左傳楚子滅息以
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敖生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天對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
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堵敖爲楚賢人大謬然宗元以堵敖爲文王兄亦誤矣何試上自予
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干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
與彰一作章天對云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補曰予音與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
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
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
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一作經傳以解說
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
有解□□□詞一作說乃復多連蹇其文一云乃復支連其文濛
澒其說上莫孔下乎孔切濛澒大水也澒一作鴻音同故厥義不昭微指
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
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
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
永無疑焉

楚辭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楚辭卷第四

校書郎臣王　逸上

九章章句第四　離騷

惜誦一作惜論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也。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卒，釋文作猝。騷經之詞緩，九章之詞切，淺深之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惜誦以致愍兮，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己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愍，一作閔。補曰：愍，音敏。惜誦者，惜其君而誦之也。發憤以抒情。憤，懣也。抒，渫也。言己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渫己情思，以風諫君也。抒，一作舒。補曰：抒，渫水槽也，音署。杜預云：申抒舊意。然文選云抒情素，又曰抒下情而通諷諭，其字並从手，上與文呂二切。

所作忠而言之兮，言己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敢爲君言之也。作，一作非，一本忠下有心字。補曰：作，爲也。下文云作忠以造怨。指蒼天以爲正。春曰蒼天。正，平也。設君謂己作言非邪，願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指之以爲誓也。補曰：正，音征，叶韻。

令五帝以枂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太皞，南方爲炎帝，西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枂，猶分也。言己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一本作折中。補曰：枂與析同。按史記索隱解折中於夫子，引此爲證，云折中，正也。安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故言折中也。中，陟仲切。戒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尚書：禋於六宗。嚮，對也。服，事也。言己願復令六宗之神，對聽己言事可行與否也。一云以嚮服。補曰：孔叢子云：宰我問禋於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主於郊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顏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一云六爲地數，祭地也。一云天地閒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此說。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

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御，侍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己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命，一作會。使，一作以。補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故使之聽直。

竭忠誠以事君兮，竭，盡。一本君下有子字。反離羣而贅肬。羣，衆也。贅肬，過也。言己竭盡忠信以事于君，若人有贅肬之病，與衆別異，以得罪讁也。補曰：贅，之芮切。肬，音尤，瘤腫也。莊子曰：附贅懸肬。

忘儇媚以背衆兮，儇，佞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己修行正直，忘爲佞媚之行，違偝衆人，言見憎惡也。補曰：儇，隳緣切。說文：慧也。一曰利也。

言己忘佞人之害己爲忠直以背衆背音佩 待明君其知之 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繆公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一本無明字 言與行其可迹兮 出口爲言所履爲迹 情與貌其不變 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變易也言己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 故相臣莫若君兮 言相視臣下忠之與佞在君知之明也補曰相視也息亮切傳曰知臣莫若君 所以證之不遠 證驗也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一本之下有而字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 言我所以修執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己安君危則己危也補曰誼與義同人臣之義當先君而後己 羌衆人之所仇 羌然辭也怨耦曰仇言在位之臣營私爲家己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爲衆人所仇怨一本羌下有然字一本仇下有也字 專惟君而無他兮 惟一作思一作爲 又衆兆之所讎 兆衆也百萬爲兆交怨曰讎言己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爲衆所怨讎欲殺己也兆一作人一本讎下有也字 壹心而不豫兮 豫猶豫也 羌不可保也 保知也言己專壹忠信以事於君雖爲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一本此句與下文皆無也字 疾親君而無他兮 疾惡 有招禍之道也 招召也言己疾惡讒佞欲親近君側衆人悉欲來害己有招禍之道將遇咎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 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己欲盡忠信之節忠一作知補曰此言君不以我爲忠也 忽忘身之賤貧 言己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 事君而不貳兮 貳二也而一作其 迷不知寵之門 迷惑也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遇寵之門戶當何由之也補曰老子云寵爲不寵非君子之所貴也屈原惟不知出此故以信見疑以忠被謗 忠何罪以遇罰兮 罰刑 亦非余心之所志 言己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一本此句末與下文皆有也字

行不羣以巔越兮 巔殞越墜 又衆兆之所咍 咍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言己行度不合於俗身以巔墮又爲人之所笑也或曰衆兆之所異言己被放而巔越者行與衆殊異也補曰咍呼來切說文云蚩笑也 紛逢尤以離謗兮 紛亂貌也尤過也補曰紛衆貌言尤謗之多也離遭也 謇不可釋 謇辭也釋解也言己逢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一本句末有也字 情沈抑而不達兮 沈沒也抑按也 又蔽而莫之白 言己懷忠貞之情沈沒貿臆不得白達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己心也一本句末有也字補曰情沈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羣臣莫肯明己所存也 心鬱邑余侘傺兮 鬱邑愁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爲侘傺也心一作忳 又莫察余之中情 言己懷忠不達心中鬱邑悁悵住立失我本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 固煩言不可結詒兮 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固一作故一本結下有而字補曰詒音怡贈言也 願陳志而無路 願思也路道也言己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己志又無道路也補曰思美人曰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 進號呼又莫吾聞 言己放棄所在幽遠衆無知己之情也補曰號大呼也音豪 申侘傺之煩惑兮 申重也言衆人無知己之情思念惑亂故重侘傺悵然失意也 中悶瞀之忳忳 悶煩也瞀亂也忳忳憂貌也言己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中一作心補曰瞀音茂忳徒昆切悶也 昔余夢登天兮 魂中道而無杭 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魂一作寬杭一作航補曰杭與航同許慎曰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 吾使厲神占之兮 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也補曰禮記王立七祀有泰厲諸侯有公厲大夫有族厲注云厲主殺罰 曰有志極而無旁 旁輔也言厲神爲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 終危獨以離異兮 言己行忠直身終危殆與衆人

異行之故也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恃怙也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顧不可怙恃能實
任己與不也故衆口其鑠金兮鑠銷也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爲銷鑠以喻讒言
多使君亂惑也補曰鑠書藥切鄒陽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顔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初若是而
逢殆殆危也言己志行忠信正直性若金石故爲讒人所危殆懲於羹者而吹虀
兮言人有歠羹而中熱心中懲忿見虀則恐而吹之言易改移也獨己執守忠直終不可移也一無者字一云懲於熱羹者一云懲熱於羹虀一作虀
一作韲補曰懲戒也虀音賫鄭康成云凡醯醬所和細切爲虀一曰擣薑蒜辛物爲之故曰虀曰受辛也何不變此志
也何不改忠直之節隨從吹虀之志也一云何不變此之志一本自此句至又何以爲此援並無也字欲釋階而
登天兮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補曰釋名云階梯也孟子
所謂完廩捐階是也易曰天險不可升語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欲釋階而登天甚言其不可也猶有曩之態
也曩鄉也言欲使己變節而從俗猶鄉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己所不能履行也猶有一作又猶補曰謂懲羹吹虀之態衆駭
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伴侶也言己見衆人易移意中
驚駭遂離己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于世也一無衆字補曰言衆人見己所爲如此皆驚駭遑遽離心而異志也同極而
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路道也言衆人同欲極志事君顧忠佞之行異道而
殊趨也援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補曰援于願切接援救助也晉申生之孝子兮
一無晉字父信讒而不好好愛也申生晉獻公太子也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孋姬生子奚齊立爲太子因誤
申生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孋姬於酒肉置鴆其中因言曰胙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犬皆斃姬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生遂自殺
故曰父信讒而不愛也補曰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
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行婞直而
不豫兮婞很也豫厭也豫一作歠鮌功用而不就鮌堯臣也言鮌行婞很勁直恣
心自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之功以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終不回曲猶鮌婞很終獲罪罰補曰申生之孝未免陷父於不義鮌續用不成殛於羽山
屈原舉以自比者申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於君父其事有相似者鮌以婞直忘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君子之所戒也吾聞作
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始吾聞爲君建立忠策必爲羣佞所怨忽過之耳以
爲不然今而後信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
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病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爲忠直之害也一云九折臂而爲良醫一云吾至今而知其然一
云吾今而知其然補曰左氏云三折肱知爲良醫孔叢子云宰我問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大夫衆賓復獻攻療之方何也夫子曰三折肱爲良醫梁
丘子遇虺毒而獲療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矰弋機而
在上兮矰繳射矢也弋亦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弋一作隿補曰矰音增淮南云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翺翔其勢焉得
注云矰弋射鳥短矢也機發也罻羅張而在下罻羅捕鳥網也言上有罥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罻羅之網飛
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刑罰也補曰罻音尉記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下音戶設張辟以娛
君兮辟法也娛樂也補曰辟毗亦切說文云法也節制其罪也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
多讒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娛樂君己欲側身竄首無所藏匿也欲儃佪以干傺兮儃佪猶低佪也干求
也傺住也言己意欲低佪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悵然立住補曰儃知然切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仕而不去也恐重患
而離尤尤過也言己欲求君之善意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補曰恐去聲重儲用切增益也離遭也欲高飛
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罔無也言己欲遠集它國君又誣罔我言汝遠去何
之乎補曰言欲高飛遠集去君而不仕得無謂我遠去欲何所適也欲橫奔而失路兮堅

志而不忍。言己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僞心堅於石而不忍爲也一云蓋志堅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膺匈也牉分也一本牉下有合字一云背膺敷牉其交痛補曰牉音判傳曰夫妻牉合也字林云牉半也心鬱結而紆軫。紆曲也軫隱也言己不忍變心易行則憂思鬱結胷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結一作約補曰紆縈也軫痛也檮木蘭以矯蕙兮。矯猶揉也檮一作擣矯一作撟糅一作揉補曰檮音擣斷木也撟舉手也釋文古𦳪切糳申椒以爲糧。申重也言己雖被放逐而棄居於山澤猶重糳蘭蕙和糅衆芳以爲糧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糳一作鑿補曰左傳曰粢食不鑿鑿精細米說文曰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並音作播江離與滋菊兮。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滋蒔也願春日以爲糗芳。糗糒也言己乃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補曰糗去久切乾飯屑也孟子曰飯糗茹草江離與菊以爲糗糒取其芳香也糒音備恐情質之不信兮。情志也質性也質一作志故重著以自明。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己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清潔以自著明也補曰重直用切矯茲媚以私處兮。矯舉也茲此也釋文作撟居表切補曰撟本從手舉手也願曾思而遠身。曾重也言己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補曰曾音增

惜誦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爲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言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五臣云衰退也雖年老而此心不退帶長鋏之陸離兮。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五臣云陸離劍低昂貌補曰鋏古挾切莊子曰韓魏爲鋏注云鋏把也史記曰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文選注云鋏刀身劍鋒也有長鋏短鋏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嵬一作巍五臣云切雲冠名補曰崔音摧嵬巍並五回切被明月兮珮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要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也珮一作佩五臣云被猶服也明月珠名補曰淮南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注云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璐音路說文云玉名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貪也一無兮字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一本句末有兮字五臣云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顧世上如此故高馳不顧願駕虬螭而遠去也駕青虬兮驂白螭。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五臣云虬螭皆龍類補曰虬見騷經螭見九歌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己想侍虞舜遊玉園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遊一作游一云瑤石次玉也補曰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實惟帝之平圃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崑崙一作崐崘食一作飡五臣云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補曰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言己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耀一云同壽齊光一云比壽齊光五臣云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冀如是也補曰莊子曰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也補曰國語云楚爲荆蠻旦余濟乎江湘。旦明也濟渡也言己放棄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乎一作於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補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鄂鄂州武昌縣地是也隋以鄂渚爲名欸秋冬之緒風。欸歎也緒餘也言己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五臣云秋冬之風搖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補曰欸音哀方言云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弃在山野亦無所施也邸一作低補曰邸典禮切低無舍義風賦云邸萼葉而振氣注云邸觸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牕牖者補曰舲音靈淮南云越舲蜀艇注云舲小船也釋文作

柃補曰上謂遡流而上也上上聲

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言己始去乘舩舲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補曰字書䑼船也吳疑借用榜北孟切又音謗進船也汰音泰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回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疑一作凝五臣云容與徐動貌淹留也疑滯者戀楚國也補曰江淹賦云舟凝滯於水濱杜子美詩云舊客舟凝滯皆用此語其作疑者傳寫之誤耳

朝發枉陼兮枉陼地名陼一作渚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也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國日已遠也或曰枉曲也陼沚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己將去枉曲之俗而趨時明之鄉也補曰前漢武陵郡有辰陽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取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

苟余心其端直兮苟誠也其一作之五臣云苟且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僻一作辟五臣云原自解之詞

入溆浦余儃佪兮溆浦水名儃佪一作邅迴五臣云溆亦浦類邅轉迴旋也補曰溆徐呂切迷不知吾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也一本吾下有之字

深林杳以冥冥兮山林草木茂盛一云杳杳以冥冥杳一作晦冥冥一作冥寞五臣云冥冥暗貌猨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一本此句上有乃字五臣云猨狖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補曰猨狖見九歌

山峻高以蔽日兮言險阻危傾也以一作而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溼泥濘也補曰此言陰氣盛而多雨也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補曰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霙也一曰雨雪雜垠音銀畔岸也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興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補曰霏芳微切詩雨雪霏霏

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爵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身困窮也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臝一作裸補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楊子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莊子曰嗟來桑戶乎髡音坤去髮也臝力果切赤體也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補曰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左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也爲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補曰子胥伍員也史記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不聽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莊子曰伍員流于江鄒陽曰子胥鴟夷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一云比干紂之庶兄菹一作葅

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害如比干子胥者多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爲復怨今之君乎五臣云此自抑之詞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己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有聖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補曰壇音善見九歌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腥臊臭惡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補曰臊音騷周禮

曰豕盲視而交睫腥犬赤股而躁臊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之意如字一音博下文忽翺翔之焉薄瞭杳杳而薄天並同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陰臣也陽君也言楚王惑蔽羣佞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旨傷不遇明時而當暗世補曰陰陽易位言君弱而臣強也當平聲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言己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住立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它方也一無忽字

涉江　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德美大稱皇天以興君也

何百姓之震愆。震動也愆過也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夭傷人君不純一其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仲春二月也刑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一無方字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己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補曰前漢有江夏郡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又云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注云應劭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土謂之賭口焉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旨賭口下沔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汭故春秋傳吳伐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

出國門而軫懷兮。軫痛也懷思也

甲之鼂吾以行。甲日也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鼂一作晁補曰鼂晁並讀爲朝暮之朝馮衍賦云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注云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朝言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言己始發郢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一無都字一本荒上有怊字其一作之補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郢閭里門也荒忽見九歌

楫齊揚以容與兮。楫船櫂也齊同也揚舉也補曰楫音接

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己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櫂低佪容與咸有還意旨傷卒去而不得再事於君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長楸大梓太一作歎補曰楸音秋

涕淫淫其若霰。淫淫流貌也言己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

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爲浮也補曰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焉

顧龍門而不見。龍門楚東門也言己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旨傷日以遠也補曰水經云龍門卽郢城之東門又伍端休江陵記云南關三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修門見招魂

心嬋媛而傷懷兮。嬋媛猶牽引也

眇不知其所蹠。眇猶遠也蹠踐也言己顧視龍門不見則心中牽引而痛遠視眇然足不知當所踐蹠也其一作余一無其字文苑作所宅補曰蹠音隻

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洋洋無所歸貌也言己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補曰洋洋水盛貌焉讀如且焉止息之焉

淩陽侯之氾濫兮。淩乘也陽侯大波之神濫一作灠補曰戰國策云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云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氾孚梵切

忽翺翔之焉薄。薄止也言己遂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也之一作而一作兮

心絓結而不解兮。絓懸補曰絓礙也音畫

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己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縣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釋也補曰山曲曰嵼嵼義與此同

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也

上洞庭而下江。言己憂愁身不能安處也

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先祖之宅舍也

今逍遙而來東。遂行遊戲涉江湖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

精神夢遊還故居也。羌一作哓。補曰，羌發聲也。哓丘亮切，於義不通。何須臾而忘反。倚住顧望，常欲去也。

背夏浦而西思兮，背水嚮家，念親屬也。哀故都之日遠。遠離郢都，何遼遼也。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宮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爲墳。詩曰：遵彼汝墳。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情，渫憂思也。哀州土之平樂兮，閔惜鄉邑之饒富也。補曰：樂音洛。悲江介之遺風。遠涉大川，民俗異也。介，一作界。補曰：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曹子建詩云：江介多悲風。注云：介，閒也。當陵陽之焉至兮，意欲騰馳，道安極也。陵，一作淩。補曰：前漢丹陽郡有陵陽，仙人陵陽子明所居也。大人賦云：反大壹而從陵陽。淼南渡之焉如。淼渙瀰望，無際極也。渡，一作度。一云淼瀁。瀰望無樓集也。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亡，曾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爲墟也。補曰：夏，大屋。楊子曰：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孰兩東門之可蕪。孰，誰也。蕪，逋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邪，何可使逋廢而無路。補曰：說文曰：蕪，薉也。心不怡之長久兮，怡，樂貌也。憂與愁其相接。接，續也。言己念楚國將墟，心常含戚，憂愁相續，無有解也。其，一作之。惟郢路之遼遠兮，楚道遼遠，山谷險也。江與夏之不可涉。分隔兩水，無以渡也。忽若不信兮，始從細微，遂見疑也。一本若下有去字。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君不覺也。補曰：卜居言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此云至今九年而不復。按楚世家、屈原傳、六國世表、劉向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十八年，楚因張儀，復釋去之。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於是復用屈原。屈原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使人追之，不及。三十年，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不如無行。懷王卒行。當頃襄王之三年，懷王卒於秦。頃襄聽讒，復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懷王之世，被絀復用；至頃襄即位，遂放於江南耳。其云既放三年，謂被放之初；又云九年而不復，蓋

作此時放已九年也。慘鬱鬱而不通兮，中心憂滿，慮閉塞也。通，一作開。蹇侘傺而含感。悵然住立，內結毒也。外承歡之汋約兮，汋約，好貌。補曰：汋音綽。諶荏弱而難持。諶，誠也。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詔言，令之汋約，然小人誠難扶持之也。補曰：諶音忱，信也。荏音稔。語曰：色厲而內荏。忠湛湛而願進兮，湛湛，重厚貌。補曰：詩曰：湛湛露斯。注云：湛湛，茂盛貌。丈減切。相如賦云：紛湛湛其差錯。注云：湛湛，積厚之貌。徒感切。妒被離而鄣之。言己體性重厚，而欲願進，讒人妒害，加被離析，鄣而蔽之。被，一作披。補曰：被讀曰披。反離騷曰：亡春風之被離。鄣音章，壅也。記曰：鯀鄣洪水。堯舜之抗行兮，行，下孟切。瞭杳杳而薄天。一無瞭字。一云杳冥冥而薄天。補曰：瞭音了，目明也。杳杳，遠貌。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補曰：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言此者，以明堯舜大聖，猶不免讒謗，況餘人乎。憎愠惀之脩美兮，脩，一作修。補曰：愠，紆粉切，心所愠積也。惀，力允切，思求曉知謂之惀。好夫人之忼慨。釋文作磕。苦蓋切。補曰：忼，苦朗切。忼慨，憤意。君子之愠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衆踥蹀而日進兮，踥，一作躞，一作踕，一作㨗喋。補曰：踥，思葉切。蹀音牒。踥蹀，行貌。美超遠而逾邁。此皆解於九辯之中。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曼猶曼曼，遠貌。補曰：說文：曼，引也。音萬。冀壹反之何時。言己放遠，日以曼曼，周流觀視，意欲一還，知當何時也。鳥飛反故鄉兮，思故巢也。補曰：淮南云：鳥飛反鄉，狐死首丘，各哀其所生。狐死必首丘。念舊居也。補曰：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獲過也。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

哀郢。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

其志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哀憤結縎慮煩冤也一無心字獨永歎乎增傷哀悲太息損肺肝也思蹇產之不釋兮心中詰屈如連環也曼遭夜之方長憂不能眠時難曉也悲秋風之動容兮風爲政令動搖也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一本云悲夫補曰九辯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意與此同何回極之浮浮回邪也極中也浮浮行貌懷王爲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流行羣下皆效也補曰極至也詩曰江漢浮浮浮浮水流貌此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數惟蓀之多怒兮數紀也蓀香草也以喻君蓀一作荃補曰數所矩切計也惟思也言計思其君多妄怒無罪而受罰也傷余心之懮懮懮痛貌也言己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罪受罰故我心懮懮而傷痛也補曰懮音憂說文云愁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言己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奔走覽民尤以自鎮尤過也鎮止也言己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己身自鎮止而慰己也補曰鎮音珍結微情以陳詞兮結續妙思作辭賦也矯以遺夫美人舉與懷王使覽照也補曰遺去聲昔君與我誠言兮始君與己謀政務也誠一作成曰黃昏以爲期且待日沒閑靜時也補曰淮南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黃昏喻晚節也戰國策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羌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讒人更狐疑也反既有此他志謂己不忠遂外疏也補曰志音之叶韻憍吾以其美好兮握持寶玩以侮余也一無其字補曰此言懷王自矜伐也憍矜也莊子曰虛憍而恃氣讀若驕覽余以其脩姱陳列好色以示我也覽一作鑒脩一作修補曰姱好也亦有戶音與余言而不信兮外若親己內懷詐也一作途言蓋爲余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蓋一作盍補曰爲去聲

願承閒而自察兮思待清宴自解說也補曰閒音閑莊子曰今日宴閒察明也心震悼而不敢志恐動悸心中怛也悲夷猶而冀進兮意懷猶豫幸擢拔也心怛傷之憺憺肝膽剖破血凝滯也補曰怛當割切悲慘也憺談敢切安靜也茲歷情以陳辭兮發此憤思列謀謨也一作歷茲情蓀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蓀一作荃詳一作佯補曰詳詐也與佯同固切人之不媚兮琢瑳羣佞見憎惡也衆果以我爲患諂諛比己于劍戟也補曰患音還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補曰耿古迥切豈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一云豈不至今其庸止何毒藥之謇謇兮忠信不美如毒藥也一云何獨樂斯之謇謇兮補曰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傳曰美疢不如惡石願蓀美之可完想君德化可興復也蓀一作荃完一作光望三五以爲像兮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爲儀先賢清白我式之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獲官爵也補曰此言以聖賢爲法盡心行之何遠而不至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才德仁義從己出也名不可以虛作愚欲強智不能及也補曰此言有實而後名從之孰無施而有報兮誰不自施德而蒙福補曰施矢豉切孰不實而有穫空穗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施惠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信誠則臣下爲惑也穫一作獲少歌曰小唫謳謠以樂志也少一作小補曰少矢照切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辭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爲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辭云爾與美人抽怨兮爲君陳道拔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晝夜謬也并一作弃一云并憾日夜無正補曰并並也馮衍賦云并日夜而憂思憍吾以

其美好兮。示我爵位及財賄也。僑一作驕。敖朕辭而不聽。慢我之言，而不采聽也。敖一作謷。補曰：敖，倨也，與傲同。倡曰：起倡發聲，造新曲也。補曰：倡與唱同。有鳥自南兮，屈原自喻生楚國也。補曰：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子思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故古人以自喻。來集漢北。雖易水土，志不革也。補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周禮荆州其川江漢。漢，楚水也。水經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西坻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又東過三澨水，觸大別山，南入於江也。好姱佳麗兮，容貌說美，有俊德也。牉獨處此異域。背離鄉黨，居他邑也。牉一作叛，一作拼。補曰：牉音泮，舊音伴。既惸獨而不羣兮，行與衆異，身孤特也。補曰：惸，渠榮切，無弟兄也。又無良媒在其側。左右嫉妒，莫銜鬻也。道卓遠而日忘兮，卓一作逴。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瞻仰高景，愁悲泣也。北山一作南山。臨流水而太息。顧念舊故，思親戚也。流水一作深水。望孟夏之短夜兮，四月之末，陰盡極也。補曰：上云曼遭夜之方長，此云望孟夏之短夜者，秋夜方長而夏夜最短，憂不能寐，冀夜短而易曉也。何晦明之若歲。憂不能寐，常倚立也。惟郢路之遼遠兮，隔以江湖，幽僻側也。魂一夕而九逝。精魂夜歸，幾滿十也。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忽往忽來，行亟疾也。一本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南指月與列星。參差轉運，相遞代也。願徑逝而未得兮，意欲直還，君不納也。未一作不。魂識路之營營。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識路，知道路也。營一作煢。補曰：詩注云：營營，往來貌。煢煢，憂也，音瓊。何靈魂之信直兮，質性忠正，不枉曲也。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我志清白，衆泥濁也。理

弱而媒不通兮，知友劣弱，又鄙朴也。尚不知余之從容。未照我志之所欲也。補曰：言尚不知己志，況能召我也。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湍亦瀨也。逆流而上曰泝。潭，淵也。楚人名淵曰潭。言己思得君命，緣湍瀨之流，上泝江淵而歸郢也。補曰：瀨見九歌。說文：逆流而上曰泝洄。泝，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潭水出武陵。一說楚人名深曰潭。徒含切，又音淫。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狂猶遽也。娛，樂也。君不肯還己，則復遽走南行，幽藏山谷，以娛己之本志也。一無聊字。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軫，方也，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崴嵬，崔巍，高貌也。言雖放弃，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行度益高，我常願之也。嵬一作裹。補曰：軫石，謂石之方者，如車軫耳。集韻：崴音隈，嵬吾回切。又崴，烏皆切，嵬音懷。崴嵬，不平也。一曰山形。崴，舊音委，誰切。嵬，音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超，越也。言己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志其法度，隱行忠信，日以進也。補曰：說文：隱，安也。低佪夷猶，宿北姑兮。夷猶，猶豫也。北姑，地名。言己所以低佪猶豫宿北姑者，冀君覺寤而還己也。低一作俳。煩冤瞀容，實沛徂兮。瞀，亂也。實，是也。徂，去也。言己憂愁思念，煩冤容貌憒亂，誠欲隨水沛然而流去也。補曰：瞀音茂。愁歎苦神，靈遙思兮。愁歎苦神者，思舊鄉而神勞也。靈遙思者，神遠思也。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路遠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一無以字。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怫鬱之念，救傷懷之思也。憂心不遂，不達也。誰告者，無所告愬也。

抽思 此章言己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己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滔滔孟夏兮，滔滔，盛陽貌也。史記作陶陶。補曰：說文：滔，水漫漫大貌。他刀切。又滔，聚也，音陶。前云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

傷不蒙君惠而獨放弃曾不若草木也補曰莽莫補切傷懷永哀兮懷思也永長也汨徂
南土汨行貌徂往也言己見草木盛長而己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土一作去補曰汨越筆切見騷經
眴兮杳杳眴視貌也杳杳深冥貌也史記作窈窈補曰眴與瞬同說文云開闔目數搖也孔靜幽
默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默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一云孔靜兮史記默作墨鬱結紆
軫兮紆屈也軫痛也史記紆作冤離慜而長鞠慜痛也鞠窮也言己愁思心中鬱結紆屈而痛身遭
疾病長窮困苦恐不能自全也史記慜作愍而作之補曰離遭也慜與愍同撫情効志兮撫循也効猶覈也
冤屈而自抑抑按也言己身多病長窮恐遂顛沛撫己情意而考覈心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史記云俛
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刓削補曰刓吾官切圜削也常度未替度法也替
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以言讒人譖逐放己欲使改行亦終守正而不易也易初本迪兮
史記迪作由一無初字君子所鄙鄙恥也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爲也章
畫志墨兮章明也志念也史記志作職補曰畫音獲前圖未改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
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史記圖作度內
厚質正兮史記作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
盛美也巧倕不斲兮倕堯巧工也斲斫也史記作巧匠斲一作劉一作斷補曰倕音垂書曰垂汝共工莊子曰工倕
旋而蓋規矩淮南曰周鼎著倕使銜其指說文云斲斫也劉殺也作斲者是孰察其撥正察知也撥治也言倕
不以斤斧斲斫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君子不居爵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史記作揆正補曰說文曰撥治也比末切揆度也玄
文處幽兮玄墨也幽冥也史記作幽處矇瞍謂之不章矇盲者也詩云矇瞍
奏公章明也言持玄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之徒以爲不明也言持賢知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爲不賢也瞍一作矇史記無瞍字補曰有眸子而

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睇眄之也補曰淮南曰離朱之明即
離婁也黄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睇音弟說文曰目小視也南楚謂眄曰睇瞽以爲無明瞽盲者也
詩云有瞽有瞽言離婁明目無所不見微有所眄盲人輕之以爲無明也言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爲癡也補曰說文瞽目但有狀也變白
以爲黑兮世以濁爲清也史記以作而倒上以爲下俗人以愚爲賢也補曰下音戶
鳳皇在笯兮笯籠落也徐廣曰笯一作郊補曰笯音暮釋文音奴又女家切說文曰籠也南楚謂之笯雞
鶩翔舞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史記鶩作雉補曰鶩鳧屬音木同糅玉石兮賢愚雜廁
補曰糅雜也女救切一槩而相量忠佞不異補曰槩平斗斛木古代切夫惟黨人
鄙固兮楚俗狹陋鄙一作交史記云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莫照我之善意也史記云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補曰盛多也言所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重直用切陷
滯而不濟陷沒也濟成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身放弃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懷瑾握
瑜兮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補曰傳云鍾山之玉瑾瑜爲良瑾音僅瑜音逾窮不知所示
示語也言己懷持美玉之德遭世闇惑不別善惡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史記云窮不得余所示邑犬之羣吠
兮吠所怪也言邑里之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之也
一云邑犬羣兮吠所怪也史記無之字一本此句與下文無也字非俊疑傑兮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傑也史
記云誹駿疑桀補曰淮南云知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固庸態也庸廝賤之人也言衆
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者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爲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文質疏內
兮史記疏作踈補曰內舊音訥疏通也訥木訥也釋文內如字衆不知余之異采采文采也
言己能文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異藝之文采也史記余作吾徐廣曰異一作奥材朴委積兮條直爲材

壯大爲朴。壯一作庬。史記朴作樸。積一作質。補曰說文云朴木皮也。樸木素也。莫知余之所有。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衆多。非明君則不知我之能也。重仁襲義兮。重累也。襲及也。補曰淮南云聖人重仁襲恩。注云襲亦重累。謹厚以爲豐。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知己。猶復重累仁德。及與禮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重華不可遻兮。遻逢。一作遻。史記作牾。補曰遻遻。當作遻。音忤。與迕同。列子。遻物而不慴是也。釋文遻。五各切。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義頗誖。孰知余之從容。從容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逢遇。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也。古固有不竝兮。竝俱。補曰此言聖賢有不竝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遻。湯禹不可慕也。豈知其何故。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竝事君。必相剋害。故曰豈知其何故。一本此與下句末皆有也字。史記云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慕思也。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史記云。邈不可慕也。懲連改忿兮。懲止也。忿恨也。史記連作違。抑心而自強。抑按也。言己知禹湯不可得。則止己留連之心。改其忿恨。按慰己心。以自勉強也。強。史記作彊。補曰強巨兩切。離慜而不遷兮。慜病也。遷徙也。慜。史記作湣。一作閔。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己自勉修善。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願志行流於後世。爲人法也。史記像作象。進路北次兮。路道也。次舍也。日昧昧其將暮。昧冥也。言己思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止。冀遂還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舒憂娛哀兮。娛樂。史記云舍憂虞哀。限之以大故。限度也。大故死亡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己悲愁。自度以死亡而已。終無它志也。補曰孟子云今也不幸至於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史記此句末至明告君子竝有兮字。分流汩兮。浩浩廣大貌也。汩流也。言浩浩廣大乎沅湘之水。分汩而流。將歸乎海。傷己放棄。獨無所歸也。分一作汾。補曰汩音骨。者水聲也。音鶻者涌波也。莊子曰。與汩俱出。郭象云。洄伏而涌出者汩也。脩路幽蔽道遠忽兮。脩長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史記蔽作拂。自道遠忽兮以下。有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懷質抱情。史記云懷情抱質。獨無匹兮。匹雙也。言己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匹也。匹俗作疋。伯樂既沒驥焉程兮。伯樂善相馬也。程量也。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史記沒作歿。焉上有將字。補曰戰國策云。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之知己也。淮南子曰。造父不能爲伯樂。注云。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又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而張晏云。王良字伯樂。非也。王良善馭事趙簡子。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錯。安其志。或安于忠信。或安于詐僞。其性不同也。一云民生有命。史記民作人。一云民生稟命。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己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懼乎。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爰於也。喟息也。言己所以心中重傷。於是歎息。自恨懷道不得施用也。曾一作增。補曰曾音增。喟丘愧切。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謂猶說也。言己遭遇亂世。衆人不知我賢。亦不可戶告人說。一云念不可謂兮。史記云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一云世溷莫知。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讓辭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仗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之也。補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告語也。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己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爲法度。一本明下有以字。

懷沙　此章言己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羣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仗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思美人兮。言己憂思。念懷王也。擥涕而竚眙。竚立悲哀。涕交橫也。補曰。擥猶拔也。竚直呂切。久立也。眙直視也。丑吏切。文選注云。佇眙。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立眙。媒絕路阻兮。良友隔絕。道壞崩也。

一云媒絕而道路阻。文苑作路絕而媒阻。言不可結而詒。秘密之語。難傳誦也。一無而字。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盤紆。氣盈胷也。冤。一作惋。補曰。易曰。王臣蹇蹇。陷滯而不發。含辭鬱結。不得揚也。陷。一作滔。補曰。申旦以舒中情兮。誠欲日日陳己心也。以。一作不。懷沙云。陷滯而不濟。補曰。九辯云。申旦而不寐。五臣云。申。至也。志沈菀而莫達。思念沈積。不得通也。一無志字。補曰。菀音鬱。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思託要謀於神靈也。遇豐隆而不將。雲師徑遊。不我聽也。因歸鳥而致辭兮。思附鴻鴈。達中情也。羌宿高而難當。飛集山林。道徑異也。一云羌迅高而難寓。補曰。當。值也。高辛之靈盛兮。帝嚳之德。茂神靈也。盛。一作晟。一作威。補曰。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張晏曰。高辛所興之地名也。遭玄鳥而致詒。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於是性有賢仁。爲堯三公。屈原亦得天地正氣而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欲變節以從俗兮。念改忠直。隨讒佞也。媿易初而屈志。慙恥本行中回傾也。補曰。媿與愧同。志音之叶韻。獨歷年而離愍兮。脩德累歲。身疲病也。羌馮心猶未化。憤懣守節。不易性也。補曰。馮與憑同。寧隱閔而壽考兮。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何變易之可爲。心不改更。死忠正也。一云何變初而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比干子胥。蒙禍患也。轍。一作道。未改此度。執心不回。志彌固也。車既覆而馬顛兮。君國傾側。任小人也。車以喻君。馬以喻臣。言車覆者。君國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蹇獨懷此異路。遭逢艱難。思忠臣也。勒騏驥而更駕兮。舉用才德。任俊賢也。造父爲我操之。御民以道。須明君也。補曰。史記。秦之先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父音甫。操。七刀切。遷逡次而勿驅兮。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補曰。遷逡猶逡巡。行

不進貌。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說文曰。次。不前也。逡。七旬切。聊假日以須旹。朞月考功。知德化也。補曰。假日。見騷經。須。待也。旹。古時字。指嶓冢之西隈兮。澤流山野。被流沙也。嶓冢山名。尚書。嶓冢導漾。隈。一作隅。補曰。嶓音波。禹貢。導嶓冢至于荊山。注云。嶓冢在梁州。指嶓冢之西隈。言日薄於西山也。與纁黃以爲期。待閑靜時。與賢謀也。纁黃蓋黃昏時也。纁。一作曛。補曰。纁。淺絳也。其爲色黃而兼赤。曛。日入餘光。並音薰。開春發歲兮。承陽施惠。養百姓也。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體光明也。吾將蕩志而愉樂兮。滌我憂愁。弘佚豫也。將。一作且。補曰。愉音逾。遵江夏以娛憂。循兩水涯。以娛志也。擥大薄之芳茝兮。欲援芳茝。以爲佩也。擥。一作攬。茝。一作芷。補曰。薄。叢薄也。搴長洲之宿莽。采取香草。用飾己也。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生後殷湯周文王也。惜。一作然。一云古之人。吾誰與玩此芳草。誰與竭節盡忠厚也。此。一作斯。補曰。玩。五換切。說文。弄也。解萹薄與雜菜兮。萹。萹畜也。雜菜。雜香之菜。補曰。萹音匾。爾雅曰。竹。萹蓄。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本草云。亦呼爲萹竹。萹薄。謂萹蓄之成叢者。按萹蓄雜菜。皆非芳艸。此言解去萹菜。而備芳茝宿莽。以爲交佩也。備以爲交佩。交。合也。言己解折萹蓄。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彌盛也。備。一作脩。佩繽紛以繚轉兮。德行純美。能絕異也。以。一作其。補曰。繽。匹賓切。繚音了。繚繞也。遂萎絕而離異。終以放斥而見疑也。補曰。萎。於危切。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聊且遊戲樂所志也。儃佪。一作徘徊。觀南人之變態。覽察楚俗。化改易也。竊快在中心兮。私懷僥倖而欣喜也。一無在字。一云吾竊快在其中心兮。一無吾字。揚厥憑而不竢。思舒憤懣。無所待也。芳與澤其雜糅兮。正直溫仁。德茂盛也。羌芳華自中出。生含天姿。不外受也。補曰。出。尺類切。自中而外也。紛郁郁其遠承兮。法度文辭。

行四海也。一云行度文辭流四海也。承一作烝。補曰：說文郁有章也。承，奉也。情與質信可保兮，言行相副，無表裏也。羌居蔽而聞章。修善於身，名譽起也。雖在山澤，名宣布也。居一作重。一云居重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意欲升高，事貴戚也。以一作而。憚舉趾而緣木。憚，難也。誠難抗足屈蜷踴也。因芙蓉而為媒兮，意欲下求，從風俗也。因一作用。憚蹇裳而濡足。又恐汙泥被垢濁也。補曰：莊子曰蹇裳躩步。蹇，起虔切。蓋讀若褰，謂摳衣也。足一作之。登高吾不說兮，事上得位，我不好也。入下吾不能。隨俗顯榮，非所樂也。固朕形之不服兮，我性婞直，不曲撓也。然容與而狐疑。徘徊進退，觀衆意也。廣遂前畫兮，恢廓仁義，弘聖道也。補曰：畫音獲，計策也。未改此度也。心終不變，內自守也。一無也字。補曰：度，徒故切。命則處幽吾將罷兮，受祿當窮，身勞苦也。一無則字。補曰：罷讀若疲。願及白日之未暮。思得進用，先年老也。一本句末有也字。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已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先時見任，身親近也。補曰：史記云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受命詔以昭詩。君告屈原，明典文也。詩一作時。補曰：國語曰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法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定衆難也。補曰：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國富強而法立兮，楚以熾盛，無盜姦也。屬貞臣而日娭。委政忠良，而遊息也。補曰：屬音燭，付也。娭音嬉，戲也。一作娭，非是。祕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乃存念也。祕一作秘。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赦貰寬也。弗一作不。補曰：治音持。心純庬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語言也。泄一作貰。補曰：庬，厚也，莫江切。泄，漏也，音薛。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嫉之一作妒嫉。君含怒而待臣兮，上懷忿恚，欲刑殘也。不清澈其然否。內弗省察其侵冤也。澈一作澂。補曰：澈音轍，澂音澄。蔽晦君之聰明兮，專擅威恩，握主權也。虛惑誤又以欺。欺罔戲弄，若轉丸也。一云惑虛言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不審窮覈其端原也。遠遷臣而弗思。放逐徙我，不肯還也。信讒諛之溷濁兮，聽用邪偽，自亂惑也。溷濁一作浮說。盛氣志而過之。呵罵遷怒，妄誅戮也。盛古作晟。補曰：漢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忠正之行，少愆忒也。辠一作罪。被離謗而見尤。虛蒙誹訕，獲過愆也。離一作讒。慙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愨也。補曰：說文云景，光也。此言己誠信甚著，小人所慙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行彌篤也。補曰：此言身被放棄，多讒謗也。臨沅湘之玄淵兮，觀視流水，心悲惻也。沅一作江。遂自忍而沈流。遂赴深水，自害賊也。遂一作不。卒沒身而絕名兮，姓字斷絕，形體沒也。一云名字斷絕，形朽腐也。沒身一作沈身。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古本壅皆作雝。君無度而弗察兮，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補曰：檢押，隱括也。押音狎。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弃草野也。補曰：說文藪，大澤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拔愁苦也。恬死亡而不聊。忍不貪生，而顧老也。

補曰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獨鄣壅而蔽隱兮遠放隔塞在齋土也鄣一作彰音如鄣壅一作雍使貞臣爲無由欲竭忠節靡其道也爲一作而聞百里之爲虜兮補曰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百里傒爲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因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孟子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莊子曰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朝知苗切甯戚歌而飯牛見騷經天問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宰嚭阿諛甘如蜜也弗一作不補曰淮南云古人味而不貪今人貪而不味此言貪嗜讒諛不知忠直之味也子胥死而後憂竟爲越國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介子推也文君寤而追求文君晉文公也寤覺也昔文公被驪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七諫中推自割而食君亦解此也封介山而爲之禁兮一無而字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魂也補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莊子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淮南曰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也封介山而爲之禁者以爲介推田也逸說非是優游大德之貌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爲變服悲而哭之也補曰親身言不離左右也縞音杲說文云縞素白緻繒也或忠信而死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

張儀詐欺不能誅也訑一作詑補曰訑謾皆欺也上音移下謨官切弗省察而按實兮君不參錯而思慮也補曰省息井切聽讒人之虛辭詔諛毀訾而加誣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質性香潤德之厚也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惑賢愚也何芳草之早殀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殀一作夭微霜降而下戒嚴刑卒至死有時也下一作不諒聰不明而蔽壅兮君知淺短無所照也一云不聰明補曰易噬嗑夬卦皆曰聰不明也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饒也家一作蒙自前世之嫉賢兮憎惡忠直若仇怨也謂蕙若其不可佩賤弃仁智言難用也補曰若杜若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嫉害美善之婉容也佳一作娃補曰娃於佳切吳楚之閒謂好曰娃冶妖冶女態易曰冶容誨淫嫫母姣而自好醜嫗自飾以粉黛也補曰嫫音謨說文云嫫母都醜也一曰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也音絞好音耗雖有西施之美容兮世有好女之異貌也補曰西施越之美女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讒妒入以自代衆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列己忠心所趨務也得罪過之不意譴怒橫異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冤一作宛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補曰宿音秀錯倉各切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駑驁馬而長驅也補曰騏驥駿馬也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補曰詩云六轡如琴說文銜馬勒口中行馬者也乘氾泭以下流兮乘舟氾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撥也乘一作桴泭一作柎補曰氾音泛泭音敷說文云編木以度柎與泭同無舟楫而自備身將沈沒而危殆也楫一作檝補曰說文云楫舟櫂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弃聖制用愚意也治一作殆辟

與此其無異若乘船車無轡櫂也辟一作譬補曰辟喻也與譬同寧溘死而流亡兮意欲淹沒隨水去也恐禍殃之有再罪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陳言未終遂自投也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識一作明補曰識音試亦音志馮衍賦云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亦叶韻也

惜往日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僭爲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風氣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便其風氣一云便且遂也一云便其性也補曰禹貢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漢書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異物志云橘爲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徠與來同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己行清白可信任也榮一作華補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此言素榮則亦通稱也曹植賦曰朱實不萌焉得素榮李尤七歎曰白華綠葉扶疏冬榮金衣素裏班理內充皆謂橘也曾枝剡棘圓果摶兮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圓摶又象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也圜果一作圜實摶一作槫補曰曾音增重也剡音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閒謂之棘注引曾枝剡棘說文云摶圜也其字從手槫柩車也其字從木音同義異青黃雜糅一作揉文章爛兮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以言己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補曰橘實初青既熟則黃若以青爲葉則上文已言綠葉矣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精明也類猶貌也言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一云類任道兮補曰青黃雜糅言其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紛縕宜脩一作修姱而不醜兮紛縕盛貌醜惡也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修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補曰紛音墳縕音氳集韻紛縕積也姱好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乎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補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補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爲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補曰死而更生曰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言己閉心捐欲敕慎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一云終不過兮一云終不失過兮補曰閉必結切闔也俗作閇非是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秉執也言己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也補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秉德無私則與天地參矣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謝去也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爲朋友不相遠離也補曰說文云謝辭去也此言己年雖與歲月俱逝願長與橘爲友也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淑善也梗強也言己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己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爲人師長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像法也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俱去之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脩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補曰行下孟切比音鼻近也韓愈曰伯夷者特立獨行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屈原獨立不遷宜與伯夷無異乃自謂近於伯夷而置以爲像尊賢之詞也

橘頌 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爲飄。飄風回邪，以興讒人。心冤結而內傷。言飄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己見之，中心冤結而傷痛也。冤一作宛。物有微而隕性兮，隕，落也。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以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有隱而先倡。倡，始也。言讒人之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亂惑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暨，與也。尚書曰：讓于稷契暨皐陶。介，節也。言己見讒人倡君爲惡，則思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而不能忘也。補曰：暨，其冀切。此言物有微而隕性者，己獨不忘彭咸之志節。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蓋，覆也。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一云萬變情豈其可蓋兮。補曰：蓋，古太切，掩也。孰虛僞之可長。言讒人虛造人過，其行邪僞，不可久長，必遇禍也。補曰：此言聲有隱而先倡者，然明者察之，則虛僞安可久長乎。鳥獸鳴以號羣兮，號，呼也。音豪。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飛鳥走獸羣鳴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也。補曰：苴，釋文七古切，茅藉祭也。鮑欽止本云七閭、子旅二切，林德祖本云反賈、士加二切。比，音鼻。魚葺鱗以自別兮，葺，累也。補曰：別，彼列切。蛟龍隱其文章。言衆魚張其鬐尾，葺累其鱗，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也。言俗人朋黨，恣其口舌，則賢者亦伏匿而深藏也。故荼薺不同畝兮，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枯草荼薺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也。薺一作若，若一作苦。補曰：荼，音徒。爾雅：荼，苦菜。疏引易緯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爾雅云：蒫，薺實。疏引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菜作葅及羹。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又曰：堇荼如飴。此言荼苦而薺甘，不同畝而生也。若，杜若也。蘭茝幽而獨芳。以言賢人雖居深山，不失其忠正之行。茝一作芷。惟佳人之永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也。更統世而自貺。更，代也。貺，與也。言己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舉，今不任賢，亦將危殆也。補曰：更，平聲。貺，虛王切，叶韻。眇遠志之所及兮，言己常眇然高志，執行忠直，冀上及先賢也。憐浮雲之相羊。相羊，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己放棄，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也。羊一作徉。介眇志之所惑兮，介，節也。言己能守耿介之眇節，以自惑誤，不用於世也。竊賦詩之所明。賦，鋪也。詩，志也。言己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以自證明也。補曰：古詩之所明者，與今所遇同，故屈原賦之。惟佳人之獨懷兮，懷，思。折若椒以自處。處，居也。言己獨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草以自修飭，行善終不怠也。若一作芳。曾歔欷之嗟嗟兮，歔欷，啼貌。曾一作增。獨隱伏而思慮。言己思念懷王，悲啼歔欷，雖獨隱伏，猶思道德，欲輔助之也。伏一作居。涕泣交而淒淒兮，淒淒，流貌。一云交下而淒淒。下一作流。補曰：淒，寒涼也。音妻。思不眠以至曙。曙，明也。以一作而，至一作極。終長夜之曼曼兮，曼曼，長貌。補曰：曼，莫半切。掩此哀而不去。心常悲慕。補曰：掩，撫也，止也。寤從容以周流兮，覺立徙倚而行步也。以一作而。聊逍遙以自恃。且徐游戲，內自娛也。傷太息之愍憐兮，憂悴重歎，心辛苦也。一作愍歎。氣於邑而不可止。氣逆憤懣，結不下也。補曰：顏師古云：於邑，短氣。上音烏，下烏合切。一讀皆如本字。糺思心以爲纕兮，糺，戾也。纕，佩帶也。一作瓖。補曰：糺，繩三合也。瓖，玉名。一曰馬帶玦。編愁苦以爲膺。編，結也。膺，胷也。結胷者，言動以憂愁自係結也。一注云：膺，絡胷者也。補曰：編，音邊。折若木以蔽光兮，光謂日光。隨飄風之所仍。仍，因也。言己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稽留，因隨羣小而遊戲也。補曰：騷經云飄風屯其相離，亦此意。存髣髴而不見兮，髣髴謂形貌也。一云不得見。補曰：髣髴，形似也。髴，沸、拂二音。心踊躍其若

湯。言己設欲隨從羣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熱若湯也。踊躍，一作沸熱。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飭衣裳，自寬慰也。補曰：衽，衣裣也，音稔。案，抑也，與按同。超惘惘而遂行。失志偟遽而直逝也。補曰：惘音罔。歲曶曶其若頽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補曰：曶音忽。頽，徒回切，下墜也。旹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兮。喻己年衰齒隨落也。一云蘋蘅。一云蘋蘩。補曰：槁音考。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知慮闕也。以，一作已。補曰：比，合也，音鼻。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履信被害，志不忞也。補曰：忞音乂。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己之謀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也。逝，一作澨。不忍爲此之常愁。心情悁悁，常如愁也。一云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煢獨，心悲愁也。抆，一作收。補曰：唫，古吟字，歎也。抆音吻，拭也。放子出而不還。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己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放之悲也。孰能思而不隱兮。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照彭咸之所聞。覩見先賢之法則也。照，一作昭。登石巒以遠望兮。昇彼高山，瞰楚國也。補曰：山少而銳曰巒，落官切。路眇眇之默默。郢道遼遠，居僻陋也。補曰：眇眇，遠也。默默，寂無人聲也。入景響之無應兮。竄在山野，無人域也。補曰：景，於境切，物之陰影也。葛洪始作影。響，或作嚮，古字借用。聞省想而不可得。目視耳聽，歎寂默也。補曰：省，息井切，察也，審也。愁鬱鬱之無快兮。中心煩冤，常懷忿也。之，一作而。快，一作決。居戚戚而不可解。思念憔悴，相連接也。一無可字。補曰：解，除也，居隘切。心鞿羈而不形兮。肝膽係結，難解釋也。形，一作開。補曰：鞿羈見離騷經。不形，謂中心係結不見於外也。氣繚轉而自締。思念緊卷而成結也。緊卷，一作繾綣。補曰：繚音了，纏也。締，文爾切，又音啼，結不解也。

集韻引此。穆眇眇之無垠兮。天與地合，無垠形也。補曰：賈誼賦云：沕穆無閒。沕穆，深微貌。垠音銀。莽芒芒之無儀。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補曰：芒，莫郎切。芒芒，廣大貌。詩曰：宅殷土芒芒。儀，匹也。見爾雅。聲有隱而相感兮。鶴鳴九皋，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爲。松柏冬生，稟氣純也。補曰：此言天地之大，眇眇芒芒，然聲有隱而相感者，己獨不能感君，何哉？物有純而不可爲者，己之志節，亦非勉強而爲之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八極道理，難算計也。一作邈漫漫。補曰：藐音邈，遠也。縹緜緜之不可紆。細微之思，難斷絕也。補曰：縹，匹妙切。紆音迂，縈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憂心慘慘，常涕泣也。補曰：悄，親小切。詩云：憂心悄悄。翩冥冥之不可娛。身處幽冥，心不樂也。補曰：翩，疾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此言己欲疾飛而去，無可以解憂者也。淩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補曰：言乘風波而流行也。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沉沒也。上高巖之峭岸兮。升彼山石之峻峭也。峭，一作陗。補曰：並七笑切。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補曰：標，杪也。其字從木。顛，頂也。蜺見騷經。據青冥而攄虹兮。上至玄冥，舒光耀也。補曰：攄，舒也。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眇，不可逮也。補曰：儵音叔。捫音門，撫也。吸湛露之浮源兮。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源，一作涼。漱凝霜之雰雰。雰雰，霜貌也。言己雖昇青冥，猶能食霜露之精以自潔也。補曰：漱，縮又切。說文曰：蕩口也。雰音芬。詩傳：雰雰，雪貌。依風穴以自息兮。伏聽天命之緩急也。補曰：歸藏曰：乾者積石，風穴之翏翏。淮南曰：鳳皇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注云：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宋玉賦云：空穴來風。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嬋媛，一作撣援，一作擅佪。馮崑崙以瞰霧兮。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一云瞰霧露。一云瞰霧露。補曰：馮，登也。瞰，視也，苦濫切。隱岷山以清江。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己雖遠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者也。岷，一作崏，一作汶。補曰：

岐峨汶並與岷同書曰岷山導江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史記作汶山列子音義引楚詞隱汶山之清江隱依據也悼涌湍之礚礚兮。憚難也涌湍危阻也以興讒賊危害賢人也礚一作磕補曰礚苦蓋切石聲聽波聲之洶洶。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己欲澄清邪惡復為讒人所危俗人所謗訕也補曰洶音凶水勢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己欲隨衆容容則無經緯於世人也補曰此言楚國變亂舊常無定法也容容變動之貌罔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芒芒與衆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號謚也補曰此言楚國上下昏亂無綱紀也軋洋洋之無從兮。言欲軋沕己心仿佯立功則其道無從至也軋一作乾注云乾愓己心補曰釋文軋於八切此言懷亂之勢如水洋洋雖欲軋絕之而無由也沕潛藏也馳委移之焉止。雖欲長驅無所及也一作馳逶蛇之焉至補曰委音逶焉於乾切漂翻翻其上下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漂一作飄翻一作幡一作潘補曰漂浮也音飄翼遙遙其左右。雖遠念君在旁側也補曰翼疾趨也語曰趨進翼如也氾潏潏其前後兮。思如流水遊楚國也補曰氾濫也音泛潏涌出也音決伴張弛之信期。伴俱也弛毀也言己思君念國而衆人俱共毀己言內無誠信不可與期也補曰伴讀若背畔之畔言己嘗以弛張之道期於君而君背之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炎氣南方火也火氣煙上天為雲雲出湊液而為雨也相仍者相從也煙液所積者所聚也補曰液音亦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晝夜火然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己上觀炎陽煙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而無所告也補曰七發云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補曰言己所以假延日月往來天地之閒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也初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客死於秦今頃襄信任姦回將至七國是復施行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求介子之所存兮。介子推也見伯夷之放迹。伯夷叔齊兄也放遠也迹行也一云放放逐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弗一作不補曰調度見騷經刻著志之無適。無適言己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剋心遵樂志無所復適也補曰刻勵也著立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冀幸也言己怨往古以邪事君而幸蒙富貴也一無昔字悼來者之愁愁。愁愁欲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利愁愁然欲競之也愁一作逖補曰愁宅的切勞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適之補曰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自適謂順適己志也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也補曰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驟諫君而不聽兮。驟數也一本作而君重任石之何益。任負也百二十斤為石言己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一云任重石石一作秙補曰秙當作䄷音石百二十斤也稻一䄷為粟二十升禾黍一䄷為粟十六升大升半又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秙音庚禾不實也義與此異文選江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引重任石之何益懷沙礫而自沈懷沙卽任石也與逸說不同心絓結而不解兮。絓懸也一作結絓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也言己乘水蹈波乃愁而恐懼則心懸結詰屈而不可解一本無此二句

悲回風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閒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楚辭卷第四

楚辭卷第五

校書郎臣王逸上

遠遊章句第五　離騷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一作傽偟山野。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一作繡一作秀。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古樂府有遠遊篇。出於此。

悲時俗之迫阨兮。哀衆嫉妒。迫脅賢也。阨一作隘。補曰阨音厄。或讀作隘。願輕舉而遠遊。高翔避世。求道真也。質菲薄而無因兮。質性鄙陋。無所因也。因一作由。焉託乘而上浮。將何引援而升雲也。補曰乘時證切。遭沈濁而汙穢兮。逢遇闇主。觸讒佞也。而一作之。獨鬱結其誰語。思慮煩冤。無告陳也。夜耿耿而不寐兮。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詩云耿耿不寐。耿一作炯。補曰耿炯並古茗切。一云耿耿不安也。魂煢煢而至曙。精魂怔忪。不寐故至曙也。煢一作營。惟天地之無窮兮。乾坤體固。居常寧也。哀人生之長勤。傷己命祿。多憂患也。補曰此原憂世之詞。唐李翱用其語作拜禹言。往者余弗及兮。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後雖有聖。我身不見也。一云吾不可聞。一云余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彷徨東西。意愁憤也。怊惝怳而乖懷。惆悵失望。志乖錯也。補曰怊音超。悵恨也。惝昌兩切。怳詡往切。驚貌。意荒忽而流蕩兮。情思罔兩。無據依也。補曰荒呼廣切。心愁悽而增悲。愴然感結。涕沾懷也。悽一作淒。補曰悽痛也。神儵忽而不反兮。魂靈遠逝。遊四維也。儵一作倏。反一作返。形枯槁而獨留。身體寥廓。無識知也。內惟省以端操兮。捐棄我情。慮專一也。一云林素我情。補曰操七到切。求正氣之所由。棲神藏情。治心術也。由一作繇。漠虛靜以恬愉兮。恬然自守。內樂佚也。澹無為而自得。滌除嗜欲。獲道實也。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徽美也。塵一作虛。補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游。即此也。願承風乎遺則。思奉長生之法式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珍瑋道士壽無窮極。真一作至。補曰休美也。美往世之登仙。羨門子喬。古登真也。美一作羨。仙一作僊。子喬一作子高。與化去而不見兮。變易形容。遠藏匿也。名聲著而日延。姓字彌章。流千億也。著一作彰。奇傅說之託辰星兮。賢聖雖終。精著天也。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也。傅說死後。其精著於房尾也。補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今尾上有傅說星。其生無父母。登假三年而形遯。淮南云傅說之所以騎辰尾是也。羨韓衆之得一。喻古先聖獲道純也。羨一作美。衆一作終。補曰羨似面切。貪慕也。列仙傳。齊人韓終為王採藥。王不肯服。

終自服之。遂得仙也。形穆穆以浸遠兮。卓絕鄉黨。無等倫也。離人羣而遁逸。遁去風俗。獨隱存也。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乘風蹈霧。升皇庭也。補曰曾音增。高舉也。忽神奔而鬼怪。往來奄忽。出杳冥也。怪一作恠。補曰淮南云鬼出電入。又曰電奔而鬼騰。皆神速之意。時髣髴以遙見兮。託貌雲飛。象其形也。補曰說文云髣髴見不諟也。精皎皎以往來。神靈照曜。皎如星也。皎一作皦。釋文作皦。以一作而。絕氛埃而淑尤兮。超越垢穢。過先祖也。淑善也。尤過也。言行道修善。所以過先祖也。絕一作超。尤一作郵。補曰氛妖氣。左傳曰楚氛惡。淑尤言其善有以過物也。終不反其故都。去背舊都。遂登仙也。其一作乎。免衆患而不懼兮。得離羣小。脫艱難也。世莫知其所如。奮翼高舉。昇天衢也。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想慕其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恐命不延。顧念年時。因復吟歎也。恐天時之代序兮。春秋迭更。年老暮也。耀靈曄而西征。託乘雷電以馳騖也。靈曄電貌。詩云曄曄震電。西方少陰。其神蓐收。主刑罰。屈原欲急西行者。將命於神。務寬大也。補曰博雅云朱明耀靈東君日也。張平子云耀靈忽其西藏。潘安仁云曜靈曄而遄邁。皆用此語。曄音饁。光也。征行也。逸說非是。微霜降而下淪兮。淪者。諭上用法之刻深也。補曰淪沈也。音倫。悼芳草之先零。不誅邪僞。害仁賢也。古本零作蘦。補曰零落也。聊仿佯而逍遙兮。聊且戲蕩而觀聽也。補曰仿佯旁羊二音。永歷年而無成。身以過老。無功名也。誰可與玩斯遺芳兮。世莫足與議忠貞也。斯遺芳一作此芳草。晨向風而舒情。想承君命。竭誠信也。晨一作長。向一作鄉。高陽邈以遠兮。顓頊久矣。在其前也。以一作已。補曰屈原高陽氏之苗裔也。馮衍賦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注引史記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故欲與之論事。余將焉所程。安取法度。修我身也。焉一作安。補曰說文程品也。十髮為程。一程為分。重曰。憤懣未盡。復陳辭也。

補曰重直用切。見騷經。春秋忽其不淹兮。四時運轉。往若流也。奚久留此故居。何必舊鄉。可浮遊也。軒轅不可攀援兮。黃帝以往。難引攀也。軒轅黃帝號也。始作車服。天下號之為軒轅氏也。補曰史記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援音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上從真人。與戲娛也。娛一作遊。補曰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淮南云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求新。蹀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戲音嬉。餐六氣而飲沆瀣兮。遠棄五穀。吸道滋也。補曰餐吞也。七安切。飲歠也。音蔭。沆胡朗切。瀣音械。漱正陽而含朝霞。餐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含一作食。補曰莊子云御六氣之辨。李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瀣。天玄地黃為六也。大人賦云呼吸沆瀣兮餐朝霞。琴賦云餐沆瀣兮帶朝霞。五臣注云沆瀣清露。朝霞赤雲。保神明之清澄兮。常吞天地之英華也。精氣入而麤穢除。納新吐故。垢濁清也。補曰麤聰徂切。物不清也。順凱風以從遊兮。乘風戲蕩。觀八區也。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至南巢而壹息。觀視朱雀之所居也。補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曰鳳鳥。南巢豈南方鳳鳥之所巢乎。成湯放桀於南巢。乃廬江居巢。非此南巢也。見王子而宿之兮。屯車留止。遇子喬也。審壹氣之和德。究問元精之祕要也。曰道可受兮。言易者也。一曰云無言也。不可傳。誠難論也。一云而不可傳。補曰曰者。王子之言也。謂可受以心。不可傳以言語也。莊子曰道可傳而不可受。謂可傳以心。不可受以量數也。其小無內兮。靡兆形也。其大無垠。覆天地也。補曰淮南云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垠音銀。無滑而魂兮。亂爾精也。無一作毋。滑一作淈。一云無淈滑而魂。補曰淈滑並音骨。淈濁也。滑亂也。彼

將自然。麤氣臻也。壹氣孔神兮。專己心也。補曰。列子曰。心合於氣。氣合於神。壹。專也。孔。甚也。於中夜存。恆在身也。補曰。孟子曰。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虛以待之兮。執清靜也。補曰。莊子曰。氣者虛而待物者也。無爲之先。閑情欲也。補曰。此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庶類以成兮。衆法陳也。此德之門。仙路徑也。補曰。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見彼王侯而奔鶩也。補曰。莊子曰。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屈子聞其風而往焉。忽乎吾將行。周視萬宇。涉四遠也。補曰。天台賦云。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仍羽人於丹丘兮。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卽丹丘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補曰。羽人。飛仙也。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留不死之舊鄉。遂居蓬萊。處崑崙也。補曰。忽臨睨夫舊鄉。謂楚國也。留不死之舊鄉。其仙聖之所宅乎。朝濯髮於湯谷兮。朝沐浴於溫泉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補曰。湯。音暘。夕晞余身兮九陽。晞我形體於天垠也。九陽。謂天地之涯。兮一作乎。垠一作根。補曰。晞。日氣乾也。仲長統云。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注云。九陽。日也。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九歌曰。晞汝髮兮陽之阿。張衡賦曰。晞余髮於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含吮玄澤之肥潤也。補曰。六氣日入爲飛泉。又張揖云。飛泉。飛谷也。在崑崙西南。懷琬琰之華英。咀嚼玉英以養神也。補曰。琬。音宛。琰。音剡。皆玉名。黃庭經曰。含漱金醴吞玉英。玉色頩以脕顏兮。面目光澤以鮮好也。脕。一作豔。一作曼。補曰。頩。美貌。一曰斂容。普茗普經二切。脕。澤也。音萬。豔。美色也。曼色。理曼澤也。黃庭曰。顏色生光金玉澤。精醇粹而始壯。我靈強健而茂盛也。補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又醇。厚也。美也。質銷鑠以汋約兮。身體癯瘦。柔媚善也。補曰。汋。音綽。汋約。柔弱貌。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質銷鑠。謂凡質盡也。司馬相如曰。列仙之儒。形容甚臞。神要眇以淫放。魂魄漂然而遠征也。漂。一作飄。補曰。眇與妙同。要眇。精微貌。廣雅曰。淫。遊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奇美太陽。氣和正也。麗桂樹之冬榮。元氣溫煖。不殞零也。補曰。桂凌冬不凋。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云。番禺也。山蕭條而無獸兮。溪谷寂寥而少禽也。野寂漠其無人。林澤空虛。罕有民也。寂一作家。漠一作寞。其一作乎。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升也。霞謂朝霞。赤黃氣也。魄一作魂。補曰。老子曰。載營魄。說者曰。陽氣充魄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金矣。掩浮雲而上征。攀緣蹈氣而飄騰也。征。一作升。命天閽其開關兮。告帝衞臣。啓禁門也。其。一作而。排閶闔而望予。立排天門而須我也。閶闔。一作闔閶。補曰。排。推也。大人賦曰。排閶闔而入帝宮。召豐隆使先導兮。呼語雲師。使清路也。問大微之所居。博訪天庭。在何處也。大。一作太。補曰。大象賦云。矚太微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宏敞。類乾坤之翕闢。注云。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集重陽入帝宮兮。得升五帝之寺舍也。一本入上有以字。補曰。文選云。重陽集清氣。又云。集重陽之清徵。注云。言上止於天陽之宇。上爲陽。清又爲陽。故曰重陽。余謂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造旬始而觀清都。遂至天皇之所居也。旬始。皇天名也。一云。旬始。星名。春秋考異郵曰。太白名旬始。如雄雞也。補曰。造。至也。大象賦注云。鎮星之精爲旬始。其怒青黑。象狀如鼈。見則天下兵起。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列子曰。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朝發軔於太儀兮。旦早趨駕於天庭也。太儀。天帝之庭。習威儀之處也。夕始臨乎於微閭。暮至東方之玉山也。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釋文。於。於其切。一云微母閭。補曰。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疏云。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慮音閭。顏師古曰。卽所謂醫巫閭。是縣因山爲名。屯余車之萬乘兮。百神侍從。無不有也。紛溶與而並馳。車騎籠茸而競驅也。補曰。溶。音容。水盛也。大人賦曰。紛鴻溶而上厲。溶。音甬。駕八龍之婉婉兮。虯螭沛艾。屈偃蹇也。婉。釋文作蜿。音菀。載雲旗之逶蛇。旄旂竟天。皆霓霄也。

此二句見騷經建雄虹之采旄兮係綴蝃蝀文紛錯也五色雜而
炫燿眾采雜廁而明朗也補曰炫音縣明也燿音曜照也服偃蹇以低昂兮駟馬駊騀
而鳴驤也驂連蜷以驕驁驂騑驕驁怒顛狂也補曰說文云騑驂旁馬則騑驂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謂
之服又駕一馬與兩服爲驂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驂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
騑馬則謂之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二馬皆稱驂也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衡外挽靷助之服兩首齊驂首差退也連蜷句踠也蜷巨圓切驕驁馬行縱恣
也上居召下五到切騎膠葛以雜亂兮參差駢錯而縱橫也一作轇轕以一作其補曰騎奇寄切轇音
膠轕音葛車馬喧雜貌一云猶交加也一曰長遠貌一曰驅馳貌斑漫衍而方行繽紛容裔以並升也
漫一作曼補曰斑駁文也漫莫半切衍弋戰切漫衍無極貌前漢書云漫衍之戲撰余轡而正策兮
我欲遠馳路何從也補曰撰見九歌吾將過乎句芒就少陽神於東方也句一作鉤補曰山海經東方句
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注云木神也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書壽九十年左傳曰木正爲句芒月令曰其帝太皥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
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公金匱曰東海之神曰句芒墨子云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正方神曰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
國昌公問神名曰予爲句芒也歷太皓以右轉兮遂過庖犧而諮訪也東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
太皓始結罔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爲庖犧氏皓一作皡前飛廉以啓路風伯先導以開徑也
啓一作燭陽杲杲其未光兮日燿旭曙旦欲明也其一作亦補曰詩云杲杲出日凌天
地以徑度超越乾坤之形體也徑一作徑補曰徑直也與徑同風伯爲余先驅
兮飛廉奔馳而在前也先一作前補曰爲去聲詩曰爲王前驅淮南曰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氛埃辟而清
涼掃除霧霾與塵埃也一曰辟氛埃補曰辟除也必亦切鳳皇翼其承旂兮俊鳥夾轂
而扶輪也遇蓐收乎西皇遻少陰神于海津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離騷經曰召西

皇使涉予知西皇所居在于西海之津也乎一作於補曰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白色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太公金匱曰西海之神曰
蓐收國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左傳云金正爲蓐收擥彗星
目爲旍兮引援孛光以翳身也擥一作攬旍一作旗補曰旍即旌字舉斗柄目爲
麾握持招搖東西指也補曰天文志北斗七星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麾旌屬吁爲切叛陸離其上下
兮繚隸叛散以別分也補曰叛音判遊驚霧之流波蹈履雲氣浮游清波也一曰浮澂清也
昔曖曃其曭莽兮日月晻黮而無光也曖曃一作晻曀一作黤黮補曰曖音愛曃音逮暗也曭音儻日
不明也莽莫朗切晻烏感切日無光也曀於計切陰而風爲曀黤音晻深黑色黮徒感切黑也召玄武而奔屬
呼太陰神使承衛也補曰禮記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二十八宿北方爲玄武說者曰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蔡邕曰北方玄武介
虫之長文選注云龜與蛇交曰玄武屬音燭後文昌使掌行兮顧命中宮敕百官也天有三宮
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言中宮紫宮一作紫微補曰大象賦云文昌制戴匡之位注云文昌六星如匡形故史遷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中六
星司錄此天之六府計集所會也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掌行謂掌領從行者故下
文云選署眾神以並轂召使羣靈皆侍從也補曰署常恕切置也大人賦曰悉徵靈圉而選之兮
部署眾神於搖光路曼曼其修遠兮天道蕩蕩長無窮也修一作悠補曰曼曼見騷經徐
弭節而高厲按心抑意徐從容也徐一作颯補曰厲渡也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左雨師
使徑侍兮告使屏翳備下虞也右雷公以爲衛進近猛將任威武也欲
度世以忘歸兮遂濟于世追先祖也一本欲上有遂字一云欲遠度世一云遂遠度世補曰度世謂僊去也
意恣睢以担撟縱心肆志所願高也撟一作矯補曰恣千咨切睢許鼻切恣睢自得貌恣一音資二切大人賦
云掉指橋以偃蹇史記索隱云指居桀切橋音矯張揖云指橋隨風指靡也担釋文云音丘列切舉也橋居廟切史記作橋其字從手內欣

欣而自美兮。忠心悅喜，德純深也。而，一作以。一云德絕殊也。聊媮娛以自樂。且戲觀望以忘憂也。自，一作淫。補曰：媮，樂也，音俞。涉青雲以汎濫游兮。隨從豐隆而相佯也。一無以字。一無游字。忽臨睨夫舊鄉。觀見楚國之堂殿也。僕夫懷余心悲兮。思我祖宗，哀懷王也。邊馬顧而不行。馳騁徘徊，睨故鄉也。補曰：邊，旁也。思舊故以想像兮。戀慕朋友，念兄弟也。以，一作而。像，一作象。長太息而掩涕。喟然增歎，泣沾裳也。屈原謂修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氾容與而遐舉兮。進退俛仰，復欲去也。補曰：氾，音泛。聊抑志而自弭。且自厭按而踟躕也。指炎神而直馳兮。將候祝融，與諮謀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神，一作炎帝。吾將往乎南疑。過衡山而觀九疑也。疑，一作娭。覽方外之荒忽兮。遂究率土，窮海嵎也。沛罔象而自浮。水與天合，物漂流也。罔象，釋文作𦈢瀁。上摩朗，下以養切。補曰：沛，流貌。文選云：戫汨飄淚，沛以罔象。注云：罔象即仿像也。又云：罔象相求。注云：虛無罔象然也。祝融戒而還衡兮。南神止我，令北征也。還衡，一作蹕御。一云：戒其趩禦。補曰：山海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國語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太公金匱曰：南海之神曰祝融。楊雄賦云：廻軫還衡。衡，輈前橫木。大人賦云：祝融警而蹕御。注云：蹕，止行人也。御，禦也。騰告鸞鳥迎宓妃。馳呼洛神，使侍予也。張咸池奏承雲兮。思樂黃帝與唐堯也。咸池，堯樂也。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己於聖君，德若黃帝帝堯者，欲與建德成化，制禮樂，以安黎庶也。一云：張樂咸池。補曰：周禮有大咸，堯樂也。樂記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爲言施也，言德無不施也。又呂氏春秋云：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淮南云：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注云：舜兼用黃帝樂。二女御九韶歌。美堯二女助成化也。韶，舜樂名也。九成，九奏也。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則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於是遂禪以位，升爲天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乃成。屈原自傷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斥逐也。補曰：御，侍也。孟子所謂二女婐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周禮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使湘靈鼓瑟兮。百川之神，皆謠歌也。補曰：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令海若舞馮夷。河海之神，咸相和也。海若，海神名也。馮夷，水仙人。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也。令，一作命。補曰：海若，莊子所稱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鬼魅神獸，喜樂逸豫也。螭，龍類也。象，罔象也。皆水中神物。一云：列螭象而並進兮。補曰：螭，丑知切。國語曰：水之怪龍罔象。形蟉虯而逶蛇。形體蜿蟺，相銜受也。蛇，一作迤。補曰：上，於九；下，巨九切。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神女周旋，侍左右也。娟，一作蜎。補曰：蜺見騷經。便，讀作㛹，毗連切。娟，於緣切。便娟，輕麗貌。爾雅疏引雌蜺㛹嬛。嬛與娟同。釋文嬛，虛捐切。撓，而照切。釋文從手。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鶤鵬玄鶴，奮翼舞也。軒，一作騫。補曰：方言：翥，舉也。楚謂之翥，章庶切。音樂博衍無終極兮。五音安舒，靡有窮也。補曰：衍，廣也，達也。焉乃逝以徘徊。遂往周流，究九野也。以，一作而。補曰：焉，辭也。尤虔切。舒并節以馳騖兮。縱舍轡銜而長驅也。補曰：淮南云：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大人賦云：舒節出乎北垠。注云：舒，緩也。逴絕垠乎寒門。經過后土，出北區也。寒門，北極之門也。逴，釋文作踔，敕孝切。乎，一作兮。補曰：逴，遠也。敕角切。淮南曰：出於無垠鄂之門。注云：垠，鍔端崖也。李善曰：絕垠，天邊之際也。淮南曰：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遂入八風之藏府也。源，一作涼。補曰：軼，音逸。三蒼曰：從後出前也。迅，疾也。思玄賦云：且余沐於清原。從顓頊乎增冰。過觀黑帝之邑宇也。補曰：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太公金匱曰：北海之神曰顓頊。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羣水之野。歷玄冥以邪徑兮。道絕幽都，路窮塞也。補曰：左傳：水正爲玄冥。乘間維以反顧。攀持天紘，以休息也。補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而六間，相去合十一萬九千里。淮南云：兩維之間，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召

黔嬴而見之兮。閶造化之神以得失。補曰。大人賦云。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史記作含靁。黔其炎切。爲余先乎平路。開軌導我入道域也。一本先下有道字。經營四荒兮。周遍八極。周流六漠。旋天一币。天一作地。補曰。漢樂歌作六幕。謂六合也。上至列缺兮。窺天間隙。補曰。缺與缺同。陵陽子明經云。列缺去地一千四百里。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影。注云。列缺天閃也。文選云。列缺曄其照夜。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降望大壑。視海廣狹。補曰。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注引山海經。東海之外有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淪幽虛也。嶸一作巆。補曰。顏師古云。崢嶸。深遠貌也。上仕耕切。下音宏。上寥廓而無天。空無形也。寥一作嵺。補曰。師古云。寥廓。廣遠也。視儵忽而無見兮。目瞑眩也。聽惝怳而無聞。竅無聲也。補曰。師古云。惝怳。耳不諦也。淮南云。若士曰。我游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超無爲以至清兮。登天庭也。補曰。淮南云。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與泰初而爲鄰。與道并也。補曰。列子曰。太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按騷經九章。皆託游天地之間。以泄憤懣。卒從彭咸之所居。以畢其志。至此章獨不然。初曰長太息而掩涕。思故國也。終曰與泰初而爲鄰。則世莫知其所如矣。

楚辭卷第五

楚辭卷第六

校書郎臣王逸上

卜居章句第六　離騷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體一作履性一作節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一作獨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聞一作審異一作要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五臣云卜己宜何所居

屈原既放三年遠出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僻遠所在險也竭知盡忠建立策謀披心質也知一作智而蔽鄣於讒遇謟佞也一無而字心煩慮亂慮憒悶也慮一作意不知所從迷所著也一云迷瞀眩也往見太卜稽神明也一此句上有乃字鄭詹尹工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違惑也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容儀也五臣云策蓍也立蓍拂龜以展敬也補曰龜策傳曰撰策定數灼龜觀兆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一無將字屈原曰吐詞情也吾寧悃悃欵欵志純一也欵一作款五臣云悃欵歎苦貌補曰悃苦本切款苦管切誠也俗作欵朴以忠乎竭誠信也五臣云朴質也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補曰勞去聲來如字斯無窮乎不困貧也五臣云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補曰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下以決疑不疑何卜而以問詹尹何哉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吾所謂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寧誅鋤草茅刈蒿菅也鋤一作鉏補曰鋤士魚切釋名云去穢助苗也以力耕乎種稼穡也將游大人事貴戚也五臣云大人謂君之貴幸者以成名乎榮譽立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媮生乎身安樂也補曰媮樂也音俞寧超然高舉讓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栗斯承顏色也栗一作慄斯一作凘一作促訾栗斯補曰哫促竝音足唐本子祿切訾音貲哫訾以言求媚也慄音栗謹敬也栗讀若慄音栗詭隨也斯讀若凘音斯慄也竝見集韻喔咿嚅兒強笑噱也一作嚅唲補曰喔音握咿音伊嚅音儒唲音兒皆強笑之貌一云喔咿強顏貌唲曲從貌以事婦人乎詘蜷局也五臣云以事婦人謟君之所寵者寧廉潔正直志如玉也潔一作絜以自清乎修潔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補曰文選注云突吐忽切滑也滑音骨稽音雞五臣云委曲順俗也楊雄以東方朔爲滑稽之雄又曰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圜轉縱舍無窮之狀一云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出口成章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如脂如韋柔弱曲也五臣云能滑柔也補曰韋柔皮也以潔楹乎順滑澤也文選作絜五臣云絜楹謂同謟諛也絜苦結切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志行高也昂一作卬補曰昂卬音同若千里之駒乎才絕殊也五臣云千里駒展才力也昂昂馬行貌補曰漢武帝謂劉德爲千里駒顏師古云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普愛衆也氾一作泛五臣云氾氾爲浮貌羣戲遊也一無乎字補曰鳧野鴨也與波上下隨衆卑高偷以全吾軀乎身免憂患偷一作愉補曰愉與偷同苟且也寧與騏驥亢軛乎沖天區也亢一作抗五臣云騏驥抗軛謂與賢才齊列也抗舉也補曰軛於革切車轅前也將隨駑

馬之迹乎。安步徐也。五臣云，駑馬喻不才之臣。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嵎也。五臣云，黃鵠喻逸士也。比翼猶比肩也。補曰，漢始元中，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師古云，黃鵠大鳥，一舉千里。將與雞鶩爭食乎。啄糠糟也。五臣云，雞鶩喻讒夫爭食，爭食祿也。鶩，鴨也。此孰吉孰凶。誰喜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五臣注文選改世為俗，以避諱。蟬翼為重。近佞讒也。補曰，李善云，蟬翼言薄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五臣云，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子也。黃鐘毀棄。賢者匿也。五臣云，黃鐘樂器，喻禮樂之士。補曰，國語云，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瓦釜雷鳴。羣言獲進。一云愚讙訟也。五臣云，瓦釜喻庸下之人，雷鳴者，驚衆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補曰，張音帳，旨侈大也。左傳，隨張必弃小國。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默默兮。世莫論也。吁一作于。默一作嘿。五臣云，嘿嘿，不言貌。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也。五臣云，釋，舍也。謝，辭也。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驟中庭。寸有所長。雞鶴知時而鳴。補曰，莊子云，梁麗可以克城而不可以窒穴，尺有所短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寸有所長也。物有所不足。地毀東南。補曰，列子曰，物有不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智有所不明。孔子厄於陳也。補曰，校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智有所不明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補曰，史記曰，人雖賢，不能左畫圓，右畫方。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光也。補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不能避余且之網，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用君之心。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事。不能決君之志也。一云知此事。

楚辭卷第六

楚辭卷第七

校書郎臣王逸上

漁父章句第七　離騷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閒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卜居漁父皆假設問荅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或採楚詞莊子漁父之言以爲實錄非也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游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荊棘也顏色憔悴皯黴黑也補曰皯古旱切黴力遲切形容枯槁臞瘦瘠也補曰槁音考

漁父見而問之曰怪屈原也子非三閭大夫與謂其故官史記作歟何故至於斯曷爲遭此患也史記云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衆貪鄙也一作世人皆濁史記作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我獨清志潔己也衆人皆醉惑財賄也一云巧佞曲也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一本此句末有爾字

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史記云夫聖人者一本物上有萬字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人皆濁人貪婪也一作舉世皆濁史記云舉世混濁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史記作隨其流濁也補曰淈古沒切又乎沒切而揚其波與沈浮也五臣云淈泥揚波稍隨其流也衆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補曰餔布乎切而歠其釃食其祿也文選釃作醨五臣云餔糟歠醨微同其事也餔食也歠飲也糟醨皆酒滓補曰釃力支切以水舜糟也醨薄酒也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五臣云深思謂憂君與民也自令放爲遠在他域史記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受聖人之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坌也補曰荀子云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己清潔也五臣云察察潔白也史記云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補曰汶音門汶濛沾辱也一音昏荀子注引此作惛惛惛惛不明也惛門昏二音寧赴湘流自沈淵也史記作常流常音長葬於江魚之腹中身消爛也一無之字史記云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皎也皓一作皎五臣云皓白喻貞潔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被點污也一無而字塵埃史記作溫蠖說者曰溫蠖猶惛憒也

漁父莞爾而笑笑離斷也莞一作莧補曰莞爾微笑胡板切鼓枻而去叩船舷也枻一作栧補曰枻音曳舷船邊也歌曰一本歌上有乃字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補曰浪音郎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注云漾水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在荊州孟軻云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水經云武當縣西北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云云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它水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宜以尚書爲正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朝廷也吾一作我五臣云清喻明時可以修飾冠纓而仕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吾足宜隱遁也吾一作我五臣云濁喻亂世可以抗足遠

去。

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補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楚辭卷第七

楚辭卷第八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辯章句第八 楚辭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敶道德以變說君也。史記曰原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辯一作辨辯治也辨別也說音稅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宋玉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同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一作昧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采一作承

悲哉秋之為氣也，寒氣聊戾歲將暮也哉一作夫蕭瑟兮陰冷促急風疾暴也五臣云蕭瑟秋風貌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託言秋之為狀而感述之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肥潤去也而變衰，一本句末有兮字形體易色枝葉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憭慄兮思念暴戾心自傷也五臣云憭慄猶悽愴也補曰憭舊音流又音了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陞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逝還故鄉也泬寥兮泬寥曠蕩空虛也或曰泬寥猶蕭條蕭條無雲貌寥釋文作嵺補曰泬音血嵺高貌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聽明也氣清一作氣平補曰清疾正切說文云無垢薉也古本作瀞宋廖兮源瀆順流漠無聲也宋一作寂廖一作寥一作漻五臣云寂漻虛靜貌補曰說文云宋無人聲與寂同廖空虛也與寥同漻深清也莅音聊一云廖崖虛也收潦而水清。潢無溢濫百川淨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人君無有清明之時也五臣云潦雨水音老憯悽增欷兮，愴痛感動歔累息也五臣云憯悽悲痛貌欷泣歔補曰憯七感切欷虛毅切歔欷欷也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變顏色也五臣云薄迫也有似迫寒之傷人補曰中去聲愴怳懭悢兮，中情悵惘意不得也五臣云愴怳懭悢皆悲傷也補曰愴怳失意貌上初兩下許昉切懭悢不得志上口廣切下音朗又音亮去故而就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五臣云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兮數遭患禍身困極也廩一作壈五臣云坎壈困窮也補曰廩力敢切坎廩失志一曰不平貧士失職亡財遺物逢寇賊也貧一作窮而志不平。心常憤懣意未服也廓落兮喪妃失耦塊獨立也五臣云廓落空寂也羇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羇一作羈一無生字補曰羇旅寓也惆悵兮後黨失輩惆愁毒也五臣云惆悵悲哀也而私自憐。竊內念己自憫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飛回翔也五臣云言秋深也翩翩飛貌蟬宋漠而無聲。蜻蛚斂翅而伏藏也宋漠一作寂寞鴈廱廱而南遊兮，雄雌和樂羣戲行也廱一作噰一作灉補曰廱與噰同詩曰噰噰鳴鴈鴈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就燠也鵾雞啁哳而悲鳴。奮翼鳴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入水穴處而懷憂懼候鴈鵾雞喜樂而逸豫言己無有候鴈鵾雞之喜樂而有蟬燕之憂懼也補曰鵾雞似鶴黃白色

嘲哳聲繁細貌上竹交下陟轄獨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視瞻而達明也坐一作起五臣云申至也哀蟋蟀之宵征見蟄蛩之夜行自傷放弃與昆蟲爲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征行也五臣云宵夜也時亹亹而過中兮時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詩云亹亹文王五臣云亹亹行貌過中謂漸衰暮也補曰亹音尾蹇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考無成功也五臣云蹇語詞也念己將老淹留草澤無所成也

悲憂窮戚兮脩德見過愁懼惶也戚一作慼文選作蹙補曰戚慼蹙並倉歷子六二切迫也促也憂也獨處廓孤立特止居一方也五臣云廓空也謂己窮蹙處於空澤補曰處昌與切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謂懷王也心不繹常念弗解內結藏也五臣云繹解也言思君之心常不解也補曰繹抽絲也陳也理也去鄉離家兮背違邑里之他邦也補曰離去聲徠遠客去郢南征濟沅湘也徠一作來超逍遙兮遠去浮遊離州域也五臣云無所依今焉薄欲止無賢皆讒賊也五臣云焉何也薄止也專思君兮執心壹意在胷臆也思一作恩不可化同姓親聯恩義篤也五臣云化變也補曰化舊音花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志迷惑也可柰何頑嚚難啟長歎息也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慮憤鬱也心煩憺兮忘食事思君念主忽不食也補曰憺徒濫切憂也食事謂食與事也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自陳列也余一作我君之心兮與余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五臣云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心以是爲非故與余異矣車既駕兮朅而歸同逝言邁欲反國也一無既字補曰朅丘傑切去也不得見兮心傷悲自傷流離路隔塞也一本心下無傷字五臣云將去歸國而君不見察故心悲也倚結軨兮長太息伏車重軾而涕泣也一無長字補曰軨音零車轖閑橫木涕潺湲兮下霑軾泣下交流濡茵席也一本霑上無下字五臣云潺湲流涕貌軾車上所憑者忼慨絕兮不得中情恚恨心剝切也忼一作慷補曰忼慨壯士不得志忼口朗切中瞀亂兮迷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五臣云數與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瞀昏也補曰瞀音茂私自憐兮何極哀祿命薄常含慼也私一作思五臣云自憐失志也極窮也心怦怦兮諒直志行中正無所告也五臣云心存諒直終日不足怦怦心不足貌補曰怦披繃切心急一曰忠謹貌

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廩秋微霜淒愴寒栗冽也廩一作凜五臣云秋氣凜然而萬物搖落喻己爲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補曰廩與凜同寒也白露既下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下一作降一云下降奄離披此梧楸痛傷茂木又芟刈也披一作被五臣云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羅也既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喻百姓林木喻賢人補曰奄忽也遽也離披分散貌被與披同梧桐楸梓皆早凋去白日之昭昭兮違離天明而湮沒也五臣云白日喻君言放逐去君襲長夜之悠悠永處冥冥而覆蔽也五臣云襲長夜謂因受覆蔽也悠悠無窮也補曰襲因也入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己盛美之光容也補曰藹繁茂也於蓋切余萎約而悲愁身體疲病而憂貧也萎文選作委五臣云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任使余委弃而悲愁也約弃也補曰萎於爲切草木枯也約窮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而嚴令也一本戒下有之字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而重深也五臣云喻暴虐相濟爲害也申重也收恢台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也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爲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之樹與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台一作炱一作炱五臣云恢台長養也釋文台他來切補曰舞賦云舒恢炱之廣度注云恢炱廣大貌炱與台古字通黃魯直云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爾雅曰夏爲長嬴是

世巢餔食煤塵也臺胎二音。然欲傺而沈藏。民無駐足竄巖穴也楚人謂住曰傺也欲本多作坎釋文藏作
滅音藏五臣云坎陷傺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沈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之君臣也補曰欲與坎同。葉菸邑而
無色兮。顏容變易而蒼黑也邑一作悒五臣云言草木殘瘁也菸邑傷壞也補曰菸音於臭草也邑草傷壞也。枝煩
挐而交横。柯條糾錯而顛嶷也五臣云煩挐擾亂也補曰挐女除切牽引也煩也。顏淫溢而
將罷兮。形貌羸瘦無潤澤也五臣云顏容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補曰罷之也音疲。柯彷彿而
萎黄。肌肉空虛皮乾腊也萎一作委一作矮五臣云柯枝也矮黄葉凋補曰彿音費矮枯死也。萷櫹槮之
可哀兮。華葉已落莖獨立也萷一作梢補曰萷音梢萷蔘木枝竦也釋文文選竝音朔萷櫂木無枝柯長而殺者櫹音蕭槮音森櫹槮
樹長貌選云櫹爽櫹槮是也櫹與萷同。形銷鑠而瘀傷。身體憔枯被病久也五臣云瘀病皆喻己離愁苦補
曰瘀於去切血瘀也。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顛仆根蠹朽也糅一作楺而一作之五臣云惟
思也紛糅衆雜也言思姦邪衆雜將或毀落補曰糅女救切蓬蒲孔茸仁勇切。恨其失時而無當。
不值聖王而年老也五臣云又悵失其明時不與賢君相當。擥騑轡而下節兮。安步徐行而勿驅也。
擥一作擥音啟姸切五臣云為此擥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也下節按節也補曰擥力敢切持也擥啟姸切亦持也其字從臤作擥誤矣騑音非。聊
逍遙以相佯。且徐徘徊以遊戲也一作儴佯一作相羊補曰相佯徙倚也。歲忽忽而
遒盡兮。年歲逝往若流水也遒一作逝五臣云忽忽遲行貌補曰遒即由即秋二切迫也盡也。恐余壽
之弗將。懼我性命之不長也弗一作不五臣云將長也補曰將有漸之詞。悼余生之不
時兮。傷己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卒遇譖讒而遽惶也五臣云俇攘憂懼貌一作恇勷。
一作俇勷補曰俇音匡攘而羊切狂也遽也。澹容與而獨倚兮。塊然獨立無朋黨也五臣云澹
徒敢切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蟋蟀鳴此西堂。自傷閔己與蟲竝也。心怵惕而

震盪兮。思慮惕動沸若湯也盪一作蕩五臣云怵惕震蕩自驚動也補曰怵音黜盪音蕩搖動貌。何所憂
之多方。內念君父及兄弟也五臣云方猶端也。卬明月而太息兮。告上昊旻
愬神靈也卬一作仰太一作大補曰卬望也音仰。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
補曰明舊音亡。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與在位之貴臣也五臣云曾重也敷布也。
紛旖旎乎都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文選作猗梶上音倚下女綺切五臣云都大也
房花房也喻君初好善布德有如此也旖一作旑於可切旎乃可切補曰集韻旑倚可切其字從可旖旎旌旗貌旖音倚其字從奇旖旎旌旗從風貌天子所
宮曰都。何曾華之無實兮。外貌若忠而心佞也。從風雨而飛
颺。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殖故以風雨喻君言政令德惠所由出也五臣云喻其後隨佞人之言。
以為君獨服此蕙兮。體受正氣而高明也。羌無以異於
衆芳。乃與佞臣之同情也五臣云我謂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衆人之心而受其佞也。閔奇思之不
通兮。傷己忠策無由入也思一作恩五臣云閔自傷也奇思謂忠信也。將去君而高翔。
適彼樂土之他域也五臣云高翔遠去也。心閔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心隱惻也。願一
見而有明。分別貞正與偽惑也五臣云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明。重無怨而生
離兮。身無罪過而放逐也五臣云重念也自念無怨咎於君而生離隔補曰重去聲九歌云悲莫悲兮生別離。中結軫
而增傷。肝膽破裂心剖膈也傷一作惕五臣云心中結怨軫憂而增悲傷補曰惕痛也憂也膈普逼切。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憤念蓄積盈胷臆也思一作恩補曰書云鬱陶乎予心。君之門以
九重。閨闔扃閉道路塞也一云閨闥五臣云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不可至也補曰月令云九門磔攘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

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讒佞讙呼而在側也五臣云狺狺開口貌迎吠拒賢人使不得進也補曰狺音垠犬爭一云吠聲關梁閉而不通闇人承指呵問急也五臣云閉關喻塞賢路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連日澤深厚也后土何時而得漧山阜濡澤草木茂也而一作兮漧一作乾五臣云后土地也補曰漧與乾同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愬天語神我何咎也古本仰作卬五臣云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補曰歎平聲

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僞也背繩墨而改錯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五臣云喻信詐僞弃忠正易置禮法也補曰錯置也七故切郤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不一作弗乘一作棄五臣云騏驥良馬喻賢才也策駑駘而取路信任豎貂與椒蘭也五臣云喻疏賢才而親不肖也駑駘喻不肖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五臣云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馬者補曰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昬也一無者字故駶跳而遠去被髮爲奴走橫奔也一作駒跳一作駶駣五臣云言見君非好善之主故賢才皆避而遠去駒即騏驥也跳走貌補曰馬立不常謂之駶音局一本駒亦音衢六切釋文跳徒聊切躍也駣徒浩切馬三歲名鳧鴈皆唼夫粱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鴈釋文作鶩一無夫字五臣云粱米藻水草補曰唼喋鳧鴈食貌上音霎下音雲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遯世竄山谷也愈一作俞飄翔一作飄飄補曰俞與愈同荀子曰其身俞危是也舉音倨圜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五臣云若鑿圜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補曰鑿音造鑿也枘音汭柄也吾固知

其鉏鋙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一無其字五臣云鉏鋙相距貌補曰鉏狀所牀舉二切鋙音語不相當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竝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一無獨字一作惶惶五臣云賢才竄逐獨無所託遑遑不得所貌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願一作顧五臣云銜枚所以止言者也補曰周禮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嘗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五臣云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爲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渥厚也洽澤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尙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五臣云太公呂尙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己所以弃逐者其行亦不與君意同也

謂騏驥兮安歸躊躇吳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食竹實也五臣云騏驥安歸在於良樂鳳皇安歸在於聖明自喻時無知己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爲愚時闇惑也五臣云代衰之時則必變古之法易常之道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視顏色也五臣云將相士而用舉肥美者不言其才行此疾時之深補曰相視也去聲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五臣云騏驥伏匿而不見至雖願忠其焉得皆喻己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補曰下音戶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之聖明也釋文懷作褱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千木闔門而辭相也五臣云服御也鳳亦不貪餧而妄食顏闔鑿坏而逃亡也坏一作培補曰餧於僞切揚子曰食其不妄說者曰非義不妄食引此爲證君弃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弃一作棄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漠而絕端兮甯武佯愚而不言也漠一作嘆一作寞五臣云寂寞止息貌補曰廣雅嘆音莫安也

說文歎嘆無聲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嘗受祿惠識舊德也五臣云言我將心不思於君不能忘君昔之厚德耳獨悲愁其傷人兮思念纏結摧肝肺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匈終年歲也馮一作憑其一作之何一作安五臣云憑鬱鬱愁心滿結也極窮也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君政嚴急刑罰峻也慘一作憯心尚㚔其弗濟冀過不成得免脫也㚔一作幸尚㚔一云倘徉補曰㚔說文作㚔當以幸為正霰雪雰糅其增加兮威怒益盛刑酷烈也其一作而補曰雰雰雪貌乃知遭命之將至卒遇誅戮身顛沛也願徼幸而有待兮冀蒙貰赦宥罪法也宥一作止補曰徼古堯切泊莽莽與壄草同死將與百卉俱徂落也一云泊莽莽兮與壄草同死一作材草泊一作汩補曰泊止也莽莽莫古切草盛壄埜竝野字願自往而徑遊兮不待左右之紹介也一云願自直而徑往路壅絕而不通讒臣嫉妒無由達也欲循道而平驅兮遵放衆人所履為也欲一作願又未知其所從不識趣舍何所宜也然中路而迷惑兮舉足猶豫心回疑也自壓桉而學誦弭情定志吟詩禮也壓一作厭桉一作按一作壓塞補曰集韻壓益涉切桉也桉與按同抑也止也釋文厭於鹽切安也誦疾恭切性愚陋以褊淺兮姿質鄙鈍寡所知也補曰褊畢善切急也狹也信未達乎從容君不照察其真偽也乎一作兮一作於一本云然中路而迷惑兮悲躑躅而無歸性愚陋以褊淺兮自壓桉而學詩蘭蓀雜於蕭艾兮信未達其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申包胥楚大夫也昔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於吳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亡郢申包胥荅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遂出奔吳為吳王闔閭臣與兵而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故言氣盛也古本盛皆作晟恐時世之不固

俗人執書多不堅也何時俗之工巧兮靜言譏讒而無信也滅規榘而改鑿弃捐仁義信讒佞也補曰鑿音造獨耿介而不隨兮執節守度不枉傾也願慕先聖之遺教循行道德遵典經也處濁世而顯榮兮謂仕亂君為公卿也非余心之所樂彼雖富貴我不願也補曰樂五孝切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宰嚭專吳握君權也寧窮處而守高思從夷齊於首陽也補曰高孤到切一苦浩切即枯槁之槁食不媮而為飽兮何必稻粱與芻豢也一無而字補曰媮他鉤切巧也衣不茍而為溫非貴錦繡及綾紈也一無而字竊慕詩人之遺風兮勤身修德樂伐檀也願託志乎素餐不空食祿而曠官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釋文作食音孫蹇充倔而無端兮媒理斷絕無因緣也補曰倔俱物巨物二切儒行云不充詘於富貴充詘喜失節貌泊莽莽而無垠幽處山野而無鄰也泊一作汩補曰垠岸也音銀無衣裘以御冬兮言己飢寒家困貧也御一作禦補曰御魚據切詩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注云御禦也以禦冬月之無時也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懼命奄忽不踰年也一本自霜露慘悽而交下至此為一章

靚杪秋之遙夜兮盛陰脩夜何難曉也補曰靚音靜杪末也心繚悷而有哀思念糾戾腸折摧也悷一作悧補曰繚音了繚繞悷盧帝切又音列懍悷悲吟悧音列憂也春秋逴逴而日高兮年齒已老將晚暮也補曰逴竹角切遠也然惆悵而自悲功名不立自矜哀也四時遞來而卒歲兮冬夏更運去若頹也遞一作迭補曰遞更易也本作遞陰陽不可與儷偕寒往暑來難追逐也釋文陰作霒補曰儷偶也音戾白日晼

晚其將入兮（年時欲暮才力衰也補曰晼音宛景昳也）明月銷鑠而減毀（形容減少顏貌虧也補曰日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故言入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故言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時去晼晼若鶩馳也忽一作曶）老冉冉而愈弛（年命逝往促急危也老一作壽愈一作俞釋文弛作施補曰俞與愈同施與弛同）心搖悅而日幸兮（意中私喜想用施也搖一作遙一作愮幸一作幸補曰搖動也愮憂也無喜悅義幸與幸同）然怊悵而無冀（內無所恃失本義也補曰怊音超）中憯惻之悽愴兮（志願不得心肝沸也之一作而一注云心傷慘也）長太息而增欷（憂懷感結重歎悲也補曰欷虛毅切）年洋洋以日往兮（歲月已盡去奄忽也以一作而）老嵺廓而無處（亡官失祿去家室也嵺一作廫補曰玉篇云廫廓空也力幺切）事亹亹而覬進兮（思想君命幸復位也補曰覬音冀）蹇淹留而躊躇（久處無成卒放棄也補曰躊躇進退貌躇丈呂切舊本自霜露慘悽而交下兮至此為一章）

何氾濫之浮雲兮（浮雲晻翳與讒佞也補曰氾與泛同）猋壅蔽此明月（妨遮忠良害仁賢也夫浮雲行則蔽月之光讒佞進則忠良壅也補曰猋卑遙切犬走貌）忠昭昭而願見兮（思竭蹇蹇而陳誠也）然霠曀而莫達（邪僞推排而隱蔽也然一作蔽霠一作雺補曰霠音陰雲覆日也曀陰風也）願皓日之顯行兮（思望聖君之聘請也日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補曰皓光也明也日出貌也）雲蒙蒙而蔽之（羣小專恣掩君明也蒙一作濛）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意欲竭死不顧生也聊一作料補曰料量也音聊）或黕點而汙之（讒人誣謗被以惡名也補曰黕說文都感切滓垢也又陟甚切污也汙烏故切）堯舜之抗行兮（聖迹顯著高無顛也）瞭冥冥而薄天（茂德煥炳配乾坤也瞭一作杳補曰瞭音了明也一音杳薄附也）何險巇之嫉妒兮（亂惑之主嫉其榮也）被以不慈之僞名（言堯有不慈之過以其不傳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以其不立瞽瞍也）彼日月之照明兮（三光照察鏡幽冥也）尚黯黮而有瑕（雲霓之氣蔽其精也補曰黯鄔感切黮徒感切雲黑）何況一國之事兮（眾職叢務君異政也）亦多端而膠加（賢愚反戾人異形也補曰集韻膠加戾也膠音豪加丘加切王逸說）

被荷裯之晏晏兮（荷芙蕖也裯祇裯也若襜褕矣晏晏盛貌也藝文類聚作披荷裯之旻旻補曰被音披又如字裯音刀說文祇裯短衣方言汗襦自關而西謂之祇裯爾雅晏晏柔也）然潢洋而不可帶（潢洋猶浩蕩不著人貌也言人以荷葉為衣貌雖香好然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喻懷王自以為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為衣必壞敗也補曰潢音晃戶廣切水深廣貌洋音養滉瀁水貌）既驕美而伐武兮（懷王自謂有懿德又勇猛也驕一作僑）負左右之耿介（恃怙眾士被甲兵也懷王內無文德不納忠言外好武備而無名將所以為秦所誘客死不還補曰耿古幸切明也逸以介為介胄）憎慍惀之脩美兮（惡孫叔敖與子文也補曰慍紆粉切惀力允切）好夫人之慷慨（愛重囊瓦與莊蹻也釋文慨作磕莊蹻一作椒蘭）眾踥蹀而日進兮（無極之徒在帷幄也踥一作跕釋文作唼喋補曰踥思協切蹀音牒）美超遠而逾邁（接輿避世辭金玉也逾一作愈）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愁苦賦斂之重數也）恐田野之蕪穢（失不耨鉏亡五穀也）事緜緜而多私兮（政由細微以亂國也緜一作綿）竊悼後之危敗（子孫絕嗣失社稷也）世雷同而炫曜兮（俗人羣黨相稱舉也補曰曲禮云毋雷同注云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何毀譽之昧昧（論善與惡不分析也）今脩飾而窺鏡兮（言與行副面不慙也今一作余窺一作視）

後尚可以竄藏。身雖隱匿名顯彰也。補曰竄逃也匿也。願寄言夫流星兮。欲託忠策於賢良也。羌儵忽而難當。行疾去亟路不値也。補曰儵音倏。卒壅蔽此浮雲兮。終爲讒佞所覆冒也。卒一作上。下暗漠而無光。忠臣喪精不識謀也。堯舜皆有所舉任兮。稷契禹益與咎繇也。舉一作專。故高枕而自適。安臥垂拱萬國治也。諒無怨於天下兮。己之行度信無尤也。心焉取此怵惕。內省審己無畏懼也。焉一作安。乘騏驥之瀏瀏兮。衆賢並進職事脩也。乘一作六。補曰乘與乘同。瀏流柳二音。水清也。馭安用夫強策。百姓成化刑不用也。策一作筴。補曰強巨良切。策馬箠所以驅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信哉險阻何足恃也。雖重介之何益。身被甲鎧猶爲虜也。補曰介甲也。邅翼翼而無終兮。竭身恭敬何有極也。補曰邅行不進。忳惛惛而愁約。憂心悶瞀自約束也。補曰忳徒渾切。惛音昏。說文恢也。愁約謂窮約而悲愁也。語曰不可以久處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忽若雲馳駟過隙也。功不成而無效。道德不施志不遂也。願沈滯而不見兮。思欲潛匿自屏弃也。不一作無。尚欲布名乎天下。敷名四海垂號謚也。補曰下音戶。然潢洋而不遇兮。假倡後時無所逮也。直怐愗而自苦。守死忠信以自畢也。釋文作拘愗。苦一作若。一作善。補曰怐遘寇二音。愗音茂。莽洋洋而無極兮。周行曠野將何之也。忽翺翔之焉薄。浮遊四海無所集也。國有驥而不知乘兮。推遠周邵與伊摯也。補曰曹子建以此爲屈子語。焉皇皇而更索。不識賢愚尙暗昧也。補曰更平聲。甯戚謳於車下兮。飯牛而歌斯賤役也。一本謳下有歌字。

桓公聞而知之。言合聖道應經術也。無伯樂之善相兮。驥與駑鈍幾不別也。今誰使乎譽之。後世歎譽稱其德也。譽一作訾。補曰訾音貲思也。亦通。罔流涕以聊慮兮。愴然深思而悲泣也。惟著意而得之。知天生賢不虛出也。補曰著明也立也定也。紛純純之願忠兮。思碎首腦而伏節也。一作紛忳忳而願忠。妒被離而鄣之。讒邪妒害而壅遏也。被一作披。鄣一作彰。補曰被音披。反離騷云亡春風之被離。鄣音章。舊本自何氾濫之浮雲兮至此爲一章。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乞丐骸骨而自退也。放遊志乎雲中。上從豐隆而觀望也。志一作意。乘精氣之摶摶兮。託載日月之光耀也。楚人名圜曰摶也。摶一作博。補曰摶度官切。騖諸神之湛湛。追逐羣靈之遺風也。補曰湛舊音羊戎切。驂白霓之習習兮。驂駕素虹而東西也。言己雖去舊土猶脩潔白以厲身也。驂一作參。一作六。歷羣靈之豐豐。周過列宿存六宗也。靈一作神。左朱雀之茇茇兮。朱雀奉送飛翩翻也。茇釋文作芙。於表切。一作茷。音蒲艾切。一云左朱雀之拔拔。補曰集韻拔茷茇皆有旆音。右蒼龍之躣躣。青虯負轂而扶轅也。躣釋文作躩。音同。補曰躣躣行貌。其俱切。廣韻引此。屬雷師之闐闐兮。整理車駕而鼓嚴也。補曰屬朱欲切。連也。闐音田。鼓聲。通飛廉之衙衙。風伯次且而掃塵也。通一作道。補曰衙衙行貌。舊五乎切。又牛呂切。集韻音魚。前輕輬之鏘鏘兮。軒車先導聲轉轔也。輕一作輊。補曰輊音致。詩曰如輊如軒。說文云輬臥車。音涼。招魂云軒輬既低。注云軒輬皆輕車名。則作輕輬亦通。後輜乘之從從。輜輧侍從響雷震也。補曰說文輜輧車前衣車後也。從楚江切。載雲旗之委蛇兮。旂旗盤紆背雲霄也。委一作逶。扈屯騎之容容。羣馬分布列前後也。補曰屯徒渾切。計

專專之不可化兮。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補曰化舊音花。願遂推而爲臧。執履忠信。不離善也。賴皇天之厚德兮。靈神覆祐。無疾病也。還及君之無恙。願楚無憂。君康寧也。言己雖陞雲遠遊。隨從百神。志猶念君而不能忘也。補曰恙舊音羊。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艸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蘇鶚演義引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吻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獇。獇者恙也。黃帝上章奏天從之。於是北方人得無憂無疾。謂之無恙。

楚辭卷第八

楚辭卷第九

校書郎臣王逸上

招䰟章句第九䰟一作魂下同　楚辭

招䰟者宋玉之所作也李善以招䰟爲小招以有大招故也招者

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䰟者身之精

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一作憂愁山

澤䰟魄一作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䰟欲

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

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

而還之也太史公讀招䰟悲其志

朕幼清以廉潔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潔一作絜五臣云皆代原爲辭身

服義而未沫沫已也言我少小修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補曰沫莫貝切易曰日中見沫注云沫微

昧之明也一云日中而昏也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牽引也不

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己施行常以道德爲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而爲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之也五臣云主守也言己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爲讒佞

所牽迫使荒蕪穢汙而不得進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五臣云上君也考察也長

離殃而愁苦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遇暗主上則無所考校己之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也離一作罹五臣云罹

羅也帝告巫陽帝謂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名也巫一作至五臣云玉假立天帝及巫陽以爲辭端補曰山海經云開明東

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凡巫相巫履注云皆神醫也曰有人在下在一作於我欲輔之

人謂賢人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䰟魄離散

汝筮予之䰟者身之精也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筮卜問也蓍曰筮尙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哀閔屈原

䰟魄離散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也予一作與補曰予去聲下同巫陽對曰掌夢

巫陽對天帝言招䰟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夢一作夢上帝其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

一云其命難從一云命其難從補曰難文選讀作去聲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

一云謝之一無之字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䰟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

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修用但招之可也五臣云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䰟爲事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爲不筮而

招亦足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䰟乃一作因䰟兮歸來

還歸屈原之身一作徠歸去君之恆幹恆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五臣曰君謂原也何爲

四方些言䰟靈當扶人養命何爲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䰟而生䰟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靈零也或曰去君之恆閈

閈里也楚人名里曰閈也一云何爲乎四方乎乎一作兮一注云魄待人而榮補曰此蘇賀切說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

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

善也言何爲舍君楚國饒樂之處而陸離走不善之鄉以犯觸衆惡也舍一作捨離一作罹五臣云捨去也罹羅也䰟兮歸來

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託命而寄身也

長人千仞惟䰟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之國其高千仞主求人䰟而

食之也惟一作唯五臣云皆假立其惡而甚言之補曰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十日代出代更也

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釋也補曰莊子曰昔

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十日見天問代出言一日至一日出交會相代也彼皆習之䰟往必釋

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往到身必解爛也皆一作旨歸來兮不可以託
些言魂魄宜急來歸此誠不可以託附而居之也一無兮字一云歸來歸來魂兮歸來南方不
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甚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額也黑一作墨五臣
云雕鏤也補曰禮記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注云雕題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得人肉以祀以其骨
為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蠃蚌得人之肉用祭祀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也一云而祀一云得人以祀無
肉字五臣云醢肉醬也蝮蛇蓁蓁蝮大蛇也蓁蓁積聚之貌補曰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爾
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扁口尖人犯之頭足貼著蝮音覆蓁音臻封狐千里些
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惡蛇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五臣云大狐其長千里雄虺九
首首頭也五臣云虺亦蛇名補曰天問已見虺許鬼切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
心些儵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心賊害之甚也儵一作倏五臣云益其心助其毒也歸
來兮不可以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一云魂兮歸來一云歸來歸來
不可久淫無以字五臣云淫淹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
里些流沙沙流而行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廣千里又無舟航也從廣一作縱橫旋
入雷淵旋轉也淵室也淵文選作泉補曰旋泉絹切唐避諱以淵為泉山海經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爢散
而不可止些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少止則回入雷公之室轉還而行身雖爢碎尚不得休息也爢一作靡釋文作爢一
作爢非是補曰爢爢為切爛也壞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言從
雷淵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幸一作幸赤螘若象螘蚍蜉也小者為螘大者謂之蚍蜉也螘一作蟻補
曰山海經大蜂其狀如螽朱蛾狀如蛾玄蠭若壺些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狀如象又有飛蠭腹大如壺

皆有蠚毒能殺人也蠭一作蜂釋文作螽五臣云壺器名補曰蠭音峯方言云蠭大而蜜謂之壺螽蠚音奎五穀不生
藂菅是食些柴棘為藂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柴草若羣牛也藂一作叢菅一作蕑補曰藂草叢生
也菅蕑並音姦說文蕑草出吳林山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言西方之
土溫暑而熱燋爛人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之也補曰前漢西域傳烏弋地暑熱莽平又天竺卑濕暑熱彷徉無所
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民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一云言西方之土廣大遙
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徉求所依止不可得也一作仿佯五臣云彷徉遊行貌極窮也補曰廣雅云彷徉徙倚也彷蒲忙切歸來兮
恐自遺賊些賊害也言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也一云歸來歸來補曰遺已季切魂兮歸
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
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時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五臣云增積也峨峨高貌補曰神異經北方有曾冰萬里厚
百丈尸子曰朔方之寒地凍厚六尺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歸來兮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
人不可久留也一云歸來歸來一云不可以久止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不可得
上也虎豹九關五臣云關鑰啄害下人些啄齧也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
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也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
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侁侁往來
聲也詩曰侁侁征夫言天上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也侁一作莘五臣云從豎也侁侁衆貌補曰南北曰從即容切釋文足用
切與注意不合侁所臻切懸人以娭懸釋文作縣娭一作嬉一作娛補曰娭許其切投之深
淵些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娭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棄之也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瞑一作眠五臣云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補曰

瞑音眠又音銘歸來往恐危身此些往卽逢害身危殆也一云歸來歸來一云魂兮歸來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此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一無此字土伯九約其角觺觺此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猶狺狺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執衞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主觸害人也觺一作觺五臣云觺觺銛利貌補曰觺音疑又牛力切敦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母指也脄一作脢補曰脄脢音梅又音妹脊側之肉說文云背肉也易咸其脢一曰心上口下拇莫垢切逐人駓駓些駓駓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汙人也補曰駓音丕參目虎首其身若牛此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參一作三補曰參蘇甘切博雅云參三也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此些甘美也災害也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徑必自與害不旋踵也歸來一云歸來歸來一作歸來兮災釋文作菑補曰遺與也去聲菑與災同魂兮歸來入修門此些修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補曰修門已見九章龍門注中工祝招君背行先此些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導以在前宜隨之也五臣云工祝良巫也君謂原言良巫背行在先君宜隨後補曰背音倍秦篝齊縷篝絡縷綫也篝釋文作篝補曰篝古侯切籠也笿也笿音落可熏衣鄭綿絡此些綿纏也絡縛也言爲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絡齊人作彩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綿一作緜補曰說文緜聯微也招具該備永嘯呼此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陽主魂陰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此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也天地四方多賊姦此些賊害也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爲姦惡以賊害人也地一作墜一作墬像設君室像法也君一作居靜閑安此些無聲曰靜空寬曰閑言乃爲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

所在之處清靜寬閑而安樂也補曰閑音閑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此些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版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甚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五臣云檻欄層重也軒檻樓上板補曰一云檐宇之末曰軒層臺累榭層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補曰說文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臨高山此些言復作重層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網一作罔五臣云織網于戶上以朱色綴之刻方連此些刻鏤也橫木關柱爲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緣雕鏤連木使之方好也五臣云又刻鏤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補曰連集韻作㮠門持關冬有突廈突複室也廈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廈一作夏五臣云突廈重屋補曰突深也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窔廈胡雅切窔突並於弔切夏室寒此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室一作屋補曰夏胡駕切川谷徑復流源爲川注谿爲谷徑過也復反也川一作谿徑一作徑五臣云徑往也補曰爾雅水注谿爲谷說文泉出通川爲谷流潺湲此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徑過園庭回通反復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轉蕙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也五臣云日光風氣轉汎蘭蕙之叢氾崇蘭此些氾猶汎汎搖動貌也崇充也言天雨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茂也五臣云崇高也補曰氾音泛經堂入奧西南隅謂之奧經一作徑古本作陞奧釋文作隩五臣云言自蘭蕙經入於此矣補曰奧烏到切朱塵筵此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簟筵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搏壁曼延相連接也搏一作薄補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說文筵竹席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詩曰其平如砥翠鳥名也翹羽也五臣云以砥石爲室取其平也又以翠羽相飾之補曰砥音旨礪石也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穀梁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云以細石磨之翹祈堯切鳥尾長毛也挂曲瓊此些挂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臥之室以砥石爲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僮室謂僮佪曲房也挂一作絓五臣云玉鉤挂於室中補曰絓罣也古賣切翡翠珠被雄曰翡雌曰翠被衾

也補曰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異物志云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翡大於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顏師古曰鳥各別異非雌雄異名也爛

齊光些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羽及珠璣刻畫衆華其文爛然而同光明也五臣云以珠翠飾被光色爛然相齊翡

阿拂壁翡翡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五臣云以翡席替壁之曲補曰翡音弱蒲也可以爲席羅幬張些

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翡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復施羅幬輕且涼也補曰幬禪帳也音儔爾雅幬謂之帳纂組綺縞

纂組綬類也一作纂一作綦五臣云縞練也補曰纂作管切似組而赤組音祖綺文繒也縞音杲素也一曰細繒綦蒼白色一曰青黑文禮記有綦組綬

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幬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帷帳之飾也琦一作奇補曰琦玉名璜半璧也室

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爲珍詭異爲怪言縱觀房室之中四方珍奇玩好怪物無不畢具也珍一作珎

怪一作恠補曰珎恠皆俗字蘭膏明燭蘭膏以蘭香煉膏也燭一作爥華容備些容貌也言

日暮遊宴燃香蘭之膏張施明燭觀其鐙錠雕鏤百獸華奇好備也五臣云華容謂美人也補曰錠都定切二八侍宿

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遞代些射猒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

言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夕遞代夕暮也遞一作遆五臣云君或猒之則遞代進矣補曰射音亦九侯

淑女淑善補曰九侯謂九服之諸侯也多迅衆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

齊疾勝於衆人也五臣云其來迅疾衆多於此盛鬋不同制鬋鬢也制法也五臣云盛飾理鬢其制不同補曰鬋

音翦女鬢垂貌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姸雅裝飾兩結垂鬢下髮形貌奇異不與衆

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一云垂髮鬢下鬋一云垂鬢下鬋補曰鬢髮美也鬋首飾也容態好比態姿也比親也五臣云比密也

補曰好王逸作美好之好五臣作好愛之好順彌代些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

久則相代也代一作世五臣云彌猶次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補曰作世者非弱顏固植固堅也植志也植一

作立謇其有意些謇正言貌也言美女氏多廉恥弱顏易媿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也謇一作

蹇五臣云謇正直貌有意禮則之意姱容修態姱好貌修長也補曰姱苦瓜切絚洞房些

絚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意長智羣衆羅列竟識洞達滿於房室也絚一作緪五臣云洞深也補曰絚與亙同文選云洞房叫窱而幽邃

蛾眉曼睩曼澤也睩視貌蛾一作娥睩一作睞五臣云曼長也補曰李善云曼輕細也音萬睩音祿說文云目睞謹也

目騰光些騰馳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白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惑人心也五臣云騰發也靡顏

膩理靡緻也膩滑也五臣云靡好也補曰呂氏春秋靡曼皓齒注云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膩女吏切遺視矊

些遺竊視也矊脈也言諸美女顏容脂細身體夷滑心中矊脈時時竊視安詳審諦志不可動也矊一作聯一作瞢五臣云矊目中瞳子言目清澈炯

然見其瞳子補曰方言驢瞳之子謂之矊注云矊邈也音綿廣韻瞳子黑也又矊眇遠視離榭修幕離別也修長也幕大

帳也侍君之閒些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觀帳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遊也補曰閒音閑翡

帷翠帳飾高堂些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鏤幬帳張之高堂以樂君也帳一作幬飾一作錺補曰在旁曰

帷錺與飾同紅壁沙版紅赤白色也沙丹沙也玄玉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

皆堊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一云玄玉之梁五臣云黑玉飾于屋梁仰觀刻桷

補曰左傳丹楹刻桷文選云龍角雕鏤說文榱方曰桷音角畫龍蛇些言仰觀視屋之榱橑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楯也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前伏檻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

蓉始發芙蓉蓮華也雜芰荷些芰蔆也秦人謂之薢茩言池水之中有芙蓉始發其華芰蔆雜

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謂荷立生水中持倚之也五臣云芰水草荷芙蓉之莖紫莖屏風屏風水葵也補曰本

草鳧葵即莕菜生水中俗名水葵又防風一名屏風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上而生

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莖紫色也屏風謂荷葉鄣風也緣文選作綠五臣云風起吹之生文於綠波中也文異豹飾豹猶虎豹

補曰詩云羔裘豹飾侍陂陁些陂陁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謂侍從

於君遊陂池之中赫然光華也陁一作陁補曰陂音頗陁音駞不平也文選陂音波軒輬既低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一曰低俛也補曰軒曲輈藩車也輬音涼臥車也步騎羅些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衆羅列而陳竢須君命也蘭薄戶樹薄附也樹種也五臣云木叢生曰薄瓊木籬些柴落爲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外以玉木爲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五臣云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爲藩籬以自蔽瓊者美言也魂兮歸來何遠爲些遠爲四方而久不歸也五臣云此足可安居何用遠去爲也室家遂宗宗衆也補曰宗尊也食多方些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遂以衆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五臣云營造飲食亦多方略稻粢穱麥稻稌粢稷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也補曰顏師古云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稉米耳說文云稻稌也又急就篇云稻黍秫稷左太沖蜀都賦云稉稻漠漠益知稻即稉共稉竝出矣案子夷切本草云稷即穄也今楚人謂之稷穱音捉稻處種麥也拏黃粱些拏糅也言飯則以秔稻糅稷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嬬且香滑也補曰拏女居切記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本草黃粱出蜀漢商浙閒亦種之香美逾於諸粱號爲竹根黃大苦醎酸大苦豉也醎一作鹹五臣云醎鹽也酸酢也大苦醎酸辛甘皆和之使其味行補曰本草豉味苦故逸以大苦爲豉然說左氏者曰醯醢鹽梅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內則及招魂備論飲食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曰及有無夷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據此則逸說非也又爾雅云蘦大苦郭氏以爲甘草又詩云隰有苓陸機草木蟲魚疏云苓大苦也可爲乾菜此所謂大苦蓋苦味之甚者爾辛甘行些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和以椒薑醎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肥牛之腱腱筋頭也五臣云腱筋肉補曰腱居言切脊腱肉也一曰筋之大者臑若芳些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肥濡美也若一作弱臑一作胹一作胹臑仁珠切臑音耎胹音而釋文作𦝫而兗切補曰集韻腝𦝫胹臑皆有而音說文云爛也一曰臑嫩耎貌膜蘇本切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復甘也五臣云酸苦皆得中補曰若猶及也羹音郎臛也集韻云魯頌楚辭急就篇羹與房𥫗爲韻淮南曰荊吳芬馨以嚂其口嚂音藍又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注云二國善醎酸之和胹鼈炮羔羔羊子也胹一作臑釋文作濡

而朱切五臣云濡煑也補曰濡集韻音而亨肉和滑也炮蒲交切合毛炙物一曰裹物燒有柘漿些柘藷蔗也言復以飴蜜胹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藷蔗之汁爲漿飲也或曰血鼈炮羔和牛五藏爲羔臛鶩爲羹者也柘一作蔗一注云胹鼈炮羔和牛五藏臛爲羹者也補曰相如賦云諸柘巴苴注云柘甘柘也鵠酸臇鳧臇小臛也補曰鵠鴻鵠也臇子兗切臛少汁也鳧野鴨也煎鴻鶬些鴻鴻鴈也鶬鶬鶴也言復以酸酢烹鵠爲羹小臇臛鳧煎熬鴻鶬令之肥美也補曰鶬音倉麋鴰也此言以酢漿烹鵠鳧爲羹用膏煎鴻鶬也露雞臛蠵露雞露棲之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之屬也蠵一作𧒂補曰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臛字書作脽呼各切又音霍肉羹也集韻涪陵郡出大龜一名靈蠵音攜又以規切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言乃復烹露棲之肥雞臛蠵龜之肉則其味清烈不敗也補曰爽音霜協韻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言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美也擣黍一作擣麥一作揉米補曰粔音巨籹音女又音汝粔籹蜜餌也吳謂之膏環餌粉餅也方言曰餌謂之餻餳謂之餦餭注云即乾飴也音張皇一曰餅也一曰餌也瑤漿蜜勺瑤玉也勺沾也古本蜜作𧴘補曰勺音酌一云丁狄時斫二切沾音添實羽觴些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于羽觴以漱口也五臣云勺和也觴酒器也插羽于上補曰杯上綴羽以速飲也一云作生爵形實曰觴虛曰觶挫糟凍飲挫捉也凍冰也五臣云糟酒滓也可以凍飲李善云凍冷也補曰挫宗臥切酎清涼些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爲覆蹙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補曰酎直又切三重釀酒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云春酒至此始成華酌既陳酌酒斗也陳一作敶五臣云華酌謂置華於酒中補曰華采也說文云酌盛酒行觴也有瓊漿些言酒罇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也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一云歸來歸來一云歸反故室無來字肴羞未通魚肉爲肴羞進也補曰肴骨體又葅也致滋味爲羞女樂羅些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殷勤未通則女樂倡蕩羅列在堂下也敶鐘按鼓按徐敶一作陳按一作桉五臣云按猶擊也造新

歌此。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鐘徐鼓，造爲新曲之歌，與衆絕異也。涉江采菱發揚荷
些。楚人歌曲也。言己涉渡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菱一作蔆。文選作陽荷。注云：荷當作阿。涉江、采
菱、陽阿，皆楚歌名。補曰：淮南云：歌采菱，發揚阿。又云：足蹀陽阿之舞。注云：陽阿，
古之名倡。又云：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注云：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
美人既醉，朱顏酡些。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酡一作䣘。一本
云：當作秅，徙何切，著也。爲䣘者非。補曰：酡音馱，飲而赭色著面。娭光眇視，娭，戲也。眇，眺也。娭一作嬉，一作娭。目
曾波些。波，華也。言美女酣樂，顧望娭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眄然，白黑分明，若水波而重華也。五臣云：言美人既爲戲樂，光彩橫
出，眇然遠視，目若水波。補曰：曾，重也。被文服纖，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補曰：纖，細也。麗而不
奇些。麗，美好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足奇怪也。一云：被茲文服，纖麗不奇。長
髮曼鬋，曼，澤髮。一作鬗。補曰：曼音萬，鬋音翦。豔陸離些。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鬋鬢，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具形也。二八齊容，齊，同。補曰：二八已見。
舞賦云：鄭女出進，二八徐侍。起鄭舞些。鄭舞，鄭國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鄭舞也。或曰：鄭
舞，鄭重屈折而舞也。補曰：相如賦云：鄭女曼姬。邊讓賦云：齊倡列，鄭女羅。戰國策云：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淮南子注云：鄭
袖，楚懷幸姬，善歌工舞，因名鄭舞。鄭重，殷勤也。衽若交竿，竿，竹竿也。衽一作袵。補曰：而甚切。撫案
下些。撫，抑也。言舞者迴旋，衣衽掉搖，回轉相鉤，狀若交竹竿，以手抑案而徐來下也。一云：撫，抵也。以手抵案而徐下行也。五臣云：衽，衣襟也。言
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以手撫案其節而徐行也。補曰：下音戶。唐段安節樂錄曰：舞者，樂之容。古有大垂手、小垂手。竽瑟狂
會，狂猶竝也。搷鳴鼓些。搷，擊也。言衆樂竝會，吹竽彈瑟，又搷擊鳴鼓，以進八音，爲之節也。搷一作嗔，一作塡。文選作槇，
徒年切。補曰：搷，田、殿二音。集韻：嗔音田。引詩：振旅嗔嗔。宮庭震驚，震，動也。驚，駭也。發激楚
些。激，清聲也。言吹竽擊鼓，衆樂竝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清聲，以發其音也。補曰：淮南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注云：結激

清楚之聲也。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五臣云：激，急也。楚謂楚舞也。舞急縈結其風。李善云：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上林賦云：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其樂淀迅哀切也。吳歈蔡
謳，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補曰：歈音俞。古賦云：巴俞宋蔡。說文云：歈，歌也。徐鉉曰：渝水之人善歌舞，漢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按楚詞已有此
語，則歈蓋歌之別稱耳，徐說非是。奏大呂些。大呂，六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
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文選奏作秦。五臣云：吳、蔡、秦，皆國名。補曰：大呂非秦聲，五臣說非是。士女雜坐，亂
而不分些。言醉飽酣樂，合罇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放敶組纓，
組，綬。敶一作陳。補曰：纓，冠系也。班其相紛些。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去威嚴，放其冠纓，舒敶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
也。班一作斑。鄭衛妖玩，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補曰：許慎云：鄭、衛，新聲所出國也。來雜陳
些。雜，廁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之好女，來雜廁俱坐，而陳列也。陳一作敶。激楚之結，激，感也。結，頭髻也。補
曰：結，古詣切，束髮也。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故異之而使之先進也。五臣云：秀異而先
進於前。菎蔽象棊，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菎一作琨，一作箟。補曰：菎音昆，香草也。琨，玉名。箟，竹
名。蔽，集韻作篦，其字從竹。方言：簙謂之蔽。秦晉之閒謂之簙，吳楚之閒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棊。博雅云：博箸謂之箭。有六簙
些。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以菎蔽作箸，象牙爲棊，麗而且好也。簙一作博。補曰：說文云：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鮑宏博經
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閒謂之五塞。列子曰：擊博樓上。注云：擊，打也。
如今雙陸棊也。古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畟方
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二
籌。畟音側。分曹竝進，曹偶。遒相迫些。遒，亦迫。言分曹列偶，竝進技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
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竝進者，謂竝用射禮進也。五臣云：遒，急也。言務以求勝。成梟而牟，倍勝爲牟。文選梟作梟。補曰：漢

書梟騎注云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作梟非是淮南曰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注云博其棊不傷爲牟梟堅堯切牟過也進也大也

呼五白些 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兆於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兆於屈一作逃於窟補曰列子云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說者曰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明瓊齒五白也中去聲射食亦切

晉制犀比 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也補曰比頻二切

費白日些 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簙棊著比集犀角以爲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也補曰費耗也昁日光也芳未切

鏗鍾搖簴 鏗撞也搖動也鏗釋文作鎗簴一作虡五臣云虡懸鍾格言擊鍾則搖動其格補曰鏗鎗竝苦耕切虡奇舉切

揳梓瑟些 揳鼓也言衆賓既集共簙以相娛樂堂下復鳴大鍾左右歌吟鼓瑟琴也五臣云揳撫也以梓木爲瑟補曰揳古入切櫟也書亦作戛

娛酒不廢 娛樂

沈日夜些 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湎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發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言日夜娛樂又曰和樂且湛言晝夜以酒相樂也夜一作夕

蘭膏明燭 一作爥

華鐙錯些 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也鐙一作雕五臣云似蘭漬膏取其香也華謂有光華補曰鐙音登說文曰錠也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又說文曰錯金涂也亦支錯

結撰至思 撰猶博也五臣云言我能撰深心以思賢人補曰撰述也定也持也

蘭芳假些 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蘭芳以諭賢人也言君能結撰博專至之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自至也補曰假音格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賦誦也言衆坐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信與道德也五臣云極盡也賦聚也賢人盡至則同心相聚君可選也補曰釋名曰敷布其義謂之賦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五臣以賦爲聚蓋取賦斂之義

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己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也酎一作酌一本盡上有既字五臣云樂君先祖及故舊

䰟兮歸來反故居些 言䰟神宜急來歸還反楚國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也

亂曰獻歲發春兮 獻進

汨吾南征 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五臣云汨疾也亦代原爲詞補曰汨于筆切文選自此至白芷生句末皆有些字一本至誘騁先有些字

菉蘋齊葉兮 菉王芻也蘋一作蘋補曰菉音綠見騷經

白芷生 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據時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也五臣云在其左也補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倚沼畦瀛兮 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五臣云倚立也

遙望博 遙遠也博平也言己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民也

青驪結駟兮 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補曰驪呂知切

齊千乘 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齊駕駟馬或青或黑連千乘皆同服也補曰自此以下盛言畋獵之樂以招之也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懸火懸鐙也玄天也言己時從君夜獵懸鐙林木之中其火延及燒于野澤煙上烝天使黑色也烝一作蒸補曰顏容也說文烝火氣上行也蒸進也衆也

步及驟處兮 驟走也處止也

誘騁先 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己獨馳騁爲君先導也

抑騖若通兮 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五臣云止馳騖者使順通獵事

引車右還 還轉也言抑止馳騖者順通共獲引車右轉以遮獸也還一作旋一云引右運無車字補曰還音旋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䢵公之女婬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己與懷王俱獵于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一注云夢草中也補曰夢音蒙又去聲楚謂草澤曰夢爾雅曰楚有雲夢先儒云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左傳楚昭王寢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沈存中云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注書云雲夢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也

君王親發兮 發射

憚青兕 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以言嘗侍從君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也兕一作兕五臣

云憚懼也時君王親射青兕懼其不能制我佐君殺之補曰憚當割切莊子云憚赫千里音義云千里皆懼爾雅兕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朱明承夜兮朱明日也承續也時不可以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一云時不淹一云時不可淹一云時不見淹五臣云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皐蘭被徑兮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斯路漸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至弃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五臣云埋沒凋落補曰漸音尖沭入也湛湛江水兮湛湛水貌上有楓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弃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之也補曰楓音風爾雅楓欇欇注云似白楊葉圓而歧有脂而香本草云樹高大商洛閒多有說文云楓木厚葉弱枝善搖漢宮殿中多植之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澤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也一作傷心悲補曰心舊音蘇含切按詩遠送于南與實勞我心叶韻正與此同魂兮歸來哀江南言魂魄當急來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阻誠可哀傷不足處也五臣云欲使原復歸於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皆諷君之詞補曰庾信哀江南賦取此爲名

楚辭卷第九

楚辭卷第十

校書郎臣王逸上

大招章句第十　楚辭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屈原作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一無明字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青春受謝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謝去也謝一作謝補曰淮南曰扶桑受謝日炤宇宙炤炤之光輝燭四海文選云陰謝陽施注引此語白日昭只昭明也言歲始春青帝用事盛陰已去少陽受之則日色黃白昭然光明草木之類皆含氣芽蘖而生以言魂魄亦宜順陽氣而長養也補曰只音止語已詞春氣奮發春蠢也發洩也萬物遽只遽猶競也言春陽氣奮起上帝發洩和氣溫燠萬物蠢然競起而生各欲滋茂以言精魂亦宜奮發精明令己盛壯也補曰遽其據切冥淩浹行冥玄冥北方之神也淩猶馳也浹徧也魂無逃只逃竄也言歲始春陽氣上陞陰氣下降玄冥之神徧行淩馳於天地之閒收其陰氣閉而藏之故魂不可以逃將隨太陰下而沈沒也一作伏陰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遙猶漂遙放流貌也魂者陽之精也魄者陰之形也言人體含陰陽之氣失之則死得之則生屈原放在草野憂心愁悴精神散越故自招其魂魄言宜順陽氣始生而徠歸己無遠漂遙將遇害也一作蒐鬼一作徠歸魂乎歸徠無東無

西無南無北只言我精魂可徠歸矣無散東西南北四方異俗多賊害也古本乎皆作兮一作徠歸一云魂乎歸兮一云無東西而南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浟浟流貌也言東方有大海廣遠無涯其水淖溺沈沒萬物不可度越其流浟浟又迅疾也補曰浟音悠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悠悠螭龍行貌也言海水之中復有螭龍神獸隨流上下並行遊戲其狀悠悠可畏懼也悠一作攸古作倏倏霧雨淫淫地氣發泄天氣不應曰霧淫淫流貌也白皓膠只皓膠水凍貌也言大海之涯多霧惡氣天常甚雨如注壅水冬則凝凍皓然正白同錯膠戾與天相薄也皓一作浩補曰膠戾也音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言魂神不可東行又有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魂聽宋然無所見聞或曰宋水蘸之貌乎一作兮一本宋下有寥字補曰蘸沒也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炎火盛貌也尚書曰火曰炎上蝮蛇蜒只蜒長貌也言南方太陽有積火千里又有惡蛇蜿蜒而長有蠚毒也補曰蜿音鴛蜒音延山林險隘林一作陵虎豹蜿只鰅鱅短狐蜿虎行貌也言南方有高山深林其路險阨又多虎豹蜿蜒以候伺人也鰅鱅短狐類也短狐鬼蜮也補曰鰅魚恭切鱅以恭切鰅鱅狀如犁牛又鰅魚名皮有文鱅魚音如彘鳴王虺騫只王虺大蛇也爾雅曰蟒王蛇也騫舉頭貌也言復有鰅鱅鬼蜮射傷害人大蛇羣聚舉頭而望其狀騫然也補曰騫讀若騫音軒魂乎無南蜮傷躬只蜮短狐也詩云為鬼為蜮言魂乎無敢南行水中多蜮鬼必傷害於爾躬也乎一作兮補曰穀梁子曰蜮射人者也前漢五行志云蜮生南越亂氣所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陸璣云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人孫真人云江東江南有虫名短狐谿毒亦名射工其虫無目而利耳能聽在山源谿水中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說文云蜮似鱉三足以氣射害人音蜮又音或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洋洋無涯貌也言西方有流沙漭然平正視之洋洋廣大無涯不可過也補曰漭毋朗切水大貌豕首縱目縱一作從補曰南北曰縱將容切被髮鬤只豕猪也首頭也鬤亂貌也鬤古作長補曰鬤而羊切長爪踞牙誒笑

狂只誒猶強也言西方有神其狀猪頭從目被髮鬤鬤手足長爪出齒踞牙得人強笑憙而狂獝也或曰誒笑樂也謂得人憙樂也此蓋辱收神之狀也一云豕爪踞一作倨誒一作娭補曰踞音據蹲也誒音僖說文云可惡之詞漢書嘻笑注云強笑也魂乎無西多害傷只言西方金行其神獸剛強皆傷害人也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逴龍山名也赩赤色無草木貌也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逴龍其土赤色不生草木不可過之必凍殺人也或曰逴龍色逴越也赩懼也言起越寒山赩然而懼恐不得過也逴一作卓補曰逴音卓遠也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章尾山有神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疑此逴龍即燭龍也赩許力切大赤也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言復有代水廣大不可過度其深無底不可窮測沈沒人也代一作伐天白顥顥顥顥光貌補曰顥音皓說文白貌寒凝凝只凝凝冰凍貌也言北方冬夏積雪其光顥顥天地皆白冰凍重累其狀凝凝其寒酷烈傷肌骨也凝一本及釋文並作凝魚力切魂乎無往盈北極只盈滿也北極太陰之中空虛之處也言我魂歸乎北極空虛不可盈滿往必隕墜不得出也補曰淮南云北極之山曰寒門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言己寃魂宜急徠還歸我之身隨己遊戲心既閑樂居清靜也一作徠歸自恣荊楚安以定只言四方多害不可以遊獨荊楚饒樂可以恣意居之安定無危殆也逞志究欲逞快也究窮也心意安只欲嗜欲也言楚國珍奇所聚集尤多姣女可以快志意窮情欲心得安樂而無憂也窮身永樂年壽延只言居於楚國窮身長樂保延年壽終無憂患也永一作安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言楚國饒樂不可勝陳也一作徠歸五穀六仞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七尺曰仞補曰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設菰粱只設施也菰粱蔣實謂雕胡也言楚國土地肥美堪用種植五穀其穗長六仞又有菰粱之飯芬香且柔滑也或曰仞因也以五穀因菰粱厠爲飯也菰一作苽補曰菰苽並音孤此言積穀之多爾非謂穗長六仞也鼎臑盈望和致芳只臑熟也致致醎酸也芳謂椒薑也言乃以鼎鑊臑熟羹臛調和醎酸致其芬芳望之滿案有行列也臑一作胹釋文作腩徒南切補曰腩臛也內鶬鴿鵠鶬鶬鶴也鴿似鳩而小青白鵠黃鵠也內一作胹補曰內與納同胹肥也鶬音倉爾雅鶬麋鴰注云即鶬鴰也徐朝七喻云雲鶬水鵠禽蹯豹胎鵠有白鵠有黃鵠味豺羹只豺似狗言宰夫巧於調和先定甘酸乃內鶬鴿黃鵠重以豺肉故羹味尤美也補曰豺狼屬狗聲魂乎歸徠恣所嘗只嘗用也言羹飯既美魂宜急徠歸恣意所用快己之口也一作徠歸鮮蠵甘雞生潔爲鮮蠵大龜也釋文作鑴和楚酪只酪酢酨也言取鮮潔大龜烹之作羹調以飴蜜復用肥雞之肉和以酢酪其味清烈也補曰酪乳漿也酨音載漿也醢豚苦狗醢肉醬也苦以膽和醬也世所謂膽和者也豚古作豘補曰集韻作㹠音同膾苴蓴只苴蓴蘘荷也言乃以肉醬啗豕豚以膽和醬啗狗肉雜用膾炙切蘘荷以爲香備衆味也蓴一作蒪補曰苴即魚切蓴普各匹沃二切本草蘘荷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博雅云蓴苴蘘荷也九歎蘘荷注云蓴菹也或作蒪非是吳酸蒿蔞蒿蘩草也蔞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蔞也一作芼蔞注云芼菜也言吳人善爲羹其菜若蔞味無沾薄言其調也補曰爾雅云蘩皤蒿即白蒿也可以爲菹陸機云春生秋乃香美可食又蔞蒿也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蔞龍珠切以菜和羹曰芼不沾薄只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醎酸爚蒿蔞以爲韲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或曰吳酸醬醶醬醶榆醬也一云吳酢醬醶補曰沾音添益也醬音模醶音途魂兮歸徠恣所擇只言衆味盛多恣魂志意擇用之也一作魂乎徠歸炙鴰烝鳧鴰一作鶬鳧一作梟補曰炙音柘爆肉也鴰麋鴰也古活切煔鶉陳只煔爚也言復炙鶬鴰烝鳧鴈煔爚鶉鷃陳列衆味無所不具也補曰煔音潛沈肉於湯也煎鰿臛雀鰿鮒臛一作腥補曰鰿舊音積集韻鰿責二音小魚也遽爽存只遽趣也爽差也存前也言乃復煎鮒魚臛黃雀勑趣宰人差次衆味持之而前也魂乎歸徠麗以先只言先進靡麗美物以快神心也麗一作進四酎并孰醇酒爲酎并俱也不澀嗌只嗌餶也言乃醖釀醇酒四器俱熟其味甘美飲之醲滑入口消釋不苦澀令人不餶滿也澀一作澁補曰澀不滑也嗌於革切又音益咽喉也餶飫也於泫切一作饐清馨凍歠馨香之遠聞者也凍猶寒也歠一作飲補曰集韻作

歠。不歠役只。歠飲也役賤也言醇醲之酒清而且香宜於寒飲不可以飲役賤之人卽以飲役賤之人卽易醉顛仆失禮敬。吳醴白糵。再宿爲醴糵米麴也補曰說文云醴酒一宿熟。和楚瀝只。瀝清酒也。言使吳人醲醴和以白米之麴以作楚瀝其清酒尤醲美也。魂乎歸徠不遽惕只。言飲食醲美安意遨遊長無惶遽怵惕之憂也一作徠歸。代秦鄭衞鳴竽張只。言代秦鄭衞之國工作妙音使吹鳴竽篪作爲衆樂以樂君也代一作岱。伏戲駕辯楚勞商只。伏戲古王者也始作瑟駕辯勞商皆曲名也言伏戲氏作瑟造駕辯之曲楚人因之作勞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樂聽也或曰伏戲駕辯皆要妙歌曲也勞絞也以楚聲絞商音爲之清激也補曰文選云或趍延露而駕辯。謳和揚阿。徒歌曰謳揚舉也阿曲也補曰揚阿卽陽阿已見招魂。趙簫倡只。趙國名也簫樂器也先歌爲倡言樂人將歌徐且謳吟揚舉善曲乃俱相和又使趙人吹簫先倡五聲乃發也或曰謳和揚阿皆歌曲也。魂乎歸徠定空桑只。空桑瑟名也周官云古者絃空桑而爲瑟言魂急徠歸定意楚國聽瑟之樂也或曰空桑楚地名一作徠歸下並同。二八接舞。接聯也舞一作武。投詩賦只。投合也詩賦雅樂也古者以琴瑟歌詩賦爲雅樂關雎鹿鳴是也言有美女十六人聯接而舞發聲舉足與詩雅相合且有節度也。叩鍾調磬。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也。娛人亂只。娛樂也亂理也言美女起舞叩鍾擊磬得其節度則諸樂人各得其理有條序也。四上競氣。四上謂上四國代秦鄭衞也補曰四上謂聲之上者有四謂代秦鄭衞之鳴竽也伏戲之駕辯也楚之勞商也趙之簫也。極聲變只。言四國競發善氣窮極音聲變易其曲無終已也。魂乎歸徠聽歌譔只。譔具也言觀聽衆樂無不具也。朱脣皓齒。皓白也朱脣一作美人。嫭以姱只。嫭姱好貌也言美人朱脣白齒嫭䀎美姿儀狀姱好可近而親侍左右也嫭一作嫮補曰嫭音護姱苦花切。比德好閑習以都只。言選擇美人比其才德容貌都閑習於禮節乃敢進也補曰比必寐切閑音閑漢書曰閑雅甚都。豐肉微骨。豐厚也微細也。調以娛只。言美人肥白潤澤小骨厚肉肌膚柔弱心志和調宜侍燕居以自娛樂也。魂乎歸徠安以舒只。言美女鮮好可以安意舒緩憂思也。嫮目宜笑。嫮䀎瞻貌補曰嫮與嫭同。娥眉曼只。曼澤也言復有異女工於嫮䀎好口宜笑蛾眉曼澤異於衆人也。容則秀雅。則法也秀異也。穉朱顏只。穉幼也朱赤也言美女儀容閑雅動有法則秀異於人年又幼穉顏色赤白體香潔也。魂乎歸徠靜以安只。言美好之女可以靜居安精神也。姱脩滂浩。脩長也滂浩廣大也一作遠。麗以佳只。佳善也言美女身體脩長用意廣大多於所知又性婉順善心腸也。曾頰倚耳。曾重也倚辟也。曲眉規只。規圜也言美女之面丰容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圜貌絕殊也郭一作郤。滂心綽態。綽猶多也態姿也滂一作漫綽一作淖。姣麗施只。姣好也言美女心意廣大寬能容衆多姿綽態調戲不窮既好有智無所不施也。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鮮卑袞帶頭也言好女之狀腰支細少頸銳秀長靖然而特異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補曰前漢匈奴傳黃金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亦曰鮮卑魏書曰鮮卑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魂乎歸徠思怨移只。移去也言美女可以忘憂去怨思也思一作恩古本作怨思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言復有美女用志滑易心意和利動作合禮能順人意可以自侍也補曰易以豉切。粉白黛黑施芳澤只。言美女又工妝飾傅著脂粉面白如玉黛畫眉鬒黑而光淨又施芳澤其芳香鬱渥也。長袂拂面。袂袖也拂拭也。善留客只。言美女工舞揄其長袖周旋屈折拂拭人面芬香流衍衆客喜樂留不能去也。魂乎歸徠以娛昔只。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昔一作夕。青色直眉美目媔只。媔黠也言復有美女體色青白顏眉平直美目竊眄媔然黠慧知人之意也補曰青色謂眉也媔音綿美目貌。靨輔奇牙宜笑嘕只。嘕笑貌也言美女頰有靨輔口有奇牙嘕然而笑尤媚好也輔

一作酺補曰靨於牒切酺與輔同扶羽切頰車也左氏輔車相依淮南云奇牙出靨酺搖注云將笑故好齒出靨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又云靨輔在頰前則

好嫣虛延切豐肉微骨體便娟只便娟好貌也已解於上補曰便平聲魂

乎歸徠恣所便只便猶安也言所選美女五人儀貌各異恣魂所安以侍棲宿也補曰便平聲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沙丹沙也言乃爲魂造作高殿峻屋其中廣大又以丹沙朱畫其堂其形

秀異宜居處也南房小壇房室也壇猶堂也補曰壇音善觀絕霤只觀猶樓也霤屋宇也

言復有南房別室閑靜小堂樓觀特高與大殿宇絕遠宜遊宴也補曰觀音貫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霤音溜說文曰霤屋水流也禮記中霤注云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爲霤云曲屋步壛曲屋周閣也步壛長砌也壛一作櫩補曰上林賦步櫩周流李善云步櫩長廊也集韻櫩與簷

同壛與閻同宜擾畜只擾謹也言南堂之外復有曲屋周旋閣道步壛長砌其路險狹宜乘擾謹之馬周旋屈折行遊

觀也畜一作嘼一作獸補曰畜音嗅師古云嘼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說牛馬羊豕即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說文云嘼犍也六畜之字

本自作嘼後乃借畜養字爲之騰駕步遊騰馳獵春囿只春草始生囿中平易也言從曲

閣之路可駕馬騰馳而臨平易又可步行遂往田獵於春囿之中取禽獸也瓊轂錯衡金銀爲錯瓊一作瑤補曰詩云

約軝錯衡英華假只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燿大有光明也假一作嘏補曰假大也嘏亦大也

茝蘭桂樹鬱彌路只言所行之道皆羅桂樹茝蘭香草鬱鬱然滿路動履芳潔德義備也茝一

作芷魂乎歸徠恣志慮只言魂乎徠歸居有大殿宴有小堂遊有園囿恣君所志而處之

也慮一作處孔雀盈園畜鸞皇只畜養也言園中之禽則有孔雀羣聚盈滿其中又養

鸞鳥鳳皇皆神智之鳥可珍重也畜釋文作慉補曰畜許六切鵾鴻羣晨鵾鵾雞鴻鴻鶴也雜鶖鶬

只鶖鶬鶖鶖也詩云有鶖在梁言鵾雞鴻鶴羣聚候時鶴知夜半鵾雞晨鳴各知其職也雜以鶖鶬之屬鳴聲啾啾各有節度也補曰鶖音秋

鴻鵠代遊曼鷫鷞只曼曼衍也鷫鷞俊鳥也言復有鴻鵠往來遊戲與鷫鷞俱飛翺翻曼衍無

絕已也曼一作漫鷞一作鸘補曰鷞鸘並音霜鷫鷞長頸綠身其形似鴈一曰鳳皇別名馬融曰其羽如紈高首而脩頸說文曰西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

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魂乎歸徠鳳皇翔只言所居園囿皆多俊大之鳥咸

有智謀魂宜來歸若鳳皇之翔歸有德就同志也或曰鸞皇以下皆大鳥以喻仁智之士言楚國多賢魂宜來歸也曼澤怡面

怡懌貌也怡一作台注云台澤貌也血氣盛只言魂來歸己則心志說樂肌膚曼緻面貌怡懌血氣充盛身體強壯也盛

一作城永宜厥身保壽命只言魂既還歸則與己身相共俱生長保壽命終百年也一云長

保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言己既保年壽室家宗族盈滿朝廷人有爵祿豪強族盛也

魂乎歸徠居室定只言官爵既崇宗族既盛則居家之道大安定也接徑

千里出若雲只言楚國境界徑路交接方千餘里中有隱士慕己徠出集聚若雲也三圭

重侯三圭謂公侯伯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言三圭也重侯謂子男也子男共一爵故言重侯也補曰公侯伯子男同謂之諸侯

三圭比子男爲重聽類神只言楚國所包中有公侯伯子男執玉圭之君明於知人聽愚賢之類別其善惡昭然若神能薦

達賢人也察篤夭隱篤病也早死爲夭隱匿也夭一作殀孤寡存只言三圭之君不但知

賢愚之類乃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殀死及隱逸之士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補曰篤厚也魂兮歸徠正

始昆只昆後也言楚國公侯昭明魂宜來歸遂忠信之志正終始之行必顯用也兮一作乎田邑千畛

田野也畛田上道也邑都邑也詩云徂隰徂畛補曰畛之忍切人阜昌只阜盛也昌熾也言楚國田野廣大道路千數都邑衆

多人民熾盛所有肥饒樂於他國也美冒衆流冒覆德澤章只章明也言楚國有美

善之化覆冒羣下流於衆庶德澤之惠甚著明也先威後文威武善美明只言楚國爲

政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撫之用法誠善美而君明臣直魂宜還歸也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言君明臣正賞善罰惡各當其所也一作徠歸補曰當平聲名聲若日照四海只言楚王方

逵道德名聲光輝若日之明照見四海盡知賢愚照一作昭德譽配天萬民理只言楚王脩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能理萬民之冤結也理一作治一本此二句次善美明只之後北至幽陵幽陵猶幽州也

南交阯只交阯地名補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注云交趾足相鄉後漢書云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阯與趾同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西薄羊腸羊腸山名補曰戰國策注云羊腸趙險塞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東窮海只言榮譽流行周遍四極無遠不聞也補曰書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于蟠木淮南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魂乎歸

徠尚賢士只言魂急歸徠楚方尚進賢士必見進用也一作徠歸一云尚進士只一云進賢士只發

政獻行獻進禁苛暴只言楚王發教施令進用仁義之行禁絕苛刻暴虐之人也禁一作絕

舉傑壓陛一國之高爲傑壓抑也陛階次也壓一作厭陛一作階補曰厭於甲切誅譏罷只譏非也罷駑也言楚國選舉必先升用傑俊之士壓抑無德不由階次之人非惡罷駑誅而去之補曰罷音疲直贏在位

贏餘補曰贏音盈說文云有餘賈利也近禹麾只禹聖王明於知人麾舉手也言忠直之人皆在顯位復有贏餘賢俊以爲儲副誠近夏禹指麾取士一國之人悉進之也一云誠近夏禹所稱舉賢人之意也豪傑執政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傑一作俊執一作理流澤施只言豪傑賢士執持國政惠澤流行無不被其施也魂乎徠歸

國家爲只言魂乎急徠歸爲國家作輔佐也補曰據注爲去聲雄雄赫赫天德明只雄雄赫赫威勢盛也言楚王有雄雄之威赫赫之勇德配天地體性高明宜爲盡節也三公穆穆穆穆和美登降堂只言楚有三公其位尊高穆穆而美上下玉堂與君議政宜急徠歸處履之也降一作玉

諸侯畢極立九卿只言楚選置三公先用諸侯盡極乃立九卿以續之用士有道不失其次序也昭質既設昭質謂明旦也補曰記云質明而始行事大侯張只侯謂所射布也王者當制服諸侯故名布爲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明旦既設禮張施大侯使衆射之中則以別賢不肖也言楚王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中所舉進不中退卻各以能陞民無怨望也補曰射侯見周官考工記禮記射義執弓挾矢挾持也矢箭也揖

辭讓只上手爲揖言衆士將射已持弓箭必先舉手以相辭讓進退有禮不失威儀也一云揖讓辭只魂乎徠

歸尚三王只尚上也三王禹湯文王也言魂急徠歸楚國舉士上法夏殷周衆賢並進無有遺失也

楚辭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楚辭卷第十一

校書郎臣王逸上

惜誓章句第十一　楚辭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漢書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議以誼任公卿絳灌之屬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賦云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潭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與此語意頗同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一作從之而身目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言哀己年歲已老，氣力衰微，歲月卒過，忽然不還，而功不成，德不立也。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言己想得道真，上升蒼天，高抗志行，經歷衆山，去我鄉邑日以遠也。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言己遂見江河之紆曲，志爲盤結，遇四海之風波，衣爲濡溼，心愁身苦，憂悲且思也。遇，一作過。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㠯充虛。言己周流行求道真，冀得上攀北極之星，且中休息，吸清和之氣，以充空虛，療飢渴也。以，一作㠯。補曰：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沆瀣已見。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言己吸天元氣，得其道真，即朱雀神鳥爲我先導，遂乘太一神象之轝而遊戲也。補曰：淮南云：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注云：角亢爲青龍，參伐爲白虎，星張爲朱鳥，斗牛爲玄武。沈存中云：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云鳥即鳳也。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言己德合神明，則駕蒼龍，驂白虎，其狀蚴虬，有威容也。補曰：蚴，於糾切。虬，渠糾切。騑，音妃。建日月㠯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言己乃立日月之光以爲車蓋，載玉女於後車，以侍棲宿也。補曰：大人賦云：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言己雖馳騖杳冥之中，脩善不倦，休息崑崙之山，以遊觀也。騖，一作鶩。虖，一作乎。補曰：說文：虛，大丘也。丘於切。崐崘丘或謂之崑崙虛。或從土。樂窮極而不猒兮，願從容虖神明。言己周行觀望，樂無窮極，志猶不猒，願復與神明俱遊戲也。虖，一作乎。涉丹水而駝騁兮，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駝，一作馳。右大夏之遺風。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言己復渡丹水而馳騁，顧見大夏之俗，思念楚國也。補曰：淮南云：九州之外有八殥，西北方曰大夏。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言黃鵠養其羽翼，一飛則見山川之屈曲，再舉則知天地之圜方，居身益高，所睹愈遠也。以言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黃，一作鴻。一，或作壹。睹，一作覩，一作覩，一作知。補曰：始元中，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師古云：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非白鵠也。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颷乎尚羊。尚羊，遊戲也。言己臨見楚國之中，衆人貪佞，故託回風遠行遊戲也。一云託回風乎倘佯。補曰：倘音常，與倘同。颷，集韻作飆，音標。乃至少原之埜兮，少原之埜，仙人所居。埜，一作野。赤松王喬皆在旁。言遂至衆仙所居，而見赤松子與王喬也。喬，一作僑。補曰：淮南云：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閒，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蹀虛輕舉，乘雲游霧。二子擁

瑟而調均兮。均亦調也。補曰。國語云。律者所以立均出度也。余因稱乎清商。清商、歌曲也。言赤松王喬見己歡喜。持瑟調弦而歌。我因稱清商之曲。最爲善也。澹然而自樂兮。澹一作淡。吸衆氣而翱翔。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言己得與松喬相對。心中澹然而自欣樂。俱吸衆氣而遊戲。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言屈原設去世離俗。遭遇真人。雖得長生久僊。意不甘樂。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篤也。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言黃鵠一飛千里。常集高山茂林之上。設後時而欲寄處。則鴟梟羣聚。禁而制之。不得止也。言賢者失時。後輩亦爲讒佞所排逐。一作鴻鵠。補曰。鴟稱脂切。鴟鵂怪鳥。梟堅堯切。不孝鳥。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裁，制也。言神龍常潛深水。設其失水居於陵陸之地。則爲螻蟻蚍蜉所裁制。而見啄齧也。以言賢者不居廟堂。則爲俗人所侵害也。蟻一作蛾。補曰。螻音樓。管子曰。蛟龍水虫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言黃鵠能飛翔。神龍能存能亡。奄然失所。爲鴟梟螻蟻所制。其困如此。何況賢者身無爵祿。爲俗人所困侮。固其宜也。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儃回，運轉也。言己年壽日以衰老。而楚國羣臣承順君非。隨之運轉。常不止息也。固一作國。儃一作邅。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枉，邪也。矯，正也。言楚國俗人流從諂諛。不可禁止。衆邪羣聚。反欲正忠直之士。使隨之也。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言士有偷合於世。苟欲進取。以得爵位。或有修行德義。隱藏深山。而君不照知也。苦稱量之不審兮。稱所以知輕重。量所以別多少。補曰。稱量並平聲。同權槩而就衡。槩，平也。權衡皆稱也。言患苦衆人稱物量穀。不知審其多少。同其稱平。以失情實。則使衆人怨也。以言君不稱量士之賢愚。而同用之。則使智者恨也。補曰。權，稱錘也。槩，平斛木也。衡，平也。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言臣承順君非。可推可迻。苟自容入。以得高位。有直言諤諤諫正君非。而反放弃之也。迻一作移。諤，釋文作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單爲紉。合爲索。言己誠傷念君待遇苟合之人。與忠直之士。曾無別異。猶并紉絲與茅共爲索也。一云并繩絲以爲索。注云。單爲繩。合爲索。補曰。紉，女巾切。方世俗之幽昏兮。幽昏，不明也。眩白黑之美惡。眩，惑也。言方今之世。君臣不明。惑於貪濁。眩於白黑。不能知人善惡之情也。一本眩下有於字。放山淵之龜玉兮。龜可以決吉凶。故人亦珤之。放，弃也。相與貴夫礫石。小石爲礫。言世人皆弃崑山之玉、大澤之龜。反相與貴重小石也。言闇君貴佞。爲賤忠直也。梅伯數諫而至醢兮。已解於離騷經。醢一作葅。一云至葅醢兮。補曰。梅音浼。來革順志而用國。來革，紂佞臣也。言來革佞諛從順紂意。故得顯用持國權也。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言哀傷梅伯盡忠直之節。諫正於紂。反爲來革所譖。而被賊害也。比干忠諫而剖心兮。剖一作劏。箕子被髮而佯狂。已解於九章。佯一作詳。補曰。詳與佯同。水背流而源竭兮。竭，釋文作渴。補曰。渴音竭，水盡也。木去根而不長。言水横流背其源泉則枯竭。木去其根株則枝葉不長也。以言人背仁義。違忠信。亦將遇害也。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言己非重愛我身。以慮難而不竭忠誠。傷生於世。閔無功德於民也。軀一作體。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大皇之壄，大荒之藪。一無夫字。大一作太。壄一作野。一注云。皇，美也。大美之藪。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言鸞鳥鳳皇。乃高飛於大荒之野。循於四極。回旋而戲。見仁聖

之王乃下來集歸於有德也以言賢者亦宜處山澤之中周流觀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回一作佪而回周兮一作以周覽兮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言彼神智之鳥乃與聖人合德見非其昔則遠藏匿迹言己亦宜効之也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一無得字一本係下有之字又何以異虖犬羊言麒麟仁智之獸遠見避害常藏隱不見有聖德之君乃肯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言賢者亦以不可枉屈爲高如可趨走亦不足稱也虖一作乎一作夫

楚辭卷第十一

原书空白页

楚辭卷第十二

校書郎臣王逸上

招隱士章句第十二　楚辭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作爲內外書甚衆。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神仙傳曰：八公詣門，王執弟子之禮，後八公與安俱仙去。各竭才智，竭一作擅。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也一作云邇。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貞也。補曰：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峯，冬常青，閒無雜木。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容貌美好，蹇茂盛也。蜷一作卷。補曰：音權。仁義交錯，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爲貞幹也。五臣云：皆樹之美貌，亦喻原之美行。補曰：繚，紐也。居休切。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岑崟嵾嵯，雲滃鬱也。巃一作巄。五臣云：巃嵸，雲氣貌。補曰：巃，力孔切。嵸音揔。山孤貌。嵯峨，巀嶭，峻蔽日也。五臣云：嵯峨，高貌。谿谷嶄巖兮崎嶇閜𡾋，嶮阻傾也。五臣云：嶄巖，險峻貌。補曰：嶄，鉏咸切。閜，呼雅反。𡾋，于軌反。傾，苦滑反。水曾波。踊躍澧沛，流迅疾也。曾一作增。猨狖羣嘯兮禽獸所居，王樂佚也。猨一作蝯。補曰：狖，以狩切。虎豹嘷。猛獸爭食，欲相囓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使屈原急來也。補曰：嘷，胡高切。咆也。攀援桂枝兮登山引木，遠望愁也。一云：引持美木，喻美行也。五臣云：援，持也。言原引持美行，淹留於此，以待明君。聊淹留。周旋中野，立踟躕也。王孫遊兮隱士避世，在山隅也。遊一作游。五臣云：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補曰：樂府有王孫遊，出於此。不歸。違偕舊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萬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垂條吐葉，紛華榮也。五臣云：萋萋，草色。歲暮兮年齒已老，壽命衰也。不自聊。中心煩亂，常含憂也。補曰：聊音留。蟪蛄鳴兮蜩蟬得夏，喜呼號也。五臣云：蟪蛄，夏蟬。補曰：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說者云：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蛁蟧。即楚詞所云寒螿者也。方言云：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啾啾。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不宜久隱，失盛時也。補曰：啾啾，衆聲。音揫。坱兮軋，霧氣昧也。補曰：坱，爲朗切。軋，於黠切。賈誼賦云：坱圠無垠。注云：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集韻：軮軋，遠相映貌。山曲岪，盤詰屈也。補曰：岪音佛，山曲也。一音皮筆切。心淹留兮志望絕也。恫慌忽。亡妃匹也。一作洞荒忽。五臣云：憂思深也。補曰：恫音通，痛也。慌，上聲。罔兮沕，精氣失也。五臣云：失志貌。補曰：沕，潛藏也。美筆切。文選音勿。憭兮栗，心剝切也。栗一作慄。補曰：憭音了，又音聊，一音留。虎豹穴，嵺穿峧也。穴一作峧。五臣云：既危苦又進虎豹之穴。補曰：淮南云：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也。咆，嘷也。嵺音料。峧音血。叢薄深林兮攢刺棘也。補曰：深草曰薄。人上慄。恐變色也。上一作之。五臣云：慄，戰也。嶔岑碕礒兮山阜嶮嵑。嶔一作嶔。岑一作崟。碕礒一作崎嶬。補曰：嶔音欽。岑音吟。碕音綺。礒音蟻，又音錡。嶔岑，山高險也。碕礒，石貌，崎嶬，山形。硱磳磈硊，崔嵬嵯峨。補曰：硱，綺矜切。釋文：苦本切，非也。硱從囷。磳，七冰切。磈，於鬼切。硊，魚毀切。並石貌。樹輪相糾兮交錯扶疏。糾一作糺。扶疏一作糾紛。五臣云：輪，橫枝也。林木茷骫。枝條盤紆。一無林木二字。茷一作茇，一作拔，一作茷。補曰：茇、拔、茷，並音跋。茷，木枝葉盤紆貌。通

作茇𩫻音委𩫻皺屈曲也。青莎雜樹兮，草木雜居。補曰：本草云：莎，古人爲詩多用之，此草根名香附子，荊襄人謂之莎草。薠草靃靡。隨風披敷。薠一作蘋。靃一作蘿。一作蘿。補曰：靃靡，弱貌。蘿，草木花敷貌。白鹿麏麚兮，衆獸並遊。麚一作麂。補曰：麏音君，麞也。麚音加，牡鹿。或騰或倚。走往異趣。一云走跱殊也。狀皃崟崟兮峨峨，頭角甚殊。峨峨一作峩峩。音蟻。五臣云：頭角高貌。淒淒兮漇漇。衣毛若濡也。兮一作而。漇一作縰。補曰：漇，踈綺切，潤也。獼猴兮熊羆，百獸俱也。補曰：羆音陂，如熊，黃白文。慕類兮以悲。哀己不遇也。從此以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麏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使屈原還歸郢也。五臣云：言山中之獸猶慕儔類而悲哀，放弃獨處，實難爲心也。攀援桂枝兮，配託香木，誓同志也。援一作折。一無援字。聊淹留。踟躕低佪，待明時也。一云倚立躊躅，待明時也。虎豹鬬兮熊羆咆，殘賊之獸，忿爭怒也。貪殺之獸，跳梁吼也。補曰：咆，蒲交切，嘷也。禽獸駭兮亡其曹。雉兎之羣，驚奔走也。違離黨輩，失羣偶也。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入故宇也。一作來歸。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楚辭卷第十二

楚辭卷第十三

校書郎臣王　逸上

七諫章句第十三　楚辭

初放

沈江

怨世（世一作上）

怨思

自悲

哀命（一作哀時命）

謬諫（謬一作繆）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啓，張協作七命，皆七諫之類。李善云：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五臣云：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前漢東方朔字曼倩，爲太中大夫，免爲庶人，後常爲郎，上書自訟不得大官，欲求試用。）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殷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一作意。）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一本國上有中字。）長於原壄。（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壄，一作野。）言語訥譅兮，（出口爲言，相荅曰語。訥者，鈍也。譅者，難也。譅，一作澀。釋文作讇。補曰：並所立切。集韻作𪘁，口不能言也，通作澀。）又無彊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彊，一作強。）淺智褊能兮，（褊，狹也。補曰：褊，必善切。說文：衣小也。）聞見又寡。（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一作數諫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一無見字。壄，一作野。）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己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羣，一作群。）上浸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謇謇之氣，以避禍患也。）堯舜聖已沒兮，（一無兮字。）孰爲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爲盡忠直也。補曰：爲，去聲。）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補曰：上徂回、下五回切。）水流湯湯。（湯湯，流貌。言己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頹弛；俛視水流，湯焉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川之性，身將顛沛也。補曰：書云：湯湯洪水方割。湯，音商。）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陂池曰坑。言己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爲伍，將墜陷坑穽，不復久也。補曰：坑，字書作阬，丘庚切，俗作坑。）塊兮鞠，（塊，獨處貌。匍匐爲鞠。一作塊鞠兮。補曰：塊，苦對切。）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己孤獨無耦，塊然獨處，鞠然匍匐，當道而躓臥，無所棲宿也。）舉世皆然兮，（舉，一作與。）余將

誰告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僞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也一無余字補曰告姑沃切易初筮告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一無習字梟一作鴞補曰斥音赤梟不孝鳥鴞于驕切惡聲之鳥也斬伐橘柚兮橘柚美木補曰尚書厥包橘柚小曰橘大曰柚柚似橙而實酢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人而遠仁賢之士也補曰桃自有苦者如苦李之類本草云羊桃味苦陶隱居云山野多有之詩隰有萇楚是也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娟好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乎一作於補曰便平聲娟烏玄切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補曰葳音威蕤儒佳切草木垂貌集韻作蕤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霧露言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己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補曰泠音靈孰知其不合兮孰一作固若竹柏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柏心實以喻君闇塞也言己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柏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己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己懷忠正而君不知羣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補曰太史公屈原傳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己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弗一作不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虫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晉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已解於九章篇中孋一作驪補曰並力支切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荊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強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補曰史記周穆王西巡狩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淮南子云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注云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文王滅之徐國今下邳徐僮是也又曰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乃舉兵伐徐遂滅之後漢書曰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博物志云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鬭其民爲楚所敗元和姓纂云伯益之子夏時受封於徐至偃王爲楚所滅按徐偃王當周穆王時楚文王乃春秋時相去甚遠豈春秋時自有一徐偃王邪然諸書稱偃王多云穆王時人唯博物志姓纂但云爲楚敗滅不指文王其說近之後漢書乃以穆王與楚文王同時大謬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卒怒曰暴賊害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壟小曰丘大曰壟言武王修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壟一作隴補曰集韻壟有隴音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爲俊浸淫多貌也言天下賢能英俊慕周之德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並合皆同志也浸一作侵補曰浸音侵浸淫漸漬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

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皆有嘉名也一云法令修而循理兮苦衆人之妒予兮。言己患苦楚國衆人妒我忠直欲害己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也佯一作詳補曰詳與佯同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己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爲傷痛而怫鬱也補曰怫音佛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己積絫忠信爲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芷一作若佩一作珮香一作芳補曰古人云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謂惡人之行如鮑魚之臭也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君反爲讒人所謗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補曰操七到切行下孟切攘而羊切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以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爲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補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蘇鶚演義云蒲坂有雷首山伯夷叔齊所居故云首陽山又隴西地名首陽東有鳥鼠山亦謂之首陽又杜預云洛陽之東首陽山之南有小山西瞻宮闕北望夷齊又阮籍詩云步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據夷齊所居此山是矣論語注以蒲坂爲是恐誤又後漢注亦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己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飢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逾一作愈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乎一作兮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作而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己亦將害己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

商風西風肅肅急貌一作肅肅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華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剗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育一作墮衆並諧以妒賢兮。諧同也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並同以妒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一云聖孤特補曰易以豉切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寶曰藏言己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補曰翾規切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爲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劍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補曰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故曰死而不葬也葬音藏瘞也顏師古音臧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蒙讒毀而身敗弃虛僞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職也追悔過之無及兮。之一作而無一作不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僞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己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覬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己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夭逝也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僮矇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矇惑之心而還己也方一作舫矇一作蒙補曰舫與方同說文云方併舟也亦作舫素問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爲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恚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心一作余遭值君之不聰。悉盡也聽

遠曰聰。言己欲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遭值懷王闇不聰明，而不見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緯布經緯橫縱，不能知賢愚亦明矣。補曰：別，彼列切。聽姧臣之浮說兮。姧一作姦。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爲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補曰：望，平聲。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稍積爲漸，汙變爲染。積一作漬。補曰：漸音尖。秋毫微哉而變容。銳毛爲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毫一作豪。一無哉字。哉一作裁。補曰：莊子：秋豪雖小。司馬云：兎豪在秋而成。一云毛至秋而耎細，故以喻小。說文云：豪，豕鬣如筆管者。毫，長銳毛。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累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原一作厚。補曰：戰國策云：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累，釋文力瑞切。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己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補曰：說文：澌，水索也。澌，流冰也。此當從仌。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己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亡，自沈于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壅一作雍。補曰：壅，塞也。音雍。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難一作不。補曰：淖，泥也。女孝切。俗岭峨而嵾嵳。岭峨、嵾嵳，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嵾嵳，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岭一作岺。補曰：岭，魚今切。嵾，楚岑切。嵳，义宜切。一音倉何切。清泠泠而殲滅兮。清泠泠，以喻潔白。殲，盡也。滅，消也。殲一作瀸，一作纖。一云而日瀸兮。補曰：殲，盡也。瀸泉，一見一否。並音尖。溷湛湛而日多。溷湛湛，喻貪濁也。言泠泠清潔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狠之人並進成羣，廉潔之士斂節而退也。以一作已。補曰：鴞，于驕切，釋文何苗切。史記：師曠鼓琴，有玄鶴二八舞于廊門。山海經：雷山有玄鶴，粹黑如漆，其壽滿三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昔黃帝習樂于崑崙山，有玄鶴飛翔。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笫，牀簀也。以喻親密。一無入字。補曰：笫音姊。牀也。方言：陳楚謂之笫。又阻史切。說文：牀簀也。馬蘭踸踔而日加。馬蘭，惡草也。踸踔，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踸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踊躍而欣喜也。補曰：踸，敕錦切。踔，敕角切，又丑角切。說文云：踸踔，行無常貌。本草云：馬蘭生澤旁，氣臭，花似菊而紫。楚詞以惡草喻惡人。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柰世人不知賢何。葯一作蘭，衡一作蘅。一本余下有兮字。一云余柰夫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釋文：葯音約。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爲傾危，則以忠正爲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補曰：易，以豉切。戲音希。高陽無故而委塵兮。高陽，帝顓頊也。委塵，坋塵也。言帝顓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淮南子曰：顓頊與共工爭爲帝。唐虞點灼而毀議。點，汙也。灼，炙也。猶身有病，人點灸之。言堯舜至聖，道德擴被，尚點灸謗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補曰：集韻：議有儀音。誰

使正其真是兮。言佞人妄論以善爲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正其真僞乎。己以忠被罪，固其宜也。雖有八師而不可爲。八師謂禹、稷、卨、臯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爲師傅，不能除去虛僞之謗，乎疾讒之辭也。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兮，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己被服芬香，履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色一作采。補曰：爾雅冬爲玄英。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也。補曰：淮南云：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又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媞，大奚切。媞媞，安也。一曰美好。蓂母勃屑而日侍。蓂母，醜女也。勃屑，猶媻姍，膝行貌。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蓂母醜惡，反得媻姍而侍左右也。以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曰一作近。補曰：蓂音謨。屑，蘇骨切。勃屑，行貌。媻姍一作蹣跚。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亡其處也。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建忠信，妄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補曰：蠹音妒，木中虫。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虫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知一作能。補曰：蓼，辛菜也，音了。魏都賦云：習蓼蟲之忘辛。李善引楚詞：蓼蟲不知從乎葵藿。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言己居濁溷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湣一作涽。一無乎字。一云今安達乎吾志。補曰：湣音昏。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己心載忠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補曰：識音志。驥躊躇於弊輦兮。躊躇，不行貌。輦一作轝，一作輂。補曰：輂，拘玉切，大車駕馬。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才力，以車代之，則至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己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

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皆解於離騷經。弗一作不。補曰：聊，賴也。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過一作遇。吾獨乖剌而無當兮。乖，差也。剌，邪也。補曰：剌，戾也，力達切。心悼怵而耄思。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爲耄亂。補曰：思，去聲。思比干之恲恲兮。恲恲，忠直之貌。補曰：恲，披耕切，伉慨也。哀子胥之慎事。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補曰：子胥慎事吳王而見殺，故哀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厲，厲王。武，武王。羌兩足以畢斮。斮，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右足。和乃抱寶泣於荊山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不能知，己之獲罪，是其常也。一本云兩足以之畢斮。補曰：斮，仄略切。劉向新序云：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工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王使工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又淮南子注云：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故曰和氏之璧。又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欲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諸說不同。按史記楚世家，武王卒，子文王立；文王卒，子熊囏立，是爲杜敖；其弟弒杜敖自立，是爲成王。則淮南子注爲是，新序之說與朔同，然與史記不合，今並存之。小人之居勢

兮志狹智少爲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之一作其改前聖之法度兮前一作先喜囁嚅而妄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虛僞以譖毀賢人也囁嚅或作噂沓補曰囁如葉切嚅如朱切說文云噂聚語也引詩噂沓背憎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讙譁爲訟閭娵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讙譁之訟以好爲惡心惑意迷而不自知也一無謂字娵一作娶補曰荀子曰閭姝子奢莫知媒兮亦作閭娵韋昭云梁王魏瞿之美女娵音鄒集韻娶音須人名引荀子閭娶子奢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言君近諂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己之清白彼之貪濁也愉一作俞補曰愉音愈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卒一作來安眇眇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己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言己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年既已過太半兮然埳軻而留滯輡軻不遇也言己年已過五十而輡軻沈滯卒無所逢遇也埳一作轗一作輡補曰埳苦闇切軻苦个切又音坎可轗音坎埳坷不平也輡軻車行不平一曰不得志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喻法言己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離一作罹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一本無上四句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己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能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已解於九章也一云推自割而食君兮補曰靡美皮切飤音寺糧也食音同行明白而曰黑兮荊棘聚而成林荊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己修行清白皎然日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暗使不得進也聚一作藂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蔾蔓乎東廂廧序之東爲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蔾一作藜補曰蔓音萬廂廡也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相朋一作在位朋一作明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舉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己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至也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己放在山澤心中愁苦無所告愬長憂悲而已懃一作苦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己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己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

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作怜。卒釋文作猝。冀一見而復歸。言己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幸，愛也。言己自哀不能修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補曰，言己遭時之不幸，無可柰何，付之天命而已。逸說非是。屬音燭，付也。淮南云，咸池者，水魚之囿也。注云，水魚天神。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身被疾而不閑兮。閑，差也。補曰，閑，瘳也。音諫。差，楚懈切。心沸熱其若湯。言己修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閑差，憂道不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沸。一作怫。補曰，怫音費，忿貌。冰炭不可以相並兮。並，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喻忠佞不可並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余命之不長。一云吾乎固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予一作余。悲不反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羣兮。飛者為鳥，走者為獸。羣一作群。補曰，禮記云，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真情，本心也。言狐貍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己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兪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近而見親也。兪一作愈。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補曰，兪與愈同。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眾人誰能有執心正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補曰，傳曰，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苦眾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己患苦眾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恆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恆山，北嶽也。陋，小也。補曰，恆，胡登切。恆山在中山曲陽縣西北。聊愉娛以忘憂。言己乘騰高山，以為陿小，陿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媮。補曰，並音俞。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眾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言己遠行，猶思楚國而悲泣也。厭白玉以為面兮。厭，著也。補曰，厭，於葉切。一音淹。懷琬琰以為心。言己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己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爛。微霜降之蒙蒙。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濛。言遭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之一作而。蒙一作濛。注同。徐風至而徘徊兮。而一作之。一作徘佪。疾風過之湯湯。風為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舒則己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己惶遽欲急去也。湯一作蕩。一云疾風舒之蕩蕩。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故稱藩也。唐本無樂而二字。補曰，樂，五効切。注讀作入聲。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己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眾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眾，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眾一作終。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旌，旗也。有鈴為旌也。載一作戴。一云載虹霓而為旌。補曰，梁書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要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上五激，下五雞切。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焉一作安。補曰，如，去聲。苦眾

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補曰：舉有據音。

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

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己仰觀天火，下覩海水，心愁思也。補曰：煬以讓切，炙燥也。

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道一作導。含沆瀣以長生。言己乃擥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補曰：沆胡亢，瀣胡介切。本作瀣。

居不樂以時思兮，以一作而。一云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屬也。

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補曰：菌音窘。

雜橘柚以爲囿兮，囿一作圃。列新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補曰：新夷即辛夷也。楨，女貞也。

鶤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鶤雞鶴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己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己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

內懷情之潔白兮，潔一作質。遭亂世而離尤。言己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而一作以。

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之故也。

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己，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

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補曰：汨音覓。知時固而不反。言己沉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

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

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己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

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乎一作而。

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偃蹇，難止欲去之也。嶄一作嶃。補曰：並士銜切。

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蒙深一作濛濛。

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補曰：解音懈。神罔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罔一作罔。補曰：郭象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蘭子蘭也。不一作無。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己，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

願無過之設行兮，釋文行戶更切。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補曰：樂去聲。

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補曰：到至也。

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瞀悶也。迷惑也。言己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補曰：瞀音茂。

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遙涉江而遠去。言己念衆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己遠去也。

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於悒增歎貌也。已解於離騷經。悒一作邑。補曰：於悒音見九章。

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一云吾其何及。

戲

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 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高山一作喬木 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言己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嶮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沒一作歿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 已解於離騷經 夫何執操之不固 操志也固堅也言己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補曰操七到切 悲太山之爲隍兮 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隍一作湟補曰說文城池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孰江河之可涸 涸塞也言太山將頹爲池以喻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補曰涸乎固切水竭也 願承閒而效志兮 志一作忠補曰閒音閑 恐犯忌而干諱 所畏爲忌所隱爲諱干觸也言己願承君閒暇之時竭效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 卒撫情以寂寞兮 寞一作漠 然怊悵而自悲 怊悵恨貌也言己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補曰怊音超 玉與石其同匱兮 匱匣也其一作而 貫魚眼與珠璣 圜澤爲珠廉隅爲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同玉石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一云麤㟴爲璣補曰璣字音機珠不圓也 駑駿雜而不分兮 駑頓馬也良馬爲駿補曰頓與鈍同 服罷牛而驂驥 在轅爲服外騑爲驂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駑罷牛驂以騏驥才力不同也補曰罷音皮 年滔滔而自遠兮 滔滔行貌遠一作往 壽冉冉而愈衰 自傷不遇年衰老也愈一作俞補曰俞與愈同衰所淚切一所戾切 心悇憛而煩冤兮 悇憛憂愁貌也冤一作怨釋文作宛於袁切補曰悇他胡切憛他闇切一曰禍福未定屈艸自覆曰宛 蹇超搖而無冀 蹇辭也超搖不安也言己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 補曰錯七故切 郤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 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皆已解在九辯補曰許慎云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 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 已解於離騷經同一作周補曰鑿才到切枘而銳切榘俱雨切矱烏郭切 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 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於俗而見憎於衆也 弧弓弛而不張兮 弛解弧一作故弛一作弛釋文作弛補曰弧音胡說文木弓也一曰往體多來體寡曰弧弛弛並音矢 孰云知其所至 言弧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 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 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補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 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 張一作明補曰著張慮切 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 補曰比音鼻 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 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嚮私也一本邪下有枉字補曰膠音豪戾也 直士隱而避匿兮 避一作辟 讒諛登乎明堂 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避世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爲政也補曰左傳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棄彭咸之娛樂兮 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風俗則爲貪佞也補曰彭咸以伏節死義爲樂而時人棄之 滅巧倕之繩墨 言工滅巧

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偕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菎蕗雜於黀蒸兮枲翮曰黀熘竹曰蒸
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黀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一作箟簬黀一作菆一作靡一作蔌一作蘩一作叢一作蓁一
云菎蔬雜於黀篜補曰菎音昆蕗音路箟與菌同箘簬也音窘亦音昆黀麻黠也菆麻蒸也並音鄒蒸折麻中幹也篜竹炬也並音烝蘩叢蓁並與叢同草叢
生也菆亦音叢靡音糜機蓬矢以射革矢箭也言張強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摧折而
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所能成也駑蹇驢而無策兮蹇跛也策箠也又
何路之能極極竟也言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以直
鍼而為釣兮釣一作鈎補曰鍼音針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
以禮敬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鼓琴也補曰列子伯牙善鼓琴鍾
子期善聽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
言己不遇明君識忠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和抱璞而泣血兮一云和氏安得
良工而剖之和卞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也安一作焉剖一作刊一作刑同音者
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似一作仳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
同志為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
角動叩擊也彈楔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修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補
曰莊子云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淮南云調絃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注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虎嘯
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修德行正則百姓蹟而化也

龍舉而景雲往龍介虫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陞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並集也補曰詩云習習谷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新序孔子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淮南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屬注云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管輅別傳云徐季龍與輅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
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
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
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漂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
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閒煙景以集自然之道無有遠近音聲之相和兮
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
云音聲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夫方圜之異形兮一云若夫圜一作圓勢不
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己合若方與圜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列子隱身而
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補曰列子名禦寇其書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世莫可
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衆鳥皆有
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已解於九辯也翔翔一作翱翔一作洋洋
薄一作合補曰行胡岡切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
穴而自託言己歷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一無側身二字有依字欲闔
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己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
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
極言憂愁之無窮便悁一作申旦愁一作懣補曰悁忿也音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

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壹或作一。補曰：靡信以爲屈原著辭見放九年，今東方朔謬諫之章云三年積思，
願壹見。愚謂此言朔自爲也。案漢書朔傳，亦鬱邑於不登用，故因名此章爲謬諫，若云謬語，因託屈原以諷漢主也。諷一作誣。靡信，魏樂平太守也。一作庾信。
予按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則三年積思，正謂屈原也。唯以謬諫名篇，當如靡信之說爾。不及君而騁
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爲明之。言己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爲明真僞也。補
曰：爲，去聲。身寢疾而日愁兮，寢，臥也。情沈抑而不揚。
言己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
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鮑愼思云：篇目當在亂曰之後。按古本釋文，七諫之後，亂曰別爲一篇，九懷、九思皆同。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畜鳧
駕鵝。一云畜梟駕鵝。補曰：駕音加。博雅：鴚鵝，鴈也。鴚音加。郭璞云：駕鵝，野鵝也。雞鶩滿堂壇兮。
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揚一作陽。補曰：壇音善。鼃黽游乎華池。鼃，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
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鴐鵝，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鼃黽諂讒諛弄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
橐駝。要一作騕。補曰：並音杳。騕褭，古之駿馬，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橐音託，又音駱。鉛刀進御
兮遙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劍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頓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補曰：
賈誼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鉛音沿，青金也。拔搴玄芝兮，玄芝，神草也。補曰：搴音蹇。本草：黑芝，一名玄芝。
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
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殖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補曰：旖，烏可切，當作旑。旎，儺可切。見九辯。甂甌
登於明堂兮，甂甌，瓦器名也。補曰：甂音邊。方言：自關而西，盆盎小者曰甂也。甌，小盆也。周鼎潛
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爲
周鼎。言甂甌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於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乎一作於。補曰：漢郊祀志云：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自
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妒忠直而
不肯進用，我何爲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慰之詞。

楚辭卷第十三

原书空白页

楚辭卷第十四

校書郎臣王逸上

哀時命章句第十四　楚辭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忌會稽吳人本姓莊當時尊尚号曰夫子避漢明帝諱曰嚴一云名忌字夫子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一云受命而生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一云追以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遘遇也詩云遘閔既多言己自哀生時年命不及古賢聖之出遇清明之時而當貪亂之世也遘一作遭閔一作愍往者不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言往者聖帝不可扳引而及後世明王亦不可須待與期傷生不遇時遭困厄也扳一作攀徠一作來補曰扳與攀同引也志憾恨而不逞兮憾亦恨也論語曰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逞解也補曰逞丑郢切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一曰快也杼中情而屬詩屬續也言己上下無所遭遇意中憾恨憂而不解則杼我中情屬續詩文以陳己志也杼一作抒補曰杼常與切屬音燭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言己中心愁怛目爲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此也炯一作炯釋文作烱隱一作殷補曰炯古茗切光也烱俱永切炎蒸也隱痛也殷大也注云大憂疑作殷者是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言己心中憂毒而無所告語衆皆諂諛無可與議忠信也欿愁悴而委惰兮欿愁貌也委惰懈倦也惰釋文作憜補曰欿音坎不自滿足意老冉冉而逮之言己欲行忠信而不得進欿然愁悴意中懈倦年復已過爲老所及而志不立也居處愁以隱約兮居一作尻以一作目志沈抑而不揚言己放於山澤隱身守約而志意沈抑不得揚見於君而永憂恨也道壅塞而不通兮通一作達江河廣而無梁言己欲竭忠謀讒邪壅塞而不得達若臨江河無橋梁以濟也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鍾山在崑崙山西北淮南言鍾山之玉燒之三日其色不變言己自知不用願避世遠去上崑崙山遊於懸圃采玉英咀而嚼之以延壽也補曰淮南云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許慎云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擥瑤木之橝枝兮擥一作擥橝一作撢補曰橝大男切木名望閬風之板桐板桐山名也在閬風之上言己既登崑崙復欲引玉樹之枝上望閬風板桐之山遂陟天庭而遊戲也板一作阪補曰博雅云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板桐玄圃水經云崑崙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云懸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樊讀如飯弱水汩其爲難兮尚書曰道弱水至於合黎也補曰汩音骨一于筆切應劭曰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水也路中斷而不通言己想得登神山顧以娛憂迫弱水不得涉渡路絕不通所爲無可也斷一作絕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以一作而度一作渡又無羽翼而高翔言己勢不能爲舩乘波渡水又無羽翼可以飛翔當亦窮困也然隱憫而不達兮憫一作閔獨徙倚而彷徉徙倚猶低佪也言己隱身山澤內自憫傷志不得達獨徘佪彷徉而遊戲也一作仿佯悵惝罔以永思兮以一作而補曰惝昌掌切驚貌心紆軫而增傷言己含憂彷徉意中悵然惝罔長思心屈纏痛苦重傷也補曰軫當作軫倚躊

躇以淹留兮，以一作已。日飢饉而絶糧。蔬不熟曰饉。言己欲躊躇久留，恐百姓飢餓，糧食絶乏也。絶，古本作𢇍。糧，一作粻。補曰：𢇍，古絶字。反𢇍爲繼。或作𢇍，非是。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言己在於山澤，廓然無耦，獨抱形景而立，長念楚國，心不能已，悄悵長思故鄉也。乎，一作兮。一云：超永思乎此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玩，習也。言己居處廓落，又無知友，當誰與講習忠信之謀也。白日晼晩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將，猶長也。言日月西流，晼晩而沒，天時不可留，哀我年命不得長久也。弗，一作不。補曰：晼，音苑。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言己周行四方，車以弊敗，馬又罷極，蹇然邅徊不能復前，而不遇賢君也。徊，一作迴。補曰：罷，音疲。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言己執貞潔之行，不能自入貪濁之世，愁不知進止之宜，當何所行者也。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離而從橫。淋離，長貌也。言己雖不見容，猶整飾衣服，冠則崔嵬上摩於雲，劍則長好，文武並盛，與衆異也。補曰：崔，音摧。淋，音林。衣攝葉以儲與兮，攝葉儲與，不舒展貌。補曰：攝，之葉切。曲折也。儲，音宁，又音佇。左袪挂於榑桑。袪，袖也。詩云：羔裘豹袪。言己衣服長大，攝葉儲與，不得舒展，德能弘廣，不得施用。東行則左袖挂於榑桑，無所不覆也。挂，一作絓。榑，一作扶。桑，一作桒。補曰：榑，與扶同。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六合，謂天地四方也。言己西行，則右衽拂於不周之山，以六合爲小，不足肆行。言道德盛大，無所不包也。上同鑿枘於伏戲兮，戲，一作羲。下合矩矱於虞唐。言己德能純美，宜上輔伏戲，與同制量，下佐堯舜，與合法度而共治也。合，一作同。矩，一作規。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言己雖不見用，猶尊高節，度意卑禹湯，不欲事也。雖知困其不改操

兮，終不以邪枉害方。言己雖自知貧賤困極，不能變志易操，終不能邪枉其身，以害公方之行也。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言今世之人皆好朋黨，並相薦舉，持其貪佞之心，以量清潔之士。壹，或作一。斗，一作升。衆比周以肩迫兮，比，親也。周，合也。以，一作而。賢者遠而隱藏。言衆佞相與合同，並肩親比，故賢者遠逝而藏匿也。一云隱而退藏。爲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爲鳳皇作棲以鶉鷃之籠，雖翕其翅翼，猶不能容其形體也。以言賢者遭世亂，雖屈其身，亦不能自容入。一本作上有而字。翅，一作翼。補曰：翕，虛及切。靈皇其不寤知兮，一無寤字。焉陳詞而效忠。言懷王闇蔽，心不覺寤，安所陳詞效己之忠信乎。詞，一作辭。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言楚國風俗嫉妒蔽賢，無有知我進退執守忠信也。願舒志而抽馮兮，馮，一作憑。一作懣。一作愁。補曰：馮，音懣，亦音憤。庸詎知其吉凶。庸，用也。言己思舒志意，援引憤懣，盡極忠信，當何緣知其逢吉，將被凶也。瑋珪雜於甑窐兮，瑋珪，玉名也。窐，甑土孔。一作珪瑋。補曰：甑，子孕切。窐，音攜，又音圭。淮南云：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注云：瓾，甑帶。音圭。隴廉與孟娵同宮。隴廉，醜婦也。孟娵，好女也。言世人不識善惡，乃以甑窐之土雜廁圭玉，又使醜婦與好女同室也。以言君闇惑，不別賢愚也。補曰：娵，女名，音鄒，一音須。舉世以爲恆俗兮，恆，常。固將愁苦而終窮。言舉世不識賢愚，以爲常俗，我固當終身窮苦而已。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懣，憤也。言己愁思展轉而不能臥，心中煩憤，氣結滿匈也。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憛憛。言己精魂眇眇，獨馳心中，煩懣憛憛而憂也。冤，一作魂。之，一作而。補曰：憛，丑弓切。志欿憾而不憺兮，憺，安。補曰：大暫切。路幽昧而甚難。言己心中欿恨，意識不安，欲復

遠去以遺路深冥難致愁也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欲切而永歎言己獨處山野塊然守此山曲心為切痛長歎而已愁脩夜而宛轉兮而一作之氣涫鬻其若波言己心憂宛轉而不能臥愁夜之長氣為涫鬻若水之波也其一作而波一作湯補曰涫沸也釋文音館集韻官貫二音鬻與沸同握剞劂而不用兮剞劂刻鏤刀也補曰剞居綺切劂居衛切又九月切應劭曰剞曲刀劂曲鑿說文云剞劂曲刀也操規榘而無所施言己懷德不用若工握剞劂而無所刻鏤持方圓而無所錯也一云而無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言騏驥壹馳千里乃騁之中庭促狹之處不得展足以極遠道也以言使賢者執洒掃之役亦不得展志意也置猨狖於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言猨狖當居高木茂林見其才力而置之櫺檻之中迫局之處責其捷巧非其理也以言君子當在廟堂為政而弃之山林責其智能亦非其宜也猨一作蝯狖一作貁捷一作捷補曰櫺音零階際欄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言己念君信用衆愚欲以致治猶若駕跛鼈而欲上山我固知其不能登也補曰跛波可切釋管晏而任臧獲兮臧為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賤繫一作殘繫補曰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男而聟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何權衡之能稱言君欲為政反置管仲晏嬰任用敗軍賤辱係獲之士何能稱權衡興至治乎或曰臧守藏者也獲生禽者也皆卑賤無知之人箟簬雜於廢蒸兮機蓬矢以䠶革已解於七諫也箟竹也一作箟簬廢一作敢一作叢一作靡䠶一作射負檐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背曰負荷曰檐言己居於衰亂之世常低頭俛視若以背肩負檐丈尺而步不敢伸要仰首以遠罪過也檐一作擔補曰檐擔並都濫切負也擔又都甘切釋名曰任也任力所勝也要與腰同外迫脅於機臂兮迫脅近附也機臂弩身也於一作以臂一作辟補曰莊子云中於機辟辟眦亦切疏云辟法也機關之類上牽聯於矰隿言己居常怖懼若附強弩機臂畏其妄發上恐牽聯於隿䠶身被矰繳也隿一作弋補曰聯音連矰音增隿與弋同肩傾側而不容兮一云不得容補曰孟子云脅肩諂笑固陿腹而不得息言己欲傾側肩背容頭自入又不見納故陿腹小息畏懼患禍也陿一作㥦腹一作腸補曰陿音狹隘也務光自投於深淵兮務光古清白之士也補曰務光見莊子不獲世之塵垢言古有賢士務光憎惡濁世言不見從自投深淵而死不為讒佞所塵汙己慕其行也垢一作坺補曰屈原傳不獲世之滋垢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言己為讒佞所譖被過魁摧不可久止願退我身處於貧窮而已鑿山楹而為室兮楹柱而一作以下被衣於水渚渚水涯也言己雖窮猶鑿山石以為室柱下洗浴水涯被己衣裳不失清潔也霧露濛濛其晨降兮一作朦朦雲依斐而承宇言幽居山谷霧露濛濛而晨來下浮雲依斐承我屋霤晝夜闇冥也斐一作霏一云雲衣斐斐而承宇補曰斐音非虹霓紛其朝霞兮霓一作蜺夕淫淫而淋雨言天雲雜色虹霓揚光紛然炫燿日未明旦復有朝霞則夕淋雨愁且思也補曰詩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怊茫茫而無歸兮茫一作芒悵遠望此曠野言己幽居遇雨愁思茫茫無所依歸但見曠野草木盛茂也曠一作廣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言己幽居無事下則垂釣餌於谿谷上則要結僊人從之受道也求一作結補曰要平聲與赤松而結友兮一無而字比王僑而為耦言己執守清潔遂與二子為羣黨也使梟楊先導兮梟楊山神名即狒狒也導一作道補曰說文周成王時州靡國獻狒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目食人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注云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而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狒父費切淮南云山出嘄陽注云山精也一說云梟羊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卻脣上覆額移時而後食之張衡玄圖

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謂人鑿其脣於額而得禽之也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言己與仙人俱出則山神先道乘雲霧騎白鹿而游戲也魂眐眐以寄獨兮眐眐獨行貌也補曰眐音征从目眐眩獨視也博雅云眐眐行也其字从耳汨徂往而不歸言我魂神眐眐獨行寄居而處汨然遂往而不還也補曰汨于筆切處卓卓而日遠兮卓卓高貌卓一作逴遠一作高補曰逴音卓志浩蕩而傷懷言己隨從仙人上游所居卓卓日以高遠中心浩蕩罔然愁思念楚國也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一無而字補曰繳音酌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言鸞鳳飛於千仞蛟龍藏於旋淵故矰繳不能逮羅罔不能加也以言賢者亦宜高舉隱藏法令不能拘也旋一作深罔一作網補曰淮南云藏志乎九旋之淵注云九迴之淵至深也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清波清潔之流無人之處也言蛟龍明於避害知貪香餌必近於死故下游於清波無人之處也以言賢者亦不宜貪祿位以危其身也而一作之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言己亦寧隱身幽藏以遠患禍不能久被侵辱誠為難也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其一作而豈忠信之可化補曰化音花志怦怦而內直兮怦一作拼補曰披耕切履繩墨而不頗皆已解於離騷九辯七諫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差過也言己如得執持權衡能無私阿稱量賢愚必不過差各如其理也補曰差七何切概塵垢之枉攘兮枉攘亂貌概一作慨一作溉一作狂攘一作枉攘概滌也除穢累而反真言己又欲概激濁亂之臣使君除去穢累而反於清明之德真一作悳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言己自念形體潔白表裏如素心中皎潔內有善性清明之質也時猒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言時君不好忠直之士猒倦其言而不肯用故且隱伏山澤斥遠己身也補曰飫於據切聊竄端而匿迹兮嘆寂默而無聲言己竭忠而不見用且逃頭匿足竄伏自藏執守寂寞吞舌無聲也嘆一作漠一作歎一作嘆一云歎寂漠補曰嘆音莫說文嗼嘆也獨便悁而煩毒兮便悁一作悁悒焉發憤而抒情言己懷忠直之志獨悁悒煩毒無所發我憤懣泄己忠心也時曖曖其將罷兮曖一作薆補曰罷音皮遂悶歎而無名言己遭時不明行善罷倦心遂煩悶傷無美名以流後世也歎一作漠一作嘆伯夷死於首陽兮一作首山一云首陽之山卒夭隱而不榮言伯夷餓於首陽夭命而死不饗其爵祿得其榮寵也夭一作殀補曰夭於表切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言太公不遇文王至死不得解於廝賤一無得字補曰逞丑京切縱也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言己懷玉象履忠信願陳列己志無有明正之君聽而受之也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爛漫猶消散也言己生於天地之閒忽若風雨之過晻然而消散恨無成功也爛一作瀾邪氣襲余之形體兮一無體字疾憯怛而萌生襲及也言己常恐邪惡之氣及我形體疾病憯痛横發而生身僵仆也補曰怛多達切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言己被疾憂懼恐隨草木徂落不能至陽春見白日不終年命遂委弃也

楚辭卷第十四

楚辭卷第十五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懷章句第十五　楚辭

匡機（匡一作主）

通路

危俊（危一作苞）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思一作申一作由一云遊思）

陶壅（壅一作靡音同）

株昭（昭一作明一作招一云珠昭一云林招）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褒字子淵蜀人也爲諫大夫）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一作流放），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溷一作泥），莫之能識，追而愍之（一作諸），故作九懷以裨其詞。（釋文作埤作譬埤頻彌切）史官錄第，遂列于篇。（一作編）

極運兮不中，（周轉求君道不合也）來（來一作求一作永）將屈兮困窮。（還就農桑修播植也）余深愍兮慘怛，（我內憤傷心切剝也愍一作閔慘一作憤）願一列兮無從。（欲陳忠謀道隔塞也）乘日月兮上征，（想託神明陞天庭也）顧遊心兮鄗酆。（回眄周京念先聖也文王都酆武王都鄗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顧其都冀遭逢也顧一作願補曰鄗下老切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酆在京兆杜陵西南）彌覽兮九隅，（歷觀九州求英俊也）彷徨兮蘭宮。（遊戲道室誦五經也一作仿偟）芷閭兮葯房，（居仁履義守忠貞也閭一作室）奮搖兮眾芳。（動作應禮行馨香也眾一作種）菌閣兮蕙樓，（節度彌高德成就也）觀道兮從橫。（眾人瞻望聞功名也補曰橫音黃叶）寶金兮委積，（志意堅固策謀明也）美玉兮盈堂。（懿馨光明滿朝廷也）桂水兮潺湲，（芳流衍溢周四境也）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動百姓也）蓍蔡兮踊躍，（蓍龜喜樂慕清高也蓍筮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蔡補曰淮南云大蔡神龜注云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家語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選云搏耆龜注云耆老也龜之老者神引耆蔡兮踊躍據此則蓍當作耆然注以爲蓍龜之蓍蓍雖神草安能踊躍乎）孔鶴兮回翔。（畏怖羅網陞青雲也鶴一作鵠）撫檻兮遠望，（登樓伏楯觀楚郢也）念君兮不忘。（思慕懷王結中情也不一作弗）怫鬱兮莫陳，（忠言蘊積不列聽也莫一作弗陳一作敶補曰怫音佛）永懷兮內傷。（長思切切中心痛也）

匡機

天門兮墬戶，（金闈玉闥君之舍也墬一作墜一作地）孰由兮賢者。（誰當涉履）

英俊路也無正兮溷廁邪佞雜亂來竝居也懷德兮何覩忠信之士不見用也假寐兮愍斯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愍一作愍誰可與兮寤語衆人愚闇誰與謀也一無與字痛鳳兮遠逝仁智之士遁世去也畜鴳兮近處畜養佞諛而親附也鴳釋文作鷃補曰鴳音晏雇也鯨鱏兮幽潛大賢隱匿竄林藪也鱏一作鱘補曰鯨音勍海大魚也鱏音尋鱘音善皮可爲鼓從蝦兮遊陼小人竝進在朝廷也鯨鱏大魚也蝦小魚也陼一作渚補曰蝦釋文音遐說文云蝦蟆也一曰蝦虫與水母游乘虬兮登陽意欲駕龍而陞雲也載象兮上行遂騎神獸用登天也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補曰行胡岡切叶朝發兮蔥嶺日發西極之高山也補曰後漢書云西至蔥嶺注云蔥嶺山名其山高大生蔥故名夕至兮明光暮宿東極之丹巒也北飲兮飛泉吮嗽天液之浮源也補曰張揖云飛泉在崑崙西南南采兮芝英咀嚼靈草以延年也宣遊兮列宿徧歷六合視衆星也補曰文選云將北度而宣游宣徧也順極兮彷徉周繞北辰觀天庭也紅采兮騂衣婆娑五采芬華英也古本虹采兮霓衣補曰騂思營切赤色翠縹兮爲裳衣色瓌瑋耀青蔥也補曰縹疋沼切帛青白色舒佩兮綝纚綬帶徐步五玉鳴也一本舒下有余字補曰綝林森二音纚力知所宜二切衣裳毛羽垂貌竦余劍兮干將握我寶劍立延頸也補曰張揖云干將韓王劍師也博物志干將陽龜文莫耶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之莫耶干將妻也夫婦善作劍騰蛇兮後從神虵侍從慕仁賢也騰一作螣一云從後補曰荀子云螣蛇無足而飛文子曰螣蛇無足而騰郭璞云螣龍類能興雲霧而游其中飛駏兮步旁駏驉奮飛承轂輪也補曰駏音巨淮南云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常爲蛩蛩駏驉取甘草蟨有患蛩蛩駏驉必負而走郭璞曰邛邛似馬而青穆天子傳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微觀兮玄圃上睨帝圃見天園也覽察兮瑤光觀視斗柄與玉衡也瑤一作搖補曰淮南云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注云瑤光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者也啓匱兮探筴發匣引籌考祿相也筴釋文作筞悲命兮相當不獲富貴値流放也相一作所紉蕙兮永辭結草爲誓長訣行也補曰紉女巾切將離兮所思背去九族遠懷王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滃溶乍東西也道余兮何之求迎導我難隨從也遠望兮仟眠遙視楚國闇未明也一作芊瞑一作晦昬補曰集韻云肝瞑遙視聞雷兮闐闐君好妄怒威武盛也補曰闐音田陰憂兮感余內愁鬱伊害我性也憂一作愁惆悵兮自怜悵然失志嗟厥命也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民賢宜退也余何留兮中州我去諸夏將遠逝也陶嘉月兮總駕嘉及吉時驅乘駟也總一作摠一作驅搴玉英兮自脩采取瓊華自脩飾也脩一作修結榮茝兮逶逝束草陳信遂奔邁也逶一作遠將去烝兮遠遊違離於君之四裔也爾雅曰林烝君也或曰烝進也言去日進而遠也徑岱土兮魏闕行出北荒山高桀也闕一作國補曰岱泰山也注云北荒疑岱本代字春秋傳曰魏大名也一曰象魏闕名許慎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歷九曲兮牽牛過觀列宿九天際也補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聊假日兮相佯且徐遊戲須年歲也須一作消相一作倘釋文作徜音祥遺光燿兮周流敷揚榮華垂顯烈也望太一兮淹息觀天貴將止沈滯也紆余轡兮自休緩我馬勒留寢寐也晞白日兮皎皎天精光明而照察也晞一作睎皎一作晈補曰晞明之始升也睎望也彌遠路兮悠悠周望八極究地外也顧列宇兮縹縹

（邪視彗星光瞥瞥也補曰孛薄沒切熛匹妙切）觀幽雲兮陳浮（山氣滃鬱而羅列也陳一作敶）鉅寶遷兮砏磤（太歲轉移聲礚礚也補曰砏普貧班二切磤音殷又於謹切石聲）雉咸雊兮相求（飛鳥驚鳴雌雄合也補曰雊音遘前漢郊祀志云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又曰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此陽氣舊祠也注云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又楊雄校獵賦云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埜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注云天寶陳寶也陳寶神來下時駍然有聲又有光精也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閒然後得其雌雄雄在陳倉雌在南陽故云野盡山窮也）決莽莽兮究志（周望率土遠廣大也補曰決於朗切）懼吾心兮懤懤（惟我憂思意愁毒也補曰懤憂也音儔）步余馬兮飛柱（徘徊神山且休息也）覽可與兮匹儔（歷觀羣英求妃合也二人爲匹四人爲儔儔一作疇一云一人爲匹）卒莫有兮纖介（衆皆邪佞無忠直也）永余思兮怞怞（愁心長慮憂無極也補曰怞憂貌音由）

危俊

世溷兮冥昏（時君闇蔽臣貪佞也一云世溷濁兮）違君兮歸真（將去懷王就仁賢也一云臣違君兮）乘龍兮偃蹇（驂駕神獸挐紛紜也）高回翔兮上臻（行戲遨遊遂至天也回一作迴）襲英衣兮緹䌷（重我綷袍采色鮮也襲一作龍補曰緹音提䌷音習集韻緹赤色繒䌷衣也七入切又音妾）披華裳兮芳芬（徐曳文衣動馨香也詩曰婆娑其下）登羊角兮扶輿（陞彼高山徐顧睨也輿一作與補曰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旋風曲戾猶如羊角音義云風曲上行曰羊角相如賦云扶輿猗靡史記注云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按今淮南子云曾撓摩地扶於猗那）浮雲漠兮自娛（乘雲歌吟而遊戲也或曰浮雲漢漢天河也）握神精兮雍容（握持神明動容儀也一云握精明一云接精神一云按神明一云按精明雍一作癰）與神人兮相胥（留待松喬與伴儷也）流星墜兮成雨（陰精竝降如墮雨也補曰春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曰如雨者狀似雨）進瞵盼兮上丘墟（天旦欲明至山溪也進一作集古本無上字補曰瞵力辰切視貌盼普莧切）覽舊邦兮滃鬱（下見楚國之亂危也覽一作臨補曰滃鄔孔切雲氣起也）余安能兮久居（將背舊鄉之九夷也）志懷逝兮心懰慄（心中欲去內傷悲也一無懰字補曰懰音留懰慄憂貌）紆余轡兮躊躇（緩我馬勒而低佪也一云情躊躇）聞素女兮微歌（神仙謳吟聲依違也）聽王后兮吹竽（伏妃作樂百虫至也）魂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回一作迴）撫余佩兮繽紛（持我玉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長歎傷己遠放弃也）使祝融兮先行（俾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炎神前驅闢梁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陞閶闔也）竦余駕兮入冥（遂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求雙匹也索一作實）誰可與兮終生（莫足與友爲親密也）忽反顧兮西囿（見彼隴蜀道阻阨也）覩軫丘兮崎傾（山陵嶔岑難涉歷也軫丘一作丘陵補曰軫丘猶九章言軫石也崎音欹）橫垂涕兮泫流（悲思念國泣雙下也補曰泫胡犬切涕流貌）悲余后兮失靈（哀惜我后違天法也）

昭世

季春兮陽陽（三月溫和氣清明也）列草兮成行（百卉垂條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哀彼香草獨隕零也生一作萃一作悴）委積兮從橫（枝條摧折傷根莖也）

江離兮遺捐。忠正之士弃山林也。辛夷兮擠臧。仁智之士抑沈沒也。臧一作將。
補曰。擠子雞切。排也。臧音藏。匿也。伊思兮往古。惟念前世諸賢俊也。亦多兮遭
殃。仁義遇罰。禍及身也。遭一作逢。伍胥兮浮江。吳王弃之於江濱也。屈子兮沈
湘。懷沙負石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轉思念此志煩冤也。心內兮懷傷。
腸中惻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臨水恐懼畏禍患也。一云濱。沛沛。補曰。沛普貝切。濱流兮
則逝。意欲隨水而隱遁也。榜舫兮下流。乘舟順水游海濱也。榜舫一作榜艕。一作榜舡。一作摘艕。一作
摘舫。補曰。榜音謗。進船也。舫音方。併船也。艕補孟切。船也。東坡本作榜舫。釋文榜作摘。摘取也。東注兮磕磕。濤波踊躍
多險難也。磕一作礚。釋文作磕。補曰。竝苦蓋切。石聲。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前也。又作文蛇在前也。一云蛟龍沃
兮。文魚兮上瀨。巨鱗扶己渡湍也。文一作大。抽蒲兮陳坐。拔草爲席。
處薄單也。援芙蕖兮爲蓋。引取荷華以覆身也。一云援英兮爲蓋。一云拔英。水躍兮
余旌。風波動我搖旗旛也。旌一作旍。繼以兮微蔡。續以草芥入己船也。以一作㠯。補曰。蔡艸也。
雲旗兮電騖。遂乘風電驅橫奔也。儵忽兮容裔。往來亟疾若鬼神也。補曰。儵音
叔。河伯兮開門。水君竢望開府寺也。迎余兮歡欣。喜笑迎己愛我善也。
顧念兮舊都。還視楚國思郢城也。懷恨兮艱難。抱念恚恨常欲還也。竊
哀兮浮萍。自比如蘋生水瀕也。萍一作蓱。汎淫兮無根。隨水浮游乍東西也。一作沉淫。
一作汎搖。補曰。搖當作淫。舊音羊贍切。巴東有淫預石。通作灔。又相如賦云。汎
淫泛灔。汎音馮。浮也。一讀作泛灔。一讀作馮淫。皆通。汎一作沉。淫一作搖。皆非
是。

尊嘉

秋風兮蕭蕭。陰氣用事天政急也。舒芳兮振條。動搖百草使芳熟也。微
霜兮眇眇。霜凝微薄寒深酷也。病殀兮鳴蜩。飛蟬卷曲而寂默也。玄鳥
兮辭歸。燕將入海化爲蛤也。飛翔兮靈丘。悲鳴神山奮羽翼也。望谿兮
滃鬱。川谷吐氣雲闇昧也。熊羆兮呴嗥。猛獸應秋將害賊也。呴一作呴。補曰。呴音吼。一音雊。一音烏角
切。嗥胡刀切。唐虞兮不存。堯舜已過難追逐也。何故兮久留。宜更求君
之他國也。臨淵兮汪洋。瞻望大川廣無極也。補曰。汪洋晃養二音。顧林兮忽荒。
回視喬木與山薄也。補曰。荒火晃切。修余兮袿衣。整我衫裳自結束也。修一作脩。補曰。袿音圭。廣雅。袿長襦也。釋
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騎霓兮南上。託乘赤霄登張翼也。補曰。上二音常。椉
雲兮回回。載氣溶溶意中慰也。椉一作乘。亹亹兮自強。稍稍陞進遂自力也。強一作彊。
將息兮蘭皐。且欲中休止方澤也。失志兮悠悠。從高視下目眩惑也。悠悠一作
調調。蒶蘊兮黴黧。愁思蓄積面垢黑也。蒶一作紛。補曰。蒶音墳。蘊於雲切。蒶蘊積也。黴音眉。物中久雨青黑。一
曰敗也。黧憐題切。黑黃。思君兮無聊。想念懷王忘寢食也。補曰。聊音留。身去兮
意存。體遠情近在胸臆也。存一作在。愴恨兮懷愁。心中憂恨內悽惻也。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想登九天放精神也。神一作精。靜女歌兮微晨。
神女夜吟聲激清也。悲皇丘兮積葛。皇美。釋文丘作𠀉。衆體錯兮交
紛。言己見美大之丘。葛草緣之而生。交錯茂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成絺綌也。以言楚國士民衆多。君不異而舉用。則不知其有德也。貞
枝抑兮枯槁。貞正。枉車登兮慶雲。慶雲喻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

枝抑弃枯槁而不見采。枉壞惡者。滿車陞進。反見珍重。御尊顯也。以言貞正之人弃於山野。佞曲之臣陞於顯朝。枉一作桂。登一作升。補曰。漢天文志。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感余志兮惨慄。動踊我心。如析割也。惨一作懔。補曰。惨力周力彫二切。心愴愴兮自憐。意中切傷。憂悲楚也。一云心悲兮。駕玄螭兮北征。將乘山神而奔走也。曏吾路兮葱嶺。欲踰高山度阻險也。路一作道。葱一作蔥。補曰。曏屬也。音向。連五宿兮建旄。係續列星爲旗旄也。補曰。宿音秀。揚氛氣兮爲旌。舉布霾霧作旗表也。氛一作雰。旌一作旍。歷廣漠兮馳騖。徑過長沙。馳駟馬也。覽中國兮冥冥。顧視諸夏。尙昧晦也。玄武步兮水母。天龜水神。侍送余也。天一作大。與吾期兮南榮。與己爲誓。會炎野也。南方冬温。草木常茂。故曰南榮。登華蓋兮乘陽。上攀北斗。躡房星也。乘一作椉。補曰。大象賦云。華蓋於是乎臨映。注云。華蓋七星。其柢九星。合十六星。如蓋狀。在紫微宮中。臨勾陳。上以蔭帝坐。聊逍遙兮播光。且徐遊戲。布文采也。抽庫婁兮酌醴。引持二星。以斟酒也。補曰。大象賦注云。庫樓十星。五柱十五星。衡四星。合二十九星。在角南。晉天文志云。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按庫樓形似酌酒之器。故云。王逸誤以天庫及二十八宿之婁。以爲庫婁耳。援瓟瓜兮接糧。啗食神果。志猒飽也。瓟一作匏。糧一作粻。補曰。大象賦云。瓟瓜薦果於震閨。注云。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不爾則瓜果之實不登。洛神賦云。歎匏瓜之無匹。注引史記曰。四星在危南。瓟瓜。天官星占曰。瓟瓜一名天鷄。在河鼓東。畢休息兮遠逝。周徧留止而復去也。發玉軔兮西行。引支車木。遂驅馳也。補曰。行胡岡切。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世憎忠信。愛諂諛也。此一作北。寤辟標兮永思。心常長愁。拊心踊也。辟拊心貌也。辟一作擗。補曰。詩云。寤辟有標。注云。辟拊心也。標婢小切。擊也。張景陽七命云。縈虆爲之擗標。擗避辟切。標避權切。驚心也。心怫鬱兮內傷。憂思積結。肝腑爛也。補曰。怫音佛。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觀楚泥濁。俗愚蔽也。惟一作維。補曰。惟謀也。余惆悵兮何歸。罔然失志。無依附也。傷時俗兮溷亂。哀愍當世。衆貪暴也。將奮翼兮高飛。振翅翱翔。絶塵埃也。駕八龍兮連蜷。乘虬翱翔。見容貌也。蜷一作踡。補曰。踡音權。建虹旌兮威夷。樹蝃蝀旗。紛光燿也。旌一作旍。觀中宇兮浩浩。大哉天下。難徧照也。紛翼翼兮上躋。盛氣振迅。陞天衢也。浮溺水兮舒光。遂渡沈流。揚精華也。溺與弱同。淹低佪兮京沶。且留水側。息河洲也。水中可居爲洲。小洲爲渚。小渚爲沶。京沶。即高洲也。一作低佪。低一作徘。京一作洲。一注云。小渚爲洔。小洔曰沶。補曰。京。人所爲絶高丘也。一曰大也。沶直尸切。洔與沚同。屯余車兮索友。住我之駕。求松喬也。補曰。索所革切。覩皇公兮問師。遂見天帝。諮秘要也。覩一作睹。道莫貴兮歸眞。執守無爲。修朴素也。貴一作遺。羨余術兮可夷。念己道藝。可悅樂也。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吾乃逝兮南娭。往之太陽。遊九野也。逝一作遊。補曰。娭音熙。大人賦云。吾欲往乎南娭。道幽路兮九疑。涉歷深山。過舜墓也。疑一作嶷。越炎火兮萬里。積熱彌天。不可處也。處一作渡。過萬首兮嶷嶷。見海中山數萬頭也。海中山石嶷嶷嶽嶽。萬首交時也。萬首一作千首。嶷嶷一作旌旌。一注云。萬首海中山名。補曰。嶷音擬。又魚力切。濟江海兮蟬蛻。遂渡大水。解形體也。補曰。淮南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絶北梁兮永辭。超過海津。長訣去也。辭一作詞。補曰。江淹別賦用此語。浮雲鬱兮晝昏。楚國潰亂。氣未除也。霾土忽兮塺塺。風俗塵濁。不可居也。塺一作梅。補曰。霾音埋。塺音梅。塵也。息陽城兮廣夏。遂止炎野。大屋廬也。衰色罔兮中怠。志欲懈倦。身罷勞也。

色一作氣補曰意有胎音意曉陽兮燎寤心中燎明內自覺也燎一作半釋文作憭補曰憭音了

乃自訴兮在茲徐自省視至此處也訴一作昕在一作存自訴一作息軫恐非補曰訴視也當作診思

堯舜兮襲興喜慕二聖相繼代也幸咎繇兮獲謀冀遇虞舜與議道也

悲九州兮靡君傷今天下無聖主也撫軾歎兮作詩伏車浩歎作風雅也

陶壅

悲哉于嗟兮愁思憤懣長歎息也心內切磋意中激感腸痛惻也款冬

而生兮物叩盛陰不滋育也補曰款叩也彫彼葉柯傷害根莖枝卷曲也瓦礫

進寶兮佞僞愚戇侍帷幄也捐弃隨和貞良君子弃山澤也隋侯之珠和氏之璧補曰鉛

刀厲御兮頑嚚之徒任政職也頓弃太阿明智忠賢放斥逐也補曰頓音鈍不利也驥

垂兩耳兮雄俊佯愚閉口目也補曰賈誼賦云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中坂蹉跎衆無知己

不盡力也補曰坂音反說文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也蹉跎失足蹇驢服駕兮駑鈍之徒爲輔翼也服一作般

釋文作舨補曰般舨並與服同無用日多僮蒙並進填滿國也修潔處幽兮執履清白

居陋側也貴寵沙劘權右大夫佯不識也補曰沙蘇何切摩抄也劘音磨削也鳳皇不翔

兮賢智隱處深藏匿也鶉鴳飛揚小人得志作威福也乘虹驂蜺兮託駕神氣

而遠征也載雲變化陞高去俗易形貌也補曰化音花曹子建橘賦化與家同韻鷦鵬開路

兮仁士智鳥導在前也一作焦明補曰博雅鷦鵬鳳也音明楊子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後屬青蛇介虫之長

衛惡姦也屬一作厲步驟桂林兮馳逐正道德香芬也超驤卷阿騰越曲阜過阨難也

補曰卷曲也音拳丘陵翔儛兮山丘踴躍而歡喜也儛一作舞補曰翔舞亦丘陵之勢也谿谷

悲歌川瀆作樂進五音也補曰悲歌亦謂水聲神章靈篇兮河曰洛書緯讖文也緯一作經赴

曲相和宮商並會應琴瑟也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發中心也娛一作樂孰哉

復加天下歡悅莫如今也還顧世俗兮回視楚國及衆民也壞敗罔羅

廢弃仁義修諂諛也罔一作網卷佩將逝兮袪衣束帶將橫奔也涕流滂沲思君念國

泣霑衿也流一作泗

株昭

一本篇目在亂曰之後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闢路四通也一云皇開門兮照下土鏡覽幽冥見萬方也

株穢除兮邪惡已消遠逃亡也株一作珠蘭芷覩俊乂英雄在朝堂也四佞放

兮驩共苗鮌竄四荒也後得禹乃獲文命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秉政執紀綱也舜一作䑞

昭堯緒著明唐業致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人如唐虞也願爲輔思竭忠信

備股肱也

楚辭卷第十五

楚辭卷第十六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歎章句第十六　楚辭

逢紛

離世一作靈懷與諸本異又以怨思爲離世遠逝爲怨思移遠遊在第五皆非是

怨思思一作世

遠逝逝一作遊

惜賢

憂苦

愍命愍一作閔命一作念

思古

遠遊遊一作逝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辯一作辨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讚一作贊輔一作鋪曜一作燿

伊伯庸之末冑兮冑後也左氏傳曰戎子駒支四嶽之裔冑也諒皇直
之屈原諒信也論語曰君子貞而不諒言屈原承伯庸之後信有忠直美德甚於衆人也直一作貞云余肇
祖于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嬋連族親也言屈原與懷王俱顓頊之孫
有嬋連之族親恩深而義篤也嬋一作蟬補曰嬋連猶牽連也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
永路有嘉名鴻大也永長也路道也言屈原受陰陽之正氣體合大道故長有美善之名也有一作以齊
名字於天地兮謂名平字原也並光明於列星謂心達道
要又文采光耀若天有列星也補曰九章云與日月兮齊光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氛惡氣也
左氏傳曰楚氛甚惡言己吸天地清明之氣而吐其塵濁內潔淨也橫邪世而不取容言己體清
潔之行在橫邪貪枉之世而不能自容入于衆也一無取字行叩誠而不阿兮叩擊也阿曲也叩一
作扣遂見排而逢讒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爲讒佞所排逐也后聽
虛而黜實兮黜貶也實誠也不吾理而順情言君聽讒佞虛言以
貶忠誠之實不理我言而順邪僞之情故見放流也腸憤悁而含怒兮補曰悁烏玄切忿也志
遷蹇而左傾言己執忠誠而見貶黜腸中憤懣悁悒而怒則志意遷移左傾而去也一云志徙倚而左傾心
懭慌其不我與兮懭慌無思慮貌慌一作怳其一作而補曰懭苦晃切慌上坦朗下呼晃切躬
速速其不吾親速速不親附貌也言君心懭慌而無思慮不肯與我謀議用志速速不與己相親附也其一作
而辭靈脩而隕志兮隕墮也易曰有隕自天也辭一作詞志一作意吟澤
畔之江濱畔界也濱涯也言己與懷王辭訣志意墮落長吟江澤之涯而已椒桂羅以
顛覆兮顛頓也覆仆也有竭信而歸誠言己見先賢若椒桂之人以被禍其身顛

仆然猶竭信歸誠而志不懼也讒夫藹藹而漫著兮藹藹盛多貌也詩云藹藹王多吉士漫污也一無夫字漫一作曼注云曼汙也曼汙以自著曷其不舒予情曷何也言讒人相聚藹藹而盛欲漫污人以自著明君何不舒我忠情以詰責之乎始結言於廟堂兮結猶聯也廟者先祖之所居也言人君爲政舉事必告於宗廟議之於明堂也信中塗而叛之塗道也叛背也言君始嘗與己結議連謀於明堂之上今信用讒言中道而更背我也塗一作涂懷蘭蕙與衡芷兮衡一作蘅行中壄而散之言己懷忠信之德執芬香之志遠行中野散而棄之傷不見用也壄一作野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言己放斥山野發聲而唫其音哀哀心愁思者念高丘之山想歸故國也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壓淫曀闇昧也詩云不日有曀言己思承君閒暇心中自恃冀得竭忠而徑路闇昧遂以壅塞補曰閒一音諫據注音閑曀於計切壓音雍顏黴黧以沮敗兮黧黑也沮壞也黧釋文作黎補曰黴音眉沮音咀精越裂而衰耄越去也裂分也耄老也言己欲進不得中心憂愁顏色黧黑面目壞敗精神越去氣力衰老也裳襜襜而含風兮襜襜搖貌補曰襜蚩占切衣動貌衣納納而掩露納納濡溼貌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放行山野下裳襜襜而含疾風上衣濡溼而掩霜露單行獨處身苦寒也補曰說文云納絲溼納納也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湊聚也言己乘船赴江湘之疾流順聚波而下行身危殆也一云赴江湘而橫流補曰湊千候切降下也乎攻切徐徘徊於山阿兮阿曲隅也徘一作低飄風來之洶洶洶洶讙聲也言己至於山之隈曲且徐徘徊冀想君命飄風卒至復聞讒佞洶洶欲來害己也洶一作匈補曰洶音凶水勢馳余車兮玄石玄石山名步余馬兮洞庭洞庭水名補曰謂洞庭之山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

石城石城山名也言己動履大水宿止名山用志清潔且堅固也芙蓉蓋而蔆華車兮蓋一作葢補曰蔆與蔆同花黃白色紫貝闕而玉堂紫貝水蟲名援神契曰江水出大貝也一云白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陸離美玉也薦臥席也飾一作餙薦古作[illegible]魚鱗衣而白蜺裳魚鱗衣雜五綵爲衣如鱗文也言所居清潔被服芬芳德體如玉文綵燿明也登逢龍而下隕兮逢龍山名逢一作逄古本作蓬補曰逢符容切逄皮江切違故都之漫漫言己登逢龍之山而遂下顧去楚國之遼遠也漫一作曼補曰漫莫半切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言己思念郢都邑里故俗腸中愁悴一夕九轉欲還歸也揚流波之潢潢兮潢潢大貌補曰潢音晃水深廣貌體溶溶而東回溶溶波貌也言己隨流而行水盛廣大波高溶溶將東入於海也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日頹言己將至於海心中怊悵而長思意晻晻而稍下恐不復還也日一作白頹一作隤補曰晻烏感切頹下墜也與隤同白露紛以塗塗兮塗塗厚貌一云紛紛秋風瀏以蕭蕭瀏風疾貌也言四時欲盡白露已降秋風急疾年歲且老愁憂思也一云瀏瀏補曰瀏音流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言己身隨水長流不復旋反則魂魄遂去常愁念楚國也魂一作䰟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礚兮礚一作磕補曰磕丘蓋切石聲波逢洶涌潰滂沛兮水性清潔平正順而不爭故以喻屈原也言水逢風紛亂揚波滂沛失其本性以言屈原志行清白遭逢貪佞被過放逐亦失其本志也潰一作紛補曰洶詡拱切洶涌水聲潰扶刎扶文二切涌也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崟石兮崟銳也言風揄揚水流隕往觸銳利之石使之危殆以言讒人亦揚己過使得罪罰也崟一作岑補曰岑鉏簪切山小而銳龍卬脟圈繚戾宛轉阻相薄

兮。言水得風則龍邛繚戾與險阻相薄不得順其流性也以言忠臣逢讒人亦匡攘惶遽而竄伏也脟一作綸補曰脟音攣圈懼免切繚音了戾力結切曲也。遭紛逢凶蹇離尤兮。言己遭逢紛濁之世而遇百凶以蹇蹇之故遂以得過也尤一作郵。垂文揚采遺將來兮。言己雖不得施行道德將垂典雅之文揚美藻之采以遺將來賢君使知己志也。

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言懷王闇惑不知我之忠誠不聞我之清白反用讒言而放逐己也。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言己所言忠正而不見信願就懷王先祖告語其冤使照己心也鬼神明察故欲愬之以自證明也。靈懷曾不吾與兮。與一作知。即聽夫人之諛辭。言懷王之心曾不與我合又聽用讒諛之言以過怒己也即一作側夫一作讒一云夫讒人補曰即就也。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言己所言上參之於天下合之於地旁引四時之神以爲符驗也一無辭字墜一作墬一無之字。指日月使延照兮。延長也照知也。撫招搖㠯質正。招搖北斗杓星也斗主建天時言己上指語日月使長視己之志撫北斗之杓柄使質正我之志動告神明以自徵驗也㠯一作使補曰禮記招搖在上注云在北斗杓端指時者隋志云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立師曠俾端詞兮。師曠聖人也字子埜生無目而善聽晉平公時端正也。命咎繇使並聽。言己之言信而有徵誠可據行願立師曠使正其詞令咎繇並而聽之二聖聽明長於人情知真僞之心也。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靈均以法地也補曰兆龜拆兆也。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言己幼少

有大節度以應天地長大修行而彌純固也鴻一作洪愈一作逾一作俞補曰俞與愈同。不從俗而詖行兮。詖猶傾也補曰詖彼寄切。直躬指而信志。言己執履忠信不能隨從俗人傾易其行直身而言以信己之志終不回移也。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言己心正直不能枉性以追曲俗屈我素志以從衆人而承事之也。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言思正我行令之如玉不匿瑕惡以承述先王正治之法繼續其業而大之也補曰行戶更切。羣阿容以晦光兮。晦冥也光明也羣一作群。皇輿覆以幽辟。幽辟闇昧也言羣臣皆行枉曲以蔽君之聰明使楚國闇昧將危覆也補曰辟匹亦切。輿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馬以喻賢臣也言君爲無道國人中道倍畔而去之賢臣驚怖奔亡爭欲遠也犇一作奔。執組者不能制兮。執組猶織組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一無能字補曰組綬屬列女傳曰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信若是詩則可以治天下也言執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必折軛而摧轅。言駟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必摧車軛而折其轅也以言賢臣奔亡使國荒亂而傾危也補曰軛轅前也於革切轅輈也。斷鑣銜㠯馳騖兮。鑣勒也銜口鐵也斷一作絕㠯一作以補曰鑣彼苗切。暮去次而敢止。暮夜也次舍也止制也言車敗馬奔鑣銜斷絕猶自馳騖至於暮夜乃舍無有制止之者也以言人臣一去君亦不復得拘留也去一作者。路蕩蕩其無人兮。蕩蕩平易貌也尚書曰王道蕩蕩。遂不禦乎千里。禦禁也言君國之道路蕩蕩空無賢人以不待遇之故遂行千里遠之他方也。身衡陷而下沈兮。衡橫也下沈一作不行。不可獲而復登。言己遠去千里身必橫陷沈沒長不可復得登引而用之也。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言己遠行千里不敢顧念身之貧賤欲慕高位也惜君國失賢道德不盛也。

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言己放出國門，正心直指，執履誠信，幸君覺寤，賜己以還命也。一本冀上有方字。錫，一作賜。哀僕夫之坎毒兮。坎，恨也。毒，恚也。坎，一作欿。補曰：欿音坎，食不滿也。屢離憂而逢患。屢，數也。言己不自念惜身之放逐，誠哀僕御之夫，坎然恚恨，以數逢憂患無已時也。補曰：患，平聲。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言己放出九年，君不肯反我，中心愁思，欲自沈於水，與彭咸俱遊戲也。惜師延之浮渚兮。師延，殷紂之臣也，爲紂作新聲北里之樂。紂失天下，師延抱其樂器，自投濮水而死也。補曰：史記衛靈公至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乃之晉，見晉平公，令師涓援琴鼓之。師曠曰：此亡國之聲，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赴汨羅之長流。言己復貪慕師延，自投於水，身浮渚涯，冀免於刑誅，故遂赴汨水長流而去也。遵江曲之逶移兮。逶移，長貌。一云遵曲江之逶虵。觸石碕而衡遊。言己願循江水逶移而行，反觸石碕，而復橫流，所爲無可也。補曰：碕，曲岸，音祈。波澧澧而揚澆兮。澧澧，波聲也。回波爲澆也。澧，唐本作澧。補曰：澆，文教切，湍也。一曰水回波。見集韻，舊音叫。順長瀨之濁流。言己橫流而行，水波澧澧，回而揚澆，邪引己船，則順長瀨之流，以避其難也。淩黃沱而下低兮。黃沱，江別名也。江別爲沱也。沱，釋文作沲。補曰：沱，唐何切。江別流出嶓山東，別爲沱。低，脂市切。思還流而復反。言己淩乘黃沱，低船而下，將入於海，心思還水之流，冀幸復旋反也。還，一作遠。玄輿馳而竝集兮。玄者，水也。身容與而日遠。言己以水爲車輿，船竝馳而流，故身容與日以遠也。櫂舟杭以橫濿兮。濿，渡也。由帶以上爲濿。杭，一作航。以，一作而。濿，一作厲。一注云：由膝以上爲厲。補曰：濿，履石渡水，通作厲。淦湘流而南極。淦，亦渡也。言己乃櫂船橫行，南渡湘水，極其源流也。淦，一作濟。而，一作於。補曰：淦，集韻作洤。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言己還入大江之界，遠望長吟，心中悲歎而太息，哀不遇世。界，一作介。累，一作絫。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言己心愁，情志慌忽，思歸故鄉，則精神浮遊，高厲而遠行也。心蛩蛩而懷顧兮。蛩蛩，懷憂貌。心，一作志。補曰：蛩音邛。魂眷眷而獨逝。眷眷，顧貌。詩云：眷眷懷顧。言己心中蛩蛩，常懷大憂，內自顧哀，則魂神眷眷獨行，無有還意也。眷，一作睠。補曰：睠，古倦切，顧也。歎曰：余思舊邦。思，一作息。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言我思念故國，心中依違，不能遠去，日暮黃昏，無所歸附，中心悲愁而憂思也。羌，一作嗟。去郢東遷。去，一作王。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旅，衆也。言己去郢東徙，我誰思慕而欲遠去乎？誠以讒夫朋黨衆多之故，而見放棄也。河水淫淫。情所願兮。淫淫，流貌。顧瞻郢路。終不返兮。言河水淫淫流行，日遠，誠我中心之所願慕也。觀視楚郢之道路，終不復還反，內自哀傷也。

離世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坎壈，不遇貌也。言己放逐，心中鬱鬱，憂而愁毒，雖坎壈不遇，志不離於忠信也。補曰：壈，力感切。身憔悴而考旦兮。憔悴，憂貌也。考，猶終也。旦，明也。日黃昏而長悲。言己心憂憔悴，從夜終明，不能寢寐，日入黃昏，復涕泣而長悲也。閔空宇之孤子兮。宇，居也。無父曰孤。哀枯楊之冤鶵。冤，煩冤也。生哺曰鷇，生啄曰鶵。言己既放，傷念坐於空室之中，孤子煢煢，東西無所依歸，又悲哀飛鳥生鶵，其身煩冤而不得出，在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言己有孤子之憂，冤鶵之危也。補曰：鶵，崇初切。生噣鶵，鳥子生而能自啄者。孤雌吟於高墉兮。墉，牆也。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言冤鶵之生，早失其雄，其母孤居，吟於高牆之上，將復遇害也。言己亦失其所居，在於林澤，居非其處，恐顛仆也。鳴鳩

棲於桑榆。言鴟鳥輕佻巧利乃棲於桑榆居茂木之上鼓翼而鳴得其所也以言讒佞弄口妄說以居尊位得志意也。玄蝯失於潛林兮。獨偏弃而遠放。言玄蝯材力捷敏失於高深之林則獨偏遇放弃忘其能也以言賢人弃在山澤亦失其志也。征夫勞於周行兮。行道也詩云若若公子行彼周道。處婦憤而長望。言征行之夫罷勞周道行役過時而不得歸則處婦憤懣長望而思之也以言己放在山澤之中曾無思之也。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紐帛。申重也罔無也紐結束也易曰束帛戔戔言己放弃雖無有思之者然猶重行誠信無有違離情志潔淨有如束帛也一云情結素釋文紐女九切補曰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或作紉非是。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燿於玉石。言己耳目聰明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發文序詞爛然成章如玉石有文采也。傷壓次而不發兮。壓鎮壓也次失次也壓一作厭釋文於甲切。思沈抑而不揚。言己懷文武之質自傷壓鎮失次不得發揚其美德思慮沈抑而不得揚見也。芳懿懿而終敗兮。懿懿芳貌。名靡散而不彰。靡散猶消滅也言己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弃不用身將終敗名字消滅不得彰明於後世也靡一作糜補曰靡音眉。背玉門以犇鶩兮。玉門君門犇一作奔。蹇離尤而干詬。干求也言己背君門奔馳而去者以己忠信之故得過於衆而自求辱也詬一作詢補曰竝音茍辱也又許候胡遘巳候三切。若龍逄之沈首兮。補曰逄音龐。王子比干之逢醢。聖賢忠諫而見誅也。念社稷之幾危兮。幾一作機。反爲讎而見怨。言己念君信用讒佞社稷幾危以故正言極諫反爲衆臣所讎而見怨惡也。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言己思念國家綱紀將以離壞而竭忠言身以得過結爲患難也補曰沮將緒切難乃旦切。若青蠅之僞質兮。僞猶變也青蠅變白使黑變黑成白以喻讒佞詩云

營營青蠅。晉驪姬之反情。言讒人若青蠅變轉其語以善爲惡若晉驪姬以申生之孝反爲悖逆也。恐登階之逢殆兮。之一作而。故退伏於末庭。末遠也言己思欲登君階陛正言直諫恐逢危殆故復退身於遠庭而竄伏也。孽臣之號咷兮。號咷讙呼臣一作子補曰號乎高切咷音逃。本朝蕪而不治。言佞臣妖孽委曲其聲相聚讙譁君以迷惑國將傾危朝用蕪薉而不治也補曰治平聲揚惲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言己以犯君之顏色觸禁而諫反蒙罪辜而被猜疑不見信也一無色字諫一作諱。菀蘼蕪與菌若兮。菀積蘼一作靡補曰菀音鬱。漸藁本於洿瀆。洿瀆小溝也洿一作汙補曰漸子廉切荀子云蘭茝藁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漸浸也管子云五沃之上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本草云藁本莖葉根味與芎藭小別以其根上苗下似禾藁故名之。淹芳芷於腐井兮。淹漬也腐臭也。弃雞駭於筐簏。雞駭文犀也筐簏竹器也言積漬衆芳於汙泥臭井之中弃文犀之角置於筐簏而不帶佩蔽其美質失其性也以言弃賢智之士於山林之中亦失其志也一作駭雞簏釋文作箓音錄補曰集韻竝音鹿竹高篋也戰國策楚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援神契云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宋衷曰角有光雞見而駭也後漢傳大秦國有駭雞犀注引抱樸子云通天犀有一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執棠谿㠯刜蓬兮。棠谿利劍也刜斫也㠯一作以補曰刜斷也音拂。秉干將以割肉。干將亦利劍也利劍宜以爲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乃用斫蓬蒿割熟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爲僕隸之徒非其宜也論語曰割雞焉用牛刀。筐澤瀉㠯豹鞹兮。筐滿也澤瀉惡草也鞹革也論語曰虎豹之鞹言取澤瀉惡草盛於革囊滿而藏之無益於用也以言養育小人置之高堂亦無益於政治也補曰鞹去毛皮也本草澤瀉葉狹長叢生淺水中多食病人眼。破荆和㠯繼築。築大杵也言破和氏之璧以繼築杵而舂敗玉寶失其好也以言取賢人刑傷使執斷役亦害忠良失其宜也。時溷濁猶未清兮。時一作昔。世殽亂猶未察。察明也言

時世貪濁善惡殽亂尚未清明也補曰殽一作淆竝乎交切雜也欲容與㠯俟時兮時一作旹一作之懼年歲之既晏晏晩也言己欲遊戲以待明君恐年歲已晩身衰老也晏一作旰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鞏鞏拘攣貌也夷悅也言思屈己忠直之節隨俗流行心中拘攣仁義不舒而志不悅樂顧一作願鞏一作蛩補曰鞏音拱以韋束也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㠯邅迴邅迴運轉也言己不能隨俗寧浮身於沅水馳騁而去遂下湘江運轉而行也㠯一作而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言己放去山中車行檻檻鳴有節度自傷不遇心愁思也補曰檻音艦上聲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皇皇惶遽貌言己惜征行之夫心常惶遽一身獨處無所依附也征夫一作征征經營原野杳冥冥兮南北爲經東西爲營言己放行山野之中但見草木杳冥無有人民也乘騏驥舒吾情兮言己願欲乘騏驥馳騁以求賢君舒肆忠節展我之情也乘一作椉歸骸舊邦莫誰語兮言己思念故鄉雖死欲歸骸骨於楚國無所告語達己之心也長辭遠逝乘湘去兮言己欲歸骸骨於楚國而衆不知故復長訣乘水而欲遠去也辭一作詞

怨思

志隱隱而鬱怫兮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一作隱隱愁獨哀而冤結言己放流心中隱隱而憂愁思念怫鬱獨自哀傷執行忠信而被讒邪冤結曾無解已也一云愁獨哀哀腸紛紜㠯繚轉兮紛紜亂貌也繚繞也補曰繚音了涕漸漸其若屑漸漸泣流貌也言己憂愁腸中迴亂繚繞而轉涕泣交流若碎屑之下無絕時也補曰漸側銜切情慨慨而長懷兮慨慨歎貌也詩云慨我寤歎信上皇而質正上皇上帝也言己中情憤懣慨然長嘆欲自信理於上帝使天正其意也質一作貞補曰信音伸正平聲叶合五嶽與八靈兮五嶽五方之山也王者巡狩考課政化之處也東爲泰山西爲華山南爲衡山北爲恆山中央爲嵩山八靈八方之神也訊九鬿與六神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九鬿謂北斗九星也言己忠直而不見信用願合五嶽與八方之神察己之志上問九鬿六宗之神以照明之也訊一作誶鬿一作魁補曰訊音信誶息醉切鬿音祈星名也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㠯置詞言己願復指語二十八宿以列己清白之情告訴五方之帝令受我詞而聽之也置一作宣北斗爲我折中兮折一作質補曰折中平也中音衆太一爲余聽之折正也言己乃復使北斗爲我正其中和太一之神聽其善惡也云服陰陽之正道兮陽爲仁也陰爲義也御后土之中和土色黃其味甘故言中和也言羣神勸我承天奉地服循仁義處中和之行無有違離也佩蒼龍之蚴虬兮蚴虬龍貌補曰蚴於糾渠糾二切帶隱虹之逶蛇隱大也逶蛇長貌補曰蛇唐何切曳彗星之皓旰兮曳引也皓旰光也彗一作篲皓一作晧補曰皓下老切旰音汗相如云采色澔汗撫朱爵與鵕鸃朱爵鵕鸃皆神俊之鳥也言己動以神物自喻諸神勸我行當如蒼龍能屈能申志當如大虹能揚文采精當若彗星能耀光明舉當若鵕鸃飛能沖天也補曰鵕鸃浚儀二音釋文鵕音迅師古云鷩也似山雞而小遊清靈之颯戾兮颯戾清涼貌靈一作霧服雲衣之披披披披長貌也言積德不止乃上遊清冥清涼之庭被服雲氣而通神明也服一作般補曰黃庭經云恍惚之閒至清靈般與服同杖玉華與朱旗兮華一作策垂明月之玄珠朱赤也黑光曰玄也舉霓旌之墆翳兮墆翳蔽隱貌旌一作旍補曰墆音帝博雅云障蔽也建黃纁之總旄總合也黃纁赤黃也天氣玄黃

故曰黃纁也言己修善彌固手乃杖執美玉之華帶明月之珠揚赤霓以爲旌雜五色以爲旗旄志行清明車服又殊也纁一作昏注云黃昏時天氣玄黃故曰黃昏。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儀法也言己行度純粹而無過失上以承美先父高妙之法不敢解也一本承上有永字妙一作眇注云高遠之法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濿。言己貪惜以忠事君而志不合故欲橫渡汨水以自沈沒也濿一作厲椉隆波而南渡兮。隆盛也椉一作乘渡一作度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言己願乘盛波逐湘江之流赴陽侯之大波過石瀨之湍登水中之洲身歷危殆不遑安處也補曰潢戶廣切洋以掌切水深皃陵魁堆以蔽視兮。魁堆高皃陵一作陸魁一作魁補曰陵大阜陸高平地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閎而迫身。垠岸涯也曾重也閎大也言己所在之處前有高陵蔽不得視後有峻大之山迫附於己幽藏山野心中愁思也雪雰雰而薄木兮。雰雰雪皃木一作林雲霏霏而隕集。隕下也集會也阜隘狹而幽險兮。大陵曰阜狹陋也石嵾嵯以翳日。翳蔽也言己居隘險之處山石蔽日霜雪竝會身既憂愁又寒苦也補曰嵾楚岑又宜二切山不齊悲故鄉而發忿兮。忿恚也去余邦之彌久。言己不得還歸中心發恚自恨去我國邑之甚久也背龍門而入河兮。龍門郢東門也登大墳而望夏首。言己虛被讒言背郢城門而奔走將入大河登其高墳以望夏水之口泄思念也大一作高橫舟航而湆湘兮。湆一作濟耳聊啾而戃慌。聊啾耳鳴也戃慌憂愁也言己願乘舟航濟渡湘水寂無人聲耳中聊啾而自鳴意中憂愁而戃慌無所依歸也一作黨荒補曰聊音留戃他朗慌呼晃切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滔蕩廣大貌也言己愁思戃慌又見水中流波淫淫相隨鴻溶廣大悵然失志也鴻一作澒補曰澒鴻竝乎孔切溶音勇水盛也大人賦云紛鴻溶而上厲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言己所行山澤廣遠道路悠長周流容容而無知識也補曰識音志引日月以指極兮。極中也謂北辰星也少須臾而釋思。釋解也言己施行正直願引日月使照我情上指北辰訴告於天冀君覺寤且解憂思須臾之閒也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睹一作覩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言己渡廣水心迷不知東西霧氣晦冥白晝若夜也紛紛一作紛闇日杳杳以西頹兮。頹一作隤路長遠而窘迫。言日已西頹年歲卒盡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欲酌醴以娛憂兮。醴醴酒也詩云爲酒爲醴憂一作意蹇騷騷而不釋。蹇難也言己欲酌醴酒以自娛樂心中愁思不可解釋也歎曰飄風蓬龍埃坲坲兮。蓬龍猶蓬轉風貌也坲坲塵埃貌蓬一作逢坲一作浡補曰坲音佛塵起也浡音同屮木搖落。屮一作草補曰屮與草同時槁悴兮。槁枯也悴病也言飄風轉運揚起塵埃搖動屮木使之迎時枯槁莖葉被病不得盛長也以言讒人亦運轉其言埃塵忠直使之被病而傷形也補曰悴音遂律切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究究不止貌也言己遭傾危之世而遇患禍不可復救故長歎歔欷而涕滂流不可止也究一作兊古本作究舒情敶詩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隕身日遠兮。言己舒展中情敶序志意冀得脫免患禍然身頹流日遠不得還也一云頹流下逆身日以遠兮一云頹流下隕身逝遠兮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言己觀屈原所作離騷之經博達温雅忠信懇惻而懷王不寤心爲之悲而怫鬱也聲噭噭以寂寥兮噭噭呼聲也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噭一作嗷釋文作寂嘐上七到下音老一作嗷嘐音同補曰噭噭口愁也噭呼也音叫集韻噭音寂噑嘐寂靜也音草老顧僕夫之憔悴言己思爲屈原訟理寃結噭噭而呼山野寂寥空無人民顧視僕御心皆憔悴而有憂色也補曰悴遂律切撥諂諛而匡邪兮撥治也匡正也諂一作讒切淟涊之流俗切猶槩也淟涊垢濁也言己如得進用則治讒諛之人正其邪爲槩貪濁之俗使之清淨也補曰淟他典切涊乃典切盪渨涹之姦咎兮盪滌也渨涹汙薉也亂在內爲姦咎惡也補曰渨烏回切涹烏禾切博雅渨穢也涹濁也夷蠢蠢之溷濁夷滅也蠢蠢無禮義貌也詩云蠢爾蠻荆言己欲盪滌讒佞汙穢之臣以除姦惡夷滅貪殘無禮義之人也補曰蠢出尹切懷芬香而挾蕙兮挾持芬一作芳佩江離之斐斐一作菲菲補曰斐音霏說文往來斐斐貌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峨峨高貌也言己獨懷持香草執忠貞之行志意高厲冠切浮雲不得而施用也峨一作峩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蠡圃野樹也詩云東有圃草蠡蠡猶歷歷行列貌也言己登高大之陵周而四望觀香芷之圃歷歷而有行列傷人不采而佩帶也言己亦修德行義動有節度而不見進用也一無樹字補曰蠡禮戈切遊蘭皐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顧視爲睨玉石以喻君門也嵾嵯不齊貌也言己放流猶喜居蘭皐蕙林芬芳之處脩行清白動不離身上睨君門賢愚竝進嵾嵯不齊也揚精華以眩燿兮眩燿光貌一作耀芳鬱渥而純美渥厚也芳一作芬結桂樹之旖旎兮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一作猗柅補曰於綺乃綺二切集韻猗柅弱貌紉荃蕙與辛夷言己揚耳目之精其明眩燿姿質純美猶復結桂枝索蘭蕙脩善益固德行彌盛也荃蕙一作蕙草

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菀積也言己修行衆善若此而不見用將弃林澤菀積而死恨功不立而志不成也補曰菀音鬱驅子僑之犇走兮驅馳也子僑王子僑也犇一作奔申徒狄之赴淵申徒狄賢者避世不仕自沈赴河也言己修善不見進用意欲驅馳待王子僑隨之奔走以學道真又見申徒狄避世赴河意中紛亂不知所行也若由夷之純美兮由許由也夷伯夷也一作夷由介子推之隱山言己又有清高之行如許由堯讓以天下辭而不肯受伯夷叔齊讓國而餓死介子推逃晉文公之賞隱身深山無爵位而有顯名也晉申生之離殃兮殃一作讒荆和氏之泣血吳申胥之抉眼兮一作子胥補曰抉烏決切王子比干之橫廢皆已解於九章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言己欲卑身下體以順風俗心中惻然而痛不能置中正而行佞諛也方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言方與圜其性不同鉤曲繩直其態殊異而不可合也以言忠佞異志猶鉤繩也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暮日以喻君陰曀闇昧也言己欲待盛世明時君又闇昧年歲已暮身將老也時遲遲其日進兮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其一作而年忽忽而日度度去也言天時轉運日進遲遲而行己年忽去日以衰老也而一作以補曰辰去速而來遲遲遲來遲也忽忽去速也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言己欲妄行周比苟容自入於君心內距閉而意不開敏於忠正而愚於讒諛也竢時風之清激兮風以喻政激感也愈氛霧其如塺塺塵也言己欲待明君之政清潔之化以感激風俗而君愈貪濁如氛霧之氣來塵塺人也愈一作逾補曰塺音梅進雄鳩之耿耿兮耿耿小節貌讒介介而蔽之言己欲如

雄鳩進其耿耿小節之誠信讒人尚復介隔蔽而障之況有鸞鳳之志當獲譖毀固其宜也介一作紛注云分隔默順風以偃仰兮默寂尚由由而進之由由猶豫也言己欲寂默不語以順風俗隨衆俛仰而不敢毀譽然尚猶豫不肯進也心懭悢以冤結兮懭悢失志貌也心一作志懭一作懬補曰懭苦晃切悢音朗懬胡晃切情舛錯以曼憂言己欲隨從風俗尚不肯進意中懭悢心爲冤結情意舛錯而長憂苦也補曰舛尺兗切曼音萬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支於中洲撚支香草也言己雖憂愁猶采取香草以自約束修善不怠也支一作枝洲一作州補曰撚音煙相如賦云枇杷橪柿其字從木郭璞云橪支木也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言己遙望楚國而不得歸心爲悲歎涕出長思也下而一作其孰契契而委棟兮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契一作挈補曰爾雅佌佌契契逾遐急也契苦絜切注云賢人憂歎遠益急也日晻晻而下頹言誰有契契憂國念君欲委其梁棟之謀若己者乎然日頹暮傷不得行也補曰晻音奄日無光也

歎曰江湘油油長流汩兮油油流貌也詩云河水油油言己見江湘之水油油長流將歸於海自傷放流獨無所歸也一云油油江湘補曰汩于筆切挑揄揚汏盪迅疾兮言水尚得順其經脈揚蕩其波使之迅疾自傷不得順其天性揚其志意而常屈伏汏一作波補曰挑撓也揄動也汏音太一音大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展轉不寐貌詩云展轉反側言己放弃不得竭其忠誠心中愁悶展轉怫鬱不能寐也一曰愁鬱鬱兮補曰今詩作輾臥而不周曰輾冤結未舒長隱忿兮言己抱守冤結長隱山野心中忿恨無已時也丁時逢殃可柰何兮丁當也言己之生當逢遇殃咎安可柰何自閔而已一本可上有孰字勞心悁悁涕滂沲兮言己欲竭節盡忠終不見省但勞我心令我悁悒悲涕而橫流也補曰悁音絹

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言己所以悲哀心中悁悒者哀念楚國信用讒佞將逢殃咎也悁悁一作悁邑辭九年而不復兮辭一作詞獨煢煢而南行煢煢獨貌也言己與君辭訣而出至今九年不肯反己常獨煢煢南循江也思余俗之流風兮風化心紛錯而不受紛錯憤亂也言己念我楚國風俗餘化好行讒佞心爲憤亂不能受其邪僞也遵壄莽以呼風兮莽草步從容於山廋廋限也言己循山野之中以呼風俗之人欲語以忠正之道故徐步山限游戲以須之也廋一作廋一作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幽空虛以寂寞言己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空虛杳冥寂寞無人聲也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言己依倚巖石之山悲而涕流中心憔悴無歡樂之時也登巑岏以長企兮巑岏銳山也企立貌詩云企予望之補曰巑徂丸切岏吾官切望南郢而闚之闚視也言己乃登高銳之山立而長望顧視南郢楚邦悲且思也山脩遠其遼遼兮遼遼遠貌塗漫漫其無時塗道也言己遙視楚國山林長遠遼遼難見道路漫漫誠無時至也一作曼曼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玄鶴俊鳥也君有德則來無德則去若鸞鳳矣故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言己聽玄鶴振音晨鳴乃於高岡之上峨峨之顛見有德之君乃來下也以言賢者亦宜自安處以須明君禮敬己然後仕也一作峩峩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言己在山澤之中思慮憤積一哀一樂故遊江水之中洲安意歌吟自寬慰也三鳥飛以自南兮一云飛飛覽其志而欲北言己在於湖澤之中見三鳥飛從南來觀察其志欲北渡江縱

恣自在也自傷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補曰博物志王母來見武帝有三青鳥如鳥大夾王母三鳥王母使也出山海經韓愈詩云浪憑三鳥通丁寧用此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 言己既不得北歸願因三鳥寄善言以遺其君去又急疾而不可得心爲結恨也

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其未離 言己欲徙意改操隨俗佞僞中心亂結未能離於忠信也其一作而

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 言己外雖彷徨於山野之中以遊戲然心常惻隱含悲而念君也

聊須臾以時忘兮 一作忘時 心漸漸其煩錯 言己且欲須臾以忘憂思中心漸漸錯亂意不能已也其一作而補曰漸子廉切流入也

願假簧以舒憂兮 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 志紆鬱其難釋 紆屈也鬱愁也言己欲假笙簧吹以舒憂意中紆鬱誠難解釋也

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 殫盡也言己憂愁不解乃歎唫離騷之經以揚己志尚未盡九章之篇而愁思悲結也猶一作獨

長噓吸以於悒兮 噓吸於悒皆啼泣貌也噓一作呼 涕橫集而成行 言己吟歎九章未盡自知言不見省用故長噓吸而啼涕下交集自閔傷也

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 言忠良弃捐讒佞珍用也

同駑鸁與乘駔兮 馬母驢父生子曰鸁乘駔駿馬也補曰駔作朗切牡馬

雜班駮與闒茸 班駮雜色也闒茸駑頓也言君不明智斥逐忠良而任用佞諛委弃明珠而貴魚眼乘駑鸁雜駮馬重班駮喜闒茸心迷意惑終不悟也班一作斑補曰闒茸劣也上託盍下乳勇切

葛藟虆於桂樹兮 藟葛荒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虆一作纍一注云藟巨荒也補曰藟力水切虆倫追切

鴟鴞集於木蘭 鴟鴞鵂鶹貪鳥也言葛藟惡草乃緣於桂樹鴟鴞貪鳥而集于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升爲公卿也補曰鴞于驕切郭璞云鴟鵂鶹類

偓促談於廊廟兮 偓促拘愚之貌補曰偓促迫也一曰小貌於角楚角二切

律魁放乎山閒 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弃在山閒而不見用也乎一作於

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 言世人愚惑惡虞舜簫韶之樂反好俗人淫泆激楚之音也猶言惡典謨中正之言而好諂諛之說也

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鬵於中宇 爨炊竈也詩云執爨踖踖鬵釜也詩云溉之釜鬵言乃藏九鼎於江淮之中反炊土釜於堂宇之上猶言弃賢智近愚頑者也補曰鬵音潛又才淫切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

且人心之持舊兮 持一作有 而不可保長 言賢人君子其心所志自有舊故執守信義不可長保而行之也一無而字

邅彼南道兮征夫宵行 言己放流轉彼江南之道晨夜而行身勤苦也一本征上有以字

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 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漣漣流貌也詩云泣涕漣漣言己思念楚郢之路冀得復歸還顧眄視心中悲感涕泣交會漣漣而流也補曰睠音眷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 言己登於高山長望楚國則心中悲思而結毒也

菀彼青青泣如頹兮 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言己觀彼山澤草木莫不茂盛青青而生己獨放弃身將萎枯故自傷悲涕泣俱下也菀一作苑補曰菀音鬱青音菁

留思北顧涕漸漸兮 言己所以留精思常北顧而視郢都想見鄉邑思念君也故涕漸漸而下流補曰漸又銜切

折銳摧矜凝氾濫兮 摧挫也矜嚴也凝止也氾濫猶沈浮也言己欲折我精銳之志挫我矜嚴忠直之心止與俗人更相沈浮而意不能也補曰氾音泛

念我煢煢魂誰求兮 言己自念煢煢東西魂魄惶遽而求忠直之士欲與事君亦誰乎此不能沈浮之道也一作魂

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慌亡也言己欲求賢人而未遭遇僕御之人感懷愁悴欲散亡而去若水之流不可復還也補曰慌音荒博雅云忘也

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言昔我美父伯庸，體有嘉善之德，喜升進賢能，信愛仁智，以爲行也。情純潔而罔薉兮，補曰：薉與穢同。姿盛質而無愆。言己受先人美烈，情性純厚，志意潔白，身無瑕穢，姿質茂盛，行無過失也。情純潔，一云外清潔。姿，一作資。質，一作實。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便，利也。嬖，愛也。以言君如使己爲政，則放遠巧佞諂諛之人，斥逐讒夫與便利嬖愛之臣而去之也。補曰：便，毗連切。嬖，卑義切。賤而得幸曰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悃，厚也。正，一作政。之，一作與。補曰：政與正同。悃，苦本切。招貞良與明智。言己如得秉執國政，則使君親任忠正之士，招致幽隱明智之人，令與衆職也。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溶溶，廣大貌。其，一作而。情澹澹其若淵。澹澹，不動貌也。言己之心智謀溶溶，廣大如川，不可度量；情意深奧，澹澹若淵，不可妄動。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言己執志清白淵靜，回邪之言，淫辟之人，不能自入於己，誠願執藏此行，以承事君，心終不移也。補曰：辟，匹亦切。逐下袟於後堂兮，下袟，謂妾御也。補曰：集韻，袟音秩，祭有次也。迎宓妃於伊雒。宓妃，神女，蓋伊雒水之精也。言己願令君推逐妾御，出之，勿令亂政；迎宓妃賢女於伊雒之水，以配於君，則化行也。雒，一作川。刜讒賊於中霤兮，刜，去也。中霤，室中央也。霤，一作霤。一注云：堂中央也。補曰：霤音淵，中庭也。刜，斷也，音拂。選呂管於榛薄。呂，呂尚也。管，管仲也。言己欲爲君斫去讒賊之臣於堂霤之中，選進呂尚、管仲之徒，以爲輔佐，則邦國安寧也。薄，釋文音博。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畔，界也。言己欲舉士，必先於叢林側陋之中，使無怨恨；令江河之界無隱佚之夫，賢人盡升，道可興也。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三苗，堯之佞臣也。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伊臯之倫以充廬。伊，伊尹也。臯，臯陶也。充，滿也。言放逐佞諛之徒，若三苗者，置之四裔；進用伊尹、臯陶之徒，使滿國廬，則讒邪道塞也。補曰：自此以上，皆言皇考之美；自此以下，言今之不然也。今反表以爲裏兮，顛裳以爲衣。顛，倒也。言今世之君，迷惑讒佞，反表以爲裏，倒裳以爲衣，而不能知也。戚宋萬於兩楹兮，宋萬，宋閔公之臣也，與閔公博爭道，以手搏之，絕其脰。戚，親也。楹，柱也。兩楹之閒，戶牖之前，尊者所處也。一云：宋萬戚於兩楹令。廢周邵於遐夷。不用曰廢。周，周公旦也。邵，邵公奭也。遐，遠也。言君反親愛簒逆之臣，若宋萬者，置於兩楹之閒，與謀政事；廢弃仁賢，若周公、邵公者，放於遠夷之外，而不近也。卻騏驥以轉運兮，卻，退也。轉，移也。騰驢驘以馳逐。騰，乘也。言退卻騏驥以轉徙重車，乘驢驘反以奔走馳逐，急疾失其性也。以言役使賢者，令之負檐，進用頑愚，以任政職，亦失其志也。蔡女黜而出帷兮，蔡女，蔡國賢女也。黜，貶也。一本女下有疾字。戎婦入而綵繡服。戎，戎狄也。言蔡女美好，反見貶黜而去離帷幄；戎狄醜婦，反入椒房，被五綵之繡衣，夫人之服也。慶忌囚於阱室兮，慶忌，吳之公子，勇而有力。阱，深陷也。補曰：阱，疾郢切。淮南云：王子慶忌死於劍。注云：吳王僚之弟子，闔閭殺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也。陳不占戰而赴圍。陳不占，齊臣，有義而怯，聞其君戰，將赴之，飯則失匕，上車失軾，既至，聞鐘鼓之聲，因怖而死。言乃囚勇猛之士若吳慶忌於阱陷之中，使陳不占赴圍而戰，軍必敗也。以言君用臣顛倒，失其人也。破伯牙之號鍾兮，號鍾，琴名。號，一作号。補曰：号，乎高切。挾人箏而彈緯。挾，持也。箏，小瑟也。緯，張絃也。言乃破伯牙號鍾所鼓之鳴琴，反持凡人小箏，急張其弦而彈之也。以言世憎惡大賢之言，親信小人之語也。補曰：軒轅本紀云：黃帝之琴名號鍾。傅玄琴賦云：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長笛賦云：號鍾高調。風俗通云：箏，蒙恬所造。一云：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文選注引：挾秦箏而彈徽。人箏，一作介箏。小瑟，一作小琴。藏瑉石於金匱兮，瑉石，次玉者。匱，匣也。瑉，一作珉。補曰：玟音旻。捐赤瑾於中庭。赤瑾，美玉也。言乃藏珉石置於金匱，反弃美玉於中庭，言不知別於善惡也。言人而不別玉石，則不知忠佞之分也。

補曰瓘音近韓信蒙於介冑兮韓信漢名將也介鎧也冑兜鍪也行夫將而攻城言使韓信猛將被鎧兜鍪守於屯陣藏其智謀令行伍怯夫反爲將軍而攻城必失利而無功也補曰行胡郎切莞芎棄於澤洲兮莞夫離也芎芎藭也皆香草也夫離一作苻蘺補曰莞音丸本草白芷一名莞一名芙蘺爾雅莞芙蘺注云蒲也瓟蠡蠹於筐簏瓟瓠也蠡瓢也方爲筐圓爲簏言弃夫離芎藭于水澤之中藏枯瓟之瓢置於筐簏令之腐蠹言愛小人憎君子也或曰蠹囊也瓟一作匏蠡一作蠡補曰方言蠡陳楚宋魏之閒或謂之瓢注云瓠勺也音麗瓟與匏同一音雹麒麟奔於九皐兮麒麟仁獸也君有德則至無德則去也熊羆羣而逸囿熊羆猛獸以喻貪殘也囿苑也言麒麟奔竄於九皐之中熊羆逸踊於君之苑也以言斥遠仁德之士而養貪殘之人也逸一作溢注云滿溢君之苑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薪柴小棗爲棘枯枝爲柴掘荃蕙與射干兮射干香草補曰掘具物切射音夜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注引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夜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木未詳耘藜藿與蘘荷耘耔也詩云千耦其耘蘘荷蕒菹也藿豆葉也言折弃芳草及與玉華列種柴棘掘拔射干而耨耘藜藿失其所珍也以言賤弃君子而育養小人也補曰蘘而羊切蕒普各切即大招所稱蕒蒪也惜今世其何殊兮何殊一作竔異遠近思而不同言己哀惜今世之人賢愚異性其思慮或遠或近智謀不同也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淪沒或清激其無所通清明也激感也言或有耳目沈沒無所照見或有欲感激行於清明亦復不能通達分別其臧否也一本無兩所字補曰此言沈淪於世俗者困而不能達清激以自厲者介而不能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言哀我之生不當昭明之世舉賢之時獨蒙苦毒而遇罪過也雖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言己雖竭忠謇謇以重建其志君心乃乖差而不與我同故遂屏弃而不見用也謇一作蹇差一音楚嫁切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兹爲腐也腐臭也言己自惜被服芳香菲菲而盛君反以此爲腐臭不可用一無也字懷椒聊之蔎蔎兮在衣曰懷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蔎蔎香貌蔎一作藹一注云在袖曰懷補曰蔎桑葛切集韻引此乃逢紛以罹詬也言己懷持椒聊其香蔎蔎身修行潔動有節度而逢亂世遂爲讒佞所害而見恥辱也罹一作離詬一作詢一本句末無也字補曰詬呼候切

歎曰嘉皇既歿終不返兮嘉美也皇君也以言懷王不用我謀以歿於秦遂死而不歸終無遺命使己得還也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言己被放在此山澤深險之處去我郢道甚遼遠也讒人諓諓孰可愬兮諓諓讒言貌也尚書曰諓諓靖言言讒人諓諓承順於君不可告以忠直之意也補曰諓音翦巧言也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言己放逐遠行憂愁無極衆皆佞諛不可與語忠信也行唫累欷聲喟喟兮欷歎貌喟歎聲也累一作絫一作纍懷憂含戚一云心懷憂戚何侘傺兮言己行常歌唫增歎累息懷憂含戚悵然侘傺而失意也補曰上丑加下丑利切

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日言己放在山野處於深林冥冥之中山阜高峻樹木蔽日望之無人但見鳥獸也參差一作參蔘悲余心之悁悁兮一作悄悄目眇眇而遺泣遺墮也言己居於山林心中愁思目視眇眇而泣下墮也風騷屑以搖木兮騷屑風聲貌雲吸吸以湫戾吸吸雲動貌也湫戾猶卷戾也言己心既憂悲又見疾風動搖草木其聲騷屑浮雲

吸吸卷戻而相隨重愁思也啾一作啾戻一作淚補曰啾子小切戻力結切曲也悲余生之無歡兮

愁倥傯於山陸倥傯猶困苦也言悲念我之生遭遇亂世心無歡樂之時身常困苦於山陸之中也補曰倥傯苦貢走貢二切困苦也又音孔傯事多也旦徘徊於長阪兮夕仿偟而

獨宿言己旦起徘徊行於長阪之上夕暮獨宿山谷之閒憂且懼也髮披披以鬤鬤兮披披鬤鬤解亂貌也鬤古本作鬤補曰鬤而羊切鬤匹昭切躬劬勞而瘏悴劬亦勞也詩云劬勞於野瘏病也詩云我馬瘏矣言己履涉風露頭髮解亂而身罷病也補曰瘏音徒寃俇俇而南行兮俇俇惶遽之貌寃一作魂行一作征補曰俇具往切泣霑襟而濡袂袂袖也言己中心憂感用志不安寃寃俇俇惶遽南行悲感外發涕泣交下霑衣袖也濡一作掩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

而不言閉口爲噤也言己愁思心中牽引而痛無所告語閉我之口不知所言衆皆佞僞無可與謀也補曰噤巨禁切違

郢都之舊閭兮閭里囘湘沅而遠遷言己放逐去我郢都故閭囘於湘沅之水而遠移徙失其所之也囘一作過念余邦之橫陷兮補曰橫戶孟切

宗鬼神之無次同姓爲宗次第也言我思念楚國任用讒佞將橫陷危殆己之宗族先祖鬼神失其次第而不見祀也閔先嗣之中絕兮嗣繼心惶惑而自悲言己傷念先祖乃從屈瑕建立基功子孫世世承而繼之至於己身而當中絕心爲惶惑內自悲哀也聊浮遊於山

陿兮陿山側也補曰與峽同步周流於江畔畔界臨深水

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觀氾博也言己憂愁不能寧處出升山側遊戲博觀臨水長嘯思念楚國而無解己也補曰倘音常氾音泛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

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

古軌車轍也月令曰車同軌言己雖見放逐猶與離騷之文以諷諫其君冀其心一寤有命還己己復得乘車周行楚國脩古始之轍跡也補曰車同軌今中庸文也古音故道脩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

能已言己後或歸郢其路長遠誠難還徙然我心中想念於君不能已也背三五之典刑

兮典常刑法絕洪範之辟紀洪範尚書篇名箕子所爲武王陳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背三皇五帝之常典絕去洪範之法紀任意妄爲故失道也補曰辟婢亦切播規榘以背度兮播弃錯

權衡而任意錯置也衡稱也所以銓物輕重也言君弃先王之法度而不奉循猶置衡稱不以量物更任其意而商輕重必失道逕違人情也補曰錯七故切意有臆音操繩墨而放弃兮傾容幸

而侍側側旁也言賢者執持法度而見放弃傾頭容身讒諛之人反得親近侍於旁側也幸一作達甘棠枯

於豐草兮甘棠杜也詩云蔽芾甘棠補曰爾雅杜甘棠注云今之杜梨藜棘樹於中

庭堂下謂之庭言甘棠香美之木枯於草中而不見御反種蒺藜棘刺之木滿於中庭以言遠仁賢近讒賊也西施斥

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西施美女也仳倠醜女也彌猶徧也楹柱也言西施美好弃於後宮不見進御仳倠醜女反倚立徧兩楹之閒侍左右也補曰仳步浼倠虎猥切又仳音毗倠呼維切說文云醜面也淮南注云仳倠古之醜女音靡也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烏獲多力士也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養馬曰圉言與多力烏獲同車驂乘令仁賢邵公執役養馬失其宜也補曰孟子曰舉烏獲之任許慎云秦武王之力士蒯瞶登於清府兮咎繇棄而在壄蒯瞶衞靈公太子也不順其親欲害其後母清府猶清廟也言使蒯瞶無義之人登於清廟而執綱紀放弃聖人咎繇於外野政必亂身危殆也一作弃於壄外一作外野補曰蒯苦怪瞶五怪切蓋見茲以永歎兮以一作而欲登階而

狐疑言己見君親愛惡人斥逐忠良誠欲進身登階竭盡謀慮意中狐疑恐遇患害也棄白水而高

鶩兮椉一作乘因徙弛而長詞言己恐登階被害欲乘白水高馳而遠遊遂清潔之志因徙弛卻退而長訣也弛一作弛一作施

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倘佯山名也壚黃黑色土也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言倘佯之山其阪土玄黃其下有池水深而且清宜以避世而長隱身也補曰說文壚黑剛土也容與漢渚涘淫淫兮漢水名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言己將欲避世遊戲漢水之岸心中哀悲而不能去涕流淫淫也鍾牙已死誰爲聲兮鍾鍾子期牙伯牙也言二子曉音今皆已死無知音者誰爲作善聲也以言君不曉忠信亦不可爲竭謀盡誠也纖阿不御焉舒情兮纖阿古善御者言纖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爲盡其力言君不任賢者賢者亦不盡其節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離離剝裂貌還顧高丘泣如灑兮言己不遭明君無御用者重自哀傷悽愴累息心爲剝裂顧視楚國悲感泣下如以水灑地也補曰灑所宜切

思古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逡言己體受忠直之性雖數爲讒人所懲艾而心終不移易也艾一作忿一作葸逡一作移補曰艾忿竝音乂逡遷徙也通作移服覺皓以殊俗兮覺較也詩云有覺德行皓猶明也皓一作浩一作酷注竝同貌揭揭㠯巍巍揭揭高貌也巍巍大貌也言己被服衆芳履行忠正較然盛明志願高大與俗人異也巍釋文作巍音危補曰揭居謁切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言己志意高大上切於天譬若仙人王僑乘浮雲載赤霄上淩太清遊天庭也淩一作凌欲與天地參壽兮一無欲字與日月而比榮言己修行衆善冀若仙人王僑得道不死遂與天地同其壽命與日月比其光榮流名於後世不腐滅也

一無而字登崑崙而北首兮首嚮補曰首音狩悉靈圉而來謁悉盡也靈圉衆神也言己設得道輕舉登崑崙之上北向天門衆神盡來謁見尊有德也圉釋文作圄補曰竝魚呂切大人賦云悉徵靈圉而選之兮張揖曰靈圉衆仙号也淮南云騎蜚廉而從敦圄注云敦圄仙人名郭璞云靈圉淳圄仙人名也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言己乃選擇衆鬼神之中行忠正者與俱登於天門入玄闕拜天皇受勑誨也囘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褰祛也玉門山名也言乃旋我之車而西行褰舉虹旗驅上玉門之山以趣疾也馳六龍於三危兮三危西方山也朝西靈於九濱朝召也濱水涯也言乃馳騁六龍過於三危之山召西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西一作四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結旋也飛谷日所行道也言乃旋我車軫橫度飛泉之谷以南行也軫一作車絕都廣以直指兮都廣野名也山海經曰都廣在西南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也補曰淮南曰建木在都廣蓋天地之中也注云都廣南方山名又曰八殥之外有八紘南方曰都廣注云國名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歷祝融於朱冥朱赤色也言己行乃橫絕於都廣之野過祝融之神於朱冥之野也補曰莊子曰南冥者天池也傳曰南海之神曰祝融枉玉衡於炎火兮枉屈也衡車衡也委兩館于咸唐委曲也館舍也咸唐咸池也言己從炎火又曲意至於咸池而再舍止宿也貫澒濛以東朅兮澒濛氣也朅去也澒一作鴻補曰澒鴻竝乎孔切濛蒙孔切大水也朅丘列切維六龍於扶桑言遂貫出澒濛之氣而東去繫六龍於扶桑之木扶一作榑補曰春秋命厤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言己既周行遍於四海之外意欲上下高馳以求賢士也升一作陞徵九神於回極兮徵召也回旋也極中也謂會北辰之星於天之中也建虹采以招指虹采旗也招指指麾也旗所以

招指語人也言己乃召九天之神使會北極之星舉虹采以指麾四方也一作采虹駕鸞鳳以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明鷦明俊鳥也孔鳥飛而送迎兮一作庭迎騰羣鶴於瑤光鶴靈鳥也以喻潔白之士言己乃駕乘鸞鳳明智之鳥從鷦明羣鶴潔白之士過於瑤光之星質己修行之要也鶴一作鶻瑤一作搖一注云鶴白鳥也補曰瑤光北斗杓星也排帝宮與羅囿兮羅囿天苑升縣圃以眩滅言遂排開天帝之宮入其羅囿出升縣圃之山而望目爲炫燿精明消滅心愁思也升一作陞懸一作懸補曰縣音玄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以繼日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言己精明雖消滅猶結玉枝申脩忠誠立長庚之星以繼日光晝夜長行志意明也一作繼曜凌驚靁以軼駭電兮一無以字補曰軼音佚綴鬼谷於北辰綴係也北辰北極星也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言遂凌乘驚駭之雷追逐奔軼之電以至於天使北辰係綴百鬼勿令害賢者也鬼谷一作百鬼鞭風伯使先驅兮因靈玄於虞淵遡高風以低佪兮遡一作泝一云遡高風以徘佪補曰泝遡一也泝向也逆流而上曰泝洄覽周流於朔方靈玄玄帝也虞淵日所入也淮南言日出湯谷入于虞淵言乃鞭風伯使之掃塵因玄帝之神使無陰冥周徧流行於北方也就顓頊而敶詞兮考玄冥於空桑空桑山名也玄冥太陰之神主刑殺也言乃就聖帝顓頊敶列己詞考問玄冥之神於空桑之山何故害賢也旋車逝於崇山兮崇山驩兜所放山也逝一作遊奏虞舜於蒼梧言己從崇山見驩兜以佞故因至蒼梧告愬聖舜己行忠直而遇斥棄冀蒙異謀也虞一作帝済楊舟於會稽兮楊木名也詩云汎汎楊舟會稽山名也済一作濟就申胥於五湖湖大池也言己復乘楊木之輕舟就伍子胥於五湖之中問志行之見者也一本揖大禹於江濱一注伍子胥作申包胥然上文有申子注云子胥也見南郢之流

風兮殞余躬於沅湘言還見楚國風俗妒害賢良故自沈於沅湘而不悔也望舊邦之黯黮兮黯黮不明貌也邦一作鄉補曰黯烏感黮都感切時溷濁其猶未央言己望見故國君闇不明羣下貪亂其化未盡心憂愁也一無其字懷蘭茝之芬芳兮妒被離而折之言己懷忠信之行故爲衆佞所妒欲共被離摧折而弃之也被一作披補曰被音披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邑邑微弱貌也言君張朱帷襜襜鮮明宜與賢者共處其中而政令微弱適以自蔽者也日暾暾其西舍兮其一作而陽焱焱而復顧言日暾暾西下將舍入太陰之中其餘陽氣猶尚焱焱而顧欲還也以言己年亦老暮亦思還返故鄉也焱一作炎補曰暾他昆切焱火華也音琰炎音同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言己思年命欲暮願且假日遊戲須臾之閒然中心愁思如故終不解也故一作苦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一云譬彼雲龍無乘雲浮兮一句一云乘雲游兮一云乘浮雲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言己懷德不用譬若蛟龍潛於川澤忽然乘雲汎淫而遊紛紜若霧而乃見之也汎一作沉澒一作鴻補曰汎淫已見九懷澒鴻並乎孔切溶弋孔切潺湲轇轕轇一作膠補曰轕音葛雷動電發馺高舉兮言蛟龍升天其形潺湲若水之流縱橫轇轕遂乘雷電而高舉也以言己亦想遭明時舉而進用補曰馺素合切方言馺馬馳也注云疾貌升虛凌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言龍能登虛無凌清冥弃濁穢入天帝之宮言己亦想升賢君之朝斥去貪佞之人也升一作登沛一作弃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言龍既升天奮搖翹羽馳使風雨言己亦願奮竭智謀以輔事賢君流恩百姓長無窮極也

遠遊

楚辭卷第十六

楚辭卷第十七

漢侍中南郡王　逸叔師作

九思章句第十七　楚辭

逢尤（逢一作見）

怨上

疾世（世一作俗）

憫上（憫一作閔）

遭厄

悼亂（一作隱思一作散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陽人（一作南郡）博雅多覽讀楚辭而傷愍屈原故爲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褎之徒咸嘉其義（一云咸嘉歎之）作賦騁辭曰讚其志則皆列於譜錄世世相傳（皮日休九諷叙云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辯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若宋玉之九辯王褎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怨素豔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楊雄有廣騷梁竦有悼騷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褎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叙訓誼焉（一無叙字）辭曰（逸不應自爲注解恐其子延壽之徒爲之爾）

悲兮愁哀兮憂（傷不遇也）天生我兮當闇時（君不明也）被諑譖兮虛獲尤（爲佞人所傷害也諑毀也尤過也補曰諑音卓）心煩憒兮意無聊（愁君迷蔽忿姦與也憒亂也聊樂也補曰憒音潰聊音留）嚴載駕兮出戲遊（將以釋憂憒也）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賢君也）求軒轅兮索重華（覬遇如黃帝堯舜之聖明也）世既卓兮遠眇眇（去前聖遠然不可得也卓遠也卓一作逴補曰逴音卓）握佩玖兮中路躇（懷寶不舒悵彷徨也補曰躇音除）羨咎繇兮建典謨（樂古賢臣遇明君也咎一作臯）懿風后兮受瑞圖（懿深也屈原之喻也風后黃帝師受天瑞者也）愍余命兮遭六極（愍一作憫）委玉質兮於泥塗（見放逐汙辱若陷泥塗中也泥一作遲）遽傽遑兮驅林澤（遽一作遂傽一作章一作憧一作憒補曰集韻傽偟行不正）步屏營兮行丘阿（憂憒不知所爲徒經營奔走也補曰屏音并卑盈切征伀也）車軏折兮馬虺頹

驅騁不能寧定車弊而馬病也軏一作軏補曰語云小車無軏軏車轅耑持衡者一作軌非是虺音灰集韻作虺隤惷悵立兮涕滂沲憂悴而涕流也惷一作蠢一作惆一作怊補曰惷丑江切蠢音同視不明也一曰直視思丁文兮聖明哲丁當也文文王也心志不明願遇文王時也哀平差兮迷謬愚平楚平王差吳王夫差也平王殺忠臣伍奢奢子員仕吳以破楚夫差不用子胥而爲越所滅也呂傅舉兮殷周興呂呂望傅傅說兩賢舉用而二代以興盛也忌嚭專兮郢吳虛忌楚大夫費無忌嚭吳大夫宰嚭虛空也忌嚭佞僞惑其君而敗二國空虛郢楚都也嚭一作嚭補曰普美切集韻從喜仰長歎兮氣餡結仰將訴天也餡結也補曰餡於結切說文飦窒也與噎同悒殟絕兮咶復蘇憤忿晻絕徐乃蘇也殟釋文作慍咶一作活一作恬蘇釋文作穌補曰殟廣雅云極也音溫咶息也乎刮切虎兕爭兮於廷中廷朝廷也虎兕惡獸以喻姦臣豺狼鬬兮我之隅隅旁也言衆佞辯爭常在我傍也雲霧會兮日冥晦衆僞蔽君如雲霧之隱日使不可得見也飄風起兮揚塵埃回風爲飄以喻小人造設姦僞賊害仁賢爲君垢穢如回風之起塵埃也走鬯罔兮乍東西動觸詔毀東西趣走一作鬯堂一作暢堂一本云堂敞音又主尙切補曰集韻有堂敞尙二音距也蹋也有堂音餉正也欲竄伏兮其焉如無所逃難念靈閨兮隩重深靈謂懷王閨閤也言欲訴論輒爲羣邪所逆不能得通達隩一作奧一作窔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逶隨逶隨迂遠也近而障隔則與迂遠同也逶一作委憂心悄兮志勤劬悄猶慘也劬勞也志一作以補曰悄子小切䰟煢煢兮不遑寐䰟一作魂目脈脈兮寤終朝脈脈視貌也終朝旦及夕言通夜不能瞑也脈一作脈一作眽補曰脈目財視貌音脈

逢尤

令尹兮謷謷令尹楚官掌政者也謷謷不聽話言而妄語也補曰謷五高切羣司兮譨譨羣司衆僚譨譨猶㥯㥯也言皆競於佞也羣一作群補曰譨譨多言也奴侯切哀哉兮溷溷溷溷一國竝亂也補曰溷音骨上下兮同流君臣俱愚意無別也菽藟兮蔓衍菽藟小草也蔓衍廣延也補曰菽釋文音焦藟力水切芳蘼兮挫枯蘼香草名也挫枯弃不用也補曰蘼許苗切本草白芷一名蘼說文楚謂之蘺晉謂之蘼齊謂之茝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君不識賢使紫奪朱世無別知之者倚此兮巖穴退遁逃也永思兮窈悠長守忠信念無違而塗悠遠也悠一作窕嗟懷兮眩惑懷懷王也爲衆佞所欺曜目盡迷瞀用志兮不昭獨行忠信無明己者昭一作照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鈕樞所以校玉斗玉斗既喪將失其鈕樞言放弃賢者逐去之一注云鈕樞玉斗皆所寶者補曰釋文鈕女有切一作劍非是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熬亦煎也憂無已也煎熬一作熬鬻釋文作𤎌補曰竝音炒進惡兮九旬紂爲九旬之飲而不聽政惡一作思進惡一作集慕九旬一作仇荀一注云紂爲長夜之飲補曰仇荀謂仇牧荀息復顧兮彭務彭彭咸務務光皆古介士恥受汙辱自投於水而死也復一作退務一作瞀注同釋文音牟擬斯兮二蹤擬則也蹤跡也言願效此二賢之迹亦當自沉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壄未得所死且彷徨也一作野上察兮璇璣璇一作旋一作琁機補曰北斗魁四星爲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璇璣天中故先察之大火西流攝提運下夜分之候愁思不寐起視星辰以解慼者也流一作匿補曰大火房心尾也晉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雷霆兮硠磕雷聲補曰上音郎下苦蓋切雹霰兮霏霏霏霏集貌奔電兮光

晃涼風兮愴悽。獨處愁思不寐見雹霍涼風之至益憂多也晃一作照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言鳥獸驚惶尚相從就傷己單獨心用悲也鴛鴦兮噰噰。和鳴貌也狐貍兮徵徵。相隨貌補曰徵釋文音眉一作獄非哀吾兮介特。介特獨也一吾下有子字獨處兮罔依。罔無也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言己獨處山野與衆虫爲伍心悲感也一作蟊蠽蛓一作蠚懷一作衣豸一作豕補曰螻蛄二音蟊蠽矛節二音蟊虫食草根者爾雅蠽茅蜩似蟬而小青色音截蛓音次說文云毛虫有毒螫人蠋音蜀豸直氏切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佇立兮忉怛。佇停補曰忉音刀憂勞也怛丁葛切心結縎兮折摧。補曰縎結也音骨

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言居山中愁憤復之漢水之涯庶欲以釋思念也渚一作濱求水神兮靈女。冀得水中神女以慰思念嗟此國兮無良。此國楚國也言君臣無善皆凶愚也媒女詘兮謰謱。謰謱不正貌一云謀女一云媒拙訥兮補曰詘與訥同方言謰謱拏也南楚曰謰謱音連縷注云言譇拏也一曰謰謱語亂也鴳雀列兮譁讙。鴳雀小鳥以喻小人列位也言小人在位患失之競爲佞諂聲嗷嗷也鴳一作鷃鴝鵒鳴兮聒余。鴝鵒鴳雀類也多聲亂耳爲聒補曰鴝音劬抱昭華兮寶璋。昭華玉名璋一作章補曰淮南云堯贈舜以昭華之玉欲衒鬻兮莫取。行賣曰衒鬻賣也言己竭忠信以事君而不見用猶抱此昭華寶璋衒賣之璋玉名也言旋邁兮北徂。己不見用欲遠去也旋一作逝一云逝言邁兮叫我友兮配耦。叫急叫也言此國已無良人庶北行遇賢友而以自耦也日陰曀兮未光。北方多陰陰一作曖闃眗窕兮靡睹。闃窺也眗窕幽冥也一作闃眗窕補曰闃古覓切眗與窅同窕徒了切深也紛載驅兮高馳。適北無所遇故欲馳而去將諮詢兮皇羲。皇羲羲皇也諮問詢謀所以安己也一云羲伏羲伏羲稱皇也遵河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所志不遇無所用其志也時一作旹濿滄海兮東遊。沐盥浴兮天池。天池則滄海也濿一作厲補曰濿與厲同訪太昊兮道要。太昊東方青帝也將問天道之要務云靡貴兮仁義。太昊答惟仁義爲上補曰義有儀音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聞惟仁義故欣喜復之西方就文王也邠岐周本國邠一作豳秉玉英兮結誓。願與文王約信以玉英爲贄幣也日欲暮兮心悲。日暮而歲邁年將老悲不見進用也惟天祿兮不再。福不再至年歲一過則終訖也背我信兮自違。若背忠信以趨時俗則違本心故不忍爲踰隴堆兮渡漠。隴堆山名漠沙漠也一云漢漠水也過桂車兮合黎。桂車合黎皆西方山之名赴崑山兮馽騄。崑山崑崙也言渡隴堆適桂車合黎乃至崑崙取駿馬而絆之騄駿馬名崑一作昆馽一作馵補曰馽竹及切絆馬也騄耳馬名音綠從卭遨兮棲遲。卭獸名遨遊也馽騄從卭而棲遲顧望也一云從盧敖兮補曰卭謂卭卭駏虛也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玉液瓊蘂之精氣芝神草也渴毀玉精飢食芝華欲僊去也渴釋文作歇補曰吮常兗切呧也又子兗切漱也歇與渴同居嵺廓兮尠疇。嵺廓空洞而無人也尠少也疇匹也言獨行而抱影也補曰嵺音寥遠梁昌兮幾迷。梁昌陷據失所也迷惑欲還也陷據一作蹈據望江漢兮濩渃。濩渃大貌也還見江漢水大也漢一作海補曰濩音穫渃音若大水也心緊

蒃兮傷懷。緊蒃糾繚也。望舊土而心感傷也。蒃一作攀。一作縺綣。補曰。緊縺竝祛引切。攀綣竝苦遠切。纏綿也。時

昢昢兮旦旦。日月始出光明未盛爲昢昢。一作朏。一云旦旦。一云且旦。補曰。昢日將曙。朏月未盛明。竝普突切。且子魚

切。塵莫莫兮未晞。莫莫合也。晞消也。朝陽未開霧氣尙盛。莫一作漠。憂不暇

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吒一作咤。增一作曾。補曰。吒竹嫁切。吒怒也。

疾世

哀世兮睩睩。睩睩視貌。賢人不用。小人持勢也。補曰。睩目睞謹也。音祿。譏譏兮噬

喔。譏譏竊言。噬喔容媚之聲。補曰。噬音益。喔於角切。又音屋。衆多兮阿媚。阿曲。骫靡

兮成俗。委靡面柔也。骫一作委。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煢

獨。詩云。獨行煢煢。煢一作惸。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木帳曰帷。

言大人處卑賤。小人在尊位也。鵜一作鶘。鵜一作鶇。一作鷀。補曰。鵜音啼。與鶇同。說文。鵜鶘也。蘮蕠兮青蔥。蘮蕠草名。

青蔥見養有光色也。補曰。蘮居滯切。蕠女猪切。集韻。蘮蕠似芹可食。蔥當作葱。槀本兮萎落。槀本香草也。喻賢愚

易所。落舊音格。覩斯兮僞惑。惑一作感。一云疾斯兮僞忒。心爲兮隔錯。

隔錯。失其性也。逡巡兮圃藪。藂林曰藪。率彼兮畛陌。田閒道曰畛。陌塍分

界也。川谷兮淵淵。深貌。山皀兮峉峉。峉峉長而多有貌也。皀一作阜。

一作屈。峉一作硌。補曰。皀卽阜字。皀舊音五結切。集韻作皀。山高也。峉音額。山高大貌。硌音落。叢林兮崟崟。崟崟衆饒

貌。崟一作岑。補曰。竝音吟。株榛兮岳岳。岳岳衆木植也。株一作林。補曰。博雅。木叢生曰榛。霜雪

兮漼溰。積聚貌。一作溰溰。一作漼漼。補曰。漼音摧。溰五來切。霜雪積聚貌。冰凍兮洛澤。

洛竭也。寒而水澤竭成冰。補曰。集韻。冰謂之洛澤。其字从夂。上音洛。下大洛切。又曰。澤冰結也。引此云。冬冰兮洛澤。東西兮南

北。囿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停止也。庇廕兮枯樹。匍

匐兮巖石。穴可居者。踡跼兮寒局數。一云踡跼兮數年。一云踡跼兮寒風數。補

曰。數音促。獨處兮志不申。踡偃僂也。年齒盡兮命迫促。

魁壘擠摧兮常困辱。魁壘促迫也。擠摧折屈也。壘一作纍。補曰。魁苦罪切。壘纍竝音磊。魁壘盤

結也。擠子奚切。含憂強老兮愁不樂。愁早老曰強也。不一作無。鬚髮

薴顇兮顠鬢白。薴亂也。顠雜白也。鬢一作鬢。薴一作夢。鬢一作鬒。補曰。薴音獰。艸亂也。顇音悴。顠頻顇也。顠疋沼

切。髮亂貌。思靈澤兮一膏沐。靈澤天之膏潤也。蓋喻德政也。靈一作雲。懷蘭英

兮把瓊若。英華瓊若食也。蘭一作華。待天明兮立躑躅。言懷蘭把

若無所施之。欲待明君。未知其時。故屏營躑躅。一作蹢躅。補曰。上文隻。下文局切。雲蒙蒙兮電儵爍。

儵爍疾也。闇多而明少也。蒙一作濛。補曰。爍書灼切。孤雌驚兮鳴呴呴。雌一作雛。補曰。呴音握。

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孰訴告。一云於悒

悒兮。補曰。怫音佛。悁一緣切。告入聲。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子男子之通稱也。沈玉躬兮湘汨。賢者質美。

故以比玉。湘汨皆水名。補曰。汨音覓。何楚國兮難化。言楚國君臣之亂。不可曉喻也。兮一作之。迄

于今兮不易。政教荒阻。不可變也。于一作乎。士莫志兮羔裘。言政穢則

士貪鄙。無有素絲之志。皎潔之行也。競佞諛兮讒閱。閱不相聽。一云讒閱閱。補曰。閱虛的切。指

正義兮爲曲。訿玉璧兮爲石。一作璧玉。補曰。訿音紫。殦

鵬遊兮華屋鴳一作鶡鵕鸃棲兮柴族鵕一作駿棲一作指一作蓓音竄補曰鵕素俊切鸃音儀族千木切起奮迅兮奔走違羣小兮謑詬謑恥辱垢陋之言也詬一作呴補曰謑音傒詬許候切又胡豆切荀子無廉恥而忍謑詬注云謂罵辱也謑音奚一云謑詬小人怒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雲升天就日處矣昭明日暉昇一作陞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衢路也九陽日出處也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河鼓牽牛別名補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晉志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雲霓紛兮晻翳雲一作霄翳一作黳參辰回兮顛倒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顛倒失路也補曰揚子吾不覩參辰之相比逢流星兮問路顧我指兮從左流星發所從也一云顧指我兮徑娵觜兮直馳觜一作訾補曰娵酒于切觜音訾爾雅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御者迷兮失軌遂踼達兮邪造流星雖甚猶不得道踼達誤過也邪一作衺補曰踼音湯達他達切一音跌跌踼行不正貌林云踼徒郎大浪二切與日月兮殊道志閎絕兮安如志望已訖不知所之如一作歸補曰閎音遏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下一作俛見鄢郢兮舊宇鄢郢楚都也言上天所求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補曰鄢於建切地名在楚音偃者在鄭音焉者在潁川釋文音𢣸意逍遙兮欲歸眾穢盛兮杳杳眾穢諭佞人言將復害己思哽饐兮詰詘饐一作咽涕流瀾兮如雨還為眾僞所害故悲泣也

遭厄

嗟嗟兮悲夫傷時昏惑殽亂兮紛挐君任佞巧嫉疾忠信交亂紛挐也殽一作散釋文殽乎巧切補曰挐女居切茅絲兮同綜不別好惡綜一作綵補曰綜子宋切機縷也列女傳曰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冠屨兮共絇上下無別屨一作屣補曰絇具于切鄭康成云絇謂之拘著舄屨頭以為行戒督萬兮侍宴華督宋萬二人宋大夫皆弒其君者也周邵兮負芻周公邵公言楚君使忠賢如周邵者負芻反以督萬之人侍宴補曰說文芻刈草也白龍兮見䠶靈龜兮執拘白龍川神靈龜天瑞補曰河伯化為白龍羿射之眇其左目神龜見夢於宋元君曰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仲尼兮困厄仲尼聖人而厄於陳蔡也鄒衍兮幽囚鄒衍賢人而為佞邪所攝齊遂執之伊余兮念茲伊惟也茲此也奔遁兮隱居欲避世也將升兮高山升一作陟一作階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鵙伯勞也山有猴猿谷有虺蛇左右衆鳥閴無人民所以愁懼也補曰鵙古覓切惶悸兮失氣悸懼也失氣晻然而將絕補曰悸其季切踊躍兮距跳以泄憤懣也補曰跳徒招切便旋兮中原旋一作絕仰天兮增歎仰一作卬菅蒯兮壄莽壄一作野補曰菅音姦蒯苦怪切雚葦兮仟眠一作千眠一作仟玄仟一作阡鹿蹊兮䠠䠠貒貉兮蟫蟫蟫蟫相隨之貌鹿蹊一作玄鹿䠠一作蹝䠠䠠一作繼踵補曰蹊徑也䠠吐管切集韻作蹦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貒音湍似豕而肥一音歡蟫淫潭二音鸇鷂兮軒軒軒軒將止之貌補曰鷂音燿鶉鵪兮甄甄甄甄小鳥飛貌鵪一作鶕一云鶉鴳兮飄飄一作鶉鴒補曰鵪烏甘切哀我兮寡獨靡有兮齊倫齊偶齊一作匹意欲兮沈吟迫日兮

黃昏。意且欲遲望，又促暮當棲宿也。迫一作白。玄鶴兮高飛。鶴一作鸛。一云鵾雞。曾逝兮青冥。青冥太清。曾一作增。逝一作遊。鶬鶊兮喈喈。鶬鶊鸝黃也。喈喈鳴之和。山鵲兮嚶嚶。嚶嚶鳴之清也。鴻鸕兮振翅。鴈之大者曰鴻。鸕鸕鶩也。振翅將飛也。歸鴈兮于征。征行也。言將去。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跬竢兮碩明。垂釋文作亟。測夾切。碩一作須。補曰屣所爾切。跬竹句切。集韻重主切，停足。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昊天夏天也。昭明也。靈神也。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龢煖。煖一作暝。古作燸。補曰乃管切。百草萌兮華榮。榮一作英。堇荼茂兮扶疏。堇葪也。荼苦菜也。扶一作敷。補曰爾雅齧苦堇。注云今堇葵也。蘅芷彫兮瑩嫇。蘅杜蘅。芷若芷。皆香草。嫇一作冥。補曰瑩於銘切。嫇音銘。愍貞良兮遇害，將夭折兮碎糜。一作靡。時混混兮澆饡。饡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饡之亂也。餐一作餮。補曰饡音贊。說文云以羹澆飯。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釋文作累。力桂切。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傅賣。傅一作傳。補曰淮南云伯里奚轉鬻。注云伯里奚知虞公不可諫，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傳亦有轉音。遭桓繆兮識舉。管管仲。百百里奚也。管仲爲魯所囚，齊相釋而任之。百里奚晉徒役，秦繆以五羖之皮贖之，爲相也。補曰繆音木。才德用兮列施。德一作得。且從容兮自慰。以古賢者皆然，緩己憂也。玩琴書兮遊戲。補曰戲音希。

迫中國兮迮陿。無所用志，故云迮陿。一作窄陜。吾欲之兮九夷。予欲居九夷，疾時之言也。超五嶺兮嵯峨。超越也。將之九夷，先歷五嶺之山，言艱難也。觀浮石兮崔嵬。東海有浮石之山。崔嵬山形也。陟丹山兮炎野。復之南方。丹山炎野皆在南方也。屯余車兮黃支。一本此句在就祝融兮稽疑之下。補曰楊子曰黃支之南。就祝融兮稽疑。黃支南極國名也。祝融赤帝之神。稽合所以折謀求安己之處也。嘉己行兮無爲。嘉善也。言祝融善己之處。乃回朅兮北逝。復旋至北方也。回一作迴。補曰朅去朅切。遇神孈兮宴娭。孈北方之神名也。言遇神宴而待之。孈一作孈。釋文作孈，音攜。欲靜居兮自娛。言己遇神而宴樂，亦欲安居自娛也。心愁慼兮不能。慼一作戚。放余轡兮策駟。復欲去也。放一作收。忽飆騰兮浮雲。一云忽風騰兮雲浮。蹠飛杭兮越海。蹠一作跖。從安期兮蓬萊。蓬萊海中山名也。安期生仙人名也。言欲往求仙也。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登一作升。使素女兮鼓簧。太一天帝所在，以玉爲臺也。乘戈龢兮謳謠。乘戈仙人也。和素女而歌也。補曰張晏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戈字從弋。聲噭誂兮清和。噭誂清暢貌。噭釋文作激，音叫。誂他弔切。補曰噭呼也。楚謂兒泣不止曰噭咷。咷音糶。音晏衍兮要婬。要婬舞容也。補曰說文婬曲肩貌。方言婬遊也。江沅之閒謂戲爲婬。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言天神衆舞皆喜樂，獨己懷悲哀也。顧章華兮太息。章華楚臺名也。太息憂歎也。志戀戀兮依依。戀一作孌。

傷時

旻天兮清涼。秋天爲旻天。秋節至。故清且涼也。玄氣兮高朗。秋冬陽氣升。故高朗也。朗一作明。北風兮潦洌。寒節至也。洌一作烈。補曰。潦音寮。草木兮蒼唐。始凋也。草一作艸。唐一作黄。蛜蚗兮噍噍。促寒將蟄。故噍噍鳴。蝍蛆兮穰穰。將變貌。歲忽忽兮惟暮。暮末。余感時兮悽愴。感時以悲思也。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夜光明珠也。椒瑛兮湼汙。葈耳兮充房。葈耳。惡草名也。充房。侍近君也。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墨陽。劍名。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四裔謂之四荒。下堂兮見蠆。蠆。土蟲也。喻佞人欲害賢。如蠆之有螫毒。出門兮觸蠭。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蜿蟤。蜿蟤。自迫促貌。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叢攢。羅布也。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沄沄。沸流。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騈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獨行貌。冬夜兮陶陶。長貌。雨雪兮冥冥。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神光。山川之精能爲光者也。熒熒。小火也。修德兮困控。將離困控。言無引己也。愁不聊兮遑生。遑暇。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玉巒。崑崙山也。山脊曰巒。逍遙。須臾也。覽高岡兮嶢嶢。山嶺曰岡。嶢嶢。特高也。桂樹列兮紛敷。崑崙山多桂樹。紛敷。紛錯敷衍。吐紫華兮布條。桂華紫色。布敷條枝。實孔鸞兮所居。孔鸞。大鳥。今其集兮惟鴞。鴞。小鳥也。以言名山宜神鳥處之。猶朝廷宜賢者居位。而今惟小人。故云鴞萃之也。烏鵲驚兮啞啞。神鳥至則衆鳥集從。今反鴞往處之。故驚而鳴也。余顧瞻兮怊怊。怊怊。四遠貌。彼日月兮闇昧。日月無光。雲霧之所蔽。人君昏亂。佞邪之所惑。障覆天兮祲氛。祲惡氣貌。伊我后兮不聰。后。君。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無所効其忠誠。故翻飛而去也。遊陶遨兮養神。陶遨。心無所繫。乘六蛟兮蜿蟬。蜿蟬。羣蛟之形也。龍無角曰蛟。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爲旗。秉電策兮爲鞭。復欲升天求仙人也。朝晨發兮鄢郢。郢。楚都也。食時至兮增泉。增泉。天漢也。繞曲阿兮北次。次。舍。造我車兮南端。復適南方也。謁玄黄兮納贄。玄黄。中央之帝也。崇忠貞兮彌堅。雖遙蕩天際之閒。不失其忠誠也。歷九宮兮徧觀。九宮。天之宮也。睹祕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傅說。殷王武丁之賢相也。死補辰宿。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罼兮掩邪。罼。宿名也。畢有因菱名。故欲以

揜取邪佞之人也。彀天弧兮䠶姦。弧亦星名也。弧矢弓弩，故欲以䠶姦人也。隨真人兮翺翔。真仙人也。食元氣兮長存。元氣，天氣。望太微兮穆穆。太微，天之中宮。穆穆，和順也。睨三階兮炳分。太微之階。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當與衆仙共輔天帝，成化而建功也。目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稸積兮未通。悵敞罔兮自憐。言陞仙之事，道而不通，故使志不展而自傷也。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天清則雲霓除，日月星辰昭，君明下理，賢愚得所也。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蜥蜴喻小人。龜龍喻君子。璇璣玉衡，以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一云奮策謀兮。配稷契兮恢唐功。配，匹也。恢，大。唐，堯也。稷契，堯佐也。言遇明君，則當與稷契恢大堯舜之善也。一曰恢虞功。嗟英俊兮未爲雙。雙，匹也。

楚辭卷第十七

今世所行楚辭率皆紫陽注本而洪氏補注絕不復見紫陽原本六義比事屬辭如堂觀庭如掌見指固已探古人之珠囊爲來學之金鏡矣然慶善少時即得諸家善本參較異同後乃補王叔師章句之未備者而成書其援据該博考證詳審名物訓詁條析無遺雖紫陽病其未能盡善而當時歐陽永叔蘇子瞻孫莘老諸君子之是正慶善師承其說必無剌謬表方舞勺先人手離騷一篇教表曰此楚大夫屈原所作其言發於忠正爲百代詞章之祖昔人有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我之從事鉛槧自此書昉也小子識之壬寅秋從友人齋見宋刻洪本黯然於先人之緒言遂借歸付梓其九思一篇晁補之以爲不類前人諸作改入續楚辭而紫陽并謂七諫九歎九懷九思平緩而不深切盡刪去之特增賈長沙二賦則非復舊觀矣洪氏合新舊本爲篇第一無去取學者得紫陽而究其意指更得洪氏而溯其源流其於是書庶無遺憾汲古後人毛表奏叔識

文選李善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鄱陽胡氏校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文選於孟蜀時毋昭裔已為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為六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貴池倉使取善注雕校鋟木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經數百年轉展之手譌舛日滋將不可讀恭逢
國家文運昭回
聖學高深苞函藝府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理以潤色鴻業而佳本罕覯誦習為難寧非缺事歟往歲顧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槧者因即屬兩君遴手影摹校刊行世踰年工成雕造精緻勘對嚴審雖尤氏真本殆不是過焉從此讀者開卷快然非敢云是舉即崇賢功臣抑亦學海文林之一助已其善注之并合五臣者與尤殊別凡資參訂既所不廢又尋究尤本輒有致疑鉤稽探索頗具要領宜諗來者撰次為考異十卷詳著義例附列於後而別為之敘云嘉慶十四年二月既望序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去聲)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直追)輪為大輅(音路)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作能)微增冰之凜(力錦)何哉蓋踵(音腫)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音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去聲)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七余)麟趾(音止)正始之道著桑閒濮(音卜)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下江)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入聲)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彼嬌)並驅(丘遇)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音目)若之談季子

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音針）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去聲）則析（洗激反）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胡激反）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以進反）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去聲）。譬陶匏（蒲包）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音緘）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音軌）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平聲）七代，數（去聲）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匹沼）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音相）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去聲）以芟（音衫）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下快反），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七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音異）其（音饑）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古害）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聲）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去聲）之綜（作宋）緝（此立）辭采，序述之錯比（避）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于貴）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選序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媯簧之後掞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鞶帨於遥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鶩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蕞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

原书空白页

文選目錄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第一卷
賦甲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第二卷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第三卷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第四卷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蜀都賦一首
第五卷
賦丙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第六卷
左太沖魏都賦一首
第七卷
賦丁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一首幷序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一首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第八卷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楊子雲羽獵賦一首
第九卷
賦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幷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第十卷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第十一卷
賦己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幷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第十二卷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第十三卷
賦庚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第十四卷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第十五卷
賦辛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第十六卷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第十七卷
賦壬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第十八卷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第十九卷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一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第二十卷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第二十一卷
詩乙
詠史
王仲宣詠史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八首
張景陽詠史一首
盧子諒覽古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第二十二卷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游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一首
第二十三卷
詩丙
詠懷
阮嗣宗詠懷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顔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荅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第二十四卷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尙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詩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第二十五卷
詩丁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温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第二十六卷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為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二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第二十七卷
詩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荊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第二十八卷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第二十九卷

詩己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一首
第三十卷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一首
讀山海經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擣衣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齋中讀書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首
直中書省一首
觀朝雨一首
郡內登望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直學省愁臥一首
詠湖中鴈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一首
詩庚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第三十一卷
雜擬下
袁陽源傚白馬篇一首
傚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傚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第三十二卷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第三十三卷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第三十四卷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第三十五卷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第三十六卷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廟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第三十七卷
表上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第三十八卷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子元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爲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第三十九卷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擧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第四十卷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第四十一卷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擧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第四十二卷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一首

第四十三卷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詔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第四十四卷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第四十五卷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第四十六卷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第四十七卷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第四十八卷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論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第四十九卷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揔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第五十卷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倖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祖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光武紀贊一首
第五十一卷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第五十二卷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第五十三卷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第五十四卷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第五十五卷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第五十六卷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劍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第五十七卷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第五十八卷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陳仲弓碑文一首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第五十九卷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第六十卷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年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文選目錄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甲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也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言周道既微雅頌並廢也史記曰周武王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太子釗立是爲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爲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稟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興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立爲漢王滅項羽即皇帝位荀悅曰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 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悅曰諱徹漢書曰孝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荀悅曰諱詢字次卿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秘殿北以閣秘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 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論語子曰東里子產潤色之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 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 漢書武紀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曰得寶鼎后土祠傍作寶鼎之歌 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 漢書宣紀曰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焉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爲武騎常侍又曰虞丘壽王字子貢以善格五召待詔遷爲侍中中書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舉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臯字少孺上書北闕自稱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爲郎又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數從獵擢爲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爲輦郎遷中壘校尉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 漢書曰倪寬脩尚書以郡選詣博士孔安國射策爲掌固遷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脩春秋爲博士後爲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爲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爲郎遷太子太傅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廣雅曰抒猶泄也抒食與切諷方鳳切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 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國語泠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 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說文曰揄引也以珠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揚舉也毛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荀悅曰諱驁字太孫 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蒼頡篇曰炳著明也彼皿切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 尚書臯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蔡邕獨斷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都舉朝廷以言之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 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 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 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 長安在西故曰西土尚書曰西土有衆 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東都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張衛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康安也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我君接上下也 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

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廣雅曰攄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賓
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禮記曰父召無諾唯而起漢書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
二州漢興立都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
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漢書音義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標也山海經曰
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襃斜隴首之險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襃斜梁州記曰萬石
城泝漢上七里有襃谷南口曰襃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鹽鐵論曰秦右隴阺漢書辛雍白麟歌曰朝隴首覽西垠尚書曰導河自積
石南至于華陰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
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左氏傳君子曰澗溪沼沚之毛漢書曰秦地九州膏
腴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於報切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為橫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
上下為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稽嘉耀曰德象天地為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稷名弃堯舜時為農師號后稷姓
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都豐武王滅紂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政并六
國稱皇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
河圖之靈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以厤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緯書曰河圖命
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成功在西故都長安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
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
張良為留侯也蒼頡篇曰演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天謂五星也人
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
據龍首說文曰睎望也呼衣切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睋視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為槨張揖上
林賦注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漢書曰霸水出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
而大起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肇自
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高祖漢書張晏曰
為功最高而為漢帝太祖故特起名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荀悅曰諱衎漢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祚賈
逵曰祚祿也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鹽鐵論曰秦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鄭玄周禮注曰雉長

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皃火家切說文曰城有水曰池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周禮曰匠
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
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
連說文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鄭玄周禮注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鄭玄禮記注曰塡滿也塡與闐同徒堅切又曰廛市物邸舍也除連切李
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
詩曰惠我無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富人則商賈為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鄭玄
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也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莊子曰治州閭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徒豪舉耳文子
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
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
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辭曰朝騁騖乎江皐說文曰騁直馳也又曰騖亂馳也
音務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
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鄭玄周禮注曰王國百里為郊漢書曰宣
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
曰紱綬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丞相也漢書韋賢為丞相從平陵車千秋為丞相從長陵黃霸為丞相從平陵
平當為丞相從平陵魏相為丞相從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從杜陵杜周為御史大夫從茂陵蕭望之
為前將軍從杜陵馮奉世為右將軍從杜陵史丹為大將軍從杜陵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與乎州郡
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
觀萬國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安皆為五均
司市師三選謂選三等之人七遷謂遷於七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
山園也又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陪陵自元以上正有
七帝也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封畿之內
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漢書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為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躒
猶超絶也逴音卓躒呂角切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

海珍藏藍田美玉上林賦曰崇山巃嵸崔巍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北謂天下陸海之地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漢書弘農郡有商縣上雒縣扶風有鄠縣杜陽縣說文曰隈水曲也於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又曰澤鄣曰陂停水曰池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言秦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漢書曰秦地南有巴蜀廣漢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古亂以九嵕子紅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漢書谷口縣九嵕山在西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延壽館通天臺漢宮闕疏曰甘泉林光宮秦二世造漢書曰王子淵為甘泉頌又曰楊子雲奏甘泉賦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无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溉舃鹵之地四万餘頃收皆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万之口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也毛詩曰疆埸有瓜周禮曰十夫有溝鄭玄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音繩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周禮曰以五穀養病漢書音義韋昭曰黍稷菽麥稻也毛詩曰實穎實栗毛萇曰穎垂穎也小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鋪布也普胡切王逸楚辭注曰紛盛皃也棻與紛古字通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言通溝大漕既達河渭又可以汎舟山東控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其波瀾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道渭如淳曰水轉曰漕蒼頡篇曰潰旁決也胡對切說文曰洞疾流也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也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禁苑即林苑也羽獵賦曰開禁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周禮注曰澤无水曰藪漢書有蜀都漢中郡繚猶繞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緜四百餘里繚力鳥切離別非一所也上林賦曰離宮別館彌山跨谷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毛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昆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漢書宣帝詔曰九真獻奇獸晉灼漢書注曰駒形麟色牛角又武紀曰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又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山海經曰帝之下都昆崙之墟高萬仞河圖括地象曰昆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子虛賦曰東注巨海也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

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楊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制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漢書曰蕭何立東闕北闕周易曰豐其屋漢書曰蕭何作未央宮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土作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云坤蒼曰瓌瑋珍琦也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爾雅曰螮蝀虹也螮音帝蝀音董虹音紅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扶云切又曰橑椽也梁道切又曰翼屋榮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言彫刻玉瑱以居楹柱也爾雅曰玉謂之彫郭璞曰治玉名也廣雅曰瑱礩也瑱與礩古字通並徒年切說文曰楹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發五色之渥彩光爓音豔朗以景彰毛詩曰顏如渥丹鄭玄曰渥厚漬也烏學切字林曰爓火貌也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墄而右平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太極乃有陛堂則有階无陛也左墄右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墄者為陛級也言階級勒墄然七則切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曰南面三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毛萇詩傳曰闈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中徐廣曰鐻音巨毛詩曰設業設虡毛萇曰植曰虡虡與鐻古字通也三輔黃圖曰秦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闥他曷切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爾雅曰仍因也仍或為芿非也孔安國論語注曰閾門限也胡洫切又曰峻高大也爾雅曰闔謂之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閑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孔安國尚書傳曰徇循也爾雅曰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孔安國尚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名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毛萇詩傳曰崔高大也茲瑰切王逸楚辭注曰嵬高也才迴切廣雅曰炤明也音照爛亦明也力旦切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鄭玄禮記注曰茵蓐也於申切周易曰君子以鄉晦入宴息也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書曰詔掖庭養視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居增城舍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亦皆殿名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

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閒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音義曰謂壁中之橫帶也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故云音義而已說文曰釭轂鐵也列錢言金釭銜璧行列似錢也釭古雙切說文曰裛纏也於劫切又曰綸糾青絲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書曰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青曰翠韻集曰玫瑰火齊珠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楚有和璞而爲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侯爲明月許慎以明月爲夜光班固上云隨侯明月下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非隨珠明月矣以三都合爲一寶經典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吳都賦曰隨侯於是鄙其夜光鄒陽云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爲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漢書曰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然墀以髹漆故曰玄也釦砌以玉飾砌也說文曰釦金飾器枯後切廣雅曰砌戺也且計切說文曰碝石之次玉也如兗切磩碝類也音戚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郭璞上林賦注曰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曰崐崘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石也韓詩曰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曰颯纚長袖貌也颯思合切纚山綺切說文曰綺文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組綬也楚辭曰佩繽紛其繁飾王逸曰繽紛盛貌也繽匹人切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娙娥視中二千石傛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方言曰迭代也徒結切娙音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尚書曰百寮師師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爲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爲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爲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爲丞相孔安國尚書傳曰謀謨也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宋衷曰此赤兌者謂漢高帝也黃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禮記曰保者愼其身以輔翼之長楊賦曰今朝廷出凱悌行簡易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施螫毒說文曰螫行毒也舒亦切故令斯人揚樂和之

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孔叢子曰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況百獸乎漢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又景帝詔曰詞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嘉奏曰高皇帝宜爲太祖孝文帝宜爲太宗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石渠已見上文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爾雅曰惇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誨教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安國尚書傳曰稽考也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漢書曰嚴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猒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金馬已見上文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漢書武帝曰司馬相如之倫皆辨智閎達元元本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曰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鉤命決曰丘攟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衞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漢書曰奉常掌禮儀屬官有五經博士又曰匡衡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又曰秦分天下爲郡縣又曰興廉舉孝也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贅猶綴也贅之銳切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閽人寺人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也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史記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漢書曰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循禁備盜賊也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輦路輦道也上林賦曰輦道纚屬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漢書曰高祖至長安蕭何作未央宮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絙古字通漢書曰高祖修長樂宮薛綜西京賦注曰隥閣道也丁鄧切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方言曰掍同也音義與混同胡本切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漢書音義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也音孤說文曰稜柧也柧與觚同稜落登切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則銅鳳也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廣雅曰嶕嶢高也嶕茲堯切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万戶前殿度高未央然前殿則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塊以造天其高臨乎未央高之甚也崔嵬高貌也關中記曰建章宮有馺娑駘盪枍詣承光四殿馺素合切娑蘇可切駘音殆枍烏詣切天梁亦宮名也爾雅曰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光言宮

殿光輝外激於日日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
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
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三蒼曰軼從後出前也餘質切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尸子曰虹
霓為析翳棼已見上文爾雅曰楣謂之梁扉飢切方言曰僄輕也芳妙切鄭玄禮記注曰狡疾也古飽切字書曰愕驚也五各切字林曰
眙驚貌勑吏切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欞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
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漢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幹音寒司馬彪莊子
注曰井幹井欄也然積木有若欄也三蒼頡篇云眴視不明也侯遍切說文欞楯閒子也力丁切王逸楚辭曰檻楯也胡黯切說文曰稽留
止也長門賦曰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況往切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
甬道以縈紆又杳篠而不見陽廣雅曰懲恐也楚辭曰聊從容以周流聊逍遙而自恃毛詩序曰彷徨不
忍去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曰甬道飛閣複道也說文縈紆猶回曲也又曰杳杳篠也廣雅曰窈窕深也窈與杳同烏烏切篠他弔切
毛萇詩傳曰陽明也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廣雅曰排推也簿階
切闥門闥也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王逸楚辭注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
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漢書曰建
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臺梁象海中仙山如淳曰唐庭也尚書
曰湯湯洪水方割蒼頡篇曰濤大波也尚書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毛詩曰應門將將說文曰濫氾也力暫切列子渤海
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
峻嶒崪金石崢嶸神木靈草謂不死藥也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杜預左氏傳注曰巖險也說文曰峻峭
高也峻思俊切嶒高貌也慈由切爾雅曰崪者厜㕒也慈恤切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崢力耕切嶸胡萌切抗仙掌以
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言承露之高也漢書曰孝武又
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方言曰擢抽也達卓切金莖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堨埃也堨與壒同於害
切鮮絜也楚辭曰天白顥顥說文曰顥白貌胡暠切鮮或為蠢非也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
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漢書曰齊人李
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
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
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爾乃盛娛
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史記相如

封禪書曰斯事天下之壯觀禮記曰西方曰秋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
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
而屯聚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又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然則南方多獸故命使之枚乘兔園賦曰翺翔羣熙交頸接翼
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周禮水衡鄭玄曰川流水也衡平其大小也周禮曰虞人
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
人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罘扶流切紘罘之網也
胡萌切方言曰絡繞也來各切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韓子曰雲布風動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
披飛廉入苑門蔡雍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又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法駕司馬彪
曰法駕六馬也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
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世本曰武王在酆鄗杜預左氏傳注曰酆在始平鄠東孚宮切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鄗同胡道切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尚
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震震爚爚光明貌也震之人切字指曰倏爚電光也弋灼切說文曰電陰陽激耀也漢書曰一
敗塗地廣雅曰塗汙也反覆猶傾動也字林曰蹂踐也汝九切說文曰躪轢也躪與蹸同力振切拗猶抑也於六切爾乃期門
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
矢不單殺中必疊雙漢書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佽飛掌弋射佽音次蒼頡篇曰攢聚
也鑽與攢同作官切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胡溝切廣雅曰趹奔也古穴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居蟻切又曰
匈奴名引弓曰控控引也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颮颮紛紛眾多之貌也說
文曰颮古颷字也俾姚切周禮曰矰矢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切又曰灑所買切平原赤
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郭璞山海經注曰猨似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篇曰狖似狸與救切爾
雅曰豺狗足郭璞曰腳似狗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淮南子曰猨狖顛蹷而失木鄭玄毛詩箋曰懾懼也章涉切爾乃移
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爾雅曰潛深也慎子曰獸伏就穢字書曰穢蕪也爾雅曰
兕似牛廣雅曰蹶踶跳也蹷居衛切踶徒帝切跳達彫切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
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未詳說文曰捉搤也搤與扼古字通於責切王弼周易注曰噬齧也音誓鄭玄禮記注曰
挫折也祖過切何休公羊傳曰脰頸也徒鏤切爾雅曰暴虎徒搏也郭璞曰空手執曰搏補洛切挾師豹拖熊螭曳
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蹷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
餘禽獸殄夷爾雅曰狻猊如虦貓食虎豹郭璞曰即師子也狻先丸切猊五奚切虦音棧貓音苗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熊

獸似豕山居冬蟄歐陽尚書說曰蟜猛獸也㪍離切郭璞山海經注
曰犀似水牛而豬頭黑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
上又曰犛黑色出西南徼外力之切又曰象獸之最大者也長鼻大
者牙長一丈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毛萇詩傳曰巉巖高峻之貌也
七咸切說文曰仆頓也爾雅曰殄
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
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
獸相枕藉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爾雅曰闍謂之臺有木謂之
榭辭夜切羽獵賦曰三軍忙然楚辭曰山蕭
條而無獸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
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左氏傳曰歸
胙于公毛詩
曰炰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炰薄交切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
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方言曰烽虞望也郭璞曰今烽火是也說
文曰釂飲酒
盡子曜切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禮記大路者天子
之車也白虎通曰
天子大路周禮曰巾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鑾
和為節鄭玄曰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鈴也集乎豫章之宇臨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
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爥燿乎其陂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
章觀漢書曰武帝發謫
吏穿昆明池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毛詩曰倬
彼雲漢蒼頡篇曰蔚草木盛貌說文曰隄塘也都奚切爾雅曰芹茝
麋蕪郭璞曰香草也茝齒改切漢書曰華曄曄固靈根說文曰曄草
木白華貌毛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萇曰猗猗美貌說文曰摛
舒也㪍離切揚雄蜀都賦
曰麗靡摛爥若揮錦布繡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
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上林賦曰鸛玄鶴爾
雅曰鷺舂鉏郭璞曰
白鷺也說文曰鵠黃鵠也爾雅曰鶂頭鵁郭璞曰似鳧腳烏紋切鵁
呼交切毛萇詩傳曰鸛水鳥也爾雅曰鶬麋鴰也鴰音括郭璞曰即
鶬鴰也郭璞上林賦注曰鴇似鴈無後指鴇音保杜預左氏傳注曰
鶂水鳥也五激切爾雅曰舒鳧鶩毛萇詩傳曰鳧水鳥鄭玄詩箋曰
鷖鳧屬也毛萇詩傳曰大曰鴻小
曰鴈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
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輚臥車也士眼切淮
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
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上林賦曰乘法駕建
華旗高誘淮南子注曰袪舉也劉歆甘泉賦曰章黼黻之文帷澹淡
蓋隨風之貌也澹
達濫切淡徒敢切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譽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方
言
曰楫謂之櫂直教切說文曰謳齊歌也於侯切漢武帝秋風辭曰簫
鼓鳴兮發櫂歌爾雅曰越揚也聲類曰譽音大也呼宏切韓詩曰翰
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說文曰翔
回飛也方言曰窺視也缺規切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西
京
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
嬴曰臣能虛發而下鳥說文曰揄引也音頭文竿竿以翠羽為文飾
也毛詩曰籊籊竹竿爾雅曰東方有比
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他合切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
仰極樂爾雅曰䉤謂之罿罿罬也竹劣切郭璞曰䉤音壁爾雅曰大
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莊子曰俛仰之閒杜預左氏傳注曰
俛俯也
音免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
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孔安國尚書傳曰
薄迫也河黃河也
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縣
有岐山又右扶風有雍縣也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
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望
于山川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
知天下治歟亂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書曰宣帝頗好儒術王褒與張子僑等
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
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
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
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周易曰食舊德貞厲
終吉漢書音義如淳
曰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為宿疇也尚書曰濬畎澮孔安國曰廣
尺深尺曰畎古犬切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
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穀梁傳曰
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
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一首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
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為乎論語曰夫子喟
然歎曰吾與點
也漢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
取舍動靜嗜欲故謂之俗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漢書田肯
曰秦帶河阻山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異母弟是
為昭襄王又曰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始皇帝也夫大漢之開元
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
言焉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
曰數朞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帀四時曰朞六籍六經也封禪書
曰六經載籍之傳左氏
傳曰籍談司晉之典籍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
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
以已也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漢書曰蕭何
脩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
以重威且毋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
末造不亦暗乎言吾子不覩度勢權宜之由反以後嗣末造而自眩
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儀禮曰願吾子教之鄭玄
曰吾子相親辭也吾
我也子男子美稱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
變子之惑志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永平孝明年號也淮南
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曰太

清無爲之化。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攝後卽天子位賈逵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曰我則致天之罰六合已見上文。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尚書曰生人保厥居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渠機切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祀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預左氏傳注曰郛郭也芳俱切楊子法言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子土爲附庸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爲西楚伯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天命降監下人有嚴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謂光武也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諱秀王莽末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爲之渠率上遂率舂陵子弟隨之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陽城中兵下昆陽穀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公兵到遂還昆陽城時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奔陳二公大奔北殺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滍水爲之不流爾雅曰疾雷爲霆左氏傳吳子之弟蹶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雷憑怒。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東觀漢記曰聖公爲天子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至于北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鄗之陽千秋亭五成陌皇帝卽位改鄗爲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禮記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樂緯曰殷湯改制易正蕩滌故俗。體元立制，繼天而作，左氏傳元年春正月公卽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見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農氏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奚計切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奉天地而成施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嗤嗤音湛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險易喻治亂也周易曰辭有險易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毛詩序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伏犧德洽上下始畫八卦。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周易曰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刳木爲舟剡木爲楫禮記曰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黃帝名軒轅。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爲成湯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爲武王伐殷紂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行湯之政然後殷復興也謂盤庚爲宗班之誤歟。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厤序曰成康之隆醴泉踊出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跡。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也。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論語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曰允恭克讓漢書曰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荀悅曰諱恆。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云粵若稽古帝堯漢書武紀曰上登封泰山又宣紀曰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廟。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海王爲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卽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卽袞冕鄭玄曰袞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爲光武起廟號世祖廟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予樂正樂官曰太予樂官以應圖讖。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諸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佗皆類此。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

禮故奢者不可而踰儉者不能更俊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填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曰潛藏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毓與育音義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講武已見上文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騶虞騶鐵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毛詩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又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漢書曰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乘輿已見上文於是發鯨魚。鏗華鍾。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鍾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輅已見西都賦周易曰時乘六龍鳳蓋已見上文劉歆七略曰羽蓋棽麗紛循悠悠說文曰棽大枝條棽音林麗音離和鑾已見上文埤蒼曰玲瓏玉聲也玲力經切瓏力東切蔡雍獨斷百官小吏曰天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寖威寖其威武也寖或爲侵龢與和音義通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山靈山神也屬御屬車之御也方神四方之神也韓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風俗通曰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蔡雍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說文曰鋋小矛也音潺又曰彗埽竹也蘇類切左氏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燄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說文曰焱火華也弋劍切字林曰炎火光于拑切說文曰欱歠也火合切歕吹氣也歕悶切公羊傳曰地震者何地動也震協韻音真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說云勒兵而守曰屯部曲已見上文駢猶併也步田切漢書曰從胡人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有幡校輦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百人爲一隊徒對切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毛詩曰鉦人伐鼓鉦之成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毛詩曰輶車鑾鑣毛萇曰輶輕也說文曰驍良馬也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汝掌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睼視也音遞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倏忽疾也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爾雅曰盤樂也踠屈也於遠切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漢書音義曰大駕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子虛賦曰案節未舒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左氏傳鄭子大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升靈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禮記曰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也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周易曰庖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禮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苦暫切漢書詔曰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漢書曰漢使張騫窮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崐崘墟毛詩曰寘之河之漘兮毛萇曰漘厓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南方也甘泉賦曰南煬丹崖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孝武耀威匈奴遠懾孝宣脩德呼韓入臣舉前代之盛猶不如今說文曰讋失氣也章涉切遂綏哀牢。開永昌。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眾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三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賈逵國語注曰膺猶受也諸夏已見上文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它皆類此毛詩曰因時百蠻也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繇役之勞張晏曰帷帳也洛陽宮舍記有雲龍門百僚已見上文尚書曰班瑞于羣后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說文曰鍾酒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珍八珍也大戴禮曰牛曰太牢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鍧。管絃燁煜。蔡雍禮樂志曰漢樂有四品一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會食舉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禮記曰子夏曰鍾聲鏗鏗苦耕切鍧亦聲也呼萌切燁煜聲

之盛煜由鞠切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左氏傳曰子曰五聲六律
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爲律陰爲呂此十二月之氣也尚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序惟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論語曰子謂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泰古泰古之樂也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
集孔安國尚書傳曰閒迭也古莧切毛萇詩傳曰僸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佅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
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僸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
音有輕重也僸音禁佅莫芥切兜丁侯切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
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周易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然後撞鐘告罷百
寮遂退撞猶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
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沐浴膏澤
已見西都賦尚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
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
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
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左氏傳季桓子
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
子曰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紝組紃杜預左氏傳注曰織紝繒布
也毛萇詩傳曰耘除草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書殺也莊子曰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尚富貴也於是百姓滌
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
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楊雄集曰滌瑕盪穢而猶若然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穢不絜清也淮
南子曰鏡大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漠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除
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尚書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
磬折玉音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
舞上歌蹈德詠仁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韋昭曰小於鄉曰聚尚書曰受率其
旅若林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又曰獻酬交錯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莘所巾切禮記曰歌
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詩序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登降飫宴之禮
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毛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萇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尚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
位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淮南子曰故聖人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于四海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
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
之所由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頌周易曰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之興也其當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
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班固漢書游俠傳論曰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
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
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史記曰秦僻在雍州毛詩序秦風曰襄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
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已見上文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
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秦嶺九嵕則工切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
書之淵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又曰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華山爲西岳恆山爲北岳嵩山爲中岳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建章甘泉已見上文禮含文嘉
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
富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侈
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已見上文漢帝年紀曰禁踰侈爾雅曰翼翼恭也毛
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
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作宮阿房
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
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
五篇之詩說文曰矍驚視貌也許縛切公羊傳曰趙盾逡巡北面再拜郭璞爾雅注曰逡巡卻去也周書曰臨攝以威面氣惵惵
猶恐懼也徒頰切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
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
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楊雄相如辭賦之高者故假以
言焉非唯主人好學而富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
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上帝宴饗，五位時序。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圖曰：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左氏傳輿人誦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猗歟緝熙，允懷多福。毛詩曰：猗歟那歟。緝熙已見上文。尚書曰：兆人允懷。又曰：永膺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孔安國尚書傳曰：湯湯，流貌。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毛詩曰：方叔涖止。又曰：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說文曰：皤，老人貌也。蒲河切。禮記曰：養國老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毛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爲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帝勤時登，爰考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正儀度。休徵已見上文。三光宣精，五行布序。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毛詩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燿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蓁蓁，庶草蕃音繁廡。音武。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尚書曰：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毛詩曰：綏萬國，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說文曰：歊，氣上出貌。呼朝切。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為人祠后土，營旁得鼎，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也。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也。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楚辭曰：砥室翠翹，絓曲瓊。王逸曰：翹，羽名。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

文選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為河閒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薛綜注 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有憑虛公子者，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憑皮兵切心奓體忲，奓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奓溢體安驕泰也或謂忲習之忲言習於麗好也善曰聲類曰奓侈字也昌氏切小雅曰狃忲也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故學於舊史舊史太史掌圖典者也是以多識前代之載。善曰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小雅曰載事也言於安處先生，公子為先生言也安處猶烏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偆也偆者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湫也湫者憂悲之狀也偆充尹切湫子由切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善曰國語公甫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土之人莫不向義勞也韋昭曰磽埆為瘠沃肥美也慘則尟於驩，勞則褊於惠，能達之者寡矣。達猶易也言人慘戚則不能以驩逸勞苦則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此者善曰尟少也尟與鮮通也廣雅曰褊狹也褊卑緬切小必有之，大亦宜然。小謂庶人大謂王者善曰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王者亦因險易而彊弱異也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言帝王必欲順陽時居沃土歡逸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奢泰之俗善曰管子曰君據法而出令百姓順上而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言化之本還與沃瘠相隨逐推移也善曰淮南子曰法其所以為法與化推移也何以覈諸？覈驗也胡革切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作起也善曰過秦論曰秦孝公據雍州之地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閒為豫州也按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是沃土也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泰荊河惟豫州厥土惟墳壚厥田惟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光武處東而約左傳晉叔向曰存亡之道恆由此興周禮曰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吾子相親之辭也

漢氏初都，在渭之涘，涘涯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毛詩曰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作咸陽徙都之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崤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善曰殽函已見西都賦左氏傳曰以守桃林之塞按桃林弘農在閿鄉南谷中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贔屓作力之貌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山海經曰太華之西少華之山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楊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踼掌華蹈襄贔扶秘切屓許備切蹠之石切矍居縛切踼丑略切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丁禮切廣雅曰隘狹也說文曰隔塞也小雅曰閡限也五代切岐梁汧雍，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善曰漢書右扶風好畤縣有梁山又汧山在扶風汧縣西汧音牽陳寶鳴雞在焉。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應劭曰時以寶瑞作陳寶祠在陳倉故曰陳寶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名也善曰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為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隆崛崔崒，隱轔鬱律，山形容也善曰埤蒼曰崛特起也魚勿切崔徂回切崒情律切轔冷畛切連岡乎嶓冢，善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尚書曰導嶓冢至于荊山嶓音波抱杜含鄠，音戶杜陵鄠縣言終南太一含裹之欱灃吐鎬，善曰灃鎬二水名也已見西都賦說文曰欱歠也呼合切歠昌悅切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善曰爾雅曰爰有寒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是之自出謂玉出自藍田之中也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善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毛萇詩傳曰據依也大戴禮曰獨坐不踞然踞却倚也音據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澶漫靡迤陵原之形為作近鎮也善曰子虛賦曰登降迤靡案衍澶漫澶徒旦切漫莫半切其遠則九嵕甘泉，涸陰冱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嵕甘泉其處常陰寒日北至謂夏至時猶冱寒而有凍帝或避暑於甘泉宮故云清暑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涸陰冱寒冱胡故切漢書曰夏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為溫暑上林賦曰盛夏含凍裂地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善曰鄭玄周禮注下平曰衍漢書曰秦地沃野千里尚書雍州曰厥田惟上上寔惟地之奧區神皋。神皋接神之聲善曰漢書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之廣雅曰皐局也謂神明之界局也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大帝天也翦盡也善曰山海經曰涼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大帝之居史記曰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虞憙志林曰嘐嘐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嘐列仙傳讚曰秦
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盡取鶉首之分為秦之境也是時也並為彊國
者有六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宅居也詭異也初繆公夢然後六國竟滅
秦果并而居之豈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善曰五緯五星也漢
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此高祖受命之符已見西都賦方言曰汁叶也之十切郭璞曰叶和也婁敬
委輅斡非其議善曰漢書婁敬脫輓委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中言婁敬負乏人不合
于上妄議其說允合帝心漢書音義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輦也輅胡格切斡音干薛君韓詩章句曰斡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
天啓其心謂五星聚也人𢘿之謀𢘿教也謂婁敬之謀善曰𢘿音忌及帝圖時意亦有慮
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為天邑善曰爾雅
曰圖謀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豈伊不虔思于天衢伊惟也虔敬也言此時豈惟不敬思居天氣四交之
處邪謂東京也豈伊不懷歸于枌榆懷思也枌榆豐社高祖所起也豈惟不思歸處枌榆社之域都於洛邑也善曰
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一十五里是也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渝易也天使都長安
謂五星聚于東井也善曰左氏傳予高曰天命不滔滔與謟音義同於是量徑輪考廣袤南北為徑東西為廣善曰
周禮大司徒掌九州之地廣輪之數鄭玄曰輪縱也說文曰南北曰袤莫又切經城洫營郭郛洫域池也善曰周禮曰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呼域切公羊傳曰郛者何城外大郭也芳俱切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裁制
也八都猶八方也啓開也言采取八方異制以為宮室之巧非復遵往日之故法也乃覽秦制跨周法跨越也因秦制
故曰覽比周勝故曰跨之也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詩曰築室百堵今以為陋周禮明堂九筵
今又增之也善曰以九筵為迫脅故增廣之周禮曰明堂度九筵東西九筵筵九尺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
閶闔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宮門立闕以為表嶢者言高遠也善曰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
央為總稱紫宮其中別名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抗舉也善曰三輔黃圖曰營未央因龍首以
制前殿上林賦曰嵯峨嶫嶫此之謂也亘雄虹之長梁亘徑度也虹蝃蝀也謂殿梁皆徑度朱畫五色如蝃蝀蝃蝀有
雌雄雄者色鮮好也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亘古鄧切結棼橑以相接善曰棼橑已見西京賦帶倒茄
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殖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狎獵重接貌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
井幹也善曰聲類曰蔕果鼻也蔕音帝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
所以厭火也說文曰葩華也普華切飾華榱與壁璫華榱畫其榱也善曰壁璫已見西都賦也流景曜之韡
曄曜光也韡曄言明盛也善曰景光景也雕楹玉碣善曰西都賦曰彫玉瑱以居楹說文曰楹柱也廣雅曰碣礩也碣與

碣古字通繡栭雲楣栭斗也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善曰王褒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為楣三階重軒鏤檻
文槐檻闌也皆刻畫又以大板廣四五尺加漆澤焉重置中閒闌上名曰軒善曰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王褒甘泉頌曰編瑇瑁之文
槐聲類曰槐屋連緜也婢祇切右平左墄墄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有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左有齒右
則滂沲平之令輦車得上善曰西都賦曰左墄右平也青瑣丹墀善曰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王逸楚
辭注曰文如連瑣漢官典職曰丹漆地故稱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刊削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宋
衷太玄經注曰堂高也切與砌古字通說文曰隒厓也和檢切坻崿鱗眴棧齴巉嶮殿基之形勢也善曰廣雅曰山
坻除也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埤蒼曰眴音荀棧士眼切齴音眼巉助奄切嶮魚檢切鱗眴無涯也棧嶮皆高峻貌襄岸夷塗
脩路陖險襄謂高也夷平也陖陡也險危也重門襲固姦宄是防姦邪也竊寶曰宄善曰周易曰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淮南子曰閨門重襲以避姦賊郭璞爾雅注曰襲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寇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仰福帝居
陽曜陰藏帝居謂太微宮五帝所居福猶同也太微宮陽時則見陰時則藏言今長安宮上與之同法矣洪鐘萬鈞
猛虡趪趪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鐘格曰筍植曰虡趪趪張設貌言大鐘乃重三十萬斤虡力猛怒故能勝之焉善曰
周禮曰鳧氏為筍虡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虡虡音巨趪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當筍下為
兩飛獸以背負又以板置上名為業騰超也驤馳也言獸負此筍業已重乃有餘力奮其兩翼如將超馳者矣朝堂承東溫
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皆殿與臺名也善曰爾雅曰延陳也說文注曰聯連也嵳峩崨嶫
形勢也罔識所則不能名其所法則也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四殿之名善曰並見西都賦
麒麟朱鳥龍興含章善曰龍興含章皆殿名也漢宮闕名有麒麟殿朱鳥殿譬衆星之環極北極
極也環猶繞也言宮觀臺榭樓閣之周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善曰中宮天極星環之筐十二星藩臣西都賦曰奐若列宿紫宮是
環叛赫戲以煇煌叛猶煥也赫戲炎盛也煇煌光耀也善曰淮南子曰焜昱錯眩照耀煇煌叛音判戲音羲煇音煇煌
音皇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周曰路寢漢曰正殿羣辟謂王侯公卿大夫士也大夏耽耽九戶開
闢屋之四下者為夏耽耽深邃之貌也都南切善曰三輔三代故事曰大夏殿始皇造銅人十枚在殿前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
九室鄭玄禮記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說文曰闢開也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善曰
韓詩曰綠蓐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蓐盛如積也蓐音竹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善曰毛詩曰臯門有伉與閌同
鄭玄禮記注曰皐之言高也金狄金人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銷以為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致於宮中內有常侍謁者
常侍閹官謁者寺人也奉命當御善曰奉傳詔命而遞當進也左傳子朱曰朱也當御蔡邕獨斷曰御進也凡進皆曰御也次有天
蘭臺金馬遞宿迭居蘭臺臺名善曰金馬已見西都賦序爾雅曰遞迭也小雅曰迭更也徒結切
祿石渠校文之處善曰天祿石渠已見上文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虎威章溝未聞其意

嚴更督行夜鼓署位也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
方四角立八屯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也徼音叫善曰西都賦曰徼道綺錯漢書曰衛尉掌門衛屯兵
孔安國尚書傳曰警戒也植鎩懸瞂用戒不虞植柱也善曰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一曰鋋似兩刃刀方言曰盾或謂
之瞂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鈹芳皮切鎩山列切瞂音伐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
披香鳳皇鴛鸞皆後宮別名善曰皆殿名已見西都賦漢宮闕名有鳳皇殿羣窈窕之華麗嗟內
顧之所觀觀視也謂內顧所覩皆盛好也善曰窈窕已見西都賦小雅曰嗟發聲也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故其
館室次舍善曰周禮曰宮正掌宮中次舍鄭玄禮記注曰次自脩止之處采飾纖縟采五色也纖細也善曰說文曰
縟繁采飾也音辱裛以藻繡文以朱綠善曰西都賦曰裛以藻繡傅毅七激曰楹桷雕藻文以朱綠也翡翠
火齊絡以美玉善曰翡翠鳥名也火齊玫瑰珠也六韜曰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列子曰穆王爲中天之臺絡以珠玉
齊才計切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也善曰懸黎夜光隨珠已見西都賦
金戺玉階彤庭煇煇音渾彤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戺砌也音俟西都賦曰玉階彤庭珊瑚琳碧
瓀珉璘彬璘彬玉光色雜也善曰珊瑚瓀珉已見西都賦璘力神切彬方珉切珍物羅生煥若崐崘珍美
之物羅列布見煥焉如崐崘之所生者善曰山海經云崐崘之墟有珠樹文玉樹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
至尊謂其裁制雖事事狹小於至尊然其靡麗之好乃過之也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於是鉤陳之外
閣道穹隆善曰鉤陳已見西都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長樂桂宮皆宮
名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命般爾之
巧匠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善曰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爲鳶而飛之般音班又曰王爾無所
錯其剞劂盡變態乎其中變奇也態巧也後宮不移樂不徙懸善曰上林賦曰庖廚不徙後宮不移
劉向新序曰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止而觴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門衛供帳官以物辦善曰供帳已見
東都賦門衛已見上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善曰孫卿子曰知物之理沒世
窮年不能徧也瑰異日新殫所未見瑰奇也殫盡也言奇異之好日變易皆所未嘗目見之物也惟帝王
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坦大也憑滿也攄舒也
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廬居也時阿房已壞故不得居也覛往昔之遺館
獲林光於秦餘覛視也善曰漢書音義瓚曰林光秦離宮名也覛亡狄切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
而弘敷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爽明也隆崇高也弘敷猶延蔓也善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
諸爽塏者杜預曰就高燥也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

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墆霓高貌也善曰墆徒結切霓五結切通
天訬以竦峙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訬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善曰訬音眇徑
百常而莖擢徑度也倍尋曰常莖特也擢獨出貌也上辦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辦華
敷大也刻陗升高也善曰辦音班又音葩陗七笑切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鶤大鳥青鳥黃雀皆
小鳥翔高飛也善曰穆天子傳曰鶤雞飛八百里郭璞曰鶤即鵾雞也鶤與鵾同音昆左氏傳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曰青鳥鶬鴳也
戰國策莊辛曰黃雀俯啄百粒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伏猶憑也櫺臺上蘭也頫低頭也蒼頡篇
曰霆霹靂也言臺之高於上低頭聽雷聲乃在下善曰頫古字音府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
厭火祥善曰漢書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厭於
冉切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兼猶倍也所以順巫言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圜闕竦
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善曰字書曰圜亦圓字也甘泉賦曰直嶢嶢以造天音操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又曰
碣石海畔山也又曰三山言相望也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甍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皇
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焉善曰楚辭曰鳳騫翥而飛翔說文曰騫飛貌也騫許言切翥之
庶切閶闔之內別風嶕嶢善曰閶闔已見上文別風已見西都賦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
以疏寮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說文曰綺文繒也廣雅曰豁空也然此刻鏤爲之蒼頡篇曰
寮小窗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亭亭苕苕高貌也干犯也神明崛
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崛高貌善曰廣雅曰增重也神明井幹已見西都賦跱遊極於浮柱結
重欒以相承跱猶置也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廣雅曰曲枅曰欒釋名曰欒柱上曲拳
也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隮升也子奚切北辰北極也善曰山海經曰層重也消雰埃
於中宸集重陽之清瀓消散也雰埃塵穢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明臺高將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於天陽
之宇清瀓之中上爲清陽又爲陽故曰重陽善曰楚辭曰集重陽而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雰音氛宸音辰瞰宛虹之
長鬐察雲師之所憑鬐脊也雲師畢星也臺高悉得視之善曰鬐渠祗切廣雅曰瞰視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也小
雅曰憑依也廣雅曰雲師謂之豐隆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飛闥突出方木也善曰春秋運
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慫兢怵恐
也悼傷也慄慼也言恐墮也善曰廣雅曰乍暫也方言曰慫慄也先拱切怵音黜慄音栗非都盧之輕趫孰能
超而究升善曰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說文曰趫善緣木之士也綺驕切馺娑
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䆿馺娑駘盪枍詣承光皆臺名燾奡桔桀睽罛庨䆿皆形貌善曰

囂徒到切。㬌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罛計狐切。嘑呼交切。橧桴重棼，鍔鍔列列。善曰：鍔鍔列列，皆高貌。列反。
反宇業業，飛檐巘巘。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瓦，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檐板承落也。巘巘，高皃。善曰：西
都賦曰：上反宇以蓋戴。巘，魚桀切。流景內照，引曜日月。言皆朱畫華采，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內。天梁之
宮，寔開高闈。天梁，宮名。宮中之門謂之闈。此言特高大。旗不脫扃，結駟方蘄。爾雅曰：熊虎為旗。扃，關也。
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令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駕駟馬，方行而入也。蘄，馬銜也。善曰：左氏傳曰：楚人惎之脫
扃。古熒切。蘄，巨衣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轢輻輕騖，容於一扉。馭車欲馬疾，以筴轢於輻，使有聲也。長廊
廣廡，途閣雲蔓。謂閣道如雲氣相延蔓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廊，屋也。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無宇切。閈庭
詭異，門千戶萬。善曰：蒼頡篇曰：閈，垣也。胡旦切。說文曰：詭，違也。西都賦曰：張千門而立萬戶。重閨幽闥，轉
相踰延。移賤切。宮中之門小者曰闥。言互相周通。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窈窱，徑廷，過度
之意也。言入其中，皆迷惑不識還道也。善曰：窱，他弔切。廷，他定切。返，方萬切。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
邐倚以正東。蹇產，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從建章館踰西城，東入於正宮中也。善曰：甘泉賦曰：珍
臺閑館。西都賦曰：凌墱道而超西墉。墱，都亘切。邐，力氏切。倚，其綺切。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
閬風，崐崘山名也。洫，城池也。墉，謂城也。絕，度也。言閣道似此山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稱之曰金。善曰：東方朔十洲記：崐崘
其北角曰閬風之巔。洫已見上文。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弛，廢也。潛，嘿也。言城門校尉不廢擊柝之備，內
外已自嘿通也。善曰：弛，詩紙切。鄭玄周禮注曰：㯳，戒夜者所擊也。柝與㯳同音。前開唐中，彌望廣潒。彌，遠也。善曰：唐
中已見西都賦。漢書曰：五侯大治第室，連屬彌望。彌，竟也。言望之極目。字林曰：潒，水潒瀁也。大朗切。顧臨太液，滄池漭
沆。漭沆，猶洸潒，亦寬大也。善曰：太液已見西都賦。漭，莫朗切。沆，胡朗切。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
善曰：漸臺高二十餘丈，已見西都賦。埤蒼曰：昈，赤文也。音戶。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
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嵒齬。三山形貌也。峩峩，高大也。善曰：三輔三代
舊事曰：建章宮北作清淵海。毛詩曰：河水洋洋。三山已見西都賦。駢，猶並也。壘，魯罪切。嵬，音罪。嶄，士咸切。齬，音吾。長風激於
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水中之洲曰隯。音島。善曰：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浸石菌於重涯，濯靈
芝以朱柯。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灌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善曰：菌，芝之屬也。抱朴子
曰：芝有石芝。菌，求隕切。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鯨，大魚。善曰：楚辭曰：令海若舞
馮夷。又曰：臨沅湘之玄淵。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為渚。三輔舊事曰：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為之，長三丈。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廣雅曰：蹉跎，失足也。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善曰：史記曰：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
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欒大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立

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善曰：漢書曰：孝
武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飲之，欲以求仙。楚辭曰：屑瓊蘂以為糧。王逸曰：靡，屑也。
羨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善曰：松喬已見西都賦。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
羨門，古仙人也。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要，烏堯切。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善曰：
史記曰：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去，名其處鼎湖。天子曰：嗟乎！誠得如
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善曰：言若歷代而不死，何急營於陵墓乎。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街，大道也。
經，歷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也。善曰：方言：九軌之塗，凡有十二也。周禮曰：營國
方三門。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國中營途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廛里端直，甍宇齊平。都邑之空
地曰廛。甍，棟也。善曰：周禮曰：以廛任國中之地。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第，館也。甲，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贈霍光甲第
一區。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闕，當帝城之北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
又固，不傾陊也。善曰：方言曰：陁，壞也。陁，式氏切。說文曰：陁，落也。直氏切。木衣綈錦，土被朱紫。言皆采畫，如錦繡之
文章也。善曰：說文云：綈，厚繒也。朱紫，二色也。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錡，架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善曰：劉逵魏
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音蟻。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
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口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
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廓，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隔門也。崔豹
古今注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善曰：九市已見西都賦。蒼頡篇曰：闤，市門。胡關切。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樓
也。善曰：史記褚先生曰：臣為郎，與方士會旗亭下。隧已見西都賦。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善曰：周禮曰：司市胥師二
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為尉耳。瓌貨
方至，鳥集鱗萃。瓌，奇貨也。方，四方也。奇寶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者兼贏，求者不匱。鬻，賣也。兼，
倍也。贏，利也。匱，乏也。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坐者為商，行者為賈。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裨，必彌切。善曰：
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為市，裨販夫婦為主。鬻良雜苦，蚩眩邊鄙。
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士之人。善曰：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為盬。蒼頡篇曰：蚩，侮也。廣雅曰：眩，亂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昏，勉也。邪，偽也。優，饒也。言何必當勉力作
勤勞之事乎，欺偽之利，自饒足恃也。善曰：尚書曰：不昏作勞。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言長安市
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善曰：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

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
公侯壯何能加善曰漢書食貨志曰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質氏以洒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擊
鍾晉灼曰胃脯今大官以十日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曝使燥者也燖在鹽切坋步寸切如淳曰洗削謂作刀劍削也張里里
名也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善曰漢書曰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酒市趙放
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見游俠傳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
雲寔實也蕃多也徒衆也善曰尚書曰寔繁有徒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
虓豁如虎如貙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史記曰誅撓猂趫虓同欺譙切說文曰悍勇也尸旦切毛詩曰闞如虓虎
呼交切爾雅曰貙貙似貍貙勅珠切睚眦蠆芥屍僵路隅僵仆也善曰漢書曰原涉字巨先自陽翟徙茂陵涉外溫
仁內隱忍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衆廣雅曰睚裂也說文曰眥目匡也淮南子曰瞋目裂眥睚五解切眥在賣切張揖子虛賦注曰
蔕介刺鯁也蠆與蔕同並丑介切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為丞
相子敬聲為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請逐捕以贖敬聲罪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曰敬聲
與陽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獄中也陽石北海縣名也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
射臧否剖析毫氂擘肌分理善曰五縣謂五陵也長陵安陵陽陵武陵平陵五陵也已見西都賦毛詩曰未
知臧否聲類曰毫長毛也漢書音義曰十毫為氂力之切鄭玄周禮注曰擘破裂也補革切說文曰肌肉也所好生毛羽
所惡成創痏毛羽言飛揚創痏謂瘢痕也善曰蒼頡曰痏毆傷也胡軌切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十
里為之郊百里為甸飾殷賑謂富饒也善曰尚書曰五百里甸服爾雅曰賑富也之忍切五都貨殖既遷既引遷易
也引致也善曰五都已見西都賦遷謂徙之於彼引謂納之於此商旅聯槅隱隱展展言賈人多車枙相連屬隱
隱展展重車聲也丁謹切善曰說文曰槅大車枙也居責切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冠帶猶搢紳謂吏人也善曰揚
雄蜀都賦曰方轅齊轂隱隱軫軫枚乘兔園賦曰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封畿千里統以京
尹善曰毛詩曰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漢書曰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尹正也郡國宮館
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善曰三輔故事曰秦時殿觀百四十五所右極盩厔并卷酆鄠盩厔
山名因名縣善曰漢書曰右扶風有盩厔縣盩張流切厔張栗切左暨河華遂至虢土暨及也華陰縣故屬京
兆善曰漢書右扶風扶風有虢縣上林禁苑跨谷彌阜跨越也彌猶掩也大陵曰阜東上林苑名禁禁人妄入也
至鼎湖邪界細柳鼎湖細柳皆地名也鼎湖在華陰東細柳在長安西北掩長楊而聯五柞長楊
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云有五株柞樹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繞黃山而款牛首繞裏也款至也善曰漢書右扶
風槐里縣有黃山宮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
止繚垣猶繞了也緜聯猶連蔓也四百餘里苑之周圍也善曰今並以百為垣西都賦曰繚以周牆三輔故事曰北有甘泉九嵕南至
長楊五柞連緜四百餘里也植物草木動物禽獸善曰周禮曰動物宜毛物植物宜皁物也衆鳥翩翻羣獸駓騃
皆鳥獸之形皃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駓音鄙騃音俟散似驚波聚以京峙京高也水中有土曰
峙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驚風而揚波聚時如水中之高土也善曰峙直里切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善曰
列子曰北海有魚名鯤有鳥名鵬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世本曰隸首作數宋衷曰隸首黃帝史也林麓
之饒于何不有木叢生曰林善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木則樅栝椶柟梓棫
楩楓樅松葉柏身也栝柏葉松身梓如栗而小棫白蕤也楓香木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椶一名并閭爾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
似水楊又曰棫白桵樅七容切栝古活切椶子公切柟音南梓音姊棫音域郭璞上林賦注曰楩杞也似梓楩鼻緜切楓音風嘉卉
灌叢蔚若鄧林嘉猶美也灌叢蔚若皆盛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
其杖化為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皆草木盛貌也善曰薱徒對切橚音肅櫹音蕭槮音森吐葩颺榮
布葉垂陰葩華也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善曰爾雅曰葴馬藍郭璞曰今大葉冬藍音針爾雅
曰蒿侯莎又曰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古顏切聲類曰蒯草中為索苦怪切毛萇詩傳曰薇菜也爾雅曰蕨鼈也說文曰荔草似蒲音
隸爾雅曰苀東蠡郭璞曰未詳苀胡郎切王芻莔臺戎葵懷羊善曰爾雅曰菉王芻郭璞曰今菉蓐也爾雅曰莔貝
母郭璞曰似韭武行切爾雅曰臺夫須又曰菺戎葵郭璞曰今蜀葵菺音肩戎音戎爾雅曰𦸗懷羊郭璞曰未詳苯䔿蓬茸
彌皋被岡彌猶覆也言草木熾盛覆被於高澤及山岡之上也善曰苯音本䔿子本切篠簜敷衍編町成
篁篠竹箭也簜大竹也敷布也衍蔓也編連也町謂畎畝篁竹墟名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既敷町音挺山谷原隰泱
漭馬黨切無疆泱漭無限域之貌言其多無境限也善曰泱烏朗切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小渚
曰阯善曰漢書曰武帝穿昆明池黑水玄阯謂昆明靈沼之水沚也水色黑故曰玄阯也周以金堤樹以柳杞金堤
謂以石為邊隴而多種杞柳之木善曰金堤言堅也子虛賦曰上金堤杞即楩木也山海經曰杞如楊赤理豫章珍館揭
焉中峙皆豫章木為臺館也善曰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說文曰揭高舉也渠列切牽牛立其左織女
處其右善曰已見西都賦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善曰言池廣大日月出入其中
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陽谷入于濛汜汜音似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
鮪鯢鱨魦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自鱣魦以上皆魚名也脩額至折鼻皆魚形也詭類
殊種多雜物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曰鼉似蜥蜴徒多切郭璞爾雅注曰鱣似鱏知連切鄭玄詩箋曰鱮似魴翔與切爾雅曰鱧鮦也音童
毛萇詩傳曰鮪似鮎鮪于軌切鮎奴謙切又曰鱨揚也魦鮀也鱨音嘗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善曰高誘
淮南子注曰鷫鷞長脛綠色其形似鴈張揖上林賦注曰駕鵝野鵝又曰鶤雞黃白色長頷赤喙鴰鴇已見西都賦凡魚鳥草木皆不重

見他皆類此鶬音鶬鴰音加鶤音昆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善曰周禮曰上春生穜稑之種禮記曰孟春鴻來鄭玄曰
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也又曰季秋之月鴻鴈來賓鄭玄曰來賓止而未去也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温南翔衡陽北
棲鴈門善曰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衡山之陽漢書有鴈門郡奮隼歸鳧沸卉軿訇奮迅聲也
隼小鷹也善曰周易曰射隼高墉之上軿芳耕切訇火宏切眾形殊聲不可勝論論說也善曰廣雅曰勝舉也
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寒氣急殺於萬物孟冬十月陰氣始盛萬物彫落善曰禮記曰孟秋天氣始肅仲秋
殺氣浸盛雨雪飄飄冰霜慘烈飄飄雨雪貌慘烈寒也善曰李陵書曰邊土慘烈百卉具零剛蟲
搏摯草木零落陰氣盛殺鷹犬之屬可摯擊也善曰毛詩曰百卉具腓禮記曰季秋豺祭獸戮禽也爾乃振天維衍
地絡維綱也絡網也謂其大如天地矣振整理也衍申布也善曰衍以善切蕩川瀆簸林薄林薄草木叢生也蕩
動也簸揚也謂驅獸也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謂禽獸驚走得草則伏遇木則棲非
其常處苟寄而居值穴而託爲人窮迫之意起彼集此霍繹紛泊謂爲彼人所驚而來集此人之前霍繹紛泊飛
走之貌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言禽獸之多前却顧視無復齊限也善曰靈囿已見東都賦淮
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鍔端崖也虞人掌焉爲之營域虞人掌禽獸之官善曰周禮曰山虞若大田獵
則萊山之野焚萊平場柞木翦棘萊草也善曰周禮曰牧師贊焚萊毛萇詩傳曰賈逵國語曰槎邪斫也柞與槎
同仕雅切左氏傳曰翦其荊棘結罝音嗟百里迒杜蹊塞罝網也迒道也蹊徑也皆以網杜塞之也善曰迒公郎切
小雅曰杜塞也麀鹿麌麌駢田偪仄鹿牝曰麀麌麌形貌駢田偪仄聚會之意善曰毛詩曰麀鹿攸伏麀於牛切麌
魚矩切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彫畫也天子駕六馬駮白馬而黑畫爲文如虎者戴翠帽倚金
交翠羽爲車蓋黃金以飾較也古今注曰車耳重較文官青武官赤較或曰車蕃上重起如牛角也善曰毛詩曰猗重較兮音角說文曰
較車騎上曲鉤也較工卓切騎一伎切璿弁玉纓遺光儵音叔爚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
之遺餘也儵爚有餘光也爚音藥建玄弋樹招搖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
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善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曰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軍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棲
鳴鳶曳雲梢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棲謂畫其形於旗上雲梢謂旌旗之流飛如雲也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旆弧
旌枉矢虹旃蜺旄弧星名通帛爲旃雄曰虹雌曰蜺善曰周禮曰弧旌枉矢以象牙飾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上林賦
曰拖蜺旌也華蓋承辰天畢前驅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畢網也象畢星也前驅載之善曰劉歆遂初賦
曰奉華蓋於帝側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善曰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屬車
之簉載獫獢大駕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爲省中侍御史載之簉副也善曰古今注曰豹尾車同制也所以象君豹變
言尾者謹也屬車已見東都賦毛詩曰輶車鸞鑣載獫獢毛萇曰獫獢皆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獢簉初遘切獫呂驗切獢許

喬切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
百舉大數也善曰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
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持此祕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善曰尚書曰從容
以和爾雅曰俟待也說文曰儲具也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善曰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史記曰黃帝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篇曰鉞斧也毛萇曰鬣般虎皮也上林賦曰被班文般與班古字通禁禦不若以知神
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川澤不逢不若螭
魅魍魎莫能逢旃杜預曰若順也說文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蝄蜽水神毛萇詩傳曰旃之也陳虎旅於飛廉正壘
壁乎上蘭陳列也善曰周禮虎賁下大夫旅賁氏中士也飛廉上蘭已見西都賦結部曲整行伍善曰司馬
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左傳曰行出犬雞杜預云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也周禮
曰五人爲伍燎京薪駴雷鼓積高爲京燎謂燒之善曰周禮曰鼓皆駴鄭玄曰雷擊鼓曰駴駴與駭同縱獵徒
赴長莽莽草長謂深且遠也方言曰草南楚之閒謂之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迾遮
也迾旅結切清候清道候望也鄭玄毛詩箋曰赫怒意也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善曰緹衣韎韐武士之服字林曰緹
帛丹黃色他迷切毛詩曰韎韐有奭毛萇曰韎者茅蒐染也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火佳切盱火于切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
畔換猶拔扈也拔與跋古字通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燭照也海浦四瀆之口善曰解嘲曰未仰天庭鄭玄
周禮注曰囂讙也許朝切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雉堵波盪搖動也陁落也善曰漢書曰自華西
名山七一曰吳山郭璞云吳岳別名百禽㥄遽騤瞿奔觸㥄猶怖也遽促也騤瞿走貌奔觸唐突也善曰羽獵賦曰
虎豹之陵遽白虎通曰禽鳥獸之總名爲人禽制㥄音陵遽渠庶切騤音逵瞿巨駒切喪精亡魂失歸忘趍投
輪關輻不邀自遇言禽獸亡失精魂不知所當歸趍也反蹦入輪輻之閒不須邀逐往自得之趣向也邀遮也飛
罕潚箾流鏑摷㩶潚箾罕形也摷㩶中聲也善曰說文曰罕網也潚音蕭箾音朔摷普麥切㩶芳邈切矢不虛
舍鋋不苟躍舍放也躍跳也矢鋋跳躍必有獲矣善曰說文曰鋋小戈也當足見蹍值輪被轢音歷
足所蹈爲蹍車所加爲轢善曰蹍女展切僵禽斃獸爛若磧七亦切礫僵仆也石細者曰礫謂所獲禽鳥爛然如
聚細石也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羂絓也結縛也竿竹也殳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
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揘畢謂撞挃也善曰羂古犬切揘音橫畢于筆切又音筆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
撞挃攙捔貫刺之撞挃猶揘畢也善曰蔟楚角切攙士銜切捔助角切撞直江切挃房結切白日未及移其晷
已獮思衍切其什七八晷景也獮殺也言日景未移禽獸什已殺七八矣善曰漢書張敞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若
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詩云有集維鷮翬翬飛也斥澤崖也善曰鷮舉喬切阬音剛斥

音尺㲋兔聯猭陵巒超壑㲋狡兔也聯猭走也巒山也壑阬谷也自游至此皆說禽獸輕狡難得也善曰毛詩曰
躍躍㲋兔㲋音讒猭敕緣切比諸東郭莫之能獲善曰戰國策淳于髡曰夫韓國盧天下之駿狗也東郭逡海內之狡
兔也環山三騰岡五韓盧不能及之鄭玄禮記注曰比猶比方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之也乃有迅羽輕足尋景
追括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括箭括之御弦者鳥不暇舉獸不得發舉飛也發駭走也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
及起走獸未及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青骹鷹青脛者善曰韓盧犬謂黑色毛也摯擊
也噬齧也緤攣也韝臂衣鷹下韝而擊犬攣緤而齧皆謂急搏不遠而獲善曰說文曰骹脛也戰國策淳于髡曰韓國盧者天下之駿狗
也骹苦交切緤音薛禮記曰犬則執緤鄭玄注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及
其猛毅髬髵隅目高匡髬髵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匡深瞳子也皆謂猛獸作怒可畏者善曰髬普悲切髵
音而威懾兕虎莫之敢伉兕水牛類也伉當也謂獸猛兕虎且猶畏之人無敢當之者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懾恐懼
也伉古郎切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鬘鬈髽植髮如竿絳帕額露頭髻植髮如竿
以擊猛獸能服之也善曰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泰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
說文曰鬘帶髻頭飾也通俗文曰露髻曰鬝以麻雜為髻如今撮也鬘莫亞切髽士瓜切鬝作計切袒裼戟手奎踽盤
桓奎踽開足也盤桓便旋也善曰毛詩曰袒裼暴虎左傳曰戟其手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奎欺捶切踽去禹切鼻赤象圈
巨狿象鼻赤者怒巨狿麠也怒走者為狿謂能戾象鼻又穿麠以著圈善曰說文曰圈畜閑也其兖切狿音延摣狒猬批
窫窳狻窫窳獸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猬其毛如刺窫窳也類貙虎亦食人狻狻猊也一曰師子摣批皆謂戟撮之善曰摣子
加切狒房沸切猬音謂批側倚切窳音庾狻音酸猊五奚切揩枳落突棘藩善曰字林曰揩摩也口階切說文曰枳木
似橘居紙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藩籬也落亦籬也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靡拉摧殘言揩突之
皆摧碎毀折也拉郎荅切善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為梗古杏切毛萇詩傳曰樸包木也補木切輕銳僄狡趫捷之
徒輕銳謂便利捷疾也言如此者多也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
陵猶升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駼如馬跂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嶺而獵取昆駼之獸善曰巘言免切駼音塗杪木末
擭獑猢杪猶表也獑猢猨類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擭謂掘取之也善曰杪音眇擭於白切獑在銜切猢音胡超殊榛
摕飛鼯殊猶大也榛木也摕捎取之也善曰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曰狀如小狐肉翅飛且乳摕大結切鼯音吾是時後
宮嬖人昭儀之倫嬖幸也昭儀後宮官也常亞於乘輿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車慕賈氏之
如皋樂北風之同車善曰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杜預曰賈
國之大夫詩北風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盤樂也善曰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毛詩曰其樂只
且辭也子余切於是鳥獸殫目觀窮殫盡也窮極也所觀畢也善曰國語伍舉曰若周於目觀遷延邪睨

集乎長楊之宮遷延退旋也善曰高唐賦曰遷延引身也說文曰睨斜視也魚計切息行夫展車馬息休
也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繕甲兵展車馬鄭玄禮記注曰展整也張輦切收禽舉胔數課眾寡胔死禽獸將腐
之名也數計課錄校所得多少善曰胔取肉名不論腐敗也置互擺牲頒賜獲鹵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懸之頒
謂以所鹵獲之禽獸賜士眾也善曰擺芳皮切漢書音義曰鹵與虜同割鮮野饗犒勤賞功謂饗食士眾於廣野
中勞勤苦賞有功善曰子虛賦曰割鮮染輪杜預左氏傳曰犒勞也犒苦到切五軍六師千列百重善曰漢官儀漢
有五營五軍即五營也周禮天子六軍六師即六軍也尚書曰張皇六師千列列千人也酒車酌醴方駕授饔酒肴
皆以車布之善曰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熟曰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燧火也謂行酒舉烽火以
告眾也以釂鳴鐘鼓也善曰升進也說文曰釂飲酒盡也焦曜切膳夫馳騎察貳廉空膳夫宰夫也察廉皆視也
貳為兼重也空減無也言宰人騎馬行視有兼重及減無者善曰禮記曰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玄曰貳重也肴膳也炙炰
夥清酤敍皇恩溥洪德施詩有炰鱉清酤美酒也善曰史記曰楚人謂多為夥音禍毛詩曰既載清酤音戶廣
雅曰敍多也音支皇皇帝普博施也徒御悅士忘罷善曰毛詩曰徒御不驚毛萇曰徒輦者也御御馬也罷音皮
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巾車主車官也回車右轉將旋也善曰孔叢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
衣也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相羊仿羊也池即所謂靈沼也善曰楚辭曰聊逍遙以相
羊憩息也登豫章簡矰紅豫章池中臺也簡省也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音曾蒲且發弋高鴻善曰
列子蒲且子之弋弱矢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也且子余切挂白鵠聯飛龍挂矢絲挂鳥上飛龍鳥名也
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沙石膠絲為磻非徒獲一而已必雙得之善曰說文曰磻似石著繳也磻音波絓音卦於
是命舟牧為水嬉舟牧主舟官嬉戲也善曰禮記曰舟牧覆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浮鷁首翳
雲芝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為畫芝草及雲氣以為船覆飾也善曰淮南子曰龍舟鷁首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
翳華芝垂翟葆建羽旗謂垂羽翟為葆蓋飾建隼羽為旌旗也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齊栧女
縱櫂歌善曰栧女鼓栧之女漢書音義韋昭曰栧楫也楊至切櫂歌引櫂而歌也西都賦曰櫂女謳漢武帝秋風辭曰發櫂歌方
言曰楫或謂之櫂郭璞曰今云櫂歌也直教切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發引和言一人唱餘人和
也葭更校急之乃鳴和胡臥切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曰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感
河馮懷湘娥善曰感動也莊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言堯二女娥皇女
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中因為湘夫人驚蝄蜽憚蛟蛇蝄蜽水神蛟龍類驚憚謂皆使駭怖也善曰楊雄蜀都賦曰其深則
有水豹蛟蛇也然後釣魴鱧纚鰋鮋纚網如箕形狹後廣前魴鱧鰋鮋皆魚名善曰纚所買切鮋長由切摭紫
貝搏耆龜搏撫皆拾取之名耆老也龜之老者神善曰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楚辭曰耆蔡兮踊躍王逸曰蔡龜也摭

之石切搤水豹馽潛牛水豹潛牛皆謂水處也善曰說文曰搤捉也楊雄蜀都賦曰水豹蛟蛇說文曰馽絆馬也上林
賦曰沈牛麈麋南越誌潛牛形角似水牛搤音厄馽中立切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澤虞主水澤官濫施罟罔也言
不順時節常設之也善曰周禮曰澤虞掌國澤之政國語曰魯宣公濫於泗流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
麗漻澥小水別名擿搜謂一一周索也善曰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國語里革曰宜禁罜麗韋昭曰罜麗小網也擿
土狄切漻音了澥音蟹罭或與緎古字通罭音域罜音獨麗音鹿摷昆鮞殄水族昆魚子鮞細魚族類也摷殄言盡取之摷
責交切善曰國語里革曰魚禁鯤鮞鯤音昆鮞音而蘧藕拔蜃蛤剝蘧芙蕖蜃蛤蚌也善曰蜃音腎逞欲畋魰
效獲麑麇逞極也鹿子曰麑麇子曰麇善曰左氏傳季艮曰今民餒而君逞欲廣雅曰逞快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田獵也田與
畋同說文曰魰捕魚也音魚國語曰獸長麑麇麑音迷麇烏老切摎蓼浶浪所求偏也善曰摎古巧切蓼音老浶音勞浪音
郎也乾池滌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鄭玄禮記注曰藪大澤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
拾卵蚳蝝盡取善曰國語曰鳥翼鷇卵蟲舍蚳蝝韋昭曰蚳蟻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未乳曰卵蚳直尸切蝝音
緣取蒼苟切取樂今日遑恤我後皇暇也言且快今日之苟樂焉能復顧後日之長久也善曰毛詩曰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天下已定貴在安樂極意恣心何能復顧後日傾壞也陁音雉大駕幸乎
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平樂館大作樂處也襲服也李尤樂觀賦曰設平樂之顯觀處金商之維限善曰班固漢
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襲翠被馮玉几音義曰甲乙帳名也左氏傳曰楚子翠被杜預曰翠羽飾被披義切攢珍寶之玩
好紛瑰麗以奓靡攢聚也紛猶雜也瑰奇也麗美也奓靡奢放也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
妙戲程謂課其技能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烏獲
扛鼎都盧尋橦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橫關對舉也扛與舩同古尨切
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橦直江切衝狹鷰濯胷突銛鋒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
以身投從中過鷰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跳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銛利也息廉切
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壹頭上交相
度所謂儛縆者也跳都彫切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華山為西嶽峩峩高
大貌參差低仰貌神木松栢靈壽之屬靈草芝英朱赤也離離實垂之貌善曰西都賦曰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
離毛萇曰離離垂也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仙倡偽作假形謂如神也羆豹
熊虎皆為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蝼蛇聲餘詰曲也善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洪涯
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託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善曰襳所炎切襹史宜切
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飄飄霏霏雪下貌皆巧偽作之善曰班固漢書曰元

帝自度曲贊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文謂之度曲毛詩曰雨雪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複陸複道閣也於上轉石
以象雷聲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增響重聲也磅礚雷霆之音如天之威怒善曰礔數赤切磅怖
萌切礚古蓋切巨獸百尋是為曼延去聲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漫衍之戲也
神山崔巍欻從背見欻之言忽也偽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樓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巍也欻許律切熊虎
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皆偽所作也善曰挐攫相搏持也挐奴加切攫居縛切怪獸陸梁大
雀踆踆皆偽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踆踆大雀容也七輪切善曰尸子曰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白象
行孕垂鼻轔囷偽作大白象從東來當觀前行且乳鼻正轔囷也善曰轔音鄰囷巨貧切海鱗變而成龍
狀蜿蜿以蝹蝹海鱗大魚也初作大魚從東方來當觀前而變作龍蜿蜿蝹蝹龍形貌也善曰蜿於袁切蝹於君切含
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容也驪猶羅列駢駕之
也以芝為蓋蓋有九葩之采也善曰颬呼加切蟾蜍與龜水人弄蛇作千歲蟾蜍及千歲龜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
能禁固弄蛇也善曰蟾昌詹切蜍市余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化異也善曰幻下辦切吞
刀吐火雲霧杳冥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雲霧漢官典職曰正日作樂漱水成霧楚辭曰杳冥兮晝晦畫
地成川流渭通涇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畫地成河東海黃公
赤刀粵祝音呪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黃公又於觀前為之冀厭白虎卒不能救
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
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偽作之也挾邪作蠱於是不售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懷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
爾乃建戲車樹脩旃樹植也旃謂橦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僮程材上下翩翻侲之言善童
幼子也程猶見也材伎能也翩翻戲橦形也善曰史記徐福曰海神云若振女即得之矣侲之刃切突倒投而跟絓譬
隕絕而復聯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連也善曰投他豆切說文曰跟足踵也音根百馬同
轡騁足並馳於橦上作其形狀善曰陸賈新語曰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也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彌猶
極也言變巧之多不可極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彎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橦上作之
善曰魏書曰鮮卑者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於是眾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醒飽
也萃猶至也於是游戲畢心飽於悅樂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善曰孟子曰盤游飲酒馳騁田獵陰戒期門微行要
屈要或為徼善曰期門已見西都賦漢書曰武帝微行所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
卑賤也降尊就卑懷璽藏紱天子印曰璽紱綬也懷藏之自同卑者也便旋閭閻周觀郊遂
善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郊已見西都賦周禮有六遂也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龍出則昇

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善曰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函天地也然後歷掖
庭適驩館掖庭今官主後宮擇所驩者乃幸之捐衰色從嬿婉嬿婉美好之貌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韓詩
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嬿於見切婉於萬切捐棄也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中堂中央也善曰楚
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無筭爵鄭玄曰筭數也祕舞更奏妙材騁伎祕言希見
爲奇也更遞也奏進也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音
古又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暢條暢也劾亮
切蠱媚也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蜎以此豸
音雉清商鄭音嬋蜎此豸姿態妖蠱也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嬋音蟬蜎於緣切紛縱體而迅赴若驚
鶴之羣罷縱體舞容也迅疾赴節相越也相鶴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振朱屣於盤樽振猶掉也
朱屣赤絲履也奮長袖之颯纚舞人特作長袖颯纚長貌也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颯素合切纚所倚切要紹修
態麗服颺菁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修爲也態嬌媚意也菁華英也善曰楚辭曰夸容脩態要於妙切菁音精眳藐
流眄一顧傾城眳眉睫之閒貌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也眳亡井切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善曰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惠之言韋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
家語曰昔有婦人召魯男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也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制楚王曰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說文曰營惑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
善曰列爵十四見西都賦也盛衰無常唯愛所丁善曰爾雅曰丁當也衛后興於鬒髮飛燕
寵於體輕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云鬒髮如雲之忍切昔悅漢
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說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逞娛也娛樂也善曰楚辭
曰逞志究欲心意安之也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
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嬌亦如此也善曰國語曰鑒戒而謀貫遠曰鑒察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善曰
國語魯侯曰君作故事韋昭曰君所作則爲故事也商君書曰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
而又侯善曰漢書曰孝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爲婕妤絕幸爲昭儀又曰孝元帝傅婕妤有寵乃更號曰婕妤在昭儀上尊之也又
曰封董賢爲高安侯後代丁明爲大司馬卽三公之職也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善曰漢書曰成
帝謂趙昭儀曰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善曰漢
書曰上置酒麒麟殿視董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曰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有之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高祖創
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善曰劇秦美新曰漢祖創業蜀漢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
餘年又揚雄曰不一勞者不久佚論語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善曰尚書曰惟耽樂之從周易
曰天下何思何慮多歷年所二百餘朞朞一帀也從高祖至于王莽二百餘年善曰尚書曰殷禮配天多歷年所
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沃肥也豐饒也殷盛也阜大也巖險周固衿帶易守謂左崤函
右隴坻前終南後高陵善曰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管子曰地形險阻易守難攻得之者強據
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言土地險固故得放
心極意而奢泰之馨烈益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鄙生公子自稱謙辭
也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也善曰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君聞之於耳邪聞之於傳邪者之與切曾髣髴其若夢
未一隅之能睹善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若夢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論語曰子曰舉一隅而示之此何與
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
善曰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言似之也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曰河亶甲居相祖乙
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盤庚遷于殷殷人弗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圮平鄙切方今聖上同天號於
帝皇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
也掩四海而爲家掩覆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也富有之業
莫我大也三皇以來無大於漢者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善曰
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也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儉嗇節愛也蟋
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邪漢書注曰齷齪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謂據疑問所不知者曰
何也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言我不解何故反去西都從東京置奢逸
卽儉嗇也善曰蒙謙稱也周易曰匪我求童蒙也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說猶分別解說

文選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中京都有二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東京謂洛陽其賦意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亡禹然有閒有閒謂有頃之閒也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也善曰安猶烏也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蓋虛假之也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子憮然為閒也趙岐曰憮然猶悵然也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胷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為賤也善曰論語曰莞爾而笑又曰膚受之愬桓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苟猶誠也言賓誠信胷臆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善曰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論語曰不以禮節之賈逵國語注曰節制也宜其陋今而榮古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聞古事為榮貴也善曰大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苦灰繆穆公於宮室孤臣謂孤陋之臣也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戎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慚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悝猶嘲也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如奈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返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王褒責髯奴曰研覈否臧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姬周姓也末謂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善曰毛詩曰民之多僻也始於宮鄰卒於金虎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誣之言惡若虎也嬴氏搏音附翼擇肉西邑嬴秦姓也周書曰無為虎搏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著翼也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為國好不復顧於禮法也善曰荅賓戲曰七雄虓闞史記張釋之曰秦以苛察相高尚書曰弊俗奢麗也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於後在六國之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臣瓚曰在邯鄲城內也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言秦以天下為大場喻七雄為鬬雞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王子名政說文曰擅專也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莫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無如於我也迺構阿房傍起甘泉三輔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阿房甘泉已見上文結雲閣冠南山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齊冠覆也終南山在長安南征稅盡人力殫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毛萇詩傳曰稅斂也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也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所銜草遇逢遇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毛詩載芟載柞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左氏傳曰周任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惵徒頰切惵黔首豈徒跼局高天蹐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跼蹐恐懼之貌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乃晝夜長死其頸善曰豈非也老子曰聖人在天下惵惵焉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毆以就役唯力是視謂不復知民有緩急與飢寒唯趨毆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檐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善曰左氏傳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曰以負檐喻也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籙謂當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歷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膺籙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善曰尚書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紙塗掃除也項羽也垓地名漢王圍項羽於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紲猶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善曰史記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因秦宮室據其府庫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止為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之制我則未暇作洛謂造洛邑也我高祖也謂天下新造草創不改作制禮也如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翫習也阿房宮名也漢書曰梧齊侯陽城人名延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規摹踰溢不度入不臧規規圖也踰越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

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善也善曰聲類曰摹法也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之堂善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觀視也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夸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爲陋然高祖猶已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過也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造區夏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尚書盤庚曰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曰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爲故文景之際號爲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武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爲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宇啓開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太山升禪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毛詩曰大啓爾宇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呼韓並國名也左氏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咸皆也紀錄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輟止也凡天子五世則廢今廟不遷毀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絕時善曰漢書景紀曰高皇帝爲太祖廟文皇帝爲太宗廟言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勳功也歷經也彌益也銘勤也勤銘於宗廟之器于鐘鼎萬祀彌益光明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也字林曰銘題勤也今捨純懿而論爽德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專論說爽差之過失者也善曰國語曰實有爽德賈逵曰爽貳也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爲美談也善曰公羊傳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云魯人至今以爲美談也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宜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說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祇適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雖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門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遣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後淫放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善曰湯武革命已見東都賦孔叢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盍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盍猶何不也覽視也自寤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東京之行事心自覺寤耶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

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爲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守位以仁綜作人不恃隘害仁謂衆庶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爲牢固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也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荅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固反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爲牢固終受二人所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至戲下又云沛公攻武關入秦應劭曰武關秦南關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云小也豈如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善曰尚書曰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孔叢子曰子貢謂東郭亢曰今子位卑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偏求之卜瀍澗及黎水皆不吉善曰新序曰營度也九隩合道四海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雨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總猶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泝素洛背河左伊右瀍泝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國曰洛出上洛山伊出陸渾山瀍出河南北山西阻九阿東門于旋旋謂東有旋門在成皋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坂阻險也阿曲也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伊闕山名也轘轅阪名也迴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轘轅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王逸楚辭注曰捷疾也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沛公從轘轅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臣瓚曰在緱氏東南大室作鎮揭竭以熊耳大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之嶽爲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山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大室在陽城縣西羽獵賦曰揭以崇山熊耳山名也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底柱輟流鐔徒南以大伾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輟止也善曰尚書曰導河至于底柱東過大伾韻集曰鐔劍口也言大伾之險同乎劍口也莊子曰天子之劍以周宋爲鐔溫液湯泉黑丹石緇言泉水如湯浴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也黑丹石緇謂黑石雜色也言溫液即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所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虛賦注曰玄厲黑石可用磨也王鮪岫居能奴鼈三趾山有穴曰岫也王鮪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

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目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善曰周禮曰春獻鮪
鄭玄曰王鮪魚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足鼈爾雅曰鼈三足曰能宓妃攸館神用挺紀
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挺紀謂告年紀之處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
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善曰爾雅曰畀賜也史記禹姓姒氏召伯相宅卜惟洛食
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謂吉兆善曰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卜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吉也周公
初基其繩則直謂初造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善曰尚書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萇弘魏舒是廓是極萇弘周大夫也魏舒晉大夫獻子也廓猶
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曰敬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善曰國語曰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左氏傳曰晉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也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爲經途道也軌車轍也善曰周禮國中經途九軌鄭玄曰
塗容九軌謂轍廣也又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鄭玄云雉度也謂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度徒洛堂以筵度室以几
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善曰周禮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京邑翼翼四方所視京大也
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也善曰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
圮痞緒統也圮絕也漢家不居於洛故宗廟之統中途廢絕也巨猾間去聲釁許覲竊弄神器巨王莽字巨君
也猾狡也間候也釁隙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處高位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韋昭漢書注曰神器天子璽也歷載三六偷安天位載年也三六十八年謂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善
曰尚書曰天位艱哉于時蒸民罔敢或貳于於也蒸衆也罔無也言是時衆民無敢有二心於莽者毛詩曰于時言
言尚書蒸民乃粒其取威也重矣威畏也重猶多也謂爲天下所畏己者多矣善曰左氏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我世祖忿之世祖光武也忿恚疾王莽威重如此也乃龍飛白水鳳翔參所今墟白水謂南
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也初爲更始大司馬討王郎於河北北爲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也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授與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
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欃槍旬始羣凶靡餘欃槍星名也謂王莽在位如妖氣之
在天世祖除之凶惡無餘爾雅曰彗星爲欃槍也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凶賊無有遺餘也區
宇乂寧思和求中天地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乂安思求陰陽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睿哲玄覽都茲
洛宮睿聖也玄通也言通見此洛陽宮也善曰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
之玄覽王弼曰玄物之極也廣雅曰玄遠也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言當止居是洛邑必有

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止戈曰武謚法曰功格天下曰光尅
定禍亂曰武洽合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謚光武言仁義之道大豐盛也善曰洽霑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崇
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封泰山勒功於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史記曰崇高也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善曰
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亭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乃封禪孔安國尚書傳曰崇尊也逮至顯宗六合殷
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顯宗明帝號也六合天地四方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也乃新
崇德遂作德陽崇德德陽皆殿名也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
之將將啓開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善曰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端門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
將將嚴正之貌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爲木主仁如春以
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爲金主義音爲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於西善曰漢書曰
角爲木爲仁商爲金爲義也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
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易曰雲從龍爲水獸春路東方道也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又曰東方於時爲春宮殿簿北宮
有雲龍門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漢書曰西宮白虎又曰西方於時爲秋宮殿簿北宮有神虎門建象魏之兩觀旌
六典之舊章象魏闕也一名觀也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謂懸書于象魏浹日而斂之善曰周禮
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舊章法令條章也左傳曰舊章不可忘其內
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皆以休令爲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
也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言閣道相通不在於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
狀也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
芙蓉覆水秋蘭被涯音宜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善曰楚辭曰秋蘭兮青青鄭玄注周易曰蘭香
草也被亦覆也渚戲躍魚淵游龜蠵音惟渚水渚也戲游也躍跳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蠵龜類也凡此物
謂取有時非時則恣之游戲不驚動也永安離宮脩竹冬青永安宮名也脩長也冬青謂不彫落也陰池
幽流玄泉洌清水稱陰幽流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水黑色故曰玄泉洌清澄貌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毛詩
曰洌彼下泉鵯匹鶋居秋棲鶻骨鵃竹交春鳴爾雅曰鸒斯鵯鶋郭璞曰鵯鶋匹鳥腹下白也又曰鶻鵃
鶻鵃郭璞曰鶻鵃似山鵲頭尾青黑色秋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鴡七余鳩麗离黃關關嚶嚶爾雅曰鴡鳩王
鴡也郭璞曰鴡鵰類也又曰鶬鶊鵹黃也郭璞曰鸝黃黑也關關嚶嚶謂音聲和也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
安福前殿露寢也靈臺臺名也龢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陽殿之南謻直移門曲榭邪阻城洫謻門冰室門也
臺有木曰榭阻依也洫城下池冰室門及樹皆屈曲邪行依城池爲道也奇樹珍果鉤盾垂允所職奇異也珍貴也

鉤盾今官主小苑善曰鉤盾五丞也爾雅曰職主也西登少華亭候修勑登升也並有亭候修治也勑整也謂
西園中有少華之山九龍之內寔曰嘉德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
名在九龍門內也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毛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尚質也言殿舍之多其戶或西或南也我
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於東則洪池清
蘌語淥水澹澹徒敢內阜川禽外豐葭菼洪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阜多也豐饒也內多魚鼈外
饒蘆薍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蘌在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則捕之高唐賦曰水澹澹而盤紆說文曰澹澹水搖貌也爾雅曰葭
葦也菼薍也薍五患切獻鼈蜃與龜魚供蝸古花䗍蒲佳與菱芡蝸螺也菱芰也芡雞頭也善曰周禮
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供蜱蠃鄭玄曰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蜃蜯也蜱與䗍同禮記曰蝸醢而苽食周禮曰加籩豆之實有菱芡也
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為大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在城
西也龍雀蟠盤蜿紆元天馬半漢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容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
安迎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也瑰異譎詭燦爛炳煥瑰奇也譎詭變化也燦爛炳煥絜白鮮明之貌奢
未及侈儉而不陋言皆合於禮故奢不至侈故儉不至陋也規遵王度動中得趣規摹也遵循也
趣意也度先王之法度舉動合禮之意也家語孔子曰公甫之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具足也言觀王
之光明禮儀皆備具也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
日言不用一日卽成之善曰毛詩曰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猶謂為之者勞居
之者逸勞苦也逸樂也善曰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饗客於章華之臺楚王曰翟亦有臺乎使者曰翟王茅茨不翦采椽
不斲猶以作者大勞居者大逸也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唐唐堯也虞虞舜也夏后夏禹也善
曰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刊說文曰茅茨蓋屋也論語云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也乃營三宮布教頒班
常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常典也所以行教化布典禮之宮也複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複廟重覆也重
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善曰禮記曰複廟重檐達鄉謂天子廟飾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則九房也八牖八
達也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謂宮室之飾圓者象天方者則地也鄉方也言頒政賦教常隨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
春居蒼龍左个善曰大戴禮曰明堂者上圓下方范子曰天者陽也規也地者陰也矩也三輔黃圖曰明堂方象地圓象天又曰明堂順
四時行令也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央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毛詩曰造舟為梁泱泱水流貌善曰毛詩曰瞻
彼洛矣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於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射
鄉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進善也衰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衰滅者拒而
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否謂辟雍也善曰尸子曰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簡能爾雅曰簡猶擇也

馮皮冰相息亮觀祲浸祈禠絲禳災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災祥以為時候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祈求福也禳除也災禍也謂求所福而除災害也爾雅曰禠福也鄭玄周禮曰却
變異曰禳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正日也羣后公卿之徒
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言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享天子也百僚師師于斯胥洎尚書曰百僚師師百
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胥相也洎也言元日百官於此相連及而來朝賀也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綜曰
謂王侯藩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盡來朝見善曰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魏相上封曰顯明功臣以鎮藩國鄭司農周
禮注曰衆來曰頫寡來曰聘尚書曰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漢書曰樓蘭王遣子質漢也具惟帝臣獻琛執贄
具之言俱也獻貢也琛寶也執持也贄禮也言藩國來貢者謂隨土所出寶而貢之也善曰萬邦黎獻具惟帝臣毛詩曰來獻其琛封禪
書曰百蠻執贄周禮曰以六禽作六贄鄭玄曰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
覲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於殿下者可數萬人分於闕下夾道為二部爾乃九賓重平臚盧人列言鴻臚所
主羌胡之人皆羅列於朝廷也善曰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人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
夫士也臚傳也文以傳上令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臚下傳告上句臚猶行也二訓雖殊皆以行上語為臚也崇牙張鏞庸
鼓設崇牙枸虡上板作劍鋸者橫曰枸植曰虡張謂樹之以縣鍾鼓也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斁毛萇詩傳大曰鏞
郎將司階虎戟交鎩殺言虎賁中郎將士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鎩而相對也交鎩謂交加而設兵器也善
曰漢書曰儀兵郎中夾階說文曰鎩鈹有鐔龍輅充庭雲旗拂霓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曰龍輅充滿也
庭朝廷也旗謂熊虎為旗為高至雲故曰雲旗楚辭曰載雲旗之逶夷拂至也霓天邊氣也夏正三朝庭燎晢晢
夏家建寅之正漢家所用也三朝歲月日朝也晢晢大光明也善曰東都賦曰春王三朝三朝歲首朔日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
晣晣撞洪鍾伐靈鼓撞擊也伐擊也靈鼓六面鼓也善曰周禮曰靈鼓靈鼓旁震八鄙軯普耕磕苦代
隱訇火宏旁四方也震驚也八鄙四方與四角也軯磕隱訇鍾鼓之聲也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霆霹
靂也迅疾也言鍾鼓之聲又若雷霆之相轉亦如急風之迅疾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警謂
清道也輦人挽車彫謂有彫飾也殿東西次為廂善曰漢書儀注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孔安國尚書傳曰雕刻鏤也冠
通天佩玉璽通天冠名也佩帶也玉璽天子印也蔡雍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皇組要干將紆垂也皇大也
組綬也干將劍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
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負斧扆次席紛純白與黑謂之斧扆屏風樹之坐後也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為緣善曰禮記
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周禮曰大朝覲王設黼依設莞席紛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次席紛純謂二席俱設互言
之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鄭玄曰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善曰周易曰離者明也南

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於此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百辟諸侯也司主也儀法也辨
別也言百官有分別者謂司主之次也善曰百辟其刑之周禮曰司儀主禮掌九儀之賓客分別五等之諸侯左傳臧僖伯曰明貴賤辯
等差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班位次也謂尊卑有等差也善曰國語曰班爵貴賤以列之周禮曰
子執穀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雉各有次第奠置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善曰周禮曰王士揖
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昬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曰諸侯心平手
禮伯男手在心下禮外國君在心上禮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
也壯觀言天下之人壯大觀覽也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威儀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乃
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羨延也登進也謂命之上殿也天子從中階諸侯從東西階善曰東除堦也訪萬
機詢朝政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言機微之事日有萬種詢謀也謂與謀朝政有所先後者也勤恤民隱而除
其眚恤憂也隱痛也眚病也言有隱痛不安者今憂恤之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人或不得
其所若己納之於隍隍城下坑無水者善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
之於溝中也鄭玄毛詩箋曰納內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荷負也怠
懈也皇暇也言無有懈怠於寧靜者謂常有所憂也善曰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可不善擇而後錯之毛詩曰不敢怠遑
發京倉散禁財發開也京大也禁藏也善曰尚書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賚皇
寮逮輿臺賚賜也皇寮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散發禁庫之財無問貴賤皆賜及之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
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寮寮臣僕僕臣臺漢書公卿言曰陛下出禁錢以振元元應劭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
禁錢以給私養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周禮曰膳夫主食之官孰曰饔腥曰餼浹徧也家陪謂公
卿大夫之家善曰毛詩曰牲牢饔餼論語曰陪臣執國命春醴惟醇燔炙芬芬醇厚也燔炙謂炙肉也芬芬香氣盛
也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又曰燔炙芬芬呂氏春秋曰厚酒肥肉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康樂也具俱也熏熏和說
貌言君臣皆歡樂而和說也善曰毛詩曰公尸來止熏熏毛萇曰熏和悅也千品萬官已事而踆七句已止也
踆退也謂品秩官僚等並止事而退還也善曰國語曰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管仲曰有司已事而竣踆與竣同也勤屢
省昔懋乾乾屢數也省察也懋勉也乾乾敬也善曰尚書曰屢省乃成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也清風協於玄
德淳化通於自然協同也淳厚也玄天也自然通神明也言帝如此清惠之風同於天德淳厚之化通於神明也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風教也老子曰為而不持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主出于幽冥者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
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靈即謂
堯舜也愆過也齊同也軌迹也言有事能思信與先聖同軌迹也善曰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招有道於側陋開

敢諫之直言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者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漢書
曰舉能直言極諫者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耿清也旅陳也謂有清絜者也言丘園中有隱士貞
絜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束帛謂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
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上謂君下謂臣式用也盤樂也言君情通於下
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善曰墨子曰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尚同是故上下通情毛詩曰嘉賓式宴以樂也及將
祀天郊報地功善曰將欲也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絜也周禮以正月上辛郊祀告于
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秋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祈求也玄天也玄黃
天地言天子祭天地之際思念所以盡其忠敬善曰禮記曰共皇天上帝之神以為人所福周易曰天玄而地黃也肅肅之儀
盡穆穆之禮殫殫盡也善曰毛詩頌曰至止肅肅禮記曰天子穆穆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
允矣天子者也獻進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帝之子也善曰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祀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
詩曰允矣君子乃整法服正冕帶整理也冕所謂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種鄭玄曰長
一尺七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珠玉飾之也法服謂衣服並有法度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珩行紞丁敢紘宏
綖玉笄綦其會笄簪也謂以玉飾之善曰左氏傳曰珩紞紘綖昭其度也杜預曰珩維持冠者紘纓從下上者紞冠之垂
者也綖冠上覆者周禮曰王之五冕玉笄也又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玄曰會縫中琪如綦綦謂結皮弁於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
二以為飾謂之綦會火龍黼黻藻繂律鞶厲善曰左氏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藻繂鞞鞛鞶厲斿纓昭其數也
杜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黻兩己相戾也藻繂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紳帶之垂者斿旌旗
之斿纓在馬膺前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袷輅次車也次車樹翠羽為蓋如雲飛也今世謂之
羽蓋車也善曰高唐賦曰翠為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一作飆悠以容裔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
旗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紛盛也悠從風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風鼓
動旌旗紛紜盛亂如火花之飛起善曰周禮日月為常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六玄虬之弈弈齊騰驤
而沛艾六六馬也玄黑也天子駕六馬騰驤趣走也弈弈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曰甘泉賦曰六玄虬毛詩曰四牡弈弈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沛艾赳螑龍輈華轙蟻金鍐犯七鏤錫輈車轅轅端上刻作龍頭也華采畫也善曰爾雅曰載轡
謂之轙郭璞曰在軾上環轡所貫也蔡雍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鏤彫飾也當顱刻金為之毛詩曰鉤膺
鏤錫方釳乞左纛鉤膺玉瓖音襄方釳謂轅旁以五寸鐵鏤錫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之
轅兩邊恐馬相突也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騑馬頭上以蘭馬目不令相見也鉤膺當胷也瓖馬帶玦以玉飾也善曰廣雅曰釳許乞
切鑾聲噦噦和鈴鉠鉠於良切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也噦噦和鳴聲鉠鉠小聲善曰毛詩曰鑾聲噦噦和

鈴鈇鈇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零蔡雍獨斷曰乘輿重轂外復有一轂副轄其外乃復設轄然重輪即重轂也飛
軨以緹紬廣八尺長柱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邊飾蔡雍月令章句曰疏鏤也羽蓋威蕤葩瑵爪曲莖
羽蓋以翠羽覆車蓋也威蕤羽貌葩爪悉以金作華形莖皆曲蔡雍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瑵同順時服而設
副咸龍旂而繁纓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為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為旂也鞶今
之馬大帶也纓馬鞅也善曰毛詩曰龍旂陽陽周禮曰玉路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謂今之馬大帶也繁與鞶古字通立戈迤
戛農輿輅木戈謂木勾矛戟也戛長矛也矛置車上邪柱之是謂戎輅農輿無蓋所謂耕根車也言耕稼於藉田乘馬無飾
故稱木善曰迤邪也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副車曰屬言相連也屬車有藩者曰軒皆在後為三行故曰並轂善曰漢
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軖伏弩重旃朱旄青屋通帛曰旃朱旄旄牛
尾赤色者也青屋青作蓋裏也善曰說文曰軖車蘭閑皮篋以安其弩也徐廣車服志曰輕車置弩於軾上載以屬車然置弩於軖曰軖
弩奉引既畢先輅乃發奉引謂引道者言引道之次已定前車乃發善曰漢官儀曰大駕則公卿奉引尚書曰先
路在左塾之前鸞旗皮軒通帛綪蒨旆鸞旗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為之善曰蔡邕車服志曰鸞旗俗人名
曰雞翹上林賦曰前皮軒後道旃通帛曰旃國語曰分魯公以少帛綪茷韋昭曰綪茷大赤也雲罕九斿闟戟轇膠
轕葛雲罕旌旗之別名也九斿亦旗名也闟鋋也轇轕雜亂貌善曰上林賦曰載雲罕說文曰斿旌旗之流也史記曰趙良謂衛鞅曰
君之出也操闟戟者旁車而趨王逸楚辭注曰轇轕參差縱橫也犛而利髦被繡虎夫戴鶡犛髦髦頭茸騎也善
曰漢書羿為髦頭應劭曰繡衣在天子乘輿之前鶡鷙鳥也鬭至付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虎賁騎皆鶡冠駙
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桑葛駙副馬也承華厩名也言取華厩之蒲梢以為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
厩善曰後宮蒲梢汗血之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為馬飾而垂之纓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為蘇騷殺垂貌
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𡃈才達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嘈𡃈鼓聲善曰漢書曰隤銅丸
以撾鼓聲中嚴鼓之節晉灼曰疾擊鼓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戎兵也士卒也介甲也士
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金鉦鐲鐃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之善曰左氏傳厨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蔡邕獨斷曰乘
輿後有金鉦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清道謂蹕止行者列猶次也言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羅列有次善曰司
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周易曰天行健尚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肅肅敬貌習習
行貌隱隱眾多貌轔轔車聲也殷坫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諸鄰殷後軍也旆前軍也郊畛謂
郊界也言從之多後猶未出城闕前已迴於郊界也善曰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盛夏后之
致美爰敬恭於明神盛猶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於神明也善曰論語曰惡衣服而致美於
黻冕菲飲食而致孝於鬼神毛詩曰恭敬明神也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出竹善曰周禮曰孤

竹之管雲龢之瑟龢與和古字通鄭玄曰孤竹特生者也雲和山名也出美木用為瑟其聲清亮也雷鼓鼝鼝六變既
畢雷鼓八面鼓也凡樂六變為一成則更奏畢盡也善曰周禮曰雷鼓路鼗奏之若樂六變一變川澤之神見二變山林之神見三變
丘陵之神見四變墳衍之神見五變地神見六變天神見毛詩鼓鼝鼝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冠華以鐵作之上闊
下狹以翟雉尾飾之舞人頭戴一行羅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謂今麥策花也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善曰蔡邕獨斷曰大樂郊祀舞
者冠建華冠毛詩曰右手秉翟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元祀惟稱羣望咸秩元大也祀祭也稱舉也謂大祭天地
之禮既舉羣岳眾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善曰尚書曰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左氏傳曰乃有事于羣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在遠者
望而祭之颺槱由燎之炎煬樣致高煙乎太一颺飛颺也槱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
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魄寶也善曰周禮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郭璞方言注曰火熾猛為煬說文曰致送也漢書曰中宮天極
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歆饗也顧眷也祚報也靈明也元大也吉福也
言天神親人主之明肅顧饗其馨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
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
武皇帝配之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徂回切辯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
方星也帥循也摧至也言五帝總集至明堂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堂坐位各處其方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
精之神爾雅曰摧至也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熛怒也河圖曰四靈
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協光紀今五云四靈謂除赤餘有四懋悅也懷安也
善曰尚書曰民其允懷孔安國曰民信歸之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改易也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
謝而欲享祀也善曰易乾鑿度孔子曰天地有春秋冬夏節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蒸蒸之心感物曾
思廣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豚冬稻鴈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善曰尚書曰虞舜蒸蒸廣
雅曰感傷也躬追養於廟祧吐堯奉蒸嘗與禴祠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為之躬猶身也善曰
禮緯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禮記曰遠廟為祧毛詩曰禴祠蒸嘗公羊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物牲辯偏省
設其福衡物牲謂祭祀之牲物皆偏省視之也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福衡善曰周禮曰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
祀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杜子春曰福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觸人也毛炰炮豚胉博亦有和羹善曰鄭玄
曰周禮注曰毛炰者豚胉去其毛而炰之以備八珍毛詩曰毛炰胾羹周禮曰飲食之豆其實豚胉杜子春曰以胉為膊謂脅也毛詩曰
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滌濯謂洗滌也靜絜也嘉善也孔甚也言禮儀甚鮮明也善曰周禮曰大祭祀眡滌
濯鄭玄曰滌溉祭器也毛詩曰籩豆靜嘉又曰禮儀既備又曰祀事孔明萬舞奕奕鍾鼓喤喤萬舞干也奕奕舞形
也喤喤鼓聲也善曰毛詩曰萬舞奕奕鍾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平聲靈皇神名謂先帝也言先帝之神顧

愍子孫其食也享神具醉止降福穰穰神謂先神也具俱也止已降下也穰穰眾多也善曰毛詩曰神具醉止降
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農祥天駟卽房星也晨時正中也謂正月初也善曰國語曰號文公曰太
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脈理也膏土潤也乘
鑾輅而駕蒼龍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乘鑾輅駕蒼龍鄭玄曰鑾輅有虞氏之車也有鑾和之飾而飾之以青輪春東方
色青也馬八尺爲龍介馭間以剡冉耜天子車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善曰禮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
于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曰保介車右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以勸農又使勇士衣甲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毛詩曰以我覃
耜毛萇曰覃利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也覃與剡同躬三推土回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善曰東觀
漢記曰永明四年詔書曰朕親耕于籍田以祈農事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爲籍千畝楊雄上林苑箴曰芒芒天田芃芃作穀供
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禘郊謂祭天於南郊也言天子籍田千畝必須親耕者爲敬其祖考用充宗廟
之粢盛故云勤己善曰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玄曰禘大祭也又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以爲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
粢在器曰盛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兆民勸於疆場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兆民謂百姓也疆田
畔也耘去草耔壅本也善曰毛詩曰疆場有瓜或耘或耔爾雅曰懋勉也春日載陽合射辟雍陽暖也言春三月之
時與諸侯合射辟雍行禮教善曰毛詩曰春日載陽鄭玄曰載之言則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設業
設虡宮懸金鏞設施也業栒上板刻爲鴈齒捷業然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以施設懸之宮中也鏞大鍾也善曰毛詩曰設
業設虡周禮曰正樂懸之位王宮懸鄭司農曰宮懸四面也鏞已見上文鼖鼓路鼗樹羽幢幢鼖大鼓也鼗小鼓也
幢幢羽貌善曰周禮曰以鼖鼓軍事又曰路鼓路鼗毛詩曰崇牙樹羽毛萇曰置羽於栒上以爲飾也於是備物物有
其容言備具也物禮物也射之禮物並有容飾也善曰左氏傳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
夔坐而爲工伯夷唐虞時明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陳故曰坐善曰左氏傳曰孟僖
子不能相儀又曰昔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儀禮曰大射工六人張大侯制五正善曰毛詩曰大侯既抗毛萇曰大侯君侯
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鄭司農曰王張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
上也設三乏厞司旌言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以革爲之護旌者之禦矢也司旌謂執旌司射中當舉之周禮曰服不
氏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曰乏音爲匱乏之乏爾雅曰厞隱也音翡并夾既設儲乎廣庭并夾鉗矢者周
禮曰射則取矢也言侯高則以并夾取之也儲待也廣大也謂張設於大庭以待天子也於是皇輿夙駕輂於東
階輂之言却也謂却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善曰毛詩曰皇輿夙駕輂音柴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
光於扶桑須俟也消不見也掃滅也言晨時啓明先見尚有餘光日出乃不見霞日邊赤氣也謂天子須啓明光消霞滅日上
扶桑乃就乘輿也禮天子日出乃視朝善曰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淮南子曰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也天子乃

撫玉輅時乘六龍玉輅謂玉飾之也鄭玄禮記注曰撫猶據也東都賓曰登玉輅乘時龍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
各隨其時而乘之發鯨魚鏗華鍾發舉也鏗猶擊也華鍾謂有篆刻文故言華也善曰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鍾大
丙弭節風后陪乘善曰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馬莫使之而自走高誘曰二人太一之御也楚辭曰吾令羲
和弭節兮王逸曰弭按節徐行也史記曰黃帝舉風后以理人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應劭漢官儀曰常伯任侍中出卽陪乘也攝
提運衡徐至於射宮攝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星主迴轉並飾於車上徐行至於射宮射宮謂辟雍也善曰漢書曰
攝提隨斗杓所建十二月也杓匹遙切春秋保乾圖曰斗節運衡何休公羊傳曰運轉也禮事展樂物
具展謂舒陳器物也物具謂器物皆具備也王夏闋騶虞奏王夏樂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闋終也善曰周禮曰出
入則奏王夏又曰凡射王奏騶虞之樂決拾既次彫弓斯彀古候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捍
著左臂也彫弓謂有刻畫也彀張也善曰毛詩曰決拾既次鄭玄曰次謂手指相比也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
以遠喻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也善曰禮記曰季春勾者畢出萌者盡達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名之
爲侯者何明諸侯不朝者則當射之然則射者帝誠心遠喻於下也文子曰誠心可以懷也進明德而崇業滌饕
叨餮他結之貪欲射義曰射所以觀德也崇猶興也業射業也滌蕩去也言有貪婪嗜欲者皆滌蕩去之也善曰漢書明帝
詔曰親射泰侯蓄選士威惡助微達陽也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杜預左氏傳注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仁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騖衍布也方道也激感也遐遠也騖馳也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乎海表禮記曰射者仁道也又曰古諸侯之
射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廣雅曰方正也日月會於龍狵闘恤民事之勞疚狵尾也日月會於尾謂十
月時也疚病也民勞病於歲事到此月乃終也故天子愍恤勞來之善曰國語云日月會於龍狵國家於是乎蒸嘗也賈逵曰狵龍尾也
月令孟冬日在尾漢書曰東宮蒼龍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善曰禮
記曰孟冬之月勞農以休息春酒謂春時作至冬始熟也毛詩曰春酒惟淳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
叟言天子親執鑾刀袒右膊而割牲以示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毛詩
曰執其鑾刀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袒割禮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降至尊以
訓恭送迎拜乎三壽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
焉善曰左傳曰享以訓恭儉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三壽作朋也敬慎威儀
示民不偷以朱反協韻敬宜也儀禮也毛詩曰視民不佻毛萇曰佻偷也我有嘉賓其樂愉
愉嘉賓謂三老五更也愉愉和悅之貌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聲教布濩護盈溢天區布濩猶散被也天區
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愛及之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既已也昭明也宣猶發也言文武之
教無處不臨善曰尚書曰誕敷文德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三農之隙曜威中原隙閒也曜威謂治兵也善曰國

語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苑虞人掌焉先期戒事先期謂期日敕戒羣吏脩獵具也善曰周禮虞人掌山澤之官度知禽獸多少戒猶告也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盡也率斂也鳩聚也囿苑也囿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驅禽獸於王之左右鄭玄曰率循也悉率驅禽獸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毛詩曰王在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備也善曰毛詩曰獸之所同禮曰告備于王乃御小戎撫輕軒毛詩曰小戎俴收謂小戎之車輕便宜田獵鄭玄曰輕車驅逆之車中畋四牡既佶其栗且閑中畋馬謂調良馬可用獵者佶健也閑習也毛詩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若林言多也繽紛風吹貌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旗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迄上林結徒營迄至也結止也徒眾也營域也上林苑名善曰說文曰營市居也次一作敘和樹表司鐸授鉦次比也和軍之正門為和也表門表也司主也鉦鐸所以為軍節善曰周禮曰大閱虞人為表以旌為左右和門又曰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言聲中進退取鍾鼓旌之節善曰周禮曰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疏數之節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眾人畢有不用命者斬之若牲也善曰尹文子曰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史記曰孫子約束既布三令五申之周禮曰大閱斬牲以徇陣曰不用令者斬之陳師鞠旅教達禁成陳師猶列師眾也鞠之言告也教達謂三令五申禁令已行軍法成也善曰毛詩曰陳師鞠旅火列具舉武士星敷具俱也敷布也言武士獵徒如星之布也善曰毛詩曰火列具舉毛萇曰列人持火也鵝鸛灌魚麗离箕張翼舒鵝鸛魚麗並陣名也謂武士發於此而列行如箕之張如翼之舒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荀吳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軌塵掩迒匪疾匪徐掩覆也迒跡也謂車軌之塵適自覆跡言得遲疾之中也善曰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孟子曰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毛萇詩傳曰面傷不獻翦毛不獻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升進也四膏者禮記曰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鴈鶉鷃雉鳩鴿也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極盡也輿眾也勞罷勞也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輿車士也成禮三毆毆一作驅解罘放麟大鹿曰麟解散也罘罔也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毆與驅同善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窮極也訓教也殫盡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卽昭明人君行仁之道謂崇儉故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曰好奢必樂窮樂者亂之所興左傳曰享以訓躬儉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天乙殷湯名也弛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罔置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之人學紓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德至禽獸三十國歸之高誘曰紓緩也毛萇詩傳曰懷

來也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儀則也姬伯文王為西伯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東海人以漁釣于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文王勞之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遂載與俱歸澤浸昆蟲威振八寓浸潤也八寓八方區宇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宇字好樂無荒允文允武允信也無荒言不好荒淫之樂信與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薄狩于敖既璅璅瑣一作焉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璅璅小也言鄙陋不足說也詩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岐陽之蒐又何足數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亦以小不足可數也善曰左氏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爾乃卒歲大儺奴何毆除羣厲卒終也謂一歲之終儺逐疫鬼善曰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方相秉鉞巫覡胡操茢音例善曰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也國語曰在男謂之覡在女謂之巫也說文曰操把持也左傳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曰茢黍穰也侲震子萬童丹首玄製侲子童男童女也朱丹也玄製阜衣也善曰續漢書曰大儺謂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幘阜製以逐惡鬼于禁中桃弧棘矢所發無臬牛列切飛礫雨散剛癉亶必斃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善曰漢舊儀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說文曰臬射埻的也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煌火光也馳競也赤疫疫鬼惡者也四裔謂四海也星流謂羣鬼競走煌煌然如火光之與星流也善曰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星流言疾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然後淩天池絕飛梁淩升也善曰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如淳漢書注曰直渡曰絕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捎所交切魑魅斮側角切獝狂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戾之鬼名捎殺也斮擊也善曰諸鬼之說者各異今隨所釋而載之不改易也斬蜲紆危蛇腦方良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善曰莊子蜲蛇之狀其大若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也囚耕父於清泠零溺女魃蒲葛於神潢黃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未知所在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殘夔魖虛與罔像殪煙計野仲而殲子廉游光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魖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殲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八靈為之震慴之涉況鬾巨宜蜮域與畢方鬾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善曰楚辭曰合五嶽與八靈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爾雅曰震慴懼也漢舊儀曰鬾鬼也鬾與蜮古字通度朔作梗哽守以鬱壘神荼副焉

對操刀七索葦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善曰風俗通曰黃帝書上
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常簡閱百鬼鬼無道理者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
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毛詩傳曰梗病也謂爲人作梗病者目察區陬侲子司執遺鬼察觀
也區陬隅隟之閒也司主也謂於度朔山主執遺餘之鬼也京室密清罔有不韙密靜也清潔也罔無也韙善也
謂無復疫癘皆得安善也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庶衆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疫癘既無陰陽乃和衆
物育養也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征巡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善曰左氏傳石奐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
卜其祥祥習則行周易曰視履考祥毛詩曰終然允臧也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乘輿天子也岱
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勑東方諸侯課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同衡律而壹軌量齊
急舒於寒燠於六衡稱也軌法也寒燠猶苦樂同壹齊皆使中不參差也善曰尚書曰同律度量衡又曰謀恒寒若豫恒
燠若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省察也幽闇也黜退也陟昇也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也故尚書曰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反旆謂迴還也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
息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俟待也閶風秋風也祠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逝
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周書曰恭明祠專明刑易說曰秋閶闔風至既春游以發生啓
諸蟄於潛戶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善曰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仲春之月蟄蟲
咸動啓戶始出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他杜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善曰
晏子曰吾王不游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爾雅曰秋爲收成毛詩曰豐年多稌毛萇曰稌稻也嘉田
畯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嘉善也畯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慶福致賚於九扈使民不
淫放善曰毛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氏傳曰郯子曰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
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也左瞰暘谷右
睨玄圃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也又曰懸圃在崑崙閶闔之中
玄與懸古字通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莫補叶韻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爲
遠期規欲以爲萬代之大法也善曰劇秦美新曰創億兆規萬世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悆羊主
悆寧也歸謂西征旋乃釋吏士之劬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總集瑞命備致嘉祥總會
也集聚也祥神也騶虞澤馬之屬也瑞應也鸞鳳之屬也善曰墨子曰禹親抱天之瑞命也孝經鉤命決曰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
祥圉林氏之騶鄒虞擾澤馬與騰黃圉牢養也林氏山名也騶虞義獸也善曰山海經曰林氏
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應劭漢書注曰擾音柔擾馴也陰嬉讖曰聖

人爲政澤出馬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朱鬣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瑞應圖曰騰黃神馬一名吉光然吉良騰黃一馬而異名也
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
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植華平
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植猶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平有不平處其華則向其方傾中唐堂塗也善曰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地則華平盛也瑞應圖曰木名也宮閣記有春王圖鶡冠子曰聖王之德下及萬靈則朱草生抱朴子曰朱草長
三尺枝葉皆赤莖似珊瑚也如淳漢書注曰唐庭也毛詩曰中唐有甓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惠恩也洎及也幽荒
九州外謂四夷也北燮素頰丁令南諧越裳燮諧皆和也越裳南蠻今九真是也丁令國名善曰漢書曰匈奴北
服丁令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音郎善曰司馬彪續
漢書曰大秦國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漢書有樂浪郡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重舌謂曉夷狄
語者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善曰國語曰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韓詩
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漢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曰
禹拜稽首四夷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京京師也規法也盤庚殷王之名也改
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斯干謂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就儉約合斯干之美善曰韓詩
曰宋襄公去奢即儉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言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
父則與黃帝軒轅齊其功德善曰黃帝封泰山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爲作也事業也永長也孔
甚也以無爲爲功以無事爲業澹然不煩瀆也善曰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遵節儉尚
素樸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尚其樸素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躬節儉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思仲尼之克
己履老氏之常足孔子曰克己復禮馬融曰克己約身善曰老子曰知足常足也將使心不亂其所
在目不見其可欲善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曰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賤犀象
簡珠玉簡猶略也善曰長楊賦曰賤瑇瑁而疏珠璣藏金於山抵紙璧於谷藏抵皆謂不取之謂儉故
也善曰莊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抵側擊也翡翠不裂瑇瑁不蔟音族翡翠鳥名也瑇瑁珍名不裂不
折其羽以爲玩飾也不蔟不叉蔟取之爲器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范子計然曰
五穀者萬人之命國之重寶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苦角切詐僞爲末忠信爲本善曰淮南子
云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人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壅其流也說文曰慤謹也于斯之時海內同
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於離而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悅樂也吁驚也禕美也蓋蓂莢
爲難時神志也故曠世而不覿覿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生於階下始一日生一莢

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者以證知月之小大堯時夾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蒔也善曰田俠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范曄後漢書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所主諸朝階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殖之方當生於朝階得以數知月之大小也謂上文蓂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直也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何也懷來也柔安也言皆安之也聲與風翔澤從雲游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潤故聲教與風皆翔恩澤與雲俱行也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我賴賴我也言萬物皆賴帝之恩惠以得所無復他求也德寓天覆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近也善曰國語勃鞮曰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寓與宇同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狹三王之趢祿趗七木軼五帝之長驅狹謂陋也趢趗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王禮法爲局小狹陋過五帝而遠馳則繼三皇之跡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長驅至齊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屬逮也誰敢謂今所駕者遲而不能逮言必能逮也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懿美也罄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善曰孔叢子謂魏王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粗猶略也賓西京也梗槩不纖密言粗舉大綱如此之言也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若流情放心不自反寤恣意所爲淫樂無禮以無節終後卒當罹其憂禍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廣雅曰遁去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一言幾渠衣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言今非之也善曰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且夫挈苦結缾之智守不假器言挈缾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善曰左氏傳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況纂祖管帝業而輕天位纂繼也今如公子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輕居天王之尊位而禪於董賢善曰長楊賦曰恢帝業尚書曰天位艱哉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瞻望高祖功庸甚勤苦而得之也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善曰毛詩曰子室翹翹毛萇曰翹翹危也鄧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切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皇也高祖也昔秦始皇東游爲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柏人亭殆爲貫高所中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孔安國曰怵惕悚懼也方言曰戒備也過秦論曰一夫作難惕驚也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輜重車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公子說微行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也善曰老子曰終日行不離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也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黈纊言以黃綿大如丸懸

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善曰大戴禮孔子曰黈纊塞耳所以塞聰也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珮以制容鑾以節塗珮爲行容鑾爲車節善曰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珮玉也行不變玉駕不亂步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鑾和響並謂君之禮法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騕烏皎褭寧少與飛兔却退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何惜言不愛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方將也生類謂天下万物之類也殄盡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謂任役使人常畏人力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之謂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太平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山無槎仕假枿五葛畋不麑烏夭胎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麑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擭胎拾卵校獲麑麇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蘗畋不殺胎草木蕃廡武鳥獸阜滋蕃滋也廡盛也阜大也滋益也善曰尚書曰庶草蕃廡班固漢書序曰蕃阜庶物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爲勞苦不以財賦爲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帝時卜式入錢以助官也善曰周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也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雍和而廣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洪大也蓄積也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積恩施惠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洪恩所潤不可究陳國語甯莊子曰民無結不可以固孫子曰吾將固其結也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分也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音鐵叶韻慝惡也統嗣也替廢也謂忿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廢也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玄神也譎變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而成變計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也善曰甘泉賦曰聖皇穆穆東都賦曰漢祚中缺若此故王業可樂焉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也善曰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今公子苟好勦子小民以媮逾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臾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己當成大讎也善曰左氏傳晉桓子曰無及於鄭而勦民杜預曰勦勞也左氏傳御服曰怨耦曰仇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殫盡也寵驕也忽忘也生憂謂生己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寵極驕逸之樂忘人叛己之爲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覆敗也善曰孫卿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所以載舟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魚竭栽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愼之於初所以尋木起於牙蘗洪波出於涓泉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說文曰尋八尺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枚乘上書曰十圍之木始生而蘖孔安國尚書傳曰用生枿栽韋昭曰株生曰

櫱鄭玄禮記注曰栽植也櫱與枿古字同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早也丕大也顯明也怠懈也謂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善曰左氏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去聲叶韻譬如為人裁衣始制之洪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計以隤牆填壍七念亂以收罝嗟解罘浮系繼也亂理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其卒曰乃命有司隤牆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楊雄羽獵賦其末曰放雉兔收罝罘也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規猶諫也祇適也愆短也尤過也言不能補其愆過臣濟奢以陵君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陵踰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氏傳萇弘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為國今反陵之故非所以經國故函谷擊柝託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柝守夜所擊木也顛隕也持扶也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東謂函谷在京之東西朝則京師也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所習為心所好愛者即學善曰尚書曰夫常人安於俗學溺於所聞鮑肆不知其臭臭一作翫其所以先入翫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入善人之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皆猶躰所習故今言公子以長安為好亦然也咸池不齊度於鼃烏瓜咬烏交而衆聽或疑齊同也咸池堯樂也鼃咬淫聲也言咸池之音本不與鼃咬同而衆聽者乃有疑惑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賓戲曰淫鼃而不可聽者非寵宴之樂也李奇曰淫鼃不正也傳毅琴賦曰絶激哇之淫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然哇與鼃同咬亦不正之聲也咬或作蛟非也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言西京奢泰肆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衆人觀之謂是其一唯安處先生得知其指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客斥公子謂聞東京文義之道若醉飽焉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自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也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雉魄之為者罔然猶惘惘然也酲病酒也朝罷夕倦曉夜不臥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其身今公子亦如之也善曰說文曰褫奪也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公子本以奢侈為美談今見先生述東京之德所以忘美失夸也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良久頃乃復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學者非正也善曰論語曰荷蕢曰鄙哉硜硜乎廣雅曰鄙固陋不惠楊子法言曰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幸見指南於吾子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善曰桓譚上便宜曰管仲桓公之指南若僕所聞華而不實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錄善曰左氏傳甯嬴曰晉陽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先生之言信而有徵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善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尚書曰明德惟馨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泯滅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睹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善曰管子曰管仲對桓公曰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孝經鉤命訣曰佳已感龍生帝魁鄭玄曰佳已帝魁之母也魁神名宋衷春秋傳曰帝魁黃帝子孫也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善曰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茲此也走雖不敏庶斯達矣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說遂達矣善曰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孝經曾子曰參不敏

文選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中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蜀都賦一首

南都賦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張平子

於烏顯樂都既麗且康毛萇詩傳曰於歎辭詩曰適彼樂國陪京之南居漢之陽京謂洛陽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鄭玄曰漾水至武都為漢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為疆西京賦曰周卽豫而弱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閒為豫州也漢書地理志注曰南陽屬荊州又曰荊州楚故都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爽塏已見西京賦楊雄豫州箴曰郁郁京河伊洛是經也爾其地勢則武闗闗其西桐栢揭蝎其東武闗山為闗在西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武闗山為闗而在西弘農界也漢書曰南陽之平陽縣有桐栢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尚書曰漢水又東為滄浪之水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湯谷涌其後淯育水盪其胷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紫山東有一水無所會通冬夏常溫因名湯谷山海經曰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于漢郭璞曰今淯水在淯陽縣南盪他浪切推淮引湍三方是通淮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自彼而來故曰引說文曰推排也山海經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璞曰湍鹿摶切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也三方東西及南也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彩金之彩也璞玉之未理者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鄒陽曰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銅錫鉛鍇苦駭赭堊惡流黃鄭玄周禮注曰錫鑞也說文曰鉛青金又曰九江謂鐵為鍇山海經曰陸𨛬之山其下多堊若之山其上多赭郭璞曰赭赤土也堊似土白色也𨛬音跪本草經曰石流黃生東海牧陽山谷中本草言其所出此亦兼而有之博物志曰雄黃似石流黃綠碧紫英青雘烏郭丹粟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本草經曰紫石英生太山之谷山海經曰景山之西曰騎山其下多青雘郭璞曰雘黝屬音瓠山海經曰荊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其中多丹粟郭璞曰細沙如粟太一餘糧中黃轂角玉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博物志曰石中黃子黃石脂又曰欲得好穀玉用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松子神陂赤靈解角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神陂在蔡陽縣界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也赤靈赤龍也解角脫角也事未詳

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波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其山則崆口江嶢五江嶱苦葛嵑五葛嵣大朗㟏莽嶚遼剌力割崆嶢嶱嵑山石高峻之貌字書曰崆山貌也嵣㟏山石廣大之貌也嶚山高而相戾也廣雅曰嶚高也說文曰剌戾也岝仕白峉額嵬祚迴嵔五迴嶔香金巇許宜屹魚乞巕五結埤蒼曰岝峉山不齊也說文曰嵬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嶔巇山相對而危險之貌也屹巕斷絕之貌也幽谷嶜岑岑吟夏含霜雪毛詩曰出自幽谷楊雄蜀都賦曰玉石嶜岑又曰夏含霜雪嶜岑高峻之貌也或嵒丘銜嶙鄰而纚力氏連或豁爾而中絕嵒嶙相連之貌鞠九六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五結鞠高貌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子侯天封未詳或曰山名也南郡圖經曰大胡山故縣縣南十里張衡云天封大胡也薛綜注曰陬隅隙之閒也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溪嶇區孫子兵法曰草樹蒙籠廣雅曰崎嶇傾側也坂坻遲巀在結嶭五結而成甗魚勉谿壑錯繆謬而盤紆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又曰巀嶭高峻也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也錯繆雜亂貌也芝房菌奇殞蠢生其隈玉膏滵密溢流其隅芝房芝生成房也菌蠢是芝貌也山海經曰密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滵溢流貌崑崙無以奓閬浪風不能踰東方朔十州記曰崑崙其北角曰閬風之顛其木則檉勑貞松楔更點㮣卽槾萬栢杻橿彊檉似栢而香爾雅曰楔曰荊桃郭璞曰櫻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櫻似松柏有刺櫻荊也又曰杻似桑而細葉又曰橿中車材楓柙櫨櫪帝女之桑爾雅曰楓欇欇音風欇之涉切劉逵吳都賦注曰柙香木智甲切郭璞上林賦注櫨蘽櫨力胡切櫪與櫟同來的切山海經曰宣山有桑焉其枝四衢名帝女之桑郭璞曰婦人主蠶因以名桑也楈胥枒邪栟幷櫚閭柍於兩柘檍憶檀郭璞上林賦注曰楈枒似栟櫚皮可作索張揖注上林賦曰栟櫚椶也皮可以為索柍未詳爾雅曰杻檍郭璞曰似桑蒼頡篇曰檀木名結根竦本垂條嬋蟬媛袁結猶同也廣雅曰竦上也嬋媛枝相連引也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素回反毛萇詩傳曰萋萋茂盛貌王逸楚辭注曰蘂實貌也劉淵林蜀都賦注曰蘂一曰花頭點也蓑蓑下垂貌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淮南子曰玄雲素朝毛詩曰習習谷風攢在官立叢駢青冥肝瞑音眠言林木攢羅衆色幽昧也楚辭曰遠望兮芊眠王逸曰芊眠遙視闇未明也芊眠與肝瞑音義同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祖本而刺天皆茂盛貌也司馬相如二世曰衆樹之蓊鬱兮虎豹黃熊游其下穀呼穀玃居縛猱奴刀狿廷戲其巔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說文曰穀類犬腰以上黃以下黑爾雅曰玃父善顧郭璞曰似獼猴而大蒼黑色鄭玄禮記注曰猱獼猴也張載吳都賦注曰狿猨屬鸞鸑岳鵷鶵翔其上騰猨飛蠝壘棲其間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賈逵曰鸑鷟鳳之別名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有鵷鶵

郭璞曰鳳屬也上林賦曰蛭蜩蠼蝚張揖曰蠝飛鼠也蠝與猵同並音壘其竹則籦鍾籠龍箽謹篾銘決篠
蘇了簳幹箛孤箠追戴凱之竹譜曰籦籠竹名也伶倫吹以為律竹董皮白如霜大者宜為篙篠出魯郡山堪為笙孔安
國曰篾桃枝也簳小竹也宋玉笛賦曰奇簳箛箠二竹名其形未詳緣延坻遲阪澶徒幹漫陸離陸離猶參差也
阿烏可那奴可蓊烏孔茸如涌風靡雲披阿那柔弱之貌說文曰蓊竹貌也埤蒼曰茸竹頭有文也風靡雲披言隨
風而靡如雲之披也爾其川瀆則滍雉澧藥濜自吝發源巖穴水經曰滍水出南陽縣西堯山
山海經曰澧水出雅山郭璞曰今出南陽字書曰藥水出泚陽泚音此酈善長水經注曰濜水出襄鄉縣東北陽中山潛盧於臙
洞出沒滑骨瀄蘇潏決盧山傍穴也言水洞出此穴沒滑瀄潏疾流之貌也布濩戶漫汗漭莽
沆胡朗洋溢言廣大也漭沆已見西京賦總括趨歙呼答箭馳風疾言江海飲受諸水故總括而趨之說
文曰歙縮也慎子曰西河下龍門其流敵於竹箭孫子曰其疾如風流湍投濈戢砏普貧汃八輣普耕軋烏八
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埤蒼曰濈水行出也砏汃輣軋波相激之聲也埤蒼曰砏大聲也長輸遠逝漻流淚
力計淢域汩為筆反廣雅曰輸寫也韓詩外傳曰漻清貌也淮南子曰水淚破舟說文曰淢疾流也王逸楚辭注曰汩去貌
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抱朴子曰蠳龜啖蛇山海經曰鮮水多鳴蛇其狀如蛇四翼其音如
磬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螭若龍而黃也鱏尋鱣張連鰅隅鱅黿鼉鮫鑴以規反鱏鱣已見上文郭璞上林
賦注曰鰅魚有文采鱅似鰱而黑山海經注曰鮫鯌屬也皮有班文而堅鮫鱗已見東京賦巨蜯函含珠駮剝瑕
委蛇揚雄蜀都賦曰蜯函珠而擘裂蜯與蚌同函與含同郭璞爾雅注曰蝦大者長一二丈委蛇長貌瑕與蝦古字通於其
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杜預表曰所領部曲皆居南鄉界所近鉗盧大陂下有良田舊說曰玉池
在宛也貯知旅水渟亭洿汙亘望無涯宜說文曰貯積也廣雅曰渟止也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方言曰
亘竟也上林賦曰察之無涯其草則藨平表苧直呂薠煩莞桓蔣將蒲孤蒹葭說文曰藨蒯之
屬又曰苧可以為索郭璞山海經注曰薠青薠似莎而大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也說文曰蔣苽蔣也爾雅曰蒹薕也葭蘆也藻茆
卯菱芡渠儼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藻已見西京賦爾雅曰茆鳧葵菱芡芙蓉並見東京
賦其鳥則有鴛鴦鵠鷖烏兮鴻鴇保鴐加鵝鵊苦札鶂雅札鷿步覓鷉吐雞鷫肅
鷞所良鵾昆鸕盧毛詩曰鴛鴦于飛班孟堅西都賦曰黃鵠鵁鸛鶂鷺鴻鴈張平子西京賦曰鷫鷞鵠鴇鴐鵝鴻鶤說文曰
鵁鶄鳧屬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鷿與鸊同蒼頡篇曰鸕鷀似鶂而黑鷁音磁嚶嚶烏耕和鳴
澹徒濫淡徒敢隨波言自恣也毛詩曰鳥鳴嚶嚶爾雅曰關關嚶嚶聲之和也上林賦曰隨風澹淡其水則開竇
灑所蟹流浸彼稻田鄭玄周禮注曰竇孔穴也竇音豆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毛詩曰浸彼稻田溝澮脉連隄
塍繩相輑丘筠反爾雅曰水注溝曰澮韋昭國語注曰脉理也隄塍已見西都賦輑相連之貌朝雲不興而

潢潦老獨臻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潦雨水決渫薛則暵罕為溉古愛為
陸冬稌杜夏穱側角隨時代熟說文曰渫去除也又曰暵乾也又曰溉灌也稌已見東京賦楚辭曰稻粢穱麥
挐黃粱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直旅菽麥稷黍百穀蕃廡武翼翼與與說文
曰苧麻屬鄭玄毛詩箋曰菽大豆也百穀蕃廡並已見東京賦毛詩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若其園圃則有蓼了
蕺側立蘘而羊荷藷之餘蔗薑䪥煩菥析蓂覓芋瓜說文曰蓼辛菜也風土記曰蕊香菜根似茆根
蜀人所謂蒩香蕊與蕺同說文曰蘘荷蒚蒩也蒚普卜切蒩子余切漢書音義曰諸蔗甘柘也字書曰䪥小蒜也爾雅曰菥蓂大薺乃
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郭璞爾雅注曰梅似杏實酸說文曰柿赤實果也曹毗魏都賦
注曰侯桃山桃子如麻子梬郢棗若留穰橙鄧橘說文曰梬棗似梗楰如兖切廣雅曰石留若榴也漢書南陽郡有
穰縣鄧縣說文曰橙橘屬也其香草則有薜蒲計荔力計蕙若薇蕪蓀萇王逸楚辭注曰薜荔香草
也郭璞山海經注曰蕙香草也若杜若也本草經曰蘪蕪一名薇蕪陶隱居注曰蘪葉似蛇牀而香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萇萇楚也
爾雅曰萇楚銚戈也銚楚遙晻於感曖愛蓊烏揔蔚含芬吐芳言草木闇暝而茂盛也說文曰晻不明貌王逸
楚辭注曰曖闇昧貌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渠舉滍秩履皐香秔公行反華薌鄉名也毛萇詩
傳曰秬黑黍一稃二米故曰重也稃音敷滍皐滍水之澤也廣雅曰秔秈也秈音仙歸鴈鳴鵽陟滑黃稻鱻連魚
以為芍張略藥音略鴈能候時去來故曰歸史記曰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爾雅曰鵽鳩寇雉郭璞曰鵽大如鴿
羣飛出北方沙漠聲類曰鱻小魚也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進也文穎曰五味之和酸甜滋味百種千名說文
曰甜美也春卵夏筍秋韭冬菁音精爾雅曰筍竹萌也廣雅曰韭其華謂之菁蘇蔱殺紫薑拂
徹羶尸然腥星爾雅曰蘇桂荏字書曰蔱茱萸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紫薑紫色之薑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徹猶去也酒則
九醞於問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魏武集上九醞酒奏曰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
廣雅曰醞投也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十旬蓋清酒百日而成也鄭玄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漢書音義晉灼曰百
日之末酒也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徑寸蓋酒膏之徑寸也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沈沈然如萍之多者其甘不爽醉
而不醒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及其糺宗綏族禴祠蒸嘗左氏
傳曰召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糺合宗族于成周爾雅曰綏安也毛詩曰禴祠蒸嘗于公先王以速遠朋嘉賓是將
揖讓而升宴于蘭堂儀禮曰速賓鄭玄曰速召也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毛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儀禮曰若四方賓燕則揖讓而升達國語注曰不脫屨升堂漢書曰被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爾雅
曰珍美也方言曰羞熟以羞之美故喻於玉也圓方器也尚書曰厥貢琅玕又曰惟辟玉食琢琱狎獵金銀琳琅
爾雅曰玉謂之琱琱與彫古字通也爾雅曰理玉曰琢都角切狎獵飾之兒胡甲切獵士甲切尚書曰厥貢球琳琅玕侍者蠱

媚巾幘鮮明蠱已見西京賦毛萇詩傳曰綦巾女服也字書曰幘上衣也被服雜錯履躡華英雜錯非一
也華英光耀也被皮義切儇才齊敏受爵傳觴方言曰儇急疾也呼緣切齊在雜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獻酬
既交率禮無違毛詩曰獻酬交錯左氏傳晉侯曰魯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東觀漢記曰朱浮上疏曰陛下率禮
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言樂聲之結風也說文曰擫一指按也擫與擫同烏牒切鄭玄周禮注曰籥舞者所吹也
如篴三孔音藥篴音敵清角發徵聽者增哀言既奏清角而又發徵聲故增哀也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
角許慎淮南子注曰清角絃急其聲清也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毛詩曰鼓咽咽醉言歸又曰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毛詩曰愷樂飲酒又曰莫不令儀於
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毛詩曰惟暮之春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
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疾也周禮曰女巫掌歲時祓除楊雄蜀都賦曰相與如乎陽瀕朱帷連網曜
野映雲網綱維也男女姣服駱驛繽紛駱驛繽紛往來眾多貌致飾程蠱偠紹便娟
廣雅曰程示也便娟則蟬蜎也蠱及偠紹便娟已見西京賦微眺流睇蛾眉連卷鄭玄禮記注曰睇傾視也徒計
切毛詩曰螓首蛾眉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連卷曲貌卷音權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齊趙二國名也楊惲書曰
婦趙女也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省南
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高誘曰取南音以為樂歌也楚辭曰
二八齊容起鄭舞王逸曰鄭國舞也白鶴飛兮繭曳緒皆舞人之容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
與繚繞袖長貌躡蹀小步貌說文曰躡蹈也徒頰切許慎淮南子注曰蹀蹈也蘇協切翩緜緜其若絕眩將墜
而復舉毛萇詩傳曰緜緜長而不絕貌國語曰觀美而眩賈逵曰眩惑也翹遙遷延蹴躃蹁躚翹遙輕舉
貌遷延卻退貌上林賦曰便姍嫳屑蹩蒲結切躃素結切蹁步先切躚素田切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
盤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西荊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咸以折盤為七盤
也彈箏吹笙更為新聲毛詩曰吹笙鼓簧史記曰衛靈公見晉平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更古衡切寡
婦悲吟鵾雞哀鳴寡婦曲未詳古相和歌有鵾雞之曲坐者悽欷蕩魂傷精楚辭曰憯悽增欷傷
精神也神女賦曰精神相依憑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逐馳逐也騄驥齊鑣黃閒機張
騄驥駿馬之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驥騄耳音錄說文曰鑣馬銜也彼驕切漢書曰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鄭氏曰黃閒弩淵中黃牙
尚書曰若虞機張孔安國曰機弩牙足逸驚飆鏃析毫芒言馬疾而矢利析音錫俯貫魴鱮仰落
雙鶬音倉魴鱮已見西京賦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上鶬已見西都賦魚不及竄鳥不暇翔言急
遽也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浮已見西

都賦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汰太瀺仕減灂仕角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
楚辭曰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賦曰瀺灂隕墜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于孟
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之高誘曰陽侯陽國侯也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王逸楚辭注曰回波為澆毛詩曰鳧鷖在潀追水豹
兮鞭蝄蜽憚丁達夔龍兮怖蛟螭水豹已見西京賦說文曰蝄蜽山川之精物也蛟螭若龍而黃國語曰木
石之怪夔水之怪龍韋昭曰木石為山也夔一足也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毛詩曰好樂無荒收驪
命駕分背迴塘孔叢子曰巾車命駕廣雅曰塘堤也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雷震
言多也風厲言疾也毛詩曰戎車嘽嘽如霆如雷毛萇詩傳曰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韓子
曰馬如鹿者千金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夕暮言歸其樂難
忘此乃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言此游觀耳目之樂非極美也
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海視魯縣
而來遷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又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漢書曰南
陽郡魯陽縣即御龍氏所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先帝謂堯也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
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是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也水經曰南陽縣西堯山酈元曰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
之堯山也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言劉氏植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昌也毛萇詩傳曰
葉世也三代已見班固兩都序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求癸而處旃孔安國尚書傳曰揆度也鄭玄毛詩
箋曰旃之也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東觀
漢記曰春陵節侯長沙定王中子買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春陵地勢下濕難以久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
是北徙考或為孝非也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朱光火德也已見東京賦東觀漢記曰考侯仁
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榮光榮也封禪書曰發號榮察兹邦之神
偉啟天心而寤靈言考侯既察此都之神偉且啟上天之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而王也說文曰偉奇也於其
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說文曰崔高大也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
相徽御房帝舊房也相徽言俱美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聖皇
謂光武也逍遙謂潛龍之日韓詩外傳曰逍遙也靈祇天地之神也毛詩曰神保是饗又曰綏以多福也章陵鬱以青蔥
清廟肅以微微東觀漢記曰建武中更名春陵為章陵光武過章陵祠園廟爾雅曰青謂之蔥林木茂盛之貌微微幽靜
貌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毛詩曰獻之皇祖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毛詩曰降福孔夷爾雅曰彌
終也又曰祀年也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帝王光武也顧懷過章陵祠園廟之時也爾雅曰臧

善也說文曰擅專也左氏傳楚鍾儀囚於晉與之琴操南音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温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體弘懿之姿叡哲也已見東京賦尚書曰允恭克讓論語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毛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周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害生焉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虛惟剌力達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漢書音義曰方向也謂高祖之時蒼頡篇曰今時辭也謂光武天地猶天下也睢剌喻禍亂也謂秦二葉也淮南子曰萬物盱睢楚辭曰獨乖剌而無當王逸曰剌邪也帝謂高祖也馬融論語注曰亂理也豺狼貪殘謂王莽也真人光武也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革命已見東都賦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九縛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件陷扃古熒蹵蹈咸陽蒼頡篇曰攫搏也說文曰揵距門也又曰扃外閉之關也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漢書曰沛公圍宛城南陽守齮降引兵西無不下者爾雅曰階因也齮音蟻東觀漢記曰鄧禹吳漢並南陽人三略曰主將之體務在攬英雄之心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言居西而距東居東而距西故言反也杜篤論都賦曰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距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去危乘安謂太平也視人用遷謂觀人所安而設教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匹婢王職史記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輔武王又召公奭姓姬氏成王時召公為三公漢書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賈逵國語注曰庀由理也庀縉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以言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搢插笏於大帶周易曰君子以經綸國語曰修其訓典尚書曰敷納以言也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毛詩曰以介眉壽毛萇曰眉壽毫眉也爾雅黃髮鯢齒鮐背耇老壽也皤皤已見東京賦曰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音霏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葳蕤翠華貌太常已見東京賦上林賦曰紛紛裶裶駟飛龍兮騤騤逵振和鸞兮京師飛龍言疾也周易曰飛龍在天毛詩曰四牡騤騤鄭玄禮記注曰鑾輅有虞氏之車也有鑾和之節揔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萬乘見東京賦毛萇詩傳曰迴遲也然徘徊即遲遲也毛詩曰行道遲遲南陽舊居故曰來歸毛詩曰來歸自鎬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毛詩曰豈不爾思尚書曰五月南巡狩皇祖止焉光武起焉皇祖高祖也周易曰宓犧氏沒神農氏作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河洛謂東都也西都賦曰嘗有意乎都河洛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毛詩曰文王子孫本枝百世永世克孝懷桑梓焉毛詩曰永世克孝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真人南巡覩舊里焉東觀漢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酈元水經注曰光武征秦豐張衡以為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祕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劉淵林注三都賦成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善曰子夏詩序文也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善曰法言文也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文先王采焉以觀土風善曰禮記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曰陳詩謂采其詩以觀視之見綠竹猗猗於宜則知衛地淇澳於六之產善曰毛詩衛風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善曰毛詩秦風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萇曰西戎版屋也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難蜀父老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失至于茲善曰茲此也假稱珍怪也若斯珍之流不啻於此多尚書曰不啻如自其口出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蓋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之類且夫玉巵紙移無當去聲雖寶非用巵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善曰韓子堂溪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無當有瓦巵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巵也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善曰劉廙荅丁儀刑禮書曰崇飾侈言欲其往來而論者莫不詆丁禮訐斤謁其研精作者大氐音旨舉為憲章善曰墨子曰雖有詆訐之人無所依矣說文曰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司馬遷書曰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也禮記曰憲章文武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左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余既思摹莫蒲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善曰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曰志記也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忤長者莫非其舊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之意也韓子曰重厚自尊謂之長者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善曰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善曰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匪本匪實覽者

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愼。虞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定
其肥磽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貢賦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愼辯物居方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
訓焉。

蜀都賦一首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今臣僻在西蜀史記武王得仲雍曾孫周章封之
東吳漢書曰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辭曰：蓋聞天以日
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胡交函有帝皇之宅，河
洛爲王者之里。非日月無以觀天文非四海無以著地理故聖人仰觀俯察窮神盡微者必須綱紀也崤東西崤也函
谷關也賈生過秦曰以崤函爲宮里居也言周漢皆以河洛爲都邑善曰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之綱紀毛詩曰滔滔
江漢南國之紀周禮曰以星土分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尚書曰萬國咸寧張衡靈憲曰星躰生於地列居錯峙崔駰河南尹箴曰唐虞商
周河洛是居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韓非有揚
搉篇班固曰揚搉古今其義一也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
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
阻。楊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
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地理志
曰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饗其利是時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故言開國於中古也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
壽界在前故曰門也玉壘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在後故曰宇也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江經成都南東流經之故曰帶也
楊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峨眉山名也在成都南犍爲界面之故曰抗也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
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烏覽藹焉。八區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菓實之饒班固西都
賦曰郊野之富號爲近蜀美其豐盛善曰六合已見西都賦長楊賦曰洋溢八區於前則跨躡犍乾牂臧，枕
之鳩輢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崗巒糺紛，觸石
吐雲。阜大山也巒山長而狹也一曰山小而銳也水注川曰谿注壑曰谷善曰漢書志有犍爲郡牂牁郡並屬益州又有交趾郡屬
交州輢寄也於蟻切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也鬱葐汾蒕於文以翠微，崛魚物巍巍以
峩峩。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霞赤雲也嚴夫子哀時命曰紅霓紛其朝
霞山澤氣通故曰舒丹氣以爲霞也善曰甘泉賦曰騰青霄而軼浮景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也龍
池㶁胡角瀑步角濆扶刎其隈，漏江伏流潰胡內其阿，汨骨若湯谷之揚濤，沛

普賴若濛汜似之涌波。龍池在朱堤南十里地周四十七里漏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江湯谷日所
出也濛汜日所入也善曰㶁瀑水沸之聲也公羊傳曰濆泉者何涌泉也淮南子曰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楚辭云日出于陽谷入于濛
汜濛汜見西京賦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宜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
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邛竹出興古盤江以
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神農本草經曰菌桂出交阯圓如竹爲衆藥通使一曰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南裔志曰龍眼荔枝生朱提
南廣縣犍爲棘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文常以夏生其變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邛竹菌桂龍眼
荔枝皆冬生不枯鬱茂於山林善曰王逸荔枝賦曰綠葉蓁蓁又曰朱實叢生孫卿子曰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曄曄猗猗
已見西都賦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
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扇於天垂。孔孔雀也翠翠
鳥也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羣翔興古十餘白雉出永昌猩猩生交阯封溪似猨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春秋傳曰豕人立而啼服子愼曰啼呼也淮南子曰猩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嶲青蛉縣禺同山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以醮祭而置也宣帝使諫議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褒道病卒竟不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火井鹽井也欲
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爓出通天光煇十里以筩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爓熾也善曰廣雅曰熒光也說文曰爓火
焰也音豔天垂天四垂也其閒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歷符采彪筆尤
炳，暉麗灼酌爍舒藥切。永昌博南縣出虎珀牂牁有白曹山出丹青曾青空青也本草經云皆出越嶲郡瑕玉屬也楊
雄蜀都賦云瑕英江珠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興古盤町山出銀符采玉之橫文也灼爍艷色也善曰博物志曰虎珀一名江珠
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華容水名在江由之北崑崙山名也
楊雄蜀都賦曰北屬崑崙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石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此二處蜀之險隘於
是在焉流漢湯湯，傷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
族。或藏蛟螭，勑知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有鱗曰蛟螭蛟螭水
神也一曰蛟龍也一曰龍子也相如上林賦曰蛟龍赤螭碧玉謂水玉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
三月取之丙地名也襃中縣南口斜谷水源在北南流經襃中故北口曰斜南口曰襃同一谷耳長四百七十里襃斜出良材漢書曰斜
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善曰枚乘七發曰波湧而濤起橫奔似雷行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鱒魚其樹則有木蘭梫
寢桂杞櫹蕭椅於其桐椶枒邪楔耕八樅七松楩頻緜柟南幽藹於谷底，松柏
蓊鬱於山峯。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爲梅其皮可食楊雄蜀都賦曰樹以木蘭
梫桂木桂也傳曰杞梓之木櫹大木也詩曰其桐其椅椶枒出蜀其皮可作繩履楔似松有刺也樅柏葉松身楩柟二樹名皆大木也

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言山木之高也。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廣雅曰：日御謂之羲和。左傳曰：假道於虞。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鄧林，林名也。窠，鳥巢也。善曰：鄧林已見西京賦。熊羆咆其陽，鵰鶚鴥聿其陰，猨狖弋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鶚，鷙鳥也，其形如鵰，皆鷙鳥也。枚乘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鴥，疾貌也。善曰：楚辭曰：虎豹鬬兮熊羆咆。說文曰：咆，嘷也。毛詩曰：鴥彼晨風。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谷風起。杜篤連珠曰：長吟永嘯。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濮，夷也。濮音卜。傳曰：麇人率百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外負銅梁於宕徒渠，內函要害於膏腴。銅梁，山名。宕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渠縣在巴西，出鐵。要害，地險隘也。膏腴，土地肥沃也。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資觀圃，濱以鹽池。巴菽，巴豆也。巴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為杖。樊，藩也。蒩，草名也，亦名土茄，葉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繼糧。鹽池出巴東北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煑以為鹽。善曰：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埤蒼曰：蒩，蕺也。蕺，側及切。蟞必滅蛦音啼山棲，黿元龜水處，潛龍蟠於沮子預澤，應鳴鼓而興雨。蟞蛦，鳥名也，如今之所謂山雞，其雄色班，雌色黑，出巴東。黿，大龜也。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又沮，有菜澤也。巴東有澤水，人謂有神龍，不可鳴鼓，鳴鼓其傍，即便雨也。善曰：李尤七歎曰：龍蟠水處。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綦毋邃孟子注曰：澤生草言蒩，沮與蒩同。丹沙赩許力熾昌志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涪陵丹興二縣出丹砂，丹砂出山中，有穴。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蜜蠟。山圖，隴西人也，隨道士之名山採藥，身輕不食，莫知所如。赤斧，巴人也，能煉丹砂與消石服之，身體毛髮盡赤。皆古仙者也，見列仙傳。善曰：毛萇詩傳曰：赩，赤貌也。鄭玄尚書注曰：熾，赤也。班固終南頌曰：蜜房溜其巔。郁毓，盛多也。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在宗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綺驕容世於樂府。善曰：廣雅曰：悍，勇也。應劭風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為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為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楊雄荊州箴曰：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毛詩曰：昔在中葉。漢書曰：武帝樂府。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江水出岷山也。白狼夷在漢壽西界，漢明帝時作詩三章，以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驛傳其詩奏之，語在輔傳也。坰野草昧，林麓黝糾，於儵式六交讓所植，蹲鴟所伏。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蹲鴟，大芋也，其形類蹲鴟。故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善曰：黝儵，茂盛貌。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禍，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啼，或蕃伐元丹椒，蘪蕪布濩護於中阿，風連莚延蔓萬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青珠出蜀郡平澤。黃鐶出蜀郡。碧石生越嶲郡會無縣。砮可作箭鏃，禹貢：梁州厥貢砮石。芒消出蜀郡廣陽山。綠黃、辛黃、蘪蕪，皆香草也。蘪蕪出岷山、替陵山。風連出岷山，一曰出廣都山。岷山特多藥草，其椒尤好，異於天下。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書曰：草木漸苞。蘂者，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楚辭曰：採薜荔之落英。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痟音消。扁鵲，盧人，古良醫。楊雄法言曰：扁鵲，盧人，而醫多盧。癘氣，不和之氣也。痟，亦頭病也。周禮：四時皆有癘疾，春多痟首之疾。漢書：相如常有痟病。善曰：淮南子曰：神農乃始教人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史記曰：虢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武蓋，浸以緜雒。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複水，舊說云禹貢潛水也。又有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緜水在緜竹縣，出紫巖山。雒水在上雒縣，出桐柏山。周禮曰：揚州其浸五湖。言益州之有緜雒，猶揚州之有五湖，故曰浸以緜雒也。潛沫緜雒四水所經，本皆蜀郡，故皆謂之封域之內也。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稉古衡稻莫莫，指渠口以為雲門，灑𣳵扶彪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普郎沲度羅，尚未齊其膏液。廣深四尺為溝，倍溝為洫。左氏傳曰：先王疆理天下，謂地勢縱橫之宜也。莫莫，茂也。李冰於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溉灌平地，故曰指渠口以為雲門也。𣳵池，流貌。詩曰：𣳵池北流，浸彼稻田。蔡邕曰：凝雨曰陸。尚書洪範曰：星有好雨。月失道而入畢則多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沲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唯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爾乃邑居隱賑忍，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隱，盛也。賑，富也。梓，木名，可以為琴瑟。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十。大曰柚，小曰橘。犍為南安縣出黃甘橘。地理志曰：蜀郡嚴道、巴郡朐忍、魚復二縣出橘，有橘官。善曰：楊雄蜀都賦曰：夾江緣山。又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柹梬郢楟亭，榹移桃函含列，梅李羅生。皆菓名也。林檎實似赤柰而小，味如梨。枇杷冬華，黃實，本出蜀。蜀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張揖曰：楟，山梨。善曰：爾雅曰：榹桃，山桃也。百果甲宅坼，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善曰：周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鄭玄曰：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呼火亞切。漢書叔孫通曰：古有春嘗果，今櫻桃熟，可嘗也。素柰，白柰也。王逸荔枝賦曰：酒泉白柰。若乃大火流，涼風厲列，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側鄰栗罅呼亞發，蒲陶亂潰胡對，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苦烈。詩曰：七月流火。禮記月令：孟秋涼風至。善曰：毛萇詩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毛詩曰：白露為霜。楚辭曰：微霜結兮眇眇。詩云：樹之榛栗。傳曰：榛，栗屬。罅，發也。栗皮坼罅而發也。甘至，言熟也。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郭璞上林賦注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馬融西第頌曰：紫房

瀆漏又曰胡桃自零若榴已見兩都賦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榛與樼同其園則有蒟俱蒻弱茱萸瓜疇芋于區句甘蔗之夜辛薑陽蓲許于陰敷蒟蒟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蒻草也其根名蒻頭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煑則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茱萸一名藙也疇者界埒小畔際也楊雄太元經曰陽蓲萬物言陽氣蓲煦生萬物也陰敷薑生於陰也日往菲微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任土任其土地所生也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易曰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沃瀛盈則有攢在官蔣將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女又以蘋蘩楚辭曰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蔣菰名也蘊藻蘋蘩皆水草也蘊叢也總莖柅柅乃禮裛於業葉蓁蓁臻蕡墳實時味王公羞焉柅柅蓁蓁盛茂貌也詩曰爾肴既將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善曰毛詩曰敦彼行葦維葉柅柅又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又曰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鶖鷺鵜徒兮鶘胡晨鳧旦至候鴈銜蘆皆水鳥名鴻鵠多羣飛故言侶儔也鶖鷺鵜鶘二鳥名也晨鳧常以晨飛也鴈候時南北故曰候鴈銜蘆以禦繒繳令不得截其翼也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繒繳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爾雅曰鶘洿澤也郭璞曰卽鵜鶘也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候鴈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胡剛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陟連鮪于鬼鱒在本魴鮷啼鱧禮魦鱨木落者葉落也木葉落秋時也冰泮春時也善曰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家語曰冰泮而農桑起爾雅曰吭鳥嚨禮記月令孟春獺祭魚將食之先以祭也鱣鮪鱒也魦似鯽鱨似鮒鱒魴皆見詩也楚辭曰乘白黿兮逐文魚張衡應問曰黿鳴而鼈應命呼也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莊周云泉涸魚相與處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善曰毛詩曰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金石言堅也故朝錯曰神農之教雖有金城湯池也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愷擬承明而起廬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周禮經塗九軌畫言端直也爽塏高明也善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就高燥也漢書曰嚴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猒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窻而瞰苦檻江陽城蜀門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廊之有窻者張載魯靈光殿賦注曰軒檻所以開明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議殿爵堂殿堂名也武義虎威二門名也宣化崇禮皆闈闥之名也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金鋪門鋪首以金爲之玉題以玉爲之孟子曰榱題數尺楊雄曰旋題玉英善曰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長門賦曰擠玉戶而撼金鋪外則軌躅直錄八達里閈汗對出比屋連甍千廡音武萬室閈里門也管子曰閭閈不可以

無閭盧綰與高祖同里班固曰綰自同閈廡序也廬廡之數也善曰漢書曰班嗣與桓生書曰伏孔氏之軌躅音義曰三輔說牛蹄處爲躅爾雅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曰崇多也多道會期於此蘇秦說魏襄王曰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徒宇顯敞高門納駟四術道也楚辭九章曰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王逸曰壇猶堂也漢于公高其門使容駟馬高蓋此言甲第高門可以納駟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啟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庭扣苦鍾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疇誰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爲丞相又曰姜維初爲亮倉曹掾稍遷爲大將軍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呼罪貨山積纖麗星繁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都人士女袨縣服靚才姓粧賈音古貿莫構墆直例鬻舛充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光榔郎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句醬流味於番潘禺愚之鄉蘇林曰袨服謂盛服也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墆貯也橦華者樹名橦其花柔毳可績爲布也出永昌桄榔樹名也木中有屑如麪可食出興古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南越傳曰使唐蒙諷曉南越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荅曰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故漢書曰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也邛竹杖以節爲奇故曰傳節也善曰都人士女已見西都賦漢書曰富商大賈或墆財八方已見上三都序輿輦雜沓徒合冠帶混幷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莫江聒公達宇宙囂許驕塵張陟亮天則埃烏蓋壒曜靈叛亂也莊周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冠首飾也帶大帶所以束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叛衍猶漫衍也國語管子曰四人雜處則其言哤說文曰聒讙語也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西都賓曰軼埃壒之混濁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日也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毗二筒籯盈金所過闤市巷也闠市外內門也貝錦錦文也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黃潤謂筒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褌楊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籯勝也韋賢傳曰黃金滿籯善曰毛詩曰百室盈止古詩曰札札弄機杼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也侈侈隆富卓鄭埒劣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九兩巨萬鈲浦覓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鏹錢貫也貨殖志曰藏鏹千萬楊雄方言云鈲摫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摫兼呈者皆有常課呈擬於王者亦以財雄猶班壹以財雄邊城也漢書班氏叙傳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以臨邛是蜀郡之邊縣故云邊城善曰藏鏹管子之文也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善曰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

養劇談戲論扼腕抵紙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劇甚也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桓譚七說
曰戲談以要譽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百兩百乘也詩云之子
于歸百兩御之善曰漢書曰楊雄口吃不能劇談連騎已見西京賦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
酒高堂以御嘉賓楊雄蜀都賦曰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曹植箜篌引曰置酒
高殿上毛詩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
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鮮魚鱠也詩云炰鱉鱠鯉巴姬漢之美人猶衛之雅質蔡之幼女善
曰毛詩曰肴核維旅鄭玄曰肴菹醢也核桃梅之屬也左氏傳楚共王有巴姬槅與核義同起西音於促柱歌江
上之飆寮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昔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拯王遂
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為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見呂氏春秋
韓子曰長袖善舞詩曰屢舞躚躚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言頻飲也善曰
東方朔六言詩曰合樽促席相娛漢書曰趙李侍中皆引滿舉白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日富若夫王孫之屬郤
卻戟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
繽紛王孫卓王孫也貨殖傳曰卓王孫田宅射獵之樂擬於人君郤公豪俠也楊雄蜀都賦曰若其漁弋郤公之徒相與如乎巨野
羅車百乘觀者萬堤服箭服詩云象弭魚服善曰周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桓子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
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周禮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
晦匪日匪旬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壁玉津在犍為之東北當成都之東也楊雄羽獵賦前日邪
界虞淵後日浮彭蠡張衡羽獵前日逐息崐崘後日勞許公于箕隅道里遼迥非一日所遊金堤玉津東西分行所欲經營亦非一所其
閒悠遠故曰朔別晦期也若云一月之中乃能周偏不以旬日者也蹴六蹈蒙籠涉蹊寥廓鷹犬倏眒
勝絹罻尉羅絡幕倏眒疾速也罻羅鳥獸網也絡幕施張之貌也善曰蒙籠已見南都賦桓譚新論曰道路皆蒿草寥廓狼
籍子雲賦曰倏眒倩浰毛羣陸離羽族紛泊匹各翕響揮霍中網林薄毛羣獸也羽族鳥也
陸離分散也紛泊飛薄也翕響揮霍奄忽之閒也屠麖京麖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皆獵之所得也
麖麖體大故屠之旄麈有尾故翦之蛇虎可畏而帶跨之言其勇也尸子曰中黃伯云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善曰越人衣文蛇
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
崢嶸躡五屼兀之蹇滻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楊雄蜀都賦曰彭門嶋屼九折坂在漢壽嚴
道縣邛萊山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五屼山名也一山有五重在越巂當犍
為南安縣之南也楊雄蜀都賦曰五屼參差善曰楚辭曰下崢嶸兮無地子虛賦曰蹇滻溝瀆戟食鐵之獸射噬毒

之鹿皛胡了切當為拍拍普格切貙丑于氓於葽於堯草彈言鳥於森木貊獸毛黑白臆似熊而小
以舌舐鐵須臾便數十斤出建寧郡也有神鹿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出雲南郡此二事魏完南中志所記也易曰噬腊肉遇毒貙
氓謂貙人也言鳥鸚鵡之屬皆出南中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善曰方言曰噬食也博物志曰江漢有貙人能化為虎說文曰拍拊也漢
書音義曰葽盛貌拔象齒戾歷結犀角鳥鎩所札翮獸廢足鎩翮不能飛廢足不能行也善曰淮南子
曰飛鳥鎩羽走獸廢足許慎曰鎩殘也殆而竭綺列來相與第如滇丁田池集于江洲試水
客艤音蟻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竭去也第且也相如傳曰第如臨邛譙周異物志曰滇池在建寧界有大澤水
周二百餘里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池故俗云滇池江洲在巴郡楊雄蜀都賦曰分川並注合乎江洲滇池江洲非一處也今連之者
說或有在滇池時或有在江洲時無有常也應劭曰艤正也一曰南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為艤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江斐二女
遊於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神女也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語在列仙傳罨奄翡翠
釣鰋偃鮋長流下高鵠出潛虬鰋鮋魚名吹洞簫發櫂宅孝謳感鱏尋魚動陽
侯洞簫長簫無底也王褒所頌者也漢元帝能吹洞簫櫂謳鼓櫂而歌也鱏魚出江中頭與身正半口在腹下淮南子曰瓠巴鼓琴鱏
魚出聽善曰櫂謳已見西都賦陽侯已見南都賦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
洪流管子曰若江湖之人求珠貝者不舍也言魚駭波動珠貝浮見也善曰相貝經曰素質紅裏謂之珠貝將饗獠力召
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戶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
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閒獠獵也帟平帳也周禮曰田則張幕設帟月令曰躬耕帝籍反乃執
爵命曰勞酒言以宴羣臣也鮮新殺者也一曰生肉也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曰酤酒也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
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為世朝市若乃卓犖呂角奇譎倜儻罔已一
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
肸喜筆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
偉於疇昔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
建福上為天井言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莊周曰萇弘死於蜀藏其血
三年化為碧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善曰降丘宅
土劉向雅琴賦曰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漢書音義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上林賦曰肸蠁布寫近則江漢炳丙
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在爵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楊雄含章而
挺生幽思絢呼絹道德摛勑離藻掞傷豔天庭考四海而為儁俊當中葉而
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相如司馬長卿也君平嚴遵也王褒字子淵楊

雄字子雲皆蜀人君平作老子指歸子雲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絢道德也鄭玄曰文章成謂之絢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楊雄奏羽獵賦天子異焉又云班固述雄傳曰初擬相如獻賦黃門故曰摛藻掞天庭也漢書禮樂志曰長麗前掞光耀明善曰史記曰屈原浮游於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疎淨之貌也周易曰含章可貞馮衍德誥曰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毛詩曰昔在中葉戰國策蘇秦曰外客遊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也

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蘇秦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北有渤海西有清河所謂四塞之國也史遷述蒙恬傳曰據河爲塞大曰隄小曰塍云峻岨之嚴視長城若塍埒也豁深貌也戰國策曰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也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善曰淮南子曰一人守隘千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立爲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漢靖王勝後也益州牧劉璋使人迎先主令討張魯先主遂進圍成都璋出降先主卽皇帝位備漢後故曰宗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又論語曰惟酒無量

文選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劉淵林注

吳都賦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囅大笑貌莊周云齊桓公囅然而笑楚人謂相笑爲咍楚辭曰衆兆所咍善曰囅勑忍切咍呼來切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聊物土析於地理者也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子曰天道爲文地道爲理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并有天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烏安也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光武紀云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鳥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曰黃龍負圖出置帝前鳥文漢書音義曰大篆蟲書鳥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策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楊雄書曰賷油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也說文曰諜記也牒與諜同孝經鉤命訣曰封禪刻石紀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陟升也方道也巡狩謂舜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吾子謂西蜀公子言蜀地富饒及禺同之所有也瑋美也蜀都賦云左綿巴中百濮所充緣以劍閣阻以蜀門矜夸其險也徇營也亡身從物曰徇夸物示人亦曰徇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三年不收其形如蹲鴟故號也越巂郡蜻蛉縣禺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廣漢其路由於劍閣褒斜也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阨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王孫言公子徇其土地自生蹲鴟可以救代飢儉度陽九之厄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齷齪好苛局小之貌曲謂僻也言算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旁魄取寬大之意王孫謂寬大之意論西都也善曰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齪楚角切文子曰曲士不可言至道莊子曰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礴與魄同鵩鳥賦曰大人不曲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衞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戾王公而著風烈也攝持也老子曰善攝生漢書公孫述王莽末時王蜀爲光武將吳漢破之魏志曰漢末諸葛亮輔劉備而爲臣都於蜀終於魏將鄧艾所平麗著也凡天下存亡唯繫乎人然強弱有常勢利害有常地必有不可守之土不可與之國矣易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善曰漢武柏梁臺衞尉詩曰周衞交戟禁不時毛詩曰喪亂弘多呂氏春秋獨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奢靡也尚書周公曰變化奢麗風烈已見南都賦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獘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玉淵水深之處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故曰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蟠也善曰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說文曰磧水渚有石也且歷切驪音離左氏傳曰衞州吁曰敝邑與陳蔡從上邦猶上國也方言曰躔歷行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刱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戰國策曰黑齒彫題大吳之國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延陵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荊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興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治端委禮衣委貌謂冠袖長而裳齊委至地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善曰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讓不受史記曰壽夢欲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脫躧耳聲類曰躧或爲鞿說文曰鞿鞮屬也亦所解切諸侯故言千乘之國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上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臣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觖音決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音託土畫疆卓犖呂角兼并包括干越跨躡蠻荊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一曰遠界爲經略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經始故謂之星紀意者斗爲星紀則其分域亦所以能爲綱維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地吳之所并也荊蠻吳所得荊州四郡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善曰漢書曰戎狄之與于越不相入也音義曰于南方越名也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詩曰蠢爾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吳分故言寄曜寓精也善曰漢書曰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周禮曰正南曰荊州其鎮衡山漢書南海有龍川縣南越志縣北有龍穴山舜時有五色龍乘雲出入此穴爾雅曰林外謂之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冥鬱岪潰渱泮汗滇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𥔲𥔲滮滮涆涆磤磤乎數州之閒灌注乎天下之半山之大者衡嶽澤之大者彭蠡地理志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會稽餘姚縣蕭山瀵水所出嵬嶷高大皃嶢冥鬱岪山氣暗昧之狀潰渱泮汗謂直望無崖也滇淼漫無崖之狀錢塘縣武林水所出龍川故曰涌川九江經廬山而東故曰開瀆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故曰吞江又曰漢水東爲滄浪南入于江故曰納漢磈磈石在山中之貌涆涆水流行聲勢也磤磤山深險連延之狀荊揚交廣數州之閒

土地闊遠故曰天下之半善曰嶷魚力切字指曰岦禿山也五骨切
埤蒼曰峬鬱山皃扶勿切湖胡東切滇通見切泖莫見切淼水皃音
眇磈胡罪切磈力罪切浉古曰切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
騰寂寥長邁瀢焉洶呼恭切　洶隱焉礚礚字說曰水別流爲派濤大波也瀨急湍也長邁不回之意
礚苦蓋切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于海洶洶礚礚皆水聲也　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
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滃浡雲蒸昏昧
大荒謂海外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孤竹在北北戶在南日下在東西王母在西皆四方荒昏之國也又曰東至大
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謂四方之極極遠也言大荒東極扶桑湯谷者謂海外彌廣無所不達也潮波汩起言水彌
廣汩急疾无所不至歊霧水霧之氣似雲蒸昏暗不明也善曰扶桑湯谷已見上文滃薄工切浡蒲昧切　泓澄奫潫頑溶
沆朗戶滃兩余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惣有流而爲長瓌異
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善曰說文曰泓下深大也澄湛也奫潫迴復之貌皆水深廣闊也奫於旻切潫於權
切頑胡孔切溶余腫切澶湉安流貌澶音纏湉音恬瓌異鱗魚皆在水中生長　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
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偉　鯸鮐鮣印　龜鱕鯌烏賊擁劍鼁古侯鼊辟
鯖鰐涵泳乎其中航舡之別名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
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鄧析子曰釣鯢者不於清池一說曰鯨猶言鳳鯢猶言皇也異物志曰朱厓有水蛇鮫魚出合浦長二三尺背上
有甲珠文堅强可以飾刀口可以爲鑢鯔魚形如鯢長七尺吳會稽臨海皆有之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東海有之鯸鮐魚狀如科斗
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蒸煑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鮣魚長三尺許無鱗身中正四方如
印扶南俗云諸大魚欲死鮣魚皆先封之鱕鯌有橫骨在鼻前如斤斧形東人謂斧斤之斤爲鱕故謂之鱕鯌魚二十餘種此其尤異者
此魚所擊無不中斷也有出入鯌子朝出求食暮還入母腹中皆出臨海烏賊魚腹中有藥擁劍蟹屬也從廣二尺許有爪其螯偏大大
者如人大指長二寸餘色不與體同特正黃而生光明常忌護之如珍寶矣利如劍故曰擁劍其一螯尤細主取食出南海交趾鼁鼊龜
屬也其形如笠四足縵胡無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瑇瑁可以飾物肉如龜肉肥美可食鯖魚出交趾合浦諸郡鰐魚長二丈餘有四足
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及大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生則出在沙上乳卵卵如鴨子亦有黃白可食其頭琢去齒旬日閒更生廣州有
之涵沉也楊雄方言曰南楚謂沉爲涵泳潛行也見爾雅言已上魚龍潛沒泳其中善曰莊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周易曰見龍在田
或躍在淵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鯔音甾鮐音夷鱕甫袁切鯌甫亦切鰐五洛切涵音含　葺入七　鱗鏤甲
詭類舛錯泝素　洄順流噞喁沈浮葺累也甲謂龜甲也楚辭曰魚葺鱗以自別噞喁魚在水中羣出動
口貌善曰毛詩曰泝洄從之道阻且長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噞牛檢切喁魚凶切　鳥則鵾鷄鸀燭　鳿玉　鸘
霜　鵠鷺鴻鶢爰　鶋居　避風候鴈造七報　江鸂鶒鷛鸘鶄鶴鶩鶬鸛鷗鷁

七激　鸕汎濫乎其上鷛鷞鳥也好鳴鸀鳿水鳥也鶢鶋如鷺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丹陽鄱陽皆有之鷫鸘鳥也似鳳
左傳曰海鳥爰居止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知其鳥以爲神也鸂鶒水鳥也色黃赤有斑文食短狐蠱在水中無毒江東
諸郡皆有之鶄鶄似鴨而雞足鶄鶴出南海桂陽諸郡善曰候鴈已見南都賦毛詩曰有鶩在梁毛萇詩傳曰禿鶖也蒼頡篇曰鷗大如
鳩郭璞山海經注曰鶂水鳥也鷫音肅鸘音渠鷁音秋　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
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湛淡迟疾皃漪瀾水波也彫啄鳥食貌蔓藻海藻之屬也善曰說文曰刷刮也漪蓋語辭
也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爾雅曰大波爲瀾　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呼廣罔奄
欻許勿　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巨鼇贔備　屓許器　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
殷聲上動宇宙胡可勝原蠢動也黖黖絕遠貌奄欻去來不定之意翕忽疾貌函幽育明皆謂珠玉光耀之狀也窮
性極形物皆極之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贔屓用力壯貌莊子曰北溟有
魚名鵾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示振盪之狀也汪流水深貌其聲勢之不可
勝盡也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者也善曰聱耴衆聲也埤蒼云聱不聽也魚幽切耴牛乙切杜篤論都賦曰蠢生萬類黖黖
不明貌許所切春秋保乾圖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曰全十五日時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日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禺强使
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巨鼇巨龜也西京賦曰巨靈贔屓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音卞　島嶼序　緜邈
洲渚馮平　隆崇　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
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島海中山也嶼海中
洲上有山石魏武蒼海賦曰覽島嶼之所有緜邈廣遠貌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曠瞻迢遞謂島嶼也馮隆高貌迢遞遠貌迥眺冥蒙
謂洲渚深奧之貌言珍怪之物麗於島嶼之中徑路絕者人道斷絕風雲通者唯風雲能交通也意者謂奇怪之徒因風雲以交通水經
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屈盤三千里桂生蒼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所在叢聚無他雜木也其枝葉皆辛木叢生曰灌瓊
樹生其華蘂仙人所食令人長生楚辭曰精瓊蘂以爲糧蓬萊三山神仙所居故宜有焉漢書歌曰上蓬萊咀瓊英珊瑚樹赤色有枝無
華扶南傳曰漲海中有盤石珊瑚生其上玲瓏明貌善曰後漢黎陽山碑曰山河馮隆有精英兮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莊子曰南
方積石千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　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
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象嗟難
得而覼縷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吳歌曲曰仙人齎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善曰馮衍爵銘
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道書曰上曰神次曰仙人下曰真人楚辭曰紫貝闕兮玉堂鄭玄禮記注曰堂前有承霤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
西王母石室中藹藹盛貌徐幹齊都賦曰翠幄浮游埤蒼曰嫋嫋美也奴鳥切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

乘白馬出則天下大水王延壽王孫賦曰嗟難得而覼縷覼力戈切爾乃地勢坱圠卉木䖘蔓遭藪爲
圃值林爲苑異荂蓲蘛育夏曄于輒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坱圠莽沕也高
下不平貌也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有木曰苑有草曰圃言林藪非一所在皆爲苑圃有國有家者因天地之自然不復假人功爲園圃
也爾雅曰荂榮也蓲華也蘛華開貌南土草木通曰冬生故曰蒨善曰鵩鳥賦曰坱圠無垠坱烏朗切圠烏八切廣雅曰䖘長也烏老
切荂枯瓜切爾雅曰蕍榮也郭璞曰蕍猶敷蕍亦草之貌也蘛與蕍同庚俱切蓲與敷同無俱切草則藿蒳豆蔻薑
彙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莫侯石帆水松東風
扶留異物志曰藿香交趾有之豆蔻生交趾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生形似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蒳草樹也葉如栟櫚
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雞舌香食之益美薑彙大如累氣猛近於臭南土人擣之以爲齏菱一名廉薑生沙石
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彙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所謂薑彙非一也江離香草
也楚辭曰扈江離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亦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紫紫菜也生
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芋也豫章閒種之香茅
生零陵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婁相貫連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希有見其生者水松
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賁灰與檳榔并咀之口中
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善曰蒳音納蔻火豆切彙音謂綸古頑切布濩皋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嶽之
岊冪歷江海之流抏白蔕銜朱蕤鬱兮茷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
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布濩遍滿貌蟬聯不絕貌夤緣布藤上貌冪歷分布覆被
貌許氏記字曰岊陬隅而山之節也抏搖也蔕花本也菲菲花美貌也方言曰芃草生而初達謂之蕤芬馥香盛香散狀包裹也匭猶結
也尚書禹貢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物也重之是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柙也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
死江淮閒謂之宿莽屈原嘉之以其志故離騷曰夕覽洲之宿莽善曰毛萇詩傳曰抏動也淮南子曰草木之勾萌銜翠載實說文曰蕤
草木華垂貌肸蠁已見蜀都賦夤緣出也岊音節茷以稅切蕤汝誰切木則楓柙甲櫲樟栟櫚枸古侯根
緜杬杶櫨文欀楨橿薑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楓柙
皆香木名也櫲樟木也異物志曰栟櫚樹也皮可作索枸根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栟櫚同栟櫚出武陵山枸根出廣州木緜樹高大其實
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緜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杬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梟
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杶櫨二木名文文木也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欀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
水淋之可作餅似麵交趾盧亭有之楨橿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
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之楠榴木之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好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長也相思大樹也

材理堅邪斫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善曰根音郎杬音元杶勅倫切欀音襄楨音貞宗生高岡族
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挐莖重葩殗葉輪囷虯蟠埴壏鱗
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霮徒感䨴徒外旭日晻烏感晻與風颻搖颺樣
颸瀏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竹并奏笙竽俱唱宗生類而生
於高山之脊故名宗生族茂言種族繁多也擢本高聳見八尺曰尋言婆娑覆萬畝之地莊子曰匠石見樹百圍其臨千仞而後有枝此
大樹之屬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挐亂也女居切殗重也葉重疊貌於劫切鄒陽上書曰輪囷離奇輪囷謂屈曲貌虯蟠謂樹如龍蛇
之盤屈相糾也埴壏枝柯相重疊貌埴楚立切壏除立切縟繡言草木花光似繡文綢繆花采密貌霮䨴露垂貌毛詩曰旭日始旦晻亦
闇也房妹切颼瀏風聲也颼於西切瀏力久切颼所求切飀音留律謂顙也殷仲文所謂幽律是也言木枝葉與風搖蕩作聲如律呂之
暢說文曰筑似箏五絃之樂也世本曰隨作竽鄭玄周禮注曰三十六簧也其上則猨父哀吟貚子長嘯
狖鼯吾猓火然騰趠飛超爭接縣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
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越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爲劍
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袁公即跳於林竹槁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枝
擊之袁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引去貚子猿類猿身人面見人嘯異物志曰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居樹上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
海北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諸郡皆有之猓然猿狖之類居樹色
青赤有文日南九真有之楊雄方言曰透驚也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貚貚胡奔切校乘兔園賦曰上
涌雲亂葉翬散狖余幼切趠吐教切超士弔切其下則有梟羊麡僑狼猰貐貙勅俱象烏菟之
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
形鏤於夏鼎爾雅曰梟羊一名䳺䳺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左手操管海南經所云也異物志云麡狼大如
麡角前向有枝下出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廣州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猰貐狀如貙龍首食人貙虎屬也或
曰能化爲人也象生九真日南山中大者其牙鼻長一丈於菟虎也江淮閒謂虎爲於菟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類象倉黑色一角當
額上鼻上角亦隨也又有小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灑血武陵已南山中有之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山澤林藪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故曰形鏤於夏鼎善曰麡在西切猰於八
切貐以主切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摯矣禮記曰刀却刃授穎鄭玄曰穎鋒也摯伯陵苔司馬遷書曰有能見鋒穎之狀其竹
則篔簹箖箊於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篁篻簩有叢皆竹名也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
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績以爲布葛箖箊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竹
者也桂竹生於始興小桂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爲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射筒竹細小通長長丈餘

亦無節可以爲射筒筒及由梧竹皆出交阯九眞䈂竹大如戟槿實中勁强交阯人銳以爲矛甚利簩竹有毒夷人以爲觚刺獸中之則必死簹丁君切䈂芳聊切簩音勞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𣟗矗蓄
森萃蓊茸而勇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
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閑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嶰谷崐崘北谷也漢書律歷志黃帝詔伶倫爲音律伶倫乃之崐崘山之陰嶰谷之中取竹斬之以其厚均者吹之以爲黃鍾之管鸑鷟鳳鷄也鵷鶵周本紀曰鳳類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集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去馴擾善也善曰𣟗矗長直貌蓊茸茂盛貌蕭瑟聲也冒犯也嬋娟言竹妍雅也𣟗所六切矗丑六切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水碧鮮言竹似之也梢雲山名出竹其
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探榴禦霜
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薛瑩荊揚已南異物志曰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荔枝樹生山中葉綠色實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檳榔樹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楯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如鷄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澀得扶留藤與古賁灰合食之則柔滑而美交阯日南九眞皆有之椰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掛物也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淸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阯南海合浦皆獻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橄欖生山中實如雞子正靑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獻之探榴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之榴榴子樹也出山中實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阯獻之善曰橄音敢欖音覽探市瞻切漢書音義如淳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比景比方利切一作北景云漢武時日南郡置北景縣言在日之南向北看日故名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
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翺翔
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阯皆有之在山草中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鷩鵕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顚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皆出於交阯鬱林郡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
垠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
賑崴䃭雜插幽屏必井精曜潛頳硩陊直氏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
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琛寶也賂貨也詩曰來獻其琛大賂南金琨瑤皆美石也鍇金屬也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日南頳赤也丹丹砂也出山中有穴禹貢荊州貢丹璣珠屬也朱崖出珠金華采者銀朴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流黃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縹碧素玉者亦以色言也硩者言其如硩擿而陊落山谷者淮南子曰積疊琁玉以純脩碕張衡南都賦曰隋珠夜光張祿先生曰宋

有結綠隋侯宋王於此各鄙其寶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蕩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宋衷曰角有光鷄見而駭驚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埤蒼曰崴䃭不平也又重累貌崴烏乖切䃭故乖切幽屏謂生處也潛頳謂潛深而有光頳說文硩擿空青珊瑚墮之珠玉潛伏土石閒隨四時長故硩毀陊落山谷之土石也潤膩也黷黑茂貌硩勑列切孫卿子曰言無小而不聲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許愼淮南子注曰碕長邊也巨依切其荒陬子侯譎決詭則有龍
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飮
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
南冥於幽都陬四隅謂邊遠也湘東新平縣有龍穴穴中黑土天旱人人便共以水沾穴則暴雨應之常以此請雨也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曰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浮石體虛輕浮在海中南海有之桴舟也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鱠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朱崖海中有諸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有大木斬之以盆甕承其汁而飮之水居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日南人北戶猶日北人南戶也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同王餘泉客皆見博物志窮陸見後漢書史記曰秦始皇地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爲塞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
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捉秀菰孤穗詞翠切
於是乎在畛畷謂地廣道多也舊井田閒有徑有畛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畛舊田有徑路也之引切說文曰畷兩陌閒道也知衞切又陟劣切說文曰窊汙邪下也於瓜切越絶書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耘左傳曰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煑海
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善曰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煑海爲鹽國用富饒異物志交阯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徒觀
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帝開國之所基趾郛郭
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
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五蓋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
跱煥炳萬里也爾雅曰柢本也吳與周並世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強大得爲盟主故曰霸王之所根柢也越絶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水門八陸門八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閶門今見在銅柱石塡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陸門皆闔閭宮在高平里言經營造作之始使子孫累代保居也漫漫長遠貌寒暑所閡謂冬溫夏涼善曰西都賦曰虹蜺迴帶於棼楣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
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䁤海陵之倉則紅粟
流衍姑蘇吳臺名也善曰越絶書曰吳王夫差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曰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被曰子胥云

見麋鹿遊姑蘇之臺然姑胥即姑蘇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謂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
上林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蔡邕月令章句穀藏曰倉蒼頡篇曰覼索視之貌師蟻切漢書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
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曄吳志
曰前吳都武昌在豫章後都建業在丹陽孫權自會稽徙治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故為歌曰寧飲建業水不向武昌居言離宮者明非
吳舊都也神龍建業正殿名臨海赤烏皆建業吳大帝所太初宮殿名也捷獵高顯貌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種對以九術
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以飾殿也闔閭造吳城郭宮
室其子夫差嗣增崇侈靡孫權移都建業皆學之故曰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而施榮楯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
焉玩好必從歡樂是務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晃連閣相經閽闥譎詭
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善曰膠葛長遠貌崢嶸深邃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葛其無垠說文曰櫳
房室之疏也又曰櫎帷屏屬然則門牖之廡通名橫櫎音晃音義同彎碕臨硎闔闥名也吳後主起昭明宮於太初之東開彎碕臨硎二
門彎碕宮東門臨硎宮西門碕巨依切硎口耕切彫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
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梁欐也瑣
戶兩邊以青畫為瑣文楹柱也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言其夸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欐謂之楶音
節左氏傳曰丹桓宮楹杜預曰楹柱也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
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漢書音義應劭曰馳道天子
之道毛詩曰周道如砥言其平直也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為馳道樹以青松然古之表道或松或槐也亘引也耽耽樹陰重貌韓詩曰亹
水流進貌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
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吳自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俠道七里也解猶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非一也橫塘在淮
水南近家緣江築長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查下查浦在橫塘西隔內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閒平地吏
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相干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
曰干櫛比喻其多也藏官物曰公解醫巫所居曰署飛甍舛互言室屋之多相連下之貌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
曰寺俠棟棟相俠也古洽切陽路陽也毛詩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
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
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魁岸大度也漢書曰江充為人魁岸又于公高門以待封又賈捐之
傳曰石顯方鼎貴應劭曰鼎始也乃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鼎貴也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陸陸遜隆吳之舊貴也昆裔皆後世也岐

嶷謂有識知也老成德之人養之乞言躍馬騰躍之謂言富貴也蔡澤傳曰躍馬肉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閭閻闐噎言人物
遍滿之貌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謝承後漢書曰王公位二千石奕世相襲楊惲書曰方家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
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
靡美也楊子法言曰聶政荊軻刺客之靡締結也賈誼過秦論曰締交白罰爵名也漢書曰引滿舉白鄱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陽惡
戲難與曹也鄱陽本豫章縣善曰漢書曰季布為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漢書述曰江都輕訬謂輕薄為訬也締結也翩
翩往來貌奕奕輕靡之貌高誘淮南子注曰訬輕利急疾也訬音眇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虎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
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而迎之趙使大慙翹關扛鼎皆逞壯力之勁能招門開也列子曰
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扛舉也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漢書贊曰元帝時覽拚射孟康曰手搏為拚壺投壺
也禮有投壺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
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永日昧日清晨也左傳曰昧日丕顯善曰毛詩曰其樂只且又
曰嘉賓式宴以衎飫已見上文輦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焉漢書曰殺身靡骨死事輦轂下四奧來暨言四方之人皆來唱櫂轉
轂言遠人唱歌擿船乘車轉轂以向吳都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漢書曰轉轂百數毛詩曰且以永日衎苦旦切飫一據切開市
朝而並納橫闠闤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
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帆而過
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珬苦何混同也佇眙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立眙南方多絺
葛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颿者船帳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銅銀果布之湊黃支國多異物入海市明珠流離果橘
柚之屬布箋紵之屬近海多寶物湊會處也珬老鵰化西海為珬已裁割若馬勒者謂之珂珬者珂之本璞也日南郡出珂珬善曰楚辭
曰覽涕而佇眙許慎淮南子注曰坒相連也扶必切羽獵賦曰萃傱沇溶埤蒼曰傱走貌先鞏切隧向市路肆市路也漢書有樓船將軍
珬音戍纖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力可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
筩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纖蠻夷貨名也扶南傳曰纖貨布帛一曰賄金二十四兩為鎰史記曰趙孝成王一見
虞卿賜黃金百鎰磊砢眾多貌琲貫也珠十貫為一琲闌干猶縱橫也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為笙又折象牙以為簟也蕉葛葛之細
者升越越之細者纖音捷儠蠹槃㺏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
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脈沐而中逵泥濘善曰儠所立切蒼頡篇曰蠹不止也佇立切槃㺏眾相交
錯之貌槃胡巧切方言曰㺏猴也奴巧切方言曰諠呼橫切諠通也說文曰呷吸也呼甲切紛葩謂舒張貨物使覆映史記蘇秦說齊王
舉袂成帷揮汗成雨毛萇詩傳曰小雨謂之霡霂杜預左氏傳注曰濘泥也奴定切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

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越絕書曰
富中大唐中也勾踐治以為田肥饒故謂之富中珠服珠襦之屬以珠飾之也玉饌者尚書曰惟辟玉食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各利
所以能豐其財也并疆踰田畝也兼巷踰里閭也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善曰說文曰甿田人也孔安國尚書曰自賢曰矜射賓亦切
趫起喬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
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謂被為扈鮫函鮫魚甲可為鎧淮南子曰鮫革犀兕為甲胄也周禮曰燕無函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
帶鮫函扶揄屬鏤力駒切秦零陵令上書曰荊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韓非子曰解其長
函人哉左傳曰吳賜子胥屬鏤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義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也善曰成公綏洛禊賦曰趫才逸態習水善浮
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而不能中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走
追奔獸接及飛鳥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諸寘劍於全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殺闔閭藏鍦於人去戚自閭家
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
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鍦矛也揚雄方言曰吳越以矛為鍦戚楯也鶴膝矛也矛骹如鶴脛上大下小謂之鶴膝
犀渠楯也犀皮為之國語曰奉父犀渠軍容軍之容表言矛劍等也司馬法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人德廢國容
入軍則人德弱越絕書曰闔閭既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鉤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詣宮求賞王
曰為鉤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曰我之作鉤也殺二子成兩鉤王曰舉鉤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
其兩子之名吳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子迺賞之百金遂
服其鉤爾雅曰棘戟也純鈞湛盧劍名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
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闕石城石頭塢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庫藏軍儲戈船船下
有戈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玄曰越國名也考工記曰越鐵利可以為戟環濟吳紀曰建安十七年
城石頭越絕書伍子胥船有戈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
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國語
曰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節理解落也腯肥也左氏傳曰肥腯謂畜之碩大蕃滋也漢書曰鷹隼
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於此時也可以戒戎夫左氏傳曰裹糧坐甲又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祀姑幡名麾旗之屬也國語
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王卒官帥擁鐸建祀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鐸施號令而振之也周禮校人中
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具區澤名也在吳之西善曰爾雅曰吳越之閒有具區烏滸忽古狼𥴧呼光夫
南西屠儋都含耳黑齒之酋自由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警捷先
驅前塗異物志曰烏滸南夷別名也其落在深山之中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則仇而食

之狼𥴧人夜鸚金知其良不夫南特有才巧不與衆夷同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儋耳人鏤其耳匡夫南之外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
千餘里土地出銀人衆多好獵大象生得其死則取其牙酋渠皆豪帥也象郡今日南郡也又有象林郡善曰驫駥飍矞衆馬走皃飍必
幽切駥呼橘切飍香幽切矞以出切靸霅走疾皃靸素合切霅徒合切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
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翊焦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頻烏號佩干
將羽旄揚蕤雄戟耀芒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翊遵服四騏龍驤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而右祛衣走馬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也指
南指南車也兒谷子曰鄭人取玉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鏘鏘行步貌也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被練為甲者所服也玉輅以玉
飾車也驌驦馬也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驌驦鳥也馬
似之旂旐旗之屬周禮有巾車官又交龍為旂以魚須為柄也日月為常重光謂日月畫於旂上也攝持也烏號柘名以為弓淮南子曰
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列女傳曰柘枝體動烏集其上被卽舉彈烏乃哀號故號之干將劍名貝胄以貝飾之弭弓末以象飾之鳥
章染絲織鳥畫為文章置於旌旗也左氏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騏馬名善曰毛詩曰大車檻檻子虛賦曰靡魚須之橈旃史記趙良曰
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又曰胄貝朱綅又曰象弭魚服又曰織文鳥章又曰乘其四騏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峭格周施
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阹以九疑禦以沅湘軸軒蓼擾彀騎
煒煌莊子曰峭格羅絡謂張綱周遍罿罻罼罕皆鳥網也瑣結似瑣連結也連網言不絕也罠麋網蹏兔網周易曰蹄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阹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禦禁也謂因沅湘為藩落也楊雄羽獵賦曰禦自汧渭九疑山名沅湘水名軸輕也詩云軸車鑾鑣
彀騎張弓弩之騎也峭七肖切罿音衝罻音尉罼音畢罠無貧切阹音祛禦音語彀古候切祖裼徒搏拔距投石
之部猿臂骿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趁趯拉擸若離若合者相與騰
躍乎莽罠之野爾雅曰袒裼肉袒也詩云袒裼暴虎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投石舉石以投擿也
王翦傳曰投石拔距猿臂通肩也漢書李廣猿臂為武騎常侍駢脅今駢幹也駢通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君之出多力而駢脅者
參乘左傳曰晉文公駢脅趭走也鷹瞵鶚視言勇士似之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騰而狂趭子召切說文曰犬獷不可附也子猛切
猤壯勇之貌其翠切說文曰瞵目精也力辰切趁趯拉擸相隨驅逐衆多貌趁七感切拉力荅切擸徒合切莽莫廣大貌莽莫浪切罠音
泿干鹵殳鋋暘以良切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許緣佌翣並
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郎乎昧莫之坰干鹵皆楯也越絕書曰越王身披暘
夷之甲扶勃盧之矛短兵刀劍也尚書曰稱爾干過秦論曰流血漂鹵廣雅曰殺矛也呼狄切楚辭曰車錯轂兮短兵接史記曰荊軻怒
髮直衝冠方言曰儇疾也佌他弔切漢書曰相如弔二世曰坌入曾宮之嵯峩音義曰坌並也步寸切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言

語囂譁也杴大如箸橫銜之毛詩曰有聞無聲又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悠悠流貌昧莫廣大貌聊浪放曠貌鉦征鼓疊山
火烈熛林飛爓浮煙載霞載陰莅擸雷硠崩巒弛直氏岑鳥不擇木獸
不擇音疊振疊也熛火爓也左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鹿得美草呦呦而鳴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出音急之至也
凡閑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子亦曰獸死不擇音以雷硠之至故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善曰說文曰鉦鐃也莅
擸雷硠崩弛之聲莅朗荅切擸音獵硠音郎爾雅曰巒山墮山小而高曰岑虣甝虪貐麖麚驚六駮追飛
生彈鸞鵷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嶛寮嶕茲遙嶭越嶢鋤咸險趾踰
竹栢獑猿杞柟封豨䝐神螭掩剛鏃祖祿潤霜刃染纈絆前兩足也莊子曰連之羈絆音
聳矍大麇也桂林有麋山海經曰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音如鼓能食虎也詩曰隰有六駮飛生鼯也鼯曠曰南方有鳥曰羌
鵷黃頭赤目五色備也猱似猿奴刀切挺音亭鴆鳥一名雲白黑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體有毒古人謂之鴆毒江東諸大山中皆有之左
氏傳曰叔牙飲酖酒而死聿越豹走貌霜刃言其殺利也善曰毛詩曰不敢暴虎毛萇曰暴虎空手以搏也虣與暴同爾雅曰甝白虎胡
甘切虪黑虎音叔說文曰驀上馬也鵷音京史記曰趾萬里如淳曰趾超踰也趾曳切埤蒼曰獑猢猿也獑丑珍切猿肚傳切淮南子申
包胥曰吳為封豨脩蛇方言曰南楚人謂猪為豨虛豈切䝐豨聲呼學切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
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為刀鈹
披毛羣以齒角為矛鋏古業皆體著池著而應卒倉忽所以挂扢而為創瘡
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𧖴銳挫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崱崿請
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離騷曰抑志弭節蹕止行者也王者出入
警蹕徜徉猶翱翔言吳之將帥皆有拳勇羽族鳥屬也毛羣獸屬也鈹兩刃小刀也鋏刀身劍鋒有長鋏短鋏體著者著體而生也楚辭
天問篇曰焉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楚辭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往來儵忽雖有石
林雖有雄虺者蓋張誕之云非必臨時所遇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廣雅曰扢
摩也公紇切蒼頡篇曰痏歐傷也爲軌切說文曰踤觸也材律切𧖴折傷也女六切拉頓折也捭兩手擊絕也布買切靡碎也廣雅曰跐
躡也且爾切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鸃俯蹴七六豺獏刦剞几熊羆之
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萬萬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
鵬翼掩廣澤山海經曰猩猩豕身人面異物志曰出交阯封溪有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萬萬梟羊也已解上章矣梟
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却脣上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為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抽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得禽之
張衡玄圖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骼骨也其為蛇青黃赤黑鵬翼大垂天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
鵕鸃鷩雉也鵕思俊切鸃音儀爾雅曰貘白豹音陌剞亦刦也廣雅曰落居也萬扶沸切骼音格輕禽狡獸周章夷

猶猨跋乎紘橫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之葉而自
踢跌者應弦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
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鸞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
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周章謂章皇周流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紘網綱也踶跋促遽兒
踢跌皆頓伏也飲羽謂所射箭沒其箭羽也闞子曰宋景公以弓人之弓升虎圈之臺東向而射箭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
石梁雜襲重疊也錯繆亂貌薄不入之叢藪澤別名言欲假道豐隆非實事也然欲窮高極遠究變化備幽明之故設此云善曰毛詩
曰猨跋其胡說文曰睒暫視也式冉切睗疾視也式亦切褫奪也直示切聲類曰踢跌也徒郎切漢書音義曰跌崩也蒲北切爾雅曰僨
僵也方問切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押切爾雅曰山有穴曰岫毛萇詩傳曰獸三歲曰豜公妍切爾雅曰豕生三子曰豵子公切說
文曰鸞鷚也音須又曰鷚鳥大鶵也力幼切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兩設以蟾蠩與兔者陰
雙居月中有兔已見蜀都賦嶰澗閬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行邪睨觀魚
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閬空也易曰闃其無人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岡山脊也
童無草木也若童無角靶轡革也彭蠡澤名善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山夾水曰澗毛萇詩傳曰太平山不童澤不竭聖主得賢臣
頌曰王良執靶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彭蠡既豬說文曰艘船總名衆一作潀潀水會也嶰古買切航船別
名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髣髴
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楊雄方言曰江湘凡大船曰舸船前也艫船後也船上
下四方施板者曰檻也飛雲蓋海吳樓船之有名者皆彫鏤采畫有軒檻華檻之船也島峙謂似方壺蓬萊二山有宮闕左氏傳曰楚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罪衆亦有焉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吳
志曰賀齊所乘船彫刻丹鏤望之若山方壺已見上文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槁工楫
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流蘇
謂翦綵垂於彫文之樓也水區河中也言開文軒光輝如鏡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
宇閩越東甌禺番禺也其彼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槁楫也淮南子曰來溪谷之流以象禺長風遠風也靈胥伍子胥神也昔吳王
殺子胥於江沈其尸於江後爲神江海之間莫不尊畏子胥將濟者皆敬祠其靈以爲性命舟楫之師獨能狎翫之也千里路之長也寸
陰晷之短也言水靈輯睦浪濤弭息取長路於短景獨能先期而到故有須臾之暇也善曰西京賦曰長風激於別島越絕書曰子胥死
王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蓋子胥水仙也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
弋磻波放稽鷦䳟虞機發留鵁鶄弋繳射也鷦䳟鳥也楚辭曰從玄鶴與鷦䳟尚書曰若虞機張鄭氏
注曰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鵁鶄鳥也似鳧頭上搃毛羽善曰櫂謳已見西都賦說文曰籟三孔籥也磻已見西京賦鉤餌

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䰈亘鱕鱺鱨魦罩教勑兩魪罺
側梢鰝鰕乘鱟胡豆黿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馽縶䴥僒束徽鯨輩中於
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附於井谷易曰結繩
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也莊周曰任公子為
大鉤巨緇五十犗牛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巨鉤錎
沒而下騖揚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離餌之制河
以東蒼梧以西莫不厭此魚者筌捕魚器今之斗回也筌所以得魚
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罩籗也編竹籠魚者也詩云南有嘉魚烝然
罩罩魪左右魪一目所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合乃能游若單行
落魄著物為人所得故曰兩魪丹陽吳會有之罺抑魚之器也鱟形
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
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罛魚網
也詩云施罛濊濊虎魚頭身似虎或云變而成虎鹿頭魚有角似鹿
同罛共羅言皆為網罟所制獲也縶䴥僒束者陷網罟之中見僒束
也徽鯨魚之有力者也魚大者莫若鯨也故曰徽鯨也攙搶星也淮
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鮒鄭玄云九二坎
爻也坎為水上直巽九三艮爻也艮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
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
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善曰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
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鰝鰕也
鱛古贈切鱨魦已見西京賦魪音介爾雅曰鰝大魚鰕音遐鱟音候
馽已見西京賦又曰䴥兼有也力公切鵩鳥賦曰僒若囚結輕舟而
拘求殞切徽音輝說文曰犗騬牛也犗古邁切騬以陵切
競逐迎潮水而振緡密巾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
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繳弋綸也緡綸皆釣繳也
詩曰其釣惟何惟絲伊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渡江得物如斗入王
舟中王怪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可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唯
王者能獲此吉祥也云先時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
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引此事言今乘江流想復遇斯事也山海經曰
東海中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入水則風其聲如雷以其皮冒鼓
聞五百里名曰夔鮫人居水中故訪之北山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
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精衛其鳴自呼赤帝之女姓姜遊於東海
溺而死不反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西山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
焉是多鰩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遊
於東海夜飛而行言吳之綸繳得此鳥魚故西海北山失其鱗翼也
戰國策曰夏水浮輕舟楊雄蜀都賦曰行舟競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螭與對簡
其華質則亂費錦繢會料遼其虓勇則鵰悍狼戾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林水南漢
書曰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蛟螭龍子
也亂費錦文貌於既切詩曰闞如虓虎火交切戰國策曰趙王狠戾
無親戾力計切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
於漣漪昧冒也巨蚌育明珠者列仙傳曰高后時會稽朱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回淵巨蚌不出之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
河水清且漣漪明月珠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極麗也濯光珠
於麗水蓋美之善曰回淵水也觜子規切蠵呼圭切大龜也言天下
川澤魚鳥虫獸瑰奇之物隱翳之處搜索使盡也畢天下之至異訖
說文曰昧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潛隱之穴也
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貧去聲哂澹臺之見謀聊襲
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徇求也襲入也干寶搜神
記曰澹臺子羽齎璧渡河河伯
風波忽起兩龍夾舟子羽奮劍斬龍波乃止登岸投璧於河河伯三
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漢女賈大夫已見西京賦老子曰和其光同其
塵汩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
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汩疾也砰宕舟擊水貌颲颲風初貌颸疾風瀨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
離騷曰溢颸風兮上征班固曰颸疾也凱樂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
于晉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是水伯揖之者辭水靈而歸善
曰詩曰汔可小康鄭玄曰汔幾也虛乞切陽侯見南都賦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
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
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珍羞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
庭吳有桂林苑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曰以數軍實外傳
曰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所以討獲曰實善曰周處風土記曰陽
羨太湖中有包山左傳晉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史記云紂為
肉山也湘州記曰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為酒名曰酃酒車騎行
酒肉已見西京賦飲烽起釂鼓震真士遺倦眾懷欣幸乎館娃烏佳之宮張女
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吳俗謂好女為娃楊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
曰飲烽釂鼓鈞天並見西京賦左傳曰女樂二八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莫任介荊豔楚
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晏子春秋曰桀作東歌南音徵引也南國之音也左氏傳曰鍾儀在
晉使與之琴操南音商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
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南省南土塗山之女乃
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實始作為南音周
公召公取風焉胤繼也呂氏春秋曰陽阿古樂曲周禮曰韎東樂名
任南樂名豔楚歌也漢書四面楚歌也愉吳歌也楚辭曰吳歈蔡謳
翕習容裔音樂之狀靡靡愔愔言樂容與閑麗也善曰韎任已見東
都賦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登樓賦曰莊舄顯而越吟史
記曰紂作靡靡之樂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
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横有殷坻丁禮頹於前曲
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
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
淵魚竦鱗而上升詩曰唱予和女解嘲曰聲若坻頹坻頹崩聲也天水之大名曰隴坻因為隴坻之曲楚辭曰伏羲駕
辯伏羲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曰瓠巴鼓琴鱏魚出聽伯牙鼓琴駟
馬仰秣善曰戰國策司馬喜曰臣觀人萌謠俗列子曰鄭師文鼓琴
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
風徐迴草木發榮衡子曰皆與謠俗協言雖遐方異樂皆上合律呂

下應謠俗故能奏和樂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
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鄙曲也淮南子曰互會
綠水之趣高誘曰綠水古詩也趣節也鏗耾大聲汁猶愜也酣湑思與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
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酣酒
洽也湑樂也辰時也爾雅曰不辰不時也楚辭曰吉日兮辰良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太清謂天也此言酣飲與音樂蓋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之所以留連良辰之所以覺也故追述魯陽迴日之意而將轉西日於中盛
之時以適己之盛觀也昔光武合呼沱水鄒衍有隕霜之應精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應魯陽公麾日抑亦此之謂也荀曰可麾而迴
則精誠可庶而幾故曰齊精誠於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適時之晏者所以慷慨髣髴是故引而況焉善曰曜靈已見蜀都賦鶡冠子曰上
及太清下及太寧也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
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
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栢舉棲勁越於
會稽闕掘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先王謂舜等也信讀
為申國語曰吳王夫差起軍與齊晉爭衡晉文踐土之盟齊桓邵陵之會奮其威强未能過也伍員楚大夫出仕於吳吳王因其謀伐楚
孫武吳人善用兵作書號孫子兵書北征闕溝為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濟以會晉定公於黃池吳晉爭長吳先歃晉惡之善曰左傳
曰楚師陳于栢舉闔閭之弟夫㮣王先擊楚子常楚師大敗國徒以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難蜀父老曰南馳使以誚勁越
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救李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
堅之銳俗有節概蓋之風睚五賣眦助賣則挺劍喑蔭嗚烏故則彎弓漢書王莽
策命前將軍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鄭白二渠名意者謂吳江湖之阻洞庭之嶮土地之沃物產之豐雖關中所謂繞霤之固鄭白之豐
未足以為言也凡天下言豐者皆多稱關中故引焉韓信曰項羽喑嗚叱吒善曰太公陰符經曰無堅不陷也楊惲曰西河魏土㯋然皆
有節槩睚眦皆已見西京賦家語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劍而令衆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我擁之者龍騰據之
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
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苦旱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
色赤須蟬蛻稅而附麗賈誼傳曰權制天下顧指如意叔孫通列傳曰斬將搴旗之士顧指諭疾且易也葉猶世
也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也常服桂葉以龜腦和之顏色如童時黑時白時赤南海人尊事之累世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秦穆
公之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異水旱十不失一食栢實石脂絕穀齒落更生細髮復出後去之吳山言此人等仙如蟬之脫殼爾雅曰麗
附也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赤須子本非吳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彊豐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歸焉霸王之功皆存焉故
賦者既舉其富彊之業而載其神仙之事善曰長楊賦曰麾城擲邑商君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槁葉落漢書曰吳晉爭長吳為帶甲

三萬史記曰維祖元功輔臣股肱新序曰齊侯相管仲國既富彊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中夏
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
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中夏貴其珍寶而不能見徒以丹青畫其象類也楚辭九歌曰九疑繽兮
並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言聖帝明王存亡而淹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書曰舜南巡狩陟方死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有九疑山焉
舜之所葬吳越春秋禹老嘆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乎乃命羣臣葬我於會稽之山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也剖判
庶士商搉角萬俗國有鬱䩜而顯敞邦有湫子小阨烏介而跼拳蹐伊茲
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湫下也阨小也函弘
寬大也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不可以居禹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楚辭曰八柱
何以東南傾吳國在地勢所傾寫故曰傾神州而韞櫝也論語曰韞櫝而藏諸廣雅曰商度也搉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天官星占曰南
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春秋說題辭曰南斗為吳詩曰既優既渥繇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
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檮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
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角胡乎
崔寔政論云使賢不肖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察山海經曰檮木長千里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莊子
曰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交耶曰然然弔若是可乎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適為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莊子曰有繫謂之懸無謂之解郭璞曰懸絕曰解山海經曰二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
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
帝天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然執縛為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為天所解也天在
上者故曰帝之懸解性之永放者也桎梏疏屬形之永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相況焉凡物安於所守思不易方處窮塞而不識天下之
通塗亦如此也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莊子注曰生曰懸死曰解過秦論曰不可同年而語矣确薄也暨其幽遐獨邃
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君屈詭之殊
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
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倜儻譎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
也輪已庳則終古登阤離騷曰吾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
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意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為妙道之行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孟浪鄙野之語東京賦曰粗謂賓言其
梗槩梗槩粗言也

文選卷第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刋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遞相頓折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爾雅曰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袪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蠻陬子侯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胷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甿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禀正朔樂率貢職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厲翼孔安國曰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禀受也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讖曰穿胷儋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蠻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毛詩曰彼為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樊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渠屈彊巨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舛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李充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駮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蓱九逵枲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倔彊江淮閒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頩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生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踳讀曰舛舛乖也駮色雜不同也頩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蓱草蔓衍於九逵之道靡蔓也劍閣雖𡾰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去大劍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廣雅曰𡾰嶷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北敗曰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況河冀之爽塏苦改與江介之湫子小湄善曰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

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也是以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者也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畧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奰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奰詩曰內奰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閹官故曰內奰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繞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疏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切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曰殷衆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伊洛榛曠崤函荒蕪善曰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臨菑牢落鄢郢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簫賦曰翩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鄢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曰綿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獨犨昌由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犨麋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犨麋椎顙廣顙色如漆赭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映烏朗切川澤迴繚恒碣碪碍於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於六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地理志曰魏觜觿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郾許鄢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毖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柏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胸猶前也南都賦曰涓水蕩其胸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爲邶鄘衛碪碍高貌碪五感反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切涆古旦反上林賦曰灝溔潢漾廣雅曰浩涆大也皓故老反溔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囷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音秘魚豢典略曰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嵬壘力罪而複陸或黋苦光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閟閉也詩云閟宮有侐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畇畇原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嵬壘不平之貌嵬烏罪切黋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絪縕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柢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閟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爲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

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苦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幷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準當年而爲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僔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謀龜謀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爻，易爻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非爲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閌。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僔，具也。僎勉反。又曰：僔，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隒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㠑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髧徒咸若玄雲舒蜺以高垂。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定，營室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蜀父老曰：遐邇一體。豫或爲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鉤繩。杜預左傳注：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隒，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髧，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瓌材巨世，㙊楚洽𡒄除立參差，枌音汾橑音老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滮被尤池。爾雅曰：桷謂之榱。善曰：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枅謂之欒。說文曰：欂櫨，柱枅也。然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霤，謂畫爲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寫霤也。說文曰：霤，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滮池北流也。旅楹閑列，暉鑒抰烏浪振，榱題黮䨴，階隋嶙峋。長庭砥平，鍾簴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抰，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簴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言楹柱光輝遠照，抰振也。廣雅曰：鑒，照也。聲類曰：黮，深黑色也。直感反。䨴，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楯，闌横也。西京賦曰：抵鍔嶙峋。埤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爲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土無綈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爲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赩，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前有司馬門，闔守門也。周官閽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披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亦順時，腠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闥，向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外，東入有內醫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閤，次中央符節臺閤，最北御史臺閤，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蜩，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醳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脈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壼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爲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壼，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

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
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之舍甲乙謂之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
詠文藻頌詠也絳子對切芒芒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右則踈圃曲
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蔓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
聧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
而沍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閒則怒成湍蔓木
之細枝者也楊雄方言曰青齊兗冀之閒謂之蔓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蔓而笞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
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閒金虎臺有屋百九閒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閒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為徑周行為營建
安十五年作銅爵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沍堅也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原田每每杜預曰原田之草每每然曹植責躬詩曰夕
宿蘭渚楚辭曰石瀨兮淺淺莓莫來反楚辭曰馳道天子道也不敢絶馳
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飛陛揭孽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
靈光殿賦曰樹中天而高大謂之陽基在小故曰陰基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搆峩峩清塵彯彯
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
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
一朝丹墀以丹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猋猋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棲金雀亢鳥之栖
也羽翼貌也以今按古言栖非所栖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鶱翥於甍標感翔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
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踶甍而矯首也提猶舉也羽翮用勢若言翔風雲雀踶甍退步趨
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眸目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闚泉楊
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張
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蹻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樹之體皆危峣懼難輕捷與鬼神
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登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寶下稱八方之究
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總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典職儀曰
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厥高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摛布也鏤其影鏤也說文曰窈冥深遠也冥幽昧也
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

睢目童子也長塗牟首豪徼𪈽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魚九宿
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牟者閣道有說者也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徼道也晷漏
刻也善曰說文曰晷景也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也亢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
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
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𨎻𨎻魚竭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
埃壒烏害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无猨
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
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堞涘厓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
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西京賦曰狀
注曰轙轙高貌也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壒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
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亭亭以苕苕說文曰阯基也論語曰慎而无禮則葸猨與葸同息子
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囿
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漼積水深
蒹葭贙胡官雚蒻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七心潭羽翮
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步交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
在陰表清籞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
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雊者舉
雉𩿨之類不傷其時况其臣者乎楊雄曰勃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鶤鷄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江池清籞虞箴
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
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周易曰卽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
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緜聯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漘回水也毛詩曰有漼者淵文子
曰積水成海說文曰贙分別也胡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皪卽藕為偏名非唯根矣的皪光
明也上林賦曰的皪江靡鄭玄周禮注曰陵芰也說文曰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洞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

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䏎䏎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稉古衡稌徒五陸時稷黍𪐝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叶韻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方而隔踰奕世䏎䏎美也詩云周原䏎䏎菫荼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墱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爲十二墱丁鄧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䏎䏎莫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稉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蒔更也郭璞曰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櫚以占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巾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音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櫚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櫚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閒曰闢許亮反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
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蹀㰱其中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爲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窻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躡也徒協反說文曰㰱㰱也巳知反
營客館以周坊餝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幂室房廡雜襲剞居綺劂罔掇匠斵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稾街之邸不能及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繕完葺墻以待賓客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閈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圬人塗人也塓塓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舍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剞劂曲刀也劂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稾街蠻夷邸閒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五結侈所覜之博大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逵已見上章傳曰逵市在逵之上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嶢嶭高峻之貌爾雅曰覜視也他弔反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遺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馮軾而觀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周官曰平肆展成鄭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善曰廣雅曰財貨

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長常也言常害之史記曰
舜居河濱器不苦窳音㝢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
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風既宜醇
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優
渥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幏
積墆琛幣充牣仞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
冀馬填廄救而駔駿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墆財
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
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廄燕幽州也弧弓也爾雅曰北方之
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
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賨布廩
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賨在宗反幏音稼墆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
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
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駔壯馬也子朗反至乎勍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
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旍旗躍莖弓珧以焦解檠巨景矛鋋飄英三屬之甲
縵莫韓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嬴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
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旍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
檠弓柙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
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
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
悅之戰國策更嬴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於此乎更嬴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嬴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
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
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
勍檠不張說文曰鋋小矛也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
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齊被練而銛息廉戈襲偏裻以
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
紀鋌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白交烋虛交雲撤叛
換席卷虔劉浸子鴆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輷輷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刓五官印國無費留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
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
讀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
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
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
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閒
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
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

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
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
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剋翦方命者謂始起兵
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烋于
中國吞滅咆烋者剋默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
書曰項氏叛換雲撤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春
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
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浸威八紘
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
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㖷嗽其漿史記蘇秦曰輷輷殷殷
若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
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其爵邑者
刓抑角刓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抑刓忍不能與孫子兵
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
山韋昭注曰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裻之衣韋昭注曰裻在中左右
異故曰偏裻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
出以律漢書楊雄上疏曰右畫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
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圮族春秋感
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妄
西都賦曰裛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
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
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輷輷眾車聲
也呼萌切今為輷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
時但留費也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旍
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
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獸桓譚新論雍門周
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礱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
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旍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
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柙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
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
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於
時東鞮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憓惠朔北思韙偉緜緜迥塗驟山驟
水襁負賮贄重譯貢篚髽首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審魏闕
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晣晣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協韻
岌岌冠縰所綺纍纍辮髮清酤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酎躍波
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一據讌酣湑無譁呼瓜反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東鞮人分為二
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
也憓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憓淮南子曰三苗髽首賮禮
贄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孟子
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

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醖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挫糟凍飲
酎清涼王逸曰凍冷也酎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許氏曰醧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
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蹻足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
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鬿武羅司之穿耳以鐻郭璞曰鐻金銀之器名鬿音神鐻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晉灼
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晣晣又曰采蘩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
注曰纚今之幘也纚與縰同漢書曰諸侯纍纍從楚又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澌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
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皤皤豐多貌也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毛詩曰湑茜也鄭玄曰泲茜之也一曰湑樂也醧乙據反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冐六莖
傮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
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傮與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
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
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
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聽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
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
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邁昧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
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鞮鞻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
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
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鞮鞻四夷舞
者屝也鞮都泥反鞻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孝經鈎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韎昧
皆東夷之樂而重用之疑誤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
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狩
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
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
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
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

不伐夭斧斨以時罾罘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
魚為之生沼矞雲翔龍澤馬亍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
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蓴蓴醴泉涌流而浩
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
兆草木未成曰夭斨方銎斧也詩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麞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
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見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矞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經曰紫霓矞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
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粲然盛著是以有魏詩
雲烏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烏九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
可與佑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守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
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槎士雅切枿五割切夭烏老切斨七羊切罾子能切文子曰鷹
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亍步
也丑赤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蓴茂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禎善也
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孜孜率土遷善罔匱沐浴
福應宅心醰徒南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
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叶韻音悉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
其神器闚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厤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
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雠校篆
籀篇章畢覿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
丹書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玉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緘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莅臨也詩曰方
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
諸用雠校所為雠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故曰雠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旼旼穆穆
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猥積醰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雍胡廣碑曰餘糧栖于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而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鄒子
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為魏王漢帝以衆望在魏遂禪位
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元為黃初尚書曰將遜于位遜與巽同涓擇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默馬融論語注曰菲

薄也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
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也猶音胄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尊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孼畜之也本枝別幹蕃
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喩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
喆知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
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爲北中郎將行驍
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七者漢
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
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
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爲任城王植爲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旍昆邪左衽喩猶猛也魚贍
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
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篹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
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
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
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
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鍪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虙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
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篹祀于契龜音義曰篹數也
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
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爲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爲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
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
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其法度
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魯葛之士所能
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麤也韓非曰糲糧之飲黎藿之羹斁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
質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斯又曰綽綽有裕至於
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
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扺扺精衞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

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
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適生生
之情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蓋節
淵在平原鬲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衞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衞常取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犢
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悅
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閒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藥用下蛇十
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閒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
產婦兒生自下䀹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
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
日皆絜齋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
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
爲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
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淀音殿說文曰
扺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切今音祇扺飛貌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易陽
壯容衞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
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
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禍夠古侯非可單究是以
抑而未罄也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衞之稚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跕躧躧真定屬中山郡出
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
石者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斂而
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沽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
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
留桓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緜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
漢書音義臣瓚曰跕爲躧跕都牒反躧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湎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
出洹汲郡汲即衞地也洹或爲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緜廣雅曰總絹也廣雅曰夠多也蓋比物以錯辭述

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切逸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擥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頹墻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兎收罝罘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墻填壍亂以收其罝罘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隤墻之事首尾相違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墻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墻收罝罘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頹墻填壍雖本前修而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

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一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啟立輔臣毛詩曰令聞令望閑

居險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嗛嗛同軒揖女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公子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嗛古謙字說文曰揖按也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知逸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睢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睢以告魏將魏齊笞擊折脅摺齒睢佯死即盛以簀中范睢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謁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反論曰噓枯則冬榮解嘲曰窒隙蹈瑕而無所屈也

摧惟庸蜀與鴝鵲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摧揚摧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鸜鵒株株鸜具瑜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徙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媧反鄭玄周禮注曰黽蝦蟇屬也黽莫耿切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善曰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芻蕘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山阜猥積而踦嶇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力又而蕪穢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瀸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踦嶇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咉咽流不通也咉烏朗反公羊傳曰瀸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甕敝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惲曰蕪穢不治

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障氣善曰泄猶出也埤蒼曰熇熱貌許妖切蔡莽螫適刺力割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鴆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漢罪流禦秦餘徙剝楊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徙元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剝餘也力制反

宵貌蕞罪陋稟質遳脆蔣衛巷無杍直呂首里罕耆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巴蜀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杍首杍首長首也燕謂之杍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杍首也善曰左氏傳曰蕞爾小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遳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耎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

或魋直追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嬥歌或浮泳而卒歲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嬥謳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子

踐反文身郎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爣爣契契愈遐急也
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既或作爣音華若一音徒了
反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韰果爲嫿人物以戕害爲藝善曰楊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韰應劭曰
韰狹也下介切方言曰嫿好也音畫左氏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威儀所
不攝憲章所不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由重山
之東阸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闟時高樔而陛制重山東阸謂蜀
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曰束扼拘束其民由於湫阸也據勢依據川之形勢也闚闟望伺也陛制亦以高樔之陛而
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曰勢足以束制其人也據古據字九御切薄戍緜冪無異蛛蝥之網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莊子蘧伯
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善曰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蝥莫侯反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剿絕揆善曰尚書曰天
既往之前迹郎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顧非累卵於疊棊
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此者九層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之過也卽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奄善曰
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時說文曰木堇朝華暮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
相顧䁘焉失所有靦瞢容神惢形茹弛氣離坐㦝墨而謝矍䁘無守也毛詩曰有靦面目善曰瞢慙也左傳曰亦無瞢焉揚雄方言曰㦝慙也荆楊之間曰㦝善曰張以䁘先瞢反今本並為瞢瞢大視呼縛反說文曰惢心疑也惢與蕊同而髓切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又如緒反廣雅曰弛施紙切㦝黝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㦝辭也曰僕黨清狂
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寤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賈逵國語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曰蓼蟲處辛己見吳都賦孔安國尚書注曰蓼蟲處辛刺食苦不從葵藿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班固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音義曰躅迹也過以伉䣕之
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揚雄方言曰伉䣕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

道伉敷劍切䣕匹妙反兼重一龍反悂以䌫繆偭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悂而又累其繆也廣
倉曰悂用心并誤也方奚反說文曰䌫重次第物也弋豉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偭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先
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
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
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
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
之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聞言明然心悟
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虫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
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覬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
正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部也必獨
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見部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部覆曖鄣光
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
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
善曰孔安國尚書注曰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
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
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
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不
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自言
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姦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佗書云兩帝
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善曰漢書曰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佗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脽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脽音誰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 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 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泰時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己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文穎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 卹胤錫羨拓迹開統 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善曰羨弋戰反 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 星陳而天行 善曰星陳天行已見西京賦 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二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 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 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捎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抶擊也丑乙切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 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輿至獝狂八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魖之屬又捎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轔之盛而以軍裝也轔栗忍切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轔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 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柲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又考工記注曰柲猶柄也音秘茸而恭反 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 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總總撙撙聚貌也膠葛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撙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䀢 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柴虒不齊也頡䀢猶頡頏也柴初蟻切虒音豸頡胡結切䀢胡剛切 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 善曰翕赫盛貌曶霍疾貌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曶音忽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 服虔曰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蓋自翳也 駟蒼螭兮六素蚪蠖略蕤綏灕虖襂纚 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蚪說文曰蚪龍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蠖略蕤綏龍行之貌也灕虖襂纚龍翰下垂之貌也蠖於鑊切灕音離襂音森纚所宜切 帥爾陰閉霅然陽開 晉灼曰帥聚也霅散也善曰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霅於甲切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 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旟龜蛇為旐郅偈竿之貌也郅音質偈音桀旖於綺切旎女氏切 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 善曰言星旄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旄者羽旄也鄭玄曰可以為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 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 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 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 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言曰馺馳也郭璞曰馺疾也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逐遺風駍普萌切馺先合切 凌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 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嵱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嵱嵷上下衆多貌 登椽欒而扭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 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也李奇曰扭音貞蘇林曰扭至也善曰楚辭曰令帝閽開閶闔而望予王逸曰閶

閶天門也競鉅陵切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善曰轃與臻同至也通天臺名已見上文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皃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善曰慘廪寒貌也廪來感切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爲彌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藂生曰薄壇徒旦切曼莫旦切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櫚椶也茇葀草名也被麗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茇步末切葀音括被皮義切麗音隸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善曰駊騀高大貌也嶔岩深貌也嶔口銜切𨓏𨓏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理之也善曰說文曰𨓏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封巒觀施靡相連貌也施弋尔切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屬之欲切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孟康曰言廈屋變巧乃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嗺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廈之高而成觀闕也摧子罪切嗺子水切觀工喚切仰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橋與蹻同冥眴惛亂之貌冥莫見切眴音縣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惝大貌也音敞善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氾濫也漫漫無厓際之貌也瀏音劉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善曰言迷惑也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韋昭曰軨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軨與櫺同周流流行周遍也坱圠廣大貌也服鳥賦曰坱圠無垠軨音零坱烏朗切圠烏黠切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爲璧飾也埤蒼曰瞵㻞文貌也應劭曰瞵音隣晉灼曰㻞音豳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貌也嵌開張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仡魚乞切嵌火敢切揚光曜之燎爛兮垂景炎之炘炘晉灼曰景大也善曰廣雅曰炘熱也音欣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晉城縣圃閬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善曰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室大一之精洪臺崛其獨出兮㰏北極之嶟嶟應劭曰崛特貌也㰏至也晉灼曰嶟嶟竦峻也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崛其勿切㰏竹指切嶟千旬切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振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柍中央也振屋梠也善曰施式支切柍於兩切振音辰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儵忽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窔洞房釋名曰窔幽也儵忽疾貌也藩籬也窔一吊切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絳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善曰孫炎爾雅曰蠛蠓蟲小於蚊張揖三蒼注曰撇拂也蠛莫孔反撇匹列反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欃槍以爲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熛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門在熛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欃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熛必遙切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乃蔭西海也善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汩疾也于筆切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孳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泉宮中也蜷音拳敦徒昆切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樛流猶繚繞善曰樛流高曲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卽彷徨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清西廂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皃也善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炕舉也舉浮柱之飛榱言檐宇高峻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炕與抗古字同毛詩曰君婦莫莫毛萇曰莫莫清淨也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閌高也說文曰閬閬高大之貌也寥廓虛靜貌紫宮及崢嶸並已見上文閬音浪寥音僚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嶵隗乎其相嬰善曰駢列也曼衍分布也埤蒼曰峻山長貌嶵隗高貌嬰繞也衍弋戰切峻他賄切嶵音皋隗五賄切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老子曰有物混成棍與混同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曳颺之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琁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爲琁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移楊服虔曰回猋回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碭過也廣雅曰駭起也翍與披同說文曰鬱木叢生也爾雅曰棠棣移也楊楊樹也言回風碭駭披散桂椒又鬱藂移楊也碭徒浪切移音移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善曰言香氣芬茀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柱上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茀房物切薄房隔切櫨力都切薌呹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善曰薌亦香字也禮記曰爓燎𩐂薌呹疾貌也說文曰肸蠁布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肸過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鍾經歷至鍾也呹余日切肸許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結切駍普耕切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芎藭也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馬注子虛賦曰芎藭似稾本帷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弸彋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汩鼓動之貌暗暗深空之貌靚即靜字耳弸普萌切彋音宏汩于密切暗烏感切陰陽清濁穆

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
典樂教冑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善
曰尚書曰倕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並已見西京賦般與班同倕音垂 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
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嶮雖使仙人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髣髴若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厮征伯僑漢書曰正伯僑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偓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
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諟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諟即諦字音帝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
回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回謂回皇也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蜎蜎蠖濩之
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蜎蜎蠖濩刻鏤之形也善曰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
英玉有英華之色閒音閑蜎音淵蜎於緣切蠖烏郭切濩胡郭切 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澄心清意言儲蓄精神冀神垂恩也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
曰逆迎也迎受福釐也善曰三神天地人也釐音熙 迺搜逑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韋昭曰搜擇也
逑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桀也善曰臯臯繇堯臣也伊伊尹湯臣也 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
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
齊齊側皆反祭天之所故曰陽靈 靡薛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為席
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 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非夸矜也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瑕與霞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 集乎禮神
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善曰為歌頌以祭地祇 建光燿之
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善曰埤蒼曰旓旌旗旒也旓所交切威猶葳蕤也 攀琁
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尚書曰導黑水
至于三危 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如淳曰東阬東海也苦庚切晉灼曰軑車轄也韋昭曰軑
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軑而並馳軑音大 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
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阬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莊子曰
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廣雅曰垠厓也厓亦重之義也還音旋 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蕤善曰傱傱疾皃也音竦晉灼曰蕤綏也 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崑崙之東有
弱水渡之若濎濙耳善曰濎濙小水貌也字林曰濙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逶蛇欲平貌也
濎吐定切濙音熒蛇音移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

想王母而上壽乃悟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
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宓妃已見東京賦 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晉灼
眉服虔曰矑目童子也善曰毛詩曰螓首蛾眉 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
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曰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 於是欽柴宗祈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也尚書曰
至于岱宗柴 燎薰皇天應劭曰牲玉之香也 臯搖泰壹如淳曰臯挈臯也積柴於挈臯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
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善曰搖與遙同 舉洪頤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應劭曰旗旃布也 樹靈旗李奇
曰欲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 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
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上而披離四布也周禮曰共祭祀之新蒸鄭玄曰麄曰薪細曰蒸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為焜
字書曰焜煌火貌 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
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幽都已見吳都賦熿與晃音義同方言曰煬炙也 玄瓚觩𨤲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
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鬯觩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
觩音求𨤲力幽切泔胡敢切淡大敢切 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善曰言秬鬯分布芬芳盛美也肸蠁已見上文 炎
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韋昭曰碩大也善曰言炎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炎火光也說文曰熛火飛也毛萇詩傳
曰訛動也熛必遙切 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善曰山海經
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 儐暗藹兮
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贊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接賓曰儐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貌也委積
也暗烏感切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晉灼曰黃圖無三巒相如傳有
封巒觀善曰三巒即封巒觀也漢書曰甘泉有封巒棠黎韋昭曰偈息也音憩 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
萬國諧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決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協諧也 登長平兮雷鼓磕
天聲起兮勇士厲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善曰字指曰磕大聲也口蓋切天聲如天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厲猛也 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
故華麗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揔撮所
要也 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曰圜丘大壇祭天也 登降峛崺單埢垣兮
善曰登降上下也峛崺邪道也單大貌埢垣圜貌峛力爾切崺弋爾切單音蟬埢音拳 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善曰
嵾與參同初林切駢步千切嵯材何切峨音俄 岭巆嶙峋洞無厓兮善曰埤蒼曰岭巆嶙峋深無厓之貌岭音零巆
音熒嶙音鄰峋音旬 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善曰縡事也杳深遠也旭卉幽昧之貌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縡與

載同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相對。配也。善曰。詩曰。帝作邦作對。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善曰。言來郊禋而甚敬。故爲神祇之所依也。徠。古來字。徘徊招搖。靈迟迡兮。善曰。招搖。猶彷徨也。迟迡。即棲遲也。毛萇詩傳曰。棲遲。遊息也。招。必遙切。迟音棲。迡。大夷反。光煇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耕藉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藉本以躬親爲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總角辯惠。摛藻清豔。鄉邑稱爲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爲衆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玄曰。甸猶長也。然師而爲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封人壝宮。掌舍設枑。周禮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埒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行馬也。壝。以委切。枑音互。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國語。虢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籍。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黕其四塞。黕。黑貌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黕。丁敢切。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爲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沃野墳腴。膏壤平砥。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周道如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子虛賦曰。激水推移。遐阡繩直。邇陌如矢。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繩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緫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緫犗。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緫。帛青色。音葱。犗牛已見吳都賦。又曰。縹。帛青白色。轅軛犂轅軛也。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領曰軛。於革切。說文曰。紺。染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駕牛儼然在於廛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音灼。漢書曰。廛。一百畝也。然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百僚先置位以職分。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乎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職分也。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轔轔。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於朱輪。幰。車幰也。釋名曰。車幰所以御熱也。朱輪見吳都賦。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森。盛貌也。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施敬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魚麗已見東京賦。屬車已見西京賦。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閶闔門。西京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夷庭。羽獵賦曰。方駕千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植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種也。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臧榮緒晉書曰。大駕鹵簿。有大輦。華蓋中道。輦。大輦也。華蓋已見西京賦。衝牙錚鎗。綃紈綷縩。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錚鎗。玉聲也。錚。叉耕切。鎗。叉行切。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也。許愼淮南子注曰。紈。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綷縩兮紈素聲。綃。思樵切。紈音丸。綷。七悴切。縩。七大切。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爲乘輿。金根安車。五采文畫輈。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驤。龍驥沛艾已見上文。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曅以發揮。方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五輅鳴鑾。九旗揚旆。周禮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瓊鈒入蘂。雲罕晻藹。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戟車。載闟。與鈒音義同也。蒼頡篇曰。蘂。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音吸。晻音烏感切。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礚。簫管已見上文。楚辭曰。鵾鷄嘲哳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嘈已見上文。周禮曰。鍾師掌鞞。鄭玄曰。鼙。鞞以和樂。字林曰。鼙。小鼓也。鞞與鼙同。步迷切。硡與訇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砰。大聲也。字指曰。礚。大聲也。砰。披萌切。礚。苦蓋切。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筍簴軒翥已見西京賦。天子之行。擊左右鍾。已見西都賦。震震塡塡。塵鶩連天。以幸乎藉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鶩或爲霧。非也。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蟬冕已見魏都賦。千千。碧皃。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依

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
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坻場染屨，洪
縻在手。方言曰：坻，場也。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縻，牛轡也。忙皮反。三推而舍，庶人
終畝。三推已見上文。國語虢文公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墢，一耜之墢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公
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墢，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耤，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
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家語注曰：裔，邊裔也。長幼雜遝以交集，
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遝，衆多貌也。頒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戾，至也。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老子
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袚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袚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髫執簡。埤
蒼曰：髫，髦也。大聊切。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掎裳連襼。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爲
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掎。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或謂之籠襼。郭
璞方言注曰：襼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
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四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儛乎康衢，謳吟乎聖世。
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抃儛。康衢已見上文。吾丘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
力乎樹蓺。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
頒職事，二曰樹蓺。鄭玄毛詩箋曰：蓺，猶樹也。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
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
以使民，民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不振。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
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高以下爲
基，民以食爲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爲天，而民以食爲天。正其末
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爲末而農爲本，以貨爲後而食爲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末
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
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國語
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尚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
無菜色。又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稸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

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稸。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一人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
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
旦丕顯，夕惕若慄。昧旦丕顯已見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圖匱於豐，防儉於
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乏者必於豐殷，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
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
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廟祧已見
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簠簋
普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
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淖，乃孝切。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氏傳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
无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爲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爇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虢文公
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
心，所謂馨香無讒慝。杜預曰：栗，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梁奉粢盛以告曰：潔
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古人有言曰：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
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論語子曰：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儀刑孚于萬
國，愛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萇曰：孚，信也。孝經子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
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耤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
孝敬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稸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
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論語文也。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
薄采其芹。毛萇曰：薄，辭也。大君戾止，言耤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至
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耕耤，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爾雅曰：祗，敬也。耨我公田，實及我

私。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奴豆切。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音資。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人力之普存也。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畋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廚之用。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獸曰畋。

子虛賦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游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畋。獵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非也。畋罷。子虛過妊烏有先生。張揖曰。妊。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詫。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濱。涯也。列卒滿澤。罘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曰。罘已見上文。掩兔轔鹿。射麋腳麟。司馬彪曰。轔。轢也。音吝。韋昭曰。腳。謂持其腳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者。覆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善曰。擩。揾也。擩而緣切。揾一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郭璞曰。下車。謙也。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善曰。覽於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岪音佛。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崟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摎結而峻絕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穨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駝。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假借。協陀之韻也。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坿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張揖曰。琳。珠也。瑉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瑊玏玄厲。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碝石碔砆。張揖曰。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碝。而兗切。善曰。管子曰。陰山碝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蘪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司馬彪曰。陁靡。邪靡也。案衍。窊下也。壇曼。平博也。善曰。陁。弋爾切。衍。弋戰切。壇。徒旦切。曼。莫幹切。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張揖曰。葴。馬藍也。菥。似燕麥也。苞。藨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菥。斯歷切。善曰。葴。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藨。皮表切。薛莎青薠。張揖曰。薛。藾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善曰。薠音煩。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郭璞曰。藏莨。草名。中牛馬芻。張揖曰。蒹。蘼。葭。蘆也。善曰。埤音婢。莨音郎。東蘠彫胡。張揖曰。東蘠。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盧。扈魯也。菴閭軒于。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醫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善曰。菴音淹。蕕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芙蓉。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善曰。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柟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桂椒木蘭。檗離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檗。皮可染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善曰。蓋山之國。東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樝棃梬栗。橘柚芬芳。張揖曰。樝似棃而甘也。梬。梬棗也。善曰。說文曰。梬棗

似柟而小名曰梗而充切蘇林曰樗音鄂都之鄂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
射干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善曰射弋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
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剸諸已見
吳都賦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
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以飾車也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驅馳逐獸也橈靡也善曰橈女教
切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建
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造也善曰雄戟已見吳都賦鉅音巨左烏號之
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右夏服之
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陽子驂乘孅阿為御
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見楚辭孅音纖善曰楚辭曰孅阿不御焉案節未舒
即陵狡獸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健之獸也善曰天文志曰案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蹵蛩
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善曰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蟨
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軼野馬轊陶駼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駼郭璞曰
轊車軸頭也善曰軼轊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陶駼也軼不言車轊不言過互文也轊音衛陶音逃駼音塗乘遺風射游
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嶲音攜倏眒倩浰張揖曰皆疾貌善曰
倏式六切眒式刃切倩千見切浰音練雷動猋至星流霆擊郭璞曰霆霹靂弓不虛發中必決
眥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眥善曰說文曰眥目匡也眥與眥同洞胸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
右腢中絕系也善曰說文曰腢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繫音系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若天之
雨獸雨于具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
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弭案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徼𠭖受詘郭璞曰𠭖疲極也𠭖音劇司馬彪曰徼𠭖遮其倦者善曰受屈取其力屈也詘與屈同丘勿切殫覩衆物
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貌也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被阿
緆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繒也緆細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縞細繒也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子衣阿緆戰國策魯連曰君後宮
皆衣紵縞緆與錫古字通雜纖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纖細也張揖曰縠細如霧垂以為裳也善曰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
步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張揖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弗鬱有似於谿谷

也善曰襞必亦切縐側救切齰詐白切衯衯裶裶揚袘戌削郭璞曰衯衯裶裶皆衣長貌也張揖曰揚舉也袘衣
袖也戌削裁制貌也善曰裶音非袘弋爾切戌音卹蜚襳垂髾司馬彪曰襳袿飾也髾燕尾也善曰襳與燕尾皆婦人袿衣之
飾也蜚古飛字也襳音纖髾所交切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善曰猗於綺切翕呷萃蔡張揖曰翕
呷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善曰呷火甲切萃音翠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善曰垂髾飛襳飄揚上下故或摩蘭蕙或
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為首飾也繆繞玉綏張揖曰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
綏登車所執言手纏絞之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於世所見也若神已見上文
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善曰說文曰獠獵也力笑切媻姍勃窣上乎金隄韋昭曰媻姍勃窣匍
匐上也司馬彪曰金隄隄名也善曰媻音盤姍先安切窣先忽切揜翡翠射鵔鸃善曰方言曰揜取也鵔鸃已見上文
微矰出纖繳施善曰矰繳已見上文弋白鵠連駕鵝善曰言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鵝也雙鶬下
玄鶴加善曰雙鶬見上注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嬴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淮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
之上戰國策莊辛曰黃鵠知射者修矰繳將加己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怠倦也浮文鷁張揖
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也揚旌栧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栧船舷樹旌於上善曰栧依郭說栧音曳
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善曰翠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罔瑇瑁鉤紫貝郭璞曰紫貝紫
質黑文也善曰瑇瑁紫貝已見西京賦摐金鼓韋昭曰摐擊也音怱郭璞曰金鼓鉦也吹鳴籟張揖曰籟簫也榜
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喝一介
切嘶蘇奚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躍濤浪作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善曰
溢普頓切礧石相擊硠硠磕磕善曰礧力對切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
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文穎曰靈鼓六面鼓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次第也善曰服虔左氏
傳注曰隊部也行胡郎切隊大內切纚乎淫淫般乎裔裔司馬彪曰皆行貌也善曰纚音屣般音盤於是楚
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怕乎無為憺乎自持
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曰怕無為也廣雅曰憺怕靜也神女賦曰頩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徒濫切怕與
泊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
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勺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勺藥古之遺
法晉氏之說以勺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韋昭曰勺丁削切藥旅酌切不若大王
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韋昭曰焠謂割鮮焠輪也郭璞曰焠染也善曰脟音
孌焠七內切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曰毛萇詩傳曰殆近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為

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爲遠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并力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郭璞曰以爲高談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也奢闊也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爲輕於齊使非其人爲累於楚也累力瑞切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陼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爲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閒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陼或作渚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獵其上也善曰腄直瑞切浮渤澥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愼爲鄰郭璞曰肅愼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右以湯谷爲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爲東界也善曰言爲東界則右當爲左字之誤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善曰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徬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海外有截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善曰蔕芥已見西京賦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俶儻猶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瑋琦玩也俶佗歷切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善曰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崒與萃同集也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辯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曰契善計也善曰廣雅曰充牣滿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辭不復司馬彪曰復荅也何爲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郭璞注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晉灼曰貶古貶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秖適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至于豳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均水更公衡切紫淵徑其北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為在北也終始灞滻出入涇渭張揖曰灞滻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澇水也說文曰澇水出鄠縣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酆鄗潦潏凡八川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來盧代切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呂切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淤漫也浦水崖也淤於庶切善曰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過乎泱漭之壄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如淳曰大貌也泱烏朗切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楊雄方言曰汩遟疾也汩于筆切郭璞曰混并也阿大陵也赴隘陿之口郭璞曰夾岸閒為陿隘於懈切陿音狹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堆沙堆也丁回切埼巨依切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洶涌彭湃司馬彪曰洶涌跳起也彭湃波相戾也洶許勇切湃拜切滭弗宓汩蘇林曰滭音畢宓音密司馬彪曰滭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汩于筆切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筆櫛司馬彪曰偪側相迫也泌瀄相楔也偪字與逼同楔先結切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司馬彪曰逆折旋回也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潎洌相撇也潎匹列切洌音列滂濞沆溉司馬彪曰滂濞水聲也沆溉徐流也郭璞曰滂音匹亨切濞匹祕切溉胡慨切韋昭曰沆胡郎切穹隆雲橈郭璞曰䗋起回宛也善曰雲橈如雲屈橈也橈女教切宛潬膠盭司馬彪曰宛潬展轉也膠盭邪屈也宛音婉潬音善盭古戾字踰波趨浥涖涖下瀨司馬彪曰踰波後波凌前波也趨浥輸於淵也涖涖水聲也浥於依切涖音利批巖衝擁奔揚滯沛司馬彪曰擁曲隈也善曰說文曰批擊也滯奔揚之貌也滯直制切沛蒲蓋切臨坻注壑瀺灂霣墜鄧展曰坻水中山也坻音遲善曰字林曰瀺灂小水聲也霣即隕字也墜直類切沈沈隱隱砰磅訇礚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也司馬彪曰砰磅訇礚皆水聲也砰普氷切磅普萌切潏潏淈淈湁潗鼎沸善曰說文曰潏水湧出也淈水出貌周成雜字曰湁潗水沸貌也淈音骨湁勑立切潗子入切馳波跳沫汩濦漂疾司馬彪曰汩濦水聲也韋昭曰濦許及切善曰汩于筆切漂匹姚切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寂漻無聲肆乎永歸善曰說文曰漻清深也漻音聊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言水奔放而長歸於淵海也然後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无涯際貌也灝音皓溔弋少切潢胡廣切漾弋丈切安翔徐回郭璞曰運轉也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翯胡角切滈音鎬東注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衍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狀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於是乎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魱鰽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鮔蜀曰魱鰽出鞏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魱音亘鰽音憯鰅鰫鰬魠郭璞曰鰅魚有文彩鰫似鰱而黑鰬似鱓魠鱤一名黃頰鰅音顒鰫嘗容切鰬音乾魠音託鱓音善鱤音感禺禺魼鰨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得乃行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禺音顒魼音榻鰨奴榻切揵鰭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揵舉也鰭背上鬣也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揵巨言切掉徒釣切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岸坻也魚鼈讙聲萬物衆夥善曰小雅曰夥多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靡厓也善曰說文曰玓瓅明珠光也玓瓅與的皪音義同蜀石黃碝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石黃色水玉水精也磊砢魁壘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常庭之山其上多水玉碝如兗切砢洛可切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磷音吝澔音皓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屬玉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曰鷫鷞鳥也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者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災司馬彪曰旋目鳥名也煩

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章渠鶩音木箴疵鵁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鶄
頭鳥郭璞曰盧鸕鷀也箴音鍼疵音資鵁音茭鷀音慈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任
風波自縱漂貌也汎音馮泛敷劍切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猶集也唼喋菁藻
咀嚼菱藕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唼與啑同所甲切喋丈甲切咀才汝切嚼才削切於是乎
崇山矗矗巃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力孔切嵸音揔深林巨木嶄巖嵾嵳郭璞曰皆
峯嶺之貌也嶄仕銜切嵾楚林切嵳楚宜切九嵕巀嶭南山峩峩郭璞曰巀嶭高峻貌也善曰九嵕南山已見西
都賦巀音截嶭音齧峩音娥巖陁甗錡摧崣崛崎司馬彪曰陁靡也甗甑也錡敧也上大下小有似敧甑也張揖
曰摧崣高貌也崛斗絕也摧作罪切崣辛鄙切郭璞曰崛音掘崎音錡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
川曰谿注谿曰谷蹇產詰曲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山石收斂溪水而不分泄谽呀豁閜阜陵別
隝司馬彪曰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郭璞曰隝水中山也谽呼含切呀呼加切閜呵下切隝音擣崴磈嵔瘣丘虛堀
礨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崴於鬼切磈魚鬼切嵔惡罪切瘣胡罪切虛音袪堀音窟礨音磊隱轔鬱壘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轔鬱壘堆壟不平貌轔洛盡切壘音壘施式氏切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頹貌也陂音皮貏音被豸直爾切善
曰貏豸漸平貌沇溶淫鬻張揖曰水流谿谷之閒也沇以水切溶音容淫以舟切鬻音育散渙夷陸司馬彪曰布平
地也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服虔曰皐澤也隄上十里一亭郭璞曰皆築地令平也被皮義切揜以綠蕙
被以江離張揖曰揜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郭璞曰山海經曰薰香草蘭屬也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張揖
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留夷香草布結縷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攢戾莎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
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乞輿香草也揭去竭切乞巨乞切稾本射干郭璞曰稾本稾茇也方末切司馬彪曰射
干香草也射弋舍切茈薑蘘荷張揖曰茈薑子薑也茈音紫蘘人羊切葴持若蓀如淳曰葴音鍼韋昭曰持音懲
張揖曰葴持闕若杜若郭璞曰蓀香草也鮮支黃礫司馬彪曰鮮支支子也張揖曰皆香草也蔣苧青薠張揖曰蔣
菰也苧三稜也郭璞曰苧音杼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閎大也濩音護延弋戰切離
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甘泉賦注曰衍无厓岸也離力爾切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善曰烈酷烈香氣盛也披丕蟻切郁郁菲菲眾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菲音妃肸蠁布寫晻
薆咇茀司馬彪曰肸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郭璞曰香氣盛䬺馞也善曰說文曰肸蠁布也䬺馞咇茀音義同說文曰馣
馣香氣奄藹也馣與晻馤與薆音義同晻音奄咇步必切茀音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孟康曰縝
紛眾盛也軋芴緻密也縝丑人切芴音勿芒芒怳忽郭璞曰言眼亂也芒莫朗切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善曰漢宮殿簿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其

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言不凍也善曰孫卿子
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彫其獸則獱旄貘犛沈牛麈麋郭璞曰獱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
其狀如牛而四節毛貘白豹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麈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
也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其北則盛夏
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褰衣也善曰尸子曰寒凝冰裂地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
橐駝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韋昭曰背上有肉似橐故曰橐駝也蛩蛩驒騱駃騠驢
鸁郭璞曰驒騱駏驉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顛騱音奚駃音玦騠音提驢鸁同於是乎離宮別館彌
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廊廡上級下級皆可坐故曰重坐曲
閣閣道委曲也華榱璧璫輦道纚屬韋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也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纚屬連屬也張
揖曰纚力尒切屬之欲切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善曰步櫚步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櫚郭璞曰中途
樓閣間陛道司馬彪曰中宿乃至其上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嵕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作堂者也重累而
成之故曰增成嵕子公切巖窔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窔底為室潛通臺上也善曰窔一吊切頫杳眇而無見
仰攀橑而捫天善曰聲類曰頫古文俯字說文曰頫低頭也楚辭曰遂倏忽而捫天晉灼曰攀古攀字也捫摸也橑音老
捫音門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
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版也更工衡切青龍蚴蟉於東箱郭璞曰蚴蟉龍行貌也善曰孫炎爾雅注曰箱夾室
前堂也蚴一糾切蟉力糾切象輿婉僤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箱中清淨處也善曰婉僤動貌
也僤音善靈圄燕於閒館張揖曰靈圄眾仙之號也楚辭曰坐靈圄而來謁閒讀曰閑偓佺之倫暴於
南榮郭璞曰偓佺仙人也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醴
泉瑞水也善曰言醴泉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盤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池水之涯也振之刃切
嶔巖倚傾郭璞曰嶔巖欹貌也嶔口銜切倚於綺切嵯峨嶕嶫刻削崢嶸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司馬
彪曰崢嶸深貌也善曰嶕音捷嶫音業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並見上文已瑉玉旁唐玢豳
文鱗郭璞曰旁唐言盤礴也玢豳文理貌也音紛彬善曰宋玉笛賦曰其處磅礴千仞赤瑕駁犖雜臿其間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洛角切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
晁古朝字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盧黑也黃甘橙楱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楱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楱小橘也出
武陵善曰說文曰橙橘屬也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如杏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

日樕樕支木也樕音煙朴步角切榑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櫻桃蒲陶善曰
櫻桃蒲陶見南都賦隱夫薁棣張揖曰隱夫未詳薁山李也郭璞曰棣實似櫻桃也薁於六切棣徒計切苔遝離支
張揖曰苔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遝音沓離力智切羅乎後宮列
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司馬彪曰貤延也羊氏切揚翠葉扤紫莖張揖曰扤搖也音兀發紅
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沙棠櫟櫧張揖曰沙棠狀
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櫧似柃葉冬不落應劭曰櫟採木也櫧音諸柃音零採音采華楓
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為索楓攝也脂可以為香郭璞曰枰平仲木也櫨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留落胥邪仁頻
并閭郭璞曰留未詳落檴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頻椶也善曰仙藥錄曰檳榔一名椶然仁頻即檳榔也胥邪
并閭已見南都賦欃音鑱欃檀木蘭孟康曰欃檀檀別名也欃音讒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
仞大連抱司馬彪曰七尺曰仞夸條直暢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曰葰大也葰音峻攢
立叢倚連卷欐佹司馬彪曰欐佹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欐力爾切佹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崔錯
癹骫郭璞曰崔錯交雜癹骫蟠戾也崔千賄切癹步葛切骫古委字坑衡閜砢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閜砢相扶持也坑口
庚切閜烏可切砢來可切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秋曰樹肥無使扶疏英謂華也張
揖曰幡纚飛揚貌也纚山尒切紛溶箾蔘猗狔從風郭璞曰紛溶箾蔘支竦擢也張揖曰猗狔猶阿那也溶音容箾
音蕭蔘音森猗憶靡切狔女爾切瀏莅芔歙司馬彪曰衆聲貌也瀏音劉莅音利芔古卉字歙音翕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文籥已見南都賦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偨池參
差也茈虒不齊也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郭璞曰還繞也偨音差雜襲絫輯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絫古累字輯與集同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
蠝張揖曰蜼似母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獮猴而大飛蠝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蠝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
生蜼音遺蠝音誄善曰玄猨言猨之雄者玄色也素雌猨之雌者素色也玃音钁蛭蜩蠼猱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
飛蛭四翼蜩蟬也玃猱獮猴也郭璞曰蛭蜩未聞如淳曰蛭音質猱奴刀切獑胡豰蛫張揖曰獑胡似獮猴頭上有髦要以
後黑郭璞曰豰似鼬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獮猴蛫未聞也獑音讒豰呼谷切蛫音詭棲息乎其間長嘯哀
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獮猴在樹暴戲姿態也夭蟜頻
申也善曰埤蒼曰格木長貌也說文曰杪末也廣雅曰顛末也蟜音矯隃絕梁騰殊榛郭璞曰梁石絕水也張揖曰殊
榛異栟也善曰隃字與踰同榛仕人切栟五曷切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稀疏無支之閒也郭
璞曰掉懸擿也託釣切牢落陸離郭璞曰羣奔走也善曰牢落猶遼落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爛漫遠遷郭璞

日崩騰羣走貌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善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郭璞曰
皆離宮別館出入所幸也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郭璞曰言所在有也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
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虯龍也無角曰虯也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曰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今依
郭說拖蜺旌靡雲旗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畫熊虎於旒為旗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
言也高唐賦曰蜺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
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此為前後相對為偶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李善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乘輿也鼓嚴
簿縱獵者張揖曰鼓嚴鼓也簿鹵簿也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河江為阹泰山為櫓郭璞曰因山谷
遮禽獸為阹櫓望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善曰靁古雷字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
別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
野也善曰韓子曰雲布風動周易曰雲行雨施也生貔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璞曰貔執夷虎屬音毗
手熊羆足壄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䴢羊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踏也蒙鶡蘇孟康
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鬭死不卻善曰蒙謂蒙覆而取之鶡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絝白虎郭璞
曰絝謂絆絡之也善曰絝音袴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書曰虎賁騎皆虎文單衣跨壄馬善曰跨謂
騎之也凌三嵕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璞三倉注曰三嵕山在聞喜下磧歷之坻張揖曰磧歷不
平也坻下阪道也坻音遲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以衣渡水椎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飛廉龍
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今可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蛤
鋋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音遐蛤音閤善曰說文曰鋋小矛也
市延切羂騕褭射封豕張揖曰騕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善曰聲類曰羂係取也工犬切
左氏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
善曰脰音豆史記陷苦念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楚辭曰厭弭節而
高厲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善曰部曲已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
也善曰侵淫漸進之貌儵夐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大家幽通賦注曰夐遠也流離輕禽蹴履
狡獸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灼曰輕小之禽善曰張說是也轊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健跳故曰捷

耳捷音接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游光之屬也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
物奇禽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
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
也故射之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似遽類高說是也梟工聊切遽音鉅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
曰所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善曰說文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然后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也善曰楚辭曰
鳥託乘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
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躪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躪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遒孔鸞促鵕鸃郭璞曰遒促皆迫捕貌遒才由切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
捎鳳皇捷鵷鶵掩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言曰掩取也樂汁圖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
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張揖曰淮南
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徑馳去也晻乎反鄉郭璞
曰忽然疾歸貌蹶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郭璞曰歷蹋也音厥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
陽甘泉宮外鳷音支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渭南杜縣東西馳
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濯船為黃頭
郎音義曰善濯舡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韋昭曰櫂今棹也並直孝切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也掩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善曰方言曰掩者息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略巡行也均獵者
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轥轢郭璞曰徒步也轢也善曰轥女展切步騎之所
蹂若人臣之所蹈籍善曰廣倉曰若蹈足貌與其窮極倦㲊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
㲊疲憊者也驚憚讋伏怖不動貌也㲊音劇憚丁曷切讋之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言
交橫也他徒河切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
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干顥天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
鍾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虡張揖曰虡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旁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張揖曰以翠羽為葆也以鼉皮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奏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
惟彼陶唐孔安國曰陶唐堯氏也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
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

呂氏春秋善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為曲以民為氏以遂為育以建為徹
皆誤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渝宋
蔡淮南干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張揖
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淮南鼓員四人干遮曲名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
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顛與滇同也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曰遞迭也徒結切鏗鎗
闛鞈洞心駭耳善曰鏗鎗鍾聲也闛鞈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鏜字書曰鞨鼓聲闛與鏜鞨與鞈古字通闛託郎切鞈音
榻荊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韶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
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陰淫
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沔也衍弋戰切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
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郭璞曰狄鞮西戎樂名也鞮丁奚切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靡曼美色張揖曰靡細也
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
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遂為洛水之神絕殊離俗郭璞曰離俗無雙也妖冶嫺都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
曰嫺雅也或作閑小雅曰都盛也靚糚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糚粉白黛黑也刻畫鬋鬢也便嬛輕利也綽
約婉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嬛音翾靚音淨柔橈嫚嫚嫵媚孅弱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
孅弱弱顏也善曰埤蒼曰嫵媚悅也孅弱謂容體孅細柔弱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物小謂之孅橈女教切嫚於圓切嫵音武孅即纖字
曳獨繭之褕絏眇閻易以卹削張揖曰褕襜褕也絏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閻易衣長大貌也卹
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褕音踰絏音曳易弋示切便姍嫳屑與俗殊服郭璞曰衣服婆娑貌善曰便步千切姍音
先嫳步結切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香氣盛也漚一候切又曰鮮
明貌也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嫭以姱又曰嫭目宜笑娥眉曼皪音礫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
也緜藐遠視貌善曰娟一全切睇大計切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
於是酒中樂酣郭璞曰中半也中仲切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亡喪也曰
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閒音閑
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天道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囿
中也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

將來也善曰爲于僞切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稅于農郊韋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墾耕也小雅曰贍足也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芻蕘者往也雉兔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養魚鱉滿陂池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言不聚人衆其中也仞滿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興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號令也改制度郭璞曰變宮室車服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與天下爲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算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善曰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論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楯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爲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公羊傳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曰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畢之車揜捕也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令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樂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材智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整威儀自脩飾也翺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疏通知遠者故遊涉之述易道郭璞曰脩絜靜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天子居太廟太室鄭玄曰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恩德也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芔猶勃也許貴切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錯置也千故切司馬彪曰羨溢也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抏損也音翫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德厚以安之國非其國也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詩曰顧念也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辟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材誘切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逡巡避廗善曰公羊傳曰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卻退也孝經曰曾子避廗廗與席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楊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善曰財與纔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露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雞斑文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爲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荅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爲大不亦宜乎孫卿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爲在藍田昆吾地名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盩厔有長楊五柞宮旁步浪切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涯也言循渭水之涯而東也公羊傳濤塗曰濱海而東濱與賓同音也周袤數百里善曰說文曰南北曰袤穿昆明池象滇河瓚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孟康曰馺娑殿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營治也建章宮名也神明臺名也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効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

上書曰北狄中國之堅敵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偫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卽賦云禦自汧渭經營酆鄗甲或爲田非也尚泰奢麗誇詡善曰毛萇詩傳曰詡大也許羽切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三驅已見西都賦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楊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爲折中也韋昭曰制或爲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略曰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已見上文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爲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合禮者咸稱羲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荅之於下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雄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侶立春秋感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魯衛驂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擧也嶠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善曰寥廓高遠也韋昭曰登高也閎大也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謂冬時也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也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閶闔已見上文儲積共偫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漢書曰廷中陳車騎戍卒衞官也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禦自汧渭經營酆鎬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經營規度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沓合也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晉灼曰路音落落纍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爲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嵕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至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鴻濛沆茫碣以崇山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碣猶表也鴻胡孔切濛莫孔切沆胡朗切茫音莽碣音竭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也善曰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鏌邪大戟也鏌音莫邪弋奢切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善曰言畢之大垂天之邊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曰日月爲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曰攬彗星以爲旗青雲爲紛紅蜺爲纓屬之乎崑崙之虛韋昭曰紛旗旒也纓旗上繫也善曰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緌下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天星之羅言光明也濤水之波言廣大也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也欃槍爲闉明月爲候孟康曰闉戰鬭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緯稽耀嘉曰熒惑主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鮮扁陸離駢衍佖路服虔曰鮮扁戰鬭軍陣貌也駢衍軍壘駢行也晉灼曰佖滿也善曰扁音篇佖頻一切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晉灼曰徽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健也鴻絧相連貌也緁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絧徒弄切緁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夐或爲敻殷音隱羽騎營營昈分殊事韋昭曰騎負羽也蘇林曰昈明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營營往來貌昈分謂羽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昈音戶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轠轤連屬貌也如淳曰轠音雷轤音盧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善曰陽朝明之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禮記曰龍旗九旒也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服虔曰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楚辭曰選衆以並轂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韋昭曰歷干也捎拂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烈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而爲衞也閃失染切萃從沇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埤蒼曰從走貌也沇溶
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沇溶淫鬻先勇切沇以永切溶音容戲音麾從。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烈。
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埤蒼曰嚊喘息聲也潚率吸
嚊之貌鱗羅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之長大者嚊普利切潚音肅啾啾蹌蹌入
西園。切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啾或爲秋蹌蹌行貌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也
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灼曰在上林中也蹂蕙圃。踐蘭唐。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虔曰
蘭唐蘭生唐中也舉烽烈火。轡者施技。善曰轡者執轡之人也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
曰狡健之騎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併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駍駖礚。服虔
曰虓音哮鄧展曰拉音獵善曰毛詩曰闞如虓虎拉風聲也哮火交切輵音葛驞疋人切駍普萌切駖力莖切洶洶旭旭。天
動地岋。善曰洶洶旭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岋動貌也洶旭勇切岋五合切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善曰羨弋戰切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詩傳曰趣趨也東西南北。騁耆
奔欲。善曰言各隨其耆欲而奔騁也耆音嗜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韋昭曰跋蹋也應劭曰蹶頓也善曰
廣雅曰拕引也音他浮麋過麋也跋步末切蹶居月切斮巨狿。搏玄猨。韋昭曰斮斬也側略切服虔曰巨狿獸名也善
曰廣雅曰搏擊也狿已見上林賦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古歫字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卷音
拳踔夭蟜。娭澗間。張晏曰踔夭蟜之枝也善曰三蒼詁訓曰踔踰也丑孝切莫莫紛紛。山谷爲之
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
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踏也掌以掌擊之也爾雅曰茨蒺藜獵蒙龍。轔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輕飛輕獸
飛禽也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頭也善曰履謂踐履之也淮南子曰吳爲封豕長蛇鉤赤豹。
摼象犀。韋昭曰摼抳也善曰摼古牽字跇巒阬。超唐陂。如淳曰跇超踰也音義曰巒山小而銳阬大坂也車
騎雲會。登降闇藹。善曰闇藹衆盛貌闇烏感切泰華爲旒。熊耳爲綴。張晏曰旒旛綴旌也善曰
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張揖曰以赤氣爲旛綴以白氣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
音旋言山爲之回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貌
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陰陽儲與聊浪放蕩也與音餘浦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晏
無雲之處也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說文曰匈奴
名引弓曰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繞也善曰幽輵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輵一
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轡。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善曰彌轡按行貌也彌與弭古字通彌莫爾切

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也移圍徙陣。浸淫蹵部。善曰部軍之部伍也毛萇
詩傳曰蹵促也蹵古字通子育切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切行胡郎切壁壘天旋。神抶
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埤蒼曰抶笞擊也逢之則碎。近之則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之者破近之者亡鳥
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
盡野地似乎掃刮也宋衷春秋緯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善曰罕畢罕也聿皇輕疾貌蹈飛豹。羂嘄陽。善曰嘄陽即狒狒也已見上文羂工犬切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鷄頭而人身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
寶神來下時駍然有聲又有光精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
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攢弗述攢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鷄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攢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
雄止陳倉化爲石雌如楚止南陽也攢浮謂切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
極皆遙張噱吐舌於紘網之中也善曰噱其略切三軍芒然。窮冘閼與。孟康曰冘行也閼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閼
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穹冘者懈怠也晉灼曰閼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軍芒然懈
惓容貌閼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芒莫郎切冘音淫閼於庶切與音豫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
抵觸。韋昭曰亶音但善曰古但字紲與跇同已見上文文子曰兕牛之動以抵觸也熊羆之挐玃。虎豹之凌
遽。韋昭曰挐玃相搏也善曰說文曰凌越也遽窘也徒角槍題注。蹶竦讋怖。魂亡魄。觸輻關
脰。晉灼曰徒但也服虔曰獸以角觸地也善曰蹶與蹷同爾雅曰竦慴懼也讋與慴同觸輻言觸車輻因關其頸也槍七羊切竦
子育切脰音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之際必踐履而獲之也韓子曰新砥礪殺
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者也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張晏曰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大血
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於車輪也善曰丘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於是禽殫中衰。善曰中竹仲切相與
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灌以岐梁。溢以
江河。晉灼曰梁梁山善曰尚書曰治梁及岐孔安國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目盡
盡目而望也無崖廣遠也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字爍式藥切玉石嶜崟。眩燿青熒。
善曰玉石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嶜崟高大貌青熒光明貌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應劭
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也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也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善曰
榮光榮也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雎鳩毛萇曰雎鳩
王雎也又曰鳥鳴嚶嚶噍與啾同子由切說文曰昆同也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

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善曰嚴言可畏也巖岸側欽巖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欽口銜切蹈獱獺據黿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服虔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抾靈蠵鄭玄曰抾音祛韋昭曰抾捧也服虔曰蠵觜蠵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大魚也字或為鯨鯨亦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善曰有虞謂舜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明月珠也蚌子珠為蚌所懷故曰胎椎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也皆水沒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韋昭曰俄卬也車有蕃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善曰蠁曶疾也蠁與響同曶與忽同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南方之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方掌九貉鄭司農曰北方曰貉犍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者也貉莫白切前入圍口後陳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羣公常伯陽朱墨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列子曰陽朱南游沛逢老聃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為宋人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緯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梁父也已見上文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藪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為非而以周之靈臺為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善曰罕徂言希往也士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士事不文木事不鏤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聲類曰丞亦拯字也說文曰拯上舉也儕男女使莫違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為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士階切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娛古字通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冀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采者也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善曰祗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豪彘也廣雅曰狖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曰玃似獼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罟曰羅狖弋又切玃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盩厔以網為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陣也阹音袪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刺上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顏師古曰勤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郡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服虔曰嶻嶭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嶻嶭即今謂嵳峩也善曰說文曰弋縻也又曰紆詘也椓音卓嶻音截嶭音齧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漢書音義曰踤聚也顏監曰踤足蹴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踤音崒方言曰踤蹴蹋也搤熊羆拖豪豬善曰搤拖已見西都賦木擁槍纍以為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廑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其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憺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暴露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窫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窫烏黠切窳音庾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麋饘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雅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緯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橫鉅海漂昆侖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之也匹昭切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摲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摲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摲之言芟也字林曰摲山檻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亂如蓬也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善曰說文曰

曰鞮鍪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胄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胄兜鍪也鞮鍪卽兜鍪也鞮丁奚切鍪音牟
蟣居綺切蝨所乙切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
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廼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詘古
屈字也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七年之間而天下密
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雅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
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
弊不更爲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舄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爲服虔曰鞜舄也音沓大廈不居
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士事不文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
也字書曰疏遠也璣小珠也音祈却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琱又曰治玉曰瑑也惡
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斥推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
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衍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是
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
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
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眥閩越相亂晉灼曰睚眥瞋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
書曰立無諸爲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他孫胡爲南越王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遐氓爲之不安中國
蒙被其難韋昭曰氓萌萌人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迺命驃衛應劭曰驃騎霍去病也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爲大將軍
凡七出擊匈奴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沄沸渭眾盛貌也汾音紛沄音雲猋騰波流機駭蠭
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飇機駭蠭軼言其疾也猋與飇古字通也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
穹廬應劭曰轒轀匈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轒轀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轒扶云切轀於云切腦沙幕
髓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
其骨使髓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字遂躐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躐踐也敺橐
駝燒熐蠡張晏曰熐蠡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張揖曰熐蠡山名熐音覓蠡來戈切分剺單于磔裂
屬國韋昭曰剺割也音如棃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拔莽削石以通道蹂屍輿廝係

累老弱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斯輪踐其斯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吮鋌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瘢耆馬脊耆創瘢
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爲箭括及鋌所中皆爲創瘢於馬耆孟氏以爲耆被金鏃過傷者甚眾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矛鑽內未出其瘡如
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藁若鬣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兗切皆稽顙樹領扶服
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韋昭曰領音蛤善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
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二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
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
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
天子爲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服虔曰僰夷名也善曰漢
書音義曰節所杖信節也僰蒲比切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遠也自上仁所
不化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服虔曰蹻
舉足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
士蔿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
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
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荄八區八方之區也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霑濡矣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
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減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弃也
顏監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善曰言時
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爲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閱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振師五柞習馬長楊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盩厔有五柞宮也柞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
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
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西厭月螖東
震日域服虔曰螖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又恐後
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是以
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

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曰未靡旆言曰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爲委軔如振切彷佛或作髣髴觥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見上文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音灼一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凱弟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萇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罕興力役無奪農時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孟康曰碣磍之虡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碣一轄切磍音轄鞀徒刀切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韋昭曰拮櫟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佾也拮居黠切球音求掉徒釣切酌允鑠肴樂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爲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曰君子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祜爾雅曰祜福也音怙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弟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侯元符晉灼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難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爲杭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路馬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趎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趎音樞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躬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鶡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飭英麗莫過翬也翬雉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英者雉采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奓豐也姱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奓赤氏切姱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鷕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草木具榮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暉槭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咸茂也槭彫柯貌也所隔切天決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涓涓清新之色決音英涓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決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溜水流貌也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鴝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兮鷕鷕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鴝尚求其雌雉不得言鴝顏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案詩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鴝則云求雌今云鷕鷕朝鴝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鷕以少切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圓而疏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翬雉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雎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拮矯揭居桀切睨音詣善曰楚辭曰意恣雎以拮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骹脛也角邪也槎斫也悍戾也瞵視貌睞視也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斫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骹苦交切槎千荷切瞵力新切睞力代切善曰曹植鬭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鸎綺翼而䞓撾灼繡頸而袞背鸎文章貌也詩云有鸎其羽翼如綺文䞓則赤也撾肶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也䞓敕呈切撾都瓜切善曰肶音陛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爾乃擊場柱翳停僮蔥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倉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柱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蔥翠翳色也擊步何切柱株庚切善曰廣雅曰擊除也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綢繆輕利也婉轉綢繆之稱衷料戾以徹鑒表厭

躡以密緻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於輒切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閒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芟場拄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拄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扇布也形如手巾叫鳴也將欲媒雉振布令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聲應而出也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窓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夾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蹡徐來也踉蹡作行作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蹡欲行也廣雅曰蹡走也踉音亮蹡七亮切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赩赫赤色貌陪鰓奮怒之貌也善曰廣雅曰摛舒也藻翰有華藻也摛勑知切赩許力首葯綠素身拖黼繪方言曰葯纏也猶纏裹也言雉首綠色頸葯素也黼繡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烏角切青鞦莎靡丹臆蘭綷鞦夾尾閒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閒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綷同也宋衛之閒謂混為綷也鞦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綷音最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呃喔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媒呃喔其聲誘引令入可射之規內也呃於隔切喔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捧黃閒以密彀屬剛罫以潛擬捧舉也黃閒弩名也張衡云黃閒機張一名黃肩善曰說文曰彀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罫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名長三寸方似罔罫故曰罫焉罫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被箭躍起而反落弩聲猶未歇言其矢來疾也山鷩悍害姦迅已甚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憨害飛走如風之姦也爾雅曰扶搖謂之姦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憨愚也呼甘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鷩性悍憨聞媒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逕來翳前也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憋惡也裨列切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擎擎也擎弩牙低矢鏑以射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雉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披散如錦之分碎也逸羣之儁擅場挾兩逸羣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雌也善曰西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櫟雌妬異倏來忽往櫟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倏忽往來無時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儵然而往忽然而來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之

儻朗餮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言其忌聲而畏光也餮音鐵狀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技懩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技懩有伎藝欲逞曰技懩也懩音養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伊義鳥之應敵啾擭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啾然擭地而鳴引令來鬬埤蒼曰擭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鬬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壓也形盈窓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窓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窓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頹向後臆仰却斃也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墳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也頹弛也易脩也農不脩壠此言田塘荒廢也善曰毛詩曰禾易長畝稊菽藂糅蘙薈菶茸稊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蘙薈菶茸深擾貌菶蒲動切茸如隴切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西京賦曰萃蒪菶茸鳴雄振羽依于其冢冢山巔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鳴鷮高墳之上善曰毛詩曰莎雞振羽擱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擱疾貌也言雉鷮於高丘之頂擱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擱一本或作擱擱尸豔切擱而專切善曰尚書是降丘宅土瞻挺穟之傾掉意淰躍以振踊挺穟草莖也掉動也覩草莖傾動冀雉將出意淰躍踊逸也善曰淰失冉切躍失藥切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瞰漸出貌也楚辭曰瞰將出兮東方向覩草動冀雉當至瞰然而出果其所願情神愈驚動望䴈合而翳皛雉胅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䴈然闇合唯翳皛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胅肩䴈烏簟切善曰說文曰皛顯也漢書公孫玃曰脅肩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皛胡了切胅許結切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顱頭也倣音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靡聞而驚無見自鸄鸄音脈字亦從脈方言云脈俗謂黠為鬼脈言雉性驚鬼黠周環回復繚繞磐辟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磐辟雅拜戾翳旋把縈隨所歷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回旋隨雉所趣取其便也善曰戾力結切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彳亍止貌也輟止也鏑矢鏃也馥中鏃聲也彳丑亦切亍丑錄切馥被逼切善曰今本並云彳亍中輒張衡舞賦曰蹇兮宕往彳兮中輒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前則重膺傍截疊翮正橫射也則割也前割重膺傍斷兩翮也則魯跌切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雉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內無固守出不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鬬意也善曰管子曰民無恥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賈逵國語注曰交共也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長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風颮電激闚閭[illegible]

葉愼歷乍見蘙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蘙葉閉闚閭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揚也閻丑占切善曰蘙與稍並同古玄切愼音覓
於是筭分銖商遠邇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揆懸刀騁絶技懸刀弩牙也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籌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絶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
形然也西京賦曰妙材騁伎薜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如輊如軒不高不埤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輊如軒輊
與轅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輊竹二切埤貧美切當咮值胷裂膆破觜射面也膆咲受食處也觜
喙也裂膆破喙也字書曰咮鳥口也咮竹秀切膆音素夷險殊地馴驪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雖有馴驪之異隨變
而應不可爲一准也昃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忘飢倦也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
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
始一解顏而笑也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
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憾胡闇切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騖疾也田獵也言遊
獵馳車騁馬飛鷹走犬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己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
逸豫言禽來就己故豫不勞清道而行擇地而住人多則雉驚故辟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爲埸也善曰
司馬相如上疏曰淸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而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
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爲乂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
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鷃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
事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遁忘返於心不
覺也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樂而無節端
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此則老氏所戒君子不爲老子曰馳騁畋
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誡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爲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衆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
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
爲徐令卒亦爲望都長

余遭世之顚覆兮罹填塞之阸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
塡塞廣雅曰塡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阸陒危也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獨過
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絶迹而遠遊淮南子曰
奮袂執銳莊子曰絶迹易廣雅曰絶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
宮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
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虒於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
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
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栒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治邑也栒與郇同豳與邠
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黯是爲郇叔又云文公城郇
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郇音荀邠與豳同方旻切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爵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
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會者
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
王莽改爲義溝鄜善曰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
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
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
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
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騑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喟憑心而歷茲遂舒節以遠逝
兮指安定以爲期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閒
去長安三百五十里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以樛流毛萇詩傳曰緜緜長不絶貌也劉歆遂初賦曰
路脩遠而緜緜說文曰紆屈也樛流曲折貌也樛音糾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漢書北地
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
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縣卽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
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日晻晻下而頹說文曰
晻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知之何勿思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

時。思君子爲怨曠，嗟行役爲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曼曼其脩遠。漫與曼古字通。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爲秦將，拜爲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爲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爲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爲墜。說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卭於朝那。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卭。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卭，姓段。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爲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爲南海尉，然爲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爲龍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爲越王。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爲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彊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溝命曰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眴兮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涉凝露之隆霜。鴈邕邕以羣翔兮，鵾雞鳴以嚌嚌。毛詩曰：雝雝鳴鴈。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嚌嚌，衆聲也。音嚌。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愴、悢悢，悲也。悢，力上切。毛詩曰：嘯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陰曀，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佚時而須臾。曰陰曀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曀。於計切。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

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嫁世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左氏傳曰：鬭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嚳所都，後爲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爲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楚辭曰：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諒不登欃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登欃椓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欃而椓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爲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椓，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蠃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北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椓蠡蟄而食疏，摭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琢，胎生曰乳。琢與椓，蠡與蠃，古字通。蠡，力戈切。蟄，力兮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歷七邑而觀覽兮，遭

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鞏居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故號國今號亭是也卷丘圓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閒。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卽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曰紂醢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愼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伍被曰臣見宮中生荊棘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衞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爲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丘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既沒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衞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爲庶人衞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陀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誠通於形動氣於天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楊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注鵩冠子曰縱軀委命敬愼無怠思嗛約兮淸靜少欲師公綽兮。毛詩曰敬愼威儀尙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嗛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嗛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淸淨爲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臧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岳滎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虞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爲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酈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鵩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之氣者爲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爲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曰楊駿爲太傅百官揔己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揔己以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庚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譸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秖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秖爲逼主以示己專也干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嘗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也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己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爲是陋拘攣之宦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隳壞敗之貌落罪切漼亦壞貌七罪切累卵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鷰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殼苦角切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爲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尠寡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勑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覽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慨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況也漢書
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
犬馬戀主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
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
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酈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
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皐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
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
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
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皆與嚳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
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驅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惟
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至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
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
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
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
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
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
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今協韻為呼瞑切考土中于斯邑
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郟鄏遂鑽龜而啟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
帝自服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
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雒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
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
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平享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
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
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于
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
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侯重耳
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鬬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
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鬬者兩會似於鬬小雅曰演廣遠也咨景悼
以迄丏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
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櫟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
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
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傒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
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
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
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酈元曰在河南城
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
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
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書曰瘞埋也猗
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
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眄山
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
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沇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
曰攬騑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
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泬辭君

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盎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儁自取雄儁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處智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勇之淵偉方鄙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悁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悁含怒之日久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殽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游鷸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

臯記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絏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縗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違卜杜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心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僞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

降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威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汜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傕質天子於營傕將楊奉叛傕傕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傕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擽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胸達

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惆悵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
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
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
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
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榦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
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
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
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
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也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
卿子曰勇怯勢也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也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
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蔭切連雞
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
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崤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禁
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
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
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
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
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嫗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
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
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誰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
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將有銜橛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橛騑馬口中長銜也橛巨月切淮南子曰陗法刻刑許慎曰陗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
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
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
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
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
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閿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
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
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
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
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發
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
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勑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通獻帝
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
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閿音聞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
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
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不語怪以徵異我
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愠怒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
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
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
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即趙充國圖畫
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砰揚桴以振塵繣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字書曰砰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
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繣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

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砰普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踦嶇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
如大人賦曰嶇中之隘狹廣雅曰踦嶇傾側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
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
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敷以扶疏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褒斜右
濵汧隴褒斜汧隴並已見上文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
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
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並已
見上文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
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馮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谿谷兮滃鬱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玄素水色
也霸滻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
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
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溉者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林茂有鄠之竹山
挺藍田之玉並已見上文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皐隩區此西賓所以言
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
神皐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貞臣入
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
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
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
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
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為亡
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
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
呼切滅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
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遊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
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
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
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
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
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
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
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煑餅商人立為新
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
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含怒於鴻門沛跼
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撫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
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
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
沛公旦日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
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
莫敢不來王撫挺也力刃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
激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
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忽蛇變而龍攄雄霸
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
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
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漢書曰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疏飲餞於
東都旲極位之盛滿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

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
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鬱其萬雉峻崤峭以
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而萬雉崤謂棧巇嶮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戾飲馬之陽橋
踐宣平之清閾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侯嬰冢在橋南二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
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
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勖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
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涖職謂蒞政也毛萇詩傳曰涖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勖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巡省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
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
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
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處一或爲一處非也所謂尚
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
名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未央
汎太液淩建章縈馺娑而款駘盪轢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
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鷲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
思之芒芒鷲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賦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
縣史遊急就章曰乘風縣鍾華祠樂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
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都賦辛
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爲右北平太守匈
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
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
十九歲乃還拜爲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
騫爲博望侯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敘臨危
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

注曰投弃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
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爲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日上臥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褎白刃從
東廂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爲秺侯音妒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高祖拜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
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
子長爲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
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爲七略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
貢涿郡人也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爲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爲
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
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爲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爲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爲大司農
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山東之英
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死時
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
妙年使越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緌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
玉東觀漢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髮左袵奮迅泥滓謂日磾也論語曰吾其被
髮左袵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熹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爲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或從容
傅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之屬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之屬也皆揚清風
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
詩曰令聞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爲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爲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
腐刑爲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隲寵盛顯赫光震都鄙而死
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
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閒舋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曰梟
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
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
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
車戒賈誼過秦曰二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
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命
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
之道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欒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
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
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致
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漢書曰武帝作角抵戲又
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瓚曰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
勒功中岳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
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
之猗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纖垂髾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熊之
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
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傅昭
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
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
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事由體輕咸善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奇見幸故曰聲流緣愛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
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二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
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
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方言曰掩止也
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
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
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說文曰揖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索杜
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
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
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
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
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
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
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眾慼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篤弔比干
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
陛殿之餘基裁岥岮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行切岥岮
頽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阪隱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史記曰秦王得
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
自引史記曰荊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
首揕秦王不中揕丁鴆切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史記曰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
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
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矐
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

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狽音貝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
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
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
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儒林填
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
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廣雅曰穽阬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
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
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轘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
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
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
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
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
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
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
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
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
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上文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
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羽天
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
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獮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
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
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感市閭之菆井歎尸

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
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
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漢書曰韓
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還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
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
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菆麻蒸也阻留切然菆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
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為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
又魏擊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山
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
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冊畢舉此高祖之
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
步毀垣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
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楚辭曰欲寂漠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漠靜也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
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誰隕吳嗣於局
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
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
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
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强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
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無討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呰孝元於
渭塋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呰穢我明德韋昭曰呰病也
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呰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褒猶
讚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注曰鞫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勤毛萇詩傳注曰勤告也怵淫嬖之匈忍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怵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鶩橫橋而旋軫歷敞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斵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闕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弒君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豬焉汙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惠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

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汙下也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嵕甘泉固陰冱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盩厔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漕渠已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發謫穿昆明池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厓古詩曰皎皎河漢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曙於濛谷之浦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沚豫章珍館揭焉中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天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周易曰鴻漸于干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林賦曰浮淫汎濫隨波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瀺灂出沒之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以瀺灂西京賦曰散似驚波上林賦曰唼喋菁藻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瀲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袁切瀲波際也力奄切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

多少也。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鈎投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言欲迴輪必先鼓枻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枻爲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爲車以收釣緡也。輪或爲綸。毛萇詩傳曰：緡，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义，取魚义也。西京賦曰：义蔟之所攙捔。織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鰓弓尾，掣三牽兩。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綴網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爲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罟猶擊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鯤，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爲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徽，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徽也。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鬐已見子虛賦。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周禮曰：內饔中士。鄭玄曰：饔者，割亨煎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傅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鞏洛之鱒，割以爲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閻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酆鎬，如渴如飢，心翹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酆鄗，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酆。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爲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鉏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爲器也。埏，失然切。埴，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昬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爲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爲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盛弘之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爲右丞相掾魏國建爲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古雅日以銷憂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爲假楚辭曰遷逡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冀彌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沃灌溉也北彌陶牧西接昭丘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荆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曰牧荆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憑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九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以上而濟深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知涕泣之橫集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冀與覬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匿藏也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黲慘與黲古字通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闃無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闃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毛詩曰駪駪征夫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丁達而憯七感切惻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忉忉毛萇曰憂勞也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猶忉怛也循堦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於力切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胸也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并序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廣雅曰秀異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埤蒼曰瑰瑋珍琦也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爾雅曰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冥奧者冥冥深奧也幽迥遐遠也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物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人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皆然將誰告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廣雅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讓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瞿音動方解纓絡永託茲嶺方猶將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閡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鵩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爲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爲萬物也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爲山嗟台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牽牛之分野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竦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瓛周易義曰彌廣也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配猶對也左氏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故曰唐典也邈彼絕域幽邃窈窕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魯靈光殿賦曰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翮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曰兆形也赤城霞起而建標卑遙瀑布飛流以界道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高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爲繩以界八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掘崐崙虛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七啟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蘢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字林曰崢嶸山高貌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顧愷之啟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楢溪之縈紆注曰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楢溪人迹不復過此楢字雖殊並西留切落邪行也五界五縣之界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漢書注曰鄞音銀跨穹隆之懸磴丁鄧臨萬丈之絕冥穹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啟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冥幽深也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纔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斧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顧愷之啟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爾雅曰女蘿菟絲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

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曰幽冥晦昧故稱爲玄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萎蕤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虛空也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闊視尚書曰從容以和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卉木蒙蒙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裔裔飛貌也爾雅曰嗈嗈和也謂聲之和也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靈溪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遺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己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爲神表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羲農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陟降信宿迄于仙都毛詩曰陟降庭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彤雲斐亹亡匪以翼櫺皦公鳥日炯晃於綺疏斐亹文貌翼猶承也櫺窻閒子也毛詩曰有如皦日炯晃光明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疏也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音番禺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宁猶積也佇與宁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崐崘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崐崘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璀璨珠垂貌玗羽俱切璀七罪切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沖天百法論曰并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騁神變之揮霍忽出

有而入無言衆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變出於衆有而入無無爲也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無爲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曰閑靜也害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與世事乎長辭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思幽巖朗詠長川廣雅曰凝止也朗猶清徹也爾乃羲和亭午游氣高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燒衆名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通侯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挹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玉膏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曰崐崙其上有華池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粲列傳粲荅兄俁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俁牛矩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爲宗今悟有爲非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爲是而涉之而有閒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閒隙也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言有既滯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泯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爲二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爲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爲本然王以有皆以無爲本無以有爲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嘿無有也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爲一同歸於無也郤敬輿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一觀於理爲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爲三幡識空及觀亦爲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己之是己不見物之爲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上文

蕪城賦

蕪城賦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焉

鮑明遠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

瀰彌迆以平原瀰迆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迆斜也平原即廣陵也南馳蒼梧漲張海北走去聲紫塞鴈門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海如淳漢書注曰走音奏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門郡柂以漕渠軸以崐崗廣雅曰柂引也左氏傳曰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崐崗之山橫為地軸柂徒可切或為陁軸或為袖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南臨江曰重濱帶江南曰複蒼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駞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衛人駕肩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轊車軸端杜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廛閈撲地歌吹沸天鄭玄周禮注曰廛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閈閭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孳茲貨鹽田鏟利銅山聲類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海賦曰陸死鹽田蒼頡篇曰鏟削平也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煑海水為鹽才力雄富士馬精妍餘士馬彊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故能奓秦法佚周令聲類曰奓侈字也佚過也佚與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周法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字林曰佳刀曰劃刳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刳木為舟薛綜西京賦注曰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寒櫓之勤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蒼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天台賦南北曰袤三墳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崪慈聿若斷岸矗丑六似長雲崪高峻也矗齊平也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赬赤也七啓曰燿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況論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艫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澤葵依井荒葛罥塗王逸楚辭注曰葵生於池中罥猶絡也壇羅虺蜮許鬼或羽階鬬麏鼯居筠鼯王逸楚辭注曰壇堂也毛詩曰為鬼為蜮毛萇曰蜮短狐也公羊傳曰有麏而角劉兆曰麏麞也鼯與麞音義同鼯鼯鼠也木魅莫山鬼野鼠城狐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媿切楚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久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風嘷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狼所嘷也胡高切飢鷹厲吻寒鴟嚇雛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士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拒人曰嚇火嫁切郭璞爾雅注曰雛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也伏虣藏虎乳血飡膚字書曰虣古文暴字蒲到切虣或為虤爾雅曰虤虎虤戶甘切崩榛塞路崢嶸古馗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為寒稜稜霜氣蔌蔌風威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蔌蔌風聲勁疾之貌蔌素鹿切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無故而飛曰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廣雅曰灌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凝思寂聽心傷已摧天台山賦曰凝思高巖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藻扃局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芬烈黼帳高張璇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楚辭曰吳歈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踆踆又曰爵馬同轡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然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紈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赬顏臻玉貌起楊雄蜀都賦曰眺朱顏離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期城南之離宮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文考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漢書曰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

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
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爲上國故諸侯爲下國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
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爲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遭漢
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未央建章
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而靈光巋然獨存巋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
然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善曰廣雅曰意疑也然其規矩制
度上應星宿音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觜陬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觜陬予客自南
鄙觀藝於魯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覩斯而眙丑吏切愕視曰眙本爲藝
而來見此驚也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見可嗟之物爲作詩作賦故奚斯頌僖歌其
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
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物以賦顯事
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
明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
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善曰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五
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
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
社稷復存炎精更輝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
之會也天所覆爲宇中所由爲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敷皇極以
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大寧皆謂初漢之盛時也善曰孟子曰君
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
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敘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爲瑞信又
以爲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里以是開居
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詩云
秘宮有侐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秘神也西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承明
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

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爲天明堂以布政教言
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罪嵬隗峞巍𡾰嵔皆其
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嵬羌軌切巍五軌切𡾰盧罪切嵔枯罪切吁可畏乎其駭人也駭驚也故覩斯而眙孔安
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𨎌乎其無垠也又其形也博廣也敞高平
也善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樂乎膠葛之㝢郭璞曰言曠遠深邈貌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
而鴻紛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瓌異譎詭也甘泉賦曰上洪紛而相錯屹魚乙山峙以紆鬱隆崛魚勿岉
乎青雲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茀茀崇墉屹屹隆崛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崒崛岉物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
善曰廣雅曰峙止也鬱坱鞅圠烏點以嶒七耕竑宏崱助力繒綾陵而龍鱗崱崱嶷然皆其形也
善曰坱圠無齊限之貌嶒竑深空貌繒綾不平貌甘泉賦曰嶔巖其龍鱗汩于筆磑磑五哀以璀璨赫燡燡亦
而燭坤皆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汩淨貌磑磑高貌璀璨衆材飾貌燡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狀若積石之鏘鏘
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威神言尊嚴也善曰積石山名西都賦曰激神岳之嶈嶈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宮
太帝室也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墉牆也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高門
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爲門善曰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
應門二轍鄭玄周禮注曰軌謂轍廣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
章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
爛漫善曰澔澔涆涆光明盛貌澔古老切涆古旦切流離爛漫分散遠貌皓壁皜曜以月照丹柱歙艴
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其色狀也善曰皜白也古老切崔翢七依日丹柱彤牆烻光盛起烻弋戰切
㶑濩燐亂煒煒煌煌善曰采色衆多眩曜不定也㶑音霍濩音穫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
以崢嶸善曰陰夏向北之殿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陰夏則有望舒涼室亦與此同霐寥窲崢嶸皆幽深之貌霐烏宏切寥魚夭
切窲音巢鴻爌炾以爣閬颾蕭條而清冷鴻大也爌炾爣閬皆寬明也善曰颾蕭條清涼之貌爌苦晃切
炾呼廣切爣土黨切閬音朗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善曰言簷垂滴瀝纔成小響室內應之其
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言炫燿也矎矎目不正也
善曰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矎視也洞簫賦曰愍眸子之喪精矎火縣切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
英琅玕珠也似玉尚書曰球琳琅玕善曰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然彼以密石磨
琢此亦爲飾也西都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玉之英也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遂排金扉而北入
霄藹藹而晻曖言深邃也霄冥也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善曰淮南

子曰傾宮旋室在㠝崗闐之中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
旋室曲屋也㛹娟迴曲貌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西京賦曰望叫
窱以經廷西廂踟躕以閑宴西廂西序也踟躕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也爾雅
傳曰宴安也東序重深而奧秘東序東廂也互言之文相避耳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曰奧藏
言安靜也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寂寞之形也
祕密也
驚斯心㥷㥷而發悸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惠懼貌說文曰悸心動也渠季切悸或爲欷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善曰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構架也規矩
應天上憲觜陬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觜陬之口營室東壁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
也觜子移切陬子瑜切倔佹雲起嶔崟離摟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摟攢聚眾木交加之貌
萁之遊樹離摟梧而相撐三間四表八維九隅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爲八
渠物切佹居委切摟力朱切
爲九維弁中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楹柱也善曰磊砢壯大之貌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
蜺而枝拄浮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漂嶢蜺不安之貌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善曰甘泉賦曰飛梁西長門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巖翻七依善曰說文曰欂
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層櫨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紹而環句
櫨柱上枅也蒼頡篇曰枅柱上方木也然枅欂櫨爲一此重言之耳芝栭欑羅以戢孴枝掌
杈枒而斜據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形似芝也掌梁上之上也各長三尺斜據或善曰說文曰栭枅上標也蒼頡篇曰欑聚也戢孴
眾貌孴乃立切杈楚加切枒五加切傍夭蟜以橫出互黝
糾而搏負夭蟜黝糾特出之貌搏負負荷而負也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
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
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
阿天窗綺疏天窗高窗也綺文也疏刻鏤也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屋四垂也綺疏已見上文圓淵方井
反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蕖方井之中以爲光輝發
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綠房芙蓉之房也
中菂珠珠之實窋咤也
切菂音的
雲楶藻棁龍桷雕鏤
曰節櫨也楶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棁包咸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
爲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桷謂之榱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蛇飛禽
走獸因木生姿爲之形也善曰高唐賦曰狀似走獸或象飛禽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

軒鬐善曰攫拏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拏攫張揖漢書注曰倚相著也佹舉頭也郭璞曰鬐背上鬣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動也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頷搖頭也牛感切李尤辟雍賦曰萬騎
躨跜以攫挐躨跜動貌躨音逵跜音尼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遶榱榱亦有三
曰椽二曰桷三曰榱善曰春秋漢含孳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鳥
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桁題不枅文字曰騰蛇蟉虯曲貌蟉力鳥切
巨繞切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辭曰喬參駕白鹿雲中遨
延首之貌孑甄熱切蜺詣結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
善曰說文曰跧蹴也壯攣切柎音父玄熊舑舕以齗齗却負載而蹲跠善曰跠也舑舕吐舌貌
玷切舕吐暫切蒼頡篇曰齗齒根也牛斤切廣雅曰蹲踞也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狋狋
瞪眄駭頭而相觀視脈脈狋狋視貌善曰埤蒼曰瞪直證切爾雅曰脈相視也莫革切說文曰狋犬怒貌牛飢切胡人遙集
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㺃以鵰䀫䫜顟顤而睽睢狀若悲愁於
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善曰儼雅跽貌說文曰
長跪也奇几切欺㺃大首也鵰䀫如鵰之視也聲類曰矚驚視與矚同呼穴切䫜顟顤大首深目之貌䫜烏交切顤呼交切顟
切睽睢張目貌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憂貌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神人
高也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谷關銘曰玉女流眄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善曰眇
眇之貌說文曰瞟瞭也廣雅曰眇莫也響像猶依俙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諟也諟與諦同圖畫天地品類
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
隨色象類曲得其情言委曲得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
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更畫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善曰尚書靈耀曰天地開闢曜滿舒光楚辭曰遂古
之初誰傳道之五龍比翼人皇九頭善曰春秋命厤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
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羽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女媧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
盱鴻大也朴質也略野略上古之世爲鴻荒之世也畫其形亦略睢盱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
曰帝嚳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至於煥炳可觀
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善曰尚書璇璣鈐曰帝堯煥炳隆與可觀軒冕以庸衣裳有殊
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下及三后
婬妃亂主皆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嬉有寵而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

於是乎亡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賢愚成敗，靡不載敘。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也。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也。善以為示，惡以為誡也。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帀。毛萇詩傳曰：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必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災。榭而高大，謂之陽榭。長途升降，軒檻曼延。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上林賦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閒陛道。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高徑，所徑高，九上至華蓋也。善曰：楚辭曰：登華蓋兮乘陽。谷荅賓戲曰：未仰天庭而覩白日。飛陛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孽，高貌。中坐垂景，頫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巖突洞房。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或二或三為數，非正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純，大。殷，中也。言魯承天之大中也。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烟熅，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甘露降。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黝儵、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王，調和也。伏儼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風之散物，如灑颯然，及激漸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颯。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颯，素合切。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善曰：甘泉賦曰：神莫莫而扶傾。爾雅曰：彌，益也。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亂曰：彤彤靈宮，巋嶵穹崇，紛厖鴻兮。善曰：皆高大之貌。嶵，助軌切。厖，莫董切。鴻，胡董切。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善曰：皆峻嶮之貌。崱，助力切。屴音力。嵫音茲。釐音貍。崰音茲。嶷音疑。連拳偃蹇，崘菌踡嵼，傍欹傾兮。善曰：皆特起之貌。崘音倫。菌，巨貧切。踡，巨免切。嵼音產。歇欻幽藹，雲覆霮𩅰，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歇，許乞切。欻，許勿切。霮，杜咸切。𩅰，杜對切。葱翠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善曰：蔚，文貌。埤蒼曰：礧碨，礧也。礧，力罪切。碨，於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礧硌，大石也。音洛。埤蒼曰：瓌瑋，珍琦也。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閒。

何平叔

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頗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武，武帝。文，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異之。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晁錯對策曰：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也。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稽古已見靈光殿賦。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魏志明紀曰：太和六年三月，行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肅曰：隔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廡，大雨時行。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季夏之月，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尚書曰：庶草蕃廡。三事九司，宏儒碩生，三事，三公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爾雅曰：宏、碩，大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

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卿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永厥成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毛詩曰我戾止永觀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雒書摘亡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曰俞孔安國曰俞然也玄輅既駕輕裘斯御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曰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命有司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審量日力詳度費務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曰必先算其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左氏傳郯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殿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祕殿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廈耽耽史記曰楚國堂堂之大也羅疏柱之汩越王筆肅坻直夷鄂五各之鏘鏘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汩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垠鄂也西京賦曰坻鍔鱗眴飛櫩翼以軒翥反宇巘魚桀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櫩巘巘又曰鳳騫翥於甍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高驤流羽毛之威蕤垂環玭之琳琅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玭及琳琅也西都賦曰翡翠火齊威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玭珠也蒲眠切參旗九旒從風飄揚周禮曰熊旗六斿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旰旰煌煌皆盛貌故其華表則鎬鎬杲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華表謂華飾屋外之表也鎬鎬鑠鑠赫奕章灼皆謂光顯昭明也周易曰日月

麗乎天鎬古皓切鑠舒藥切其奧祕則蘙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魯靈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祕蘙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概古愛切纚相連之貌力氏切既櫛比明逸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毛詩曰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曰橫木關柱為連璉與連古字通兼苞博落不常一象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摛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却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對乎若太山羌瓌瑋以壯麗紛或或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大較二品也若乃高甍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西京賦注曰甍棟也縣蠻黯徒感䵢徒會隨雲融泄韓詩曰縣蠻黃鳥薛君曰縣蠻文貌黯䵢黑貌黯徒感切䵢徒對切融泄動貌也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屋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曰企舉踵也去豉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嶫嶫業罔識所居西京賦曰嵯峨捷業罔識所則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囷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囷其形也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儷陳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鍾又植悍獸為虡以負之仡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仡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儷偶也儷力計切體洪剛之猛毅聲訇普安磤其若震音真毛詩傳曰殷雷聲也於謹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遐狄即長狄也以鐐為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鐐郭璞曰音遼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昊切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言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槐楓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音辰綴以萬年綷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綷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萇曰榛木名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脩梁跨迴故曰褰彩殊制故曰奇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說文曰奇異也桁梧複疊勢合形離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梧柱也音悟赩如宛虹赫如奔螭宛虹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虹也南距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多言椽拱交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趍廣雅曰趍多也紙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在

南日陽論語曰任重而道遠於是列髹休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言桷以髹漆飾之而爲藻
繡以琬琰之玉而爲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爲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上林賦曰華榱璧璫蝹於云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神龍繡桷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
賦注曰蝹蜺龍貌爰有禁楄補沔勒分翼張楄附陽馬之短桷也說文曰楄署也扁從戶冊冊者署門戶也桷署雖殊爲
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楄同一音必緜切冊楚責切勒分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肋古字通承以陽馬接
以員方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楄列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員方也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斑閒賦
白踈密有章廣雅曰斑分也毛萇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赤與白謂之章飛枊鳥踊雙轅是
荷飛枊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栱曰欂枊也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芰荷垂英枊吾郎切赴
險凌虛獵捷相加其衆材相加或凌虛赴嶮獵捷相接之貌皎皎白閒離離列錢白閒青瑣之側
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閒列錢金釭也西京賦曰金釭銜璧是爲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晨光日景也日光照
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而納光烻起貌式延切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
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爲梁也騈徒增錯
轉縣成郛騈或爲蝸言合衆板上爲井欄而形文錯若蝸之徙遞轉縣之各成郛郭茄蔤倒植吐被芙蕖
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蔤郭璞曰莖下日藕在泥中者蔤音密蒼頡篇曰植種也繚了以藻井編以綷子會
疏紅葩鞢胡甲韡甲直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曰繚繞纏也西京賦曰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
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綷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曰彫鏤萬獸離婁相加菡萏赩翕纖
縟紛敷菡萏已見上文赩與菡同說文曰縟采飾也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
於是蘭栭積重窶數矩設蘭木蘭也以木蘭爲栭言蘭栭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窶數故借其名焉蘇林漢書
注曰窶數四股鉤窶其矩切數所柱切櫼子兼櫨各落以相承欒栱夭蟜而交結櫼卽枊也櫼子
廉切說文曰櫨柱上柎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栱欒類而曲也夭蟜欒栱長壯之貌蟜其夭切金楹齊
列玉舃承跋金楹金柱也而以玉礩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彫楹玉舃廣雅曰舃礩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
末切青瑣銀鋪是爲閨闥言以青瑣銀鋪是爲閨闥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爲鋪首也長門賦曰擠玉戶
而撼金鋪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重檐既長因達于
外而爲重棟以施采飾也枚莫回切梍梠緣邊周流四極言以梍梠緣屋邊隅周帀流移至於四極說文曰梍梠秦
名屋聯楚謂之梠也梍頻移切侯衛之班藩服之職言梍梠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
小雅曰班次也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温房涼室二殿名卞蘭許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

温房然卞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
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故冬不淒寒夏
無炎燀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燀之患毛萇詩傳曰淒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沉氣火無炎燀韋昭曰燀炎起貌昌延切鈞
調中適可以永年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墉垣碭基其光昭
昭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碭文石也徒浪切昭之紹切周制白盛今也惟縹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蜃共白盛
之蜃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落帶金釭此焉
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上施金釭而爲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往往
而在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之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温
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命共工使作繢明
五采之彰施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會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繢讀曰繪
凡畫者爲繪胡對切圖象古昔以當箴規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毛詩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
規也椒房之列是準是儀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蕃延盈升美其繁興也覲虞姬之容
止知治國之佞臣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
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
王乃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
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
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爲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
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此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
也酒漿沉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爲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日與賢者
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
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
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
婕妤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卽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
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爲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遊戲乃設俎豆

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故將廣智必先多聞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
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爲卿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也多聞多雜多雜眩眞楊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
爲雜惟聖人爲不雜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曰擇人
杜預曰擇賢人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言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禮記曰力行近
乎仁也欲此禮之不僭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大戴禮記曰禮義之不僭何恤人言禮記
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之事乎論語
曰子張書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蕭曼蕭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途閣雲曼魯靈光殿賦曰飛陛
揭孽緣雲上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西京賦曰伏櫺檻而頫聽薛綜曰櫺檻臺上欄也邳或爲丕孔安國尚書傳曰
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楯類騰蛇槢音習似瓊英欒楯彫鏤
形類騰蛇槢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文種於是作欒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曰應劭
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槢械楔也瓊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櫺檻然凡楔皆謂之槢辭立切楔先結切如螭之
蟠如虯之停廣雅曰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虯龍蟠已見上文玄軒交登光藻昭明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楯階除之闌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騶虞承獻素質仁形言爲騶虞以乘
軒板狀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質地也
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厥塗靡從天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
郡獲白虎是以北狄賓也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幷窻也西京賦曰九戶開闢右个清
宴西東其宇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章誕景福殿賦曰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連
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遂及百子後宮攸
處韋誕景福殿賦曰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處之斯
何窈窕淑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思齊徽音聿求多祜毛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又曰大
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宜爾子孫已見上文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叡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錫之以難老令其壽
考毛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
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爲詢也疆理宇
宙甄陶國風左氏傳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聃曰埏埴爲器曰甄陶王者
亦甄陶其民也埏失然切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其西則有左

城右平講肄之場七略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蹵鞠亦有治
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圓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卞蘭許昌宮賦曰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
曜暉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僻脫承便蓋象戎兵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曰
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捽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僻匹赤切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
娛情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爲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
使得蹋鞠歸田賦曰聊以娛情鎭以崇臺寔曰永始永始臺名倉廩所居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時襄羊以劉覽步
華輦於永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複閣重闈猖狂是俟莊子曰猖狂妄行也京庾之儲無
物不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曰于何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言有
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雲
層盤名也爲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淥水泱泱毛詩曰王在靈沼清露瀼瀼淥水
浩浩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瀼瀼而羊切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西京賦曰嘉木樹庭
芳草如積悠悠玄魚皠皠白鳥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翯翯毛萇曰翯翯肥澤也翯與
皠音義同沈浮翺翔樂我皇道言魚鳥得所若乃虯龍灌注溝洫交流言爲虯龍之形
吐水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
篁棲鶤鷺瀨戲鰋鮋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鶤鷺二鳥名鰋鮋二魚名豐侔淮海富賑山
丘字林曰侔齊等也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節用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賑富叢集委積焉可
殫籌鄭玄周禮注曰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算也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漢含
孳曰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池水灌注生物以爲名也元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爲作特五穀爾雅曰讎匹也視周切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北
看高昌邪睨建城碣揭同岧嶢岑立崔嵬巒居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
巒飛閣干雲浮堦乘虛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干雲霧而上達浮堦飛陛也遙目九野遠
覽長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周禮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
野頫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踐高昌以北眺臨列隧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朝
市朝時爲市夕市夕時爲市孟子曰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
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又曰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感
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爲市聚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觀器
械之良窳以主察俗化之誠僞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
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瞻
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
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
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曰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聲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相次也扶至切辛壬癸甲爲之
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坊署以別先後也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
忘術廣雅曰術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
盡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造化已見東
都賦注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
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其景爲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槷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
之臬以縣正之眡之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
離背別趣騈田胥附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騈田胥附羅列相著也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
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既窮巧
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
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傅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黃謂黃金漢書
曰楊僕懷銀黃也光明熠以入爚以藥文彩璘班說文曰熠盛光也爚火光也埤蒼曰璘瑞文貌清風萃
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崐
崙之上觀黃帝之宮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
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節順時立政也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

方上下爲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
庶績咸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
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爲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
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直之
反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
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然
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同
鄭玄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漢書谷永上書曰崇
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周公昔戒謂無逸也咎繇典謨謂康哉之歌也
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記曰吳起如楚損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
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曰凡亂
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
尚書曰禮煩則亂太素樸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國語
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蒼龍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
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摩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畀姒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醴泉涌於池
圃靈芝生於丘園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揔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
至歡王逸楚辭注曰揔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方
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
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海賦

木玄虛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爲楊駿府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甚儁麗足繼前
良

昔在帝嬀古爲巨唐之代帝嬀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嬀水之汭
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爲堯臣也天綱浡蒲沒潏以出爲凋爲瘵
側界反言水之廣大爲天綱紀浡潏沸涌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鴻水浡潏說文曰潏水涌出也又說文曰凋半傷也爾雅曰瘵病也
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洪濤瀾汗萬里無際瀾汗長貌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長波涾
徒荅沲杜我迆芋氏涎延延八裔涾沲相重之貌迆涎邐迆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於是乎禹也乃鏟
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浹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舜使禹疏九河瀹濟漯
蒼頡篇曰鏟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高誘曰陂畜也塘堤也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浹灌也啓龍門之岝
嶺墾陵巒而嶄咸鑿七尚書琁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岝嶺高貌岝助格切嶺五格切廣雅
曰墾治也墾與墾音義同廣雅曰鑴謂之鏨仕咸切鏨與鏨古字通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息列切孔安國尚書傳曰
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嵎夷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渫七十七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爾雅曰潛深也
說文曰渫除去也泱思朗漭莫廣澹徒敢泞騰波赴勢泱漭廣大也澹泞澄深也泞音紵江河既導
萬穴俱流尚書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淮南子曰禹有萬穴掎居蟻拔五嶽竭涸九州掎拔竭涸
言水既除掎拔而出竭涸而乾也掎引也廣雅曰拔出也五嶽泰華霍恒嵩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尚書序曰禹別九州瀝滴滲
淫七林薈烏外蔚雲霧涓流泱烏黨瀼乃朗莫不來注說文曰瀝滴水下滴瀝也滲淫小水津液也滲
音侵薈蔚雲霧潤也毛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涓流小流也泱瀼浡泱也漢書杜欽曰屯氏河羨溢有填淤反瀼之害說文曰注灌
也於廓靈海長爲委輸毛萇詩傳曰於歎辭也爾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禮記曰
三王之祭川也或源或委鄭玄曰委流所聚淮南子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崐崘之輸也其爲廣也其爲怪

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浟由湙亦瀲力冉灩以冉浮天無岸浟湙
流行之貌瀲灩相連之貌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說文曰浮泛也沖沖瀜融沆胡廣瀁余兩渺眇瀰
彌湠炭漫沖瀜沆瀁深廣之貌渺瀰湠漫曠遠之貌波如連山乍合乍散莊子曰白波若山噓噏
許急百川洗滌淮漢噓噏猶吐納也百川已見上文淮漢之流小而且穢故洗滌之襄陵廣舃漻交蕩
葛浩汗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斥史記曰斥爲舃古今字也漻蕩廣深之貌若乃大明摭苗彼轡於
金樞之穴言月將夕也大明月也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摭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金西方也河圖帝覽嬉曰月者金
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韜望清賦曰金樞理轡素月告望義出於此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言日初出也翔陽日
也淮南子曰日陽之主也日中有烏故言翔逸駭言出疾也廣雅曰駭起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彯匹遙
沙礐苦角石蕩颺以出島濱言此二時風尤疾也易通卦驗曰巽風不至則大風發屋揚沙說文曰礐石聲也春秋命
厤序曰大風飄石颺風疾貌說文曰島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於是鼓怒溢浪揚浮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上
林賦曰沸乎暴怒更相觸搏飛沫起濤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呂氏
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上林賦曰宛潬膠盭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河圖括地象曰地下
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廣雅曰挺出也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丁迴反岑
嶺五嶽言波濤之形遞相觸激故或反覆故或相磓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五嶽已見上文磓猶激也渭謂濆淪而滀
丑六漯他荅鬱沏切迭而隆頹渭亂貌濆淪相糾貌滀漯攢聚貌鬱沏盛貌沏迭疾貌隆頹不平貌盤盓乙于
激而成窟㴸七笑浺土含滐桀而爲魁盤盓旋遶也㴸浺峻波也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滐與傑同賈逵國
語注曰川阜曰魁潤失冉泊匹帛栢而迆以爾颺余諒磊洛罪匒答匌苦合而相豗呼迴反潤疾貌
泊栢小波也迆颺邪起也磊大貌匒匌重疊也相豗相擊也驚浪雷奔駭水迸集七發曰波涌而濤起橫奔似雷
字書曰迸散也開合解會瀼瀼濕濕瀼瀼濕濕開合之貌葩華踧子六沑女六澒頂濘奴冷
潗側立㵳女及反葩華分散也踧沑蹙聚也澒濘沸貌潗㵳沸聲若乃霾莫排曀一計潛銷莫振莫竦
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霾音埋說文曰潛藏也廣雅曰振動也竦亦動也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爾雅
曰唐蒙女蘿猶尚呀呼加呷餘波獨涌言風雖靜而餘波猶壯呀呷波相吞吐之貌澎匹宏濞灪於勿
碨烏罪磊山壟澎濞水聲洞簫賦曰澎濞慷慨灪碨高峻貌碨磊不平貌爾其枝岐潭以審淪藥
渤蕩成汜音似管子管仲對桓公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穆天子傳曰飲于枝詩之中郭璞曰水岐成詩詩
小渚也音止潭淪動搖之貌毛詩曰江有汜毛萇曰決復入爲汜也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
告王命急宣列子曰殊方偏國張湛曰偏邊也毛詩曰肅肅王命飛駿鼓檝汎海淩山爾雅曰駿速也

郭璞曰駿猶迅速亦疾也方言曰楫謂之橈東方朔對詔曰淩山越海窮天乃止於是候勁風揭桀百尺廣雅
曰揭舉也百尺帆檣也維長綃所交挂帆席綃今之帆綱也以長木為之所以挂帆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或
以席為之故曰帆席也望濤遠決冏九永然鳥逝蒼頡篇曰冏光也鷸聿如驚鳧之失侶
倏如六龍之所掣充制反鷸疾貌蘇武荅李陵書曰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春秋命厤序曰
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說文曰掣引而縱也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左氏傳曰子文
訓兵於睽終朝而畢爾雅曰濟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負穢言身有罪若負
荷然尚書曰負罪引慝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鄭玄周禮注曰祈禱也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吳歌曰仙
人齎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邀遮也陸綏海賦圖云馬銜其狀馬首一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蹊徑也天吳乍見而
髣髴蝄像暫曉而閃式染屍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為水伯說文曰髣髴見不諟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
見國語仲尼曰丘聞之水之怪龍罔象木之怪夔魍魎韋昭曰罔象食人閃屍暫見之貌羣妖遘迕眇䁾余沼冶夷
爾雅曰遘遇也小雅曰迕犯也眇䁾視貌冶夷妖媚之貌決帆摧橦直江戕風起惡去聲橦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戕卒暴之名也起惡起為暴惡也廓如靈變惚怳幽暮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神之變惚怳之頃而又幽暮也
鄭玄禮記注曰幽闇者不明也氣似天霄靉愛靆費雲布言海神吐氣類於天霄靉靆昏闇貌韓子曰雲布風
動靃叔昱絕電百色妖露靃昱疾貌妖露為妖而呈露也呵欻許勿掩鬱矆居縛睒失冉無
度呵欻掩鬱不明貌說文曰矆大視也又曰睒暫視也飛澇勞相磢楚爽激勢相沏楚櫛反言戕風迅疾而波
浪相衝也澇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浹錯也浹與磢同沏摩也楚乙切崩雲屑雨浤浤火宏汨汨屑雨飛灑之貌
言波浪飛灑似雲之崩如雨之屑也李尤辟雝賦曰興雲動雷飛屑風雨浤浤汨汨波浪之聲也浤音宏䟣勑甚踔丑角湛以甚
濼藻沸潰渝溢䟣踔湛濼波前卻之貌潰亂流也渝亦溢也瀖霍泋卉濩鑊渭蕩雲沃日
瀖泋濩渭衆波之聲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言風起而浪驚故漂浮而無定毛萇詩傳曰極至也或屑
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㟧敖之峯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屑猶碎也禮記曰屑桂與薑聲類
曰罥係也爾雅曰山多小石曰㟧或掣充制掣洩余制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
齒之邦掣掣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黑齒也
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徒識
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蒼頡篇曰駭驚也說文曰悟覺也爾其為大量也
則南澰斂朱崖北灑天墟音虛廣雅曰澰漬也東都主人曰南燿朱垠垠亦崖也爾雅曰北陸虛也東演
析木西薄青徐說文曰演長流也言流至析木之境爾雅曰析木謂之天津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小雅曰薄迫也尚

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經途瀴烏泠溟莫萬萬有餘鄭玄周禮注曰經謂里數也瀴溟猶絕遠
杳冥也吐雲霓含龍魚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隱鯤鱗潛靈居鯤鱗或為昆山昆山方壺之屬也靈
居衆仙所處也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琴操曰紂徙文王於羑里擇日欲殺之於是太
顛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紂立出西伯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
名者若無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其或未名者若本無也且希世之所聞惡烏審其名言希
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名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故可仿像其色靉於愷靆氣虛其形仿像靉靆
不審之貌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理則有崇島巨
鼇峌庭結嵲五結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崇島五嶽也巨鼇大鼇也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
列子曰渤海之東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五山峙而不動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峌嵲高貌
山居海中故云擘峻極際天故云指鄭衆周禮注曰擘破裂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冥海洪波百丈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竭
磐石栖百靈鄭玄禮記注曰竭猶戴也聲類曰磐大石也百靈衆仙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
北征言巨鼇多力遡風而行也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北方曰廣莫風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
之室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乎水濱也尚書曰鉛松怪石曹子建七啟曰戲鮫人劉淵林吳都賦注曰
鮫人水底居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說文曰瑕玉之小赤色者也詭暉別色說文曰詭變也異質殊形也廣雅曰質
軀也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汭之際文若雲錦螺
蚌之節光若綾羅也毛萇詩傳曰芮崖也芮與汭通曹植齊瑟行曰蚌蛤被濱崖光采如錦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
說文曰隱蔽也陽冰不冶陰火潛然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
寸說文曰冶銷也熺許眉炭重燔煩吹烱古永九泉熺炭之有光也廣雅曰熺熾也重燔猶重然也吹猶然
也漢書趙氏無吹火焉說文曰烱光也火之光下照九泉地有九重故曰九泉言朱爓熖綠煙腰一眇眇蟬蜎
一緣反腰眇蟬蜎煙豔飛騰之貌爓與熖同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弔屈原曰橫江湖之鱣鱏郭璞山海
經注曰橫塞也突扤高貌戛巖嶅偃高濤戛猶櫟也茹鱗甲吞龍舟廣雅曰茹食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
而失水高誘淮南子注曰龍舟大舟噏虛及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劉劭趙都賦曰巨鼇
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踧蹙聚貌踧子六切蹜所六切或乃蹭七鄧蹬鄧窮波陸死鹽田蹭蹬
失勢之貌鹽田海邊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海水之崖多出鹽也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郭璞上林賦注曰鰭魚背上鬣
也南都賦曰森蕁蕁而刺天顱盧骨成嶽流膏為淵廣雅曰顱謂之顯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魚如山長
五六里謂之鯢時死岸上膏流九頃春秋元命包曰積骨成山流血成淵若乃巖坻直夷之隈沙石之嶔音欽

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說文曰隈水曲也欽沙石欽岑也毛翼產鷇苦候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也剖猶破也鳧雛離褷所宜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閒鳧雛鶴子布滿充積離褷淋滲毛羽始生之貌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泄余世泄淫淫連軒舉也泄泄淫淫飛翔之貌翻動成雷擾翰爲林翻動貌漢書趙王曰聚蚊成雷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貌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詭異也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不汎陽侯乘蹻去喬絕往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曹植苦寒行曰乘蹻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史記曰武帝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也羣仙縹匹妙眇餐玉清涯音宜縹眇遠視之貌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像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所今纚所宜反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言仙人以羽翮爲衣漢書曰天道將軍衣羽衣襂纚羽垂之貌翔天沼戲窮溟莊子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甄古然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言衆仙雖表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久視長生也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莊子曰同乎無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長生久視之道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周易曰乾爲天坤爲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域也惟神是宅亦祇是廬神祇衆靈之通稱非惟天地而已禮記曰有天下者祭百神也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說文曰儲積也芒芒積流含形內虛班彪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觀滄海於茫茫孫卿子曰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衆形內虛似乎謙也孫卿子曰水清則見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周易曰坎爲水家語金人銘曰江海雖左長百川以其卑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皆赴高水獨赴下卑也而水以爲都居也弘往納來以宗以都自海而往弘之而令大自外而來納之而不逆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郭璞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言諸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何者而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夫水羣物以生品物以正李尤翰林論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江賦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爲其出物可貢舊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景純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脩威儀爲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爲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鼉云是鼉精也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私水之德也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惟發語之辭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南都賦曰發源巖穴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聿經始於洛沫昧攏萬川乎巴梁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漢書廣漢郡雒縣有漳山雒水所出入湔雒與洛通湔音煎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攏猶括東也巴郡名也梁州名也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盛弘之荊州記曰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大之貌極泓烏宏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鄭玄禮記注曰極窮也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徙南溟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揔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禮汲引沮七余漳南都賦曰總括趨歙郭璞山海經注曰泗水出魯國卞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曰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賦曰兼苞博落郭璞山海經注曰湘水出酃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而東注江合洞庭中應劭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入沅水經云入江說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經曰景山雎水出焉南注于沔江又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沮與雎同源二分於崌居崍來流九派乎潯陽山海經曰岷山東北百四十里崍山江水出焉又東百五十里崌山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崍山中江所出也崌山北江所出也水別流爲派尚書曰荊州九江孔殷應劭漢書注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也漢書廬江郡有潯陽縣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洪濤已見海賦七發曰淩赤岸或曰赤岸在廣陵輿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濤之餘波也言濤之餘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漢書豫章郡有柴桑縣綱絡羣流商搉苦角涓澮古外反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涓小流也爾雅曰注溝曰澮也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委及宗並見上文漢書曰廣陵國有江都縣東會于海尚書曰東會于泗沂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瀢普萌沛普會反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又曰震澤吳南太湖名也滈胡道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六州益梁荊江揚徐臧榮緒晉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部巴東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荊州之東界揚州之南境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經營于其內南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言江波之濬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嶮介因之益壯也吳錄曰魏文帝臨江嘆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嶮不可升地嶮山川丘陵郭璞爾雅注曰介閡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麋氏云朝者據朝來也言夕者據夕至也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峨嵋玉壘二山名也泉陽卽陽泉也顧野王輿地志云益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揭標皆表也水經曰江水又東別爲沲開明之所鑿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沲戰國

策曰舉標甚高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魚鬼崫危勿而比嶠。周禮曰荊州之鎮山曰衡山鄭玄曰
在湘水南鎮山名安地德者也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漢書曰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
陽之南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其廟切協韻音橋協靈通氣。濆忿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
霄。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飄風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出信陽而長邁。淙悰大壑與
沃焦。信陽即信陵之陽也臧榮緒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曰寂寥長邁說文曰淙水聲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
里有大壑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歸墟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若
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盛弘之荊州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禹疏三江已見上文絕
岸萬丈。壁立赮駮。赮駮如赮之駮也赮古霞字虎牙嵥桀豎。以屹魚乙崒慈聿荊門
闕竦而磐礴。盛弘之荊州記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石
壁紅色間有白文如牙齒狀荊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為名嵥特立貌屹崒高峻貌闕竦如闕之竦也西京賦曰圜闕竦
以造天磐礴廣大貌圓淵九回以懸騰。湓普寸流雷呴呼后而電激。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許慎
曰九旋之淵至深說文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湓水聲也聲類曰呴嗥也荅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灑散也飛薄飛騰蕩薄也迅澓扶福增澆。涌湍疊躍。澓流也音伏王逸楚辭注曰洄波為澆古堯切
砯普冰巖鼓作。漰普萌湱呼陌泶胡角㶁仕角反砯水激巖之聲也漰湱皆大波相激之聲也爾雅曰夏有水
冬無水曰泶音學㵳蒲拜㵸火拜潰濩穫泧呼活漷呼郭反皆水勢相激洶湧之貌潏胡決
湟皇淴骨泱烏朗瀿叔潣冉失瀹舒始灼反皆水流漂疾之貌漩旋澴玄滎許營瀯營
渨紆㵝誄濆忿瀑步角反皆波浪回旋濆涌而起之貌也溭側淢域濜助謹溳于窘龍鱗結
絡。溭淢濜溳參差相次也龍鱗結絡如龍之鱗連結交絡也潘岳金谷詩曰醫泉龍鱗瀾碧沙瀢杜罪㴔徒可而往
來。巨石硉洛骨矹五骨以前卻。瀢㴔硉矹沙石隨水之貌潛演之所汨淈胡骨。奔溜之
所磢楚爽錯。說文曰潛藏也又曰演水脈行地中弋刃切蒼頡篇曰淈水通貌磢已見海賦廣雅曰錯摩也厓隒魚檢為
之泐勒嶅魚免。碕嶺為之嵒崿。說文曰隒崖也周禮曰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曰泐謂石解散也嶅崿猶嶮也楚辭
曰觸石碕而橫逝許慎淮南子注曰碕長邊也幽澗積岨。礐力隔硞客角盧角苦角反爾雅曰山夾水曰澗澗
與澗同礐硞皆水激石嶮峻不平之貌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王逸楚辭注
曰楚人名淵曰潭府澄澹汪洸。㶟烏廣滉胡廣困泫音玄。皆水深廣之貌說文曰汪廣也烏黃切泓宏汯
宏泂烏猛涏胡猛潪紆鄭灣力銀反皆水勢回旋之貌混澣音翰灦呼見渙流映揚焆。
音涓水勢清深而澄澈光映也蒼頡篇曰焆明也溟莫令漭渺湎莫翦汗汗沺田沺田皆廣大無際之貌察

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烏孔渤蒲沒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滃渤霧出貌鬱律煙上貌
成公綏天河賦曰氣蓬勃以霧蒸說文曰杳冥也類胚普杯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言雲氣杳冥似
胚胎渾混尚未凝結又象太極之氣欲構天也淮南子曰孕婦三月而胚胎春秋命歷序曰冥莖無形濛鴻萌兆渾渾混混宋均曰渾渾
混混雖然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長波浹子渫牒。峻湍
崔嵬。埤蒼曰浹渫水滂沛也小雅曰峻高也盤渦谷轉。凌濤山頹。渦水旋流也廣雅曰凌馳也王粲遊
海賦曰洪濤奮蕩大浪踊躍山隆谷窊宛亶相搏陽侯砐五合硪我以岸起。洪瀾涴宛演而雲
迴。陽侯已見海賦砐硪搖動貌涴演迴曲貌峾銀淪論溛烏華瀤烏懷。乍浥烏甲乍堆。峾淪回旋之貌溛瀤不平
之貌豃呼濫如地裂。豁若天開。豃豁開貌易緯曰天下愁地裂山崩漢書曰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觸
曲厓以縈繞。叫駭崩浪而相礧。相礧相擊也音雷鼓苦唅合窟以漰普萌渤蒲沒。乃
湓普寸湧而駕隈。唅亦窟之類也漰渤水聲也小雅曰駕凌也魚則江豚海狶喜。叔鮪于軌
王鱣音邅。南越志曰江豚似豬臨海水土記曰海狶豕頭身長九尺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海中有海狶體如魚頭似豬爾雅曰鮥鮛
鮪郭璞曰鮪屬大者王鮪小者叔鮥王鱣之大者猶曰王鮪鮥音洛鯖骨鰊練鯵特登鮋直流鯪陵鰩遙鯩
鰱音連山海經曰鯖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郭璞曰音滑舊說曰鰊似繩山海經曰鯵其狀如鯉居逵切蒼文赤
尾郭璞曰舊說曰鮋似鱓楚辭曰鰱魚何所出王逸曰鰱魚鯉也山海經曰鰩魚狀如鯉又曰鯩魚黑文狀如鮒食之不腫郭璞曰音
倫廣雅曰鰱鱮也或鹿觡格象鼻。或虎狀龍顏。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腳如人足郭
璞山海經注曰麋鹿角曰觡又曰今海中有虎鹿魚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龍顏似龍也鱗甲鏙七罪錯。煥爛錦斑。
鏙錯閒雜之貌揚鰭掉尾。噴普悶浪飛唌似延反。上林賦曰揵鰭掉尾說文曰噴吒也唌沫也排流呼哈。
乎合隨波遊延。或爆蒲角采以晃淵。或嚇呼厄鰓乎巖間。說文曰爆灼也今以為曝曬也曝步
木切廣雅曰晃暉也嚇猶開也介鯨乘濤以出入。鯼祖洪鮆薺順時而往還。爾雅曰介大也字林
曰鯼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經注曰鮆狹薄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爾其
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怪錯奇怪雜錯也舊說曰潛鵠似鵠而大山海經曰魚牛其狀
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有翼其音如鴛鴦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
人及牛馬啖之蜦倫蟳團鱟候蝞媚。鱝扶粉鼅鳥郎鼊迷䵲音麻說文曰蜦蛇屬也黑色潛於神泉之
中能興雲致雨山海經曰蟳魚其狀如鮒而彘尾郭璞曰音團之團廣志曰鱟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
南海中臨海水土物志曰蝞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愛媚又曰鱝魚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又曰初寧縣多鼅鼊形薄頭喙似鵝指
爪又鼅鼊與鼊辟相似形大如生乳海邊曰沙中肉極好中啖蠯王珧姚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珧

亦蚌屬也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又曰石華附石生肉中啖三蝬子工虷江鸚螺力戈蜁旋蝸古花反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蝬似蛤舊說曰虷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也舊說曰蜁蝸小螺也

璅蛣詰腹蟹水母目蝦遐南越志曰璅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蛣取食又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音蜡二字並除嫁切

紫蚢胡岡如渠洪蚶呼甘專車爾雅曰大貝曰蚢漢書曰尉佗獻紫貝五百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則徑四尺背似瓦壟有文國語孔子曰防風氏其骨節專車賈逵曰專滿也

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蛣居葉應節而揚葩異物志曰蚌似車螯絜白如玉晞曜向日也揚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石蛣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廣雅曰葩花也蛣音劫

蜛居蝫諸森衰以垂翹玄蠣力滯磈苦罪磥力罪而碨烏懷硾烏遐反南越志曰蜛蝫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蠶可食森衰垂貌翹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南越志曰蠣形如馬蹄磈磥碨硾不平之貌

或泛瀲豔辭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字書曰瀲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轉之貌廣雅曰混轉也混乎本切淪力本切

若乃龍鯉一角奇鶬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劉騊駼玄根賦曰一足之夔九頭之鶬

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海經曰三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興郡陽羨縣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

頳蟞胏扶廢躍而吐璣文魮毗磬鳴以孕璆山海經曰珠蟞之魚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蟞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珠山海經曰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

鯈條鱅庸拂翼而掣尺制耀神蜧麗蝹於粉蜦力殞以沉遊山海經曰鯈鱅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容說文曰蜧蛇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泉蝹蜦行貌

䮧蒲沒馬騰波以噓蹀牒水兕雷咆薄交乎陽侯山海經曰䮧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音勃黃伯仁龍馬賦曰嘘天慷慨南越志曰西羣縣東暨于海其中多水兕形似牛說文曰咆嗥也

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鮫人已見海賦

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雹布星離言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傳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舊說曰沙鏡似雲母也

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糾繚也縟繁采也

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所咸髿沙乎研上紫菜色紫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曄光明貌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鬖髿說文曰研滑石也研與硯同五見切菜或為藥

石帆平蒙籠以蓋嶼序萍實時出而漂泳音詠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物大如斗員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

其下則金礦丹礫歷雲精爥銀說文曰礦銅鐵璞也古猛切丹礫丹砂也異物志曰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曰天子之寶璿珠爥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爥也

珕麗珋留璿瑰古回水碧潛琘美巾反說文曰珕蜃屬力計切又曰珋石之有光者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璿瑰郭璞曰璿瑰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琘亦水玉也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

或熲古迥彩輕漣或焆涓曜崖鄰焆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崖間鄰鄰然也力因切林

無不濡岸無不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廣雅曰濡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鴢於絞鷔敖鷗鴃山海經曰大鶚音如晨鵠郭璞曰晨鵠猶晨鳧也爾雅曰鶾天雞孫炎曰黑身一名莎雞山海經曰鴢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山海經曰鷔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璞曰音敖山海經曰鴃其狀如鳧郭璞曰音鉗鈇之鈇徒計切

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爾雅曰九月為玄郭璞曰國語云至于玄月也

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說文曰聒讙語也

濯翮疏風鼓翅翻許聿翾許月反疏理也禮記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鄭玄曰獝狘飛走之貌翻與獝同

揮弄灑珠拊拂瀑沫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說文曰瀑賈也蒲到切

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毦他積羽往來勃碣其列反字書曰毦落毛也毦與毦同音唾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漢書曰燕地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之勃碣也

橉力刃杞稹之忍薄於潯涘栛槤連森嶺而羅峯橉杞二木名也字林曰稹稠緻也薄叢生也淮南子曰南遊江潯許慎注曰潯水涯也音尋栛槤亦二木名也栛音隸

桃枝篔筠簹當實繁有叢劉淵林蜀都賦注曰桃枝竹屬也可為杖又吳都賦注曰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

葭蒲雲蔓纓以蘭紅雲蔓言多而無際也纓采色相映也蘭澤蘭也爾雅曰紅龍舌

揚皜杲毦二擢紫茸而容反皜白也毦與茸皆草花也

蔭潭隩於六被長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隩於到切

繁蔚尉芳蘺離隱藹水松江蘺香草也似水薺水松藥草名也

涯灌芊千萰力見潛薈烏外蔥蘢郎公反涯灌則叢生也潛薈水中茂盛也芊萰蔥蘢皆青盛貌也

鯪陵鯥六跰曰跼具於垠銀隒魚儉鯪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狀如牛陵居蛇尾其名曰鯥埤蒼曰跰躍跳也

獱頻獺睒失冉瞲呼穴乎厱去聲空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踦跼也渠俱切郭璞三蒼解詁曰獱似青狐居水中食魚山海經曰鳌山瀧瀧之水出焉有獸名曰獺其狀如鱅其毛如彘鬣郭璞曰音蒼頡之頡與獺同鱅如珠切睒暫視也聲類曰瞲驚視上也呼穴切厱岸側空處也去嚴切

迅蜼聿季臨虛以騁巧孤玃居縛登危而雍容蜼狖也玃似獼猴也

夔𧇊呼口翹踛六於夕陽

鴛雛弄翮乎山東。山海經曰岷山多夔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又爾雅注曰今青州呼犢為𤘽𤘽夔牛之子也𤘽與物同火口切莊子曰齕草飲水翹尾而踶此馬之真性也司馬彪曰踶跳也廣雅曰翹舉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有鵷鶵郭璞曰鵷鶵鳳屬也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已見上文。漱所遘壑生浦。區別作湖。周禮曰善為溝者水漱之鄭玄曰漱齧也論語曰區以別矣。磴土登之以瀿煩瀷翼渫息列之以尾閭。磴猶益也土登切淮南子曰莫鑒於流瀿而鑒於澄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為瀿扶園切淮南子曰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也許慎曰瀷湊漏之流也瀷昌即切莊子曰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渫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標之以翠蘙。泛之以遊菰。標猶表識也蘙草之翳薈也菰菰蔣也浮於水上故曰遊也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鄭司農周禮注曰芒種稻麥也禮記曰凡祭廟之禮稻曰嘉蔬鄭玄曰嘉善也稻菰蔬之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力果反鱗被如鱗之被言多也蒼頡篇曰攢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翹莖瀵芳問蘂。濯穎散裹。說文曰瀵水浸也匹問切廣雅曰蘂華也穎穗也裹謂草實也高唐賦曰綠葉紫裹隨風猗萎於危。與波潭淹。猗萎隨風之貌潭淹隨波之貌潭音覃淹徒我切流光潛映。景炎羊染霞火。言草之華蘂流耀潛映波瀾景色外發炎於赮火赮與霞同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雲夢澤名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彭蠡既豬孔安國曰澤名也吳錄曰巴陵縣有青草湖具區洮姚滆鬲。朱滻丹漅。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洮湖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合滆湖音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曰汚水又東得滻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漅湖在居巢漅祖了切極望數百。沆胡朗瀁余兩皛胡杳溔余少反七發曰極望成林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沆瀁廣大之貌皛溔深白之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窕。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脈逵水中穴道交通者金精玉英瑱他見其裏。瑤珠怪石琗其表。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汋也汋音綽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也孫卿子曰璇玉瑤珠不知佩山海經曰苟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瑱琗謂文采相雜小雅曰雜采曰綷琗與綷同瑱徒見切琗字憒切驪虬渠幽摎居由其址止。梢雲冠其嶠。必眇反驪虬驪龍也在於九重之泉故云摎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宋衷太玄經注曰摎猶糾也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嶠山巔也方眇切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海童已見上文列仙傳曰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去方言曰矯飛也言飛而去來其中冰夷倚浪以傲睨。五計江妃含嚬而矊彌延眇。山海經曰從極之川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冰夷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傲睨自寬縱不正之貌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嚬蹙而言嚬蹙憂貌矊眇遠

視貌法言曰眇縣作炳矊矊音綿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廣雅曰凌馳也上林賦曰馳波跳沫廣雅曰吸飲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夭矯自得之貌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洞簫賦曰翔風蕭蕭而逕其末舟子於是搦女角棹。涉人於是檥魚綺榜。補郎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搦捉也應劭漢書注曰檥止也王逸楚辭注曰榜船櫂也補孟切一曰榜併船也反毛漂飛雲。運艅艎。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吳樓船之有名者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艅艎杜預曰艅艎舟名也舳艫相屬。萬里連檣。說文曰舳舟尾也艫船頭也埤蒼曰檣帆柱也才羊切泝洄沿流。或漁或商。毛詩曰泝洄從之毛萇曰逆流而上曰泝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列子曰中國之人或農或商或佃或漁赴交益投幽浪。平交益二州名也周禮曰東北曰幽州漢書有樂浪郡也竭南極。窮東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至南極山海經有東荒經爾乃䨴霧紛祲子陰於清旭。許玉覘勑詹五兩之動靜。方言曰䨴視也音隸杜預左氏傳曰氛氣也說文曰霧亦氛字也鄭玄禮記注曰祲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毛萇詩傳曰旭日始出也鄭玄禮記注曰覘闚視也勑廉切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綄音桓長風颾于鬼以增扇。廣莫颾麗而氣整。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颾大風貌音葦廣莫風已見上文郭璞山海經注曰颮颮急貌音戾風徐而不颸。烏回疾而不猛。埤蒼曰颸風遲也音隈鼓帆平迅越。趠陌漲張截洞。音迴帆已見上文趠猶越也截直度也漲洞皆深廣之貌凌波縱柂。電往杳溟。覓冷反揚雄方言曰船後曰柂郭璞曰今江東柂呼為柂也王逸荔枝賦曰飛匡上下電往景還匡勤往切𩙯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𩙯征貌徒對切晨霞朝霞也莊子曰大鵬翼若垂天之雲故曰雲翼言廣大也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楚辭曰往來倏忽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司馬彪莊子注曰頃久也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睎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曰渠黃毛詩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舉足則望見之企與跂同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謂採蘆捕魚之子也擯落謂被斥擯而漂落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思延切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聲類曰鱻小魚也栫在見澱廷見為涔。夾漈在公羅筌。說文曰栫以柴木壅水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淀如淵而淺澱與淀古字通爾雅曰槮謂之涔郭璞曰今作槮叢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以薄捕取之也槮蘇感切涔字廉切說文曰漈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以竹為之蓋魚笥屬䈁灑連鋒。罾子僧䍡雷比船。舊說曰䈁灑皆釣名也罾䍡皆網名也灑所蟹切或揮輪於懸碕。奇或中瀨而橫旋。輪釣輪也埤蒼曰碕曲岸頭也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陽阿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字書曰傲

倨也嶇與謳同楚辭曰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西京賦曰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也爾乃域之以盤巖豁
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河庋汜似鼓之以朝夕尚書曰沲潛既導孔安國曰沲江別名也汜已見上
文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王逸楚辭注曰
湊聚也琴賦曰蒸靈液以播雲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高唐賦曰
珍怪奇偉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說文曰傀偉也又曰奇異也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桓子新論
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班固公
孫弘贊曰異人並出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播靈潤於千里越
岱宗之觸石公羊傳曰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
者唯太山雲爾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爲雨無膚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興雲雨及千里及其譎變儵怳
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經紀天地
錯綜人術言以綜爲喻也符祥上則經紀天地下則錯綜人術漢書五行志曰厥風絕經紀如淳曰壞絕匹帛之屬周易曰錯
綜羣數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仲長子昌言曰錯綜人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史記曰五星聚
于東井陽后陽侯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楊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形遯奇相去得道而
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墜湘水之中因爲湘夫
人也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
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逃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
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荆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舡佽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
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高誘曰干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
而推戈廣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
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悲
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櫂歌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驟諫君
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懷石自投汨羅懷沙即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
楚辭曰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紀年曰周穆王三十
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驊騮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
儀古義字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

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
阿門曰予自宰露之泉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司
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言混萬物盡歸於一科也孟子曰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
海趙岐曰科坎也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湊液也考
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班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文選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物色
宋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謝惠連雪賦　謝希逸月賦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　禰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鷦鷯賦
物色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
即有文章也
風賦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爲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王繢繳蘭臺徐廣曰繢縈
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王迺
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
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
貴賤高下而加焉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
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
句來巢空穴來風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莊子曰
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閒振動悼慄又曰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
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者下或有因字非也王曰夫風始安生
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
郭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爲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
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阿曲也飄忽淜滂激颺熛怒淜滂風擊物聲淜疋冰切熛怒如熛之聲說文曰熛火飛也俾堯切滂普郎切耾

耾雷聲迴穴錯迕耾呼萌切埤蒼曰耾耾風聲廣雅曰耾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
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蹷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
曰蹷頓也韋昭曰梢擊也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楗拒門也
眴煥粲爛離散轉移眴呼縣切眴煥粲爛鮮明貌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
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說文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徘徊於桂椒之間
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蕙草離秦衡獵歷
也秦衡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槩新夷被荑楊楚詞曰露甲新夷飛
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鄭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荑同徒奚切迴穴衝陵
蕭條衆芳然後倘佯倘常佯羊中庭北上玉堂倘佯猶徘徊也躋于羅帷經于洞
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姱容修態亘洞房故其風中
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憯悽增欷鄭玄曰憯憂也說文曰憯
痛也錯感切惏寒貌毛萇詩傳曰慄冽寒氣也慄理吉切欷欣既切清清泠泠愈病析酲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愈
猶差也漢書曰秦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酲酒病析解也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
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
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窟堁課揚塵塕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堁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淮南
子曰揚堁而弭塵許慎曰堁塵也塵莫迴切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
也動沙堁吹死灰堁或爲堀非也駭溷濁揚腐餘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
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禮記孔子曰儒
有蓬戶甕牖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憞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憞惡也言此
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憞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詞注曰鬱邑而憂也毆古驅字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
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溫濕氣來令致濕病也中心慘怛生病造熱慘怛憂勞也慘錯感切方言曰怛痛也素問黃
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中脣爲胗軫得目爲蔑說文曰胗脣瘍也呂氏春
秋曰氣鬱處目則爲蔑爲盲高誘曰蔑眵也蔑與䁾古字通亡結切眵充支切啗齰嗽獲死生不卒啗齰嗽獲中風
人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卽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齰齧也士白切嗽吮也山角切聲類曰嚄大喚也宏
麥切獲與嚄古字通卒七忽切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幷序

潘安仁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荅云無省當時殊迕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敘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敘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

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 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閒鷃鵲賦曰感平生之遊處

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睢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

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

攝官承乏猥厠朝列 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厠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

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許既切

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

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兮代序鵩鳥賦曰萬物迴薄

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字林曰蒔更別種上吏切周易曰時育萬物

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 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舞賦曰慢末士之歌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

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王逸注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

蕭瑟兮 陰氣促急風暴疾也 草木搖落 花葉隕落肥潤去也 而變衰 形體易色枝枯槁也 憀了慄兮 息念卷戾心自傷

若在遠行 遠出之他方

登山臨水 升高遠望視江河也

送將歸 族親別還故鄉已上宋玉九辯之文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 言懷思慕戀徒侶也

遠行有羇旅之憤 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杜預曰羇寄旅客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 毛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心疚鄭玄曰疚病也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 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鷙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鶻春化為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

游氛朝興槁葉夕殞 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

於是迺屏輕箑 所甲 釋纖絺 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箑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

藉莞蒻若御袷衣 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胡官切說文曰蒻蒲子以為華席也又曰袷衣無絮也古洽切

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 槭枝空之貌所隔切戾疾之貌

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 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曰嘒嘒小聲也飄飄飛貌楚辭曰鴈雝雝而南游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 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悠陽日入貌杜篤弔王子比干曰霞霏尾而四除言晃朗而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 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萇曰言長也

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 埤蒼曰朣朧欲明也朣徒東切朧力東切

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 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蛬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燐也一曰燿夜窗草為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蛬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嬾婦也

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 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 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 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急也列子曰御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日就業夕而自省也

班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影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髟字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

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儁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廣雅曰炯炯光也

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 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
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周易曰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行投趾於容跡兮殆
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
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
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
底止也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
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衽襟也字林曰紱綬也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水田曰皐東者取其
春意漢書鄭朋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皐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泉
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濼秋水之涓涓兮玩游
儵之潎潎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潎潎游貌也匹曳切逍遙乎山川之阿
放曠乎人間之世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
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娞也水下遇寒而凝娞娞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冥也寒風積愁雲繁莊子曰風積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傅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
來已久故兼引之梁王不悅游於兔園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
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
乘為弘農都尉去官游梁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書曰相如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俄
而微霰零密雪下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
於周雅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小雅信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授簡於司馬大夫言大夫尊
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稱為寡人賦之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
不轂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却退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也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大寒
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員閟寒乃宿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
曲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
儷偶也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詩傳曰
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莅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
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玄
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焦溪涸湯谷凝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
盛弘之荆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
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煑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
山觀溫泉沸潭無湧炎風不興酈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
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北戶墐
扉裸壤垂繒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
繒帛揔名也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八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
千里何休曰河海興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楊泉物理論
曰風怒則飛沙揚礫連氛累靄揜日韜霞文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一大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於儼切
杜預左氏傳曰韜藏也吐刀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女又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霰薛君曰霰霙也音
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攉磊以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其為狀也散漫
交錯氛氳蕭索王逸楚辭注曰氛氳盛貌藹藹浮浮瀌瀌弈弈毛詩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瀌瀌方

遙切。廣雅曰：藹藹弈弈，盛貌。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杜預曰：甍，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傍二小夾日也。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嬋娟修竹。王逸曰：嬋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璧之臺。劉公幹清慮賦曰：踏琳珉之塗。然即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音路。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瑤階，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達鼎切。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鷴，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鷴。紈袖慙冶，玉顏掩姱。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范子：紈素出齊。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嫮。與姱同，好貌。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崐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飛？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崐山已見上文。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旰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包氏論語注曰：梲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隠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狢之兼衣。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狢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鵾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莊子曰：子貢懣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莫本切。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逸曰：酡，著也。面著赤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歌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腕。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者，理也。揔理一賦之終也。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言隨時行藏也。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蔡雍述行賦曰：玄靈黷以凝結，零雨集之溱溱。正辭曰：日，太陽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陞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任，猶因也。素因遇立，汙隨染成。汙猶相染汙也。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上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

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綠苔生閣，芳塵凝榭。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雅注曰：樹，臺上起屋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七小切。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皐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騰吹寒山，弭蓋秋阪。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白露曖空，素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又陳風曰：月出皦兮，佼人僚兮。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

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說文曰牘書版也仲宣跪而稱曰聲類曰跪跽也跪渠委切跽奇几切臣東鄙幽介
長自丘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昧道懵學
孤奉明恩說文曰懵不明也莫瞢切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
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精
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
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
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
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引玄兔於帝
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為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蠩與兔者陰
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
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
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為天庭朒朓警闕朏魄示沖說文曰朒朔而月見東方縮朒然朓晦而月見西方也朏月未
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王侯奢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朓條達
行疾貌也警闕謂朒朓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沖言朏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沖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
有三讓也朒女六切朓大鳥切朏芳尾切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
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
雨也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
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錄
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若夫氣
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霽才計切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
墮曰椒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
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楚辭曰若
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縟繁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柔祇地也圓靈天也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說文曰除殿陛也君王迺猒晨懽樂宵
宴收妙舞弛清縣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襄弛縣周禮曰大憂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
解也韋昭曰弛廢也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
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親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
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
九皐禽鶴也抱朴子曰峻槩獨立而皐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於是絃
桐練響音容選和絃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瑾箏賦曰察
其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
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也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將
息也聲林而籟管虛淪池而大波滅牽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作則
萬竅怒號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韓
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楚辭曰鬱結紆軫兮
離愍而長鞠王逸曰紆曲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鄉之也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
兮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騖千里不
能改其處也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歌響未終
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
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
既晏兮孰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
多悲風霜露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
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敬佩玉音復之無斁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
有周無斁爾雅曰斁猒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鵩鳥賦并序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
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疏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雋黔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沖天之
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傅卑土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傅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大傅三年鵩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
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三年有鵩

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
因形名之曰鵩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鴞于妖切誼既以謫居長沙韋昭曰讁譴也長沙卑濕誼自傷
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自廣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
孟夏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閼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李奇曰日西斜時也
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閑暇不驚恐也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萃集也發書占
之兮讖言其度說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
問于鵩兮予去何之善曰讖于鵩鳥也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
予其期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鵩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鵩冠子曰固無休息斡流
而遷兮或推而還如淳曰斡轉也善曰鵩冠子曰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
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嬗音蟬如蜩蟬之蛻化也或曰嬗相連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沕穆
不可分別也顏師古曰沕穆微深也鵩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沕亡筆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鵩冠
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而禍
來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鵩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弔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
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域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鵩冠子曰
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
是為越王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
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
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
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
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斯游
遂成兮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譖身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迺
相武丁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字林曰糾兩合
繩纆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鵩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纆也命不可說

兮孰知其極鵩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
曰極止也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
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鵩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盪相轉悍與旱同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
激水旱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大鈞播
物兮坱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善
曰坱烏黨切圠烏黠切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鵩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遲速有
命兮焉識其時鵩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焉識其時見下文也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
工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
息兮安有常則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散為死鵩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千變萬化兮
未始有極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忽然為人
兮何足控摶控摶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摶音團或作揣晉灼曰許
慎云揣量也度商也揣言何足度量己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
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摶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摶字如淳孟康義為是
也善曰鵩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摶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師古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
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鵩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達人大
觀兮物無不可鵩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固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殉
財兮烈士殉名列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
死權兮品庶每生善曰鵩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失理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趨音娶怵音戌大人不
曲兮意變齊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
求頊切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
也鵩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
萬億也鵩冠子曰眾人惑惑迫於嗜慾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莊子曰虛
靜恬淡寂漠無為者道德之至也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寥廓

忽荒怳兮與道翺翔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鶡冠子曰與道翺翔乘流則逝
兮得坻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為坎又曰易明夷則仕險難則隱鶡冠子曰乘
流以逝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鶡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
休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
靜其唯人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
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
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鶡冠
子曰細故袃薊奚足以疑袃薊與蔕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蔕芥刺鯁也

鸚鵡賦并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鵡一作
鸚鴞莫口切

禰正平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慠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
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
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應劭
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
之可貴典引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
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煇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
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觜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啟筮曰金水
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也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
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幾者事之微也故其嬉游高峻棲跱幽深說文
曰嬉樂也跱立也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采
采麗容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雖咬咬鳥鳴也音交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
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義應劭
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跨崑崙而播

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
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以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鵩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
植志也逼之不懼撫之不驚鶡冠子曰迫之不懼定以知勇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
喪生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
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
乎然籠所以盛鳥說文曰翅翼也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崎去奇切嶇音驅踰岷越
障載罹寒暑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一曰障
亭障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
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郅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毛詩曰衡門之
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羇旅也羇旅已見上文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薛君
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楚辭
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毛詩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
舅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禮斗
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顛危也豈言語以階亂將不
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
儷之生離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匪餘年
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爾雅曰生噣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揔名曰雛也背蠻夷之下國侍
君子之光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莊子
許由曰名者實之賓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
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
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霜初
降涼風蕭瑟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長吟遠慕哀鳴感類毛詩曰哀鳴嗷嗷音聲悽以
激揚容貌慘以顦顇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荅賓戲曰夕而顦顇也聞之者悲傷見
之者隕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放臣棄妻屈原
哀姜之徒王逸楚詞注曰歔欷啼聲感平生之游處若壎篪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
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異者視

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順籠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楯欄檻也王
逸楚詞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壁以爲牕也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躑躅也踟腸知切躅腸誅切想崑山之
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爲
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
翮耳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苟竭心於所事，
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詞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
薄軀。楚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
德司馬遷書曰效其癡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鷦鷯賦并序毛詩曰肇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鷦音焦鷯音遼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鷦
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栖處雲閣慨然
有感作鷦鷯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
之理足矣。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
易以化成生也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繁滋族類，乘居匹游。列女傳姜后曰睢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翩翩自得之貌詩曰翩翩者鵻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說文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鶚鵰也山海經曰景
山多鷲黑色多力鵾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異物志曰翡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名別異非雄雌異名也或
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寒門翰舉
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沖天蜚與飛同字書
曰沖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觜距爲刀鈹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
者？有用於人也。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
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
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
受氣。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字林
曰翾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呼緣切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罻。尉左
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鸇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罿罻皆網也鸇之然
切翳薈蒙籠，是焉游集。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草樹蒙籠飛不飄颺，翔不翕習。翕習盛貌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孔
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爾雅曰盤樂也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
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
知，何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不
懷寶以買害，不飾表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吾焉用此以買其害杜預曰買賣也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鄭玄尚書曰汝惟
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
世僞。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術尚爲害真性傳毅七激曰排挫禮學譏謔世僞鵰鶡介
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穆天子傳曰青鵰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鵰亦能食麕鹿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多鶡郭
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鬭死乃止出上黨言因觜距而爲人用也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
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
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
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矰繳抱朴子
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爲世大戮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
入籠。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詞注曰緤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雕籠屈猛志以
服養，塊幽縶於九重。淮南子曰塊然獨處苦對切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
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
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
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爲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鶢爰鶋
居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里，飄颻逼畏。漢書曰左提右挈
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

氣出貌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
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
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鵾
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
差數覩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鳥獸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駁彤赤也卽赭白也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豈不以國尚威容

軍駃音伕馬名趫迅而已傅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

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駃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驕毛萇曰驕壯貌趫與驕同並綺嬌切實有

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尚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

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黄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爲聖德而生疇昔也是以語崇其

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五

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

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周禮曰玉府掌王之

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乃有乘輿赭

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

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皁櫪也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

而恣於馬者轡策制之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襲

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歲老

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櫪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皁棧司馬彪

曰棧若櫺牀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

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

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

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

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

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杜

下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昔帝軒陟位飛黄服皁春秋命厤序曰帝軒受圖維授厤尚書曰汝陟

帝位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於是飛黄服皁高誘曰飛黄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也后唐膺籙赤文候日

后唐謂堯也膺籙已見東京賦赤文候日卽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

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

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

水中出作天馬歌魏德楙而澤馬效質說文曰楙盛也魏志曰文帝黄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亍皁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公孫弘贊曰異人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

乎司律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所以崇衞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

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精曜協從靈物咸秩協合

也論語撰考讖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暨明命之初基罄

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

化洽九區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贄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

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贄蒼頡篇曰贄財貨也說文曰贄會禮也闡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阜盛

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

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牣滿也如淳曰牣滿也揔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

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蠻服斯爲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蓋乘風

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胄崔駰七依曰服飛兎之中乘騁華騮之騄輪躡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六

先景之乘劉邵魏明帝誄曰先皇嘉其誕受洪胄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驂韓子

曰黄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僤於西清鉤陳已見上文齒算延長

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算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梢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蜩訐驤之髮也傅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峯生若山而生峯也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騖馳逐騰踊覆踐簡偉塞門獻狀絳闕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傅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荊越四地名也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惟帝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飛轄軒以戒道環穀騎而清路轄輕也吳都賦曰轄軒蓼擾穀騎煒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漢書王尋敕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鑾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具服金組兼飾丹雘雘倚瓠切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雘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雘黝屬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鉸裝飾也章采文也袁宏酎宴賦曰朱帷赫以霞布進迫遮迾卻屬輦輅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迾漢書音義晉灼曰迾古列字欻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薛綜西京賦注曰欻忽也說文曰欻有所吹起也傅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濩略綏褻張景陽七命曰蚪踊螭騰麟超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王于興言闡肆威稜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書也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七舉曰鴻臺百層干雲參差料武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流藻周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飾齊明和鈴已見上睨影高鳴將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眄影而視者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別曹毗馬射賦曰脩埒坦其平舒輩越羣絢火縣練夐絕絢練疾貌也夐絕迥絕也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

曰蹻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搶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膺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頮音悔踠迹回唐畜怒未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驪命駕分背回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蹋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蹋蹀行不中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闈綦賦曰良馬蹀足輕車結輪將使紫燕駢衡綠虵衛轂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纖驪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接趾秀騏齊亍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逢騠毛萇詩傳曰騏綦文也音其騠京媚切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駬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崐崘山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般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肆敢也左氏曰御驥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回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鑒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脩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勤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烏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蹶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滎陽有烏鳴軛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烏鳴軛彎弓射洞胸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

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祗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攸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廄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鸚鵡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生論曰從自得老從老得終加弊帷收仆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弃為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駔駿充階街佳兮說文曰駔壯也言駔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廄而駔駿王逸楚詞注曰駔駿馬也名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似靈虬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卻驥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鑾之柔矣楚詞曰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曰轡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駙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污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蓬壺崐閬見上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揚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員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吭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腳疏節則多力王氏楚詞注曰姱好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閔鴻羽扇賦曰同皦素於凝霜江迺扇賦曰瓊澤冰鱗瓊亦玉也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詞曰惆悵而私自憐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日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群山海賦曰羣山既略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廓空也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漠已見雪賦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唳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方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蹌蹌龍躍已見吳都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飛騰或摧折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綱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颯沓羣飛貌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翮後塵翱翥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會四會之道岐岐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鬪節角睞力代分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睞視也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傅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洊仍也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與蟻螾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頩薄怒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

詩傳曰。沮。猶壞也。巾拂兩停。丸劍雙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
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雖邯鄲其敢倫。豈
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璧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阿已見上。入衛國
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
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閶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槨。金鼎玉盃銀樽
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守馴養於千齡。結長
悲於萬里。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覿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己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
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
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弃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
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颽颽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颽飄颻也。南風曰颽。颽風朔北方
也。言己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桀。揚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
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
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況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
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
廬。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
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
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己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
皮義絕而罔階。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圮毀也。言己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豈余
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愇。愇亦恨也。孔叢子曰。仲尼
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己安靜長思。不欲毀絕
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
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拾臣業切。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
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
髣髴。項岱曰。覿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攬葛藟而授余兮。
眷峻谷曰越勿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昒韋昭曰。音昧。又音忽。昕寤而仰
思兮。心矇矇猶未察。曹大家曰。昒昕晨旦明也。言己旦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黃神邈而靡
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讖文。以胸臆為對也。淮南
子曰。黃神嘯吟。遺讖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遌遇也。言己緣高而遇神。
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祗敬也。大
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
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烱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
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倏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月倏忽。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
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
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
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
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迕而後
拔兮。雖羣黎之所禦。曹大家曰。迕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
絕粮。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迕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昔衛叔之御音訝
迎也。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
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
己。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郄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
兮。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
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已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
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
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

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爲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
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爲臣不忠遂斬之栗取弔于逌逌所也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
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爲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爲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
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
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爲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
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變化不可測鶡冠子曰
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博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襮表也莊
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趣義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
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大家曰溺桀溺也
謂孔子爲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慆慆而不䏁肥兮卒
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慆慆亂貌䏁避也言子路不避慆慆之亂終隕身於世之禍也遊聖門而靡救兮
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
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固行行胡郎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應劭曰子
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胃而零茂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
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夭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
云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
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
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爲罔兩司馬彪爲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黎淳燿于高辛兮芈亡氏
彊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
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燿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
有汜曹大家曰芈楚姓汜涯也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

虞爲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旣仁得其
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覦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
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
國語曰泠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
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
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
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爲龍酉西方爲虎也國語晉侯問節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
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
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
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
應劭曰震爲龍鱗蟲之長漦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
而冊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
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巽羽化于
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爲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爲
雄元后時始爲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道脩
長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敻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徵應之
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諏子侯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
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嬀巢姜於孺筮兮旦
算祀于契龜應劭曰嬀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算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
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
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曹大家曰宣周
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卽位公孫彊爲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己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

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衞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爲靈久矣夫姒聆呱而劾何弋石兮許相理而鞫條應劭曰姒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劾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爲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詰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鞫告也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爲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原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爲徵兆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嬴縮項岱曰斡轉也遷徙也嬴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禍相及也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黶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咍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爲法潰亂於善惡遂爲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爲徭役死爲休息賈誼曰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蒭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鵩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輶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爲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爲善伯夷以高逝爲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

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胝也繭古典切胝竹遲切紀焚躬以衞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候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曹大家曰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閒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爲順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道亦當爲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之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爲紹嘉公條殷爲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曹大家曰睇盻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抱樹號矣流或爲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項岱曰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昊太昊也孔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鵩鳥賦曰釋智遺形若胥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胥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己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

遺名民之表兮（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舍生取誼以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應劭曰舍置也）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夭於物憂辱傷生恥辱不過於是）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玄賦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爲美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緜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靖與靚同字林曰靖審也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善也貞誠也善曰楚詞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詞曰遵繩墨而不頗廣雅曰跌差也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摶摶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纗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又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珮說文曰繫幃曰纗幃一名縭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然則纗者卽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纗綱中繩纗音攜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襞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子虛賦曰襞積褰縐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楚辭曰芳菲菲兮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大也麗好也鮮寡也攸所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播散也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帝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傳說之生殷二八八愷八元也遻遇也傳姓說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言此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隤愷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尚庶幾也良善也恫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也恫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煢煢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行煢煢楚辭曰既惸獨而不羣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鷖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鷖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廣雅曰鸞鳳屬也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爲邪辟此言無遺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己善曰楚辭曰獨便悁而煩毒焉發憤而舒情又曰中瞀亂兮迷惑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繽紛亂貌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唯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阽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己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爲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阽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阽庶斯奉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艾草名也蕙芷香草也禮記曰簞笥問人者並盛食器員曰簞方曰笥案盛衣亦曰笥後漢作珍蓋珤字相似誤耳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斥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縶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騕褭古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褭中立切兮賦作縶字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蕭該音本作陂布義切禮記曰商亂曰陂鄭玄曰陂傾也周易曰无平不陂廣雅曰陂邪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舡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

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虙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
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曰：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辮交織也。
鞶所以帶珮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珮也。善曰：說文曰：辮，交也。又曰：鞶，覆衣大巾也。從巾，般聲。或以爲首飾字。林曰：鞶，帶也。禮記曰：男
鞶革。鄭玄曰：鞶，巾囊，盛帨巾者。說文曰：珩，所行也。從玉，行聲。字林曰：珩，珮玉，所以節行。大戴禮曰：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珩與衡音義同。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璧曰璜。善曰：董巴輿
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襚，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
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朱明、曜靈，東君，日也。恃己知而
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鶗鴂，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爲
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末乃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
春鳥，繆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說文曰：遒，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曰：三秀
謂芝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茵，芝。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
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亹亹，進貌。疇，誰也。伉，儷也。咨，嗟也。嫮，好也。韓衆獲道輕舉，
故思依之以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衆之流得一。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姤，惡也。恐漸
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自知兮。又曰：蹇淹留而無成。心猶豫
而狐疑兮，卽岐阯而攄情。卽，就也。岐，山名也。攄，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
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攄，力於切。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遁，卦名也。上
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遁之咸，其遁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遁，最在卦上，居無位
之地，不爲物所累，矰繳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蓍百莖一根。劉向曰：蓍百年而
一本生百莖。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爲艮，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
巽爲風，故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衆山而日遠。又曰：聊浮游於山陬。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遁下體
是艮，說卦云爲山，假言衆爾。下互體得巽，巽爲風，故曰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崇，高
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爲兌，說卦云巽爲長
女，兌爲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卽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岳，岳卽山也。說卦曰：乾爲冰，而變爲兌，故曰冰折。物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
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爲兌，兌爲澤，天爲澤，言天高尚爲澤，雖復險戲，世路
可知，雖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乾爲天，兌爲澤。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峥。
勔，勉也。乾爲玉，故曰蹈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不思去，言尚欲進忠賢。勔，亡行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方言曰：嶢峥，高貌也。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
曰：東龜。長。又曰：東曰龜，甲屬。善曰：爾雅曰：龜左睨不類。郭璞曰：行頭左睨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卜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
禎，祥也。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卜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
繇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皐。字林曰：逞，盡也。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裁見也。善曰：莊子
曰：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遠也。瞥，匹洩切。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競，逐也。善曰：鵰鶚，惡鳥，喻
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婪，力含切。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
也。玄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
二七，筮以兪血，賁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
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
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實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
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爲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占旣吉而無悔兮，簡
元辰而俶裝。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無悔。旦余沐於淸源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盪口也。從水，敕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
曰：咀，嚼也。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翾，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曰
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善曰：走音奏。過少皥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皥，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
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皥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修及
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皥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皥之功，
死皆爲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水下。何道真之淳粹兮，去
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耽躬於道眞。楚辭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除穢累而反眞。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留
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中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
千里。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頂平地九千里。五山之
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沉於
大海。楚辭曰：飲沆瀣。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馮，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
雲，翔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椹樹，長丈，大二千圍，兩

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飡沆瀣以為粻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
霞也粻粮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楊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
陵陽子經曰夏飡沆瀣北方夜半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
日之夢也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崐崙之上有木禾焉其穗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
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朝吾行於湯谷兮
從伯禹乎稽山湯谷日所出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食僞也善曰國語曰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
彼湘濱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盖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歌湘夫人也舜南巡
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閒濱水涯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澧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
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
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
湘之閒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江湘遂號為湘夫人也流目眺夫
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
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遊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昭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圯房鄙切
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黎為火正懷歸也愁鬱鬱以慕
遠兮越卭州而遊遨卭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卭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卭五郎切
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鄭玄曰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
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憩息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丘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
沄而涌濤熛風熾也泫沄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沄沉也芒光芒也熛火飛也楊雄冀州箴曰冀土麋沸泫沄如湯溫
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
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孤竹國名也爾雅曰惄思也乃的切楚辭曰心鬱悒余侘傺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為勞顥羇旅而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顥獨也羇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羇旅而無友顥
苦骨切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為明王死配五行少

皞配金說文曰嬉樂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案執旄以指撝也
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旗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皇翼其承旗躔建木於廣都
兮摭若華而躊躇躔息也摭拾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方言曰日運為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
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方言曰摭取也躊直由切躇直於切超
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
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狸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狸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
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
海經曰泑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欻神化而蟬蛻兮朋
精粹而為徒欻輕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吐氛濁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蹶白
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蹋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子曰八極西南方曰偏駒
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
渚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逗止也華太華也山北曰陰善曰山海經曰崐崘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
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潺湲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
也青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為馮夷淮南子曰
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天子龍舟鷁首予合韻音夷諸切會帝
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思
貌春秋命厤序曰帝軒受圖維授厤楚辭曰且徜徉而氾觀延佇見上注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
女怬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蒨郭璞注曰說者云蒨木名也毛
萇詩傳曰蓁蓁至盛也怬許吏切又虛祕切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
訪謀也樛求也如之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神逵昧其難覆
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逵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
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廣
雅曰噬嚙也鼈令殪而口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
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
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晣晣昭晣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
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晣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揔鬼錄者竇號行於代路

兮後膺祚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
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
景帝後立為皇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
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則銜
恤尉龙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官名也龙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
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龙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
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
隧而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造冢塋不異王制賢既
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仍因也恒常也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
而幽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
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瞻其徒無之後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
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
而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公謀
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祛袂也勃鞮字伯楚之通人闇於好惡
兮豈昏惑而能剖剖分明也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蒼頡篇讖書河洛書
也說文曰讖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
以為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蒲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
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蒲蘇書密謂胡亥
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為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為將柰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
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以
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為日夜怨望不得為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為人仁
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酈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
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車人名也孕懷
子也昔有周犨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

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巨萬及期忘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
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曰孕姙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
妄訊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夫裨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
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予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占
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
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
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奇鬼固嘗聞
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
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誚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為剚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睼視也矧況也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
以自疹毋勿也緜攣係貌涬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涬胡冷切彼天監之孔明兮用
棐忱而祐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周公若天威棐忱湯蠲體以
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湯帝乙也蠲絜也拯濟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
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
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厖大也褫福也祈或為祊非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
於他辰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
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
壽二十一年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
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
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即晉地使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所以敗秦師者專由魏犨妾之
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犨也有嬖妾無子武子疾病命顆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顆曰必殺以為殉葬及武子卒顆嫁之
不殺徇葬曰疾病則心情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顆領兵拒秦師之日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亢禦杜回杜回遂躓而顛
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

樹德懋于英六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桑末
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
卽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皐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有
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復返也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
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
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
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儔儔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懺惘兮永思
王逸曰懺惘惆悵失望志錯越也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
不流沍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磑磑堅也牛哀切方言磑堅也左氏傳曰
固陰沍寒杜預曰沍閉也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淒寒貌說文曰拂擊也爾雅曰穹大也毛
詩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
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含孳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雍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文
子曰騰無足而騰也淮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蜿曲也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冰也善曰矜
寒貌凌力證切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
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屏古字通又曰不泣曰唏何休曰欷悲也火既切怨高陽之相寓兮
伷顓頊而宅幽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伷小貌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配水山海
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伷去鳳切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瘳愈也南
至炎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欷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望寒門之絕
垠兮縱余緤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路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閬風而緤馬王逸曰緤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
曰不周山名也在崐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緤緤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
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迅
猋瀟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瀟疾貌媵送也翩飄疾貌瀟音肅善曰爾雅曰風飆謂之猋字林曰瀟深
清也越谽嶰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砯砯經重唇乎寂漠兮慜墳羊之深
潛谽嶰大貌漂浮也砯砯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唇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
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墳羊也丘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

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廣雅曰羊土神谽火含切嶰火加切砯音林追荒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曰
元氣以為天混沌無形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
玄玉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
中休速徵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
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陰郭璞曰卽燭龍也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瞰瞻也瑤谿赤
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鵄殺祖江于崐崙之陽帝乃戮之於鍾山
之東曰瑤岸欽鵄化為大鶚郭璞曰鵄音丕鶚音愕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
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
勝憖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戴勝謂西王母也憖笑貌誚讓也善曰字林曰憖謹敬也山海經曰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
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厲郭璞曰勝玉勝憖魚覲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善曰列
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下伊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
眼而蛾眉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嫮好也善曰楚辭曰嫮目冝笑眉曼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
之袿徽訬婧細腰貌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為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郭
璞曰卽今香纓也訬音眇說文曰婧妍婧也財性切一音精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離開
也的礫明貌善曰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上林賦曰宜笑的礫礫音歷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以玄
黃環珠也琨璧也琛寶也縭今之香纓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
則佩琨辟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尚書曰厥篚玄黃琨音昆縭音離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
豔美色也善曰賂美謂環琨玄黃也楚辭曰怨靈脩之皓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善曰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烟熅和貌葩華也善
曰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廣雅曰烟熅元氣也毛萇詩傳曰卉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蘤古花字本誤作蘤音為詭切非此
之用也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雎鳩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婥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淑明謂衡也
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為卿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皇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

河之洋洋。巍巍高貌。縈紆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崘。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
伏靈龜以負坻兮。亙螭龍之飛梁。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登
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閬風崐崘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崐崘虛有三山。閬風桐版玄圃。層城九
重。禹云。崐崘有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崐崘北角曰閬風之顛。山海經曰。崐崘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
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屑瑤蘂以為粻兮。斟白水以為漿。屑碎也。粻糒也。斟酌也。善曰。瑤蘂也。斟
說文曰。粻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瓊靡以為粻。王逸曰。靡屑也。毛萇詩傳曰。粻食也。又曰。斟挹也。爾雅曰。斟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
兮。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崐崘之源也。蘂而髓切。斟居于切。抨巫咸作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抨使也。善
曰。言我昔夢木禾。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抨甫耕切。滋令
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善曰。言己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
德。孝恭。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
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
姑純懿之所廬。懿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戒庶僚以夙
會兮。僉供職而並訝。庶僚。卽下豐隆列缺等也。訝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皆供職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僉皆也。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軯聲貌。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曄光貌。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軯普耕切。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
塗。雲師雨師也。䨴陰貌。涷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為涷雨。沛雨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
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涷。注曰。今江東人呼夏月大暴雨為涷雨。楚辭曰。使涷雨兮灑塵。䨴徒感切。轙琱輿
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曰。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琱輿。琱玉之輿。爾雅曰。玉
謂之琱。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路車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
騎羅而星布。森聚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
昂。揭卬貌。冠嵒嵒其映蓋兮。珮綝纚以煇煌。綝纚盛貌。嵒嵒冠貌。煇煌珮光貌。善曰。嵒五咸切。綝
音林。纚音離。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
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蜿。又曰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
飛颺。旌羽旄也。善曰。氛旄。氛氣為旄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氳以為旄。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賦曰。天旋少陰。
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蜺為旌。溶音勇。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㵿其若湯。勺㵿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
軨。軹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湉沸其若湯。軨音零。軹之氏切。勺市灼切。湉音換。羨上都之

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羨欲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忘。新愚以為當去己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己
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己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左青琱之揵芝兮。右素威
以司鉦。青琱青文龍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揵豎也。鉦鐃也。揵巨偃切。前
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矞
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卽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
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澳㳖而為清。函含也。澂騰也。清也。善曰。風俗通曰。風
師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風氣也。易曰。巽為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澳㳖之流俗兮。王逸曰。澳㳖垢濁也。拽雲旗
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鸞鸞鑣也。譻譻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之啾啾。譻古嬰字。
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蠓而上征。霄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而汎濫兮。甘泉賦曰。騰清霄而軼浮
景。又曰。浮蠛蠓而撇天。淮南子曰。蠛蠓磑而雨春而風。言羣而上下至疾。曰溢埃風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
回回其揚靈。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靈也。
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叫呼也。閽主門也。闢開也。扉宮門閽也。覿見也。天皇天帝也。善曰。楚
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楊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聆聽也。廣
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
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考治亂
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律。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絲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
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惟般逸之無斁兮。
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曰。斁猒也。善曰。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女撫絃而餘音兮。
太容吟曰念哉。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泰帝
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
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靖立也。毛詩曰。迨我暇矣。又曰。將翱將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
太微之閬閬。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
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閬高貌。甘泉賦曰。閬閬其
寥廓。閬音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四星天騎。一曰天駟。旁一
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良車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建罔車之幕幕兮。獵
青林之芒芒。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桐柏山上為掩畢。三危山上為天苑。彎威弧之拔剌

兮射嶓冢之封狼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彎弓貌善曰楊雄河東賦曰屢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嶓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硠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今荊人呼牽牛星為檐鼓檐者荷也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曰商為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劉流繚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綢繆連綿也遹皇往來貌也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為娩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娩善曰偃蹇驕傲之貌也夭矯自縱恣貌也娩跳也連卷長曲貌娩匹萬切雜沓叢顇颯以方驤善曰衆多之貌顇音悴戫汨飂淚沛以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自浮戫一六切飂力凋切淚音戾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分布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散貌藐遠貌迭過也逷突也逷音唐凌驚雷之砊礚兮弄狂電之淫裔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以軼駭電兮砊礚雷聲也上林賦曰淫淫裔裔砊音苦郎切踰痝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痝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度痝鴻莘萌宋均曰痝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濛鴻以東竭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痝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耿倚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兮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悁忿恨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悁悁烏玄切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輈車轅也善曰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屢顧爾僕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善曰楚辭曰聊假日而媮樂兮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予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焱必遙切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旟爾雅曰錯鳥隼為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載鴻及鳴鳶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蒼頡篇曰眩眃目視不明貌善曰眩音懸眃音云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

又曰長余佩之陸離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以為禽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强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敺音驅墨墨家流也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太姒嗣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善曰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勑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愧為恧女六切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以志清上林賦曰馳騖乎仁義之塗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系曰系繫也言繫一賦之前意也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秪懷憂秪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栢舟悄悄悋不飛栢舟詩篇名也注悁怨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在君側也悋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喬高峙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結精遠遊使心攜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公羊傳曰攜其妻子何休曰攜猶提將也迴志朅來從玄謀朅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獲我所求夫何思夫復也

歸田賦

張平子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日朝不日歸田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

決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孰視而笑曰先生偈鼻戴肩魋顔蹙頞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年足矣及入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睢為秦相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諒信也微昧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屈原既放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漁父悠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樂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子曰遊乎塵埃之外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鄭玄曰令善也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雎鳩王鳩也郭璞曰雕類也爾雅曰倉庚黃鸝也鸝音利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頡頏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爾雅曰關關嚶嚶音聲和也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嚶嚶兩鳥鳴也於焉逍遙聊以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雅曰逍遙儴佯也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言己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臻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觸矢射也吞鉤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鍼為鉤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魦鮀也字指曰鰡魦屬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遊無度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孔子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奴切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漢書述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幷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
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
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爲
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減切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
誠有之拙亦宜然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
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
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則必立功立事效
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是以
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
辭立誠所以居業也僕少竊鄉曲之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忝司空太尉

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
魯公爲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
則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爲河陽
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爲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尚書郎廷尉平臧榮緒晉書岳頻宰
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爲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
之際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臧榮
緒晉書曰楊駿爲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
臾之閒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
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八徙官而一進
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爲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
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爲
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
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爲遇不遇命也廣雅曰効驗也昔通人和長
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
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政無非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
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罃曰
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
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
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於
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止
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築
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衎然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
租也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爲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

鷰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

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 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厤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 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與爲政同也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聲類曰遂從意也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 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 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 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 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

身齊逸民名綴下士 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陪京泝伊面郊後市 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 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卽今浮橋爾雅曰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時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

闚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 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徼 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徼旌旗之名也

谿子巨黍異絭同機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愼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絭同機言弩絭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然絭弩弓也李奇曰絭弓也字林曰絭音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爲異卷同歸誤也

礮石雷駭激矢䖝飛 礮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䖝箭以攻赤眉廣雅曰䖝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鎌謂之羊頭三鎌長六尺謂之飛䖝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鎌稜也

以先啓行耀我皇威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

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敞閑 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閑也

環林縈映圓海迴淵 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圓以法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昜若辟雍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 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

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 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illegible]弟也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 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袀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袀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盛貌也說文曰袀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 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曰沈沈隱隱一作殷殷音義同

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 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 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安韋孟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儒術進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言有道則可以爲師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

璽。言秉紱藏璽。咸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曰。揵六枳而為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瀺灂。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溺之瀺灂。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有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椑。甚美。世罕得之。椑。方彌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荊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犬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之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厤。為碓磨之名。靡不畢殖。蒼頡篇曰。殖。種也。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荊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榹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薁。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薁。山李也。郁與薁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萇曰。堇。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注曰。荾。廉薑也。韻略曰。荾。香菜也。相惟切。與荾同。蘘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蘘荷。菜似薑。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傅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襻。擱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皆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痾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擿紫房。水挂赬鯉。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赬。赤也。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兒御史釋。弟燕。今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乘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蓬萊而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卬。頓足起舞。傅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樂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曾子曰。日就業。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讖。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眾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如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忖所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
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
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恣樂而忘於爲人人后自謂也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鄭玄周禮注曰慊絶也言帝心絶移不省故舊交在得意相親而已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伊予志之慢
愚兮懷貞慤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慤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慤愿也空角切願賜問而自
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奉虛言而望誠兮
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爲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
肯乎幸臨薄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
慼兮獨處廓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悼在心之貌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
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名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
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
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楚辭曰裳
襜襜以含風王逸曰襜襜搖貌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酷烈誾誾香氣盛也誾魚斤切孔
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說文曰存恤問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
翔而北南脅斂也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
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
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
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閒頃也謂下蘭
臺少頃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
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爲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
爲梁木蘭似桂木文杏亦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丰茸衆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
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爲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瓌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
方言曰櫨拱也言以瓌奇之木以爲欂櫨委積參差以承梁說文曰欂櫨柱上枅也方言曰㝩虛也㝩與槺同音康時仿佛
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髣髴見不審諟也尚書曰導河積石
將七羊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耀明也
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爲瓴

甓采色閒雜象瑇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甓爲甋甎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
之連綱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撫柱
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白鶴噭
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廣雅曰噭鳴也日黃昏而望絶兮悵獨託於空堂
說文曰悵望恨也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援雅琴以
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
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
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
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卬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卬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
意也卬五郎切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
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憯悽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躡跟爲跕挂趾
爲躧說文曰蹝履也一曰鞮鞻屬鞮革履也蒼頡篇曰躧徐行貌蹝與躧音義同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
之諐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諐過也殃咎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廣雅曰頹
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爲枕席冀君來
而幸臨也廣雅曰摶著也摶九切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
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迋迋恐懼之貌迋往切楚辭曰魂迋迋而
南行王逸曰迋迋惶遽貌莊子曰君悄然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眇
兮愁予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
月也爾雅曰噣謂之畢又曰大梁昴也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
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
之短夜何晦明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絶書計倪曰會稽之
飢不可再更更歷也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
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
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
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藏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藏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己巽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婬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凄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閒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方禾黍油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曰麥秀漸漸兮黍米蠅蠅彼狡僮兮不我好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榱桷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鄉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猒應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并序

陸士衡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道血氣而求長年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晼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蕊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𣃍也挹音揖𣃍音俱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

藏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也毛詩曰滔滔江漢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爲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滅亡而不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椴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爲日及亦曰王蒸潘岳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隤瘁慜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瞟眇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已見上注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失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託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覽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秖攪予心毛萇曰攪亂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殷深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樂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幷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芘音毗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言岳有名譽爲肇所知漢書曰宣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壻之父母相謂爲昏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暐傳曰楊暨字肇晉荊州刺史子譚字道源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

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埤蒼曰暠
白也掩覆也輴含冰以滅軏，水漸軔以凝冱。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軏車輪謂之軔王逸楚辭注曰
輴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冱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周易曰屯
難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傅毅七激曰仰歸雲遡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前瞻太
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
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太室一
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
塋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
之木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槚大而皺楸郭璞曰老乃皮麤皵者為楸望彼楸矣，感于予
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壟，柏森森
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壟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鄭玄周禮
注曰植根生之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丱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
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自祖
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
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
其無人。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鄭玄禮記注曰
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荄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階也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
禮記曰孔子泫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泫胡犬切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
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遭沈濁
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一首

并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充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
曰韜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並已見上良友既沒，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其妻又吾姨也。賈充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
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杜預注
曰妻之姊妹曰姨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孤女藐
焉始孩，潘岳集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傅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閒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
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
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余遂擬之以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
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
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忉忉憂勞也又怛怛猶忉忉也覽寒泉之遺
歎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
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音陸莪音俄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
長感慼不能閑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承慶雲之光覆兮，
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
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
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纍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虯切纍力追切懼
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鷂鵰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
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
典戒。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
埽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埽灑毛萇詩傳曰灑埽也又曰教成之祭牲
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埽於帷幄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
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萇傳曰痗病也音妹何遭命之奇薄

兮遘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遘遇也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
于己未有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
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猒酒
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丁儀妻寡
婦賦曰靜閉門以卻掃塊孤惸以窮居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
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幬桓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苫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苫注茅苫也江東
呼為蓋楚辭曰蒻阿拂壁羅幬張爾雅曰幬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幬幬丈尤切命阿保而就列
兮覽巾箑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箑扇也口嗚咽
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
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
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
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丁儀
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
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榤鑿垣而棲為塒
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怜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怜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萇
詩傳曰衾被也裯單被也思纏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昇書曰纏緜恩好庶蹈高蹤
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又曰心悶瞀之屯屯王逸曰瞀亂也瞀莫遘切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
移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顏延年曰春夏秋冬曰四時時名一節
故言四時遄速也古麻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遄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
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盲神宇廣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廓也楚
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羌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
對兮倚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
日也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
冥而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思戀之貌小雅曰憑依
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
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龍轜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轜於門側旐繽紛

以飛揚爾雅曰繻廣充幅長尋曰旐禮記有龍輴鄭玄注曰龍輴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
喪公西為志焉設旐夏也然旐喪柩之旗也爾雅曰廣幅曰旐凶幡卽今之旐旐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兮馬踡局而不行局與跼古字並通渠足切潛靈
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睎形影
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家語曰俯察机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睎望也廣雅曰睎視也左氏傳樂祁
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
之四節韓詩曰惸惸余在疚凡人喪曰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
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
霤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說文曰霤屋水流
也又曰溓溓薄冰也力檢切意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楚辭曰
惟郢路之遼遠魂一夕而九逝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
鶩過山陵浸遠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烱烱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楚辭
曰夜烱烱而不寐烱公冷切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
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寡
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欷長笛賦曰泣血泫然交橫而下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
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忽也容貌儡以
頓顇兮左右悽其相愍家語曰儡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儡儡鄭玄曰儡羸貌鸚鵡賦曰容貌慘以顦顇丁儀
妻寡婦賦曰顧顏貌之虺虺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跖鸞鶵儡頓顇說文曰儡敗也洛罪切虺普楹切感三良之殉
秦兮甘捐生而自引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
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停史記
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
而志隕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
極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陵虛兮失
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鳥凌虛以徘徊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
象謂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奉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愬，亦訴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貌也。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歲聿其暮。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說文曰：頹，墜也。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閶闔而望兮。王逸曰：閶闔，天門。怛驚悟兮無聞，超慠怳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曰：君慠然若有怳。已見上文。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陵曰阿。墓門兮肅肅，脩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閒或謂冢爲壟。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沲。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沲。蹈恭姜兮明誓，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不許。注：共伯，僖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他心。

恨賦　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江文通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洎於强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與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史記，王稽謂范睢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今忽崩隕，則爲晏駕。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遷，徙房陵，在漢中。山木之謳，歌曲也。薄暮心動，昧旦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玉乘，玉輅也。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千秋萬歲，爲怨難勝。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爲騎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拔劍擊柱，漢書曰：漢高已并天下，尊爲皇帝，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應劭曰：王嬙，王氏之女，名嬙，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颫颻謂之飆。颫音扶，颻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代之閒氣皆黑。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爲異域之人。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冀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却埽，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妻曰孺人。稚子，見寡婦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楊雄自敘曰：雄爲人跌宕。齎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齎恨入冥。鵩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臧榮緒晉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家事繫獄，亹閱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

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濁醪夕
引素琴晨張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秋日蕭索浮雲
無光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
青霞曳於前阿素籟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修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誄曰玄室冥冥修夜彌長孔安國
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
横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庶子也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匈
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妻敬齊人也戍隴西此人但聞悲風汩起血下霑衿琴道
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亦
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
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山陽公載
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
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慧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春草暮兮秋風
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琴道雍門周曰高臺
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
天子傳七萃之士曰古有死生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
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賈逵曰唯獨也況秦吳兮絕國復燕
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爲況也文子曰爲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或春苔兮
始生乍秋風兮蹔起言此二時別恨逾切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鮑昭東門行曰野風
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
爛兮體漫漫兮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也毛
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檝齊揚以容與掩金
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
琴有柱以玉爲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潺湲兮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鮑昭
東門行曰居人掩閨臥莊子曰君悄然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版也見紅蘭

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
涼悲涼也典略曰衞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幙帳也纂要曰帳曰幕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
揚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蹢同馳戟切躅馳録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
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煒爚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玄曰
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若車衣文繡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
飲三日又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爲太子太傅公子爲少傅甚見器重朝庭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
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琴羽張兮簫
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
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
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琴
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謝宣
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闉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
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韓國趙厠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
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郄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
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厠欲刺襄子故言趙
厠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
曰荊軻者衞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荊軻爲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揕秦王割慈忍
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令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
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抆拭也泣血已見恨賦抆武粉切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
起史記曰荊軻遂發就車不顧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
於泉壤之中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曰荊軻與
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並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

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曰士負羽
楊子雲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
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閒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閨中風
暖陌上草薰薰香氣也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
青氣之烟熅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
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言當
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至如一赴絕國詎
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
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爲喬木有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修德之臣也楚
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爲生別滋可班荊兮
贈恨唯罇酒兮敘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而坐相與食蘇武
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
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又若君居淄右妾
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爲塞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毛詩曰有
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
徒芳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
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
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䔄並音遙然䔄與瑤同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張載擬四
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閒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
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閟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
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張儼席賦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夏侯湛釭燈賦曰秋日既逝
冬夜悠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
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
山列仙傳脩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後去不知所之術既妙而猶學道已

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
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爲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
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
人數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岡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
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蹔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
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
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惟世閒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說文曰謝
辭也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謌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
相謔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
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
不見荅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荅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
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閒美貌謂
之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
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
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
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胸憤盈
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互文也左氏傳衞太子禱曰無折骨雖淵雲之墨妙嚴樂
之筆精漢書曰王襃字子淵楊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
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等待詔
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傅毅班固等爲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有凌雲之稱辯
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難施齊人爲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
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誰能摹暫
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
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
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於文莊子堯曰此吾所用心
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文之
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癡也聲類曰蚩騃也然妍
蚩亦好惡也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
甚見爲文之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
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
謂委曲盡文之妙理論語鯉曰它日又獨立趙岐孟子章句曰它日異日也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
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若夫隨手
之變良難以辭逮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蓋所言文之躰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佇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曰滌
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幽通賦曰皓頤志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遵四
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南子曰木葉落
長年悲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懍懍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潔也說文曰懍懍寒
也孔融薦禰衡表曰志懷霜雪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言歌詠世
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遊文章之
林府嘉麗藻之彬彬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安國注曰彬彬文質見半之貌慨投篇而援筆
聊宣之乎斯文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洛周公援筆以
寫也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
之久廣雅曰訊問也精騖八極心遊萬仞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論語
注曰七尺曰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曈曨欲明也說文
曰昭晣明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楊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宋衷曰
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言思慮之至無處不至故上至
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美新曰盈塞天淵之閒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於是
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怫悅難出之貌浮藻聯翩若翰鳥纓
繳而墜曾雲之峻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謂縷繫矰矢而以弋射收百世
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
振華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
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開闔目數搖也尸閏切然後選義按
部考辭就班小雅曰班次也抱暑者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擊而用或因枝以振
葉或沿波而討源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源水本也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
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於易而便得難之或爲未非也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
瀾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應劭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
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妥帖易施貌公羊傳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
乖異事不妥帖岨峿不安貌楚辭曰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妥他果切帖吐協切岨助舉切峿魚呂切罄澄心
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
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說文曰挫折也韓詩外傳曰辟文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始躑躅
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廣雅曰躑躅跢跦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踟躕也躕與躑同跢跦與踟跦同蒼頡篇曰

吻脣兩邊也莫粉切字林曰吻口邊流離津液流貌劉公幹詩曰敍意於濡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濡如娛切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
協韻音寒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爲本垂條以樹喻也廣雅曰幹本也鄭玄
禮記注曰繁盛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楚辭曰情與貌其不變思涉樂其必
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
簡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論語先進篇子路帥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爲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
曰藐藐然不入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遠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
寂寞音之主也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摯謂叔
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按也
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纂要曰草木華曰蕤字
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條之森盛也粲風飛而猋竪鬱雲起乎翰林爾雅曰飆
飆謂之猋長楊賦曰翰林以爲主人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淮南
子曰斟酌萬殊紛紜揮霍形難爲狀紛紜亂貌揮霍疾貌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辭程才以效伎
意司契而爲匠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老子曰有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在
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僶俛由勉強也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雖
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故夫夸目者尚奢
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爲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爲文尚奢欲快心者爲文貴當愜猶快也起頰切言窮者無隘
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
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碑披
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慘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約溫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頌優遊以彬蔚
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爲宗故精微朗暢彬蔚已見上文漢書音義
曰暢通也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動爲先故煒曄譎誑雖
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論語子曰辭達
而已矣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
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爲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

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爲繡也爾雅曰暨
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
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錡難便也逝止由去留也崎錡不安貌楚辭曰嶔岑崎錡崎音綺錡音蟻
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易也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
言失次也謬玄黃之袟敘故淟涊而不鮮言音韻失宜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淟涊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
曰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曰淟涊垢濁也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
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爲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
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
毫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一爲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黃
鍾之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
兎毫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篇曰銓稱也
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於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
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
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
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勑戒
也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爲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或藻思
綺合清麗千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縟繡悽若繁絃說文曰縟繁彩色也
又繡五色彩備也蔡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闇合昔
之曩篇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他人
先己也毛詩曰杼軸其空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
曰不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或苕發穎竪離衆絕致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發
穎竪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苕陵苕也孫卿子曰蒙鳩爲巢繫之葦苕小雅曰禾穗謂之穎形不可逐響難
爲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難係也鶡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塊孤立而特峙非常
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緯也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
而不能揥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揥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瞽師賦曰時牢落以失次咢縱蹇而陽絕說文曰

擿取也他狄切協韻他帝切或為禘禘猶去也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
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陽中之陰
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裹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喻庸音也
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為箭綴下里於白雪吾
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
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
俗之謠歌說文曰偉猶奇也協韻禹貴切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
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
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
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藴麗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興切或寄辭於瘁音徒
靡言而弗華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
好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妍謂言靡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為一體翻累良質而為瑕也禮記
曰玉瑕不揜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
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閒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
吹管象武舞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
歸漂猶流也不歸謂不歸於實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說文曰么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鄒
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慎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或奔放以諧合務
嘈囋而妖冶埤蒼曰嘈啈聲貌啈與囋同才曷切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言聲
雖高而曲下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廣雅曰耦諧也耦與偶古字通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為
防露也禮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或清虛以婉約每
除煩而去濫左氏傳君子曰臣除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
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
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氾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
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
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為古矣而又闕之甚甚之辭也若夫豐約

之裁俯仰之形廣雅曰約儉也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
文曰微妙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
清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王以相沿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
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王粲七釋曰邪睨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曰投袂而
起杜預曰投振也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
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玄
云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桓公也扁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頤曰酒滓曰糟
司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不失之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纆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蹇吾法
夫前脩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
拙目受蚩欰笑也欰與蚩同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
人采之毛萇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老子曰天地之閒其
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排橐籥樂器按橐冶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說文曰橐
囊也音託籥音藥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綠王芻兩手曰
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
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故踸踔於短垣放
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踸踔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為踸踔不定亦無常也莊子曰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爾無如矣謂
脚長短也踸勑甚切踔勑角切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爾雅曰庸常也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言才恒不足也荅賓戲曰孔終篇於西狩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
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子曰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
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莊子曰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毛詩傳曰遏止也孔安
國曰遏絕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枚乘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
何紛而不理莊子蚿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瓛曰言天機者言

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思風發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論衡曰吾言潏淈而泉出
紛威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威蕤盛貌馺遝多貌封禪書曰紛綸萎蕤毫筆也纂文曰書縑曰素揚雄書曰賷紬素四尺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目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拨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其寂漠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自求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遐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强其出乙乙然乙音軋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士衡與弟書曰思苦生疾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小害至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過也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物事也勠并也言文之不來非予力之所并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并力也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開謂天機駿利塞謂六情底滯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閡假令億載而今爲津法言曰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軌曰昏昏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小雅曰閡限也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予恐來世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纒裹也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兩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彼其吐文萬牒以上賈子曰神者變化而無所不爲也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注曰方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釋名簫肅也言其聲肅肅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王子淵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爲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嘉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褒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條暢條直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疏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疏四布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嶵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嶇嶔巋崎皆山險峻之貌迤嶵邪平之貌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嶵音靡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儻莽曠盪寬廣之貌儻佗朗切敞大貌言竹生敞閑之處又足樂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言竹託生於地經歷萬載不易其貞幹也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蒼色之潤堅周易曰精氣爲物滋熙潤悅貌孔安國尚書傳曰禀受也周易曰震爲蒼筤竹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風賦曰翺翔乎激水之上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言風蕭蕭徑過其末回江謂江曲也說文曰溉猶灌也言江之流注灌溉其山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湔也湔音贊字指曰礚大聲也說文曰注灌也澍與注古字通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說文曰液津也夷石切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說文曰嬉樂也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閒爾雅曰蜩蜋蜩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家語子夏曰蟬飲露而不食蜩徒凋切抱音附蒼頡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玄猨素雌搜索往來貌搜所求切索所白切處幽隱而奧庰兮密漠泊以獭猭廣雅曰奧藏也說文曰屏蔽也庰與屏同嵮泊竹密貌獭猭相連延貌字書獭猭獸逃走也漠與嵮同浦百切泊與帞同亡百切獭敕陳切猭敕員切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讙譁也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謚號也實二切言得謚爲簫而施用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論語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

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於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墨子曰公輸為雲梯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
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師襄學琴帶
以象牙挹其會合帶猶飾也方言曰挹同也言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言巧密也挹胡本切鎪鏤離灑絳
脣錯雜爾雅曰鏤鎪也離灑鏤之貌絳脣謂簫孔以朱飾之灑所宜切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言簫之形
也鄰菌繚糾相著貌如羅魚鱗布列也捷獵參差也膠緻理比挹抐擫𢷤膠緻理比言細密也挹抐擫𢷤言中制也
比扶至切挹於泣切抐女立切擫於頰切𢷤奴協切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
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宕過也生初生也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別
晝夜分白黑矣憤伊鬱而酷䣘愍眸子之喪精鄭玄禮記注曰憤怨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蒼頡
篇曰䣘憂貌奴谷切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趙岐孟子注曰眸子目瞳子也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
音聲言冥生之人而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意發憤在於音聲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故吻吮值夫宮商兮
龢紛離其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字林曰吻口邊也說文曰吮嗽也似兗切形旖旎
以順吹兮瞋䪱𪗾以紆鬱言簫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猗
狔以招搖說文曰䪱頤也釋名曰𪗾咽下垂也言氣之盛而䪱𪗾類瞋也楚辭曰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䪱與頷劉並音含𪗾音胡
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逫律旁迕言氣競旁出遞相逆迕也飛射氣出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逫律
出遲貌張律切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勿述無所逆誤之貌合遝盛多貌封禪書曰奇
物譎詭譎猶奇怪也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折也雜
字曰潺湲水流貌獵聲也詩曰伐其條枚毛萇詩傳曰枚幹也廣雅曰獵折也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
漫衍流溢貌駱驛相連延貌沛多貌惏慄密率掩以絕滅惏慄寒貌恐懼也風賦曰憯悽惏慄密率安靜也掩止息
貌嚌䬸曄踕跳然復出嚌䬸曄踕眾聲疾貌說文曰跳躍也嚌胡急切䬸或為䶗同助急切跳徒彫切若乃
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廉亦察也啾咇𠯗而將吟兮行鍖銋以龢囉
啾眾聲也咇𠯗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鍖銋聲不進貌龢囉聲迭蕩相雜貌咇音筆𠯗音櫛鍖湯錦切銋奴錦切風鴻洞而
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鴻洞相連貌嬈嬈柔弱也婆娑分散貌廣雅曰嬈奇也翩緜連以牢落
兮漂乍棄而為他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謂奇聲也言聲漂然而去棄其舊調而更為奇聲要復遮其
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謳謠已發簫聲於其蹊徑要復而遮之與之相和也龢古和字故聽其巨音
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
含下闇切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

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瘱深邃也音翳字林曰迖滑也迖佗戾切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
何壯士言聲之慷慨如壯士澎濞波浪相激之聲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大戴禮曰優之柔之禮記曰溫潤而澤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輘輷大聲也埤
蒼曰沸㥜不安貌輘力萌切輷呼萌切沸或為潰扶味切㥜音謂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
惠呂氏春秋曰南方曰颽風颽風長物故曰施惠容與寬裕之貌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以奮棄
雜遝眾多貌拔摋分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側手擊曰摋拔扶割切摋蘇割切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
綏肆楚辭曰愴怳懭悢兮惻惐傷痛也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綏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緩也被淋灑其靡
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或
盛壯而細密時復橫潰而清通也橫音于孟切鄭玄周禮注曰陽清也又禮記注曰遂達也哀悁悁之可懷兮良
醰醰而有味毛詩曰中心悁悁說文曰憂煩悁邑憂貌字林曰悁含怒也於玄切又曰醰甜同長味也大含切故貪
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狠戾者聞之而不懟尚書曰叨懫日欽孔安國曰貪饕急懫禮記曰儒者
有砥礪廉隅戰國策曰張儀云趙王狠戾無親爾雅曰懟怨也剛毅彊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
失字書曰虣古文暴字也嘽唌逸豫舒緩自放縱之貌嘽吐誕切唌音誕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
之妻不能為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
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人為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
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
禮魯襄公二十九年齊侯襲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字書曰愕驚也
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
自投水而死芑與杞同也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
於師襄七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
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日蒸盡擔屋而繼之自為避嫌不審矣趙岐孟
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
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復惠復黠慧也桀夏桀也跖盜跖也莊子曰施及三王天
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頹奮椎儡羸疾
貌頓顇愁顇也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時
奏狡弄則彷徨翱翔埤蒼曰彷徨猶彷徉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

急也弄小曲也。愺恅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愺慒寂靜也愺慒與愺恅音義同愺麤老切恅闊草切瀾漫分散也上
林賦曰瀾漫遠遷。薄索合沓。罔象相求。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
北遺其玄珠罔象求之而得。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撆涕抆淚。說文曰撆拭也匹結切廣雅曰歔欷悲也抆亦拭也亡粉切。其奏
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憚漫衍凱歡樂貌阿那腲腇舒遲貌埤蒼曰腲腇肥貌腲
一罪切腇乃罪切。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言所感深爾雅曰蟋蟀蛬也郭璞曰促織也爾雅曰蠖尺蠖也
郭璞曰今蝍蛆也周書曰蚑行喘息說文曰蚑徐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蚑蚑音奇說文曰喘疾息也。螻蟻蝘蜓。蠅蠅翊
翊。方言曰南楚謂螻蛄爲括螻力侯切爾雅曰蚍蜉大螘螘與蟻同爾雅曰蜥蜴蝘蜓蝘於典切蜓徒典切蠅蠅翊翊遊行貌。遷
延徙迤。魚瞰雞睨。皆蟲之形也遷延徙迤却退貌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故取喻焉瞰視也睨邪視也。垂喙蟺
轉。瞪瞢忘食。韓詩外傳曰䘀賓有聲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說文曰喙口也許穢切或爲咮鳥口也都遘切蟺轉動貌埤
蒼曰瞪直視也瞢耕切瞢視不審諦也莫耕切。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哉。家語曰人也者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狀聲之狀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爲蹝鄭
德曰蹝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妨妙切。又似流波。泡溲汎捷。趨巇道兮。泡溲盛多貌汎捷微小貌又云波急
之聲方言曰泡盛也薄交切溲所求切汎房法切埤蒼曰捷裁有水也所獵切巇道嶮巇之道。哮呷呟喚。躋躓連絕。
淈殄沌兮。言其聲之大哮呷呟喚或躋或躓時連時絕淈然相亂殄沌不分也埤蒼曰哮㗖大怒也呼交切杜預左氏傳注曰
躋升也將雞切漢書音義韋昭曰躓頓也竹利切淈胡忽切沌徒損切。攪搜㶅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
攪搜㶅捎水聲也壞頹言如物崩壞頹毀也攪胡卯切搜所卯切㶅胡角切捎所學切。優游流離。躊躇稽詰。亦
足耽兮。韓詩曰搔首躊躇稽詰言聲稽留如有所詰也蒼頡篇曰詰至也。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
還兮。頹唐隕墜貌本或無此十二字。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
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頌曰遷而不淫樂而不荒。條暢洞達。中節操兮。言聲有條貫通暢終洞達而中於節操。
詩卒曲。尚餘音兮。言簫中文詩而曲將盡尚有餘音也。吟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
漂撆餘響少騰相擊之貌漂匹遙切撆匹曳切。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

并序　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呂氏春秋曰堯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傅武仲　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爲竇憲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王曰試爲寡人賦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雲夢藪名在南郡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假設爲辭。寡人欲
觴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欒盈觴曲沃杜預曰飲酒於曲沃。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
盡意。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
音。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鄢郢繽紛激楚結
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兮淮南
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古之名倡也。材人
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鄭玄注禮記曰噫弗寤之聲。王曰。
其如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王逸曰鄭國舞也。玉曰。
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
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
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或云旄旌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
歸之歌。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敬貌毛詩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樂曰六英宋
均曰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
接歡欣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餘日聽覽之餘
日也怡蕩怡悅放蕩也爾雅曰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
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光。古詩曰明月何皦皦楚辭曰夜皎皎兮既明。朱火曄其延起
兮。燿華屋而爥洞房。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閒廣雅曰爥熾也虛疑切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黼帳
袪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黼帳周垂袪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帳兮垂楚組
之連綱漢書曰鋪首鳴說文曰鋪著門抪首。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暢
轂鄭玄注曰茵蓐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玄曰君黃金罍玉觴玉爵也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騰觚爵之斟酌兮。
漫既醉其樂康。儀禮曰媵觚于賓又曰小臣請媵爵鄭玄曰今文媵皆作騰禮記禮器篇注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毛詩曰既醉以酒楚辭曰君欣欣兮樂康毛萇詩傳曰康樂也。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爾雅

日憚樂也。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言皆欲騁其材能效其技也。左氏傳曰：致果爲毅。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言失度也。簡惰，疎簡怠惰也。埤蒼曰：踃，跳也。先聊切。紛挐，相著牽引也。毛詩曰：其心塞淵。毛萇曰：塞，實也。淵，深也。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鄭褎也，楚王之幸姬，善歌舞，名曰鄭舞。楚辭曰：二八迭奏，女樂羅些。姣服極麗，姁媮致態。姁媮，和悅貌。態，謂姿態也。姁，況于切。媮，以朱切。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毛萇詩傳曰：嫽，好貌。理紹切。妖蠱，妖豔也。揚華，揚其光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上林賦曰：飛纖垂髾。司馬彪曰：髾，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纖，細也。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裝，服也。揮，動也。若，杜若也。美人佩以爲芳香也。七發曰：楡流波，雜杜若。動朱脣，紆清陽。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毛詩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閒。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攄，散也。弘，大也。言精靈有所窘束，今將舒繹之也。方言曰：繹，理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骫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骫曲者，今輕慢之。周禮曰：弛懸也。鄭玄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蒼頡篇曰：骫，曲也。於詭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恢炱，廣大之貌。苛縟，煩數之貌。言度之恢炱者，更令舒緩；體之煩數者，使之疎闊。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炱與台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賀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縟，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疎而闊之。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真，太極真氣也。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閉隔絕，使通之。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時，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曲名。琴操曰：伯牙鼓琴，作激徵之音。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贊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汁圖徵曰：聖人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雍容閑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協，和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爲節。此鼓既陳，故志意舒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心。晉灼曰：垠，崖也。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閒，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極，不可盡述其形象也。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

指顧應聲。兀然而動，赴其節度；手指目顧，皆應聲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衞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韓子曰：長袖善舞。駱驛飛散，颯擖合并。駱驛，不絕貌。颯擖，屈折貌。與曲度相合并也。鶣䴙燕居，拉揩鵠驚。鶣䴙，輕貌。拉揩，飛貌。鶣音篇。拉音臘。綽約閑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閑，美閑緩而柔美。赴曲機疾，體自輕少。上林賦曰：便娟綽約。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埤蒼曰：嫺，雅也。機迅體輕，言舞之回折，如弩機之發迅。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絜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說文曰：愨，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修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而出冥也。對問曰：鶤翔乎杳冥之上。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洋。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喟然太息。說文曰：喟，太息也。喟與喟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卬，我郎切。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言既高且絜也。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工，樂師也。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遞，迭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晉灼漢書注曰：埒，等也。言鬬巧妙也。夸，猶美也。理，謂裝飾也。軼態橫出，瓌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瓌，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爲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鍾聲，盡爲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軒跱，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歘頓身而傾折。卞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卻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蜲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覬輕捷之翾翾。義並同也。說文曰：哇，諂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烏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兮。摘齊行列，經營切儗。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貌。摘，佗歷切。摩，切也。鄭玄禮記注曰：儗，猶比也。魚里切。扱，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比擬也。廣雅曰：扱，引也。彷彿神動，迴翔竦峙。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擊不致筴，蹈不頓趾。蹈鼓而足趾不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猶奄也。古人呼闇，殆與奄同。方言曰：奄，遽也。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浮騰絫跪，跗蹋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絫跪，進跪貌。跗蹋摩跌，或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揚跌也。鄭玄禮記注曰：跗，足趾也。方于切。字書曰：跌，失蹠也。徒結切。紆形赴遠，漼似摧折。言要之曲折，漼然以摧折，紆曲其形，以踴其身也。漼，折貌。七罪切。纖縠蛾飛，紛猋若絕。纖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猋，飛揚貌。上林賦曰：垂霧縠。大戴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超趟鳥集，縱弛殟歿。殟歿，舒緩貌。言舞勢超趟，如鳥疾速飛集也。縱弛之際，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趟，跳也。殟，烏骨切。歿音沒。蜲蛇姌嫋，雲轉飄曶。說文曰：委蛇，邪行去也。姌嫋，長貌。蜲與委同。於危切。蛇音移。姌

如劍切嫣音弱如雲轉之疾也飄忽如風之疾也毛萇詩傳曰迴風爲飄留與忽同呼沒切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蜿若遊龍從風翱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篇曰遲徐也遲與黎同力奚切曹憲曰瞭耿而拜上音戾下居蚪反今檢玉篇目部無此二字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色賦曰遷延引身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洽而宴迫於夜故命遣諸客也擾攘就駕僕夫正策埤蒼攘疾行貌史記曰天下攘攘僕夫執駕者策轡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車騎並狎巃嵸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巃嵸聚貌巃力董切嵸音揔良駮逸足蹌捍凌越駮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蹌動也蹌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駮逸奔突走相凌越也而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曰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壍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聲忽驚忽滅也蹠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踏也遠出於羣言疾疾之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曰闇跳行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爲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爲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爲本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習和調貌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毛萇曰止馬曰控忌辭也音冀家語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音言車聲隱隱如遠雷之音相連屬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驛紛漠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然而空有同雲散也天王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皆也胥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文選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說文曰：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

馬季長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爲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漢書曰：數術者，皆羲和卜史之職也。韋昭曰：歷數占術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郵，過也。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史記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無留事。獨臥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漢書右扶風有郿縣，平陽，鄔，聚邑之名也。郿，烏古切。毛詩曰：王餞于郿。毛萇曰：郿，地名。說文曰：鄔，小障也。一曰庫城。在阜部。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鄔。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氣出、精列二古曲。融去京師，京師，洛陽也。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爲笙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傅毅字武仲，作琴賦。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戴凱之竹譜曰：籦籠，竹名。字林曰：惟，有也。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山名。尚書大傳曰：觀乎南山之陰。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爾雅曰：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岯。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瀆無所通，谿。尸子曰：焦原者，萬仞之谿。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曰：箭，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二竹之間。鄭玄周禮注曰：槀，幹也。謂箭之槀。尚書曰：惟箘簵楛。鄭玄曰：箘簵，聆，聽也。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周禮注曰：漱，齧也。爾雅曰：趾，足也。鄭玄毛詩箋曰：團，聚貌。揣與團古字通，徒歡切。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飈而將頹。巔根，根生於顛也。作顛根，將顛墜也。槷刖，危貌。感，觸也。爾雅曰：颬颾謂之猋。猋與飇同。頹，落也。槷，五結切。刖，五刮切。

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面，前也。爾雅曰：重巘，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山狀似之，因以名也。又曰：簡，大也。說文曰：頵，頭頵落也。五隕切。字林曰：砡，齊頭也。牛六切。兀嶁狋鬵，傾昗倚伏。兀嶁狋鬵，峻之貌。嶁，力于切。狋，助緇切。鬵，魚飢切。㢠窌巧老，港洞坑谷。㢠窌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通也。㢠，苦交切。窌，郎交切。巧老，依字。港，胡貢切。嶰壑澮㟴，嵧窌巖𥥛。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又曰：兩山夾水澗也。澮㟴，嶰壑深平之貌。鄭玄曰：澮，所以通水於川也。說音兌。嵧即坎也。周易曰：入於坎窞，凶。王弼曰：最處坎底也。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徒感切。巖，深巖也。說文曰：巖，岸也。巖𥥛不平也。廣雅曰：𥥛，窟也。字從穴從復，扶福切。運裛穿窌，岡連嶺屬。運裛，曲不平也。屬，連也。穿，於孤切。按林簫蔓荊，森槮柞樸。說文曰：篠，小竹也。簫與篠通。本草經曰：蔓荊實，味苦。森槮，木長貌。毛詩箋曰：柞，櫟也。子落切。樸，包木也。補木切。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廣雅曰：渟，水止也。涔，漁池也。音岑。賈逵國語注曰：障，防也。字林曰：潰，旁決也。頵淡滂流，碓投瀺穴。頵淡，水搖蕩貌。頵，胡感切。淡，徒敢切。碓投，似碓之所投也。說文曰：碓，舂也。都隊切。瀺，聲也。字林曰：流，水行也。瀺穴，瀺注隙穴也。瀺，士咸切。爭湍苹縈，汩活澎濞。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疾也。苹縈，迴旋之貌。字林曰：澎濞，水瀑至聲也。苹，芳耕切。汩，古沒切。活，古活切。鱗淪窊隆，詭戾。爾雅曰：大波爲瀾。郭璞曰：言蘊淪也。鱗淪，文貌。說文曰：窊，邪下也。窊隆，高下貌。詭戾，乖違貌。窊，烏瓜切。瀄瀑噴沫，犇遯碭突。瀄瀑，沸涌貌。噴沫，跳沫也。碭，徒郎切。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說文曰：搖，動也。賈逵國語注曰：演，引也。張揖注漢書上林賦曰：杌，搖也。字林曰：至，到也。是以閑介無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杜預注左氏傳曰：介，猶閑也。閑介，一也。蹊，徑也。言山閒隔絕，無有蹊徑也。漢書曰：舟車所不至，人迹所不及。猨蜼晝吟，鼯鼠夜叫。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張揖上林賦注曰：蜼似獼猴而大。郭璞曰：鼯鼠，一名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亦謂之飛生。寒熊振頷，特麚昏髟。振，動也。方言曰：頷，頭也。胡感切。爾雅曰：麚，牡鹿也。昏，睍。髟，長髦也。言或顧睍，或振髟。髟，方妙切。山雞晨羣，壄雉晁雊。毛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雄雞之鳴爲雊。壄，古野字。晁，古朝字。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由衍，行貌。羽獵賦曰：噍噍昆鳴。噍，子由切。鄭玄周禮注曰：讙，譟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國語管子曰：四民雜處，則其言哤。哤聒，雜聲也。說文曰：聒，讙語也。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險巇，傾側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蘱，錚鐄警嗃。方言曰：蘱，搖動也。蘱與揗同，所交切。警嗃，並謂其仿聲也。錚鐄，聲也。錚，士庚切。說文曰：錚，金聲。鐄與鍠同，音宏。字林曰：警，小聲也。呼盲切。埤蒼曰：嗃，大呼也。呼交切。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淮南子曰：張瑟者，小絃絙，大絃緩。高氏注曰：絙，急也。楚辭曰：絙瑟兮交鼓。又曰：破伯牙之號鍾。王逸注曰：絙，急張絃也。博物

志曰鑑脅號鐘會琴名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彭彭咸胥伍子
胥也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邪心吉甫曰伯奇為人
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
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求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哀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
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曰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
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攢乎下風收精注耳收精不窺注耳專聽靁歎頹息掐膺擗
摽歎聲若雷息聲若頹也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靁與雷古今字也爾雅曰焚輪謂之頹郭璞曰暴風從上下也埤蒼曰掐爪也說文
曰膺胸也國語曰無掐膺韋昭曰掐叩也苦洽切魏書程昱傳曰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忿高邊人掐之乃止毛詩曰寤擗有摽毛萇曰
擗摽拊心貌泣血泫流交橫而下毛詩曰鼠思泣血禮記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楚辭曰橫
垂涕兮泫流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淮南子曰病疵瘕者通旦不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於是乃使
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魯宋二國名也淮南子曰魯般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為木鳶而飛論衡曰魯班刻
木為鳶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垂成大山四起所
謂舍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欜按墨子削竹以為鵲鵲三日
不行韓子云為木鳶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也蹉纖
根跂籛縷言以足蹉蹋纖根又跂躡細縷也蹉七何切一作搓埤蒼曰搓擲也方言曰籛小也縷言細似縷也上林賦曰布結
縷顏監注蔓生着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相結故名縷今俗呼鼓箏草而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因以名彼雖草名抑亦義兼似
縷也膺陗阤腹陘阻言以膺服於陗阤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陗者必阤許慎曰陗峻也七笑切阤落也直紙切
字林曰阤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陘音刑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
彠矩聲類曰挑決也鄭玄毛詩箋曰挑支落之兆堯切說文曰摹規也莫奴切彠亦矱字王逸楚辭注曰矱度也矩法也彠於縛切
夔襄比律子壄協呂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鄭玄周禮注曰比次也周禮大師掌六
律六呂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
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十二畢具黃鍾為主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為律伶倫制十
二篇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故黃鍾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篇漢書律歷志曰十二陽六
為律陰六為呂律者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解谷生其薄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律本氣
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二月之音氣也黃鍾律呂之長故曰為主橋揉斤械剸掞度擬蒼頡篇曰矯正也鄭玄周

禮注曰揉謂以火橋也如酉切說文曰斤斫木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剸裁也大丸切又曰剡銳也周易曰掞木為矢掞與剡音義同度擬
量度比擬也鍃硐隤墜程表朱裏說文曰鍃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鍃也蘇董切廣雅曰硐磨也音
動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墜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定名曰笛以觀賢士以其滌穢
故可觀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之以八音孔安國注曰八音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食舉雍徹勸侑君子食舉謂進食於天子而設樂食竟奏詩之樂以徹食徹去也蔡雍禮樂志曰天子中
樂殿中食舉樂也周禮曰及徹而歌徹鄭玄曰歌之者歌雍也周禮曰王以樂侑食鄭玄曰侑助也然後退理乎黃門
之高廊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重丘宋灌名師郭
張漢書曰平原郡有重丘縣名師有名師也宋灌郭張皆其姓也工人巧士肄業脩聲工樂人也巧伎巧也賈逵
國語注曰肄習也於是遊閑公子暇豫王孫史記曰宛孔氏有遊閑公子之名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
君韋昭曰閑暇也服虔曰諸公閑遊戲若依服解閑當工莧切韋昭曰優遊閑暇也按史記貨殖傳有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此則韋
說勝閑音閑豫樂也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左氏傳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乃
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胥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胥亦曲也字或為引蔡雍琴操
有思歸引衛女之所作富謂聲之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紛葩盛多貌波散廣衍實可異
也毛萇詩傳曰衍溢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言聲之相逆遌也說文曰掌柱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郭璞穆天
子傳注曰遌觸也五故切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蒼頡篇曰啾衆聲也鄭玄周禮注曰
咋咋然聲大也仕白切埤蒼曰嘈啐聲貌嘈音曹啐才喝切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絞灼激聲相繞激也切猶磨切也
震鬱怫以憑怒兮耾碭駭以奮肆楚辭曰怫鬱兮弗陳王逸曰蘊積也怫扶弗切左氏傳嚴由曰今君
震電憑怒杜預曰憑大也埤蒼曰耾聲貌碭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
狠戾蒼頡篇曰噴叱也普寸切或作憤防粉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跱蹠言其聲跱立如有所蹠躡也狠戾乖背也戰國策張
儀曰趙王狠戾無親靁叩鍛之岌峇兮正瀏溧以風冽言音如靁之叩鍛岌峇為聲也蒼頡篇曰鍛椎
也都亂切岌苦協切峇苦合切漢書音義孟康曰瀏清也毛萇詩傳曰溧寒也說文曰冽清也瀏溧清涼貌冽寒貌薄湊會而
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躓凌乘也節曲節也趣向也期會也躓謂顛仆也爾乃聽聲類形狀似
流水又象飛鴻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鴈之音氾濫溥漠
浩浩洋洋氾濫任波搖蕩之貌說文曰氾濫也上林賦曰沇淫氾濫溥漠以翮撫水之貌謂飛鴻之狀也長矕遠引
旋復迴皇孟康漢書注曰矕視也莫干切廣雅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迴皇競集充屈鬱律瞋菌碨抰
皆衆聲鬱積競出之貌屈音掘瞋尺鄰切菌去倫切碨於迴切抰烏郎切酆琅磊落駢田磅唐衆聲宏大四布之貌

鄧普耕切琅力耕切磅唐廣大盤礴也宋玉笛賦曰磅唐千仞取予時適去就有方莊子曰去就取予不能知六者塞道者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毛萇詩傳曰方則也洪殺衰序希數必當鄭玄周禮注曰殺減也所居切左氏傳魏獻子曰遲速衰序杜預曰衰差序次也衰楚危切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老子曰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方言曰燼餘也蓋與燼同在進切喪服子夏傳曰抗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調更裝而奏之奄忽滅沒曄然復揚方言曰奄遽也曄盛貌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說文曰擅專也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漂凌謂漂蕩凌駕也覆冒謂掩覆冠冒也風俗通曰簧笙中簧也大笙謂之簧或乃植持緣纆佁儗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以於緣纆也說文曰緣以長繩繫牛也徐絹切漢書音義張晏曰二股謂之糾三股謂之纆佁儗寬容之貌佁敕吏切儗五吏切簫管備舉金石並隆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鄭玄禮記注曰隆盛也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舜以夔爲樂正於是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杜預左氏傳注曰八風八方之風金乾主磬其風不周石坎主鼓其風廣莫革艮主笙其風明庶震主簫其風條巽主柷敔其風清明木離主琴瑟其風景絲坤主鍾其風涼土兌主壎其風閶闔律呂既和哀聲五降左氏傳醫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曲終闋盡餘絃更興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苦穴切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左氏傳醫和曰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不聽也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雜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言鄭衛之聲煩手雜也密櫛密如櫛也毛詩曰其比如櫛踸踔攢仄蜂聚蟻同踸踔迫蹙貌攢仄攢聚貌埤蒼曰踸踔地聲也字林曰踔踏不進踸音覆踔子六切衆音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蹔怠雜弄閒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演引也言有所動引於心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毛萇詩傳曰閑代也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駘蕩安翔貌蒼頡篇曰闡開也漢書曰闡諧慢易之音作惆悵怨懟窳圔窴䆵字林曰懟怨也窳圔聲下貌圔於洽切窴䆵聲緩也窴恥聾切䆵女盍切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聿皇疾貌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緼繙紆縕宛蜿蟺蚡緼繙紆聲相糾紛貌蚡扶云切緼於文切經宛蜿蟺盤屈搖動貌鄭玄曰蜿委也經音因蜿於阮切蟺音善箟笏抑隱行入諸變笏抑隱手循孔之貌毛萇詩傳曰行往也鄭玄周禮注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絞槩汩湟五音代轉絞槩汩湟音相切摩貌言聲相絞槩如水之聲汩湟水流貌絞古巧切槩古愛切汩于筆切湟音黃挼挐捘搣遞相乘邅說文曰捘摧也奴迴切蒼頡篇曰挐捽也引也奴家切廣雅曰捘按之也子潰切搣猶抑也邅邅迴也張連切一云邅當爲蹍司馬彪莊子注曰蹍蹈也女展切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反商猶變商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琴道曰下徵七絃揔會樞極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注云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也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變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廣雅曰聆聽也引亦曲也蔡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禮記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聽簉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閑居焉簉弄蓋小曲也說文曰簉倅字如此毛萇傳曰怛怛惕惕憂勞也閑音閑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漾敞罔老莊之槩也老子已見遊天台賦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也曠若廣切敞罔大貌槩猶節也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尚書曰皐陶曰擾而毅直而溫言正直而有溫和也溫和正直柔而能毅也史記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陬邑人又曰孟軻騶人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列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之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瞀光而謀之瞀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再來漫我以其辱行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沈廬水高士傳曰湯伐桀求道於卞隨卞隨不應及滅讓於卞隨曰君以我爲食天下遂投瀘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光亦投水而死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牢剌拂戾諸賁之氣也牢剌落乖剌也說文曰剌戾也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諸抽劍剌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秦封之於商號商君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言科條能分決繽紛能整理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稍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乃觀王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說林十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與之游死不恨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辭旨繁縟又相連續也說文曰縟彩飾也范睢蔡澤並辯士也范睢已見西京賦蔡澤見歸田賦㸌爍銚㦚皙龍之惠也㸌爍銚㦚皆分別節制之貌㸌音藥爍音歷銚他堯切㦚胡麥切左氏傳曰鄭駟歂殺鄧皙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皙鄭大夫也史記曰公孫龍趙人爲堅白同異之辨晉太康地記曰汝南西平縣有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以爲堅白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上擬法於韶箾南籥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爲奏四代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哉杜預曰舜樂也音簫又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杜預曰象箾舞者所執南籥舞也文王樂也南言文王化自北而南謂從岐周被江漢也爾雅釋樂曰大籥謂之產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曰七孔箾音簫中取度於白雪淥水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趣高誘曰淥水古詩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毛萇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可得而知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眎狼顧拊譟踴躍鹽鐵論曰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淮南子曰鴟視而狼顧熊經而鳥申此

養形之人也莊子音義曰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齊分限也在細切皆反中和以美風俗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
尊曰廣教化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
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爲懷王左司徒爲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卽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
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弃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澹臺載尸歸皐魚節其哭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
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韓詩外傳曰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則皐魚也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
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
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識矣於是門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長萬輟逆謀渠彌不
復惡左傳曰莊十二年長萬南宮萬也弑宋閔公於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初鄭伯
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
惡已甚矣注曰公子達魯大夫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也昭公鄭莊公子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將欲爲卿蒯聵能
退敵不占成節鄂左傳曰定十四年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衛侯
晉趙鞅乃納蒯聵于戚至哀三年衛石姑帥師圍之父子爭國爲讎敵也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
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
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愕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字林曰鄂直言也謂節
操蹇鄂而不怯懦也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王逸曰草木交曰薄宦夫樂
其業士子世其宅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鱏魚喁於水裔
仰駟馬而舞玄鶴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沬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注曰
瓠巴楚人也亦善於瑟淫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喁喁政苛則人亂注楚人喻喁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駟馬仰
秣仰頭去謂爲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
鶴于時也緜駒吞聲伯牙毀絃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伯牙已見上瓠巴聑
柱磬襄弛懸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孫卿子曰昔瓠巴鼓琴潛魚出聽江邃文釋曰瓠巴齊人也說文曰聑安也丁

箛切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周禮曰大喪令弛懸鄭玄曰弛釋下也懸鐘格也留眎瞸眙累稱屢讚字林曰瞸直視
貌蒼頡篇曰瞸直下視貌丑庚切字林曰眙驚貌敕吏切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廣雅曰搏擊也說文曰抃拊手也雷
抃聲如雷也僬眇睢維涕洟流漫僬眇睢維目開合之貌僬子小切方言曰眇小也亡小切聲類曰睢大視也字
林曰睢仰目也許惟切字林曰維持也周易曰齎咨涕洟王弼曰齎咨嗟歎之聲也說文曰洟鼻液也敕計切是故可以通
靈感物寫神喻意喻曉也禮記曰樂和故萬物皆化言可以通於神靈感致萬物舒寫精神曉喻志意也致誠
効志率作興事致極也効驗也尚書咎繇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孔安國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事當慎汝法
度敬職也其漑盥汙濊澡雪垢滓矣毛萇詩傳曰漑滌也古載切本或爲槩音義同禮記曰食於質者盥亦滌
也公緩切說文曰濊水多也澡洗手也莊子曰澡雪而精神高誘淮南子注曰雪拭也說文曰滓澱也滓壯里切澱音殿昔庖羲
作琴神農造瑟庖羲卽伏羲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眞也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瑟以歸神反
望及其天心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爲塤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
周平王時諸侯作塤有二孔郭璞爾雅注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雞卵塤虛袁切倕之和鐘叔之離磬禮記曰垂之和
鍾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堯之共工也世本曰叔舜時人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皆理器之
名也樂汁圖徵曰鑠金爲鐘四時九乳鑠金雖出樂緯此金謂黃金揔飾衆器非止鐘也賈逵注傳曰消鑠也說文曰金有五色黃爲長
鑠與爍同國語張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韋昭曰礱磨也力東切禮記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玄曰華畫也說者以
睆爲刮節目也睆胡綰切爾雅曰骨謂之切犀謂之錯毛萇詩傳曰治骨曰切尚書曰錫貢磬錯孔安國曰治玉曰錯丸挺彫
琢刻鏤鑽笮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栢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挻擊也舒連切一作埏老子曰埏埴以爲
器河上公注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爲食飲之器也淮南子曰陶人克埏埴許重曰埏抒也埴土爲也爾雅玉謂之彫石謂之琢郭璞曰
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郭璞曰治器之名也說文曰鑽所以穿也又曰鑿穿木也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
笮韋昭注爲笮而賈逵注爲鑿然笮與鑿音義同也鑽子丸切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
如彼解嘲曰曠以日月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天姿天然之姿也
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言簡易不煩劇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
皇聖哲黈益六器琴瑟簧塤鍾磬淮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曰二皇伏羲神農也聖哲謂女媧暴辛垂叔之流黈猶演
也佗斗切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說文曰裨益也婢移切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尚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
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風俗通曰笛元羌出

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
相似見胡鍊切己謂龍也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篴便易持籥者曰楇細者曰枚言裁笛以
當篴故便而易持也篴馬策也竹瓜切裁或爲材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
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鐘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
故曰易京笛本四孔京加一孔於下爲商聲故謂五音畢沈約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言易京者猶如莊周蒙人謂蒙莊及磬襄宋翟
之比

琴賦幷序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嵇叔夜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文子曰夫
物盛則衰滋味有猒而此不勌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閻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而已說文曰猒從甘田犬會意字也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管子曰導血氣而求
長年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
意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申也尚書曰詩言志然八音之器
歌舞之象歷世才士竝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淮南子曰晚世風流
俗敗禮義廢仲長子昌言乘北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爲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稱其材幹則以危
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
矣然未盡其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
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趣意也禮記曰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桓譚
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馬融琴賦曰曠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
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史記曰龍門有桐樹
高百尺無枝堪爲琴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披開也重壤謂地也泉壤稱九故曰重也毛萇
詩傳曰誕大也載生也爾雅曰北極北辰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襄上也驤與襄同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
之休光謂包含天地醇和之氣引日月光明也周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
於昊蒼說文曰蕤草木花貌汝誰切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納藏也淮南子曰日
入于虞淵之汜又曰入于虞淵是謂黃昏高誘曰視物黃也晞乾也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王逸曰九陽謂九天之崖也經
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論語子曰我待價者也價者物之數也康安也且其山川形
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嵓盤曲紆屈隱幽深邃也崔嵬高峻之貌岑嵓危嶮之形字林曰嵓山巖也亙嶺
巉巖岞崿嶇崯皆山石崖嶮嶮峻之勢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
蹇雲覆偃蹇高貌言高在上偃蹇然如雲覆下也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巍巍高大貌廣
雅曰秀出也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蒸氣上貌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播布也孔子曰夫
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閒說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
鬱怒彪休觝至也隈水曲也彪休怒貌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
瀄汩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蜿蟺展轉也糾繚也蜿於阮切蟺音善糾己虯切放肆大川濟乎中州肆猶縱也
中州猶中國也安回徐邁寂爾長浮安回波靜遠去象上林賦曰安翔徐回又曰寂漻無聲澹乎洋洋
縈抱山丘說文曰澹水搖也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廣雅曰奧藏也
毛萇詩傳曰宇居也珍怪琅玕瑤瑾翕赩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尚書曰球琳琅玕皆美玉名說文瑾玉名翕赩盛貌
詩傳曰赩赤色貌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蒼頡篇曰奐散貌衍溢也若乃春蘭被其東沙
棠殖其西楚辭曰春蘭兮秋菊山海經曰崐崙之上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
使不溺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
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楊雄泰玄賦曰茹芝英以禦飢飲玉醴以
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
流其閒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爾雅曰謐靜也微微幽靜
也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東都主人曰闕
庭神麗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周易曰遯世無悶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
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地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
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班固漢書曰漢興有東園公綺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卽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皆河內軹人一曰在汲乃相與
登飛梁越幽壑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莊子
曰南方生樹名瓊枝周旋永望邈若陵飛言若鳥之陵飛左氏傳史克曰奉君以周旋邪睨崑崙俯

闞海湄。說文曰睨邪視也崐崘山名也闞視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
威夷。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韓詩曰周
道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辭曰鷦鷯巢在深林不過一枝偃
鼠飲河不過滿腹隱乎沛澤堯讓不已於是遁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死因葬於箕山之巔十五里堯因就封其墓號曰箕公子仲
武陽城槐里人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羨斯嶽之弘敞心
慷慨以忘歸。西京賦曰赫昈昈以弘敞爾雅曰愷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情舒放而遠
覽接軒轅之遺音。軒轅黃帝也遺音謂琴也。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
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騩山在三危西九
十里。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莊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說文
曰斲斫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蓋桐孫亦然。至人攄思制為雅琴。莊子
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郭象曰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乃使離子督墨匠
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玄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離子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鍼
末於百步之外桉慎子為離珠周禮禁督逆祀者鄭玄曰督正也字書曰督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
彪曰匠石字伯。夔襄薦法般倕騁神。夔及師襄班垂並已見上文。鏤會裛厠朗密調均。鏤會
謂鏤其縫會也裛厠謂裛纏其塡厠之處也說文曰裛纏也廣雅曰厠間也。華繪彫琢布藻垂文。孔安國尚書傳
曰繪會五彩也胡憒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翠綠二色也。絃以園客之絲徽以
鍾山之玉。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
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蠶狀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繅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
之玉許愼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
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古賢列女之像。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
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列子
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華容
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灼明也又曰爚火光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漢書曰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篇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
是為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成曲或曰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
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

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憀亮聲清徹貌亦與聊字義同。及其初
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王逸楚辭注曰證驗也。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
硌美聲將興。廣雅曰踸踔無常也磥硌壯大貌磥與磊同力罪切。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廣雅曰昶通也
勑兩切。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弦瑟樂
曲未詳韓子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
舞再奏而列二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起天雨隨之此言感天地清角為勝
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
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廣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楚辭注曰岌岌高貌。沛騰遌而競趣翕
韡曄而繁縟。韡曄盛貌繁縟聲之細也郭璞爾雅注曰遌相觸遌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
湯湯鬱兮峩峩。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見上文。怫愲煩寃
紆餘婆娑。怫愲煩寃聲蘊積不安貌怫扶味切愲音渭風賦曰勃鬱煩寃上林賦曰紆餘委蛇。陵縱播逸霍濩
紛葩。言聲陵縱播布而起霍濩然似水聲紛葩開張貌霍濩盛貌魯靈光殿賦曰霍濩燐亂。檢容授節應變合
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
乎泰素。含顯媚之聲以送曲終也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軒長廊之有牕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子虛賦曰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也班婕妤自
傷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郭璞曰今之香纓也。於是器
泠絃調心閑手敏。毛萇詩傳曰閑習也。觸攙如志唯意所擬。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攙同蒲結切
如志謂如其志意。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淥水已見上文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雅昶唐
堯終詠微子。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逸又曰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昶與暢同又曰微子操微子傷
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寬明弘潤優遊躇跱。躇跱躊躇踈跱。拊絃安歌新聲
代起。楚辭曰翔江洲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吟也漢書曰李延年善歌為新變之聲。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
要列子兮為好仇。爾雅曰扶搖風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列子曰勃海之中有山曰
瀛洲莊子列子御風泠然者風仙也劉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毛詩曰窈窕
淑女君子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鄭玄曰餐夕食也說文曰餐吞也楚辭曰餐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薄至也。齊萬物兮超自得
委性命兮任去留。莊子有齊物篇楚辭曰漠靈靜以恬愉澹無為而自得服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己。激清

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會節會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毛詩傳曰綢繆猶纏緜也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引亦曲也半在半罷謂之闌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洛神賦曰攘皓腕於神滸飛纖指以馳騖紛𩟗𩞤以流漫𩟗𩞤聲多也𩟗不及也師立切說文曰𩞤疾言也徒合切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廣雅曰盤桓不進貌從容舉動也毓與育同闥爾奮逸風駭雲亂闥疾貌七發曰波湧而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牢落猶遼落也洞簫賦曰翩緜連以牢落劉歆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濩宏澤甘泉賦曰半散照爛粲以成章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韡明貌斐敷尾切韡于鬼切風賦曰眴奐粲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廣雅曰英美也或閑聲錯糅狀若詭赴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雙美並進駢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蒼頡篇曰隨後曰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左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居預切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音義曰殊猶絕也時劫掎以慷慨或怨𡡉而躊躇說文曰掎偏引也𡡉嬌也子庶切𡡉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姐子也切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躊躇猶躑躅也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言扶疏四布也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並依字攢仄聚聲長笛賦曰踾踧攢仄從橫駱驛奔遌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讚閒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閒不容息高誘曰不容氣息促之甚也瓌豔奇偉殫不可識高唐賦曰譎詭奇偉不可究陳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閑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閑也清和條昶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陰淫案衍之音衍弋戰切廣雅曰陸離參差也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毛萇傳曰婉然美貌委蛇聲長貌鄭玄毛詩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會節會也邀要也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蒼頡篇曰嚶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鴈詠之聲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離鵾鳴姑耶紛文斐尾慊縿離纚紛文斐尾文彩貌慊縿離纚羽毛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靡靡順風貌猗猗衆盛貌或摟𢹋櫟捋縹繚潎冽摟𢹋櫟捋皆手撫絃之貌爾雅曰摟牽也劉熙孟子注曰摟牽也力頭切說文曰𢹋反手擊也廣雅曰櫟擊也毛詩曰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縹繚潎冽聲相糾激之貌說文曰繚纏也上林賦曰轉騰潎冽潎冽水波浪貌言聲似也輕行浮彈明嫿睽慧說文曰嫿靜好也睽察也七祭切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頌曰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淮南子曰流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古本葩字為此芢郭璞三蒼為古花字今讀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玄賦

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字書曰贍足也封禪書曰豈不善始善終哉毛詩曰高朗令終令善也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西京賦曰盡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纂要曰一時三月謂之三春九十日謂之九春西京賦曰麗服揚菁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涉蘭圃登重基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背長林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竊賦詩之所明王逸曰賦鋪也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樂動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歸田賦曰百卉滋榮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邊讓章華臺賦曰蘭肴山竦椒酒淵流毛詩曰旨酒思柔醇厚也進南荊發西秦南荊即荊豔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曰齊謳楚舞紛紛漢書有秦倡員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又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始曰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魏武帝樂府有東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應及傅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佗皆類此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古相和歌者有鵾雞曲遊絃未詳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更唱迭和流楚窈窕懲躁雪煩言流行清楚窈窕之聲足以懲止躁雪蕩煩懣也懲直陵切下逮謠俗蔡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詳本末俗傳蔡氏五曲遊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嬙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歌辭曰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聞鶴聲倚戶而悲牧子聞之愴然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後人因以為樂章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簉已見上文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說文曰吝亦貪惜也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莊子曰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
聲清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琴一何怨也賈子曰張急調下使之怨也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
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則濁閒遼故音庳絃長故
徽鳴閒遼謂絃閒遼遠也絃長謂徽闊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埤義與此同鄭玄周禮
注曰庳短也音婢傅毅雅琴賦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
曰絜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
情矣說文曰泄除去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
心字林曰慘毒也漢書音義郭璞曰愀變色貌說文曰愴傷也憯七感切慘七敢切愀七小切含哀懊咿不能自
禁字林曰懊咿內悲也列子曰喜懼抃舞不能自禁懊於六切咿音伊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
舞踊溢說文曰欨笑貌也況于切留連瀾漫嗢噱終日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
切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廣雅曰養樂也恬虛樂古棄事遺
身莊子曰虛靜恬惔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論語子曰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比干
以之忠尾生以之信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
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
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
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譴死矣其為謹
雖他皆如是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為五建上書奏誤作四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策數馬舉手曰四馬孔安國曰訥遲鈍也
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禮記曰樂
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禮記曰樂其感人深于時也
金石寢聲匏竹屏氣孔安國曰屏除也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
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也淮南子曰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
墜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為水伯其形首足尾並人面而色青楚辭曰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舞
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鸑鷟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皐見之聘之橘柚張衡南都
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眾類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
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賦曰蟋蟀蚸蠖蚑行喘息垂喙蟠轉瞪瞢忘食說文曰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蚑嘉斯器之懿
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懿美也傅毅雅琴賦曰明仁義以厲
己故永御而密親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遊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愔愔韓詩曰愔愔和悅貌聲類曰和靜貌
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
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賈逵曰唯獨也

笙賦周禮笙師掌教笙鄭眾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簇之
氣眾物之生也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
古今注曰匏瓠也有柄曰懸匏可為笙曲沃者尤善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
縣杜預曰汶水太山出萊蕪縣說文曰篠小竹戴凱之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為笙也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
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隈曲也固衆
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猶簡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
纖面短長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剛生幹裁熟簧剛割也設
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捻也於頰切亦作擫謂指擫
也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長門賦曰聲幼要而復揚各守一以司應統大
魁以為笙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物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魁謂匏首插定所也苦回切今古怪切基黃
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
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鳳皇來儀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列管
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斯企翾翾岐岐司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
賦曰鳥企山跱翾翾初起也岐岐飛行貌漢書音義曰岐岐將行貌明珠在咮若銜若垂郭璞爾雅注曰
咮鳥口也音晝脩檛內辟餘簫外逶脩檛長管也辟開也餘簫眾管也逶逶迤漸邪之貌駢田獦纚鉀
鰈參差駢田聚也獦纚不齊也纚音歷鉀鰈裝飾重疊貌鉀音押鰈助甲切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
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桓子新論

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爲之悽愴心傷盡祭不舉樂焉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言將欲吹笙咽中先噦而理氣也說文曰嗢咽也又曰噦氣氣啎也嗢於忽切噦紆月切嗢噦或爲溫穢謂先溫煖去其垢穢調理其氣也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悁埤蒼曰佛鬱不安貌終嵬峨以蹇愕又颼遝而繁沸蹇愕正直之貌罔淚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罔及淚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淚虛誕之聲也肆放也言聲將絕而復放懰檄櫂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檄櫂疾貌埤蒼曰懰宿留也檄音激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愀愴惻淢悲傷貌虺韡煜熠盛多貌淢與惐同況逼切廣雅曰煜熾也音育說文曰熠盛光也熠以入切汎淫氾豔霅曄岌汎淫氾豔自放縱貌霅曄急疾貌霅素合切曄于怯切或桉衍夷靡或竦踴剽急夷靡平而漸靡也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葺襲重貌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言以笙聲爲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而恐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列子秦青曰昔韓娥爲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擫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擫指捻也奴協切翮管也其形類羽故曰翮也周易曰震動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說文曰筩斷竹也徒東切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翕及切虛滿謂隨氣虛滿也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憀亮聲清也聲類曰憀曰也音留廣雅曰躊躇猶豫也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詠羣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魏文帝園桃行曰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毛詩曰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宛其落矣化爲枯枝毛詩曰宛其死矣毛萇曰宛死貌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飛龍鵾雞已見上文古樂府有飛來雙白鶴篇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歌錄曰吟歎四曲王昭君楚妃歎楚王吟王子喬皆古辭荊王子喬其辭猶存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爾雅曰關關嚶嚶音和也含胡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鶵之從母也洞簫賦曰嗔啾胡以紆鬱禮記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行古辭歌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從九鶵郁捋劫悟泓

宏融裔郁捋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泓宏聲大貌融裔聲長貌說文曰泓下深也哇咬嘲哳一何察惠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說文曰哇諂聲也咬淫聲也楚辭曰鵾雞嘲哳而悲鳴哇咬嘲哳聲繁細貌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訣厲謂決斷清冽也悄切憂貌磬折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莊子曰暖然似春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酒酣徒擾樂闋日移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擾謂擾攘裝飾也鄭玄曰闋終也疎客始闌主人微疲韓子曰穰歲之秋疎客畢食文穎漢書注曰闌言希也謂飲酒半罷半在謂之闌弛絃韜籥徹塤屏篪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徹去也屏除也廣雅曰長琴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二十七絃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產郭璞注曰籥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塤謂之嘂郭璞注曰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竹爲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曰六七孔也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幽情形而外揚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長頸大禺切酃鄒陽酒賦曰醪醴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淥酃鄉若下齊公之情吳錄地理志曰湘東酃以爲酒有名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光華飾也歧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華之伎也西京雜記曰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之曲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曰悚懼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歌錄有美人篇齊瑟行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徵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熠爚光明貌蓬勃泰出貌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傳玄長簫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大不踰宮細不過羽鄭玄月令注曰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國語泠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之也鄭玄曰言堯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限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爲奏四代樂爲之歌頌季札歎曰至矣哉邇而不偪遠而不攜節有度守有敘凡人邇近者好在逼迫此樂中乃有不逼之聲凡人相遠者好在攜離此頌中乃有遠不攜離之音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鄭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惟簧也能

研羣聲之清 惟笙也 能揔衆清之林 言衆若林能揔之禮記曰唱和清濁遞相為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 衞無所措其邪 鄭無所容其淫 禮記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 非天下之和樂 不易之德音 其孰能與於此乎 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 鄭玄毛詩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也籀文為歊在欠部毛詩曰其嘯也歌

成公子安 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辭賦壯麗徵為博士歷中書郎

逸羣公子 體奇好異 傲世忘榮 絶棄人事 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睎高慕古 長想遠思 謝承後漢書曰陳諫睎高視遠清舉矯俗馮衍顯志賦曰獨耿介而慕古舞賦曰遠思長想 將登箕山以抗節 浮滄海以游志 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 於是延友生 集同好 尚書序曰與我同好 精性命之至機 研道德之玄奧 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應德璉馳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 愍流俗之未悟 獨超然而先覺 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孟子伊尹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狹世路之阨僻 仰天衢而高蹈 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僻羽獵賦曰狹三王之阨僻孔融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 邈姱俗而遺身 乃慷慨而長嘯 琴賦曰弃事遺身遺身謂其身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 于時曜靈俄景 流光濛汜 廣雅曰曜靈日也俄邪也歸田賦曰於時曜靈俄景楚辭曰出自湯谷次于濛汜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 逍遙攜手 踟跦步趾 廣雅曰躊躇踟跦也踟跦與踟躕古字通左氏傳蔿啟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 發妙聲於丹脣 激哀音於皓齒 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響抑揚而潛轉 氣衝鬱而熛起 言聲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熛起言疾字林曰熛飛火也 協黃宮於清角 雜商羽於流徵 黃宮謂黃鍾宮聲清角已見上文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飄遊雲於泰清 集長風乎萬里 言所感幽深有同龍虎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泰清天也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泰寧 曲既終而響絶 遺餘玩而未已 良自然之至音 非絲竹之所擬 是故聲不假器 用不借物 近取諸身 役心御氣 周易曰近取諸身 動脣有曲 發口成音 觸類感物 因歌隨吟 大而不夸 細而不沈 夸漫也琴道曰大聲不震譁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 清激切於竽笙 優潤和於瑟琴 玄妙足以通神悟靈 精微足以窮幽測深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禮記曰夫禮樂通乎鬼神窮高遠而測深厚精微已見上文 收激楚之哀荒 節北里之奢淫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濟洪災於炎旱 反亢陽於重陰 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粮常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災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悕懼女顯其真為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唱引萬變 曲用無方 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 和樂怡懌 悲傷摧藏 摧藏自抑挫之貌言悲傷能挫於人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絶曠身體摧藏 時幽散而將絶 中矯厲而慨慷 矯舉也 徐婉約而優遊 紛繁鶩而激揚 情既思而能反 心雖哀而不傷 毛詩序曰關雎哀而不傷 揔八音之至和 固極樂而無荒 毛詩曰好樂無荒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 披文軒而騁望 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楚辭曰白蘋兮騁望 喟仰抃而抗首 嘈長引而憀亮 憀亮已見上文 或舒肆而自反 或徘徊而復放 孔安國尚書傳曰肆緩也 或冉弱而柔撓 或澎濞而奔壯 說文曰冉弱長貌上林賦曰柔撓嫚嫚 橫鬱鳴而滔涸 冽飄眇而清昶 滔涸如水之滔漫或竭涸也飄眇聲清長貌眇他鳥切爾雅曰涸竭也字林曰冽寒貌 逸氣奮涌 繽紛交錯 列列飆揚 啾啾響作 奏胡馬之長思 向寒風乎北朔 古詩曰胡馬思北風 又似鴻鴈之將鶵 羣鳴號乎沙漠 似鴈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鳴聲也大曰鴻小曰鴈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絶幕應劭曰幕匈奴之南界傅瓚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漫也西域傳曰難兜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此匈奴中沙漫地也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書或作漠音訓同說文曰漠北方流沙 故能因形創聲 隨事造曲 應物無窮 機發響速 怫鬱衝流 參譚雲屬 怫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物之理譚猶着也參譚不絶又曰龍舉而景雲屬 若離若合 將絶復續 飛廉鼓於幽隧 猛虎應於中谷 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 南箕動於穹蒼 清飆振乎喬木 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毛詩曰南有喬木 散滯積而播揚 蕩埃藹之溷濁 國語泠州鳩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鄭玄儀禮注曰播散也風賦曰駭溷濁揚腐餘說文曰溷亂也 變陰陽之至和 移淫風之穢俗 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樂用之則正人和陰陽 若乃遊崇岡 陵景山 臨巖側 望流川 坐盤石 漱清泉 景山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蕩口也 藉臯蘭之猗靡 蔭脩竹之蟬蜎 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猗靡隨風

之貌。楚辭曰：嬋娟之脩竹。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駱驛，不絕貌。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緜。論語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字書曰：悱，心誦也。芳匪切。纏緜，已見上注。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礲硠震隱，訇礚𠺕嘈。字林曰：礚，大聲也。礲，芳宏切。硠，音郎。𠺕，音勞。嘈，音曹。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熹，蒸也。聲類曰：熹，熙字。音均不恒，曲無定制。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韻均與韻同。行而不流，止而不滯。已見上文。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激曜，清疾貌。曜，音翟。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衞。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衞，已見上文。于時緜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王豹處淇而善謳，緜駒處唐而齊右善歌。言二人以歌謳化齊衞之國。鄧析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手而歎息。晏子春秋：虞公善歌，以新聲惑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漢與又有虞公。劉向別錄曰：有人歌賦，楚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於齊，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閉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衞人。商，金聲清，故以為曲。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蘭。麄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夜迎客，甯戚疾擊其角，商歌曰：南山峩峩，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瞑瞑何時旦。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關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韓必斂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不圖於韶樂之至於斯。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文選卷第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四言

賦癸

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婬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爾雅曰崪者厜㕒注謂山峯頭巉巖然言雲氣形似於山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鄭玄曰寢臥息也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為高唐之客自言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阻險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㬈兮若松榯㬈茂貌如曈曨也徒對切榯直豎貌音時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旌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偈居竭切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湫兮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薺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廣闊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為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也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爾是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石勢不生草木臨大阺之稸水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丁兮切周禮曰以瀦畜水字林曰稸積也與畜同抽六切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百谷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濞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洶詡鞏切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安流平滿貌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壠界如田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壠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孤壠之附山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廣雅曰隘陋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卻相會謂水口急陋不得前進則卻退復會於上流之中止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崪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孔安國注尚書曰碣石海畔山也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磥磥衆石貌巆聲也火宏切字林曰礚大聲也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瀺灂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埤蒼曰瀺灂水流聲貌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潏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潏猶蕩動也音容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橈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霈浦大切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

而馳邁虎豹狖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妄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
鷂鷟鳥也鵰照切字林曰竄逃也七外切非關協韻一音七玩切。股戰脅息安敢妄摯。股戰猶股慄也脅息猶翕
息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水北也暖
故魚鼈游焉。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謂張其鱗甲翼
魚腮邊兩鬣也蜲蜲蜿蜿龍蛇之貌上言水中蟲盡暴揔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蜲於危切蜿於袁切。玄木冬榮煌
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
椅垂房糾枝還會。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栗花長與葉閒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
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下句曰糾。徙靡澹淡隨波闇
藹。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小文也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東西施翼猗狔豐沛。東西施翼者謂
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狔柔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猗狔以招搖猗於宜切狔於危切。綠葉
紫裹丹莖白蔕。裹猶房也古臥切。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四會四懸俱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涕欲出也。長吏隳官賢士
失志。尚書曰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孔安國曰隳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知所為。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
高遠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王逸
楚辭注曰巑岏山銳貌裖已見上林賦音振李奇曰裖整也陳列也磑磑高貌方言曰磑堅也。磐石險峻傾崎崖隤。
埤蒼曰崎嶇不安也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巖嶇參差從橫相追。勢如相追。陬互橫啎背穴
偃蹠。廣雅曰陬角也側溝切啎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蹇如有所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啎逆也路有橫石逆當
其前背郤也穴孔也郤又當山之孔穴。交加累積重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巑
岏崖上重益其高。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仰視
山顛肅何千千炫燿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千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燿其上。俯視崝
嶸窐寥窈冥。廣雅曰崝嶸深直貌窐寥空深貌士耕切嶸音宏窐苦交切寥音勞。不見其底虛聞松
聲。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傾岸之勢
其水洋洋避立之處如熊之在樹。久而不去足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
出也。悠悠忽忽怊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斷楚辭曰怊悵而自悲王逸曰悵恨
貌怊恥驕切。使人心動無故自恐。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孟賁
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阻亦不能為勇也斷丁亂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爾雅曰遻見也午故切愕
與遻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縰縰莘莘眾多
之貌說文曰纚冠織也縰與纚同所綺切詩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萇曰莘眾多也莘所巾切字或作兟往來貌若出於神。狀似
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
芳草羅生。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簸箕之踵也。秋蘭
茝蕙江離載菁。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夜干一名烏扇今江東為烏
蓮史記為射干漢書音義曰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靡靡相依倚貌
夭夭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同時發也掩同也。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雀鳥之通稱毛詩曰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爾雅曰王
雎郭璞曰鵰類今江東通呼為鶚詩云鳥摯而有別者一名王鸝黃郭璞曰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鶬鶊方言曰或謂黧黃為楚
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嗶啁爾雅曰巂周郭璞曰子巂鳥出蜀中或曰鳥子規一名姊歸巂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
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當年遨遊。一本云子當千年萬
世遨遊未詳。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隨鳥類而成曲也。有方
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
漢書郊祀志曰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玉充尚羨門高二人。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
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進純犧禱琁室。進謂祭也禱祭也尚
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崐崙之山有傾宮琁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醮諸神禮太一。醮祭
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
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言辭卽祝所傳辭
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紬引也音抽。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
脅息增欷。並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益也惏力甚切悷力計切。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
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偏告眾士漢書音義李奇曰羽林騎士張晏曰以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鄭玄以
為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漭漭水廣遠貌爾雅
曰苹蘋蕭郭璞曰今蘋蒿也邪生亦可食說文曰苹苹草貌音平。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
忽蹄足灑血。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閒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九竅通鬱精神察滯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氣者五藏之使候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一首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昳時也怳忽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紛擾喜也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如有可記識也髣髴見不審也罔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勝盡也贊明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晳也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爲明切曄盛貌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馳施也綺五色也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胡憒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襛不短纖不長說文曰襛衣厚貌如恭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裔裔行貌毛萇詩傳曰婉美貌方言曰嫷美也他臥切說文曰侻好也與娧同他外切又侻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嬙音牆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近看既美復宜遠望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暢申也未可申暢己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聯娟微曲貌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褊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姍也說文曰姽嫿好貌五果切廣雅曰嫿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衽衣衿也自矜嚴也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澹靜貌愔和也嫕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聲類曰愔見魏都賦嫕己見洞簫賦和靜貌韓詩曰嫕悅也說文曰嫕靜也蒼頡篇曰嫕密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爲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曰旋回也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鄭玄毛詩箋曰幬牀帳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頩色也匹零切方言曰頩怒色青貌切韻匹迥切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挺顏色而自矜持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毛萇詩傳曰據依也闇然

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婬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遣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王逸楚辭注曰嫣笑貌廣雅曰嫣嫣故喜也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攣病也力專切說文曰齞張口見齒也牛善切歷猶疎也旁行踽僂又疥且痔踽僂傴僂也廣雅曰傴僂曲貌傴央矩切僂力主切說文曰疥瘙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爲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况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名洧于軌切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此郊卽鄭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大路詩篇名也遵循也路道也謂道路逢子之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辭甚妙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爲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怳失意貌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覩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答也顏師古注復音伏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絜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卽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一首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曹子建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黃初文帝丕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京域謂雒陽東藩卽鄄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背伊闕越轘轅伊闕轘轅見東都賦經通谷陵景山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蘅杜蘅也皐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陽林一作

楊林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未察猶未的審所觀殊異毛詩曰彼何人斯御者對曰臣聞河
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廼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
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
雲翔翩翩然若鴻鴈之升驚婉婉然如遊龍之升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朱穆鬱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
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
升朝霞正歷曰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襛纖得衷脩短合度
神女賦曰襛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削成已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
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
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鉛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鉛成胡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爲鉛華
兮患離塵而無光雲髻峩峩脩眉聯娟毛詩曰鬒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峩峩高如雲也脩長曲而細
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眸子炯其精朗離騷曰靨輔奇牙宜
笑嘕王逸曰美人頰有靨輔也權兩頰睞旁視也瓌姿豔逸儀靜體閑神女賦曰瓌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閑
儀靜安靜也體閑謂膚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柔弱也綽寬也
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圖應畫圖也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璀粲衣聲山海經曰
沃人之國爰有璿瑰瑤碧郭璞曰名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毛萇曰琚珮玉名音居戴金
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爲金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貫白珠八劉騊駼玄
根賦曰戴金翠珥珠璣劉熙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繁欽定情詩曰何以
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綃輕縠也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
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芳藹芳香晻藹也楚辭曰建雄
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爾雅曰岸上曰滸郭璞曰厓上
地也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滸水厓也漢書音義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傳瓚曰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余情悅其
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毛詩曰予無良媒
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
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指水爲信如有如
白水之類也珶玉也徒帝切潛淵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
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神仙傳曰切仙一出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

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久無度復下須
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豫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
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說文曰靜審也韓詩曰靜貞也於
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神光離
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輕軀以迅赴
若離鶴之失羣言如鶴鳥之立望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椒塗衡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
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廼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
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厲急
也雜遝衆貌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
之獨處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
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慾賦曰傷匏
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但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
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韤生塵陵波而韤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卽神而言若者夫神萬
靈之揔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爲非神也淮南子曰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韤足衣也動無常則
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含
辭未吐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張衡七辯曰蟜齊之領阿那宜
顧杜篤祓禊祝曰懷季女使不飱婀娜可切娜奴可切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
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洛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爲風師不可引他說以
非之川后河伯也已見上文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並已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
玉鸞以偕逝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上瀨又曰將騰駕兮偕逝玉鸞已見上文六龍
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
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來鯨鯢踊而夾轂水禽
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爾
雅曰水中渚曰沚孔安國尚書注曰山脊曰岡毛詩曰領如蝤蠐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動朱脣以徐言陳交
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
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淚下貌悼

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兮獻江南之明璫良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太陰衆神之所居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遡逆流向上也緜緜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說文曰騑驂駕也毛萇詩傳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廣雅曰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晳與司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王隱晉書曰束晳字廣微平陽陽干人也父惠馮翊太守兄璆與晳齊名嘗覽古詩惜其不補故作詩以補之賈謐請為著作郎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喻人求珍異以歸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不暇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居謂未仕者言在家之子無有縱樂須供養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馨爾夕膳絜爾晨飡馨芬香也絜鮮靜也教其朝晚供養之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彼居之子色思其柔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羞有滋味者有獺有獺在河之涘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獺將食之先以祭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異歸養其親也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字林曰汨深水也于筆切廣雅曰噬齧也爾雅曰魴魾也郭璞曰今呼魴魚為鯿嗷嗷林烏受哺于子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烏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勗增爾虔以介丕祉鄭玄毛詩箋云介助也毛萇詩傳曰祉福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白華朱萼被于幽薄毛詩曰鄂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鄂也纂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粲粲門子如磨如錯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爾雅曰石謂之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鄭玄毛詩箋曰跗鄂足也趺與跗同陬山足也蒨蒨士子涅而不渝蒨蒨鮮明貌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渝變也竭誠盡敬亹亹忘劬毛萇詩傳曰亹亹勉勉也亡匪切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鵡賦梁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汙也點與玷古字通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子夏序曰華黍廢則畜積缺矣

黮黮重雲輯輯和風黮黮雲色不明貌徒感切輯輯風聲和也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同黍華陵巔麥秀丘中毛詩曰黍稷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玄曰九穀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霤黍發稠華亦挺其秀蒼頡篇曰稠衆也廣雅曰稠概也直留切概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參所今切稸我王委充我民食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郭璞曰道光照也廣雅曰翼翼明貌猷道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安也蠢蠢庶類王亦柔之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言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于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四時遞謝八風代扇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已見上纖阿案晷星變其躔淮南子曰纖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日景曰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五是不逆六氣無易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氏傳秦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左氏傳右尹華曰祈昭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
物不遂其性矣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周禮曰山林植物鄭玄
曰物根生之屬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猶猷古字通漫漫方輿回回洪
覆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
永其壽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恢恢大
圓芒芒九壤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傳曰芒芒九土資生仰化于何不養資取也言取生
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人無道夭物極則長老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所也
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明明后辟仁以
爲政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
鷮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賓謂羣臣也時之和矣何思
何脩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修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
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爲文化內輯武功外悠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五言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臨陣殺苻融
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
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爲臨
川郡守爲有司所糾徙付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簒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
收罰詔於廣州行棄市刑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
乎天雲之際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纓繞也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繞不雜塵霧嵇康書曰
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段生干木也已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遂諡曰惠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喜從之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縣罄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呂
氏春秋曰秦將興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以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
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晉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晉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
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
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爲卻十五里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史記曰平原君欲封
魯連連不肯受左太沖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
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爲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惠物辭所賞勵志故
絕人恩惠及物而不受賞賜言勉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苕苕歷千載遙遙播
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明哲謂祖玄也清塵已見懷舊賦經綸見南都賦委講綴道
論改服康世屯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屯
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
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蹶圮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褊小
介於大國杜預曰介閒也毛詩曰今也蹙國百里爾雅曰圮敗覆也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懾懼也謝靈運
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拯溺由道情龕暴資
神理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龕勝也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關聰鏡
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尚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文軌已見恨賦賢相謝世運遠圖
因事止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曰上損國家累世勋勞
遠圖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
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隨山疏濬潭傍巖蓺枌梓山居賦注曰選
神麗之所申高栖之意疏開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爲潭蓺樹也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貞正也觀視也
言正見丘壑之美

勸勵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勗己之稱

諷諫一首四言并序

韋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曰善曰漢書

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為楚王薨子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黼衣朱黻

四牡龍旂善曰應劭曰黼衣上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采龍旂旗上畫龍為之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為之

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彤弓斯征撫寧遐荒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

征伐善曰毛詩曰彤弓弨兮荒荒服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

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迭互也言豕韋與大彭互為伯於商也至于有周歷世會同顏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

事也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潤絕豕韋氏劉兆曰旁言曰譖

善曰赧王已見西征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自絕豕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

令不行謂之放顏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善曰尚書曰以蕃王室繇與由古字通庶尹羣

后靡扶靡衛顏師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

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真魏切善曰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

已見西征賦我祖斯微遷于彭城顏師古曰言我先祖遂微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在予小子

勤唉厥生應劭曰小兒啼聲唉唉顏師古曰唉歎聲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許其切阸此嫚秦耒耜斯耕

顏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于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顏師

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顏師古曰於讀為烏烏歎

辭也赫明貌此詩中諸數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攸平顏師古曰懷思也來也言漢兵所往無不歸懷

故萬國所以皆平乃命厥弟弟謂元王也元王封於楚國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

矜矜元王恭儉靜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慎恭敬靜守一道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

享國漸世垂烈于後應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漸世沒世也善曰漸沒也廼及夷王

克奉厥緒夷王名郢客元王子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故言不永統祀纂統宗

祀也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顏師古大雅曰皇正也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如何我王不

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顏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之業也善曰守

其富貴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婦賦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顏師古曰繇與

悠同行貌犬驅驅馬也放放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善曰馳騁犬馬悠悠

然遠也媮與愉同樂也人失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顏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目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咢咢與

諤同睮以朱切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

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善曰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嫚彼顯

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顏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善曰我王戊也尚書曰九族既睦曾不夙夜以休

令聞善曰尚書曰舊有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

明羣司執憲靡顧顏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讀如古協韻正遐由近殆其茲怙

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漢戚不自勗慎以致危殆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

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思鑒鏡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

稍稍也罪過滋甚岌岌欲毀壞之意顏師古曰岌岌危動貌五荅切又鄧展曰岋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司馬彪以為岋岋危也致冰

匪霜致墜匪嫚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瞻惟

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善曰

言欲興其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顏師古曰秦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

誓善曰尚書秦穆公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歲月其徂年其逮耈顏師古曰逮及也耈者老人面色如耈者善曰徂

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耈老壽也於赫君子庶顯于後顏師古曰於歎辭也昔之

君子庶幾善道所能光顯於後代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顏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

不時鑒顏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耈老之人近音其靳切善曰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勵志一首四言廣雅曰勵勸也此詩茂先自勸勤學

張茂先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斡轉也

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

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

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遝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星火星也已見上

爾雅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其一涼風已見上毛詩傳曰熠燿燐也吉士思秋

寔感物化思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白

與月與荏苒代謝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踳馳顏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爲代去者爲謝逝
者如斯曾無日夜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其二言逝
川之流不舍日夜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
舉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毛詩曰秩秩大猷說
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爲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先民有
作貽我高矩其三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匪先民是經先民周公孔子也雖有淑姿放心縱逸
田般于游居多暇日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
勞朴斲終負素質其四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養由矯矢獸號于林淮南子曰
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猨緣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眄猨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
於物揄盧縈繳神感飛禽揄盧舊說云卽蒲且也已見西京賦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
言也感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躭道安有幽深其五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荅
賓戲曰浮英華躭道德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莊子曰恬淡寂漠道德之
篤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失其充荅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虎文貌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
蓘致功必有豐殷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夫是藨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藨耘也
壅苗爲蓘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
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楩柟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傅
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詁曰歊氣上出貌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猒學故能成其聖勉爾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袁喬碑曰于茲德
聲發聞遐邇高以下基洪由纖起老子曰高必以下爲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川廣自源成
人在始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
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敬之哉累微以著乃物之理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
者著纆牽之長實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
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
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懌者是纆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爲累矣人雖
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孔安國曰復及也身能及禮則爲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於終身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大戴禮曰君子學不
可以已矣是故金就礪則利在鈞已見西征賦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曰君子之光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莊子曰管仲有
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
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文選卷第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四言幷表

應詔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四言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五言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四言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四言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四言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四言

丘希範侍讌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應詔樂遊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幷獻詩二首

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 刻肌刻骨。孝經鉤命決曰刻肌刻骨挈挈勤思 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衞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市專切 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奴簡切 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曰赧面慙也 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卽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出於此 伏惟陛下。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閤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毛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 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 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左氏傳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愜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耇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 至止之日。馳心輦轂。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 僻處西館。未奉闕庭。東京賦曰闕庭神麗 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展轉反側 不勝犬

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幷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一首 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玄化滂流。荒服來王。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武則肅烈。文則時雍。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受禪于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都賦尚書曰君臨周邦又曰協和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廣命懿親。以藩王國。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毛詩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諧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比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煇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濟濟儁乂。我弼我輔。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儁乂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伊余小子。恃寵驕盈。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孔安國尚書傳曰隳廢也。傲我皇使。犯我朝儀。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逆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國有典刑。我削我黜。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詩曰輕此削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魏志曰有司請罪植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之官儀禮曰率導也。明明天子。時惟篤類。魏志詔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舍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不忍我刑。暴之朝肆。殺人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違彼執憲。哀予小臣。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揚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儀禮曰小臣正辭。改封兗邑。于河之濱。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鄄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荒淫不遵道作諷諫詩。煢煢僕夫。于彼冀方。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住冀州也時魏都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雒為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曰朱芾斯皇芾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魏志曰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剖符受土。王爵是加。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仰齒金璽。俯執聖策。左氏傳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王皆以策書。皇恩過隆。祗承怵惕。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祗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厲。咨我小子。頑凶是嬰。說文曰嬰繞也。逝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言生之夭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嘗懼顛沛。抱罪黃壚。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高誘曰泉下有壚山。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左氏傳曰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庶立毫氂。微功自贖。漢書音義曰十毫為氂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效。危軀授命。知足免戾。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為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

應詔詩一首 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朝發鸞臺。夕宿蘭渚。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鸞殿公孫乘月賦曰鵾雞舞於蘭渚。芒

芒原隰祁祁士女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采蘩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毛詩曰雨我公田又
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爰有樛木重陰匪息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雖
有糇糧飢不遑食毛詩曰乃裹糇糧毛萇曰糇糧食也音侯吳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四體疲望城不
過面邑不遊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僕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勑戒
之玄駟藹藹揚鑣漂沫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
甘泉賦曰風傱傱而扶轄楚辭曰雲霏霏而承宇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說文曰隈曲也
遵彼河滸黃坂是階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水崖曰滸爾雅曰階因也西濟關谷或降或升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即大谷也騑驂倦路再寢再興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左右騑驂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
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蔡琰詩曰遄征曰遐邁毛萇詩傳曰遄疾也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
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袵周禮曰析羽為旌輪不輟運鑾
無廢聲毛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為鈴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毛詩曰召伯所稅毛萇曰
稅猶舍也又曰墉城也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毛萇詩傳曰覲見也仰瞻城闕俯惟闕庭說文
曰闕門楣也長懷永慕憂心如酲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酲誰秉國成

關中詩一首四言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
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罔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死生
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恪

潘安仁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三祖在
天聖皇紹祚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
雅曰紹繼也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
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王隱晉書曰惠
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毛詩曰蠢爾蠻荊傅暢諸公讚曰北地盧水胡馬蘭
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啟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虞我國眚窺
我利器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眚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
韋昭曰器兵甲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
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將無專策兵不

素肆以實切其二賈逵國語注曰素預也又曰肆習也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
斯願傅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
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
逞快也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干寶晉紀曰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氐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牙牙旗也兵
書曰牙旗將軍之旗旗蓋相望偏師作援其三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偏師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
大援援助也虎視眈眈威彼好畤干寶晉紀曰肜為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畤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素
甲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赫然而日曜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
於山中誰其繼之夏侯卿士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氐羌左氏傳曰子產
為政輿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甫卿士惟系惟處列營棊跱其四
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氐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
蠢動姦雄棊跱夫豈無謀戎士承平漢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孫子兵法
曰凡用師以全兵為上鋒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篤衆瑞頌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子墨
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飛檄秦郊告敗上京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
於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
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聲肅恭乎上京周殉師令身膏氐斧周處別傳曰氐賊齊萬年為亂
處仰天嘆曰古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榮緒晉書曰氐西戎別名人之云
亡貞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違命投畀朔土孫盛晉陽
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功免為庶人徙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為法受
惡誰謂荼苦其六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哀此黎元無罪無辜
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盻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嗸嗸肝
腦塗地白骨交衢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門行曰白骨不覆疫癘淫行魏許昌碑表曰白
骨既交橫於曠野夫行妻寡父出子孤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俾我晉
民化為狄俘芳于切其七詩曰覆俾我悖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亂離斯瘼日月其稔言亂
離之道於此將散論其日月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
引韓詩宜為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矜旰食
晏寢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杜預曰旰晏也主憂臣勞孰不祇懔史記

范雎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臣勞主辱臣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懔危也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
兩都賦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飡素飡者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飡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
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皇赫斯怒爰整精銳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
銳而欲邯鄲也攻命彼上谷指曰遄逝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氐反詔
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曰指日遄征親奉成規稜威遐厲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管之漢書武帝與
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其九孫盛晉陽秋曰孟觀
為建威將軍擊氐羌於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兵固詭道先聲後
實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聞之有司
以萬為一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之為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
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虛皛胡皎湳奴感德謬彰
甲吉其十說文曰皛顯也蒼頡篇曰皛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湳甲二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羌之功此觀之
過也虛皛繆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避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湳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
沖帝時羌湳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雍門不啓陳汧危逼漢書
右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觀遂虎奮感恩輸力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
時左氏傳欒盈曰陪臣輸力於王室重圍克解危城載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惲領二萬人以繼之
雍圍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阨重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萇曰色溫潤也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
一過謂虛皛湳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石公記序曰慮若源泉深不可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范曄
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
上言斬氐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亂貌長楊賦曰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納其降
曰梟其首二曰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首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疇真可掩孰偽可久其十
二言誰為真事而可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卽可明觀言為真駿言為偽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徵其辭周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
蔽斷獄訟其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
曰證告也好爵既靡顯戮亦從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不見竇林伏尸漢邦其十三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竇林奉使羌顛岸降
詣林林欲以為功劾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

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毛詩序曰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薰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舊說疏
曰黃帝曰薰粥唐舜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以古況今何足曜威言古弱而患今彊而勝之抑亦常理
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徒愍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不足曜威而為詩者為愍斯民故言之也毛
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既加饑饉是因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疫癘淫行荊棘成榛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
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
處荊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鄜善長水經注曰絳
則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逢滑曰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尚書曰申命義叔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左氏傳知罃曰而帥偏師以
修封疆靡暴于眾無陵于強誡羣司也言無以眾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眾不暴
寡蒼頡篇曰陵侵也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
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文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本草曰春為陽陽溫生萬物惴惴或喘嘘

公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荅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清夜遊西園飛蓋相
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秋蘭被長
坂朱華冒綠池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
丹轂輕輦隨風移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轂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蕩滌放情志
戰國策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揔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
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
性炎上故謂日為炎暉也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上林賦曰華榱璧璫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毛詩曰嘉肴脾臄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
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合坐同所樂但

嗟杯行遲 嗟與訴同 常聞詩人語 不醉且無歸 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今日不極懽 含情欲待誰 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懽而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不暢也古樂府歌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見眷良不翅 升 守分豈能違 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己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論語摘襄聖承進讖曰徐行守分身亡 古人有遺言 君子福所綏 左氏傳正常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季桓子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願我賢主人 與天享巍巍 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克符周公業 奕世不可追 史記曰周公曰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 懽樂猶未央 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 遺思在玄夜 相與復翺翔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乎翺翔 輦車飛素蓋 從者盈路傍 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道傍 月出照園中 珍木鬱蒼蒼 新語曰楩梓豫章立則爲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 流波爲魚防 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豬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隄也 芙蓉散其華 菡萏溢金塘 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靈鳥宿水裔 仁獸遊飛梁 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爲兮水裔思玄賦曰亘螭龍之飛梁 華館寄流波 豁達來風涼 生平未始聞 歌之安能詳 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投翰長歎息 綺麗不可忘 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 音響一何哀 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問子遊何鄉 戢翼正徘徊 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 言我寒門來 將就衡陽棲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 往春翔北土 今冬客南淮 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 遠行蒙霜雪 毛羽日摧頹 東觀漢記曰世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衣摧頹 常恐傷肌骨 身隕沈黃泥 簡珠墮沙石 何能中自諧 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也 欲因雲雨會 濯翼陵高梯 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 良遇不可值 伸眉路何階 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爲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 公子敬愛客 樂飲不知疲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 和顏既以暢 乃肯顧細微 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鬼谷子曰以識細微 贈詩見存慰 小子非所宜 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 爲且極歡情 不醉其無歸 不醉無歸已見上文 凡百敬爾位 以副飢渴懷 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三正迭紹 洪聖啓運 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爲正月殷建丑爲正月夏建寅爲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籙運也 自昔哲王 先天而順 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羣辟崇替 降及近古 國語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黃暉既渝 素靈承祜 魏爲土德曰黃晉爲金行曰素干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爲白故曰素靈爾雅曰渝變也祜福也 乃眷斯顧 祚之宅土 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 三后始基 世武丕承 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 協風傍駭 天晷仰澄 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廣雅曰駭起也說文曰晷日景也言日澄清也謂不薄蝕 淳曜六合 皇慶攸興 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自彼河汾 奄齊七政 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氐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 時文惟晉 世篤其聖 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 欽翼昊天 對揚成命 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九區克咸 讌歌以詠 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皇上纂隆 經教弘道 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 于化既豐 在工載考 毛詩曰在

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 俯釐庶績仰荒大造 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 儀刑祖宗妥綏天保 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 篤生我后克明克秀 我后謂太子也機爲洗馬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 體輝重光承規景數 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茂德淵沖天姿玉裕 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爲大字書曰沖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 蕞爾小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蕞爾小國儀禮曰小臣正辭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 弛厥負檐振纓承華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檐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 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四言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 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弁收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 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 四祖正家天祿保定 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保定卽天保定爾已見上文 睿哲惟晉世有明聖 尚書曰明作哲睿作聖毛詩曰世有哲王 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一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歌詩曰日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 巍巍已見上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則明分爽觀象洞玄 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 陵風協紀絕輝照淵 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鉤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末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肅雍往播福祿來臻 其二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 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喻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靈旗樹旆如電斯揮 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電騖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 致天之屆于河之沂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驤爲前鋒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屆毛萇曰屆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 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其三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溫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頹綱既振品物咸秩 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神道見素遺華反質 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 辰晷重光協風應律 國語曰夻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 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其四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彤爲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謐靜也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 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 王在華堂式宴嘉會 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敖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玄暉峻朗翠雲崇靄 玄天色也 冕弁振纓服藻垂帶 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 祁祁已見上文毛詩曰有來雍雍 薄言載考承顏下風 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雋不疑曰乃今承顏接辭孔叢子曰伋願在下風 俯覿嘉客仰瞻玉容 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曹植罷朝表曰覲玉容而慶薦奉懽宴而慈潤 施己唯約于禮斯豐 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劾愛 天錫難老如嶽之崇 其六言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四言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爲撫軍將軍以貞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 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皇極肇建彝倫攸敷 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 五德更運膺籙受符 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厤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籙次相代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 其一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 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光我晉祚應期納禪 魏禪晉已見魏都賦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 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尚書曰宅心知訓孔
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美新曰回面內嚮喁喁然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
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賓地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穎
蓂莢載芬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
帝成歷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胥相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尚書
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恪也明必精審聽必微諦論語曰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登庸
以德明試以功其四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恭惟何昧旦丕顯左氏傳讒
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禮記曰理發乎外而
衆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辯捷也口
捷給則數爲人所憎故云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嵇康書曰遊心于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
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六府孔修九有
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
流沙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孔安國曰漸入也幽人肆險遠國忘遐毛萇詩傳曰幽遠也
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服虔曰肆棄也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
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哉皇家峩峩列
辟赫赫虎臣毛詩曰奉璋峩峩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尚書帝曰
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脩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
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楊惲書
曰乘朱輪者十人貽宴好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爲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
神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後漢書鄧隲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四體不
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曰御進也發彼五的
有酒斯飫其八毛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
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飫杜預左氏傳注曰飫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也

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爲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爲失也凡厥
羣后無懈于位其九毛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
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
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守卒高祖
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命有司衣服有量必脩其故鄭玄
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
巢幕無留鷰遵渚有來鴻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鷰之巢幕
上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迅商商風
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聖心
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
行過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
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夫理國家又何爲乎絲桐之閒扶光迫西汜歡餘讌有窮南
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次于濛汜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歸客謂靖也嵇康幽憤詩
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周馥教曰參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臨流怨
莫從歡心歎飛蓬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
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懽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
之勢

樂遊應詔詩一首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方言曰寂安靜也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
繒爲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軒駕時未肅
文囿降照臨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流雲起
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處蘭池清
夏氣脩帳含秋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遵渚攀
蒙密隨山上嶇嶔遵渚已見上文尚書曰隨山濬川洞簫賦曰嶇嶔巋崎睇目有極覽遊情無
近尋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
侵莊子南郭子綦問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偊音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促
探己謝丹黻感事懷長林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諸侯赤芾鄭玄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江賦
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淒淒陽卉腓
皎皎寒潭絜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良辰
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鳴
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形形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
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巵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酬賓為獻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
缺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在宥天下理吹萬羣
方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歸客遂海嵎脫冠謝朝列
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厠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
樂闋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驂無緩轍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浮行也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戀位為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
劣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應詔讌曲水作詩一首 四言

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水武帝引流轉酌
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

詩賦

顏延年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者非大象也
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
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謂年數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毛詩序曰周家忠厚
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祚融世哲業光列聖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
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
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謂魚鳥也周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詩章句曰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
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豈伊人和寔靈所貺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平
實亦受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賮踰障其三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
有遠行行者必以賮爾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體謂太
子也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劭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
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曰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弘道
固以貳己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東宮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繾綣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
東宮之妹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純也德有潤身禮不愆器禮記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
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柔中淵映芳猷蘭祕其四周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德淵沖字書
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昔在文昭今惟武穆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
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預曰皆文王子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曰父
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為韶於赫王宰方旦居叔王宰謂王為宰
輔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有睟睿

蕃爰履奠牧。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於面。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書曰。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其五和鈞謂王宰也。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日禮典。以和邦國。四日政典。以均萬民。又曰。凡邦國大小相維。朏魄雙交。月氣參變。朏魄雙交。謂三日也。凡朏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開榮灑澤。舒虹爍電。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化際無閉。皇情爰眷。言既太平。故眷斯嘉館。解嘲曰。纖者入無閉。杜預左氏傳注曰。閉。隙也。伊思鎬飲。每惟洛宴。其六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東陽無疑齊諧記。束晳對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郊餞有壇。君舉有禮。餞已見上文。左氏傳曹劌曰。君舉必書。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廣雅曰。幙。帳也。蘭甸。蘭生于甸。猶阜也。畫流。分流也。分庭薦樂。析錫波浮醴。莊子曰。分庭抗禮。豫同夏諺。事兼出濟。其七孟子。夏諺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毛詩曰。出宿于濟。仰閱豐施。降惟微物。閱猶數也。微物。自謂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三妨儲隸。五塵朝黻。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邅如。有悔可悛。滯瑕難拂。其八周易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通。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　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亟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道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箴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其一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羲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尚書曰。庶邦庶事。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槖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維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虞庠飾館。睿圖炳睟。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丹青色也。睟。已見上文。懷仁憬九永集。抱智麕丘殞至。懷抱。謂包韞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左氏傳蔿啓彊謂楚子曰。求諸侯而麕至。杜預曰。麕。羣也。踵門陳書。躡蹻獻器。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澡身玄淵。宅心道秘。其三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姸赦蚩曰。窮聖人之祕奧。測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思皇世哲。體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知。降從經志。資猶藉也。毛詩曰。誰夙知而暮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逷彼前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逷。遠也。尚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日。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郯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尚席函杖。丞疑奉帙。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閒函丈。鄭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也。禮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侍言稱辭。惇史秉筆。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害。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惇史。國語。士茁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妙識幾音。王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談者有述焉。為之柰何。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演連珠曰。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禮屬觀盥。樂薦歌笙。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曰。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也。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六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獻終襲吉。即宮廣讌。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簟。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

南鍾然鍾則金也台保兼徽，皇戚比彥。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與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

爾雅曰美士為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七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左氏傳曰肴

乾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眡命，九賓相儀。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

眡其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儀纓笏帀序，巾卷充街。纓笏垂纓

秉笏也皆朝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巾箱也所以盛書都莊雲動，野馗風馳。爾雅曰六

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倫周伍

漢，超哉邈猗。其八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清暉在

天，容光必照。清暉喻日喻帝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趙岐曰容光小隙物性其情，理宣其奧。

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

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妄性為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

先國胄，側聞邦教。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還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賈誼弔屈原曰側聞

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徒愧微冥，終謝智効。其九微冥微賤而闇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効一官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張謖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

刺史謖霜六切丘希範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

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

詰去質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嶢闕於閶闔薛綜曰紫

微宮門曰閶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箭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

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籥竽笙塤篪皆以鳴吹者也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萇曰荑茅

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集本作漬巢空初鳥飛，荇杏亂新魚戲。毛詩曰參差荇菜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為

寄。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參差

別念舉，肅穆恩波被。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小臣信多幸，投生

豈酬義。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一首五言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

伐沈休文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

陽尹建昌侯薨謚曰隱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陽浦崖也莊子曰

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我皇

秉至德，忘己用堯心。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

吾用心也慼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沉。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推轂

二崤岨，揚旆九河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閫魚列

切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崤之阻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既道穀梁傳曰水南曰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

百金。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

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

金言重故也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入邊遣內史周亞夫軍細

柳餞已見上文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周易曰王

用三驅失前禽也函轘方解帶，嶢武稍披襟。函函谷也轘轘轅也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

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咽喉伐罪芒山曲，弔民伊

水潯。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嶺靡迆長阜自滎陽山連嶺脩亘暨于東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

弔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謂武王誅

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

祖餞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五言　曹子建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北芒已見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

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

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賈逵曰一井為疇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

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

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天地無終極，人

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

方。毛詩曰嬿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

過沛置酒沛宮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言恩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古詩曰願爲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五言

孫子荊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零雨其濛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傾猶盡也三命皆有極咄丁忽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倉憒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莊子曰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未爲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爲周守藏吏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按糾纆索也糾兩股索纆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鵩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賦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言天地爲鑪陶冶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鵩鳥賦曰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五言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賦詩以敘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乂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東京賦曰淥水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酈元水經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沿街音牙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上林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椑沙棠樹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讌詩曰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讌詩曰管絃發徽音度曲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阮瑀爲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易曰殊途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時爲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爲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溢口南樓作

謝宣遠瞻時爲豫章太守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己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几蒼頡篇曰疏曠也舊知庾也明牧王撫軍也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衡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楚辭曰日晻晻而下頹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舡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毛詩曰輶車鑾鑣楊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分手東

城闉。因發櫂西江隩。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為隩。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為雜非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敬申弔于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解纜力覽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析析就裏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王仲宣公讌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輟兮輟兮何其寂蔑蔑一作滅。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祏白遙光遙光收朓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騑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己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楚辭曰思公子兮徒離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五言梁書曰范岫字樊賓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繆襲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鶡冠子曰達人大觀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冢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

三良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諡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捐棄也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八首五言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躒躒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敹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俲鉛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冑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魯連適游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爲卻五十里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官以授之以印後仲連爲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爲鼓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說文曰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敘曰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譔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傅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崐崘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廣雅曰峩峩容也峩與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欻者言忽也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爲堯所讓由是退隱遯耕於中嶽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荊軻之燕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緜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邅如國語曰古曰在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疏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

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爲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閒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丁忽切啐蒼憒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黄門侍郎因託疾遂絶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絶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産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瑪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瑪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使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擁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荊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僞往荊玉亦真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僞爲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爲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之驩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驩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眥血下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眥目睚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眥皆裂血出濺虎髮上衝冠已見上注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儋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廻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辠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

鬬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愆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智勇蓋當代弛張使我歎 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 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曰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 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巛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欃槍 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閒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欃槍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欃槍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 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曰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南則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也

鑾旍歷頹寢飾像薦嘉嘗 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旍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今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 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

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 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飡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名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欽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 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 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

影響豈不懷

自遠每相匹 言椅梧竹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鶡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 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貫猶連也傅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其一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 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 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饜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其二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蹋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樹 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 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阮籍詠懷詩曰離獸東南下 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遊宦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 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倏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 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 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日除鄭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 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 僶俛猶俯俛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 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鵩鳥賦曰止于坐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 佳人從此務窈窕援高柯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 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 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 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為親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 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 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其六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 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朅去也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 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 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其七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 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 爾雅曰豫樂也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 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其八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 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 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 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爲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籖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飧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飧朝霞。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爾雅曰：迕逆犯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欽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鎩，所例切。

劉參軍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爲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臧榮緒晉書曰：靈嘿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戸偏切。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爲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爲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弈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覯，見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傅暢諸公讚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姸蚩曰：窮聖人之祕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曰：星廻日運，鳳舉龍驤。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軒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鞌馬。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爲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嶮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　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刁音彫鐎音遙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　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晉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　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讋焉文穎曰恐懼也讋之涉切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為庾百行已見上文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賓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國內諠譁　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　高唐賦曰長吏隳官賢士失志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　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　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占之鹽切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　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篚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笥也口頰切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　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言己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宗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　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
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抗
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緜
邈。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湌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
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
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
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臨源挹
清波。陵岡掇丹荑。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
荑。故曰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
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陵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
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列女
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
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
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
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
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戸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
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
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
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閶闔西南來。潛波
渙鱗起。閶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為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
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

啓齒笑也。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
為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綠蘿結高林。蒙
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
士。靜嘯撫清絃。冥玄默也。放情陵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
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湌瓊蘂。渴飲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椿馳騁
昕九野。嵆康答難曰。偓佺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
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普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
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
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六龍安可
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叙也。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
曰。感動也。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
人不能。哀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冀與螭
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翺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
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臨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
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清源無增瀾。安得
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
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
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案劍相眄者。潛潁怨青陽。陵苕哀素秋。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
歎浮生之促。類潛潁怨青陽之晚。臻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潁在幽潛而結潁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潁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
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

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五感切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蕣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州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慈石也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一首

晚出西射堂詩一首

登池上樓詩一首

遊南亭詩一首

遊赤石進帆海詩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詩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詩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詩一首

遊沈道士館詩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沖 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沈。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餱糧毛萇曰餱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佩故以閒襟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周易曰井洌寒泉廣雅曰瑩磨也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閒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蹢同 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游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 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澆同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五言

王康琚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跡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櫝道藝 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風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薳啟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己以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五言

魏文帝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鳳翊翊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五言

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緊猶實也言欲成也 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

之閑。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

廣筵散汎愛。逸爵紆勝引。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己。故通呼曰勝引。

伊余樂好仁。惑袪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汎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閑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袪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阿衡喻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 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陽西池。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算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

回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倉頡篇曰。湛水不流也。

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無爲牽所思。南榮誡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 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澳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蓀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爲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曲之汜。

輟策共駢筵。竝坐相招要。李弘軌法言注曰。駢竝也。

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

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飇。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興。

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斐斐輕貌。泫泫垂貌。

近矚袪幽蘊。遠視盪諠囂。李奇漢書注曰。袪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

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徵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

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啟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崐崘罩曾城。竝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皐。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騖兮蘭薄。戶樹瓊木籬。此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皐。王逸曰。澤曲曰皐。

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桃則華。荑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

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擊。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

顧己枉維縶。撫志慙場苗。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數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荅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 永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連鄣疊巘崿。青翠杳深沈。爾雅曰。山正鄣。巘崿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隒。文字集略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楚辭曰。與曛黃而爲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祿含切。

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

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五言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爲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嶔巋崎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毛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莊子曰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日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篷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曒曒員如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毛萇詩傳曰痗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皋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爲朱明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餌藥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河圖曰崐崘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躐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綃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窈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五言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飛貌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爲命說文曰推排也爲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駮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猨啼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廣雅曰噭鳴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曹攄贈石荊州詩曰轗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淙毛萇曰淙水會也灇與淙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峰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鶾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己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玆理誰爲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猨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曰相呼說文曰曙日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廣雅曰方始也逶迤傍隈隩苕遞陟陘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爲浦隩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陘陘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爲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楚辭曰川谷逕復流潺湲鵰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蓱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㪺也猶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擿苕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褰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爲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爲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樏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壥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楊雄有田一壥晉灼曰壥一百畝也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轂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緹轂騎也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轂騎煒煌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

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
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
記注曰化猶生也　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　吳越春秋越王曰崐崘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
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　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　廣雅曰攢聚也　息饗報嘉歲通急
戒無年　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
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
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　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皁臣輿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　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牽　言己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纆牽西京賦曰百禽凌
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纆牽長故纆牽於
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五言　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莊子曰闕弈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
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
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史記曰秦
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陘山側峽與陘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
成四方　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　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
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　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
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
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
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宅道炳星緯
誕曜應神明　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
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睿思纏故里
巡駕市舊坰　爾雅曰林外謂之坰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　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
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甍屋棟也　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稊
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　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

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　嶽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　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㚟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　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
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己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　空食疲廊肆反
稅事巖耕　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
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　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
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　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山祇山神
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
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　瑤軫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
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萬軸胤行衛千翼汎飛浮　萬軸
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
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彫雲麗琁蓋祥飆被綵斿　天台山賦曰彤雲斐亹以翼櫺桓子新論曰乘車玉
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斿旗旗之旒也　江南進荊豔河激獻趙謳　吳都賦曰荊豔楚舞列女傳曰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遂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
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
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　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
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藐盼覯青崖衍漾觀綠疇
藐盼窈藐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　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　騫聳皆驚懼之
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　德禮既普洽川嶽偏懷柔　尚書曰道洽政治澤
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
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闉，城曲也。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隅，城隅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爲余先乎平路。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曰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爲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尊賢永昭灼，孤賤長隱淪。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蒙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轗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朓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感感苦無悰，攜手共行樂。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爲樂亟。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悰，駕遊博望山。悰，裁宗切。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卽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山，西王母之所治，眞官仙靈之所宗也。瑤草正翕赩，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赩。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鬐。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皋蘭之猗靡。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令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市井已見上文。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光誦，猶華篇也。後旍，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五言　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爲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闕。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坰，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睋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轔鬱律。巘已見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崱繒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楚辭曰：道幽谷於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峴崘，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蘢首，秋風生桂枝。其三。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山足已見上文。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

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旗之垂者於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憐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鬬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七啓曰雍容閑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槿籬疎復密荊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荊門晝掩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麏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麏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任預雪詩曰寒鳶雲嘯悲鴻竟夜嗷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寧止歲云暮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胷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悵頽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一首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衿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漢書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左氏傳咎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灞滻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鸞殿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銀鞍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 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 清風吹我衿 廣雅曰鑒照也 孤鴻號外野 朔鳥鳴北林 廣雅曰號鳴也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 逍遙順風翔 交甫懷環珮 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 千載不相忘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皃子虛賦曰扶輿猗靡 傾城迷下蔡 容好結中腸 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感激生憂思 諼草樹蘭房 膏沐爲誰施 其雨怨朝陽 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如何金石交 一旦更離傷 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 東園桃與李 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秋風吹飛藿 零落從此始 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繁華有憔悴 堂上生荊杞 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答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山海經曰雩夕之山下爲荊杞郭璞曰杞枸杞 驅馬舍之去 去上西山趾 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一身不自保 何況戀妻子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 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 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共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 毛詩曰桃之夭

夭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
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流盻發姿媚言笑吐芬
芳神女賦曰陳嘉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宿夜也願為雙飛
鳥比翼共翺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財
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
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恥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
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
西而來東也沈約曰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
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皐蘭凝霜霑
野草迅疾也楚辭曰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松柏翳岡岑飛鳥
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
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
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
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盲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
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夭逝之途則
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書東方
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俟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
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微風
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
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

嘉字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
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
河黃金百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
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
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
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
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
賓四面會軫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閒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
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閒所謂青門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
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軫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
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
上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
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
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
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鳴鴈飛南征
鶗鴂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臭腐耳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
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
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
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顏回已
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方言曰冢大者為丘王逸楚辭注曰小曰丘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

今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税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逢池或曰卽宋逢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貌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句將欲移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己知恐被讒邪横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卽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蟨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趍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寧與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游黃鵠一舉冲天翺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俛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皐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四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貌駸七林切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其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大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塡澠池之塞內投己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汲者美好也孔叢子貢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一首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生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曖曖闇昧貌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
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
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
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
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頹魄不再圓
傾羲無兩旦魄月魄也羲羲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
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
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
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
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尚書曰乃盤遊無度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平聲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邅不
復自嬰屯蹇論語曰顛沛必於是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
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
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此禍
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王書曰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恢恢六合閒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
綱投足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閒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
足而投迹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不
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
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說文曰負受貸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葼以笞之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
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
涕汍瀾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攢曰萑蘭涕泣闌干萑與汍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煢靡識越在繈緥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繈緥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織縷為之
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緥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緥小兒大藉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
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恃愛肆姐
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
希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託好老莊賤
物貴身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
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
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謂與呂安交也
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
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大人含弘藏垢懷恥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
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
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褊心康自謂也郭璞
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西京賦曰所惡
成創痏蒼頡篇曰痏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痏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疻痏欲寡其
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慚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

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內負宿心，外恧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恧，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若秦曰囹圄，漢曰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言己對荅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為寃，非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荅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淹留謂囚縶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權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世務紛紜，祗攪予情。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祗攪我心。攪，亂也。祗，適也。安樂必誡，乃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以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誘。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荅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覽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爾雅曰：諧，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荊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荊。毛萇曰：蠻荊，荊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閒。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舡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日陰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閒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

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冢相次之皃。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孝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戶。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壙中室也。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蒙蘢荊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鵾雞賦曰：涼風蕭瑟。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鳴。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淫，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松柏，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蛩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蜻音精。蛚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憩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欷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廣雅曰：帷，帳也。髣髴，類作幃。說文曰：彷佛，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衡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王逸楚辭注曰：悵怳，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卽雙栖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緣隟來，晨霤承檐滴。說文曰：霤，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徼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埤蒼曰：朧朧，欲明也。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展轉，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胷。漢書：公孫玃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夭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柰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

時命也。桼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桼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隕之。駕言陟東皐，望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聲類曰：埏，墓隧也。方言曰：荄，根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宋武帝子義眞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詔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道消，少帝之世；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爲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在，德音初不忘。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言已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閒，功名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役子等爲貴，未能齊子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也。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爲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令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夬揚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逸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敕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孝經鉤命決曰：敕躬未濟，汲汲孳孳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論語糾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軫而嘆。東坰，陵所在也。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弔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漢

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說文曰冒
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閒冢謂之壠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
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紘吹
千載託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
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末殊帝世遠已同淪
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末殊其遠而己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幼牡困孤介末暮謝
幽貞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己之仕也發
軌弱冠也王武子荅何劭詩曰討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覩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五言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
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脯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
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繐幃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有
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
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
寂漠況迺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
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
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
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史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結懽三十載生死
一交情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攜手遁
衰孽接景事休明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遨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

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
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濬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傳暢讚曰王戎字濬沖戎爲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以清尚毅淹
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爲吏部尚書又曰昉爲吏部侍郎淮南子
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爲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故伊人有涇渭
非余揚濁清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
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遺離情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選之
頃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
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
敖曰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篋笥也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謔亦嘲也毛詩曰善
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
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弗覩朱顏改徒想
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又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
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兮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已矣余何歎輟舂哀國均
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翱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
戾舊邦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
流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愾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
行邈焉異處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荊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
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
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
同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鴻鵰孰

能飛䋣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鵰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襲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麋醢貨以匹馬願子剋求所湛中心孔悼涕淚漣洏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瑞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羌宗守盪失越用遁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遷于荊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在漳之湄亦尅宴處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篪塤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篪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愆厥緒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雖曰無愆時不我已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己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悠悠我心薄言慕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鸇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羌迅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悠悠澹澧鬱彼唐林荊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則同域邈其迴深爾雅曰迴遠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四言干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雛說文曰翩翩飛疾貌君子于征爰聘西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蜀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往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謀言必賢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舍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延陵有作僑肸是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已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董褐荀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衆不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我叔良也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

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爲問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成功有要在衆思歡汝賢尚書帝曰成允成功又曰有倫有要惟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自是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哉君子于異他仇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槩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言爲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火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爲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薳啓彊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情盻敘憂勤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鄰西鄰鄴都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瞽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爲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閒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丹色也華燈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僶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爲詩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還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賦曰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憯悽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

书

空

白

页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答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答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為賈謐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贈徐幹一首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粲明也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猋與飆同古字通說文曰櫺楯間子也徐幹齊都賦曰窻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宥窻也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頭首刖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言欲彈冠以俟知己知己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薦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塗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言俗之常情也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己思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

孤鴛鴦哀鳴求匹儔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五言集云荅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扢摩也槩與扢古字通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日不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鄄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鄄城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詞曰永懷兮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廣雅曰軌迹也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顧假簀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遺兮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曰偕俱也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頹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者鵻厲疾貌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尚書曰不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魏志城作域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閉也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丁兀切聲類曰唶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閒或至夭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牀帳也幬與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毛詩曰心之憂

矣珍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媼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
苦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又曰轗軻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
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辭序曰帝閽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
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
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
之壽久不過百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王其愛
玉體俱享黃髮期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湌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
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
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爲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鄭玄禮記注曰塡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吾與二三子
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
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有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秦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肴
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
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
貝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偫待也一曰具也
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
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論衡曰說經者爲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楊雄反騷曰素初
貯厥麗服兮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風馳電逝躡
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騖凌厲中原
顧盼生姿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攜我好仇
載我輕車毛詩曰君子好仇南凌長阜北厲清渠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仰落

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毛詩曰習
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
好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情整中帶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
謠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萇詩傳曰畿疆也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
羣飛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瀺灂霣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駕言出遊日夕
忘歸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
奉聖顏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流磻
平皋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弋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爲之綸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
爲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
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
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質死
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微風動袿
組帳高褰方言曰袿謂之裾音圭袿或爲幃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司農曰帟平帷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王逸
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璜爲帷帳也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辟
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楚辭曰聞佳人兮召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五言

司馬紹統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爲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

峻陂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昔也植朝陽傾枝佚鸞鷟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鷟鳳屬神鳥也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新語曰椎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卞和已見上文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答何劭二首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鄉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鵩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緌為徽纆文憲焉可踰纓緌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媮樂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寀寮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鯈魚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鸎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化稟受其形也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都賦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贏縮卷舒淪於不測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臑其風溫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毛萇詩傳曰無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同班司已見張華荅詩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四言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闞駰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人立法也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眾也獻賢也閶闔既闢承華再建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閶闔故謂之再也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弈弈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弈弈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邁心玄曠矯志崇邈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有命集止飜飛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飜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謂俱爲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映猶照也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爲難也有頍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毛萇曰頍弁貌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蘂切與跬同音今我與子曠世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與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爲之不康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綱罟喻爲政理之爲紀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借曰未洽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騄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廣雅曰質軀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非子之念心孰爲悲其八

答賈長淵一首四言并序王隱晉書曰魯公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爲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余出補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爲尚書中兵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翟是膺毛萇曰膺當也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一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數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爲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大辰匿耀金虎習質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雄臣馳騖義夫赴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丁德禮寡婦賦曰日亹亹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乃眷三哲俾乂斯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其三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爰茲有魏卽宮天邑禮記孔悝鼎銘曰卽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吳實龍飛劉亦岳立東京賦曰龍飛白水乃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天厭霸德黃祚告釁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魏志曰陳留王

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率土曾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祜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爾烈祖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爲大將軍以賈充爲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臧榮緒晉書曰謐父韓壽河南尹毋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讓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謐爲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於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纘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皐陶我求明德濟同以和我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羮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王隱晉書曰謐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承華已見上文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遊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尚書曰祇承于帝論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升降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輝毛詩曰茲之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蔚彼高藻如玉之闌其十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燿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力日切協韻力丹切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荅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民之胥好狂狷厲聖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飲餞于禰又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方言曰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毛詩曰棄予如遺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爲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漠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酈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爲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爲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爾雅曰熙興也纘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觽爲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万物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爲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迕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百憂纏綿並已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隔且深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豐注溢

脩霤黃潦浸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沈稼湮梁穎流民泝荆徐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向也荆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爲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也解嘲曰驃騎發迹於祈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万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古辯異博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髣髴谷水陽婉孌崐山陰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崐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婉孌已見上文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爲營形氣爲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一首五言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悛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思吊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爲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蹢躅同禮記曰天子爲籍田千畝回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爲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爲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毛萇詩傳曰緇黑色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起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歡沈難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閨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遊宦已見上文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括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羆一首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淩風而起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所欽已見上文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同域邈其迥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愧無雜珮贈良訊代兼金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尚書曰遠

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跱岳言己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與戀居者之志彌生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絪熅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熅萬物化醇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紀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畫野離壃爰封眾子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埜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史紀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夏殷既襲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興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子嬰面櫬漢祖膺圖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靈獻微弱在涅則渝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三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厤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大晉統天仁風遐揚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偽孫銜璧奉土歸壃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代皓皓致書於濬濬受皓之降銜璧已見上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爾殷商鶴鳴九皐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況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袁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英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韠環濟要略曰韠以象裳色如彼蘭蕙載采其芳其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閈鎮我北壃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或云國宦清塗攸失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俊乂是延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犍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乂是延也尚書曰俊乂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方言曰齊擢拔也纘羣龍光讚納言謂為尚書郎也楊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機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優遊省闥珥筆華軒其八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昔余與子繾綣東朝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脩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自我離羣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獲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頹不崩其十一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大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 顯允陸生於今尠儔 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隨隨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 乃漸上京乃儀儲宮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吉 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玩猶愛也爾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斟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 崐山何有有瑤有珉 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舩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崐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之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 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仕東宮已見上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 予涉素秋子登青春 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受謝 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其三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 毛詩曰采繁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尚書帝曰爾諧 俯僂從命爰恤奚喜 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 婉孌二宮徘徊殿闈 醪澄莫饗孰慰飢渴 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也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 陸集有贈正叔詩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 寸晷惟寶豈無璵璠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 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其六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密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亶父彈鳴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巫馬期以問於宓子宓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 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驥龍喻岳也 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 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日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 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 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摛舒也摛藻春華已見上文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風俗通曰大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崐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崐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膏蘭孰為銷濟治由賢能 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漢書上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 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 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并書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五言并序

傅長虞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隷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王隱晉書曰王濟爲國子祭酒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爲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遡洄從之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寔省之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虯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曄以四張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射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爲大鉤犗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喻也毛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詩傳曰違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蓽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扶瑕擿釁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傅咸一首五言

郭泰機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女難爲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汙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手猶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如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閑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亦云爲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荅而云贈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 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 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 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 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爲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爲水 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 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爲粲賈逵曰粲亦美貌 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技即古之女樂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佯瞥若電伏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 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弃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弃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仰指西城總章宮人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背

荅兄機一首 五言

陸士龍 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銜恩戀行邁與言在臨觴 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與言出宿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言己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爲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跱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言己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見參商之相比也 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騑服故荅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 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 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 周禮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廣雅曰循從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 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 歎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轗軻長辛苦

荅盧諶詩一首并書 四言

劉越石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爲博士永嘉中爲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爲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爲匹磾別駕諶贈詩與琨故有此荅後琨竟爲匹磾所害也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 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執玩反覆不能釋手 玩猶愛弄也 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 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 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疏曠也 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 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實去實就實哀實樂之謂也 自頃輈張困於逆亂 輈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宼侏張輈與侏古字通張由切 國破家亡親友彫殘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詔之家亡見下文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禮記曰公

叔畏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昔騄驥倚輈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輈，轅也。古今地名曰：寘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騕褭，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最之而已。孔安國尚書傳曰：最，勉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稱旨，稱其意旨也。稱亦諳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琨頓首頓首。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權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一。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已見下句。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蘂夏落，毒卉冬敷。英蘂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軟，奴亂切。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孔安國尚書傳曰：釁，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隙也。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謂凶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切。聲類曰：播，散也。忠隕于國，孝愆于家。忠隕于國，范曄後漢書世祖誡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嬿婉新婚。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嬿婉之求。又曰：覯爾新婚。裹粮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粮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求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峯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長慙舊孤，永負冤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諶。宋玉笛賦曰：倚條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綠葉繁縟，柔條脩罕。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其五。去謂之匹磾之所也。逝將，見上文。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烏謂鳳，以喻諶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戢，斂也。翰，高飛也。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音以賞奏，味以殊珍。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素卷莫啟，幄無談賓。謂文言也。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藩傳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
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於弓騂騂輿馬翹翹孟子
曰大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騂騂角弓毛萇曰騂騂調利也乃
奮長縻是縶是鑣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何以贈子竭心公朝毛詩曰何以贈
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
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諶一首五言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懸璧懸黎以爲璧以喻諶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荊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爲
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
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彪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
尚坐茅以漁答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
既至雒陽以世祖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
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
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爲曲逆侯文穎曰頓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
鉤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
胥臣白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苟
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中夜撫枕歎想與數
子遊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己想之而共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論語
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
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
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
雲浮言疾也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
摧雙輈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輈轅也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

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
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
周禮注曰任用也因其自然用安靜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
能靜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
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亨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
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卷異蘧
子愚殊甯生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匠者時眄不免膜賓
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眄在鴈乏善鳴故不免膜賓也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膜
同仕眷切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塵
于今五稔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
杜預曰稔年也謨明之効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
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
謀廁讌私之歡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緜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
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昔聶政殉嚴遂
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聶政已見別賦荊軻已見西征賦意氣之間靡軀不悔謝承後漢
書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雖微達節謂之可
庶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事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
與願違當忝外役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
和二年罷州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
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

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衿王逸曰歔欷啼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先謂諶父也今謂琨也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爲挹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振厥弛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有來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摛朗四岳增峻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爲和不齊爲乖說文曰摛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中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喪師謂爲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諶父爲劉粲所害也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大鈞載運良辰遂往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閒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爲疇曩其五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伊何逝者彌疎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溫溫恭人慎終如初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諶父之言也窮孤諶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恤窮孤樛木喻琨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得託樛木妙猶微也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荊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乏驥騄其七左氏傳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擾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饔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靡成良謀莫陳尚書曰謨明弼諧無覬狐趙有與五臣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諶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羈致切五臣已見上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己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節也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尤彼意氣使是節士言己昔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昱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恩情以體信而乃生感趣舍罔要窮達斯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也日磾効忠飛聲有漢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𡻝遠迹以飛聲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磾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爲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昬虐民墜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

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實祗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諆父母見害之心也國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每憑山海庶覿高深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其十三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被匹之繫於己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嬰繞也收迹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塗遼曾不咫步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己懼威而不行緜緜女蘿施于松標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曰標末也必稟澤洪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飇其十五飇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纖質實微衝飇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至也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机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嗒焉似喪其偶也仰熙丹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謂琨被誘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惟同大觀萬殊一轍同大觀謂琨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爲一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列子揚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爲禍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越記曰禍爲福先福爲禍堂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夫差不祀釁在勝齊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勾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以喻琨也史記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邈矣達度唯道是杖達度亦謂琨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如川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温一首

五言集曰與温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温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飇山阿起雲霧厲疾貌也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歡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埸之患一彼一此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檐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檐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何武爲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温也

荅魏子悌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迹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顧

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
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
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寄身蔭
四嶽託好憑三益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傾蓋雖終
朝大分邁疇昔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嚮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
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協韻以赤切俱涉晉昌
艱共更飛狐戹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士界闊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為此職
諶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
積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燕丹
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諶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
惕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楚辭曰眾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
已見上文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小雅曰賾深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隨侯
珠已見上文荊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荊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傅玄豫章行曰琅玕溢
金匱文璧世所無

荅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翣清有餘也開軒滅華
燭月露皓已盈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
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也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云不從兄宣遠歎
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
為輕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牽率訓嘉藻長揖愧吾生左氏傳智伯曰
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五言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猷荅棗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華宗誕吾秀之子
紹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
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
熅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一鴻漸以喻仕進雲臺
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顒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高誘曰臺高
際於雲故曰雲臺也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與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
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禮記曰君
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言比景後
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萋葉愛榮條
涸流好河廣其二萋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
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
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羆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沈布懷存所欽我勞
一何篤其三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荅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肇允雖同規翻
飛各異概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翩飛惟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迢遞
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
言之也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絲路有恒悲矧
迺在吾愛其四絲路已見上文文絲或為蹊也跬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漢書公孫玃曰吳失與而
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為跬空藥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
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
高遠違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
之往吝窮也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
秦王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己知弊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行矣勵令猷寫誠訓來訊其五
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趣向也成裝候良

辰漾舟陶嘉月許愼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其一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祭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毛萇曰仳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栧檝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三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音汭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音折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爾雅曰重巘隒也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萱與藷通痗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崐峯餘燎遂見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飆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崐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沙理既迫如卭願亦愆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卭第但也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緣因緣也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疑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閩音旻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蹟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蹟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蹟音致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邅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迍如邅如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覩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軫當為畛說文曰畛井田閒陌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悁說文曰痟疲也痟與悁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海賦曰驚浪雷奔欲抑一生歡并奔千

里遊言遠別已為抃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一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巒山隋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蒼頡篇曰攢聚之也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也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書衣也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爾雅曰延長也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遲猶思也果猶遂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思面敘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陶喜也已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山桃發紅蕚野蕨漸紫苞爾雅曰梡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蹔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詶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登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答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聆龍睽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睽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覯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厠朝列爾雅曰列業也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荊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阻點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 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闋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雲紛紛而薄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爲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

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祇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洋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名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跂予旅東館徙歌屬南墉 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爲中臺在南故曰南墉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 廣雅曰鑒照也

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沖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 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閒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祕書監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窘求隕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 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闈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

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 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書曰惟其塗丹雘

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昬霾 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

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昬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爲霾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人神幽明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盧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 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荑與揭車王逸曰留荑香草也

跂予閒衡嶠曷月瞻秦稽 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 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頹闇沈泥

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 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予喻切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 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荅兄書曰脩庭樹蓬

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 鄭玄周禮注曰茨蓋苫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荊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 言年既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親仁敷情昵興賦究辭悽 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 吳都賦曰芬馥肸蠁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游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 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

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沈 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沈猶盛衰也

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 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 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

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魏文帝登

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揚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 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 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

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 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遰

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

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 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 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也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 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

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 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毛詩曰彼都人士籉笠緇撮毛萇曰籉所以御雨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 晝掩已見上文

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 楚辭曰溢颸風而上征

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 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沈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朞 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晊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 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嗷嗷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勑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 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

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南日陽荊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馳暉日也朓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

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有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古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喻蜀父老曰猶鷦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詶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爾雅曰梢梢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櫾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

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 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

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 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顧氏家譜曰肹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
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
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爲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點
銅龍門。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
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漢書曰封丞相公孫
弘爲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朝
夕異涼温。其一左太沖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
斯。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漢書曰王
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
蜀都賦曰鴻儔鵠侶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
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
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康畯與俊同離宮收
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
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荅曹子建書曰墳籲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爲
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三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
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
閒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相如恧温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皋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皋時有
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駿足思
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荅杜育詩曰蟜蟜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
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號
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
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言己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
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
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
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
越石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來修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
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
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荊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儐從皆珠玳。裘
馬悉輕肥。吳都賦曰儐從奕奕廣雅曰儐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
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翟璜
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
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物情
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
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爲絃韋非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
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
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
曰雨雪霏霏寄書雲閒鴈。爲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
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王融荅詩題云雜躰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諸人何賀
我耶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閒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
君子之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漢書有琅邪郡音義曰屬
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皐虞後徙于臨沂逸翮凌北海。搏飛出南皮。徐幹居北海吳
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

上司馬彪曰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賤妾擬何為豈如鵷鶵者一粒有餘貲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湄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歎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五言哀傷贈荅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潘安仁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羣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鶡冠子曰斡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傜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綈也音消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岧嶢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年不滿百熲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飇爾雅曰熲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瞥孚說切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詩曰恌偷也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揔揔兮九州王逸曰揔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斿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袑音紹袑袴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

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遲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爨土鬻于中宇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韓詩曰緜緜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肅仟什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泯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秖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秖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爾雅曰蘩皤蒿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傅毅七激曰仰歸雲翔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蓋即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鷯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二首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漠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亹亹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鳴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歸志已見上文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臣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為彤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為纏緜胸與臆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胷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 嗚咽辭密親 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 世網嬰我身 江偉荅軍司馬詩曰羈縶繫世網維進退準繩說文曰嬰繞也 永歎遵北渚 遺思結南津 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 野途曠無人 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山澤紛紆餘 林薄杳阡眠 上林賦曰紆餘委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虎嘯深谷底 雞鳴高樹顛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顛 哀風中夜流 孤獸更我前 悲情觸物感 沈思鬱纏緜 纏緜已見上文 佇立望故鄉 顧影悽自憐 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 山川脩且廣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 振策陟崇丘 案轡遵平莽 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 朝徂銜思往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頓轡倚嵩巖 側聽悲風響 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 撫几不能寐 振衣獨長想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 矯迹入崇賢 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假翼鳴鳳條 濯足升龍淵 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鶉鶵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識眞者所爲憤結也 玄冕無醜士 冶服使我妍 周禮曰大夫玄冕 輕劍拂鞶厲 長纓麗且鮮 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誰謂伏事淺 契闊踰三年 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 改服就藩臣 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 夙駕尋清軌 遠遊越梁陳 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 感物多遠念 慷慨懷古人 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 委懷在琴書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被褐欣自得 屢空常晏如 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幷日而食蔬衎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時來苟宜會 宛轡憩通衢 盧子諒荅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投策命晨旅 暫與園田疏 七命曰爲之投策 眇眇孤舟遊 緜緜歸思紆 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緜緜之不可紆王逸曰緜緜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我行豈不遙 登降千里餘 目倦脩塗異 心念山澤居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 望雲慚高鳥 臨水愧遊魚 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 真想初在襟 誰謂形迹拘 淮南子曰全性保眞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眞王逸楚辭注曰保眞守玄默也 聊且憑化遷 終反班生廬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上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 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眞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 詩書敦宿好 林園無世情 左氏傳趙衰曰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荊 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爲西也 叩枻新秋月 臨流別友生 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涼風起將夕 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 皛皛川上平 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覽視于昭昭之宇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日皛皛明也 懷役不遑寐 中宵尚孤征 毛詩曰不遑假寐 商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 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衞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投冠旋舊墟 不爲好爵縈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養真衡茅下 庶以善自名 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眞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 理棹變金素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

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爲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頹暮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爲心楚辭曰歲曶曶其若頹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言雖有疾皆不見弃遺也良時已見上文左氏傳曰醜惡杜預曰惡貌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竝況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祖括切髀步米切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左氏傳王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言見珍同乎趙璧爲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爲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掊方部切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竝葬始寧縣幷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爲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莊子曰薾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薾奴結切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漢書曰初與郡守爲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緜四百餘里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漣已見上文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爲限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爲櫬也

富春渚一首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遡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不能游也洊至宜便習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兼山貴止託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五言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阤許慎曰阤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
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
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躰同塵而不渝其真不
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
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後漢書曰嚴光
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
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
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
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懷雜道轉迴尋異景
不延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
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為傳鄭玄
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藴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崐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
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崐崘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陜始信安期術得盡
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
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
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
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
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肴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肴多智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記
孔子曰耻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
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無庸妨
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

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勑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曼容養
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荊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柴荊已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
靈運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
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
曰聖人若鏡不將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騖脩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
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戰勝臞者
肥止監流歸停戰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嘿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
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
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羲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
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
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　謝靈運

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
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
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
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
葛龔薦黃鳳文曰若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摶
魯颸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征颸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謂前之
永嘉今適臨川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苕
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
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
見江賦越海淩三山遊湘歷九嶷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

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荷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王逸楚辭注曰憤懣言己情憤懣也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崔寔荅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臥縱恣而傲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言不爲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爲古日切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㬉言春㬉當喜爲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笙簧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爲翫芳叢之馥狖蜼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偏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泒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泒乎潯陽露物悋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悋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銅陵映碧潤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郎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烟論衡曰天畜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閒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荊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難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振檝發吳州秣馬陵楚山阮籍詠懷詩曰朱鼈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闊五百歲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伊穀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陰風振涼野飛雪瞀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引猶進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諐本期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言己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游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壟填郛郭銘志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

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無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爲久遊客憂念坐
自殷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
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嘗覩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途延舊
軌登闉訪川陸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闉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
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復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
秋注曰鄉國也地嶮已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卻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尚書曰荊州雲
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卻倚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
洞庭右彭蠡荊或爲京囿于有切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曰氛亦氣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
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澳隈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颷自遠集楚辭曰湛湛
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起伏即倚伏也存沒竟何人
炯介在明淑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藝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
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
瀨浪而相礧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
獵獵曉風遒廣雅曰遒急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鳥也登艫眺淮甸掩
泣望荊流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
絕猶盡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未嘗違戶庭安能
千里遊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思玄賦曰
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幽浦出焉水上南
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縈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
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
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
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
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
隘囂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
爲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旱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
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俱然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
百靈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
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八王
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渫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魏都賦曰窮岫渫雲
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
曰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聲類曰窅
遠望也於鳥切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遊駕陵丹梯升嶠既小
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
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還卬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司馬相
如家貧素與臨卬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卬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

車家歸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
上有池有四出道以爲水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菼薍也高唐賦曰薄草
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枚乘
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古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罇酌
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
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
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
柯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
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爲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佳期悵何許
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縝不變盧諶與劉
琨書曰苟日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鬒黑髮也縝與鬒同

京路夜發一首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衣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戒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
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決漭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決漭不明之貌猶
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夐山川脩且廣班固
燕山銘曰夐其邈兮亘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敕躬
每跼蹐瞻恩唯震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躰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
經鉤命決曰敕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
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靼也又曰靼柔革也鞅於兩切靼都達切

望荊山一首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
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
桐柏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
川漲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歲晏君如
何零淚沾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正情
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一聞苦寒奏
更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魚浦潭一首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魚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
障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正曰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
石異像嶄絕峯殊狀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謝靈運山居賦
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
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坐嘯臥治並見謝玄暉在郡臥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毛萇詩傳曰蒞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
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
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
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音僊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
荃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眷言採三秀徘徊
望九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五言
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
喬樹百丈見遊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滄浪
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
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鵩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囂滓謂去京師囂塵之地以往東陽

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雜子曰潺湲水流兒也楚詞曰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賈逵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軍人多飫饒人馬皆溢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飫猒也說文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迴輿而趣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異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還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逖彼東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韓詩曰眷眷懷歸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螘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頡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恲忼慨也普耕切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上乎逍遙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舫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

日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鉛刀一割之力班孟堅荅賓戲曰搦朽摩鈍鉛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
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冑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監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奄受敷錫宅中拓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夐其邈兮亘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盛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竁充芮切曹植玄暢賦曰紀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之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牷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薦饗王衷以荅神祜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祜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稑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華應劭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奔精昭夜高燎煬晨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陰明浮爍沈禜深淪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禜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禜祭名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髑髏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月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乘駕也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　古辭五言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遠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廣雅曰昔夜也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毛萇詩傳曰闥內門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翺翔悲聲

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蘂衰。焜黃色衰貌也胡本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 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爲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爲三官服也。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皇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古詩曰驅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嘉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藾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豬劣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月明已見上句喩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閒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楚辭曰佛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擔囊而趨。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燕歌行 七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簟切。賤妾煢煢守空房。煢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善哉行 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野雉羣雊。猴猿相追。毛詩曰雉之朝雊。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
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
多憂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
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載馳
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婾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樂府四首五言

箜篌引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也中廚辦
豐膳烹羊宰肥牛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類曰宰治也秦箏何慷慨齊瑟和
且柔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漢書
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
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史記曰平原君以千
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
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
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舞賦曰耀華屋而熺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
傳曰遒終也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柔條紛冉冉葉
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頭上金爵釵腰佩翠
琅玕釋名曰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南方草物狀曰珊瑚
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飄輕裾
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長嘯氣若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
忘餐愼子曰毛廧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禊祓曰懷秀女使不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
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游
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
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
帛不時安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
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
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
幽幷遊俠兒幽幷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
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
家語孔子曰肅愼氏貢楛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
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前射
之曰接猱猨屬也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已見西都賦方言曰剽輕也邊城多警
急胡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
左顧凌鮮卑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棄身鋒刃
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編壯士籍
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史記
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漢書曰眭弘少時好鬭雞走馬
馳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鄭玄曰搢
插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
連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
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舞賦曰觀者稱麗我歸宴平樂美
酒斗十千平樂觀名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毛詩曰炰鼈膾鯉蒼頡解詁曰臇少汁臛也子兗切
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胹熊蹯不熟鳴儔嘯

匹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蹹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辨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王明君詞一首 并序 五言

石季倫 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殊類異類也李陵荅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為復系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楚辭曰蓄怨兮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荊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陸士衡

猛虎行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檛也。廣雅曰：將，欲也。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爲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爲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五言　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炱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炱煤，煙塵也。炱讀作臺。入，猶墮也。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傳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可爲懽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讁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

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闚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虵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李陵荅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荊同一根生一荊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摧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爲死者而已矣又爲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曷爲復以茲會是懷苦心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會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會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詩傳曰北方寒涼也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夕宿喬木下慘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侯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邈遠也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旗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槀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閒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閒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

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邃宇列綺牕。蘭室接羅幕。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牕又曰盧家蘭爲室桂爲梁楚辭曰蒻阿拂壁羅幬張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

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

五言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鶴崇或爲嵩非也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

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爲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荝助華切

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軿飛轂交輪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

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日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式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楊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應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長歌行

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絃已見上文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曰坐也

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延長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

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閑而自察

悲哉行

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己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李陵荅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吳趨行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吳越春秋曰大城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閶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廡也言長廡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甍諡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文

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淑美難窮紀商搉為此歌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搉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短歌行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至也亦至也蘋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來日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遂房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釋名曰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璠美玉也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曰臨弱水而濯足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

繁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蒼頡篇曰軿衣車也清川含
藻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丹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
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
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洛神
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赴曲迅驚鴻蹈
節如集鸞卞蘭七牧曰翩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與鸞集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爲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憐張衡七辯曰蝤蠐之
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爾雅曰扶搖謂之飈說文
曰湍水疾也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前緩聲歌 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慶雲已見上文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楚辭曰迎宓妃
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翶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爲
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
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卽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肅肅霄駕動翩
翩翠蓋羅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棲瓊鸞玉衡吐
鳴和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
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太容揮高絃洪崖
發清歌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獻
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興輕舉登霞倒景揔轡扶桑枝濯足
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淮南
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塘上行 五言

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風雲會移居
華池邊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蠹龜游乎華池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
連以比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
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
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男懽智傾愚
女愛衰避妍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
薄暮年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一首

會吟行 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沈約宋書曰箜篌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
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
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廣雅曰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
文命敷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冀始刊
木至江汜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列
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奐負海已見上文宋衷易緯注曰天
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滮池
溉粳稻輕雲曖松杞毛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滮流貌也王逸楚辭曰曖闇昧貌也兩京愧佳
麗三都豈能似兩京東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墉
積崇雉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
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沚渚也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周禮曰立市爲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
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陁長髮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
娟好貌也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彌終也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史記
曰吳伐越越王棲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檇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
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史記曰范
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
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
名爲吳市門卒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爲郎

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爲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八首　鮑明遠

東武吟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爲郎事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孟子曰既竭心思焉涼溫已見上文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荅客難曰少時異事異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豘說文曰鎌鍥也鍥古頡切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猨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勤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豘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言怨在己若何負之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己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曰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蹛林周禮曰弓人爲弓筋也者所以爲深也竿箭幹也竝公旱切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爲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鴆鳥化爲鷹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國殤爲國戰亡也楚辭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爲鬬而相傷三族皆怨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追兵謂捕己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爲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禊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嵇康憂憤詩曰子獨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五言歌錄曰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

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
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
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
將去復還訣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息喘也遙遙征駕遠杳
杳落日晚左氏傳童謠曰鸜鵒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
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
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
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身熱頭且痛鳥
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
其骨為醢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
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歊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碕而衡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曰
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窮岫泄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淮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
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楊山
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干寶
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鄣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癘風鄣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菵露四時不
絕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菵音罔飢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晉石縣有銅淵泉源沸涌
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斃音弊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毒涇
尙多死渡瀘寧具腓言秦人毒涇尙或多死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
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栝之發

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
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財輕君尙惜士重安
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
對曰君紈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娉茂陵一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
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
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人情賤恩舊世議逐
衰興毛詩序曰朋友道絕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李尤鼎銘曰山陵之禍越
于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髮之釁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於絲髮釁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起食
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汙白使黑已見上文鳧鵠遠成美
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
也夜不失時信也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
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
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
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尙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失寵已見班婕妤怨詩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尙書曰貌曰恭古來共如此
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放歌行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
蓼蟲避葵菫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
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
開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拾遺闕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
曳長飆華纓結遠埃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猋飆與猋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日中安能
止鐘鳴猶未歸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夷世不可逢
賢君信愛才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

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關輔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燿德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周易曰屯難也翩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囿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啟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女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此未久已二千年矣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鼓吹曲一首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縣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轙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藺先生收功於章臺

挽歌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玄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龍幌被廣柳。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也柳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幌與荒同古字通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輴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儀禮曰遷于祖用輴正柩於兩楹閒奠設如初又曰請啟期鄭玄曰請啟殯之期也說文曰輴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閒而見饋

食言奠者以爲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袵臥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驟駸駸又曰有騂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爲殞。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曹植曹喈誄曰痛玄廬之虛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酈山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卽世也。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隅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素驂佇轜軒。玄駟鶩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周還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備物象平生。長旐誰爲旃。禮記曰孔子爲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悲風徼行軌。傾雲結流藹。爾雅曰徼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字林曰嶕嶢高貌也。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歌一首 幷序 七言　荊軻

史記曰荊軻衞人其先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漸離擊筑。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 幷序 七言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

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左氏傳衞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

泠淵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古詩曰相去日已遠章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宋子侯歌曰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覗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刖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繆天道其焉如

文選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古詩一十九首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廣雅曰：涯，方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韓詩外傳曰：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鬱鬱，茂盛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牎牖。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牎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方言曰：秦晉之閒，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栢，磊磊磵中石。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所願謂富貴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飄颻謂之猋。爾雅或為此飇。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高，上也。亦謂逸足也。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轗軻不遇也。轗與輡同，苦闇切。軻，苦賀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交疏結綺牎，阿閣三重階。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楚辭曰：將奮翼

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還
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周易曰二
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春秋考異郵曰立秋
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在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春秋運斗
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
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
暑易節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謂去蟄也
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昔我同門友高舉振
六翮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不念攜手
好棄我如遺跡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鬭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南箕北
有斗牽牛不負軛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與君為新
婚兔絲附女蘿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
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千
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說文曰陂阪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君亮
執高節賤妾亦何為爾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遺所思已見上文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
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為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
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纖纖已見上文終日不成章泣涕零
如雨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
閒脉脉不得語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
搖百草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
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
日也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迴風動地起
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
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
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轅下駒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被服羅
裳衣當戶理清曲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
同思為雙飛鷰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楊
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
以識其墳也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
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浩
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
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
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
墳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矣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
千歲之信士矣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呂氏春秋曰今
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說文曰嗤笑也仙人王子喬難可

與等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為螻。廣雅曰螻螻蛄也。螻力侯切。蛄鼓胡切。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己，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歸見上注。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爾雅曰晨風鸇也。莊子曰鸇凌風而起。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說文曰札牒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耳。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懽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反。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旋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三首五言

李少卿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上文。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颻不定，逮乎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己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毛萇詩傳曰懷思也。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廣雅曰悢悢恨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顥白首貌也。皓與顥古字通。

詩四首五言

蘇子卿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為栘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為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雙龍喻己幸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歎也。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

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
子不能歸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爲竭莊子
曰俛仰之閒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
奴戰也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孟子曰覇者之人歡娛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嬿婉之求征夫
懷往路起視夜何其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參辰皆已沒去去
從此辭參辰已沒言將曉也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厲兵効勝
於戰場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努力愛春華
莫忘歡樂時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芬馨良夜發
隨風聞我堂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增戀本也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漢書高祖
曰遊子悲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
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江漢流不息浮雲去
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托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楚辭曰蹇誰留
兮中州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嘉會已見上文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令德
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幷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范曄
後漢書順帝紀曰改元嘉七年爲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爲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
爲河閒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閒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
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又多豪右幷兼之家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幷
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
車作威吏民竦息姦滑行巧刼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
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
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爲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
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

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
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側身東望涕霑翰
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漢書曰王莽鑄
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鐶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
曰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
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沾襟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美人
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應劭漢
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
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沾裳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美人贈我
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蔡雍獨斷曰侍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
曰明月珠也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
身北望涕沾巾說文曰佩巾也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錦繡有五采成
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爲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路遠莫
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雜詩一首　五言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
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毛詩曰有女懷春褰袵欲從之
路嶮不得征說文曰袵衣衿也衿音今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風飇揚塵起白日忽已冥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幽通
賦曰精誠發於宵寐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幷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特文墨顧居臣上馳翰未暇食日昃不

知晏。翰墨已見上。尚書曰。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楚辭曰。乘白水而高鶩。毛詩曰。弋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 五言。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已見上文。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思。緜緜思故鄉。古詩曰。緜緜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亭亭。迥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楚辭曰。然𨍏軻而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朔風詩一首 四言 曹子建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代馬已見上文。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遏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范曄後漢書。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同袍已見上文。子好芳草。豈忘爾貽。古詩曰。蘭澤多芳草。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方言曰。悴。傷也。君不垂眷。豈云其誠。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冀也。秋蘭可喻。桂樹冬榮。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絃歌蕩思。誰與消憂。言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暮思。何為汎舟。言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為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乎河。豈無和樂。遊非我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為遊非我鄰。故不奏也。誰忘汎舟。愧無榜人。言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為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迥。遠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鴈南遊已見上文。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翹猶懸也。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何意迴飇舉。吹我入雲中。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飇與猋同。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若昇天路也。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言憂甚而志亂。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良人謂夫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為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見上文。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毛萇詩傳曰。沚。渚也。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楚辭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只。又曰。美人皓齒嫮以姱。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為吾報之乎。將騁萬里塗。東路安

足由 廣雅曰由行也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 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 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 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 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 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 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 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 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柱促

情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 遊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 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 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 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 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 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 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攜手同車已見上文 龍驥翼翼揚鑣踟躕 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毛詩曰肅肅宵征 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 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 絃超子野歎過綿駒 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與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雜詩一首五言

傅休奕 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 禮記曰月生於西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 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為東箱也 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 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 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 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雜詩一首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 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 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毛詩曰正月繁霜 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故自凝曰坐 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 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子應 韓詩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牀 擁猶抱也 居歡惕夜促在感怨宵長 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惕貪也苦蓋切 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 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一首五言

陸士衡 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為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

輿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毛詩曰零露瀼瀼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飛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蘂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蘂草木華盛皃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一首五言

曹顏遠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冦掠城邑攄與戰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縶之欲留也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飇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卽堅石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褰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閒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感舊詩一首五言

曹顏遠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鶡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貧兄弟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鳥皆集於苑己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也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周易曰困蒙吝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五言

何敬祖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靜寂愴然歎惆悵出遊顧惆悵已見上文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垣草易彫階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輕飄颻若仙步言旣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體輕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閒有神人真人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一首五言

王正長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參辰更見已見上文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韓子曰衞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五言

棗道彥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爲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羊質復虎文燕翼假鳳翔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僕夫已見上文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廣雅曰惻愴感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五言

左太沖沖于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洌洌白露爲朝霜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尸子曰八極爲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廣雅曰歲年也

雜詩一首五言

張季鷹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者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雜詩十首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佳人已見上文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離居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遂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淮南子曰窮谷之洿生以蒼苔說文曰鼅鼄鼄蟊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陽日也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虫坏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毛詩曰曀曀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曀曀然翳與曀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翳蔡雍霖賦曰瞻玄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

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斷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行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 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曰從隨也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 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 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 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 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 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曰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 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說文曰咆嘷也杜預左傳注曰聒讙也 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 朅來戎不虞挺轡越飛岑 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 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𨺚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 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 出睹軍馬陣入聞鞞鼓聲 禮記曰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陳或爲塵周禮注曰鞞小鼓也 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寶天生德聰明神武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 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劍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劍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舉也 舍我衡門依更被縵胡纓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劍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 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 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呂氏春秋曰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荊適興兵攻宋尹池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犨出也轍履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幷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 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下車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莊子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 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度燕卽依北風也 士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 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渰與弇同音奄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爲膚 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谿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 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森林叢木也 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 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杜預曰蓺種也 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 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 曹植辨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愼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籍翰林以爲主人

黑蜧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黑蜧高誘曰黑蜧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四溟四海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說文曰燼薪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鱄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清節不求進

文選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擣衣詩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一首
齋中讀書詩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解中詩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內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五韻詩一首
直學省愁臥詩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詩一首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詩八首

雜詩下

時興一首五言　盧子諒諶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楚辭曰：歲亹亹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毛萇曰：云，言也。又曰：蕭，蒿也。菽，藿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芒，山名也。河及伊洛，皆水名。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又曰：哀江介之悲風。摵摵芳葉零，蘂蘂芬華落。摵已見射雉賦。字書曰：蘂，垂也。如捶切。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毛詩曰：冽彼下泉。毛萇曰：冽，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彼曠野。毛萇曰：曠，空也。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嶨。文字集略曰：嶨，崖也。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莊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也。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言己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憺，安也。憺與澹同。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結猶構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文字集略曰：裛，坌衣香也。然露坌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纒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

鳥趨林鳴。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詠貧士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孤雲喻貧士也陸機鼈賦曰揔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無依據之貌也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喻衆人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亦喻貧士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戌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讀山海經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上林賦曰垂條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張協歸舊賦曰苦辭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為此春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閑居賦曰微雨新晴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閒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五言齊諧記曰桂楊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閒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荅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聲類曰蹀躡也徒頰切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矖索視之貌也穹天也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清容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傾河易迴斡款顏難久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毛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陸機雲賦曰藻帟高舒長帷虹繞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龍仙者所駕故遙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古詩曰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

擣衣一首五言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月運行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末寒蜻蛚鳴將感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寒螿蟬屬也子羊切夕陰結空幕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提將也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魏臺訪議曰以玉為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為擣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說文曰題額也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古詩曰相去萬餘里盈篋自余手幽緘俟君開說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咸切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頹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陸機贈馮文羆詩曰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歲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楚辭曰媒絕路阻言不可

結而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毛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爾雅曰覿見也良覿謂見良人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五言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乎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遠也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西京賦曰澶漫靡迤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營室之事也已見上文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莊子曰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一首 五言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大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漠爾雅曰矧況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閑可以羅雀也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閒作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漠自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揚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憺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遊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張方言曰敦信也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飲此醑矣埤蒼曰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煢煢對孤影怛咤糜肝肺毛萇詩傳曰諼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楚辭曰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曰始出其形暾暾而盛大也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言悲感已往而夭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宦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沖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箕帚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簸也帚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渠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日闇牛羊下野雀滿空園毛詩曰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古猛虎行曰日暮不從野雀棲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蔡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國

慶畢休沐還舊邦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則慶賀之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
蔡子篤詩曰戾舊邦也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飄颻若鴻
飛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高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六樂陳廣坐組帳揭
春風周禮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迎嬴羣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
帳高褰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曰長袖善舞國
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已見魏都賦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周禮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莊子曰祝宗
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俎綺錯羽爵飛騰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
容尚書曰敦敘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見理不拔闡道播徽容十載學無就善
宦一朝通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翫月城西門解中一首五言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圓巖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王逸楚辭注曰曲瓊玉鉤
也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螓首蛾眉蛾
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珠櫳以珠飾櫳也瑣窗為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窗牖皆有綺疏青瑣也
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
如日月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已見上文曹植七哀詩曰明
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言歸華先委為露所墮別葉早辭為風所隕華落向本故
曰歸本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
塵陸機荅張士然詩曰飄颻冒風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䜩私宴飲
也方言曰慰居也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
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肴乾酒未缺金壺
啓夕淪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為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
恒流其如揖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始出尚書省一首五言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朓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為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朓解褐豫章王
行參軍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曰閈甲第之廣衮建雲陛之嵯峨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金閨即金門也
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扉坐
瓊筵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也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宸北辰以
喻帝位也厭照臨謂武帝崩也繼體謂鬱林王昭業也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
土尚書曰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紛虹亂朝日濁
河穢清濟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蜺耀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
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為阻孔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為一流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防
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荼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國語召公諫
厲王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輿之大役焉有凶荒之
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絜敀之士固當食荼鹽膽枕籍菁棘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
啓英衮謂明帝也初為尚書令故曰英衮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令廢鬱林王及海陵王而即帝位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
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青
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
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之間謂之軑徒計切天子之車以紫為蓋故曰紫軑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
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邸諸王朱戶故曰朱邸還
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
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所笑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中
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桑禮切趨事辭宮闕載筆陪
旌棨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司馬彪
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棨戟為前行韋昭漢書注曰棨戟也音啓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
泚鶡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逵國語注曰蕪薉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沈沈
茂盛之貌也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零落悲友朋歡虞讌兄弟孔融
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虞與娛通毛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丹石言不
移也呂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子所悲也淮
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岐乘此終蕭散垂竿
深澗底孫惠龜賦曰汎舟於清泠之淵垂竿於巖澗之下如淳漢書注曰乘因也

直中書省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朓轉中書郎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西都賓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昈昈以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網綺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淮南子曰窮谷之汙生以蒼苔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司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莊子曰鵠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觀朝雨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門擊柝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成公綏慰情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曰飲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鵩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臞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萇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朓出為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蒹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也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巉嵒高也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悵望已見上文楚辭曰招惝怳而永懷招敕驕切惝充壤切怳況往切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五言。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劍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劍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當塗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脩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宇字也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莊子曰鵠上城之垝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垝居毀切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蔿啟疆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北拒溺驂鑣西龕收組練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氏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衮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賦曰外則離殿別寢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國語虢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郎宮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左氏傳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參差世祀忽寂漠市朝變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祀

忽謂忽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蕪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覓陛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遠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幽客眺自謂也言從賞而乖纓弁遊也楚辭曰朝馳騁兮江皐王逸注曰澤曲曰皐清巵阻獻酬良書限聞見良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巵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也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游溢相從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一首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爲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殽有二陵已見西征賦爾雅曰小沚曰坻又曰澳隈也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字林曰巑岏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閒琅邪之東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藪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阡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曰堵三堵曰雉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騁送之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亂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阽或曰阽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喻堅也臯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呑食小國也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陸機大暮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乎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平生眺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辭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楊泉五湖賦曰厎功定績蓋寓令圖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紛暗曖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肥遯於河陽別業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曹植亟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高誘曰以雨爲沐浴也以疾風爲梳箆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和徐都曹一首五言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鮑昭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疏以瞰江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日華已見上文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桃李成蹊逕桑榆陰道周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毛詩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萇曰覃利也王肅曰俶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五言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應劭曰名嬙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曰一赴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賒緩也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

和謝宣城一首五言集云謝宣城眺臥疾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飜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與鸞鳳並翔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賓至

下塵榻憂來命綠樽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豫章人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
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與曹
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榻傅玄雜詩曰机榻委塵埃漢書東方朔曰
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
化之者今守即眺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
流聲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名也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列子曰夢有六候此六者皆魂神所交也莊子曰子綦曰其寐也
魂交其覺也形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牽
拙謬東汜浮情及西岷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
牽拙牽率庸拙也東汜謂湯谷日之所出也
浮情浮名情懈也西岷謂崦嵫日之所入也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
璠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
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
曰璵璠美玉也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盪漪瀾說文曰刷刮也
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爲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氛埃而清涼方暉竟戶入圓
影隙中來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高樓切思
婦西園游上才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
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閒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
爲朱綴今並爲珠疑傳寫之誤漢書曰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
兮幽以清應門閉兮楚闥扃華殿塵兮玉陛苔中庭萋兮綠草生洞
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毛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
嶷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藹爲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爲將又復至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
於武安長平之利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漢書曰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
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
既已傾曲池又以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
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
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賓階綠錢滿客位紫
苔生家語曰公自阼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侍又曰醮於客位加其
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
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禮記趙文子曰以從
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
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皆以前脚跼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
所跼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
侯嬰號滕公也

學省愁臥一首五言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廣雅曰陌道也愁人掩軒臥高窻時動扉楚辭曰愁人兮
奈何掩猶閉也軒長廊也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滋兮盲
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
貌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張景陽雜詩曰蜘蛛
網戶屋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爾雅曰忝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
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山中有桂樹卽攀桂枝而聊淹留也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
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詠湖中鴈一首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
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
辭曰孔雀兮迴翔穀梁傳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也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應瑒
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上林賦曰鴻鷫鵠鴇浮乎其上懸飛竟不
下亂起未成行呂氏春秋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乃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
鄉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田饒曰黃鵠一舉
千里烏孫公主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五言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開花已匝樹流嚶復滿枝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
武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
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嬰於耕切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楊佺
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
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千金塢廣雅曰堰
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堨音遏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
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
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
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偃謁上綠幘傅韝毛萇詩
傳曰日出照耀紫燕已見赭白馬賦楚辭曰玉珮兮陸離清晨戲伊
水薄暮宿蘭池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
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象
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巵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漢書曰莽何
羅行觸寶瑟瓶酒器也古樂府詞曰金瓶素

綆汲寒漿。羽巵即羽觴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枚乘兔園賦曰。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毛詩曰。愛而不見。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爲。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爲。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上文。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迎風已見西京賦。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兒謂之娥。張女彈已見笙賦。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霞或爲華。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秦嘉荅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爲樂常苦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日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於天。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冶或爲綺。非也。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跂彼已見上。毛詩曰。睆彼牽牛。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江離已見子虛賦。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淮南子曰。天地之閒。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飆。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山海經曰。崐崘之上有草。名曰蕡。如葵。字書曰。蕡亦蘋字也。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言濁水之波易竭也。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飛閣纓虹帶。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爲垂。非也。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爲流矢所中。都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離騷引曰。屈原者。爲三閭

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曷為牽世務中心若
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閑
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
梁塵飛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為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綺窻飛陛已見上文佳人
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
一彈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
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苕苕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虞淵已見上文芳草久
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
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
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
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寒蟬鳴歸鴈已見鷦鷯賦嘒嘒已見秋興賦寒蟬已見上文疇昔同
宴友翰飛戾高冥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
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昴也

擬四愁詩一首七言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
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
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燋尾皆名琴也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擬古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尚書曰酣歌于室歌竟
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閒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

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五言并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
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
主不文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漢武帝
徐樂諸才徐樂已見別賦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晤言已見上文
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
愴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
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
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東京賦曰區寓乂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為羣
英之表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
說析理實敷陳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王延壽王孫賦
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為覼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
清歌拂梁塵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為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何
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版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
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
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王粲七哀詩曰復棄中國去遠
身適荊蠻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洛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
奬勸也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
長上宰魏太祖也袁道彥雜詩曰天子命上宰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蘭車

星陳。漢書曰鄲楚別邑紀見下文。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衞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覩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公子謂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息肩已見東京賦明兩謂文帝也明兩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陸機集有皇太子清宴詩梁棟響則歌聲繞也已見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史記曰紂爲長夜之飲乘日已見上廣雅曰養樂也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如邅如已見上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董卓袁紹已見上文並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蝥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蝥食節曰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已見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曛已見上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敏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楊覺寤而中驚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頴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菑。提攜弄齊瑟。臨淄已見魏都賦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爲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爲高密國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僇焉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也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與蘭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已見秋興賦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希叔詩髦士已見上文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潘勗玄達賦曰匪偏人之自躂訴諸衷於來哲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郡屬兗州河兗當衝要。淪飄薄許京。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廣川無逆流。招納廁羣英。管子曰善爲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爲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王逸晉書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鷄棲於杙爲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頴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求涼溺水湄。違寒長沙渚。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顧我梁川時。緩步集頴許。漢書南頴川許皆魏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度廁一卒。烏林預艱阻。魏志曰公還軍官渡袁紹進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文頴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卽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蒲沂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清醑。馬融樗蒲賦曰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金樽清醑並已見上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延露已見上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慚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阮瑀

管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繁欽述行賦曰芒芒河濱實多沙塵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爲

雲黃金覊相馳逐聯翩何窮已說文曰覊馬絡頭也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今復河曲游鳴葭泛蘭汜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躧步並已見上丹梯丹墀也姸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自從食游來唯見今日美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游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褭褭褭褭風搖木貌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游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下迴鵠謂師曠也徹清昊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文選卷第三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擬下

袁陽源效白馬篇一首
效古二首　劉休玄擬古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效古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孫嚴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簒逆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 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 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 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 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 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 籍籍關外來謂彼從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注曰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 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言 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吏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權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穀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 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西音先協韻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 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 彯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公羊傳曰曹子標劍而去之劉兆曰標辟也彯與標字同孚堯切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左氏傳欒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縣於天地之閒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 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效古一首 五言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訊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 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 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 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 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 毛詩傳曰燠煖也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五言

劉休玄 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 楚詞曰路眇眇以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謠曰遠哉遙遙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 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螿水鳥哀猶愛也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 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 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襟詩 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 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 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 鄭玄詩箋曰曾重也 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 曹植芙蓉

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
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誰爲客行久
屢見流芳歇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
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瑯邪王依古一首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
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漢書楊雄河東賦曰眽隆周之大寧難蜀父老
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久沒離宮
地安識壽陵園甘泉賦曰往往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仲秋
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
異魂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聖賢良已矣
抱命復何怨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氊帶佩雙鞬
象弧插彫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氊爲貊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
服所以盛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彎者以象骨爲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獸肥春草短
飛鞚越平陸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處鞚口送切朝遊鴈門上
暮還樓煩宿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
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
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
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
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楊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
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
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
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
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伐木青江湄設罝守毚兔毛詩曰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河水之清且漣漪兮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
步遊秦宮華嶽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
玠曰君有古人之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
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爲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五十里又曰田單
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
其書五車道踳駮也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
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鄒陽上書
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
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
今所終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
北有寒山逴龍赩然王逸曰逴龍山名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
兩楹之閒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豔陽桃李節
皎潔不成妍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嶕嶢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
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琁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栭雲楣甘泉
賦曰珍臺閒館琁題玉英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
聲帀邛越齊代邛越四地名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
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列子西門子謂
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

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爲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淚如絲今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器惡含滿攲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攲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智哉衆多士服理辯昭昧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効古一首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雪千里已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嫖姚校尉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雜體詩序曰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今作三十首詩斅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搉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塞故曰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飢渴長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從軍　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爲雙飛鷰雙或爲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鷰春南而鴈北虞羲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日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遊宴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塗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神飆自遠至左右芙蓉披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飆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淵魚鱗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莊子曰陰肅肅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悋千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悋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渟鄴中記曰銅雀臺北

則氷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
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
辭曰連蕙若以為佩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楊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
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雘善丹也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
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貴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
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

蒼蒼中山桂團圓霜露色言桂雖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
谷中風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橘柚
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
我知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
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
竊獨自彫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微臣固受賜鴻恩良
未測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紲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罔結

王侍中懷德　粲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既傷蔓草別方知
杕杜情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獨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
盡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
莖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蛸蛸者蠋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鸛鵠在幽草客
子涙已零鸛鵠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鵠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
幽草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
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

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萍汎
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作東作西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王粲公宴
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嵇中散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遠想出
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
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
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傳
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
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
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毛詩
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莊子曰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天下皆得一
名實久相賓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
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
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
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嵇康幽憤詩寫懷良
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鸒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
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日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
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鸒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
有鳥焉其名為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鸒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鸒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音豫沈浮不相宜羽翼

各有歸。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鷽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飄颻可終年。沈濊安是非。阮籍詠懷詩曰道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飄颻蒿下沈濊海上道遙一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閒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樂於東海之濱而翩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照簾籠。懸光入丹墀。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楚詞曰皋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虫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延發黃彩秋草含綠滋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楚詞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岳　悼亡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詩曰青春受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撫襟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詞注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綺窻。髣髴想蕙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閒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言出遊雨絕無還雲。華落豈留英。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自存形

陸平原機　羈宦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鳴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流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澨水涯也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沬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毛詩曰烝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徂沒多拱木。宿草淩寒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劉公幹詩曰乖人易感慨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思　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要死何爲苦心當學衞霍將。建功在河源。衞青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河海源也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爲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

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有弇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楚辭曰溢颸風余上征高談玩四時索居慕疇侶曹子建求通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疇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 傷亂　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　琨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雰霧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班固漢書曰陽九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曰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雰霧其如塵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曰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伊余荷寵靈感激殉馳騖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蘧啓彊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也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見上文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時或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厤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中郎 感交　諶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聖濟弘績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姻媾久不虛契闊豈但一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生但一已見上文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槩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馬服爲趙將疆場得清謚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曰魏公子毋忌爲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

郭弘農 遊仙　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圜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卽海中三山也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說文曰隙壁縫也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琘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

張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
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寂動苟有源因
謂殤子夭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
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道喪涉千
載津梁誰能了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思乘
扶搖翰卓然凌風矯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
名也摶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靜觀
尺棰義理足未常少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析
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蒼頡篇曰冏大明也俱永切登
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浪猶放也妍蚩
猶美惡也戴逵栖林賦曰浪迹頹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王文度贈
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總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交臂久變化傳火迺薪草莊子仲尼
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
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
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機巧許詢農里詩曰亹亹玄思
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
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
曰桔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
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
從玩之曰諾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自序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
愛之　詢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筌捕
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而善旬有五
日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遣
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郭
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
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隈曲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丹葩耀芳
蕤綠竹蔭閑敞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閑敞苕苕寄意勝不
覺陵虛上曲檽激鮮飈石室有幽響檽窻閒孔也陸機吳趨行曰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
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
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
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
曰蘊真誰為傳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極眺清波深緬
映石壁素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
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
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蕭散
得遺慮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薄
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凄凄節序高寥寥
心悟永毛詩曰秋日凄凄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時菊耀巖
阿雲霞冠秋嶺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叢子歌曰眷然顧
之東征賦曰良辰而將行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
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

反其始歸根則靜也會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皆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口詩曰懷役不遑寐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溆浦余邅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缺者詘卿尊宋均曰詘還也尊君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見上文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謝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碧鄣長周流金潭恒澄徹碧鄣出碧之鄣郭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櫚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泬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涓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詞注曰泬寥曠蕩空虛靜也嶤嶢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說文曰嶤山嶢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嶤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曰其石則赤玉玫瑰思玄賦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身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諜復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遊海澨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顏特進 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崐崘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騶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宮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楚詞曰桂棟兮蘭橑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山雲備卿藹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次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鶩望分寶隧矚目盡都甸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隧倉頡篇曰矖矚視之貌也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蹇瓊弁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箇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禮登竚睿情樂闋延皇眄爾雅曰登成也又曰竚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測恩躋踰逸沿牒懵浮賤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懵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崐山之玉瑱天見切敢飾輿人詠方慚綠水薦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手會淥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涔淚猶在袂廣雅曰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岧亭

南樓期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點翰詠新賞開奏瑩所疑
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濶尋我室散帙問所知摛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
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辭曰質銷鑠以汋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
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詩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共秉延州
信無慙仲路諾延州信謂挂劍也已見謝靈運廬陵墓下詩論語子曰子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
情所託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所託已
慇懃祇足攪懷人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嶀嵊外銜思至
海濱孔曄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嶀他乎切嵊食證切
覯子杳未僝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僝見也士箭切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雜
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見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
詩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心悁悁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說文
曰霽雨止也楚辭曰青春受謝又曰馳騖乎江皐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
流潮又詶謝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養疾 微

窈藹瀟湘空翠潤澹無滋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賦曰懷豐穰之滋潤寂歷百草晦欻吸
鵾鷄悲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欻吸疾貌
楚辭曰鵾鷄啁哳而悲鳴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前墀已見上文鍊藥矚虛幌汎瑟卧
遙帷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窻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水碧驗未黷
金膏靈詎緇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曰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北渚有
帝子蕩瀁不可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瀁焉可能悵然山中暮懷
痾屬此詩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駕 淑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枌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
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詔徒登季
月戒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華芝行川所行之川
也行猶道也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
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岧嵽以星懸朱櫂麗寒渚金鍐映秋山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鍐者
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衞藹流景綵吹震沈淵羽衞負羽侍衞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
辯詩測京國履籍鑒都壥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斷吁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
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
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
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
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禮記曰笏諸侯以象
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
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服義方無沬展歌殊未宣服義
已見上文沬亡貝切廣雅曰沬已也楚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

謝光祿郊遊 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有窻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
逗止也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廣雅曰藹藹盛貌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涼葉照沙嶼秋
榮冒水潯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傍深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靜默鏡綿野四睇亂曾岑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綿地千里氣
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黻與
紱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貝隴采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泉
外國圖曰員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行光自容裔無使弱
思侵楚辭曰雲旗兮電鶩儵忽兮容裔

鮑參軍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殉義非
為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所殉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
音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晨上成

皐坂磧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成皐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注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鷦鵬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別怨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楊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露采方汎豔月華始徘徊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燄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璩為鎮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與波

文選卷第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苗胄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有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惟辭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皇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覩也揆度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又重之以脩能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香紉秋蘭以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余若將不及兮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音毗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耄晚而功不成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何不改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至於治也來吾導夫先路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昌披衣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惟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路幽昧以險隘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為畹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香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為畦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絜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願峻長也竢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

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絶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絶落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絶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猒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妬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其將至兮冉冉行行貌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呼感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也言己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實也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纍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絶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纍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弃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終不察夫人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音豖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中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

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寧溘死以流亾兮溘猶奄也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亾不忍以忠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也以諭忠正自前代而固然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爲謀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迴朕車以復路兮迴旋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己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步余馬於蘭皐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皐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絜之服製芰荷以爲衣兮製裁也芰蔆也荷扶蕖也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絜脩善益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

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
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
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予。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鮌婞直以
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鮌。婞，音脛。很也。終然夭乎羽之野。蚤死曰夭。言堯
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謇而好脩
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薋菉
葹以盈室兮，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獨
離而不服。判，別貌也。女嬃言眾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
故斥弃也。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
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
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
節，度也。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
詞者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沅湘，水名也。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
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
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
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兄弟五人
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田，獵
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
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
故言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
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
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地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
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

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葅醢兮，辛，殷之末王紂名也。藏菜曰葅，肉醬曰醢。殷宗用
而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湯禹嚴而祇敬兮，嚴，畏也。祇，
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
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
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陂。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祐為阿。覽人德
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
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
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也。相觀人之
計極。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言人非
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阽余身而危死兮，阽，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身將
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固前脩以葅醢。
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葅醢，龍逢、梅伯是也。
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
之時，而值葅醢之日。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耎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襟浪浪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詞兮，
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
直，身以葅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
憂思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
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支
輪木也。蒼梧，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
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日忽忽
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
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
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揔

余緫乎扶桑。緫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
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崐崘西
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也。言己緫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
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
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
具。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
又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飄風屯其相離兮，
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
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緫緫其離合兮，緫緫猶僔僔，聚
貌也。班陸離其上下。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
亂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
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貌。罷，極
也。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
分兮，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朝吾將濟於
白水兮，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崐崘之源，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在崐崘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
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絜淨，閬風清明，言己脩絜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
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
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仁義，
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下女之可貽。
相，視也。貽，遺也。言己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
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
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
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緫緫其離合兮，忽
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
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曰：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朝

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
居而不肯仕。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
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
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弃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
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意。見有娀之佚女。有娀，
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
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為媒兮，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
賊。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
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
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娀氏
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
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拙，鈍。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
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時溷
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王又不
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何況不智之君
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
與此闇亂之君終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以筳篿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
篿。筳音廷。篿音專。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
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

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時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孰云察余之美惡屈原荅靈
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
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
蒿也盈滿也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
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也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書言
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
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謂申椒其不
芳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
豫而狐疑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
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百神
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
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己之意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
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求矩矱之所同矩法
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
匹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
陽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丁
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
高宗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
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甯戚之謳歌
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
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也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
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恐鷤鴂之先鳴兮鷤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
鳴也鷤弟鴂桂使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鷤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
罪過也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眾盛貌眾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而偃蹇而眾人薆然而
蔽之傷不得施用也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也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

妬我正直必折挫而敗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
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
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
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士
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
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
美以從俗兮委棄也苟得列乎眾芳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
賢之心也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樧又欲充其佩幃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
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閒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
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苟欲求進
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
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
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
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眾芳此誠可貴茲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
難虧兮虧歇也芬至今猶未沬沬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自
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也精瓊爢以為粻爢音靡粻音張精鑿也爢屑也粻粮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
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粻飲食香絜冀以延年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
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
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為
邅路脩遠以周流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崐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雲霓之
晻藹兮揚披也晻藹翳鬱陰貌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崐崙將
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閒漢津也
夕余至乎西極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

乘旍兮。翼敬也旍旗也畫龍蛇爲旍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也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乘旍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崐崘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崐崘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崐崘山西北轉行也指西海以爲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音大而並馳。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也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平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五計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崐崘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奇員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己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劒兮玉珥。撫持也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服衞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劒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潔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爲香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己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脩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飾靈連蜷巨員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翱游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翱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遠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極勞心兮𢥞𢥞。𢥞𢥞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𢥞𢥞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峭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

之尚猶豫。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兮宜脩。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沛普賴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歸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駕飛龍兮北征，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承荃橈兮蘭旌。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爲楫櫂，蘭爲旌旗，動以香絜自脩飾。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碕，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己也。揚靈兮未極，極，已也。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女謂女嬃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責之，數爲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隱思君兮陫沸側。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傍板。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石瀨兮淺淺，音牋。瀨，湍也。淺淺，流疾貌。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弃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朝騁鶩兮江皐，朝以喻己盛也。澤曲曰皐。言己願及朝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鳥次兮屋上，次，舍也。過信爲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爲伍。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珮，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更變。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登白薠兮騁望，薠草秋生。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鳥萃兮蘋中，萃，集也。罾何爲兮木上。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麋何爲兮庭中，麋，獸名。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荃壁兮紫壇，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以桂木爲屋棟。蘭橑。以木蘭爲橑。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爲帷，罔，結也。結薜荔爲帷帳。擗蕙櫋兮既張。擗，折也。以折蕙覆櫋屋。白玉兮爲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爲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爲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爲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嶷繽兮並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遺余褋兮澧浦。褋，襜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搴汀洲兮杜若，汀，平。

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也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言己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也。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與女遊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汝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也。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也，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劍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劍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荃獨宜兮爲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爲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貍，結桂與辛夷以爲車旗，言有香絜也。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絜，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閒，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閒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絜自脩飾。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呴，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狖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九章一首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

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腰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駕青虬兮驂白螭言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己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言己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曜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余濟兮江湘旦明也濟度也言己遭放棄以明日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日之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緒風欸歎也緒餘也言己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皐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窻牖者也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言己始去乘窻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非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己疑惑有意還之者也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言己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沚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己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余心其端直兮苟誠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漵浦余儃佪兮漵水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峻岨危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濕泥濘也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雲霏霏而承宇宇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臝裎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自慰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也爲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忘身當何爲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己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卜居一首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違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僻遠所在深也竭智盡忠建造策謀披胸心也蔽鄣於讒遇諂佞也心煩意亂意憒悶也不知所從迷瞀眩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惑遑也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吐詞情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茅刈蒿菅也以力耕乎耕稼穡也將遊大人事貴戚也以成名乎榮譽立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媮生乎身安樂也寧超然高舉讓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嚅唲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詘蜷局也寧廉絜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脩絜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柔弱曲也以潔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殊也將氾氾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羣戲遊也與波上下隨衆高卑偷以全吾軀乎身無憂患寧與騏驥亢軛乎沖天驅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步徐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隅也將與鷄鶩爭食乎豚糠糟也此孰吉孰凶誰喜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蟬翼爲重近讒佞也千鈞爲輕遠忠良也黃鍾毀棄賢隱藏也瓦釜雷鳴愚讙訟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嘿嘿兮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驟中庭寸有所長雞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地虧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陳蔡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君之志

漁父一首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荊棘也。顏色憔悴，皯黴黑也。皯古旱切。黴力遲切。形容枯槁。癯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曷爲遭此患也。屈原曰：世人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志絜己也。衆人皆醉，惑財賄也。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皆濁，人貪婪也。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沈浮也。衆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釃？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自令放爲？遠在他域。屈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芥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己清絜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沈淵也。葬於江魚腹中，身消爛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皎也。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點也。漁父莞爾而笑，笑離齗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沐浴升朝。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隱遁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爲氣也，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蕭瑟兮，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憭慄兮，思念暴戾，心自傷也。憭音了。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逝，還故鄉。泬寥兮，泬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泬寥猶蕭條無雲貌也。泬音血。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寂漻兮，源瀆順流，漠無聲也。收潦而水清。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憯悽增欷兮，愴痛感動，數息也。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變顏色也。愴怳懭悢兮，中情愴悢，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坎廩兮，數遭患禍，身困窮也。貧士失職士失財物，逢寇賊也。而志不平。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喪志失耦，塊獨立也。羈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惆悵兮，後黨失輩，惆愁毒也。而私自憐。竊內念己，自閔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飛徊翔也。蟬寂寞而無聲。螗蜩斂翅，而伏藏也。鴈廱廱而南遊兮，雄雌和樂，羣戲行也。鵾雞啁哳而悲鳴。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候鴈鵾雞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鵾雞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獨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視瞻，而終明也。哀蟋蟀之宵征。見蜻蛩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爲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詩曰：亹亹文王。蹇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考，無成功也。

悲憂窮蹙兮，脩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廓。孤立特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謂懷王也。心不繹。常念弗解，內結藏也。去鄉離家兮，背違邑里，之他鄉也。來遠客。去郢南征，濟沅湘也。超逍遙兮遠出游逝，離州域也。今焉薄？欲止無賢，皆讒賊也。專思君兮執心壹意，在胸臆也。不可化。同姓親聯，恩義篤也。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志迷惑也。可柰何！頑嚚難啟，長歎息也。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慮憤懣也。心煩憺兮忘食事。思君念主，忽不食也。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自陳列也。君之心兮與余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車駕兮朅而歸，迴逝言還，欲反國也。不得見兮心悲。自傷流離，路隔塞也。倚結軨兮太息，伏車重軨，而涕泣也。涕潺湲兮霑軾。泣下交流，濡茵席也。慷慨絕兮不得，中心恚恨，剝切也。中瞀亂兮迷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私自憐兮何極，哀祿命薄，常含戚也。心怦怦兮諒直。志行忠正，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竊獨悲此凜秋。微霜淒愴，寒慄烈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痛傷茂木，又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違離天明，而湮沒也。襲長夜之悠悠。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己盛美之光容也。余萎約而悲愁。身體疲病，而憂窮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而重深也。收恢台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僞，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坎傺而沈藏。民無任足，竄巖藪也。楚人謂住曰傺。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而蒼黑也。枝煩挐而交橫。柯條糾錯，而崩疑也。顏淫溢而將罷兮，形貌羸瘦，無潤澤也。柯彷彿而萎黃。腹內空虛，皮乾腊也。萷櫹槮之可哀兮，華葉已落，莖獨立也。形銷鑠而瘀傷。身體燋枯，被病久也。惟其紛糅而將落兮，逢茸偵仆，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而年老也。覽騑轡而下節兮，安步徐馬，而勿驅也。聊逍遙以相羊。且徐低徊，以遊戲也。歲忽忽而遒盡兮，年歲逝往，之若流也。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命之不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傷己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卒遇譖讒，而遽惶也。澹容與而獨倚兮，煢煢獨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己，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兮，思慮惕動，沸若湯也。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及兄弟也。仰明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愬神靈也。步列星

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也。紛旖旎乎都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貌也。詩云：旖旎其華。何曾華之無實兮，外貌若忠，而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諭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以為君獨服此蕙兮，體受正氣，而高明也。羌無以異於衆芳。乃與佞臣之同情也。閔奇思之不通兮，傷己忠策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心閔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心惻隱也。願一見而有明。分別忠心與僞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身無罪過而逐放也。中結軫而增傷。肝膽破裂心剖腷臆也。普逼切。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憤念蓄積盈匈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門闈扃閉，道路塞也。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讒佞讙呼而在側也。關梁閉而不通。闇人承指，呵問急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連日澤深厚也。后土何時而得乾。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愬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僞也。背繩墨而改錯。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卻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刁與椒蘭也。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駒跳而遠去。被髮為奴走橫奔也。鳧鴈皆唼夫粱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匿竄山谷也。圜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謂騏驥兮安歸，躊躇吳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視顏色也。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而妄食。顏闔鑿培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寧武佯愚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祿惠識舊恩也。獨悲愁其傷人兮，思念纏結摧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胸終年歲也。

招魂一首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絜。身服義而未沬。沬，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己之時也。沬音昧。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己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長離殃而愁苦。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無所考校己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曰：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蓍曰筮。尚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巫陽對曰：掌夢。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為兮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隕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閈。閈，里也。楚人名里曰閈也。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代，更也。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言魂宜急來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蠃蚌，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蝮蛇蓁蓁，蝮，大蛇。蓁蓁，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倏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淵旋轉也淵室也爢散
而不可止些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體爢碎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
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赤蟻若象蟻蚍蜉也玄蠭若
壺些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蠭毒能殺人五穀不生藂菅是食
些柴棘為藂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柴草若羣牛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言西方之
土溫暑而熱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彷徉東
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彷蒲忙切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魂兮
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峩峩如山涼風急
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
上天些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啄天下欲上之
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
目往來侁侁些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言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懸人以嬉
投之深淵些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往則
逢害身危殆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九
約其角觺觺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貌言地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觸害人也敦
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
中血漫污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此皆甘
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來入
脩門些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秦篝齊縷鄭緜絡
些綿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
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
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賊害
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像設君室像法也靜閑
安些無聲曰靜空寬曰閑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閑可安樂之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檻

層軒些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
累榭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
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連些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
鏤綺文朱丹其椽雕鏤綺木使方好也冬有穾夏穾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穾烏弔切夏室寒
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穾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川谷徑復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
流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反覆其流急疾又絜淨也光風轉蕙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
木有光色轉搖也氾崇蘭些氾猶汎汎搖動貌也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
而益暢經堂入奧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
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翠鳥名也
翹羽也挂曲瓊些挂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臥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僵室
謂僵佪曲房也翡翠珠被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爛齊光些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
畫衆華其文爛然而同光明蒻阿拂壁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羅幬張些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
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幬輕且涼也纂組綺縞纂組綬類也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皆
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幃帳之飾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
好怪物無不畢具蘭膏明燭以蘭香鍊膏也華容備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以觀其鐙錠
離鏤百獸華奇好備也錠都定切二八侍宿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
也射遞代些射猒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宴宿意有猒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君九
侯淑女淑善也多迅衆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也盛鬋不
同制鬋鬢也制法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鬢下髮形貌詭異不與
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態姿也比親也順彌代些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
承順上意久則相代弱顏固植固堅植志也謇其有意些謇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
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姱容脩態姱好貌也脩長也絙洞房些絙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
女其貌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蛾眉曼睩曼澤也睩視貌也目騰光些騰馳也言美女
之貌娥眉玉貌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心也靡顏膩理靡緻也膩滑也遺視矊些遺竊視矊脈也
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夷滑中心矊脈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離榭脩幕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侍君之閑
些閑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觀帳幕之中侍君閑靜而宴游翡帷翠幬飾高堂些言復以翡翠之羽雕

飾幬帳之高堂以樂君也紅壁沙版紅赤貌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此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堊色令之紅白又
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仰觀刻桷畫龍蛇此言仰視屋之榱榱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楯也臨曲池此言坐於堂上前伏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蓉始發芙蓉蓮華也
雜芰荷此芰蔆也秦人謂之薢茩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蔆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薢古買切茩
古后切紫莖屏風屏風水葵也文緣波此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也或
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鄣風也文異豹飾豹猶虎豹也侍陂陀此陂陀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
之文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軒輬既低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步騎
羅此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眾羅列之陳俟須君命蘭薄戶樹薄附也樹種也瓊
木籬此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外以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魂兮歸來何遠為
此遠為四方而不歸也室家遂宗宗眾也食多方此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眾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
方道也稻粢穱麥稻稌也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粢子夷切穱側角切挐黃梁此挐糅也言飯則以稻
糅穱擇新麥糅以黃梁和而柔濡且香滑大苦鹹酸大苦豉也辛甘行此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
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肥牛之腱腱筋頭也臑若芳此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
熟之則腝美也腝蘇本切臑仁珠切和酸若苦陳吳羹此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甘者也濡
鼈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此柘藷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鵠酸臇
鳧臇小臛也臇子兖切煎鴻鶬此鴻鴈也鶬鶬鶴也言復以酢醬烹鵠為羹小臛臛鳧煎熬鴻鶬令之肥美也露雞
臛蠵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蠵以規切厲而不爽此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言乃復烹
露棲之肥雞臛蠵龜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粔籹蜜餌有餦餭此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
又有美餳眾味甘具也瑤漿蜜勺瑤玉也勺沾也實羽觴此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
之滿羽觴以漱口挫糟凍飲挫捉也凍冰也酎清涼此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
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好飲華酌既陳酌酒升也有瓊漿此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
用者也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此妨害也言若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
害也肴羞未通魚肉為肴羞進也女樂羅此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慇勤未通則女樂列堂下陳
鍾按鼓按徐也造新歌此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眾絕異涉江采菱發揚
荷此楚人歌曲也言己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
顏酡此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娭光眇視娭戲也眇眺也目曾波此波華

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娭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被文服纖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
麗而不奇此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美麗誠足怪奇也長髮曼鬋
曼澤也豔陸離此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鬋滑澤其狀豔美
儀貌陸離而離形也二八齊容齊同也起鄭舞此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
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衽若交竿撫案下此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
而徐行者也竽瑟狂會狂猶並也搷田鳴鼓此搷擊也言眾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搷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
宮庭震驚發激楚此激清聲也言眾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吳歈俞
蔡謳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奏大呂此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
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此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
分別也放陳組纓組纓也班其相紛此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卬綬班然相亂不可
整理也鄭衛妖玩來雜陳此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女來雜廁俱坐
而陳列之激楚之結激感也結頭髻也結吉詣切獨秀先此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
故秀異獨前而先進也菎昆蔽象棊菎玉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有六簙此投六箸行
六棊故為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菎蕗作箸象牙為棊妙且好也分曹並進曹偶也遒相迫此遒亦迫也
言分曹列耦並進伎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成梟而牟倍勝為牟呼
五白此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兆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晉制犀比晉國名也制作
也比集者也費白日此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簙棊著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鏗鐘搖簴鏗撞
也搖動也揳梓瑟此揳鼓也言眾賓既集簙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揳古八切娛酒不廢娛樂
也沈日夜此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湎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發發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
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鐙錯此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結撰至
思撰猶博也蘭芳假此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人有
所極同心賦此賦誦也言眾坐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酎飲既盡歡樂先故
此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己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魂兮歸來反故居此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亂曰獻歲發春兮獻進也汩吾南征此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
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爾雅曰菉王芻也白芷生此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
齊白芷萌牙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貫出也廬江長薄地

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倚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遥望博遥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青驪結駟兮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也齊千乘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懸火懸鐙也玄天也言己時從君夜獵懸鐙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色也步及驟處兮驟走也處止也誘騁先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己獨馳騁爲君先導也抑騖若通兮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引車右還還轉也言抑止馳騖者順通共護引車右轉以遮獸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䢵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己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君王親發兮發射也憚青兕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也朱明承夜兮朱明謂日也承續也時不見淹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皋蘭被徑兮皋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斯路漸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湛湛江水兮湛湛水貌上有楓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魂兮歸來哀江南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險峭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

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没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漢書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山之幽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卷兮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山氣巃嵸兮岑崟嶔嵳雲壒鬱也壒烏孔切石嵯峨嵯峨巀嶭峻蔽日也谿谷嶄巖兮崎嶇閒竆險阻嶮也閒呼雅切竆于軌切嶮苦滑切水曾波涌躍灃沛流迅疾也蝯狖羣嘯兮禽獸所居志樂佚也狖余救切虎豹嘷猛獸爭食欲相齕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猿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齕下沒切攀援桂枝兮登引山木遠望愁也聊淹留便旋中野立踟躕也王孫遊兮隱士避世在山隅也不歸違背舊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萬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垂條吐葉紛榮華也歲暮兮年齒已老壽命衰也不自聊中心煩亂常含憂也蟪蛄鳴兮蜩蟬得夏喜呼號也啾啾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坱兮軋霧氣昧也山曲岪盤詰屈也心淹留兮志望絶也恫荒忽亡妃匹也罔兮沕精氣失也憭兮慄心剝切也虎豹穴嵺穿岤也嵺音料岤音血叢薄深林兮攢刺棘也人上慄恐變色也嶔崟碕礒兮山阜嶇也硱磈硊崔巍嵯峨樹輪相糾兮交錯扶疏林木茷骫枝葉盤紆茷音跋青莎雜樹兮草木列居薠草靃靡隨風披敷白鹿麏麚兮衆禽並遊或騰或倚走任殊異狀貌崟崟兮峨峨頭角甚殊凄凄兮漇漇凄凄漇漇毛衣若濡獼猴兮熊羆百獸俱也慕類兮以悲哀己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麇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攀援桂枝兮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踟躕徘徊待明時也虎豹鬬兮殘賊之獸忿急怒也熊羆咆貪殺之獸跳梁吼也禽獸駭兮雉菟之羣驚奔走也亡其曹違離鄉黨失羣偶也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孔安國曰少差曰閒也太子曰憊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轖音色也紛屯澹淡噓唏煩酲紛屯澹淡憒耄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歔欷啼貌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噓與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臥者是陽明之逆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荅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耽安樂時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脆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膬耎易破也膬呂芮切腥肥肉也泄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詳廉切爍亦熱也舒灼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況其在筋骨之閒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游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佁蹷而為蹷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佁嗣理切蹷渠月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辟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辭注曰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屈伸也血脈淫濯手足墮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墮懈墮也窳勞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眾妾之總稱也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曰淹久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毉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也承閒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閒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為羽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猶蕩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顙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爾雅曰鶬鶊黎黃高唐賦曰王雎鸝黃禮記曰仲冬曷旦不鳴鄭玄曰曷旦求旦之鳥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鳱與曷並音渴鴠音旦也暮則羇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

上鶤鷄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鶤雞啁哳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
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
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孤子之鉤以爲隱九
寡之珥以爲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逵國語注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
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師
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
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蔪兮
雉朝飛宋玉笛賦曰麥秀蔪兮鳥華翼埤蒼曰蔪麥芒也蔪慈斂切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曰槀與槁古字通
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
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蚑行喙息說文曰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又曰蟜蟲
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爲螻爾雅曰蟻蚍蜉也拄陟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
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犓以芻莝養國牛也國語曰犓豢幾何犓或爲犠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
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
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爲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鋌高誘
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爲臣炊彫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摶飯
徒完切說文曰啜嘗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
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熊蹯之臑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臑熊蹯不熟方言曰臑熟
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
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毛詩曰包鱉鱠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惣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
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
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說文曰歠飲也昌悅切沃雪言易也
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
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
檻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
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兔前穱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
詞注曰稻粢穱麥挐黃粱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脈憤興外彊中乾羈堅轡附易路易平易也
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
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
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
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
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
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荊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
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
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浮游覽觀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層
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爲湟湟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鳥鶤鵠溷章
鳥名未詳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群鳴螭龍德牧並鳥形未
詳爾雅曰邕邕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
雲漃漻薵蓼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漻無聲漃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
薵藸草也又尤切藸音豬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力鳥切苓古蓮字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彼女桑毛
萇曰女桑荑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
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閭椶也衆芳芬鬱亂
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
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消息或爲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杜連未詳也今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王逸楚詞注曰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練擇也爾雅曰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湎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卽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廧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韋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髾。目窕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髾燕尾也窕當爲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嬈也髾所交切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爲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揄引也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爲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嬿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朝服襲嬿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力廷切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卽今步叉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羲和弭節兮字林曰潯水涯也掩青蘋。游清風。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楚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于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爲集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恐虎豹。慴鷙鳥。爾雅曰慴懼也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鑾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旍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堮也墨或爲壓也說文曰圻地圻堮也魚斤切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詩曰獻豜于公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孔安國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莫闇貌也說文曰莫日且冥也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致果爲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襢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白刃磑磑。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刀刺磑磑牛哀切收獲掌功。賞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爲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曰淹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鱉鮮魚鄭玄曰炰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爲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歡宴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

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曰饑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縷辭縷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老子曰怳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兮慌兮。俶兮儻兮。廣雅曰俶儻卓異也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秉執也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貌也爲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

文曰曙旦明也。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溉滌也槩與溉同練猶汏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說文曰澉猶洗滌也澉湖敢切說文頮洗面也頮呼潰切揄棄恬怠，輸寫淟濁，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注曰淟垢濁也勑顯切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傴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躄者屨然躄跛不能行也必亦切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爲沂聲類曰沂漂也口吟切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溰溰高白之貌也帷或爲幃音韋幃帳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霈霈雲亂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蜺游微霧鶩怳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顒顒卬卬波高貌也椐椐彊彊相隨之貌椐據於切彊渠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爲萃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弁我勇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块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貌涌裔行貌也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爲硉硉盧骨切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碕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荄根也謂草之根也本無荄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一迴翔青篾，銜枚檀桓。青篾檀桓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讙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日食鮑山晝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篲埽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指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執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混混庉庉，聲如雷鼓。混混庉庉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庉徒本切發怒庢沓，清升踰跇，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跇也說文曰庢礙止也庢竹栗切庢或爲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釜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跇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爲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瀄泌瀄波相揳也汩蜜汩水流疾也字書曰潺湲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沋沋湲湲魚鼈顛倒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沋禹牛切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覆也薄北切洄與迴同也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鈎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參之萬不失一老或爲左也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涊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涊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

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幷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飛遯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杖。司馬彪曰：杖，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居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乎泱漭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爲岫。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子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遯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譆，悲恨之聲也。譆與嘻古字通也。譆，欣碁切。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言元氣初爲一，後爲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爲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爲元，在老爲道，義不殊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必終也。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眞爲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列子隰朋曰：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探隱拯沈。小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粺，禾別也。粺與粺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鄭玄曰：蓫，牛頹。蓫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諷賦曰：爲臣煮露葵之羹。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周禮注曰：犬豕曰豢。膿，肥貌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蟬翼，言薄也。楚詞曰：蟬翼爲重也。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鵽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愼淮南子注曰：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胵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爲。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鰩魚也。文鰩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說文曰：臛，肉羹也。蒼頡解詁曰：臇，少汁臛也。子兗切。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醇已見上注。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林賦曰：眾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爲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泛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泛溢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爲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又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曰：今羣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可以和神，可以娛腸。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

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奉文犀之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陸剸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旒者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揚煇（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之橫文也說文曰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金華之舄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舄故動足而有餘光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薰以幽若流芳肆布（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詩傳曰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馳燿（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笑倩兮）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鍚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鞶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楚詞曰建雄虹之采旄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箇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此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屯聚也）獠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南都賦曰曜野映雲）曳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輸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揜覆也）捎鷫鷞拂振鷺（鷫鷞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蹍值輪被轢也）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翼不暇張足不及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罾（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罾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罻弋不施於蹊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曰草藂生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猋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猋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猋去疾貌說文曰猋火華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毛萇曰虓闞虎怒也哮與虓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慴（慴已見上文）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啖也）生抽豹尾分裂貙肩（爾雅曰貙似貍）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羽獵賦曰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古駭字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頓綱縱網罷獠迴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駿騄齊驤揚鑾飛沫（南都賦曰驤驥齊鑣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賦曰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曲鉤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晧旰（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彤軒紫柱文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猶金戺也西京賦曰金戺玉階玉箱猶玉房也）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劉騊駼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函谷關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也）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頫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頫音俯）升龍攀而不

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翔鶤仰而不逮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繁巧神
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
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
熙天曜日熙光也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飛翮凌高鱗甲隱
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憺兮忘歸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
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
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
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
芳餌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弔屈原曰襲九淵之神龍然後采菱華擢水
蘋子虛賦曰發芙蓉菱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弄珠蜯戲鮫人楊雄蜀都賦曰蜯含珠而
擘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
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毛詩曰宛在水中沚子虛賦曰
雜纖羅也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抗舉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
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
兮爲誰脩宴婉絕兮我心愁楚辭曰紉秋蘭爲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
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
巖穴未暇此居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傅昭儀少爲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爾
乃御文軒臨洞庭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
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窗也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篪鍾鼓俱
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
之飄颻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玉
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臣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
太后入廟先爲花勝上爲鳳凰以翡翠爲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燿飛文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歷

盤鼓煥繽紛張衡舞賦曰般鼓煥以駢羅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
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廣雅曰趫趫行也今爲蹻古字無定也廣雅曰蹠履也凌
躍超驤蜿蟬揮霍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也翔爾鴻翥溓然鳧沒爾雅曰翥
舉也溓疾貌也溓側立切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也韓子曰
形影相應而生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
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爲象舞賦曰彷彿神動又曰不可爲象也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
頹東都賦曰士怒未渫方言曰渫歇也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
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鉛華已見洛神賦蘭澤已見上文也形媠服兮揚幽若說文曰媠南楚
之外謂好也媠湯火切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王逸曰睇微眄貌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也踐飛除即閑房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華燭爛幄
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左氏傳曰子產以幄幙行動朱脣發清商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
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
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
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
端辭顯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
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義也鄭玄禮記注曰遺亡也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
於西秦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光曰諾退見荊軻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己今太子
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遂自刎公叔未詳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李陵詩曰
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威慴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
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
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凌轢諸侯驅馳當
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
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都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吾子若當

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爾雅曰亮信也然方於大道
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
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也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
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
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氏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
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超隆平於殷周踵羲
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顯朝惟清王道
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也
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墮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是
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
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正流俗
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
章不可忘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解嘲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
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故甘靈紛
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靈降鶡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
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
之國也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
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
至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
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
也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側陋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東都賦曰散
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甯戚
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下趨拜尚立變

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爲之綸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
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子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勸
勵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誨曰生
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今予廓爾身輕若飛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
爾體輕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修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
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册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嘉遯龍盤
翫世高蹈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也游
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以遊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
幽山之窮奧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奧隱處也於是
殉華大夫聞而造焉殉營也華浮華乃勑雲輅驂飛黃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淮南子曰黃帝
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
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旌拂霄堮軌出蒼垠許慎淮南
子注曰垠咢端崖也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
迴輪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皐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遂適沖漠之
所居爾雅曰適之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溟海
渾濩涌其後嶰谷嘲嘈張其前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
流聲也後袞切又曰濩霤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嶰谷音義曰嶰谷崐崙北谷名嘲嘈深空之貌也嶰音解嘲音牢嘈音曹尋
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
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衝飆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

天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東京賦曰飛礫雨散於是登絶巘遡長風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
綜西京賦注曰遡向風也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曰蓋聞聖
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遯迹賢者不背俗而遺功七
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寬端匿迹也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東觀漢記
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章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今公子違世陸沈避
地獨竄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歡滅資父
之義廢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窮處于
窮澤漸漬汀濘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濘絶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今將榮子以天人之
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
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傾四海之
歡殫九州之腴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鑽屈轂之瓠
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言屈轂之瓠難鑽疏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
屈轂往見之謂仲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斵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為也
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二負殺猰貐帝
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及縛兩手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毛萇詩傳曰萃集也雖在不
敏敬聽嘉話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
有寒山卓龍赩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
黃鍾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既乃瓊巘嶒崚金岸崥崹瓊巘玉山也魯靈光殿賦
曰崱崚嶒而龍鱗崥崹漸平貌也崥步迷切崹徒奚切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
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跖與蹠同搖刖峻挺茗邈
苕嶢搖刖危貌也茗邈高貌也茗莫冷切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
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遡與溯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寫其根霜封其條
毛萇詩傳曰霏雪貌也霜亦雪類故通言之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傅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
秋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峥嶸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傋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峥嶸高峻
也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

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杜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斫也漢書曰黄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
閒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制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黄鍾之宫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
也楊雄解嘲曰絃者高張急徽音朗號鍾韻清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兮挾秦箏而彈徽尸子曰繞梁之鳴許
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
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啓中黄之少宫
發蓐收之變商中黄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宫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宫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
賦曰彈少宫之際天援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宫生徵變商生羽秋若乃龍火西頹暄
氣初收漢書曰東宫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飛霜迎節
高風送秋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猋風激其崖李尤七歎曰季秋末際高風猋厲羇旅懷土之徒流宕
百懼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
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
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
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也宋玉風賦曰爲幽蘭白雪之曲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
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
之夕缺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厤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
五占兔缺煢嫠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杜預曰寡婦爲嫠
毛詩曰寤擗有摽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
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鱏魚出聽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黄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虚秣或爲蹀也此蓋音曲之至
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下之至妙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宫祕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宫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王褒甘泉賦云耀照形之玉壁應
門八襲琁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文曰桀作傾宫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爲九重
高臺也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

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
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長翼臨雲飛陛凌山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望玉繩而結極
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之牕也頳素炳煥枌栱嵯峨毛萇詩傳曰頳赤也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棼與枌古字通陰虬負檐
陽馬承阿虬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虬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錯以
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方疏含
秀圓井吐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牕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重殿疊起
交綺對幌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
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
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聞攜公子
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蘤俯
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蘭許妖切遡蕙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
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潛鰓駭驚
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鰓音魚鰓今呼魚謂之鰓猶呼車以爲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沈絲結飛矰理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爲之綸周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挂歸翮
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
紫淵徑其北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吹孤竹拊
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
菱之歌淵客潛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
陽阿也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爲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
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臨芳洲兮拔靈芝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樂以忘
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
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或燕燕居息浩猶大也公子曰余病未

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囹圄助天地之閉藏也。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爾乃列輕武。整戎剛。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建雲髦。啓雄芒。雲髦雲旆竿上施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驃。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驌驦馬。馬融曰驌驦鴈也。馬似之。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爾乃布飛羂。或云飛羅。盧端切。張脩罠。爾雅曰兔罟謂之罝。罝或作罠。音旻。夫然罝罠一以為對。恐互體。廣雅曰罠兔罟也。劉逵吳都賦注曰罠麋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羂或為羅。陵黃岑。挂青巒。爾雅曰巒隋也。郭璞曰畫山墮長者。荊州謂之巒。長谿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廣雅曰蹊通也。七啓曰下無漏迹。上無逸飛。叩鉦數校。舉麾旌獲。周禮曰鼓鉦鳴鐲車皆行。鄭玄曰鐲鉦也。散為陣列而行也。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彀金機。馳鳴鏑。說文曰彀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為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翦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鶩。駢武齊轍。說文曰鶩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風烈。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立也。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所藏者也。乃有圓文之豣。班題之豵。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豣。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豵。然此豣豵指諸獸。不專論豕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瞛。瞛光也。七從切。口齩霜刃。足撥飛鋒。說文曰齩齧骨也。胡狡切。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甑林蹶石。扣跋幽叢。甑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躐也。扣跋或謂卻伏也。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蜚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蹙封豨。僨馮豕。淮南

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為豨。爾雅曰僨僵也。甫運切。僨或為墳。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拉甝虪。挫獬廌。爾雅曰甝白虎。虪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勾爪摧。鋸牙捭。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摯矣。說文曰捭兩手擊也。補買切。瀾漫狼藉。傾榛倒壑。說文曰草編狼藉也。殞胔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胔。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藪為毛林。隰為丹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肴駟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千鐘電釂。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京賦曰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說文曰釂飲酒盡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齎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劍見下文。邪谿之鋌。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鏷越鍛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鏷或謂為鏷。廣雅曰鏷鋌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說文曰煉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說文曰銷鑠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粲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流綺星連。浮綵豔發。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釽齒椽切。光如散電。質如耀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如積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鍔刃也。字書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

煥煥如冰之將釋。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鵠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形震薛燭，光駭風胡。越絕書爲燭，吳越春秋爲蜀，蓋一人也。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湊楚。楚王臥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四海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魯靈光殿賦曰：遡希世而特出。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爲機。傅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皐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遯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眸矚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曰：矚，戴目也。音閑。說文曰：紺，深青而赤色。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沬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二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纖阿爲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驅。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駿。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盆野驎駒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劉廣世七興曰：駿騄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與也。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漏刻也。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爲鄧林。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鷃、雉、鳩、鴿。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炊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爲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晨鳧露鵠，霜鷄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降，鵠鷄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鶵。楚辭曰：煎鰿臛雀。王逸曰：臛黃雀也。圓案星亂，方丈華錯。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蹶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偏視，口不能偏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封熊之蹯，翰音之跖。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鸝髀猩脣，髦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雋觾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雋，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外也。裨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鸞臛羊殘，炙鴈煮鳧。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七啓曰：寒方苓之巢龜。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鷚，玄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鷚，鳥大鶵。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燀以秋橙，酤以春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杜預曰：燀，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酤以醯醢，和以密飴。廣雅曰：沾，溢也。酤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

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爲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威
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卽求懷子鯉
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赬尾丹鰓紫翼青鬐毛詩曰魴魚赬尾丹鰓已見上
文上林賦曰揵鬐掉尾振鱗奮翼爾乃命支離飛霜鍔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泙漫名也益人名也泙普彭切霜鍔已見上文紅肌綺散素膚雪落七啓曰玄
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雪晏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孟子曰離婁者
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爲重繁肴既闋亦有寒羞蒼頡篇曰闋訖也周禮曰朝事
之籩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商山之果漢皐之榛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
深山已見西都賦漢皐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榛亦橘之類也音湊或曰榛析龍眼
之房剖椰子之殼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
罌殼卽核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芳旨萬選承意代奏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奏進也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盛弘之荆州記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閒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
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醖酒浮
蟻星沸飛華萍接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博物志曰玄石
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傾罍一朝可以流湎
千日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閑門不出客謂之湎漢書谷永曰流湎媟嫚千日已見上文單醪投川
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
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
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煒曄盛貌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
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顚厚味寔腊毒賈逵曰
顚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
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晉爲金德
故曰金華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姬公文王也國
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玄賦其垂仁也富乎有殷

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
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
離於畢者雨皇道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導氣以樂宣德以詩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閼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
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
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也王猷四塞函夏謐寧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
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謐寧也丹冥投烽青徼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
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阯丹粟漭暐後漢書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爲
夷狄之界也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
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
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也羣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子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樵
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卽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
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阜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六合時邕巍
巍蕩蕩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玄齠巷歌黃髮擊壤埤蒼曰髫髮也髫與齠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
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
音蒙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
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晁曰貊夷之別也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
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莫不駿
奔稽顙委質重譯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虫焉說文云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蚑
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
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揔名明爲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鳴鳳在

林彯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
楚人謂多爲彯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
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萬物烟熅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義
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偏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老子曰聖
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畋
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搢紳濟濟軒冕藹
藹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功與造
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
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
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
曰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鬬者止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
春秋曰齊閔王病痏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
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
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
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文向子誘
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曖障光之物也既
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
所欲故靡得應子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杜預左氏傳注
曰韙是也于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舉實爲秋摛藻爲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
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下有可
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屋
余雖不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詔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善曰言馬不良
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踶躡也杜計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
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跅音拓或曰音尺其令州
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也察審
知然後薦之也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
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
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
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晉灼曰東
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
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
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
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氐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氐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
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麟鳳在郊藪河
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騏驎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嗚呼何施而臻
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
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淳
曰猗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
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賢
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
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

制詔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誥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
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

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耳。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彊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閒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材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暹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蘄縣屬沛。在陳之東也。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戈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居于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溺為拯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為列侯。烏丸三種崇亂二世。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強。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衹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鮮卑丁令重譯而至箄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箄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㺿鶡也。箄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箄于為單于。疑。

宇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轘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漢書曰卬笮請吏比西南夷也又曰滇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爲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曰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邪服讒蒐慝杜預曰回邪也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書曰敦敘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沖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女六切焉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予沖人永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

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開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左氏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昏作勞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曰袞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絇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人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縣之位諸侯軒縣鄭司農曰軒縣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集曰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官才任賢羣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爲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是用錫君虎賁

之士三百人虎賁三百人已見上文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是用錫君鈇鉞各一蒼頡篇曰鈇椹也鑕也又曰鉞斧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揜討逆節折衝四海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玈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言梁武曰具也故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彊爲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爲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閱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寶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日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楊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劍氣淩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淩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夫之上唯聖人能焉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爲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兕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邴曼容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入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媟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衣冠泯絕禮樂崩喪哀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

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墨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致天之屆拱揖羣后。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德而稱焉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注入昴宿則復爲星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有恧焉輶軒萃止。帝實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鴞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効志。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爲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況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爲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荅賓戲曰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留侯爾雅曰佇久也也謂停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撫事懷人。永歎實深。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郤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鄗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鄗宗之過言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懿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爲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酆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況瓜瓞所興。

開元自本者乎。毛詩曰。縣縣瓜瓞。縣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也。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克平。餘烈已見上文。朕負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負。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子大夫選各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清暢冷風。呂氏春秋曰。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清。述遵無廢。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夬必中央。帥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夬。決也。必於中央。帥。帥然。肅冷風以搖長也。苗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淳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胏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胏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胏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荊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

上世用裁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二途如爽卽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緡繈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繈孟康漢書注曰繈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二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洊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洊饑字書曰洊仍也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命卬斜之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悛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姓賦錢壹歲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但赤側深巧學之患楡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好巧學鑄深爲可患楡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楡莢錢如淳曰如楡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開權其輕重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

又問治歷明時紹還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爲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曰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爲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籙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愼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卹貧緩賦

省繇慎獄。應劭曰繇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後忩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郯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歷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茲以降，游惰實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緌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實繁有徒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渙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阽危已見謝朓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鶵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櫝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櫝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橈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𤻲飢𤻲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棄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語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豈惟弊邑周禮曰二日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臣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爾雅曰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掌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撢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當扆永念猶懷慚德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刓音角之刓與刓剸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創也昧昧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植縣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禪諶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稾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閒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三道賓王已見上文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佇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棄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月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惟此虛寡弗能動俗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

出國中皆不服長纓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
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
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輶軒青紫如
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
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
廢業十室而九惰游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
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illegible]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俶罔聞弗
及苟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獎之路斯
既然矣小雅曰獎勸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比雖輻
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
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
然敗禮廢義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
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
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
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
得以赦令除睚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
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
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父迺不復言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
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膺表欲罪
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
公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讜

善言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
存小察盡弘長之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
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俊彥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躒力角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從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

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然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楚辭王逸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爲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爲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

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
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
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
慚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
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
曰陛下高枕終統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
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
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
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
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簡良授能
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
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
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故車右伏劍於
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
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
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
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
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
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
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好為
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

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
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
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
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大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
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
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
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由總覽也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
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
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
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
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遺使者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傅武仲與荊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
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漢書
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伏王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
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
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
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
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
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
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
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章

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絶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玄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絶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雝雝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槩而不殊如淳曰槩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臣請選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

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謝承後漢書曰桓礹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爲行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荅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常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慺慺謹慎也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誠在寵過不患見
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
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
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
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
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
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
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
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
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閒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
版築之閒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令
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
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
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
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
魯芝之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
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
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
公家服事新序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顚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
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
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
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
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
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
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
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
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
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二十而
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
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
獨一作孑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
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
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者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乃
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
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
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
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

曰奄迫也困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特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駿誅徵爲太子洗馬吳王出鎭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衞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簒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虑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羆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一作崎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岡黨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卽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卽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卽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愼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跼音局蹐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遂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

蓄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慟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韋秀衞公誄曰仰晞遐風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重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卽位改元曰元康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荅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旂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卽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冠長安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干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黄他求沒將投骸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寶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昬明迭用否泰相濟昬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注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定傾扶危黔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囂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且宣皇之胄。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嬌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荅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虖平斯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蘧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尅其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卻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閒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

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爲蕭揚州薦士表

爲褚蓁讓代兄襲封表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悛爲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爲郡而修齊之宗廟傅子曰夫一國爲一人與先賢爲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爲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爲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爲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令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爲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穨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作相，踐阼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注。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呂音。外揔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神州見吳都賦注。兔罝絕響於中林。

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罝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愍。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出軍戰于笮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朓入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蠋音蜀。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亨。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淈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謝平原內史表。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劉琨荅盧諶詩。凶命屢招，姦威仍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佚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絕迹，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盤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 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也。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縶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顏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庾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居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簴空列。

觀宇之餘鞠爲禾黍鞠爲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荅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荊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竚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爲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頊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爲容好也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爲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闚閫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舅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又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毋丘儉表曰禹尙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頰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鑒量己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憑玉几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嗣君謂鬱林王也爲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徒懷子孟
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
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謂鬱林昌邑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郤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非臣之尤
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陵已
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寧
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壼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
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
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
初改爲中書令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爲虛飾之煩詩曰予曰有禦侮臣
知不惬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
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死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毌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爲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
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魴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爲舍
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
經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便當自同體國
不爲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
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日光宅
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
全國之時殞越爲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願曲留降鑒卽垂
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
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
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
惶誠恐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爲八友又與雲
任昉相近更增親密及爲天子以爲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爲我呼雲爲
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
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
輪翮無取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慚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
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
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
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殫蔬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
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屩腳齊楚徒失貧賤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
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
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
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
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
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赭衣爲虜見獄
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
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孫盛晉陽
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爲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也百年上壽
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
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
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皐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闕外一區
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爲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
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
者載酒肴從遊學祿微賜金而懽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芰燔枯此
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
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三

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卽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
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亹等離心功慚同德尚書武王曰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
卽輿櫬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獄訟謳歌示民同志獄訟謳歌已見劉越石勸進表
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己
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
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忘捨
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祜祜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祜第問主人
得無去我講乎祜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
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遠
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已降達識
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
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
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卽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
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餘
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
見文賦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
人也爲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遷尚書以臣況之一何遼落世說
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鴻
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
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漢記曰靈帝卽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
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笥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
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

舜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
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
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
擊楚何守關中後爲酇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鎭關中今吾委公以
河內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禹爲酇侯或與時抑揚或
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通爲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
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
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隲定策禁中封隲爲上蔡侯漢書鄂千秋
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
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
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
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臣之所附惟在
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
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
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
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爲吏部郎徙吏部尚
書徐兗二州刺史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卽古元凱
也刺史卽古牧伯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
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
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
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爲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爲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
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
丞相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卽位董卓輔政

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尚書伊尹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爲蕭揚州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綖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聽也綖古冕字綖古纊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爲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爲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詰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爲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皁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宜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沖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記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爲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虎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己親踈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通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彧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六歲解屬文梁典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爲官傭寫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爲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爲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徧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爲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爲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眞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爲尚書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爲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爲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

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鼷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騭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儕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尚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褚蓁字茂緒。爲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

任彦昇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勑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綝爲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擴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而不反。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若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庾元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北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刋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爲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曰。西河燕趙之閒。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荊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君長一城。亦盡刋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然寔爲太丘宰。故曰一城也。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藝業。述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

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
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鴟鴞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
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卽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
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
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
斯謂六府子良又爲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油素已見吳都
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鉛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
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
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
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
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
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卽爲成規褚淵碑卽
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乞依二公
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驆長陵輶軒不
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
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感焉臣里閭孤賤才
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策名
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慮先犬馬厚恩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
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塡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
未蓐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螻
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塡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
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陛下弘奬名教不隔微物
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
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
谷深谷爲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頂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

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臣誠惶已下

文選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答七夕詩啓一首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閒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秖為其主游閒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閒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來丕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郤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成皋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子昭襄王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睢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闓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卻客而弗納疏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曰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切之鼓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駃決騠啼不實外廄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駃馬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切珠之簪傅璣之珥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傅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缾也於貢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缶甫友切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閒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蘄以耳爲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鬭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閒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閒立弟辟彊爲河閒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閒也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爲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爲六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淄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特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荊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討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輒當爲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游者爲之談說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安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武力鼎士袨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袨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爲文帝入關

而立以天下多難故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乃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爲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爲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閒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爲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善曰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爲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爲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謬故令後之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於期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揕丁鴆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讒短也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惡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也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讖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

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身不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
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
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
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國語
泠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
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
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
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
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
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
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姙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
何則？欲善無猒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鞮也善曰國語曰初
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郤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
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袂也勃鞮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
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
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
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

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
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
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
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知謀示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
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為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
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蔕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囷去
倫切離薄基切奇音衣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
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
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閑達也是使布衣
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
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
秦曰卑辭以謝君眾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
匕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荊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
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周
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墻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墻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墻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己采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卽古蔬字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讖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睢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岨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汜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橛而後鞭策之威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爲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榱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游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閒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趣也走音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爲涓蜀梁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滄寒也或曰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

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自從也太山之霤力救切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綆字單盡也極之綆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㩜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礱磨也礱力公切尚書注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爲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莋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巂東北君長十數莋都最大莋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无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莋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爲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爲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善曰吳饟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人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偪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

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桓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
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寃告天司
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
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
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
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
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爲
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
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
書曰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
僻之鄉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此齊人所謂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爲戶揉桑條爲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
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
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僞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
名譽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猒承明之廬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常不局影凝嚴側
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闥局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
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
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
下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爲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
常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
詩箋曰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
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
爲太子愛金伯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爲報讐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爲報讐也豫讓曰中行氏
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

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弇堈曰今於道秋毫之端萬
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
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楊惲書曰言固陋之
愚也迹墜昭憲身恨幽圄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下官聞虧名
爲辱虧形次之尸子曰眾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答蘇
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司馬遷答任少卿書
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身非木
石與獄吏爲伍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
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
士无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閒臥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
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
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俱啓丹冊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
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下官聞積
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眾口鑠金積毀消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
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
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
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
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
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因於請室又曰而僕又茸以蠶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司馬
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

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見鄒陽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卽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荊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衞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荊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厤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西洎臨洮土刀切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楊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僭智僭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蓂莢爲厤宋均曰炤景謂景星所炤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圜土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勑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昉集詔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辯於才可卽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勑幷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逖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啓集有辯才論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益著閻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臨啓慚恧女六切罔識所寘

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壼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衞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壼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眕盱見父去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眕音眞忍切盱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幷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壼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廣雅曰貿易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劉璠梁典曰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蘧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鵩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己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无窮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酹以酒祭地也酹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晨暮寂寥闃苦覓切若無主埤蒼曰闃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无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无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爲綏 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切 有刑 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 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爲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 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

爰自古昔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爲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兖凱歸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兖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厤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淵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爲司州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弊邑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頹壯士猶戰不降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 及率厲義勇奮不顧命 潘安仁汧馬督誄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 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潘安仁汧馬督誄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 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 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爲呂布作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漢書曰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杅音于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 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 故使蝟 音謂 結蟻聚水草有依 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爲寇漢書曰獫狁獯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温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爲害故曰威也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

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荊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爲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卽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衂衂折挫也疆埸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埸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又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史記曰繫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卽主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遘茲多幸漢書衞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爲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負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檐裁弛鍾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弛於負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曰列陳也廣雅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句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姡也鄭玄曰汝姡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奉而行之實弘廟算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得算多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爲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馬汧督誄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慭彼司氓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國陵辱於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氾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爲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

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
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
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
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
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
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
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
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
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
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
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
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
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
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
絓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
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史記
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闒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
有樂地何爲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閒非其好也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郅都傳列侯
宗室見郅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
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逡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
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

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薛包分財
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
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穢
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寡嫂
詐訟田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斅文通之僞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
曰迹洿必僞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无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食
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
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昌占切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
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爲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
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爲童容也左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
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
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
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
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爲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
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
霍不婚逡巡致仕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
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秦
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荅賓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

族。曰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音斯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膴仕毛萇曰兩壻相謂曰婭漢書曰有厮養卒如淳曰厮賤也。販鬻祖曾。以爲賈音古道。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胄。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皁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又曰輿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扆於紀切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扆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化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權右咸各斂手也。姓。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郯人爲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爲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爲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貴閥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暑有譽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謂無聞焉爾。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婣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第簀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卻秦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汧馬督誄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者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皁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蔑祖辱親。於事爲甚。說文懱輕易也蔑與懱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汙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之風聲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爲鶡鳥賦亦命脩爲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刋定鄭玄禮記注曰刋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爲楊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諐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己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璅璅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閑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爲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曁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曁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衿也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顛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騏與顛音同也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妠奴紺切說文曰嫭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

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爲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幷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爲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鍔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舩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舩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屩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猶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華也鹽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盆野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諷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爲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鵩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荅賓戲曰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項岱曰場圃講藝之處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鱗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勑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耋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也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尚書曰慺慺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

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燿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又曰秦昭王爲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 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北。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重以泜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泜音脂。 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 而質闇弱。無以莅之。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咎繇邁種德。德。風聲已見上。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 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 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懍懍危懼貌。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猒承明之廬。出爲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舍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爲東郡尉。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 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爲南陽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爲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爾雅曰貿易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爲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沖等死罪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卽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爲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 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卽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僰東馳。封禪文曰昆虫闓澤。回首面內。劇秦美新曰回首內嚮。喁喁如也。 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切三越。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

王祚來應誕及靳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
曰悄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
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
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
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則歸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
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
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
蜀塞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迴戈弭節
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今以靡爲弭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
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
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爲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爲鄰何必
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脁爲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勑脁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

皇帝

故吏文學謝脁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脁補中軍新安王記室
參軍脁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駑蹇
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
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
與皐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兮私自憐歧路西東或以歍
唈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爲之嗚唈流涕歍與嗚同況迺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
應詔詩曰朝覲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漼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蔕脁實庸流行能無筭鄭玄論語注曰筭數也屬天地休
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褒采一介抽
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眞賢也蔡邕玄表賦曰庶小善之有益故捨耒
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東亂三江西浮七
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正絶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邦闊戎旃從容讌語
毛詩曰死生邦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
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榮立府
庭恩加顏色曹植鼙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
乎九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璧歸蕃刻肌刻骨不悟滄溟
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
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藩房王府舊蓽脁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
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蓽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己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
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
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
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朞年也見
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冀王入朝而己候於江渚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艅艎舟名也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
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簪
履或存袵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
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文公至河命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臥也而君弃之
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袵席乃單席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
竚眙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爲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 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 咳苦改切唾爲恩眄睞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眄睞以適意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瞫曰盍死瞫曰吾未獲死所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苦結切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斯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知梁武之必貴爲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也 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 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 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雖則殞越且知非報 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不勝荷戴屛營之情 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屛營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搢紳顒顒深所未達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爲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周禮曰王行先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 尚書中候曰王卽田雞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昧嘆深微管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 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爲豫州刺史鎭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盛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荊河惟豫州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 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 說文曰繭黑皺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爲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胝竹尼切 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怳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是以玉馬駿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女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日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日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冑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二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

坐臥枕席有晞迩處晉中興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祇
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
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東都賦曰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
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
父母今爲濡足故不救人可乎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樂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
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遵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
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
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之
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獨爲君子將使
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
誠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悾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悾悾誠慤也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
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
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
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
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聞雞鳴皆翹首開
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
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爲恭也如今卒持篲也鄒子居黍谷
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
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
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
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
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
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欲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
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閤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韝古豆切毳川芮切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韝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傅韝注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騑騑牧馬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

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音支令人悲增忉怛耳爾雅曰忉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御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覊之馬說文曰覊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无復甲冑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欷歔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驕醜虜翩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申生虛死子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切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切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日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狶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縣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葅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鵩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衞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衞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爲剄姑鼎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切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衞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衞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衞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顧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

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肖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爲衛將軍後爲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懃懃懇懇忠款之皃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爲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己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點辱也往前與我書書應荅但有事故不獲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爲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任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雍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胷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憯者惟欲之與利爲禍之極也所可痛者惟傷心之事而可爲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逅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忼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郎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爲闒[illegible]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暇脩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

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遘合會之蘖謂生其罪釁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己過半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切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沬音頮善曰頮古沬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說文曰頮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二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杜切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切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皃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推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魚解切眦柴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塞羣臣睚眦之辭及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隤墜也而僕又佴之蠶室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令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虫之微者以自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荊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棰以杖擊也箠與棰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擭斂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

積至此。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臣瓚曰以爲患吏刻暴雖以木爲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七良切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鄭玄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日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爲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梏拲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梏音告拲音拱桎之栗切季布爲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爲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爲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爲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帳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爲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効兒女曹呫囁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守宮也今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己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爲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齊之閒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爲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爲王也王怒而疏之平病聽之不聽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臏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曰刑餘之

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重中坐爲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下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毐爲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爲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氐聖賢發憤之所爲于僞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氐致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令將來人知己之志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己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也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汙烏臥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力割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爲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誡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氐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氐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衞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慇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爲通侯揔領從官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爲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幷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游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

桑國語曰勠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无縣官之賦斂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萁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汙烏臥切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稟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雖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慕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員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賫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朞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切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往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畋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爲公介靈公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飡以餔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飡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卽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猒。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

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彊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
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繒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
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強其斃必
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
毛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
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者莫不傷
氣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荅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
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拊師徒无暴樵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
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
哉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蕞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
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爲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
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有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焉有星流景集飈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
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下愚指鬼
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
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力而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荅曹洪書曰今
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无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
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
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
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爲大隋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賢臣也蹔
至衆賢奔絀勑律切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
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
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氂三百人已持守圉之
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
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
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爲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
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
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
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設令守無巧拙
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
高唐者效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緜駒處高唐而齊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緜
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遊睢息惟切渙者學藻繢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
之閒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閼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
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
爲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
爲倩七靖切人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爲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
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垧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垧
鴻雀戢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汙
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
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苟及整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
字蘭筋豎者千里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
於六駮哉爾雅曰晨風鸇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
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爲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
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粮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絶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幷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違異之恨中閒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意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人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盧綰嫌畏於己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楊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楊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楊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楊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貸他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絶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曾參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强韓之名臣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賫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因而生隙曰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

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絶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
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
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
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
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荊土本
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士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
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荊州之士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
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
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
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指河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
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
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
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漅祖了切
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己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自謂策
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
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
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
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張孟談陰約夜遣人
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穆生謝
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
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

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
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
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
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益為
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
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
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
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
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
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三夫
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
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
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竇融字周
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
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還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
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
罪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
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
也但禽劉備亦足為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楊諸將並得降者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楊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減

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濯鱗清流飛翼天衢亘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恙憂也塗路雖局官守有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彈棊閒設終以六博藝經曰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鵩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一首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也持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抆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爲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

璩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歡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長吁吸以於邑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爲天下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弃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說文曰抃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繇書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羲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詐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爲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北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切若人辭不爲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

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于戀切爲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爲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切)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鵠鴈)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丁禮切)訶(呼歌切)文章掎(居綺切)摭(之石切)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掎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勠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无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慚恃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曹大家敘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彌終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荊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无人)過屠門而大嚼(慈躍切)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暘谷次於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令憙(許記切)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値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有求爲君子求而不得

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映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也况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爰切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爲君市義孟嘗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齊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爲樂矣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幷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嬿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扢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燿華屋而熺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矢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中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无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

旅人也。伍百步武之閑。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援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會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爲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踊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鱎也。其爲魚薄而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楊鱎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𦯀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媵爵。鄭玄曰。今文媵多作騰。牙曠高徽。羲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羲渠君之魏。高誘曰。羲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刺史從後閤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闉音因。闍音都。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爲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芋薳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閔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

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剩切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芘蔭處也而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倛醜也高誘曰倛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夏禹之解陽旰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高誘曰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盱音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𠜂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𠜂音酈周征殷而年豐衞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衞人伐邢於是衞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閑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爲雨師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爲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椋非也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偏視口不能偏味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音鬱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菀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切讚善便嬛一緣切稱妙何其樂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蜎蠉詹何之倫然便嬛即蜎蠉也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上黨郡高都縣有莞水所出莞音管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之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幸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漢書鄭朋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爲意。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爲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荅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嶔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嶔守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己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眾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漫平聲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其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己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己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茀厥豐草茀甫物切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
也李尤盂銘曰飲無求辭饑以相娛荒沈過差可不慎與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
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資材量也又
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爲郎中
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
言極切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
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
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
作說文曰痺濕病也性復多蝨瑟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
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
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
己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爲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
被疾苦也雖瞿音句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
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
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
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
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
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术
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
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
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爲人
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吝嗇甚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
入蜀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
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
魚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
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
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
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
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斷斷也章甫冠名也己嗜臭腐
養鴛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
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鴛雛過
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
寂寞以無爲爲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
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
堪其所不樂言己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
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力向
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
子以許嫁爲成人廣雅曰悢悢悲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
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切之不置
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
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

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己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
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漬也。若吾多病困，欲
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己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
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
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
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緜纊
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
口，慘於腹，眾哂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楊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
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荊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
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
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
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
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
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燿，或幽而光。尚書曰：
天之歷數在爾躬。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豺狼抗爪
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塗字通用。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籙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
者夫。河圖闓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

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
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
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淑美，重光相
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
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
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
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馮陵險遠，
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陵敝邑。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虢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
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
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孫權，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狖。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
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
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
曰：景初二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
遠跡疆埸，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跡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
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
俗。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
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
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
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巍巍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
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
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勑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
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

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豎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鳥魚爲伍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漢書合從連衡
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倡予和汝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
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國晉王
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爲王文武桓桓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廟
勝之筭應變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之鑒與衆
絕慮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
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勛欽明萬幾已見上文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
稜威奮伐罙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毛萇曰罙深也并敵
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小戰江介則成都
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
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
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
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
肅清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傅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
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
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
吳志曰交阯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爲臣妾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
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
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揹河山以自
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
濟儁乂盈朝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
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簡習

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
川通流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樓船萬艘蘇勞千里相望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舡十萬自刳木
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爲舟剡木爲檝驍勇百
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爲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
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老子曰愛
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
識安危自求多福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蹷然改容祗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
是蹷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
齊入侍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則世祚江
表永爲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
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
秣陵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爲校游龍曜路歌吹
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爲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
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
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
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
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爲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
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
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
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
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
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

良曰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若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邙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庫車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飇狂厲白日寢光踦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皐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洲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鞌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迴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征日遐

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曆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蹴崐崘使西倒踢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閒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之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御近以應義師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轂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記

日今之州牧號爲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
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
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
子必審諸己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
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爲諸葛穆荅晉王令曰
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
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
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
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丁牒切與喋同血於
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
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
血滂沱爲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
民遇害四年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
皆爲剚也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
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
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
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
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
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
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
帷幄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爲軺傳漢書曰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敕出關左氏傳曰
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
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毛詩曰有
靦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慴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

都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
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故知霜露所均不
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
天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燋爛見下文況僞孽
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
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僞孽蓋指宣武也虜預晉書西陽王羕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晉中
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爲種類居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爲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
也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燋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鷰巢于幕之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鸎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
疇日撫絃登陴婢移切豈不愴悢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
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
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
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爲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
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
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荊西河果入秦人之情
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曰人故無情乎想早勵良
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
樂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
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尅商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
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嶲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略巴黔中
蹻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爲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

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干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壽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沬昧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沬王逸曰沬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郄也郄古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

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可屣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蒼頡篇曰黷垢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雋俗之士蕭子顯齊

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既文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得矣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偶吹草堂濫巾北
岳偶吹齊竽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屩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
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騖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
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
長往或怨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俟山潛之逸士悼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顒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
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
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
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
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
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
俗狀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
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
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
其懷過秦論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琴歌既斷酒賦
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
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漢書曰張敞字子高
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
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青松落

陰白雲誰侶磵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
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
解蘭縛塵纓投簪謂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蘭佩也於是南岳
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遺風
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騁馳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
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
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義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翊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舷
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尚書曰余心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皇甫
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
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
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二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言君者大之也僰蒲北切文穎曰犍為縣常效貢職不敢惰怠論語撰考讖曰穿胸儋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讖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興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胲血膏潤草胲古才切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鉤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抱鴞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抱音咆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肬然肬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肬音尤猋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渤海之眾以攻卓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勑聊切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彊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逵國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貲富人豪傑幷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安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鉗口道

路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鉗其巖切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
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黄琬爲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
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又議郎趙彥
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絶
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
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
爲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
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
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
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
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
容冀可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
橈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
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黄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
之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
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
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
爲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螗蜋

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螗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
威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中黄伯曰
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爲青州
外甥高幹爲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黄河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爲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
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雷霆虎步並集虜庭
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
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黄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焫燒也說
文曰熛火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
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呂布張揚已見
九錫文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若迴
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必土崩
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士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
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
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
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衞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义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漢書以旅爲助舉以喪名爲天
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書到
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皐陶謨虞二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與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末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譬猶鷇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旍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舡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衡。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紿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鸇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鴟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皆我王誅所當先

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旂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旂麾斬建及遂死已見上文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遁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涓勳曰甚誖逆順之理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為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

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剋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士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大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樛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

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
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
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二將權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吳志曰權殺吳
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
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慚無辭乃悉
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爲甚孟子齊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
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
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
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
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
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而周盛門戶無
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
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
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
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
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
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鸋鴂之鳥巢於葦
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
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鸋
鴂鴟鴞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鸋鴂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
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蔄同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

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
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
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計
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
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
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趙齊兵擊章
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閒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
田閒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蠚音釋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
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
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衞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
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人少敏慧夙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
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
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
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
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
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以顧懷
遺志也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勛欽明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
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毛詩

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趣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輿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州之險是非一姓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毌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踧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己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服虔曰冉駹筰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駹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筰今為定筰縣皆屬越巂善曰駹莫江切筰音鑿略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卭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幷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爲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災也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胈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䠒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應劭曰喔齪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音握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吰議鄧展曰字詁云吰今宏字創業垂統爲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幷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爲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讖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之界鏤靈山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巂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獨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長駕謂所駕者遠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曶梅憒切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曶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日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鵬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弃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 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 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崐崘之墟 爾雅曰河出崐崘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 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 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 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尺澤言小也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邪 遺行已見上文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 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 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倉廩 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杅孟與杅同音于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

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羣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皋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緜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筳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鼱音精服虔曰鼩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鼱鼩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無閒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閒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國已

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爲六就秦爲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爲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普來切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皆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燕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進下文也頡苦浪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爲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後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要之刑也音質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遝徒合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縰與纚同縰所氏切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禀切吟疑甚切故當

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見東方朔荅客難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爲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爲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爲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蝘烏典切蜓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

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埤蒼曰髂腰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悚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卬怒也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顉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頞鼻莖也於達切沫洒面也呼憒切廣雅曰咽嗌也一千切嗌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鄭玄曰靡音糜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服虔曰悖猶繆也悖布迷切悖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卽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荅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矕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翼鱗皆謂飛龍振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韋昭曰蒂都計切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緪以年歲如淳曰緪音亘竟之亘方言曰緪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為緪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讎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

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敕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
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
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
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
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字林曰熒一冋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
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騖
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闞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仁也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
霅煜其閒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颮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霅音曅爾之曅說文熛火飛也猋與熛古字
通並必遙切霅煜光明之貌也霅炎輒切煜弋叔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
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
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躓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閒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合投曲投合歌曲也合
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蠅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
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遇時獨覽得容也本遇多爲偶容多爲會風移俗易乖迕而
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
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彊兵爲三術李斯奮時務而
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爲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
徼幸而乘邪僻也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閒視之不滿
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
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
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說辨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應劭曰遒
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爲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
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

爲嫡嗣秦王薨諡爲孝文子楚代立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項岱曰皓白也
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
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說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
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善曰埽即今掃字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
注曰紘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光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
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
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龢古和字枝附
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閒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
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
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堥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
也服虔曰氿音軌韋昭曰濫音檻堥音旄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
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
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
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
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
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
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
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
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爲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
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

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揚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樂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女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曰躆音戟躆與據同謂之足戟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搉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搉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衞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舡上施樓故號曰樓舡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上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

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薆薆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暱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爲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爲江爲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恕之也无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

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

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 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又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

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爲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爲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搆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赭白馬賦。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卻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皁。又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欻許忽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爲太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媟也。毛詩曰：兹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裓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嚮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裓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裓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閒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奭鞅鞅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眦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

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高士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荅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猒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爲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士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已乃援帝圖。掇秘文。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爲道。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叡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楊雄河東賦曰。瞰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班固涿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昬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昬。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五方雜遝。徒合。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澤。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爲宰。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赬莖素毳。昌鋭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赬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來牽其犀。軼余日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回面受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邛笮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閒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閒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直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沬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之隥。郭璞曰。隥。阪也。上林賦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皐。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埆。古毀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枑。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胤緹徒兮騎。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鑾之啾啾。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岌。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纚。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搴虹旗於玉門。肴蔌芬藉。觴醳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旨酒也。姸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姸歌篇曰。姸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禮圖曰。筍虡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泛新波之中。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袨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揚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故以殷隱賑外區。爇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劍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爇衍陸離。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百福。巿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摠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酆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勑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是

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
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
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
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
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
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
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
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
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
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
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
玉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時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周書武王
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
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爲苑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
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
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爲神明主河圖曰成帝
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
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
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
私法含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詩
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譬猶天子

爲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
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
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
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莊子
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
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
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
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
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
世祖立皇太子長楙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
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
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
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
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
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
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元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懽來仕允克施之
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
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
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
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
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

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班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士之守臣其在邊邑曰
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蔿軸之疾
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
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鄭玄曰薖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薖苦和切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
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摠章之司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
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
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
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
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
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
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
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
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
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自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
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
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
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六道之行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
茂草於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攘敓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
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
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九永清夷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遨嬉戲
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
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
蹕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
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
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
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
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胸
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
是為貫胸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搬地也漢書終軍曰
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文鉞碧砮之琛奇幹
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
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
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
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
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茅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啓櫝取圭垂繅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
舟載路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一尉候於
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而惟旍卷悠悠之旆楊雄解嘲曰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轔轔禮記曰武車
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冶刃銷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詩緯曰天
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
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
朱英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
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
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
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

於水故曰彼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崐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爲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皐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爲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臨雲構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閑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楹雲阿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慓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邅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新蔣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蔣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爲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

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効駕徐鑾警節明鍾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紼舞

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駔祖朗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胄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瑵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爲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魏都賦曰冀馬塡廄而駔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飈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覼縷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渟如淵石崇楚妃歎曰嶠嶠莊王淵渟嶽峙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

召鳴鳥于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

正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

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毛詩序曰鹿鳴燕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曰
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楊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
史家諜待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爲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
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
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
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乃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
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
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頻陽人也事秦始皇
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
子陽琅邪人也爲諫議大夫子駿亦爲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
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公之
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
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
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垂芒謂
發秀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姪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爲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于
此蔚爲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況乃淵角殊祥
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
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
岐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
述爲事題爲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楊雄
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錈堅則折
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也莫不揔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
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爲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
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
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
章文武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爲江東儒宗徵
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闓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
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
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
德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
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
益標勝未嘗留心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春歲
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爲侍
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丁仲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于泉臺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
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
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
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
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
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
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
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幼異
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
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
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
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

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
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
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宋明帝也蕭子
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秘
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
拜駙馬都尉爲秘書郎太子舍人元徽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
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
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
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依劉
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
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
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
得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
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
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
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答詩
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
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漢書曰倪寬爲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
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
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爲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爲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爲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俄遷侍中以愍
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
中二凶巫蠱事洩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劭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
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

命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實資人傑
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宸
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爲齊公也以公爲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
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祖
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還尚書左
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
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郃爲左僕射衞臻爲右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郃誤也營役瓊切郃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
少好學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爲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
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
中尚書令鎭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衞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兒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
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
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
許荊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荊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爲賢何
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
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
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爲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
沛國人也爲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乖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
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
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
而扶之其類也輔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
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
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爲東海王越記室參軍敕子毗曰王參軍
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
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邵伯爲上
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爲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
曰侯霸字君仲爲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百姓
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
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
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
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
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者任
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爲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
入朝及嶠爲令荀勗爲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
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
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
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提
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
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誄曰提衡左府擧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
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卽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
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
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
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疏廣曰太子國

鉉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
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
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檝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
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
劍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文多能曰憲公在
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
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室無姬姜
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
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敦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持
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
未嘗言人之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
承後漢書曰桓麟邴營氣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
人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人倫
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
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
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卽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
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
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敕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
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
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
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

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
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
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
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
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
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蓄筆
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趙繡服虔曰
按高氏欲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
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希世
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
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
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
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
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
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爛腊者號之爲璞尚書曰弘
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出入
禮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
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
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予長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
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
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
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楊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
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
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爲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
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緜之麗密也瓚以爲純絲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閒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卽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冶歐冶卽巧冶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爲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鋻也焠子妹切鋻工練切說文云鍔劍刃也音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兗切忽若篲氾畫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筴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恤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切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

張晏曰奥幽也猍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奥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瓚案屬以繩爲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實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蓬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音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瓚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羿蠭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爲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幵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謫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幵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隲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隲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隲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隲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東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隲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隲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遘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桓桓已見上文

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衰
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
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
渾一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左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
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
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
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
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
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
將軍啓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
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
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
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
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
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
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游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
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踑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
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耶又曰尉佗魋結箕倨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
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
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焉猶何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
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仲
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
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
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
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
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
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
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
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
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
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
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
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波振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
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
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卽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
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
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
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
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頹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
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
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

堂堂蕭公王迹是因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綢繆睿后無競維人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爲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滎陽卽謀下邑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强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霸楚實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却粒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游精杳漠神迹是尋

重玄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爲音然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爲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比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閒閒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爲然信果郊迎卽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頓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爲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

楚則楚勝謀已見上文人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
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
彭越觀時弢韜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
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
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爲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爲漢
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爲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烈黥布眈眈其眂
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
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覩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閒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
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肇彼梟風翻爲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
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
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也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
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毛詩曰文王有聲士也
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
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俯思
舊恩仰察五緯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
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定三
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祗悴葉更輝枯
條以肄以木爲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爲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
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爲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
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
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
禍寧爲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
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
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

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漢書劉賈將貳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
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
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爲荊王王淮東毛詩
曰鋪敦淮墳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
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
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慣發于辭漢書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
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亡
與亡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爲范雲立太宰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爲人木
强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
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狶奄有燕韓漢書曰陳狶反勃復擊狶靈丘破之斬狶定代郡九縣燕
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
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封亂在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
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爲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
蒯通說韓信曰略震主者身危功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
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高祖迎立爲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
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漢書
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
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
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
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
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戎
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

時乂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頳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陽陵之勳元帥是承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丞相參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遵贊曰遵實赳赳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叡敏

獨昭奇迹察倅蕭相貺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倅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酆水東注惟禹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爲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遯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王怒烹苛貞軌偕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爲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風過物清濁効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劒宣其利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爲散騎常侍，此贊爲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二年爲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慠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慠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啁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楊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鄧展曰，蹋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趍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爲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齊爲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爲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像，何以識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浮沈。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歸，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有何規於老聃哉。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閒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見上文。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
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
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
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
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
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
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閱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
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
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
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蒼頡篇曰革戒
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
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
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
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
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
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
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接
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
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
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
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顙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
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
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
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
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
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
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
勢可為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
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
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
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
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
塗炭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
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
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公達慨然志
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
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
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鵩鳥賦曰生生
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
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
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
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

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獲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

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飇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亂也虯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飾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崐崗玉石俱焚達人兼善廢己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始救生人終明風概魏志曰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蓍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蓍蔡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遘此顛沛愔愔幕裏算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愔愔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明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翦除荊棘芳蘭以喻君子荊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炎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炎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炎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炎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炎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玉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淩理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牓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苟非命世孰掃雰霧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己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為時棟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亮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綱洪德流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為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

淵塞毛詩曰秉心塞淵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疇昔不造假翮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騑曰請息肩于晉王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湛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晧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鶺鴒固慎名器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謇謇以道佐世謇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無毀玷訖立上以恒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驁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毛萇詩傳曰詵詵衆多也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使整鑾高衢驤首天路鸚鵡賦曰尋收整鑾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仁義在躬用之不匱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尚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誄曰仰睎遐風重暉冠世後生擊節懦夫增氣魏略王朗荅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符命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歷選列辟
以迄於秦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躡也
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躡其迹遠者聽其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
貌善曰湮沒也勝盡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
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
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冈同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
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之文也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穀
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
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故
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並盈豉切湛恩厖鴻易豐也
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厖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
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

隆於緄縩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緄縩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
法易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
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
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潏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亡必切音義或
曰曼羨廣散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張揖曰旁魄布衍也魄音薄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
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食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猋逝遠也邇陝游原遐闊
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鬱沒晻昧昭
晣孟康曰始爲惡者皆湮滅晻昧喻夷狄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文穎曰闓澤皆
樂也韋昭曰面向也闓音愷澤音驛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
信之德則應也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
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犧雙觡共柢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柢本也武帝
獲白麟角共一本用以爲牲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
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
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
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奇物譎
詭俶儻窮變漢書音義或曰俶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
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鈐
曰武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
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恧女六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
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爲爲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
征不譓音惠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
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意
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
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陛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

闓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
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
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為
苟進而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脩禮地祇
告誠天神之義也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
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
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
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錯事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
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千故切猶兼正列其義祓弗飾厥文作春秋一
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將襲舊六為七
攄之亡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英聲騰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
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俙然改容曰
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俙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俙或為沛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
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
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甘露時雨厥壤可遊遊遨
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遨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嘉
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
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
之獸樂我君囿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萇詩傳曰騶
虞白虎黑文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
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親其來親見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
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濯濯之麟遊彼靈畤漢書音義
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遊靈畤也毛詩曰麀鹿濯濯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祉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荅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
覺悟黎蒸文穎曰正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援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
應於成紀是也言受命者所乘故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
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依類託寓喻以
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
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故曰於興
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
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
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
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
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
上文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
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
水詩序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
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
眴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所
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
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之一已見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言混沌之

始天地未開萬物雎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雎盱已見景福殿賦雎許惟切盱音吁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牙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况俱切爰初生民帝
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㬥闇罔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
未分㬥闇罔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罔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
澹漠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爲三皇故曰羲皇中莫盛於唐虞
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
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爲神明所
祚兆民所託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爲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
文宣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立基孝
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至政破縱擅衡
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
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驁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
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
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之也㸑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㸑古然字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
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
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
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茀經實巨狄鬼信之
妖發茀孛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步內切茀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孛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
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漢書曰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之患見臨洮鬼信謂告
祖龍死也已見西征賦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爲液海水喻萬民羣飛
言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爲趙高所弒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
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

昧之者極妖愆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爲褻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
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若古者稱
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況盡汛掃
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爲也而能享祐言不
能也毛詩曰洒埽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汛同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迹在於豐
沛滅秦道自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
秦不自意先入關創業蜀漢發迹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幷之計
漢王聽信策尅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摘秦政慘
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
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綱紀也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
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是以帝典闕而
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爲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厤
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上帝還資后土顧懷
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
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滭浡沕潏川流海渟
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衆瑞之多也誕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爲雷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響震
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已見荅賓戲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辭也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奉若天命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
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俶儻譎詭天祭地事言衆瑞所以咸臻者
由能祭天事地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
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非
新室其疇離之離應也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
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
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蛇分爲兩道開也受命
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

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爲爲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爲園囿。以禮樂爲場圃。胥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胥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宣徧也。臻至也。式軨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軨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奏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誰曜太后。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爲井。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爲甫侯。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爍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鼓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韞韣已見上文。櫝與韣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衞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鄉。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令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熙古字通。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効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爲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

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
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
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
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
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
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
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
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烟熅熅
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
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
民主五德初始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
終於水則復始也同於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
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厥有氏號
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
天闡繹宗紹天地闡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
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
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
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
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
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偏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
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
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

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
也縣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俾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柏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
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
喆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喆之德備哉粲爛真神明
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善曰謂皐陶后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
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
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
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
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
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
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
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
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
無名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撝與麾音義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蘊孔佐
之弘陳云爾善曰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
不及已本事曰誥戎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賾可探也善曰探賾見文
賦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
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
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
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己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
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善曰
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剖並為
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遂自北面
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

離徐廣曰此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
有慙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
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
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
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發祥流
慶對越天地者對荅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舄奕乎千載舄奕光流行貌曜豈不
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誕略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
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然後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
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曰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
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
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
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遺策在下之訓
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
下謂天之下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
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沾豪芒言漢道外則運
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易曰品物咸亨盛哉
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榮鏡宇宙
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兢兢業業
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令遷正
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
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
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由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儒林屯用

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慎而無禮則葸優謂優游也尚書大
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
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
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
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
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尚書曰
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廣
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騶虞也
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則黃龍見禮記曰龜龍在宮沼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
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
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天子寰內也日月邦畿
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䴸之事耳素雉白雉
也已見東都主人朱烏火流為烏也毛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䴸薛君曰䴸大麥也音莫侯切
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蓋用昭
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
昆覆以懿鑠左氏傳薳啟彊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豈其為身
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恁思也旅陳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啟恭
館之金縢恭館宗廟金縢之所在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
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
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孔猷先命聖孚也猷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
也體行正性習堯所履令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大命也順命以創
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
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旋機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
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
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豈褻清廟憚勑天命也褻輕也憚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
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勑天之命伊考自遂古乃降戻爰

兹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戻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羿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泂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絣使也絣與拼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古豎字。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夫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襃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干令升（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休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死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帝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世宗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天符人事於是信矣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彊臨吳之危斃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宜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宜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晧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

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
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
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
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
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
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
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
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
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
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
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
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
永昌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
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於成敗毀
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
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
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
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國
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
固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仆李辰石冰
傾之於荊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
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
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
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
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
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
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
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
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
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
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
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
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
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
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
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
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
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
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
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
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
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
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
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鶡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鬭其民。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爲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十二年。穀洛鬭。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

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幷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宏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嗤黠以爲灰塵。而相詬火候反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

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駮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紝。女金反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纚紝見下句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反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如火斯畜而離其新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遠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方之桓

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引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穎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子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爲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爲庶人從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爲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虔僞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簒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干寶晉紀愍帝詔瑯邪王睿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爲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瑯邪王愍帝崩于平陽即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敍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敍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游於瑯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九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

室微，諸侯以強并弱。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幷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詒厥孫謀。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反。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睢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祜，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犴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輈繼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中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侯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眾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鄧禹為執金吾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以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葅戮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又曰李通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亨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揔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閑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宦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黨誅之超封新豐侯

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兎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閑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牆漢書曰初袁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閒搖亂區夏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爲羣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泰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說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黠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連踏東海而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爲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稅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

世而優游及僞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
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
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揚雄
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
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爲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
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
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
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也
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
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
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
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
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
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束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
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
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
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
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
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
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
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志
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
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
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豔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
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
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祖明皇帝爲魏烈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
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
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飇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騷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
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
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歸不異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

繁文綺合論衡曰繁文之人人之傑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游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答賓戲曰馳辯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沖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崐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遒麗之辭無聞焉爾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搉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搉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荊陟陽候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閥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敭仄陋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阯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遵魏武之法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

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笫側里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痏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徂刀素縑丹魄至皆兼兩音亮北毳貂之屬艚舩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權倖之徒慴憚丁達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爾雅曰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以喻網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粵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逖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縣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雕鏤者毛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閫闈恣趙朝政在王閫闈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閒心號曰鄱

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爲齊王後楚王黥布爲淮南王彭越爲梁王綰自同閈胡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綰爲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爲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飆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河圖曰巛德布精上爲衆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沒雲漢書曰劉聖公爲天子以光武爲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爲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爲燕王代郎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惎之謀明明廟謀赳赳雄斷廟謀廟筭也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糧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蠉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鼓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浦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枯交切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音的鍉或為提鐻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美大之也音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甿字甿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巨巾非銛息鹽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孟康曰耰鉏柄也張晏曰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讁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讁丈厄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帀也丁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士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逾呴呴，況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呴呴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偩偃嘔嘔諭諭呴呴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

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貌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

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蟗螽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蟗螽，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蚉虻噆膚。蟗，亡云切。螽，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蚉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懇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而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爲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

其好愼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暮姆毋倭
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爲切傀古
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
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
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辭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
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撆
擊也撆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
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
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軺而歌倚輗五雞
而聽之軺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爲軺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也詠歎中雅
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
爲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
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
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尠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
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
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
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
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
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愼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
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
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賷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
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
訢召中山君以爲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
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
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
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武砆夫凡人
視之怢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怢忽忘也怢他没
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也
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
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
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
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
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
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
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
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喩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
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
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
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
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
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龐莫江眉耆耇之老龐雜也謂眉有白黑
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
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傳曰詩
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
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
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
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

子再拜而跽滕行流潦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
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鰌鱓並逃，九罭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鰌。郭璞曰：
今泥鰌也。鰌似立切。鰌，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是以許由
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
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
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
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綍。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
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客雖室計沮孳與議何
傷。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
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
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鼓鏗苦耕鏘
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
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
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
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
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
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遍窺望而視
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
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
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
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
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
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文
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白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
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
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
女樂以婬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
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曰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
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
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踐有種蠡泄庸，
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
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
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
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
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
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
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
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
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
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
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
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
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
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
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

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繇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違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縲絏之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縲絏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伀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伀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燿暉。洪洞朗天。宣紀曰鸞鳳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旋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爲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鞌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日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穫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爲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東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顏燋齒梟瞯閑翦髮黥首。文身裸力果袒徒旦之國。編卽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梟瞯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是以刺史感懣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黯不明也烏感切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善曰王命謂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厤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曁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曁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左氏傳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爲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爲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倔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饉或爲殣荀悅曰道瘗謂之殣也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蓄韋昭曰短爲裋裋襦也毛布曰褐善曰裋丁管切說文曰褻重衣也字林曰褻大籠也晉灼曰無一儋與一斛之餘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爲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爲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爲人父母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爲神明主也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爲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善曰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幺麽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麽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爲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鷰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陳涉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栭謂之楶梲朱儒柱善曰說文曰栭枅上標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楶音節梲之劣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善曰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

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粗略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蚪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故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鹽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猱之間兮此亦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

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皐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爲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

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亡粉反。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奴簡反。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

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
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檝也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
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糺滑
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
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公子扶蘇死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
曰誅鋤民害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
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
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
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
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
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
項隨而斃之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
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
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
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曾子
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
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
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

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鑴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
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
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
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
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
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彊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
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
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
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
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
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
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
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曲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尾同於體
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
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
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
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
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
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
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
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

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曰成帝卽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鄄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爲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還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厚卽上安也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令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

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
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
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
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入山牧
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爲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
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故山
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
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
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
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
易行埤蒼賭䝨也賭丁古切䝨記被切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
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
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皐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
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
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
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
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旰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
得人於茲爲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
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
並騖孝經鉤命決曰引與擿暴一字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程試
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
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
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
與萬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
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
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
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
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洽霑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裂眥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漑之功者雖終歸燋爛必一漑者後枯然則一漑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漑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漑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漑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爲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爲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於井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蘃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玄曰。鬻鹽。謂練化之。鬻。今之煑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循理而動者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䟽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至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晳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顏師古以爲人將犬行。猶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豫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爲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爲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運。籙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

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爲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參於秦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厤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爲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出雲也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夏氏乃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齔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漦仕淄切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厤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厤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言文法無悃誠也靈景周之王末者也辯詐之僞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僞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敝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爲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

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誾誾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士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蠻謂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

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閒之言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溽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式其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蒼頡篇曰算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

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弃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脈脈然自以爲得矣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音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又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爲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官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闃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

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椎直追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鬢後垂也紒卽髻字也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亡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釁生散而不止喻釁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爲審見身名親疏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攘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

所積其禍無不違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璣旋輪轉而衛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琁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祊祊補肓蒸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并力也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厎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厎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戎車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還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

人也。爲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師。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弈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爲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韋昭漢書注曰厤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厤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禨祆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董襲陳武殺身以衞主。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爲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爲吳王基爲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諝。擧不失策。廣雅曰諝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擧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

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玃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爲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羽楫萬計龍躍順流。羽楫言疾也。羽獵曰枻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弃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厤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蓬龍之戰孑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龍。楚辭曰登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號鼎跱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爲足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漢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

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爲一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揚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字略作轒樓也音義曰輣兵車名也薄萌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爲太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狠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初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爲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縣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爲太尉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亮即位爲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爲三公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爲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厤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厤命厤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縣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祖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恑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

士之算。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厭安也於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簟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其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饒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

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爲與國黨與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鬬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荊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旍江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東阬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於遠切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之辭也。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愼，（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爲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喩諸侯。天網以喩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網，万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四體亦喩諸侯，心膂亦喩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原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原，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喩禮，而爲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
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
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
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
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可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
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郟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
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
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
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爲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
睢曰主憂臣辱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
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
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
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乏令
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爲乏令主楊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
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
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
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
下也豈劉項之能闚闕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
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爲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

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
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
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
七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
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
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黥
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
行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荊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
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
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
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
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
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
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
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
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
書曰封王莽爲新都侯莽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
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
曰鄉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
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
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之衰
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
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

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衞衞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闇干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傅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衞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階闥蹔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蘧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故損實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

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夭折也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

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

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

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曰吾所以然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鼓猶動也又以鼓動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跲也疐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
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琦七蠲
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
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
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
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將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至乃伍員浮尸
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
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
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靈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
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
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倜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焰壞失
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
奚居之隱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桓弟璡津並一時之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
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璥方軌
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瓛則關西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璥君影切
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
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璡
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
霜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
殂落宗祀無饗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

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皆擯
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徼草木以共彫
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徼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壄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
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夭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猗頓已見
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
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
焉曰敦洽讎麋推顙廣顏色如漆赭垂髮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
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
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
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
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禽銳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
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慌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秋曰
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狀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必御物以效靈亦
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
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覩湯武之
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
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
漬殷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孔子墨墨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視彭韓之豹
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越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

日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蔽義則殊請陳其梗槩東京賦其梗槩如此夫靡顏膩理哆喎許子爲頫六頞烏割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喎蘧蒢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喎口不正也去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爲癡者之候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闘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頷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爲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大號渙散也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執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

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顏顏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瑕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爲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爲郞中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荊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衍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
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
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
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
西都賦曰接翼側足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
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
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
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而耕於
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
命不可得反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戎狄謂匈奴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
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
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
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窫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
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
狼戾無親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閑電發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程猗說
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枋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
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
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荊南遂覆瀍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
羣邪作逆傾盪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
縣之人南方三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
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
仞其中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
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
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

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
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
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為善習惡為惡是
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
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
孔子教之為賢士王隱晉書曰鷹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
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
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
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
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
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
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
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
法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
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
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
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
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後歲餘
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
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翺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壁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儛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堈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遠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齒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
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頊重少與義友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塤篪已見鸚鵡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
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厤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厤不而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朱益州汩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媲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主人听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醨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徵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

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

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弦致道衰則顯棣華權
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
妙曲今朱公叔絶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
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
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
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
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黄帝遊於赤
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
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
情禮記曰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
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
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
内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
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
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
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僞也
漢書音義曰狙伺人之閒隙也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飇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
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
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
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爲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
日積竇憲已見范曄宦者論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
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
黄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閒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
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燻
灼四方爟都鄙震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
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
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殉荊卿湛沈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
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顒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荊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富埒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陶朱公已
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
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
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閈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
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
玉斝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
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爲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
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鳧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颯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
子曰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黄鵠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說文曰斝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
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
也陸士龍爲顧彦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
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
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爲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
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閒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
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加以顩羌錦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顩
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黄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
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黄曰驪色之三也曰黄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
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黄龍見
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
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

逸楚辭注曰嚴莊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嘘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
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辯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
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閒論衡曰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遒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
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
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驩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呴
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
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
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
思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
離被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浦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
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濯浣
也毛萇詩曰溉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磨之好爵同於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
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犂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爲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
胥對帛否者楚州犂孫楚平王誅州犂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
既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
鏤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
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遯秦撫翼俱起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
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馳騖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
曰屬纊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曾

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舒向金
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
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
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
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氏爲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爲也若衡重錙銖纊微彯飄撇匹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
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曰微風彯撆泠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
昊氏有子靖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
南荊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荊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蹻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
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釁蹻其略切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韋便辟婢亦導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倨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
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縣王闔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
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
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
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苔賓戲曰銳思
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
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
市喻交疑拾誤爲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
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
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

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
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
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
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
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
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
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
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稻也楚荊也夏與檟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
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
漢書上以書勑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譽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遒文麗藻方駕曹
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
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跱裴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武將連衡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
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為德見一善則盱衡
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
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
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
雲合輜軿擊轊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
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
輜軿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轊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鄭玄禮記注曰閫閾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
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趍走

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
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
見劉琨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
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聞赤
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幷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
鼠雖愚猶知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
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
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醱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
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
嶂癘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
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七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
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
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士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
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飢暉聞堪妻子
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
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
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
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嗚呼世路險巇許宜
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嶃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
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
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
雺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

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矣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言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覯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

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鍾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壹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冶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奓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尤猶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淩飆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淩風而起淮南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鵂鶹謂之老菟鵂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故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而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爲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爲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二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滫瀡粢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墉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

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己夕也東秀謂日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公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郎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輿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鵩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鷙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會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後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汙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賁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

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曰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爲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爲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劍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芒芒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爲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遂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也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槃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茍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茍失其心同衾爲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褻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磧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罃曰不以釁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劊石即謂立銘也鑠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說文曰碣立石也嵑與碣同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南通邛僰北達褒斜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郡西部也僰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

扉啓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
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剗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
戟萬夫趑趄陳琳為曹洪荅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趑趄難行也形勝之地匪親勿
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
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
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
亦弗知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公孫既滅
劉氏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
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
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
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吏巨
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
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
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
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惎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
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
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
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
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
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支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
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
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
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
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晻曖低佪
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誓衆
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
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穿胸露頂之
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
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
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有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
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
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交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庸岷
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
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
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千羣朱旗
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
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
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盧盧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盧九之閒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
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

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
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
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
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
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
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
伐罪吊民。農不還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鄰國襁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
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
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
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
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會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
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冤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
修其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
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
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
王世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
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
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
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春秋元命苞曰
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既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
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類帝禋宗。光有

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揖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
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
負扆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
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魏班政甸衞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
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南服緩耳。西羈反舌。
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
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
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
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
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閒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圁洛之閒圁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爲梁州刺史歷年
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
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
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
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錄
之生若雲。閈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輿稍
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
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
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
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
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敎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
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
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卽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
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係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劃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

逵國語注曰皐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謩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
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謩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
書帝曰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
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
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
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
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北荒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
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
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
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
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
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乃無窮冤布化懸
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
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也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
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
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
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輿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
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節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艮
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
之士陳圭置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
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
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
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
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
天紀月旅太簇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
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

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
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鑴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
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
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作範垂訓赫矣壯乎鄭正釋讖
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盤石
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高祖
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
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
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
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斂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
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
以雙立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
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氳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
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
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鬱崫魚勿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
賦曰洪臺崫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
曰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
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
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駞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
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
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
云盤石鬱崫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昬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昬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昬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昬日出前漏三刻爲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始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爲漏也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徵徵宮謂徵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謹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弘度遺篇承天垂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譬彼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敢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還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戌曰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濂海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集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啓閉箭異錙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胸吐水無滯咽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爲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況入神

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勳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寧可使多謝會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洛邑之義。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奧矣不窮。邈乎昭備。乃詔小臣爲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勑書辭曰。故當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擊刁弁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鄭玄曰。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爲級。靈虯承注。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曰。靈虯吐注。陰蟲承瀉。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僁。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衞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衞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暮合。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詩汜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允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配皇等極。爲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爲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存亡分流。夭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大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旍。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冑也。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能合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弈葉佐時。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粲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讖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圜。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曰。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魏志曰。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爲復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

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羇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杜預注曰羇寄也旅客也崔瑋七獨曰翩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淸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傅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嚮我明德投戈編郄若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郄縣我公寶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還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筭無遺策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粲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榮曜當世芳風晻藹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文三事以清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說文曰輀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荆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韙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弈世不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猒漢德龍戰未分左傳曰天而既猒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

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苔賓戲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琊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弱冠已見上文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多才豐藝強記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目睎毫末心筭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散璞發輝臨軹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參皐呂稱侔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爲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繇此天下稱之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爲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紱紱與紱古今字同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閶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滔滔江漢疆埸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若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繼寡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辨亡論下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負執其咎功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爲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退守丘墊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蘩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略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煢煢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承諱忉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

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爲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爲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爲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咸保乂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遘閔。曾未齓髫。鄭玄周禮注曰。齓。毀齒也。埤蒼曰。髫。髦也。如彼危根。當此衝飆。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芳。儁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爲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嗷嗷。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遽毀璧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璧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柬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光啟寡君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荊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繢列素點絢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繢事後素鄭玄曰繢畫文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參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典引曰巡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泱泱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予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謀世

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將僕儲皇。奉鑾承華。漢書曰太子家
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鑾漢舊儀有承華廄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尚書曰道揚末命入侍帝闈。出
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
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
王受命惟中身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斂以時襲。殯不飭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
漢書曰衣禪復爲襲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臝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閑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楊雄述曰淵哉
若人實好斯文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家語曰顏孫師有容體資質存亡永訣。逝者不追。鄭玄
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
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嚴藪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爲慟。吾
慟爲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日往月來。暑
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前思未弭。後感
仍集。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
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傅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
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爲亂推齊萬年爲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雖王旅致
討。終於殄滅。毛詩曰王旅嘽嘽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
況國乎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
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爲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爲建威將軍又曰周處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遁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
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
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
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
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爲紫非秦隴之僭。鞏
更爲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既已襲汧而
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小也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
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
下城中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
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弔的以鐵鑠機
關。既縱礧而又升焉。言以鐵鑠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礧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礧石又曰高城深塹
具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擂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礧千夫沈滯然礧與壘並同力對切爨陳焦之麥。柿孚廢梠
桷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梠楣也桷榱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
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
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雷瓶甀。武以偵[illegible]之來。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
井以薄城幕甖內井使聰耳者伏甖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甀甖也將
穿響作。內焚積古猛。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糴穬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穬潛
氏謂潛之氏也攻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
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
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爲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
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榣也楚荊也夏與
檟古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
寇。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臨危奮節。

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劾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
褒奬元功宜解敦禁劾戴何假授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詔書遽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
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
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
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然絜
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聞己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
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爲噤害
也廣雅曰妬害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之讎也
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
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
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
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
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
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
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
班固而爲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弒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
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
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
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
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衞墉不增築婁婁羣狄狎虎競
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婁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又
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犖更恣睢潛跱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
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虓呼交闞呼檻震驚台

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熠扇熾謝承
後漢書曰匈奴詰張奐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爲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
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冶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爲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
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
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在險彌
亮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雎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
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
壯其猷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
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愜愜窮城氣
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貌羅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魚鳥爲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
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博智贍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哉字書曰贍足也偵恥命以
瓶壺罔靈結以長塹徐爰射雉賦注曰罔割也說文曰塹坑也七豔切錘未見鋒火以起焰熏
尸滿窟棓穴以斂廣雅曰棓棰也蒲溝切木石匱竭萁稈空虛瞯然馬生傲若
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瞯然授兵登陴杜預曰瞯然勁忿貌也瞯與瞯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illegible]
的梁爲礧柿廢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
周禮注曰質賁木椹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漢書公孫玃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聖朝西顧關
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謩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
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謩謀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
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
向有馬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思
人愛樹甘棠不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矧乃吾子功
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

入五刑之辭。執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迹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須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方言曰：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暇釁于何而不至。慨慨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琅琅，堅也。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唅。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唅。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卽墨。燕引兵圍卽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爲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卽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卽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肇誄曰：將宏王略。獯虜閉釁，摩剝司兗。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跱。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閒，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達彫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閒，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爲佐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苫夷致果，題子行閒。左氏傳曰：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苫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衞青曰：非臣待罪行閒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爲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毛詩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

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如彼騑駟，配服驂衡。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騑之為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騑，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毋丘儉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轊，衛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轊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應劭曰：槥，小棺也。服虔曰：轊與槥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悁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悁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伐鄭，不尅。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嶮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獸難，決勝而已。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荅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逷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逷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篇曰：障，小城也。鳴驥橫厲，霜鏑高翬。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鷮高翬。薛綜曰：翬，猶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殽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騖騖窮壘，噭噭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卒無半菽，馬實拑巨炎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曰：困，窮而通。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栝。賁父殞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賁父、汧督，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璇玉。說文曰：璇，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禰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郅惲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佽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宴，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郤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節，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

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
之祭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
之費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絇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
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茂
先荅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
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
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
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為象
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
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
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龔遂初賦曰承豢龍之洪族貺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
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
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
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
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
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
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
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
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
比考讖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綦毋邃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隘不為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
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病

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
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
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廣雅曰葺覆也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
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
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糾纆斡流冥漠報施鵩鳥賦曰
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弔魏武文曰悼繐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孰云與仁
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
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史記
子韋曰天高聽卑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年在中身疢維
痁傷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閻曰齊侯疥遂痁杜預曰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
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傃幽告終
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傃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
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
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閻鄰舍
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征賦曰蘧與國而卷舒
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
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眾速尤迕風先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
曰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與暴雨隧則橛必先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
而滅恐己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
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

妻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爲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爲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爲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爲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掖殿之既闃悼泉途之已宮坤蒼曰闃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實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爲妣非也敢撰德於旂旐庶圖芳於鍾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旐曹植卞太后誄曰敢揚厚德表之旒旐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

玄丘烟煴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高唐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爲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處麗絺紘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爲絺爲綌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修詩貫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貫習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翼訓姒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姒爲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網繆史館容與經闈史三史經六經陳風緝藻臨象分微風國風象易象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藝六藝律六律躊躇冬愛怊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鄷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尼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皇肩璿式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肩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聯跗齊頴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也不當作跗萼足也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爲代王參爲梁王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祲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扃和六祈輟沴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沴謂沴癘喻祉福也衡總滅容翬翟毀袥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服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玄曰狄當爲翟翟雉名也褘衣畫翬者也說文曰袥衣衿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閟瑤光之密陛宮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爲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帷軒夕改軿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蒼頡篇曰軿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徇以離宮別寢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巾巾箱也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

將闌。闌猶晚也。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燈賦曖不明也易是類謀
曰假威出座玉床。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
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
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己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喪過乎哀，棘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
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沖毛詩曰秉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椁數襲漢書音義曰
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階撤兩奠，庭引雙輴。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柩
車也在輴曰綍又禮記注曰輴殯車也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
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庭祖兩柩路引雙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司馬
彪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鄭玄禮記注曰
徽旗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旐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誄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
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闤闠而
逕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闤闠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旌
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道逶遲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
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簫簫聲遠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
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
姑繇之水以圜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晨輼於昆解鳳，曉蓋俄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
輼輬車如淳曰輼輬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輬車以輼車為倅也臣瓚曰
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然輼車吉儀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
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
也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
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
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胤緒也思玄賦
曰王肆侈於漢庭卒銜卹而絕緒俄龍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軸
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轜喪車也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
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日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
而不止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
之道理無終極兮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祖及輴車並已見上
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
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酹餟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酹悽切兮增欷，俯仰
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
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
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
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
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
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
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
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擗摽已見上文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
聲類曰埏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
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
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暀也又曰暀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
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
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

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爲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書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諡故揔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卭纚離綍容翟結驂龍輴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于祖廟也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桯餘征切輴詩纚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輴車曰綍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勤面繢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騑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塗古制故曰昭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轜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行珮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爲纓縷之旌旗以爲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旗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琚瑀琚音居瑀音禹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周禮曰大朝覲王設衣席黼純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鄭玄曰褘衣畫翬者也褕畫鷂者也褕與鷂並以招切降輿客位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卻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乃命史臣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爲其辭也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圓精初鑠方祇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爲天重濁凝滯而爲地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秘儀景胄圖光玉繩秘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曰蘋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毛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曰柔嘉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方江泳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泭也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機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閒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平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孝達寧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語伶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壼政穆宣房樂韶理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德之所居惟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卞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下節震騰上清朓側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朓猶條達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慵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也謂道輔仁司化莫晰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沖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象物方臻眡視祲告沴零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眡祲鄭玄曰祲陰陽氣相祲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莅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棄世也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戒涼在肂弋二杪秋即穸夕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爲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肂三月而葬說文曰肂瘞也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窀之倫切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迹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嗷嗷儲嗣哀哀列辟嗷嗷已見上文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劉騊駼玄根賦曰致垂棘以爲墀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爲奉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素軒猶素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讙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捽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爲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高宗崩改塟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爲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凡人呼棺亦爲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塟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帟舒皁玄堂啓扉張協禊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呂司徒誄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俎徹三獻筵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鷖總列子曰御襄乃撫心高蹈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爲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身隔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干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會沙膺慶韓詩曰漢有游女薛君曰游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膺慶已見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而獻於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楊雄書曰賢女馨芬於蘭茝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干寶晉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于佐求賢在謁無詖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顧史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自傷賦曰顧女史而問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干寶晉紀揔論曰仁

以厚下。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十亂斯佚，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宮、南國，並已見上文。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麻。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沖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於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周易曰：乾爲君爲父。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爲金穴。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玄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禕褕已見上文。憑相告祲，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祲。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是獎。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欒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東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士犯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二池。鄭玄曰：縣池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霤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造舟爲梁。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籍閟宮

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毛詩曰：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祇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曰：賜東平王蒼書曰：獨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號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號。韋昭曰：咨，謀也。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蘧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楊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

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辟。猶召也。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名於天衢。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毛萇詩傳曰。融。長也。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靈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匪惟摭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棲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弃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爲台。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爰勒茲銘。摛其光耀。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爲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與燿合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兼資九德。揔脩百行。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政以禮成。化行有謐。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謐。靜也。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四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每在袞職。羣寮賀之。袞職。謂三公也。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方言曰。躋。登也。慙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行

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遺使弔祭。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又鈎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天不憖遺老，俾屛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屛予一人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歿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爲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犬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歿，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爲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緦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緦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緦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爲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卽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直用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圮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曰：將圮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仕於亂時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爲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爲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聽明智達也。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衞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深識臧否，不以毁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林曰：沖，猶虛也。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氾勝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金聲玉振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乂寧。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盡歡朝夕，人無間言。禮記：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翺翔乎禮樂之場。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圃，翺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卽徽音也。毛詩曰：太姒嗣徽音。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衞玠終身不見其慍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鶡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班固成帝贊曰：臨朝淵默。袁既

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還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晉書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以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父湛之驃騎將軍喪過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曰闋終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効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爲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爲國之光華也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鍾聲類曰銓所以稱物御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尚書郎吏部郎闕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爲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爲侍中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立爲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弑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

重集曰爲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舉不失德賞不失勞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雩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越人機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漢書曰井方一里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襟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御至之辭已見上文明皇不豫儲后幼沖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徽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蘧伯玉之行也弘二八之高謩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左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蔿敖爲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亦猶孟

輒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
喜曰其爲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爲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
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
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進明準。漢書曰翟
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爲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爰降詔書，敦還
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
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屬值三季在辰，
戚蕃內侮。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桂陽失圖，窺
窬神器。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爲桂陽王後爲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王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
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
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恇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
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鼓棹則滄波振蕩，
建旗則日月蔽虧。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騖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岑崟參差日
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
楚辭曰雷動電發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宗社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鏑流乎絳闕雖英宰臨戎，
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而餘黨寔繁。
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墨蠡也公乃揔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
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誠由太祖之威風，
抑亦仁公之翼佐。太祖齊王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傳曰楚子救鄭
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
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
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改授侍中中
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雖事緣

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與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
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
三月不解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
去也嗣王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
彊臣憑陵於荊楚。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廢昏繼
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廢昏謂廢帝爲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羣公集
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公實仰贊
宏規，參聞神筭。潘岳賈充誄曰使夫發廟定於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
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
秉羽而郢人投兵憤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兼授
衛軍，戎政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既而齊德
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
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徽猷小人與屬樹之風
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
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
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
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
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
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蕭子顯齊書曰
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
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
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雖秩輕於袞司，
而任隆於百辟。袞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暫遂沖旨，改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

少順沖𫠊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
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
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
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
之刑婣音因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眈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義在
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
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
足如跡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維書零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杼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美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
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遘話講六藝之宏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
酒德間以琴心晉書劉伶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涓子作琴心三篇曖有餘暉遙然留想曖溫貌莊
子曰曖然似春遙然流想所慮者深也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
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
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太祖
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
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又曰出綴衣于庭越翼曰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蔿敖為太宰擇楚國之
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寶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
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劍焉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
章幟也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
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改授
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
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
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

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晏嬰既往齊君趍
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繁驅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趍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趍至則
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趍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匡
動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恇恐也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
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
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
害其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己以遊
當世不能攖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均
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我邪亡乎我在彼
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葺宇營上圖周易
曰無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
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慶緒答郄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故吏某甲等
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
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輿人誦之
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
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爾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
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水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已見上文元首惟明股肱
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昴宿以生故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天鑒璿
曜踵武前王言君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璇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欽若元輔體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
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

日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觀海齊量登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輿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內謨帷幄外曜台階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顗曰三公上應三台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都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蒿構云頹梁陰載缺並見上文德猷靡嗣儀形長遰音逝德猷令德徽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遰去也怊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第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原书空白页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陁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陁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陁

王簡棲 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陁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𣂺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𣂺勾愚切 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僧肇涅盤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 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此題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 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鬷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 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笱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爲此岸 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 至如涅盤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盤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盤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盤爲彼岸也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爲禪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 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盤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 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 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爲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鬭勃謂

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於是玄關幽揵感而遂通玄關幽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揵易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揵玄風暖以雲頹字林曰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酌而不竭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也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惟怳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怳惟惚王弼曰怳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言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荅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盤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論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丞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道也亦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並振頹綱俱維絶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絶而復紐匡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虯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劉虯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日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不語使得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安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閒出列剎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閒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苻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

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居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爲左西方爲右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爲道捨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盤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浩汗又曰濯涄濩渭蕩雲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楊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士賦曰望東城之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行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盤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苦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禮記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鷙陸嬉龍鼉水處班荊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爲使持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節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

以頭陀爲稱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者也封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明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橑也榱棟也可爲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長太息者此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以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改爲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蕭子顯齊書劉諠字士穆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荅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爲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

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因百姓之有餘閑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
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徒
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
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
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
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
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
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
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崖谷共清
風泉相渙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資寶相永藉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
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曰息
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游集法師釋曇珍業
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
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
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時稱
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在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
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法言曰
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涉器千
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跂行喙息蠕動蜎蜚根生浮著含
靈盛壯陸機鼈賦曰摠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淳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澆淳散朴淮南
子以澆爲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閒沒於
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爲岳爲善曰積亦見多爲惡曰

積亦多也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
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熙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迦衛已
見上文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
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
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卽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
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爲快卽迴車還念道淸淨不宜在
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卽拾蘽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勝鬘
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無爲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
知佛意卽頭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屛處食已欲澡漱
天帝知佛意卽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爲指地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
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
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安步三危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
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
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耆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
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金粟來
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凰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應乾動
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法本
不然今則無滅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爲大乘觀法本自不
然今何以滅乃眞寂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闌言希也老子
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
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柮僧叡
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柮機也音齊妍泄切叶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禪慧禪定智慧也卽六度之二行也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溝池湘
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爲溝池衡霍爲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池膴膴

武亭臯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膴膴菫荼如飴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
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茲一人氣茂三明情
超六入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丹刻翬飛輪奐
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
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
立蕢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
澤之貌桂深冬燠松踈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煖也神足遊息靈心往
還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曰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爾衡顏子碑曰
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
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人稷
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
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籙文相代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圖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
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
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
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
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爲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
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
兄道生爲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
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
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
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閒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可
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爲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言爲世範行爲時矩英華外發清明

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挹其源者
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
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
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曰九州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日
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顏回曰仰之彌
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若夫彈冠出仕
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
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凡十
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
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旗作鎮淮泗如
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
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龜枯耽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龜耽也深圖密慮衆莫
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
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
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也起子聖懷
發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
顯齊書曰緬爲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罹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己見先賢若椒桂之
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
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
大精翼日衣青光宋東曰爲日精所羽翼故以爲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
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

以爲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爲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相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扆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王克亮命作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文前暉後光非止恆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廬始得子胥以爲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劍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戲納言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王以翼天子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泱泱大邦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爲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頭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爲內也韋昭曰積土爲封限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爲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兗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爲東楚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爲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落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衿帶中流地殷江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喉咽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鄾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鄾人杜預曰鄾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勝閫外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閫外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綦毋邃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溝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皐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遠及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翱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覿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遷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閒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閒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譽表六條功最萬里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爲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爲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

綏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爲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升降二宮。令績斯侯。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禁旅尊嚴。主器彌固。蔡邕袁逢碑曰乃撫京邑揔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禹穴神皐。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皐袁渙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江左已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鄽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爲甍。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曰王遵爲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傰宗數百人爲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爲諫議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蕭清蘇林曰傰音朋。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爲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爲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士。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爲距也。不待赭汙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酋長數人因貰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日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輙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哀矜已見上文。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土老蒲爲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達民祇。非待朞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耆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懽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塡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朞年。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爲兗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爲河內太守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蠻陬夷徼。重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强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爲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閒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埸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遷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爲機對辯速宏爲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

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義犬羊.其來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爲
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又曰.惟好是求.首鼠疆界.
災蠹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
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
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
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
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卽止野亭.須期
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
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
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
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椎髻鑿
首.曰拜門闕.漢書曰.尉佗魋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島夷卉服.蜀
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禮義既敷.威刑具
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強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
騊駼與李子堅書曰.吏民強獷.比屋爲賊.獷古並切.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爲遼東太守.野無風塵.
魏都賦曰.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
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蝝蝗弗起.豺虎
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
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閒爲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彤
擊之.虜大奔.不敢復闚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
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翺翔兮周章.傅玄
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耕夫釋耒.

桑婦下機.曹植苟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參請門衛.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二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
如霣.颯然.吹木葉落貌.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勗苟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接響傳聲.不
踰時而達于四境.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夷羣戎落.幽遠必
至.望城拊膺.震動郢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
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還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
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
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卽號哭罷市.對而爲言.遠有慚德.尚書曰.惟有慚德.神駕東還.號
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沿沔水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
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
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顒顒.戴慕盈塗.公臨危審正.載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
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
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
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
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
明帝初爲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凶哀震.
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榮緒晉
書.賀循牋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
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
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
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臞.
瘠也.與癯同.渠俱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慶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
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

褒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牧見上文對繁弱以流渶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改贈司徒因謚
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
部特善玄言鞶帨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曰鞶帶
帨巾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綉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
八體於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子曰弈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
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約幽關洞開鄒潤甫爲
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胸中豁其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
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曰荀
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爲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
袖也曾不憖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蹇謝輿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輿
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史記以爲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
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
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弊
之天壤以顯元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
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
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
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枝派別因
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
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
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自茲
以降懷青拕紫解嘲曰紆青拕紫朱丹其轂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
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彗爲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曹府君陳
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景皇蒸哉實啓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謚策文曰光啓
洪祚慶流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命世已
見上文膺期誕德絶後光前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啓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
德超前絶後幾以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
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浚發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
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
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沾
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朞月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
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朞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在上
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草木不夭昆蟲
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卽上
芳若椒蘭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蠢動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
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漢書曰卭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昔聞
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彼蒼如何與
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止簣已見上文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

轡頓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斯民曷
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
騶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駃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趙徂昌國
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爲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
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
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左思七略曰闔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嵯峨階毀留
攢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輴叢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
輁也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
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朱軒
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乘朱軒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書
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逝川無待黃金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爲劉瓛娶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號曰貞
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娶王法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
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
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
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若非隗囂不降志辱
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冀之畦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
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
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稟訓丹陽
弘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瓛晉丹陽尹惔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也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肇允才淑閫德

斯諒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蕪沒鄭鄉寂
寞楊冢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
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皇覽
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
味欃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暫啓荒埏長
扃幽隴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瓛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尊
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傅季友爲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贍，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閒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閒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必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竈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爲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滎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爲參軍事府版則爲行參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謀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出股肱，任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還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棼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爲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敕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泱泱大邦選衆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

軍。漢書曰兒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范曄後漢
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
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
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絶百姓以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
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邪叟忘其西冥，龍丘狹其
東皐。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
經誄云曰冥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
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
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
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
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
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
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
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
而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
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肌膚，沈
痛瘡距。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故知鍾鼓非
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
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孫卿子曰喪三
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鄭玄禮記注曰有
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絰隆殺之服哀之末改授
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
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
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布政簡惠
神皐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
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爲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
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
徐州刺史，還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
將軍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

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
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㰆鄭玄曰
擊㰆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㰆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閉門之
關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
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山濤啓事曰方任雖
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
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
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鍾
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離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爲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鍾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奪金恥
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
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
罰以重矣不雕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
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
壞繄二國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
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
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
古爲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
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
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偘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楊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
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楊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萬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殷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
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

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
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武皇晏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睢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
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日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
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
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擬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
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
居旦奭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
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
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
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
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緤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
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
羊祜詔曰身歿讓存遺操益厲天不憖遺梁岳頹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
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
明祕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
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
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
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舂人不相傾墍罷肆而已哉史記
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
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
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中書監
太傅領司徒楊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
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

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
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敘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
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
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憖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
乃殂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
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龔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楊州
牧綠綟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九錫已見潘勖九錫文使持節
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導轀
輬車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
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
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葬禮一
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
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
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
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惰替他人之善若己有
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誘
接恂恂降以顏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
規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閒實致也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
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
忍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
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郅鄆
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

華衮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栭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
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每
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邙山
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上
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國若上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
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
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此高人何點躡屩於
鍾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衛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
何點字子晳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卞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虯字靈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
牧辟虯爲別駕遺書禮請虯脩牋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虯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
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屈以好事
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
叔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
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
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
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
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
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
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爲文皇帝山濤
啓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
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
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導衿褵於未萌申烱戒於
茲日衿褵於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萇曰縭婦人之褘也幽通賦曰既訊
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烱戒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日暮遇之也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衞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衞將軍
王儉爲言序贊九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
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曰
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尚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己之侍對
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匹婦
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論語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
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爲出言自口駟騄不
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曰尤好爲銘讚門階
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爲
不祥將加治葺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
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
順流虛己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
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貴而好禮怡寄典墳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爲物役矣
尚書曰禹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女大師若
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
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
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
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弘洙泗之風
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
迦維羅衞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殯之請至誠懇惻黜殯已見演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
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側聞之。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隨夷為溷胡困兮，服虔曰：殷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跖蹻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鉛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息鹽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甋。李巡曰：大瓠瓢也。甋，丘列切。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訊，離騷下音亂辭也。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匹遙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曰：沕，潛藏也。鄧展曰：音昧。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蘇林曰：偭，音面。服虔曰：蟂，音梟。韋昭曰：蝦，蝦蟇。蛭，水蟲食人者也。螾，丘螾也。偭然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螾音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蛾上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犍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晉灼曰：言般桓不去，離此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徵祥也。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士闒，不容受忠正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鱏，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具獨坐。謂中官左悺、具瑗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

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祖外爾之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聲類曰讜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卽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爲中牟王植爲雍丘王庶弟彪爲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爲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朝晡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爲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爲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裘別爲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爲吝而虧廉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曰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

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俟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猶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頭陁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歸於己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爲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推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猒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曰我有大造杜預曰造成也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範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太祖也茲此也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甚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因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賓戲曰周望兆

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詠歸途以反斾登崤澠而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斾而回復漢書曰王莽冊命王奇曰崤澠之險東當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崤澠思玄賦曰迴志揭來從玄謀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陰切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鶡冠子曰從祀委命鵩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穎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爲營形氣爲魄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頻眉蹙額憂貌也漼泣涕垂貌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臣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萑與汍古今字同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援貞咎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爲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引貞咨之道教爲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纏綿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伎人也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感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土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字林曰貯長眙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佇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朱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并序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楊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以木爲櫬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棲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瓣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壍聚壤成基一櫬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挶杜預曰畚簣籠也畚音本挶居局切爾雅曰鍬謂之鍤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酸也醯呼蹄切蔗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

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爲壽爲夭。寧顯
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
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
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
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隴切俑或爲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茍切射聲垂
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
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
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風。爲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
北隍。窀穸東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爲埋也說文
曰穸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爲墜非也合
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
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髑髏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爲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
建旟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
分。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舡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舡向岸
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
懷王爲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縝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
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
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鮮白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
離此咎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溫風怠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
至京房占曰二月建辰風衰怠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飄風激其崖嬴芊遘紛。昭懷不端。嬴秦姓芊楚姓王逸

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
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
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
佞以慢謟兮極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
者以爲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虯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
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
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栗望汨心欷。瞻羅思越。吳質答東
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
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
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
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義窮機彖。文蔽班楊。
機彖謂周易班班固楊楊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楊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鯀婞直以亡身兮婞猶
直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
德榮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
于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
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波以
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
賓客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謼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引緒也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
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
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
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
月爲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攣悲蘭宇。屑涕松嶠。

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第六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貴池在蕭梁時寔爲
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江寧劉文奎弟文楷模鐫

文選考異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幷若合幷矣而未經合幷者具在卽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間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幷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幷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善與五臣已相羼雜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成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嘗闌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觀其音則當句每未刊五臣注內閒兩存善讀割裂既時有之刪削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善注便云顯慶勒成已爲如此豈非大誤卽何義門陳少章斷斷於片言隻字不能挈其綱維皆緜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徵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此學者元和顧君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晰僉謂無疑遂迺條舉件繫編撰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論幾於二十萬言茍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祕諸篋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於斯

嘉慶十四年二月下旬序

原

书

空

白

页

文選考異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一〇兩都賦二首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下至和帝大悅也何屺瞻焯校曰案後漢書班固傳則兩都賦明帝世所上注和帝誤陳少章景雲校曰賦作於明帝之世注中故上此以諫和帝大悅語未詳所據今案此一節非善注也善下引後漢書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銑注亦言明帝二云然則幷非五臣注也且此是卷首所列子目其下本不應有注決是後來竄入凡善注失舊有竄入五臣注者有幷非五臣注而亦竄入者說詳在後〇兩都賦序〇注亦皆依違尊者都舉朝廷以言之吳郡袁氏翻雕六臣本茶陵陳氏刻增補六臣本都上有所字舉上有連字案此尤延之校改之也袁本五臣居前善在後茶陵本善居前五臣在後皆取六家以意合幷如此凡各本所見善注初不甚相懸遠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異說見每條下有陋雒邑之議袁本茶陵本雒作洛案二本不著校語詳賦正文及注俱用洛字其後漢書所載賦亦作洛蓋善自作洛也〇西都賦案賦下當有一首二字東都賦下有袁本茶陵本無蓋五臣每題俱無也又上兩都賦序下以三都賦序例之亦當有又東京賦南都賦吳都賦下同衆流之隈汭涌其西何云後漢書無此二句陳云善此八字無訓釋疑與范書同案各本皆有恐五臣多此二句合併六家失著校語尤以之亂善也凡袁本茶陵本所失著校語者說具每條下其尤本無誤多不復出注樂稽嘉耀曰案嘉耀當作耀嘉各本皆倒注然則成功在西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然則善例祇云然全書盡同其或衍者當依此求之不具出也挾灃灞案灃灞當作豐霸豐字注可證必善豐霸五臣灃灞而亂之霸字說見後今注中亦作灞非善舊也餘依此求之作酆霸豐酆同字後漢書度宏規而大起案度當作慶必善慶五臣度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度大規矩作度無疑各本失著校語尤以之亂善也注亦失舊見下注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陳云度當作慶是也各本皆誤下同慶當作度案二云慶與羌古字通者正文作慶與所引小雅廣言之羌古字通也二云慶或爲度者此賦作慶或本爲度如今後漢書之作度也五臣因此改慶爲度後來合幷又倒此注以就之而不可通矣今特訂正注高高祖漢書袁本茶陵本此五字作漢書高祖四字是也案此尤校改之下同注爲功最高袁本茶陵本爲上有以字是也注

而爲漢帝太祖袁本茶陵本太作之是也而觀萬國也袁本茶陵本無也字何云後漢書無注王莽於五都立均官茶陵本於下有長安及三字均官作五均袁本與此同注城都市長安袁本城作成茶陵本亦誤城陳云長下衍安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司市師茶陵本市下有稱字袁本與此同注逴躒猶超絕也茶陵本此六字作卓犖或作逴躒袁本與此同案茶陵乃校語錯入注也正文善逴躒後漢書逴犖五臣卓犖二本作卓犖者亂之尤所見未誤袁此注亦未誤注在彼空谷何校空改穹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案陸機苦寒行注引正作穹注北謂天下陸海之地陳云北當作此是也各本皆譌注穿漕渠道渭袁本茶陵本道作通是也注漢書有蜀都漢中郡袁本茶陵本都作郡是也條支之鳥袁本茶陵本支作枝是也注中字各本皆作枝後漢書亦是枝字注揚雄司命箴曰何校命改空陳云據范書注當作空是也各本皆誤注玉謂之彫袁本茶陵本彫作雕是也注言階級勒城然茶陵本階作陛是也袁本亦誤階合歡增城何校城改成注同是也後漢書亦是成字注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陳云中當作東是也各本皆誤注傛華視眞二千石袁本茶陵本傛作容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充依視千石袁本茶陵本依作衣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天祿閣在大殿北何校大下添祕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除太常掌故袁本茶陵本故作固案此尤校改之也上序注孔安國對策爲掌固茶陵本固袁本故尤亦未改固即故字耳凡尤改每未必是注方言曰亘竟也案亘當作絙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此所引在第六卷中今本正作絙後荅賓戲引作緪緪即絙字也內則別風之嶕嶢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案後漢書有或尤依彼添耳注爾雅曰蓋戴覆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誤此所引廣詁文又章懷注後漢書所引今本亦誤小爲爾皆不知小雅者改也注窈窕深也陳云窕當作窱是也各本皆誤激神岳之嶈嶈案善引毛詩應門將將爲注似其本但作將將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嶈嶈水激山之聲或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後漢書作嶈嶈章懷無注而此與彼不必全同也注臺梁何校臺改壺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堨埃也案堨當作壒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周禮水衡茶陵本水作川是也袁本亦誤水注紘罘之網也案網當作綱各本皆譌於是乘鑾輿案鑾字衍也注引獨斷以解乘輿中閒不得有鑾字甚明考後漢書章懷注引獨斷與此同亦不得有鑾字今

本皆衍耳上林賦曰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甘泉賦曰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句例相似孟堅之所出也袁茶陵二本鑾作鸞詳五臣濟
注仍言乘輿是其本初無鸞字各本之衍當在其後讀者罕察今注特訂正又東都賦乘輿乃出注云乘輿已見上文指謂此可借證
鄠在始平鄠東袁本茶陵本鄠下有縣字是也注何休公羊傳曰㕔陳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
脫注嶃巖高峻之貌也袁本茶陵本高上有石字是也注行幸長楊宮屬玉館陳云長當
作萯案所校最是長楊別注在下各本皆誤此所引文在甘露二年注閣謂之臺何校閣改閣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
三軍忙然何校忙改芒是也各本皆譌若摛錦布繡袁本茶陵本錦下有與字案後漢書無或尤依彼刪耳
烏則元鶴白鷺何云後漢書無烏則二字今據文義當以後漢書爲是案各本蓋傳寫衍注說文曰揄袁本
茶陵本說上有投與揄同四字案此尤校刪之也疑本二云揄與投同故五臣因此改正文作投二本誤互易揄投二字耳刪者未必是
商循族世之所鬻袁本茶陵本循作脩案後漢書亦是脩字注而處士循其道何校循改脩陳同是
也各本皆譌案章懷注後漢書所引正作脩〇東都賦〇注田肯曰秦帶河阻山袁本茶陵本田
肯作要敬案二本非也此所引高帝紀文非要敬傳之秦地被山帶河也下注所云要敬已見上文者謂見西都奉春建策注二本蓋因
下注致誤何陳校皆據之改爲要敬殊失之矣凡二本有誤及何陳校之非者多不復出附辨一二以爲舉例餘準是求之前聖
靡得言焉袁本茶陵本得下有而字案後漢書亦有注震雷憑怒袁本雷作電是也茶陵本亦誤雷蹈一
聖之險易云爾哉茶陵本無哉字云五臣有而已哉字袁本有而已哉案袁用五臣也失著校語非後漢書無而已有
哉或尤依彼添耳至乎永平之際袁本平作于茶陵本作於案後漢書作于似乎字非也正雅樂案雅當作
予後漢書作予章懷注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太樂爲太予樂也困學紀聞曰文選李善注亦引太予五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誤蓋
五臣本改爲雅王伯厚此說最是善既引太予則作予自甚明袁本茶陵本所載五臣銑注云雅樂正樂也其作雅亦甚明各本所見正
文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耳凡如此例者全書不少詳見每條下注作樂名雅案雅當作予各本皆誤此因誤改正
文又并誤改注也後漢書明帝紀章懷注所引正是予字注會明帝改袁本明作昌改作九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案會昌
帝九以四字爲一句何於此節注不得其讀多所紛更非今不論注正樂官曰太子樂官案正下當有太字各

本皆脫顏延之曲水詩序予協樂注引此詔有可證太躬覽萬國之有無袁本茶陵本躬作窮案後漢書亦是窮字
於是皇城之內袁本茶陵本於是作是以案後漢書亦作是以注毛詩傳曰古有梁鄒何校毛改
魯案所校是也章懷注所引正是魯字各本皆誤又張載魏都賦注引亦可證覽駟鐵袁本駟鐵作四驖茶陵本作駟驖今案袁
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作四驖其善注中作駟鐵必善駟鐵五臣四驖失著校語也茶陵及此駟字未相亂何云後漢書作驖今考此
與彼仍不必全同茆書駟驖與善駟鐵五臣四驖互異但當各依其本注芩大枝條袁本茶陵本條下有芩灑也三字是
也注寖或爲侵袁本茶陵本侵作寖是也雨師汎灑袁本茶陵本汎作泛案後漢書作汎或尤依彼改耳陳
師按屯茶陵本按作案云五臣作按袁本作按用五臣也後漢書亦是案字此以五臣亂善非輶車霆激袁本茶陵
本輶作輕後漢書亦是輕字案此尤因善注引毛詩輶車而改之其實善下引傳輕也作輕車之注自通二本無校語未必非善亦作輕
尤改蓋非飛者未及翔袁本茶陵本未作不下句同案後漢書此二字皆作未或尤依之改耳注大駕車八
十一乘案車上當有屬字各本皆脫注永平三年正月案三當作二各本皆譌注一天子樂
何校天子改太子云後漢注引作太子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左氏傳曰子曰何校子上添晏字陳同案上曰字當
作晏各本皆誤而怠於東作也袁本茶陵本無也字案後漢書有或尤依彼添耳下翼翼濟濟也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
而不知王者之外也三也字同無注分命羲叔袁本叔作仲是也茶陵本亦誤叔注織紝紃繒布也
袁本茶陵本紃作織是也注尚書傳曰天下諸侯何校傳上添大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蘇秦說孟
嘗君曰何校孟嘗君改秦惠王案何校誤也章懷注所引亦是孟嘗君此齊策孟嘗君將入秦章文今本高注具存姚宏跋戰國
策曾指此條爲今本所無其失檢與何正同附訂正之注面氣㥞何校面改而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其詩曰袁本
茶陵本詩作辭案後漢書作詩注率土之濱袁本濱作賓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案說見後寶鼎見兮色紛
縕袁本茶陵本縕作紜案後漢書作縕注太常其以初祭之日何校初改礿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嘉祥
阜兮集皇都何云後漢書無此句陳同案各本皆有袁茶陵不著校語今無可考也凡疑而未能明者俱載之以俟再詳此
其例也容絜朗兮於純精袁本茶陵本純作淳是也案後漢書亦是淳字

卷二〇西京賦〇心參體忲案忲當作泰注參忲同薛注云體安驕泰者其本作泰而如字解之也又云泰
或謂忲習之忲者讀泰爲忲又一解也善引小雅曰忸忲也者爲薛後解申說也然則善本必同薛作泰今各本作忲蓋不知者誤改之
注言帝王必欲順陽時袁本茶陵本無陽字案此尤校添也注嚴驗也胡革切袁本茶陵本無
此六字何校去注作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何校去注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袁本茶陵
本無之所由憺四字案此尤校添也注于陳倉北坂城祠之袁本茶陵本無北字案此尤校添也注云野
雞夜鳴袁本茶陵本無云字案此尤校添也注二山名也袁本茶陵本此四字作終南太一二名也七字案二本是
也二名也者謂一山有二名觀下注可見尤校改非注至于鳥鼠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注此云終
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袁本茶陵本無不得爲一四字案二本有脫文今無以補之尤所校添未必闇同善
舊也注山形容也袁本茶陵本山上有隆崛之類皆五字案尤校刪非注音戶杜陵鄠縣言終南
太一含褢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善曰爾雅曰爰有寒泉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案名
本皆有誤也爾雅曰輿爰有寒泉不相承接今無以訂之尤校添善曰仍未爲得善舊也其遠則九嵕甘泉袁本茶陵
本則下有有字案此無以考也實惟地之奧區神皐袁本茶陵本惟作爲案此無以考也注善曰五緯
五星也茶陵本善曰在也字下袁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也注漢書曰漢元年袁本茶陵本曰作高紀二字
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袁本茶陵本曰上有王字無肆予二字注天命不滔
案滔當作謟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譌注洫域池也案域當作城後橫西洫而絶金墉句注可證下郛者何域外大郭也何校
域改城是也各本皆譌乃覽秦制袁本茶陵本乃上有爾字案此無以考也注棼橑已見西京賦何校
京改都陳同是也袁本亦誤茶陵本複出前注更非凡茶陵例改已見爲複出故其首題增補二字以後悉放此雕楹玉碣
案碣當作舃善引廣雅碣而云碣與舃古字通謂賦文之碣與廣雅之碣通也其作舃甚明各本所見蓋皆誤注山坻除也
袁本茶陵本無山字案此初亦無後脩添之而誤耳注陵陡也袁本陡作斗是也茶陵本作升即斗字之譌仰福帝
居何校福改褔云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褔從衣畐聲西京賦仰褔帝居傳寫譌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

遠矣今案所校是也凡從衣之字每與從示相混各本傳寫之誤與顏云云正同善自作褔不作福也注說文注曰案注字不
當有各本皆衍大夏耽耽袁本茶陵本夏作厦案此疑善夏五臣厦而失著校語又二本注中字盡作厦亦涉五臣亂之注
然則既有九室袁本茶陵本無既有二字案則字亦衍注蕢積也薛君曰蕢案當作薛君曰蕢積
也六字各本皆誤注左傳子朱曰袁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無子朱二字是也闌臺金馬袁本茶陵本闌
上有外有二字案此無以考也疑善五臣之異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耳嗟內顧之所觀案嗟當作羌注同善
引小雅廣言羌發聲爲注是其本作羌甚明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嗟歎聲是其本改作嗟亦甚明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又幷
注中字改爲嗟益不可通特訂正之注漢書武帝故事案漢上當有善曰二字茶陵本此作善注其薛注長樂桂宮至
殿名也十二字在上別以綜曰冠之最是尤本自此至末三十七字錯入薛注袁本長樂云云十二字錯入善注皆大誤也又何校去書
字陳同各本皆衍後宮不移袁本茶陵本後上有是二字案此無以考也官以物辨袁本茶陵本辨作辦案此
疑善五臣之異也注瑰奇也袁本自此至末二十四字作善注茶陵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也注漢書舊儀
云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刻陗升高也袁本升作斗是也茶陵本亦誤升注頫古字陳云古下
疑當有俯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以函屋上袁本茶陵本函作亟是也注廣雅曰曲枅曰欒案廣上當
有善曰二字茶陵本此作善注最是袁本與此同皆非注山海經曰陳云經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上爲
清陽又爲陽袁本茶陵本清陽作陽清是也檜桴重棼袁本茶陵本檜作增案此尤誤轢輻輕騖袁本
茶陵本轢作櫟案此尤誤注作櫟未改也注彌竟也言望之極目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是也袁本複衍
唐中已見西都賦七字亦非注水漾瀁也袁本茶陵本瀁作漾是也注三輔舊事曰清淵北袁本
茶陵本輔作代案此當三輔三代重有三輔三代舊事屢引尤校添而又脫三代耳注以壥任國中之地案壥下當
有里字各本皆脫此載師職文也注說文曰阤落也案阤當作陊各本皆誤注劉逵魏都賦注
曰案此有誤也吳都有蘭錡內設魏都有附以蘭錡今善於兩賦舊注中皆不更見此所引語無以決其當爲劉逵吳都賦注曰或當
爲張載魏都賦注曰也凡善各篇所留舊注均非全文注司市胥師二十人案十下當有肆則一二字各本皆脫

此地官序官文也注禪販夫婦為主袁本茶陵本無禪字夫下有販字注今大官以十日作案日當作月各本皆譌注謂作刀劍削也袁本茶陵本無謂削也三字下有音灼曰三字案漢書顏注引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尤依之校改也晉灼曰三字誤去注武陵何校武改茂袁本亦作武茶陵本所複出作茂茂字是也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五十里為之郊袁本茶陵本之作近是也注重車聲也袁本茶陵本無車字是也繚垣緜聯陳云善曰今並以亘為垣案據此則正文及薛注中垣皆當作亘案所說是也善但出垣字於注其正文必同薛作亘至五臣銑注直云垣牆是其本乃作垣各本所見非注植物草木動物禽獸袁本茶陵本此八字在上文薛注之下案依尤本當以正文植物斯生二句別為節而係以此注及下善曰云云也注夷堅聞而志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注曰麓山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爾雅曰梅柟袁本茶陵本爾上有柟亦作枏四字案此校語錯入注也二本正文作柟蓋善柟五臣楠而著此耳注謂昆明靈沼之水沚也案沚當作阯各本皆譌注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下出自暘谷暘亦當作湯各本皆誤鮪鯢鱨魦袁本茶陵本魦作鯋案此尤誤注郭璞山海經曰何校經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鮦也案鮦上當有郭璞曰三字各本皆脫說見下注毛萇詩傳曰案此五字當作又曰二字各本與下互誤說見下注鮪似鮎案鮪下當有鱣屬鮥三字各本皆脫說見下注又曰案此二字當作毛萇詩傳曰五字各本與上互誤此節注所引郭璞曰鮦也在釋魚所引又曰鮪鱣屬鮥似鮎亦在釋魚所引毛萇詩傳曰云云在魚麗首章今脫落顛倒絕不可通為之訂正如此注孟春鴻來袁本茶陵本鴻下有鴈字是也奮隼歸鳧袁本奮作集校語云善作奮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集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薛自作集集隼與歸鳧對文承上四句而言循楊子雲以鴈集與鳧飛對文也善必與薛同則與五臣亦無異傳寫譌奮耳二本校語但據所見而為之凡如此例者全書不少詳見每條下注奮迅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最是詳袁茶陵所載五臣濟注有沸卉砰訇烏奮迅聲之語既不得於奮字讀斷亦不得移作上句之解尤不察所見正文奮為集之誤乃割取五臣增多薛注以實之斯誤甚矣注賈逵國語曰何校語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猗重較兮袁本茶陵本猗作倚是也注馬冠也又髦案又當作乂各本皆譌又注弧旌枉矢以象牙飾案牙飾當

作弧也各本皆誤戴檢獄橋案獄當作揭茶陵本作揭校語云五臣作獄袁本作獄用五臣也二本注中字善揭五臣獄皆不誤袁但正文失著校語尤注中上二字揭末一字并改為獄歧出非也揭獄同字凡善五臣之異不必其字不可通也各還所本來而同字亦較然分別矣全書例如此注同制也何校同改周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五字作虞初者洛陽人明此醫術十字注以方士侍郎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袁本茶陵本小上有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八字無流字於字案此節注初同二本後尤脩改也注毛萇曰鬛案萇當作長各本皆譌以四字為一句也注猶拔扈袁本茶陵本扈下有也字是也拔疑跋之誤正文作拔下云拔與跋古字通似善引箋作跋也否則正文作跋為與五臣無異乃與此注相應耳注趣向也案趣當作趨各本皆誤白日未及移其晷袁本茶陵本無其字案此尤衍注翬翬飛也茶陵本不重翬字袁本與此同案似重者是注括箭括之御弦者陳云御當作銜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注鷹青脛者善曰袁本無曰字茶陵本與此同案袁本最是善字屬上讀以五字為一句下文注象鼻赤者怒句例正同自此下盡不遠而獲皆薛注也尤茶陵甚誤注戰國策下至天下之駿狗也案依善例當作韓盧已見上文此十七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此類不盡出注禮記曰犬下至謂若韓盧宋鵲之屬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朱鬕鬣髽案鬣當作鬛廣韻十三祭鬛露髻卽出此善注引通俗文露髻曰鬛及善音作計切也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虎亦食人案亦當作爪各本皆誤注其樂只且辭也袁本茶陵本重且字是也注杜預左氏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空滅無也袁本茶陵本滅作減下同案此尤改之也皇恩溥洪德施又注皇皇帝普博施也茶陵本正文下校語云善無此二句袁本有無校語尤初亦無後脩改添入注七字袁茶陵皆無案善魏都賦注引西京賦曰皇恩溥似無者但傳寫脫其注七字未審何出也注鼓日多也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似石著繳也何校似改以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漢書曰有淮南鼓員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布九罭案罭當作緎善注罭與緎古字通謂引毛詩爾雅之罭與正文之緎通也蓋善緎五臣罭而各本亂之注罝禁罜麗案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蓋有依國語記罝字於罜旁者而誤在禁上也注鰤細

魚袁本鮞作鰯茶陵本亦作鮞下同案鰯即鮞別體字蓋袁所見正文是鰯也注李尤樂觀賦曰案樂上當有平
字各本皆衍陳云別本有今未見烏獲扛鼎案扛當作舡善注云扛與舡同謂引說文之扛與正文之舡同也蓋善舡五臣
扛而各本亂之注橫開對舉也案開當作關各本皆譌注扛與舩同袁本茶陵本舩作舡案此尤改之也
注羆豹熊虎案熊當作龍各本皆誤注襹衣毛形也案衣當作褷各本皆誤注委聲也袁本
茶陵本委作重是也案此與上注重聲也可互證皆尤改之而誤驪駕四鹿案驪當作麗薛注云驪猶羅列駢駕之也驪亦
當作麗唯薛正文作麗故如此注之若作驪不可通善必與薛同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仍以驪馬駕之是其本乃作驪各本以
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又并薛注中字改為驪甚非注掖庭今官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譌若驚鶴之羣
罷袁本茶陵本罷作羆下音姚美切案此疑善罷五臣羆也姚美切蓋善罷字之音凡善音合并六家多所割裂失舊尤又刪削不全
俱詳在後注君作故事案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尚書曰自契至成湯案書下當有序字各本皆
脫注尚書序曰案此四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盤庚遷于殷陳云盤上脫尚書曰三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漢書注曰齷齪茶陵本漢上有善曰二字案有者最是袁本連上作薛注誤與此同注謂據疑袁本茶陵
本謂作諸是也
卷三〇京都中注京都下至故曰京都中又東京賦注東京下至與班固
東都賦同案此二節非善注也袁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於首恐并非五臣注但後來竄入耳注亡禹袁本作憮亡禹
切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也注貴耳謂東京陳云耳下脫謂西京賤目五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苦灰袁本作枯
灰切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也注謂著翼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搏與附同四字是也注秦襄王子
案秦下當有莊字各本皆脫注徵符合膺袁本茶陵本膺作應是也注紙袁本茶陵本作軝音紙二字在注末是也
注如制禮也袁本茶陵本制禮作禮制是也注陽城人名延何校城改成去人名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案所
引功臣表文人名二字乃或記於旁而竄入者善注失舊於此等可見矣損之又損之袁本茶陵本無下之字案無者是也
此初亦無與二本同脩改誤添之注善曰毛詩曰陳云詩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勤銘於宗廟

之器于鐘鼎茶陵本無于字袁本有何校去陳同且天子有道袁本茶陵本且下有夫字案此善有以否無可
考也守位以仁案仁當作人薛注作人善必與薛同其注亦自可證見下蓋五臣仁各本所見亂之注綜作人袁本
無此三字茶陵本有案於茶陵為校語此誤存之也注仁謂衆庶也袁本茶陵本仁作人是也此所改甚非注何
以守位曰仁也案仁當作人各本皆誤考經典釋文云曰人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然則王弼本周易自作人今
本作仁者非善亦必作人乃與薛注相應不知者妄改之絕不可通所當訂正注何用周固反易守乎案反當作
及各本皆譌注土度也何校土改測今案此疑土下有脫各本皆同無以補也注薛綜曰輾轅坂下至
故曰輾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無者最是漢初弗之宅袁本茶陵本宅下有也字案此善有以否無可
考也注北為參虛分野何校北上添河字今案此疑衍北字也匽宇又寧何校宇改寓案所改是也此薛
注宇作寓下文威振八寓德寓天覆正文皆作寓善此無注者詳在彼也各本所見皆非注昭明有融案昭上當有又曰二
字各本皆脫善例如此餘不具出注為水獸袁本茶陵本水作木是也注舊章法令條章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七字案無者最是注爾雅曰鶩斯何校爾上添善曰二字陳同下節首爾雅曰鴟鳩上亦然今案所校是也袁本
茶陵本此二節亦作薛注皆誤凡賦多誤善注為薛其引書為薛注所不及見如此爾雅郭璞注之類較然易辨又有疑無以明者難於
輒定當俟再詳注頭尾青黑色袁本茶陵本頭作短是也注謂各得其性也袁本也下有鵯音匹鶻音
骨鵃竹交切十字茶陵本與此同案袁本乃真善音之舊尤所見與茶陵皆誤注鴡鶻鵃類也袁本茶陵本鶻鵃作鵃鶻
是也注謂音聲和也袁本也下有鸞麗古字通音難七字茶陵本有鸞麗古字通五字案袁是也鸞下仍當有與字蓋脫
於南則前殿靈臺茶陵本靈下校語云五臣雲袁本作雲案此南宮雲臺也德陽殿西有靈臺別在下文靈但傳寫誤
耳薛注靈亦雲字誤下文靈臺薛亦別有注可見此薛與善並非靈字注鉤盾今官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誤注
不雕不刻袁本雕作彫是也茶陵本亦誤雕案此正文及下雕輦皆彫之誤也則洪池清蘌茶陵本蘌作籞注同
袁本皆作蘌何校改籞案蘌即籞別體字耳注則捕之袁本茶陵本之下有音圉二字是也注周禮曰加籩
豆之實何校去豆字是也案曰字亦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有菱芡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音儉二字是也耆未

及後袁本後作夋茶陵本與此同案夋字是也二本薛注作夋可證尤幷改作後甚非注故倹不至陋也茶陵
本無故字是也袁本亦衍動中得趣案趣當作趨注中此字兩見袁茶陵二本皆作趨是薛與善自是趨字蓋五臣作趣而亂
之尤幷改注中盡作趣甚非禮舉儀具袁本茶陵本儀作義注同案此無以考也注言頌政賦教常袁本
茶陵本無教字是也注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陳云鄉當作饗是也各本皆誤注鄭元周禮曰
何校禮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綜曰案此二字不當有此初無後脩改誤添袁茶陵二本每節有之不可相證注
魏相上封曰何校封下添事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善曰萬邦黎獻何校曰下添尚書三字陳同各本
皆脫注庸袁本作音庸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庭朝廷袁本茶陵本廷作也是也注東都賦
曰下至歲首朔日也袁本此十五字作三朝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謂有彫飾也茶陵本飾
作飾是也袁本亦誤飾左右玉几袁本茶陵本几下有穆穆二字此初同二本有脩改無案不當有也蓋尤校改正之注
善曰百辟其刑之何校曰下添毛詩三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袁本
茶陵本此九字作善注是也當在薛注下而首有善曰二字注今憂恤之也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譌注說
文曰城池無水曰隍袁本此八字作隍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不敢追遑案追當作怠各
本皆譌陳云別本作怠今未見但陳所云別本似即茶陵耳其不合者恐有誤亦不具論注毛詩曰牲牢饗餼案詩
下當有序字各本皆脫注爲而不持長而不宰袁本茶陵本無而不持長四字注招明也有道
案此有誤也陳云有上似脫明但招本不訓明詳下注蓋訓爲舉陳所說未是今無以訂之注周易曰六五案周上當
有善曰二字各本皆脫何云綜以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指此注下文也其說是矣但因而疑綜注假托則非蓋何未
悟其自是善注耳善琳注亦引此王肅注也演連注禮記曰天子穆穆袁本此七字作穆穆已見上是也茶陵本
複出非注琪如綦案如上當有讀字各本皆脫注一作飆袁本無此三字正文作飈茶陵本作五臣作飈四字
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注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畫三辰袁本茶陵本名曰太三字作也案此尤校
改之耳注當顱刻金爲之陳云當上疑脫鍚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鏤鍚中央低陳云鍚字疑衍是也

各本皆衍注零袁本茶陵本作軨音零三字在注末是也注蔡雍獨斷曰陳云此注及下注凡三引蔡雍說其上疑
並脫善曰二字以然重輪即重轂語觀之自是李氏文體與薛注不類今案所說是也當以正文重輪貳轄別爲節而於善曰至即重轂
也於下注廣八尺案尺當作寸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可證各本皆誤注與瑤同袁本同下有祖姣切三字是也
茶陵本無非注謂木勾矛戟也陳云木字衍矛當作孑是也各本皆誤案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無木字注農
輿無蓋何校無改三依續漢志是也各本皆誤案志注引正作三注迤邪也袁本也下有音弋氏切三字是也茶陵本
無非注言相連也屬案也屬當作屬也各本皆倒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可證注伏袁本作音伏二字在注末是也
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績茷大赤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茷音旆三字是也注參差縱横也袁本也下
有轇音膠轕音葛六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善曰後宮陳云後上脫漢書曰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以擿鼓何校
擿改擿是也各本皆譌施已反乎郊畛茶陵本反作迴云五臣反袁本反無校語案此蓋以五臣亂善注畛界
也袁本也下有諸鄰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爰敬恭於明神袁本茶陵本敬恭作恭敬案二本是也蓋尤誤因注
而改善注之例但取意同不拘語倒如引敬恭明神以注此恭敬於明神也不知者凡屬此例多所改易俱失其意條見於後注恭
敬明神也何校乙恭敬二字是也各本皆倒注毛詩鼓鼘鼘袁本茶陵本詩下有曰字又袁本末有音淵二
字是也茶陵本無非也注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袁本此九字作八佾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
致高煙乎太一茶陵本乎下校語云善作於袁本作於蓋善乎五臣於校語有倒錯也上文當覲乎殿下者袁茶陵亦作
於不著校語似失之耳注廣雅曰蒸蒸孝也案廣雅曰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非薛注所得引乃或記於旁而
竄入者注鄭元曰周禮注曰毛炰者豚案周上衍曰字者豚當作豚者各本皆誤下注杜子春曰各本
亦衍曰字也注胎去其毛案胎當作爓各本皆誤此所引在地官封人也注飲食之豆案飲當作饋各本皆
誤此所引天官醢人文注謂脇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方薄切三字是也案凡此爲真善音其正文下博字乃五臣音耳全
書中俱依此例求之注太史順時視土案視當作覛各本皆譌注以冉袁本作以冉切三字在注末是也茶
陵本與此同非注東觀漢記下至行大射禮袁本此十九字作合射辟雍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

路鼓路䥫袁本䥫下有䥫扶云切䥫音迯七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乏音爲匱乏之乏案音當作讀各

本皆誤注皇輿夙駕何校皇輿改星言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何休公羊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陳

同是也各本皆脫日月會於龍狵袁本茶陵本狵作𪙊注同是也又袁本注末有𪙊丁遘反四字是也茶陵本無非

注毛詩曰春酒惟淳何校改春酒惟淳作爲此春酒陳云因此賦上文有春酒惟醇之語傳寫錯誤案此當有誤但

何陳所改未見必然蓋無以訂也聲教布濩案濩當作護茶陵本作護云五臣作濩袁本作濩用五臣也但失著校語尤以

五臣亂善非其薛注中俱是護字尤幷改作濩更非南都賦布濩善無注各本皆作濩似亦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此及彼濩下皆音

護即五臣音耳凡諸家用字互有不同其一家之中而復歧異即恐有誤餘不悉出準此例求之注尚書曰聲教訖

于四海袁本此九字作聲教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先期謂期日袁本茶陵本無謂期二字是也

注囿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案謂上囿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毛詩曰王在靈囿袁本

此七字作靈囿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禮曰告備于王案禮上當有周字各本皆脫此所引小宗伯職文也

迄上林結徒營袁本茶陵本迄下有于字徒下有爲字茶陵校語云善無于字爲字袁無校語何云匡謬正俗作迄于上

林結徒爲營今案依文義善亦當有或但所見傳寫脫耳注一作敘袁本無此三字正文作敘茶陵本作五臣作敘四字案此

校語之誤存者也注孟子曰至曰詭遇袁本此二十二字作詭遇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左

傳曰享以訓躬儉袁本此八字作訓儉已見上文也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一作瑣袁本無此三字茶陵

本作綜作璅正文皆作瑣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注言鄙陋不足說也袁本茶陵本無陋字是也注詩曰

袁本詩作善茶陵本詩上有善曰二字案似茶陵本是也注成王有岐陽之蒐何校去王字是也各本皆衍注

臯射埻的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臯牛列切埻之尹切八字是也注駘騎傳炬出宮案駘當作騶各本皆

誤所引禮儀志文也注側角又注其筆袁本作靳側略切䈶其出切八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此去注末善音存

正文下五臣音與茶陵同而誤注紆危又注移袁本作蟡紆危切蚔音移七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此移善音於正

文下與茶陵正文下五臣音不同而亦誤注蒲葛袁本作扶葛切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殘夔魖與罔

像袁本茶陵本像作象案象是也注正是象字注巨宜袁本茶陵本作魑巨宜切四字在注中魑鬼也下是也注域

袁本作音域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有桃樹下茶陵本樹下有二人於樹四字是也袁本亦脫注子

侯袁本作善曰陬音子侯切七字茶陵本作善曰陬子侯切六字在注末案茶陵是也注至於岱宗柴袁本茶陵本無

柴字注謀恒寒若袁本茶陵本謀作急是也注他杜袁本茶陵本作他杜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豐年多

稌案多下當有黍多二字各本皆脫注春扈頒鶞袁本茶陵本頒作鳻是也左瞰暘谷案暘當作湯注同蜀

都賦汨若湯谷之揚濤注云湯谷已見東京賦即指此可證也吳都賦包湯谷之滂沛善湯五臣暘此賦亦然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

失著校語注尚書曰永膺多福袁本此七字作多福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韓詩外傳

曰下至獻白雉於周公袁本此二十三字作越裳見下句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注音郎袁本茶陵本此在注

末是也注黃帝封泰山袁本山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抵側擊也袁本茶陵本也

下有征氏切三字是也注方直也陳云直當作且是也各本皆誤注尚書曰天位艱哉袁本此七字作

天位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猶怵惕於一夫案怵惕當作惕戒善引尚書以注惕引方言以注戒引過秦論以注

一夫循其次序有戒字在惕下一夫上甚明又其下惕驚也三字乃薛注若如今本不容去怵注惕可見正文無怵字但有惕字亦甚明

不知何人誤認善注中怵惕以爲正文如此而改之其實與注轉不相應非也各本所見皆誤今特訂正注惕驚也案此乃薛

注當在善曰上各本皆誤贅於善注下甚非凡薛注與善注舛錯失舊者多此例也終日不離其輜重袁本茶陵本其

作於案此無可考也車中不內顧案不字不當有薛注無不字可證也各本所見皆衍又善注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亦不

當有不字考論語釋文云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然則各本衍不字甚明近盧學士文弨鍾山札記曾舉正此條云漢書成帝紀贊

顏注云今論語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云云其說是矣但失引證釋文耳注車中不顧

案不當作內各本皆誤古文苑載此銘作車不內顧不當作中皆或記不字於旁此誤以改內彼誤以改中可互訂也鍾山札記引彼又

載車右銘內顧自揚車後銘望衡顧轂爲證而不言此銘內字彼未誤蓋據誤本古文苑也民忘其勞袁本民作人茶陵本

校語云善作人下民心固皆同案此尤以五臣亂善注民謂百姓也袁本作人謂民也茶陵本與此同案此當作人謂百

姓也薛注作民唐諱改人袁本蓋誤注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何校詩下添序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
子小袁本作子小切三字在注中勦勞也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不知人好共怨己陳云好字衍是也各
本皆衍注尚書曰夫常人案尚當作商君二字各本皆誤此所引在更法篇也注一作臭袁本茶陵本無
此三字案此校語也二本正文作臭可借證蓋尤所見有而誤存之注烏瓜袁本作烏佳切三字在注中淫捶不正也下是也茶
陵本與此同非注烏交袁本茶陵本作烏交切三字在注中或作蛟上是也而衆聽或疑袁本茶陵本聽下有者字
案此無可考注賓戲曰茶陵本賓上有荅字是也袁本亦脫注褫奪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直氏切三字是也
注寗羸曰案羸當作嬴各本皆譌注兹此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卷四〇南都賦〇注於歎辭袁本茶陵本辭下有於孤切三字是也其正文下烏字乃五臣音也凡合併六
家之本於正文下載五臣音於注中載善音而善音之同於五臣者每被節去袁茶陵二本又各多寡不齊蓋合併不一故所節去不一
耳至尤本於正文下五臣音往往未嘗區別刊正而注中善音則節去彌甚其失善舊亦彌甚矣今取二本善音之可考者悉皆訂正其
二本已節去在前則末由考之間有可借正文下五臣音推知崖略者然既非明文難以稱說當俟再詳全書善音之例均準此注
西京賦曰下至為豫州也袁本此二十二字作周居豫州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郁郁京
河袁本茶陵本京作荆是也注武關山為關在西也茶陵本無此八字袁本有何陳校皆去觀下注似不當有
注說文曰下至墉城也袁本此十七字作隍已見上文墉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邊他涙切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茶陵本有淯音育三字袁本亦無案茶陵是也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下至不繫之
於珠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十七字袁有隨珠夜光已見西都賦九字茶陵本有隨珠夜光見西都注八字案袁本是也茶
陵例改已見爲複出此條其遺漏者尚屬善舊尤乃複出甚非注惡袁本茶陵本作堊音惡三字在注中鄔音跪下是也注山
海經曰下至出入有光袁本此二十一字作耕父已見東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嵣峌山石廣
大之貌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嵣音蕩峌音莽六字是也注嶜高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力彫切三字是也注
岑嶜山不齊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岑仕華切四字是也注高而不平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嶭昨廻切

嵬牛廻切八字是也注高峻之貌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嶜士林切四字是也注相連之貌袁本茶陵本此
下有峮匕貧切嶙音鄰纚力是切十一字是也注九六袁本茶陵本作九大切三字在注中𡾊高貌也下是也注班孟
堅下至蒼山隱天袁本此二十四字作隱天已見西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薛綜注曰區隩隅
隩之閒也袁本此十一字作隩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傾側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崎匕宜切嶇匕
嶇切八字是也注巀嶭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巀在結切四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巘袁本巘作
巘茶陵本亦作巘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巘乃與正文相應茶陵本校語云善作巘否則善當有巘巘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又案西京賦
陵重巘正文及注皆作巘而毛詩皇矣正義所引則為巘字恐彼注亦善巘五臣巘各本亂之如袁本之此正文作巘而失著校語也注
小山別大山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魚蹇切三字是也注奇殞袁本作其殞切二字在注中是芝貌也下是也
茶陵本與此同非注密袁本𥦗音密三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東方朔下至閶風之顛袁本
此十七字作峴崙閶風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櫻桃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華點切三字是也注有刺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子力切三字是也注荆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
音姜二字是也注智甲切袁本作音甲二字茶陵本無案似袁本是也注皮可作索袁本此下有楷音胥枅以
奢切七字是也茶陵本無楷音胥非注皮可以爲索袁本此下有枅音并櫚音驢六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柍未
詳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於良切三字是也注似桑袁本此下有檍音憶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花頭點也
案花下當有髓字各本皆脫又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而髓切三字是也髓當作髓注以下黑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榖呼木切
四字是也注張載吳都賦注曰案張載當作劉逵各本皆誤騰猨飛蠝棲其閒茶陵本蠝作蠝
袁本作蠝案蠝字是也注云蠝與蠝同謂正文之蠝可證也注竹堇皮白如霜案竹堇當作箽蓋一字誤分爲二袁
本亦誤茶陵本改堇爲箽非注宋玉笛賦曰奇簳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古旱切三字是也案古文苑載此賦云奇
篠異幹此疑脫彼幹即簳字耳注二竹名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篃公都切箠竹隨切八字是也注陸離猶參差
也袁本無此六字茶陵本有案此六字袁在所載五臣向注中無者是也注翁竹貌也袁本此下有於孔切三字是也

茶陵本無非　注雉袁本茶陵本作音雉二字在注中尭山下是也注自吝袁本茶陵本作澁自吝切四字在注末是也
注今出南陽袁本此下有音禮二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骨又注濺袁本作滑音骨濺音濺六字在注末是也
注言水洞出此穴沒滑瀷潏疾流之皃也袁本無言水洞出此穴疾之八字是也茶陵本幷善
入五臣與此同誤　注言廣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是也案二本在所載良注中注說文曰欿歠也
袁本此六字作欿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　注水行疾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他驚切三字是也　注水行
出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徂立切三字是也　注大聲也茶陵本此下有汎普八切四字袁本無案茶陵是也注韓
詩外傳曰滲案外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本篇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云云一條韓詩曰醴甜而不沛也一條韓詩外傳曰
逍遙也一條及此一條皆當作韓詩傳曰如東都賦注引魯詩傳曰之例傳者蓋所謂內傳其逍遙也句有脫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注
水淚破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戾二字是也注疾流也袁本此下有音域二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鰅魚
有文采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禺二字是也注似鱣而黑袁本茶陵本此下鱣音連三字是也　注蜯與
蚌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步項切三字是也　注古字通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胡加切三字是也　於其陂澤
袁本無於字何校去茶陵初刻無脩者有案無者是也　注知旅袁本茶陵本作知旅切二字在注中積也下是也　其草
則藨苧蘋莞袁本茶陵本則下有字案有者是也　注蒯之屬何校蒯改蔽案當作蒯蒯即蔽字也注似
莎而大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扶袁切三字是也　注小蒲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胡官切三字是也　注菰蔣
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蔣子詳切菰音孤七字是也案菰音孤善自音注中字耳正文蒲下孤乃因此竄入誤之甚者也　注茆
鳧葵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茆亡絞切四字是也注苦札袁本作苦札切在注中鳧屬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注步
覓又注吐雞袁本作鵩步覓切鸐士雞切八字在注中謂之鵩鸐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班孟堅下至鸑
鵝鳿鸕袁本此二十字作餘已見上注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鷀音磁袁本茶陵本鸕上有注鸕良都切四字是也
所蟹袁本茶陵本作所蟹切二字在注中灑分也下是也注老袁本茶陵本作音老二字在注末是也　注去除也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息列切三字是也　注乾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呼但切三字是也　注直旅袁本茶陵本作直旅

切二字在注中麻屬下是也　注之餘又注煩又注析又注覓袁本茶陵本作藷之餘切四字在注中甘
柘也下音煩二字在小蒜也下菥音析蓂音覓六字在末是也注蓼辛菜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力鳥切三字是也　注
蕊香菜案蕊當在蘁下同各本皆譌集韻廿六緝云蘁香菜即本此　注橘屬也袁本此下有除耕切二字是也茶陵
本無非　注陶隱居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注字是也注蓀楚銚戈也何校蓀改萇陳同是也戈當作弋各
本皆誤又袁本此下有萇音長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　注稃音敷袁本稃上有秠音丕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　注陟
滑袁本茶陵本作鱺陟滑切四字在注中寇雉下是也注鱻小魚也袁本也下有與鮮同三字茶陵本有骨連切三字案
此當兩有與鮮同骨連切六字注甜美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徒兼切三字是也　注音精袁本茶陵本此在注末是
也注殺又注尸然袁本茶陵本作音殺二字在注中茱萸也下擅尸然切四字在注末是也注於問袁本茶陵
本作於問切二字在注中醞投也下是也注于公先王袁本茶陵本于公作祭于案此尤所校改也　注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袁本茶陵本無吹笙吹笙四字茶陵簧作琴袁亦作簧案此尤所校改也注不脫屨升堂案下
當有曰宴二字各本皆脫注玉謂之瑂案瑂當作彫瓏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朱帷連網案網當作綱注網維綱也
二網字亦當作綱茶陵本云五臣作綱袁本云善作網各本所見皆非也注咸以折盤為七盤也案咸當作或各
本皆譌　注揭高舉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丘別切三字是也　注水波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徒蓋切三字是
也注瀺灂隕隊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瀺士減切四字是也注回波為澆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公堯切三字是
也注說文曰蝄蜽下至若龍而黃袁本此十七字作蝄蜽蛟螭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與此不同皆
非於是日將逮昏袁本茶陵本逮下校語云善作遙案遙但傳寫誤此蓋尤校改正之也　真所謂漢之
舊都者也袁本茶陵本無者字是也視魯縣而來還案視當作覛袁本云善作視茶陵本云五臣作覛各本所
見皆非善亦當作覛但傳寫誤視耳注皇甫謐曰下至升為天子也袁本此四十二字作堯以唐侯升為天子
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求癸袁本茶陵本作求癸切二字在注中揆度也下是也察茲邦之神偉袁本
云善作邦茶陵本云五臣作都案注中仍云此都似善亦作都也　注說文曰崔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是也　注逍

遙也何校遙下添遊字陳同案各本皆無未審其所據也注刺邪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睢許規切四字是也注古
熒袁本茶陵本作古熒切二字在注末是也注周奇曰陳云周當作李是也各本皆誤注紛紛裶裶袁本茶陵
本此下有芳非切三字是也振和鸞兮京師袁本茶陵本鸞作鑾是也注鄭元禮記注曰下至有
鑾和之節袁本此十九字作和鑾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神農氏作陳云下有脫文今案當連引注
作起也以注正文起焉而各本脫去乾聖人作釋文載鄭云起也但未審善果引何家耳注文王子孫案子孫當作孫子各
本皆倒○三都賦序○注三都者下至以辨衆惑袁本無此四十六字有偏于海內四字是也茶
陵本幷五臣入善與此同非注三都賦成袁本三上有臧榮緒晉書曰六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音旨袁本
茶陵本作氏音旨三字在注末是也注面相序罪也案序當作斥各本皆譌陳云別本作斥今未見注忓袁本茶陵
本作音忓在注中丘墟壯大之意也下是也注虞書曰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蜀都賦○注
尚書曰萬國咸寧袁本此七字作萬國已見上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在成都西南漢壽界
案壽當作嘉謂漢嘉郡也各本皆誤下所言在成都西北岷山界謂岷山郡晉書地理志之汶山郡也岷汶二字古每通用所言在成都
南犍為界謂犍為郡句例正同注胡角又注步角又注扶刎袁本作濡胡角切瀑步角切八字在注中水沸
之聲也下瀆扶刎切四字在涌泉也下是也茶陵本有瀑呼角切四字餘無皆刪削也但胡作呼為是注在朱堤南十
里陳云堤當作提下生朱堤南廣縣何改提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淮南子曰下至入于濛汜袁本此二十五
字作湯谷已見東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羣翔與古十餘陳云餘下疑脫日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可以
醮祭而置也陳云置當作致是也各本皆脫注火熖也音豔袁本茶陵本熖作爓又袁豔下有爓音扇三字
是也茶陵無非也金沙銀礫茶陵本礫作鑠云五臣作礫音歷袁本作礫用五臣也尤以五臣亂善非下歷亦五臣音耳
注寑袁本茶陵本作善曰寑音寑五字在劉注之下是也注咆嗥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步包切三字是也注宕
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縣在巴西袁本茶陵本無名銅梁在巴東宕縣八字案此尤校添之劉昭注續
漢書郡國志引銅梁山在巴東也下縣當作渠注賨覲袁本茶陵本作蒩賨覲切四字在注中蒩戢也下是也注出巴

東北新井縣水出地案新字當在縣字下北井二字當連文縣名也晉太康以前屬巴東郡見華陽國志出巴東北
井縣為一句新水出地為一句龜鼉水處案鼉當作元茶陵本作鼉云五臣作元袁本作元無校語此當是茶陵尤所見因劉
注中元鼉二字誤為鼉字而改正文者耳袁所見正文及注皆是元鼉字為不誤也又正文下有元字乃割裂所見之校語以為音茶陵
亦尚無之恐讀者不察將致執此音以定善字特為訂正焉注鼉大龜也袁本鼉作元鼉二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案
說已見上劉以大解元益顯然可知也注其緣中又案又當作乂下靈又同見華陽國志涪陵郡下注李尤七
嘆曰袁本茶陵本嘆作歎案各本皆非也當作款注昌志袁本茶陵本作昌志切二字在注熾赤也下是也注厥
土赤埴案埴當作熾觀正文及下善注可見各本皆誤又尚書徐鄭王皆讀曰熾見釋文亦其證也注在宗袁本茶陵
本作賨在宗切四字在注中氣銳以剛下是也注武帝樂府何校帝下添立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在漢壽
西界案壽當作嘉各本皆誤說見前下注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云云壽亦當作嘉也注驛傳其詩奏之驛案
當作譯各本皆誤事在范書西南夷傳也注出岷山在安都縣案在字不當有安都當作都安各本皆誤下注金堤
在岷山都安縣西又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皆可證晉書地理志汶山郡有都安縣也蘪蕪布濩於中阿
袁本茶陵本蘪作蘗案注中作蘪蘪古通用或太沖自用蘪字注生越巂郡無會縣案無會當作會無各本皆
倒注出岷山替陵山案替當作蠶山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汶山郡有蠶陵縣也此注三言岷山皆謂汶
山郡注一曰出廣都山案山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晉書地理志廣都屬蜀郡也注武蓋袁本茶陵本作善曰
沫武蓋切六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橦漢壽縣案漢中二
字不當有沔當作江漢當作晉各本皆誤續漢書郡國志犍為郡江陽劉昭注引此賦此注從縣南流云云當據之訂正江陽晉書地理志
屬江陽郡或漢中亦江陽之誤水經潛水注引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晉書地理志晉壽屬梓潼郡當據之訂正又
袁本橦作潼是也茶陵本亦誤橦注過漢壽南流案壽當作嘉各本皆誤水經沫水注云過漢嘉郡可證注雒
水在上雒縣出桐柏山案上字桐字衍出下當有漳山一曰在梓潼縣出九字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漳山
一言出梓潼縣柏山即本此當據之訂正洛即雒字漢書地理志漳作章漳即章字何駁善此注恐誤蓋未知水經注有其證故不悟各

本皆脫衍而善自不誤也注扶彪又注六又注普郎又注度羅袁本茶陵本作誂扶彪切陸音六滂
普忙切滮度羅切十五字在注末是也注蜀都臨卭縣案都當作郡各本皆譌下蜀都嚴道同注亭袁本作楟
音亭二字在注中善曰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百果草木皆甲坼袁本坼作宅茶陵本亦作坼案作宅最是
善讀宅如字觀下注所引根曰宅宅居也可知五臣乃音宅爲坼今竄坼音入正文下又改此注宅爲坼以就之俱大誤也注皆
讀如人倦之解解案之解當作解之各本皆倒皆字複舉下以七字爲一句也注令櫻桃熟陳云令當
作今各本皆譌芬芬酷烈袁本茶陵本下芬字作芳字是也案此尤本譌字注郭璞□上林賦注曰
袁本茶陵本空格有曰字此初亦衍後脩去注若榴已見兩都賦陳云兩當作南是也袁本亦譌兩茶陵本複出
非注榛與檽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側鄰切檽呼亞切七字是也其園則有蒟蒻茱萸袁本云善
作園茶陵本云五臣作圃案各本皆非也園但傳寫譌耳注俱字又注許于袁本作善曰蒟俱羽切藘許于切十字在
劉注之後是也茶陵本無蒟俱羽切非注温調五臟袁本茶陵本臟作藏是也注楊雄太元經曰何云
元避諱陳云宋人避當時諱改袁本茶陵本不改尤所改僅此一處凡宋人諱字每不畫一也注盈袁本茶陵本作善曰瀛音盈五
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乃禮又注墳袁本茶陵本作乃禮切三字在維葉梶梶下扶云切三字在注末是也墳是五臣音
注爾肴既將袁本將作時是也茶陵本亦誤將注徒兮又注胡袁本茶陵本作鶘乃兮切鶘音胡七字在
注末是也注胡剛袁本作胡剛切三字在注中吭烏吭下是也茶陵本剛作江非注鱣鮪鰽也案鱣當作鮪各本皆
誤吳都賦笙鮪鰽善注鮪鰽鮪也可借證注張衡應問曰案問當作閒各本皆譌注左氏傳曰下至在
石渠門外袁本此六十字作爽塏已見上文承明已見西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陽城蜀門名也袁本
城作成茶陵本亦作城案門名不俟更言城必成字也以此訂之正文亦當作成今各本皆有誤注徒蘭袁本茶陵本作壇徒
蘭切四字在注末是也注縣又注直例又注光又注郎袁本作袨音縣壋音直例切桄音光榔音郎十
四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袨音縣非注莫江又注公達袁本茶陵本作莫江切二字在注中則其言哤下公達切
三字在讙語也下是也注白日也案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黃潤纖美宜制襌茶陵本襌作禪袁本

亦作禪案似禪字是也藏鏹巨萬案鏹當作繦注同漢書食貨志作繦劉引之可證廣韻云繦俗作鏹太沖時未必有此俗
字也注九兩又注浦覓袁本茶陵本作鏹九兩切鈲普覓切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注殖貨志曰何校
殖改食陳同袁本亦誤殖茶陵本作貨殖更非注以持祿養案養下當有交字各本皆脫此所引臣道篇文也扼腕
抵掌案抵當作扺注同袁本善注末有扺音紙二字最是茶陵本劉裂紙字入正文下非尤又改扺爲抵益非廣韻四紙扺扺掌說
文云側手擊聲也與十一薺之抵迥然有別甚明西征賦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廣絕交論用抵掌者放此今皆作抵蓋誤由五臣而各本
亂之集韻抵下重文有抵云或作抵可見其不分別久矣其羣書此字之誤不悉數注桓譚七說曰案譚當作麟各本皆
誤後漢書本傳章懷注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七說一首云云後七命注祭屈原文注皆引桓麟七說可證注吉日兮
良辰陳云良辰當乙是也各本皆倒注猶衞之雅質案雅當作稚各本皆譌注楚徙宅西河長
公思故處案楚當作楚長公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此音初文今本作殷楚甲徙居西河猶思故處此引多節也注觀
者萬堤案萬當作方各本皆誤朔別期晦茶陵本期晦作晦期袁本與此同案注故曰朔別晦期也所複舉如此知
正文作晦期爲是注匹各袁本茶陵本作善曰泊匹各切六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善曰越人衣文蛇
案善曰下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注彭門鴻吼案吼當作蚝各本皆譌注魏完南中志所記
也袁本茶陵本完作宏是也注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袁本茶陵本無立至人八字茶陵本文作又袁本亦
作文皆與下鐵嗣相接連尤分節不當有又蓋弁衍也音有文立劉並時人決非所引尤添甚誤注說文曰拍拊也
袁本茶陵本說上有㠯當爲拍四字也下有㠯胡了切拍普格切貙丑于切十二字案此善注之斷不容割裂者尤誤甚矣注萋
戚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於堯切二字是也相與第如滇池袁本第作弟茶陵本亦作第案袁五臣注中作弟劉
注中作第仍不著校語第即弟俗字似劉亦作弟但傳寫作第耳袁所見五臣本不誤茶陵所見亦改爲第矣注音蟻袁本茶陵
本作善曰艤音蟻五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俗謂正船迴濟處爲艤案迴當作向各本皆誤注戶袁本
茶陵本作音戶二字在注末是也漫乎數百里閑袁本茶陵本閑上有之字案此似善五臣之異也今無以考之注
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曰袁本茶陵本無詩字陳云善曰下當有詩曰二字各本皆脫注河圖括

地象曰岷山之地案地當作精各本皆誤水經江水注引作精也注上為天井言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袁本茶陵本無絡字案此注各本皆有誤今無以之討注善曰降丘宅土何校善曰下添尚書曰三字陳云脫是也各本皆脫注在爵袁本茶陵本作在爵切三字在注中嚼淨之貌也下是也疎注漢靖王勝後也陳云靖上當有中山二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五〇吳都賦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左太沖劉淵林注七字是也注尤脫左太沖三字劉淵林注四字倒錯入上行非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案此一節非善注也袁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於首說已見前東吳王孫驋然而咍何校驋改驋陳云驋當作驋注同是也各本皆譌玉牒石記案牒當作諜茶陵本云五臣作諜袁本作諜無校語牒但傳寫誤茶陵校語非劉注說文曰牒札也六字當作諜札也三字後注呂引說文稱為許氏記字此非劉元文明甚善注說文曰諜記也諜記當作牒札因劉以札注諜而諜乃閑諜字故引說文牒以明之下云牒與諜同正謂所引之牒與賦及劉注之諜同各本皆誤絕不可通注呂氏春秋曰至下為六合袁本此二十字作六合已見兩都序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陟升也至下謂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案無者是也說見下瑋其區域茶陵本瑋作偉云五臣作瑋袁本作瑋案袁用五臣也失著校語此以五臣亂善皆非齷齪而筭案齷當作握茶陵本云善作握此以五臣亂善非袁本失著校語而善注引漢書作握未誤此并改齷益非顧亦曲士之所歎也袁本茶陵本顧作固陳云當作固案似固字是也旁魄而論都何校稱潘稼堂耒云都字衍涉下論都而誤今案所說是也旁魄而論與上握齪而筭偶句各四字不當偏贅一字注吾子謂西蜀公子至下其形如蹲鴟故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十三字案無者最是尤延之初刻亦無後乃添入故脩改之迹至今尚存凡此等語皆五臣以後不知何人記在行閒者尤校此書意主改舊遂悉取以增多而讀者相沿罕能辨正幸袁茶陵二本均未嘗誤各得反覆推驗決知其非特詳載之用俟刊正以下盡同此也注蜻蛉縣禺山案蜻當作青禺下當有同字各本皆誤續漢書郡國志可證注四合為九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各以數至下度陽九之厄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有有九阨陽阨五陰阨四合為九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所增多繆戾不可讀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案儷當作麗著當作奢劉注引麗王公也麗字之證善注奢靡也尚書曰弊化奢麗奢字之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云作儷作著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與注不相應甚非注王莽末時王蜀至下麗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有王此土而亡諸葛亮相此國而敗十三字案二本最是注漢武柏梁臺衛尉詩曰袁本茶陵本無衛尉二字由克讓以立風俗茶陵本云五臣有俗字袁本無校語案此與建至德以捌洪業偶句俗似傳寫脫尤校改正之也故其經略茶陵本故下校語云善作固袁本無校語案固似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包括干越袁本干作于注同茶陵本作干與此同注亦作干今案正文當作干善引漢書及音義當作干引春秋杜預注當作于春秋日上當有一日二字今注或盡于或盡作干皆未是注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吳分故言寄曜寓精也袁本茶陵本作越楚地皆割屬吳故言婺女翼軫寄曜寓精也案二本最是尤改甚非注南越志至下出入此穴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會稽餘姚縣蕭山瀵水所出何校姚改暨瀵改潘陳同案據漢書地理志校是也各本皆譌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引賦此注今本潘作潛考顏師古潘音甫元反然則瀵潛皆非注嵬嶷高大貌至下山水闊遠無崖之狀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七字注武林水所出龍川袁本茶陵本作武陵龍川出其垧案各本皆非也當作武林水出其山謂漢書地理志錢唐之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二本涉上節正文而誤尤所校改未是注魂魂至下山深險連延之狀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注數州之閒袁本茶陵本數上有故日二字是也注長邁不回之意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潮波汨起至下昏暗不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𧑞蠓袁本茶陵本無蠓字注皆水深廣闊也𧑞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瓌異龜魚皆在水中生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航舡之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長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袁本茶陵本數上有有字十作千無小者數十丈五字注東人謂斧斤之斤為鐇案鐇當作鐇各本皆譌注烏賊魚腹中有藥袁本茶陵本無腹字有字案中藥最是注如珍寶矣利如劍袁本茶陵本矣作以是也以字下屬注言已上魚龍潛沒琢其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喁袁本茶陵本淮南作文案二本是也喁字不當

有此善自引文子尤以淮南子主術訓改之其兩見皆無嘒各本涉正文而衍注鶡鷄鳥也好鳴袁本茶陵本無此大
字注漪蓋語辭也袁本茶陵本漪作猗下同案二本是也劉注爲漪善注爲猗尤幷改善作漪甚非注氄氄
下至疾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物皆極之也袁本茶陵本之作大是也注緜邈廣遠貌袁本
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馮隆高貌迢遞遠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謂洲渚袁本茶陵本渚下有
也字是也注深奧之貌下至麗於島嶼之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生其華蘂仙人
所食袁本茶陵本生作食無仙人所食四字注漢書歌曰袁本茶陵本無書字注無華袁本茶陵本無此二
字注玲瓏明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朱稱鬱金賦曰案稱當作穆各本皆譌魯靈光殿賦注引
作穆不誤嗟難得而覼縷案嗟當作羌注同袁本皆作羌是也茶陵本亦誤嗟又案劉注爾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爾雅
無此文疑爾當作小卽西都賦善注所引之小雅曰羌發聲也耳又案蜀都賦羌見偉於疇昔劉氏不注五臣改爲嗟此未改魯靈光殿
賦羌瓌譎而鴻紛張載有注五臣亦未改前說善羌五臣嗟乃其大槩仍不可執一爲例有如此注道書曰下至下曰
真人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藹藹盛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神異經曰下至出則天
下大水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藘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通□冬生袁本茶陵本□作日
案疑曰冬當作冬日也注乾之亦袁本茶陵本亦作赤是也以三字爲一句注其華離婁相貫連袁本
茶陵本婁作樓是也注可食檳榔者陳云食下脫一食字今案此蓋當衍可字耳各本皆衍注以合石賁
灰案石當作古見下注各本皆譌注布濩下至分布覆被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蔕花本
也菲菲花美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芬馥色盛香散狀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木
則楓柙櫲樟袁本茶陵本櫲樟作豫章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平仲桾櫏袁本茶陵本作君遷是也案此尤誤
改注仍作君遷未改可證字書雖有桾櫏字但劉既不從木善又與劉同不得取而改之凡今所論是非意皆專主善何作楠榴
之木案楠當作南注中作南各本皆同袁茶陵二本楠下有南音蓋五臣楠而亂之南榴複二字爲一木名與柟之別體作楠無涉
五臣誤也注尤好可以作器袁本茶陵本無好字是也注宗生下至覆萬畝之地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十字注莊子曰袁本茶陵本予作周是也注葉重疊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輪囷謂屈
曲貌下至相糾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枝柯相重疊貌袁本茶陵本無枝柯二字疊作之注
縟繡下至露垂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言木枝葉下至如律呂之暢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五字其上則援父哀吟袁本茶陵本則下有有字援作猨是也爭接縣垂茶陵本接縣作縣接二云五
臣作爭接縣垂袁本作接縣用五臣也此蓋亦尤改耳注猨子下至見人嘯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居樹
上袁本茶陵本作樹上居是也注東吾諸郡皆有之案東吾當作江東各本皆誤下注箭亦有此句是其證也
注上涌雲亂葉聲散袁本茶陵本上作騰是也陳云亂下有枝字案古文苑所載有陳據之枝耳注於菟
虎也江淮閒謂虎爲於菟袁本二菟字皆作塗茶陵本初刻同後改菟案塗是也依此則正文當是塗字袁茶
陵二本菟下有徒音蓋五臣菟而各本亂之矣注魑魅魍魎袁本魑作螭是也茶陵本亦誤魑注穎鋒也案鋒
當作鏤各本皆誤則篔簹箖箊袁本茶陵本箖作林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柚梧有篁案柚當作由注中作
由各本皆同柚下由乃五臣音蓋五臣柚而亂之注可以爲射筒筒及由梧竹案射筒當作筒射各本皆
倒筒句絕射下屬詳劉注意篔簹也林箊也桂也箭也射筒也由梧也䈽也篛也凡八竹此但可以爲筒耳非單名筒也注漢書
律歷志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伶倫乃之崑崙山之陰嶰谷之中取竹斷之
以其厚均者吹之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作伶倫乃之崑崙陰取嶰谷之竹斷其厚均者而吹之二十字是也注
鳳鶵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周本紀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皆字屬下注非梧桐不棲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馴擾善也案當作擾馴也各本皆譌注長直貌蓊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蕭瑟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嬋娟言竹妍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碧鮮
下至出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探榴禦霜茶陵本榴下校語云善作劉袁本作榴用五臣也此蓋亦尤改耳各本注
中皆作榴疑注字有譌而尤誤據之注味大甘美袁本茶陵本無大字美字注如猪膏袁本茶陵本膏作脂是也
注一作北景下至故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金華采者案此各本皆有脫無可補何陳校添

金有華於采上云別本今未見恐誤涉下善注耳　注言其如碧擿袁本如上有有字是也茶陵本亦脫　注鷄見
而駭驚也袁本茶陵本無驚字　注又重累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又下歲烏乖切褭故乖切八字亦無案下八
字當有凡音各本不同二本刪耳　注潛穎謂潛深而有光穎茶陵本二穎字皆作頻袁本亦作穎案依文義
頻字爲是依此則正文當是頻字茶陵校語云五臣作頻與尤所見皆傳寫誤袁本作頻用五臣唯無校語或所見未譌歟　注珠
玉潛伏土石下至黷黑茂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又下碧㯃列切四字亦無案下四字當有二本刪者因
正文下有㯃列二字也下放此不更出　注四隅謂邊遠也袁本茶陵本無謂邊遠三字　注沾穴袁本茶陵
本沾下有此字　注桴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因以殘半棄水中袁本茶陵本殘作其水中作之
是也　注昣暇下至有徑有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用累千祀袁本茶陵本祀下有也字茶陵云善無袁
無校語案此與下文煥炳萬里也偶句恐無者傳寫脫　注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強大得爲盟主
袁本茶陵本矣夫差益強大得七字作益強夫差四字　注大城周匝袁本茶陵本無匝字　注亦有水陸門
皆案皆下當有有樓二字各本皆脫　注言經營造作之始下至長遠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　注
西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作賓是也　注越絕書曰吳王夫差袁本茶陵本無夫差二字　注夫漢
諸侯方輸□錯出袁本茶陵本□作謂此初亦衍而後去之　注蔡邕月令章句袁本茶陵本句下有
日字又漢書下同袁邕作雍茶陵本作邕案疑善盡作雍今雍邕錯見乃後人改之　注前吳都武昌在豫章袁本
茶陵本前吳作吳前無在豫章三字　注在丹陽孫權自會稽下至不向武昌居袁本茶陵本無此三
十三字何云不樂徙乃孫皓時事是矣但未悟非劉注案此不知何人謬記云云尤乃取以增多誤之甚者也　注皆建業吳
大帝所太初宮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有二字屬下案此增多云吳大帝上下增多云孫權一人之稱乖剌如此誤中之
誤不勝辨正凡今於二本所無當刊削者譌誤亦不復論　注捷獵高顯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大夫種
袁本茶陵本種下有蠡字案此尤刪似是也　注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袁本茶陵本無夫差夫差四字
有王字　注以飾殿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其子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孫權移都建

業皆學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長遠貌袁本茶陵本貌上有之字　注崢嶸深邃貌袁本茶陵
本無此五字　注樻音槐茶陵本音作與是也袁本亦誤音　注吳後主下至碕巨依切袁本茶陵本無
此三十三字　注梁栭也下至爲瑣文楹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注亘引也眈眈樹
陰重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亹水流進貌袁本茶陵本作亹進也案此當作亹亹進也二本脫重亹字所
引當是亹亹文王之傳或章句文尤改大誤後來考韓詩者從而認爲亹亹在亹誤中之誤也　注吳自宮門南出苑
路府寺相屬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建業宮前宮寺六字　注橫塘在淮水南下至吏民雜居
東長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二字有橫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區名江東謂山岡閒爲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閒平地吏民居之
故號爲干三十八字　注皆相連袁本茶陵本連作屬是也　注大長干下至故號大小相干袁本茶陵
本此二十四字作疑是居稱干也六字　注櫛比下至相連下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魁岸
大度也下至石顯方鼎貴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　注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
陸陸遜隆吳之舊貴也袁本茶陵本作虞魏顧陸吳之舊姓也案二本最是何陳校改云云皆未悟非劉注今不
取　注岐嶷下至養之乞言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賈捐之傳石顯方鼎貴九字案此九字疑亦後人添之　注
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言富貴三字也屬上　注閭閻闐噎言人物遍滿之貌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一字　注善曰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後漢書云江充爲人魁岸案後字衍云當作曰尤延之移入劉注非　注方家隆
盛時乘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江都輕訬案輕訬當作訬輕各本皆倒　注謂輕薄爲訬也
袁本茶陵本無謂輕訬三字案此不當有見下　注締結也翩翩往來貌弈弈輕靡之貌案此三句
亦不當有上引景十三王述下引淮南高注相連接解輕訬後人添之隔截其閒非凡尤本誤取增多之外袁茶陵二本亦有失善舊者
如此是矣　注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處袁本茶陵本無楚楚相處四字　注而迎之趙袁本茶陵
本無此四字　注翹關扛鼎下至能招門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漢書曰項羽力
能扛鼎又袁本此十一字作扛鼎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所複出不同亦非　注四隩來暨下至以向吳

都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開市朝而並納袁本茶陵本並作普案此蓋善並五臣普二本失著校語雜沓從
萃袁本茶陵本從作縱案此蓋善從五臣縱二本失著校語又二本注中亦作縱非 注隧向市路肆市路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金鎰磊砢袁本茶陵本鎰作溢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耳 注史記曰趙孝成王一
見虞卿袁本茶陵本記下有虞卿二字見下無虞卿二字 注闌干猶縱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
又折象牙以爲簟也袁本茶陵本無折字 譅譶澩漻袁本茶陵本譅作澀案此蓋善譅五臣澀二本失著
校語琴賦紛譅譶以流漫廣韻二十六緝譅譶言不止皆可借證也又考集韻云譅譶言不止疑五臣澀又譅之譌耳 注譶吁橫
切譶通也袁本二譶字皆作喤茶陵本作喤通也無吁橫切譶四字案各本皆非也方言有譶音也在十二卷別無譶通也此
當作譶音也吁橫切譶與喤通今所誤不可讀 注紛葩謂舒張貨物使覆映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
謂之霡霂袁本茶陵本霂下有霡音脉三字是也 注富中大塘中也句踐治以爲田袁本
茶陵本塘下無中也二字田上有義字是也案此所引記地傳文 注尚書曰惟辟玉食袁本茶陵本無惟辟二字
注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各利案食當作人陳云各利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可補也以意揣之似
當云各乘其時而射利 注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以自救袁本茶陵
本救下有謂此也三字 注左傳曰吳賜子胥屬鏤袁本茶陵本無左字是也 注走追奔獸接
及飛鳥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鱄諸寘劍於全魚中袁本茶陵本無全字 注遂殺闔閭
袁本闔閭作王僚是也茶陵本亦誤闔閭 注上大下小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者字屬上 注犀皮爲之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奉父犀渠案父當作文各本皆譌此所引吳語文今本犀下有之字疑亦脫也 注考工記
曰越鐵利可以爲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皆節理解落也袁本茶陵本無落字 注陳
王卒袁本茶陵本王作士是也 注鐸施號令而振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一校千二
百九十六四袁本茶陵本無一字是也案此節鄭注而引之乃五種合之數尤所添甚誤 注狼䑗人夜鼾
金知其良不袁本茶陵本無人夜其不四字 注又有象林郡縣案又字不當有郡當作縣各本皆誤晉書地理

志云交州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統縣五象林云云可證也 注周禮有巾車官又袁本茶陵本無此七
字 注日月爲常重光謂日月畫於旂上也擶持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有日月爲
常重光謂日月重光也十三字 注不能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列女傳曰至下故號之袁本茶陵本無
此二十三字 注染絲織鳥畫爲文章置於旌旗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三字作鳥爲章也四字 注
袀同也案當作袀服皁服也各本皆涉五臣謂下同服而脫誤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引賦此注云袀皁服也可證但彼袀下仍
當有服字耳 注騏馬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轂騎煒煌袁本茶陵本煒作熠案此蓋亦尤改耳 注謂
張網周遍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瑣結下至言不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注䟤兔網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周易曰何校易下添略例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禦禁也謂因沅湘
爲藩落也袁本茶陵本禁下有苑字無因沅湘三字 猿臂骿脅袁本茶陵本猿作猨骿作駢案此尤誤改也 注
骿脅今駢幹也骿駢通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鷹瞵鶚視言勇士似之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犬擴不可附也案犬擴當作獷犬各本皆倒今說文獷犬獷獷不可附也蓋善節引 注說
文曰瞵下至𥈎音淚袁本脫此注非茶陵本無掘𥈎葬𥈎四音刪也 注尚書曰稱爾干案尚上當有善
曰二字各本皆脫袁本茶陵本干下衍戈字益非又此節注二本無佻他弔切又步寸切兩音刪也 注史記曰荆軻怒
髮直衝冠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熛火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鳥擇木而棲五字 注故云
鳥不擇木獸不擇音袁本無此十字茶陵本有案袁本有脫誤茶陵尤所補亦未是 注麋大麋也桂
林有麋茶陵本二麋字作麇袁本亦作麇案各本皆非也當作麑 注如馬 又注鋸牙 又注能食虎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猱似猿奴刀切挺音亭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二本刪音也似猿二字尤
增 注一名雲白案白當作日各本皆譌羣書或言運日或言暉日或言鴆日運暉鴆與此雲皆同字 注左氏傳
曰下至豹走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覽將帥之拳勇陳云據注拳當作權案所說是也善注毛詩曰無拳
無勇拳與權同謂引詩之拳與此賦之權同也疑五臣以此改正文爲拳但於注無明文耳 與士卒之抑揚何校抑揚

改揚抑陳云抑叶韻各本皆同蓋倒也注言吳之將帥皆有拳勇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又此節注茶陵以下多脫不具論注女六切拉頓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二本刪音也下四字尤增注捭兩手擊絕也袁本茶陵本無絕字注靡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人因爲筒至下而得禽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又此上梟羊善食人下至而後食之二十五字袁有茶陵無注剞亦刲也袁本此下有居綺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應弦飲羽袁本茶陵本飲上有而字案此上自魂褫氣攝下及雜襲錯繆似各本皆有誤今無以訂之也又後文自若此者下及曲度難勝亦然附出於此以俟再詳注周章謂章皇周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踶跋促遽皃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雜襲至下澤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王逸曰豐隆雲師也茶陵本有此八字袁本無注春秋元命苞曰日月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迴靶乎行邪睨袁本茶陵本無邪字案此蓋尤取西京賦之遷延邪睨改行爲邪仍未去行字而兩有行邪耳注說文曰艘至下船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船上下四方施板者曰艦也袁本此十一字作艦大船也四字茶陵本此節注多脫槁工檝師袁本茶陵本槁作篙注同案尤取方言改篙爲橋而又譌成槁也注昔吳王至下後爲神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弋繳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鱺鱨魦案鱺字誤也劉善皆無注袁茶陵二本下音所買西京賦鱺鰋鮋鮓注云纚網如箕形狹前廣後善曰纚所買切蓋此賦字本與彼同故善不更注所買卽善音二本割裂入正文下尤删削之善音失舊每如此也又江賦云筩灑連鋒善引舊說曰筩灑皆釣名也灑所蟹切彼灑亦卽纚也或爲網或爲釣說之者有不同耳可證鱺字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筌捕魚器今之斗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攙搶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上直魚生一袁本茶陵本魚作巽一作三是也案生當作九各本皆誤注言微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鰝大魚鰕音遐案魚字不當有鰕屬上讀袁本茶陵本無鰕音遐三字乃删音而誤於衍字絕其句也又上鮐下鮚兩音二本無亦删注又曰鼊兼有也案又當作說文二字各本皆脫誤注其釣惟何袁本茶陵本惟作伊案此尤改非是注善曰家語曰袁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下茶陵本亦無但移此下楚昭王云云入後善注中而依家語改其文大誤注使問孔子

袁本無使字是也注可剖而食之袁本可作令是也注得此鳥魚袁本茶陵本無魚字案此尤補也下注失其鱗翼也失上似各本脫亡字注戰國策曰袁本戰上有善曰萍實見家語七字案有者最是茶陵本亦有善曰但改萍實見家語爲家語楚昭王云云大誤說在上注蛟螭龍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不出之也袁本茶陵本之下有珠字注善曰回淵水也案當作善曰說文曰淵回水也各本皆脫誤魏都賦回淵灌善注可證也注大龜也至下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潛隱之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案此尤所添最誤劉注眛冒也與目不明之眛迥不相涉又於賦文義難通門撥切一音乃尤幷添不在善音二本删之例注徇求也襲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但當有善曰二字觀下注可見袁茶陵作劉曰劉卽善字之誤也注風初貌案初當作利各本皆譌注太湖在秣陵東湖中袁本茶陵本在秣陵東四字作也字湖下有水字注軍所以討獲曰實袁本茶陵本作軍實所獲也五字注鍾儀在晉使與之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允繼也至下任南樂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吳歈蔡謳袁本茶陵本歈作愉是也注翕習容裔至下容與閑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詩曰唱予和女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坻頹崩聲也至下因爲隴坻之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匏巴鼓琴袁本茶陵本匏作瓠是也注鄗曲也袁本茶陵本無鄗字注汁猶慳也茶陵本慳作叶是也袁本作叶猶汁也誤注魯陽揮戈而高麾何校揮改援案以揮麾文複言之蓋是也各本皆誤耳注楚辭曰日吉兮辰良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楚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與韓遘何校遘下添難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良辰之所以覺也袁本茶陵本也作速是也注以適己之感觀也袁本茶陵本觀作歡是也注執玉帛而朝者袁本茶陵本無而朝二字注先王謂舜等也信讀爲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與齊晉爭衡至下號孫子兵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案無者最是上文起軍下文北征四字爲句盡晉亞之皆引吳語又五十五字在其閒誤甚矣可見凡增多者之決不當有也注晉惡之袁本茶陵本惡作亞是也注叔孫通列傳曰至下猶世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如童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山言此人等仙如蟬之脫殼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槁葉落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袁本茶陵本無而字其下有象字案此尤添刪之觀下文偶句蓋是也詳劉注
云象類者解上文比焉之比非正文有象或誤認而衍之耳注書曰舜南巡狩陟方死袁本茶陵本無此九
字有善曰二字案二本最是注子宅湫隘袁本茶陵本隘作阨茶陵脩改亦作隘案此蓋劉引自作阨注帝王
居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而與夫檮木龍燭也袁本茶陵本檮作尋注同案此蓋亦尤改之耳而與
桎梏疏屬也袁本茶陵本與下有夫字案此尤本脫耳注適爲夫子時也袁本茶陵本爲作來是也注
莊子曰有繫下至懸絕曰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亦如此也善曰袁本茶陵本也下有
确薄也三字善注末無此三字是也謳詭之殊事袁本茶陵本謳作嶇注同案此蓋亦尤改之耳注輪已崇則
人不能登也輪已庳袁本登也輪二字作升字二已皆作以案袁本是也劉引自如此茶陵本與此同皆取考工記
改之耳注不委細之意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粗謂賓言其梗槩案謂當作爲各本皆誤陳
云別本爲今未見注梗槩粗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卷六〇魏都賦〇注魏曹操都鄴下至以魏都依制度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節注是也
案此二本亦尚未竄入其并非五臣注更明左太沖茶陵本此下有劉淵林注四字袁本無案各本皆非也當有張載注三字
何云前注張載爲注魏都陳云賦末善曰張以儱先朧反二云云則知卷首本題張孟陽注與前合後來誤作劉淵林耳所說是也袁茶陵
賦中每節注首劉曰皆非蓋合併六家時已誤其題矣注爾雅曰權輿袁本茶陵本無爾雅曰三字注劇秦
美新序曰案序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
楊雄交州箴曰袁本茶陵本無交字案漢書曰作州箴餘所引有某州箴者疑皆後人所添而此爲是也注杜篤
通邊論曰親錄譯導綏步四來袁本茶陵本無通錄四來四字案尤校添之也以中夏爲喉
不以邊垂爲襟也袁本茶陵本喉下有舌字襟下有帶字案詳注皆不當有二本非又襟依注字善作衿蓋五臣襟而
各本亂之注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袁本茶陵本而作又不無於字注莫不貢職袁本茶陵本貢

職作來貢案尤校改之也注漢書曰單于下至百蠻貢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而徒務於詭
隨匪人茶陵本人作民二云五臣作人袁本作人無校語案民字是也尤以五臣亂善又并注同於匪民亦改人皆非注詭
隨匪人言詭善隨惡袁本茶陵本詭隨匪人言五字作徒務於三字注詭隨詭人之善隨民
之惡袁本茶陵本無上詭隨二字惡下有者也二字注言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小劍戊去大
劍袁本茶陵本無戊字案此尤校添戊字而譌耳注蹶敗也善曰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案有者非也注名
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袁本茶陵本無下赤縣神州四字注崑崙謂東南
袁本無謂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于時兵所圍繞袁本茶陵本繞作也是也注臣今見宮中荊棘
袁本茶陵本荊上有生字注宮室深邃之貌袁本茶陵本無宮字注沈長含切袁本茶陵本切作反案反
字是也凡善本云反合併以後改爲切其僅存者皆不當改也注廣雅曰煨燼也烏壞反廣雅曰煨
煙也案此有誤也考廣雅並無煨燼也又其下不當又云廣雅曰各本皆同無以訂之唯釋詁云煨煴也下煙必煴之誤注又
曰矢鋒也陳云矢上脫鏑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牢落下至翩連緜以牢落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亦獨讎麋之與子都袁本茶陵本獨作猶案猶字是也尤誤注色如漆赭袁本茶陵本無赭字注
子都美丈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二山名已見上文袁本茶陵本無已見上文四字案二
當作三各本皆誤則霜露所均茶陵本均作鈞云五臣作均袁本作均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尤蓋以五臣亂善注
則爲明主也袁本無爲字是也茶陵本無上左傳至此脫注善曰史記袁本茶陵本作劉曰當魏襄王時案
二本最是當魏襄王時者上數所賦以前也尤改誤又二本每節首有劉曰於此例當去改爲善曰更誤注蘇秦說魏襄
王曰袁本茶陵本無襄字注南有陳何校陳下添留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潁川舞陽郾許鄢樊
陵袁本茶陵本無樊字案無者是也川下當依漢志補之字各本皆脫潁川郡也舞陽以下皆縣也潁川郡屬縣有鄢陵尤添樊字於
其間甚誤注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何校都改郡易下添陽字是也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之廣平郡易陽縣也陳
云別本都作郡今未見注涓水蕩其胸案涓當作清各本皆譌注閟宮有洫袁本洫作侐茶陵本亦作

泣案血是也注蒼頡篇斥下至廣大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授全模於梓匠袁本
校語云善作令模茶陵本作全模校語但云五臣作謨案尤所見與茶陵同注無明文未審善果何作注謀龜謀筮袁本
茶陵本作尚書曰謀及卜筮案蓋各本皆非也載注但當有謀及卜筮四字下文善注首尚書曰謀及卜筮七字茶陵本無非也袁有是
也如下節載注陂傾也善注鄭元禮記曰陂傾也可以例此注以避燥濕袁本茶陵本燥濕作溫涼案此尤以今荀子校
改之孟陽引不必同改者未是注又曰偈取也子軟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詩定之方中
袁本茶陵本詩下有云字是也注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六字注西京賦袁本茶陵本西上有西都賓曰抗應龍之虹梁十字注又曰疏龍首以抗殿袁本
茶陵本無此八字案彼賦龍首與此夐然不涉尤增多誤甚注謂畫為龍首於椽袁本茶陵本無畫於椽三字
暉鑒抉振案抉振當作怏振注同各本皆譌怏振見甘泉賦太沖用其語彼不誤可證也階隮嶙峋案隮當作楯善
引應劭上林賦宛虹杝於楯軒句注可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階隮階道上處蓋五臣改為隮而各本亂之茶陵本并善注中
字亦改為隮大誤注深黑色也袁本茶陵本無深字黑字注抵鍔嶙峋茶陵本抵作柢袁本與此同案各本
皆非也當作坻注德陽殿賦曰何校德上添李尤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西京賦曰下至若雙闕
之相望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內朝所在也袁本茶陵本所在作存案此尤改也注蔡雍陳留
太守頌曰袁本茶陵本蔡上有元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十六字案有者是也尤誤脫去注漢書音
義如淳曰袁本茶陵本作如淳漢書注曰案此亦尤改也蕙風如薰何引潘校薰改惠案所校是也善注可證袁茶
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蕙香草是五臣改為蕙而各本亂之注聽政殿聽政殿門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聽政殿
前四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聽政殿前聽政闥十字為一句注聽政門前升賢門案上門字當作闥下節注云升
賢門內聽政闥外與此相承接各本皆譌注崇禮門右順德門案崇禮門三字不當有乃誤複上文各本皆衍注
顯陽門前有司馬門袁本茶陵本無顯陽二字注閣守門也下至守王門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一字注音此禮切下至惠風橫被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邊讓帝臺賦曰何校帝改章華

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聽政闥向外袁本茶陵本無向字案無者最是四字為一句注宣明門內升
賢門升賢門外案升賢門三字不當重宣明門內四字為一句與上之升賢門內下之顯陽門內句例同也升賢門外四
字為一句與上之聽政闥外下之宣明門外句例同也又袁本上升賢門下有而字茶陵本有內字何校云然此四字疑衍陳同是矣
注禁中諸公所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始置侍中中尚書袁本茶陵本無下中字
注幕人掌幄帟袁本茶陵本作帟人掌幄案當作冪人掌幄此無取帟也尤改未是丹青煥炳袁本茶陵本煥
炳作炳煥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今無以考之也注咎繇薦舜曰何云薦疑作謩陳云當作謩是也各本皆誤注周
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
袁本茶陵本名作處紀作緣案此亦尤改也注文藻頌詠也袁本茶陵本頌上有而字亢陽臺於陰基
袁本茶陵本臺下校語云善作高案此以五臣亂善非注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
皇袁本茶陵本無上有字不重園字注既滋蘭之九畹袁本茶陵本無既字之字注莊子曰袁本茶陵
本子作周案二本最是此稱莊周舊注例也若稱莊子善注例也餘舊注誤者準此不更出注流沫三十里黿鼉
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袁本茶陵本二作四無魚鱉二字注有屋一百一間袁本茶陵本有上有
銅雀臺三字是也注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此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尤校添者是也蓋依水經濁漳水注
凡二本之誤多不具論唯此等經尤延之而改正讀者所當知故詳出之注百四十五間袁本茶陵本四作三案水經注
作四尤依校改注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袁本茶陵本上上有冰室臺三字室三臺作三室案尤校改者是也
水經注云上有冰室詳賦云下冰室而沍冥上字必皆下字之譌注為徑周行此四字袁本茶陵本無案二本脫也注
魯靈光殿賦曰下至似紫宮之崢嶸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注魯靈光殿賦曰
袁本茶陵本賦下有注字注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案此當作此鳳之住有定向七
字為一句而鳳無一方五字為一句各本皆誤絕不可通今訂正之注眸眸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班固
西都賦說臺曰袁本茶陵本無說臺曰三字注彌望得意之謂也袁本茶陵本得意之謂作意之

得注若春升臺之爲樂焉袁本茶陵本無春字注晷漏漏刻也袁本茶陵本下漏作之又也下
有西上東門北漏有刻屋也十字案有者是也尤誤脫去上東當作止車前注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袁茶陵止車皆作上東
考水經注說長明溝南逕止車門下然則上東非也此亦當同彼矣屋當作室注晷景案景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樂
汁圖曰案圖下當有徵字各本皆脫注服虔甘泉注曰何校泉下添賦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隆廈
重起案廈當作夏載注引詩夏屋善必與之同蓋五臣廈而各本亂之下文廈屋一揆亦如此注寇俠城堞袁本茶陵
本無堞字案此尤校添也注毛詩云夏屋渠渠袁本茶陵本無毛字案無者最是此稱詩舊注例也若稱毛詩善注
例也其有不合者非餘各本皆誤者準此不更出凡劉淵林張孟陽諸人之注皆未必是毛詩觀下膴膴坰野句注即可知矣注廣
尋長五十步袁本茶陵本無長字案此尤校添也蒲陶結陰茶陵本蒲下校語云善作捕袁本無校語案此尤改
未必是也袁本載注字亦作捕然則所見與茶陵同失著校語耳尤并注改作蒲非蒹葭贙袁本茶陵本贙作贙注同是也贙俗
字耳廣韻所謂倒一虎者非是矣若咆渤澥與姑餘案渤當作勃載注引楊雄曰勃澥之鳥善必與之同蓋五臣渤
而各本亂之注江池清籞袁本茶陵本江作淵案尤依東京賦改淵作洪而又誤其字耳注方四十里袁本
茶陵本里下有耳字案此尤依今孟子改也下同注殺其麋鹿者袁本無鹿字茶陵本有注爲阱於國
中袁本茶陵本無於字注鄭元周禮注下至大波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隨波之貌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飛而下曰頏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二本脫而尤添之是者注今鄴下有十
二墱天井偃案偃當作堰水經濁漳水注有天井堰可證也各本皆誤注分爲十二墱袁本茶陵本墱下有
者也二字注界也埒畔際也案上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界埒畔際也五字爲一句注賈逵國語曰
案語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注河渠書袁本茶陵本作史記曰案此尤改也注漢書曰袁本茶陵本作
又曰案此尤改也注終古瀉鹵兮袁本茶陵本瀉作寫案寫乃舄字之譌尤改未爲是也注蒔更也袁本
茶陵本更作植立二字是也注郭璞曰謂更種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鄴城內諸街袁本
茶陵本鄴上有言字街作衢案此亦尤改也注有赤闕黑案黑當作里各本皆誤有赤闕里四字爲一句注謂之

倚郭璞曰石橋音江袁本茶陵本作謂石橋也四字案以四字爲一句二本最是載注不得引郭景純爾雅尤增多一
甚誤注侍中尙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亦尤添也侍中
至謁者在前符節謁者劉注中此無取其事蓋皆未是也注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
陽南入此十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此蓋二本脫注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
大邸袁本茶陵本南作東案各本皆有誤此節賦邸注必說邸可知然則當作鄴城東有都亭邸爲一句東城下有都道爲一句道
北有大邸爲一句尤改東爲南欲以通之而彌不可讀今訂正此賦前注有北城下後注有西城下可證此之東城下也注秦舍
相如廣成傳茶陵本城作成是也袁本亦誤城注輟止掇古字通案止下當有也輟與三字各本皆脫
侈所覜之博大袁本茶陵本覜作眺注同案此疑太沖自用眺字故善以爾雅眺解之眺即覜耳善引書之例有如此者
尤延之因爾雅作覜改未必是也注達已見上章案達當作逵下同各本皆譌注聽賣買以質劑
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財以工化案財當作材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材袁本作材詳載注善注並作材但傳寫
誤作財也注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成平也市者袁本茶陵
本無也字注舜居河濱器不苦窳袁本茶陵本無舜居二字注淑清穆和之風既宣袁本
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優渥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是也又茶陵刪此上女龍切此下然皆非注是謂賨布
廩君之巴氏出嫁布袁本茶陵本賨布廩君之作廩君之賨案此尤校改也蓋據後漢書南蠻傳縵胡之
纓案縵當作漫袁本茶陵本載注中字作漫此并改作縵非其五臣銑注中字作縵然則乃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今莊子作曼釋文
引司馬彪云曼胡之纓謂麤纓無文理也漫曼同字可借爲證注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袁本茶陵本無立字注
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二本有脫考楚策尤所添亦未是注庶士有
揭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最是陳云注必有誤未悟爲增多耳刷馬江州案刷當作唰注同載注引唰嗽
爲注是其本作唰善必與之同五臣向注作刷云乃洗刷兵馬二云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善赭白馬賦曰刷幽燕注引作刷必太
沖集別本與張孟陽注者不同此之謂各隨所用而引之善固已自舉其例矣振旅軥軥案軥軥當作輷輷善注有眴文其云

今爲輷字音田者猶西京賦注之今並以亘爲垣耳五臣因此改故正文下有田字音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集韻轟字重文有輷卽本
此亦可證載注善注兩見輷輷皆同注庖丁爲文惠君屠牛袁本茶陵本無君字案下文兩云文君疑此本亦云
文君耳注建安二十五年袁本茶陵本無五字案此尤添也注剋默韓暹楊奉之專用
王命也袁本默作黜是也茶陵本亦誤默注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袁本茶陵本無之屬二字是也
何校表改琮陳同各本皆作表或此本云表耳注北羈單于于白屋案于字不當重有各本皆衍說見後九錫文下
注兵事以嚴終也袁本茶陵本兵作無終作衆案此亦尤改也注韋昭注曰東山阜落氏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楊雄上疏曰下至西都賦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六字案二本以上漢書下接
曰祲威盛容當有脫尤所添但亦未是注刷猶飲也所劣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伐弱燕袁本
茶陵本燕作韓是也注毛詩曰喪亂既平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下周公攝政陳云上脫引書名是也各本皆同
無以補之豐肴衍衍何云衍衍據善注當作衎衎陳同案所說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衍或各本亂之注
有東鯷人袁本茶陵本無東字案此亦尤添也注蒼頡篇曰槖財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善注以
約小兒於背上句下有蒼頡篇曰槖財貨七字是也注楚辭小招魂曰茶陵本無魂字袁本無曰字案茶陵是也小招
者對大招之言也注其南者多也袁本茶陵本多作分是也注高張四縣下至毛詩曰袁本茶陵
本無此二十二字案二本以上漢書曰下接夜未央當有脫尤所添但亦未是注又曰采蘩祁祁袁本茶陵本無此六
字注毛詩曰湑案詩當作各本皆誤萇注沛酋之也案沛當作泲各本皆譌冒六莖袁本茶陵
本六莖作六英五莖二云善無六英二字何云以韶夏例之當作英莖陳同案其說是也各本皆非注昔秦穆公袁本作昔
繆公言茶陵本作昔繆公嘗言案蓋袁本是也注嘗如此下至甚樂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簡子寤
曰袁本茶陵本寤下有之字案依趙世家訂之疑語字之誤注禮記□曰袁本茶陵本空格作注案此初與二本同衍而
脩去之也注天子獵之田曲也袁本茶陵本無獵之曲三字案無者是也東京賦善注引作天子之田也可證尤誤
添注孟子夏諺曰袁本茶陵本子下有曰字注方銎斧也袁本茶陵本無銎字案此尤添也注楊
雄太元經曰袁本茶陵本無經字注文備於大和下至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
初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案疑此乃記三國志注文於旁尤取以增多而又有譌誤也注顯道而神德行茶陵
本無而字是也袁本亦衍注丁步也袁本茶陵本步上有小字是也注應劭漢書曰擾音擾何校下擾
字改柔陳同又云書下當有注字是也各本皆脫誤注詩曰方叔莅止下至儼然元墨此二百七字袁本茶
陵本無案此初無與二本同脩改添之蓋無者脫而尤得之計當時存本尚衆或有不失善舊者惜尤延之未能精擇每誤取增多若準
此條固無嫌耳何校改宅山阜猥積爲宅心知訓陳同又讎校所爲讎校者也句亦有譌無以正之注論語曰君子尊
於言而厚於行此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案蓋二本脫注讎校下至漢書音此三十一字袁本茶陵本
無案蓋二本脫又案若怨家相對下當有爲讎二字注大篆也袁本茶陵本大上有作字注毛詩曰赫赫師
尹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何云下以爲二字傳寫誤加陳云道洪化隆中閒不
當有以爲二字案所說是也各本皆非注及前王踵之武案踵之當作之踵各本皆倒常山平干袁本
茶陵本干作于注同案二本是也注謂適生生之情袁本茶陵本適作通情作精案此亦尤改也注在廣
平沙縣袁本茶陵本沙作涉案二本是也晉書地理志廣平郡有涉縣可證注溺而不反精衛陳云反下當有
化爲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自言父甘見俗袁本茶陵本甘作世是也注後辭入碣水中袁本茶陵
本碣作碭案此亦尤改也注在曲周市上袁本茶陵本周作州下同案此亦尤改也注抵飛貌案抵字當重有
各本皆脫注趾躍躚袁本茶陵本無躚字案此尤改躍爲躚而兩存也所引貨殖列傳文今本云跕屣漢書地理志作跕躧顏
注躧字與屣同是趾躍二字乃跕躧二字之誤注比歸數百里袁本茶陵本無數字注臣瓚曰跕爲躧
案此當作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各本皆脫絕不可通依漢書顏注引如此也注閉門不出容案容當作客各本皆譌陳
云別本客今未見注水出洹汲郡案水出洹當作洹水出各本皆倒注夠多也袁本此下有古侯切三字
是也茶陵本脫此注非判殊隱而一致何校判殊改殊顯案以判殊意複言之蓋是也各本皆誤耳注知言
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案此皆誤也當作知言之

選爲一句選擇采也爲一句謂屢變而還復舊貫爲一句則知言之擇采爲一句各本譌舛絕不可通今訂正 注謂爲系辭
同音 案音當作旨各本皆誤 注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 袁本茶陵本無及字 注故諸侯歌
鍾析邦君之肆也 陳云諸侯當作謂之袁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非 注無乃不可加乎兵 案乎
兵當作兵乎各本皆倒陳云別本兵乎今未見 注說文曰搦按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張儀張祿 袁本
茶陵本句上有則字是也案此尤本脫 注張升及論曰 袁本及作反是也茶陵本亦誤及 摧惟庸蜀與
鴝鵲同窠 案鴝當作鸜善注中字作鸜可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字作鴝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 注鍾
會蒭蕘論曰 袁本茶陵本無蒭蕘二字案此尤添之也 注迸散走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詩序
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嬥謳歌巴土人歌也 袁本無謳字是
也茶陵本無嬥字非也 注嬥嬥契契 案嬥嬥當作佻佻各本皆誤陳云別本佻今未見 注一音徒了反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袁本正文下有徒了音茶陵有徒召音疑此或尤取五臣音添非如其餘真善音被刪者也 因長川
之裾勢 何校裾改据注同案所校是也善据五臣裾此及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皆有明文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 注
拘束其民 袁本茶陵本無拘字 注闚闟望尊位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而能約制其
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勢 袁本茶陵本無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八字案此節注各本皆有誤今無以
正之尤所添非 建鄴則亦顛沛 袁本茶陵本鄴作業是也案此尤本誤也前吳都賦注中亦有業作鄴者放此不更出
注微子將□朝周 袁本茶陵本空格作相案此與二本同衍而脩去之也 矆焉相顧 陳云矆當作愯注同
案所說是也袁本茶陵本云善作愯載注春秋傳曰駟氏愯各本作駟氏愯懼甚誤說文心部愯下引左氏駟氏愯集韻二腫載愯愯悚
三形愯字即本此可爲證也尤以五臣亂善非又二本載注云云亦誤與此同於其校語不相應甚非不更出 ⿰目條焉失所 案⿰目條
當作䁥善䁥五臣⿰目條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說見下 注說文⿰目條失意視 袁本⿰目條作䁥茶陵本亦作⿰目條案䁥字最是也所
引目部文依此是善自作䁥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乃作⿰目條茶陵尤因正文之誤并改此注甚非 注而髓切 袁本茶陵
本而上有并字是也 注說文曰惢心疑也亦而髓反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賀清狂不

慧注 袁本茶陵本無注字 注恐皇輿之敗 袁本茶陵本敗下有續字案續之譌也尤刪非 注音義曰躅
迹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下也字屬上 過以侊剽之畢慧 袁本茶陵本侊作洸注同案此尤延之依今方言改洸爲
侊也今方言剽作僄仍未改洸剽與侊僄同字孟陽在景純之前其所見方言蓋爲洸剽太沖讀方言蓋亦爲洸剽耳尤改非 注王
弼周易注曰 袁本弼作肅茶陵本亦作弼案肅字最是陳云今本周易王注中無此文乃未知善固引肅注耳 注不
與聖人之憂 案不與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詩推度客曰 案客當作災各本皆誤 注太史書
曰田敬仲世家傳曰 案書上當有公字下當無曰字又家下當無傳字各本皆誤以此推之疑凡載注皆稱太史公
書今多失其舊也 注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最是也在二
本所載五臣向注中此以五臣注竄入載注甚誤

文選考異卷一

原书空白页

文選考異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七〇甘泉賦〇注蜀郡成都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成都二字注明日遂卒何云據班書非新論本然也今案此蓋卒字有誤文賦注引新論作及覺病喘悸少氣或卒當作病注如雍時物袁本茶陵本無物字

詔招搖與太陰兮茶陵本云太善作泰袁本作太用五臣也漢書正作泰其相膠轕兮案轕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轕各本亂之漢書正作葛羽獵賦從橫膠轕漢書作轕善及顏皆音葛此及彼皆同漢書耳猋駭雲迅茶陵本云迅善作訊袁本作迅用五臣也漢書正作訊注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陳云別本兩霧字並作霿案今未見考爾雅釋文霿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善引郭或作而讀亡公反也注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令帝閽開閶闔而望予案令上當有吾字開下當有闢兮倚三字各本皆脫注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有或作嫢三字乃校語錯入注注弁欄椶也袁本茶陵本欄作閭是也注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有往往作逴四字乃校語錯入注注林木崇積貌也案林當作材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譌魂眇眇而昏亂袁本茶陵本魂下有魄字云善本去魂作魄固案漢書作魂固蓋善自作魂固袁茶陵所見魂作魄者非尤本誤涉五臣脫固字益非注軮袁本茶陵本軮軋作坱圠下軮軋無坱同案二本是也正文善坱圠及音皆可證注善曰春秋下至太一之精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洪臺崛其獨出兮茶陵本云崛善作掘袁本作崛用五臣也漢書正作掘注其景皆倒在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曰絕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有在下二字注孫炎爾雅曰何校曰上添注字是也陳云別本有注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案劭下當去曰字各本皆衍注敦徒昆切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和氏玲瓏袁本作瓏玲二云善作玲瓏茶陵本云五臣作瓏玲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陳云漢書作瓏玲此韻脚不容同異當乙其說是矣凡袁茶陵皆據所見爲校語非必善眞如此每有牴牾詳見各條下注玲瓏明見貌也亦當乙漢書注可證太元法言皆有瓏玲亦可互證法言玲作瓏同字也注善曰駢列也袁本無列也二字有已見上文四字案尤本此處脩改必初刻同袁本謂駢猶併也已見上注也茶陵本複出之亦可證所改之非注而曳颺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若登高眇遠亡國袁本眇下有而字遠下無亡國二字云善正文作登高眇遠亡國茶陵本云五臣作若登高眇而遠陳云漢書無亡國二字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應劭曰當以亡國爲戒者但說賦意非舉賦文也傳寫善本因注引應而誤添正文又五臣衍而字漢書亦無注又蘷衆移楊也案衆當作聚漢書注而移楊蘷聚也可證陳云別本聚注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肸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長門賦曰下至蒿蘄似槀本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倕汝作共工袁本茶陵本倕上有咨字無作字注雖使仙人行其上案行上當有常字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脫函甘棠之惠袁本茶陵本云惠善作恩蓋所見不同也漢書作惠吸清雲之流瑕兮茶陵本吸作噏云五臣作吸袁本作吸用五臣也漢書正作噏風縱縱而扶轄兮袁本云縱善作從茶陵本作從云五臣作縱案茶陵是也尤誤以五臣亂善非也漢書作從集韻二腫有從從二云從從疾貌或从人上字據此下字據漢書也袁本當云善作從今有誤羽獵賦萃從沇溶五臣亦作縱可互證鸞鳳紛其銜蕤陳云銜漢書作御顏注或作銜俗妄改也今案五臣注作銜有明文善注不見此字或未必與五臣同但無可考袁茶陵二本亦不著校語也皐搖泰壹案皐當作招茶陵本作皐云五臣作招今考漢書作招善與之同故如淳解讀作皐張晏解招如字而兩引之不知者但據如解改爲皐而張解不可通矣袁本作招不著校語可知非五臣與善異所見當未誤注如淳曰袁本茶陵本曰下有招作皐二字案有者是也說已見上尤因所見賦誤招爲皐遂刪此注以就正文失之矣炎感黃龍兮案炎當作猋據善注云言猋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猋火光也云云作猋甚明其五臣注作炎各本亂之漢書作炎則與此不必全同也注吾令帝閽開兮袁本茶陵本無闢字案當於開下添闢字各本皆譌偈棠黎茶陵本黎作棃云五臣作黎袁本作黎用五臣也漢書正作棃案此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注麗光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幽昧之貌袁本茶陵本作離知也三字是也徠祇郊禋茶陵本祇作祗云善作祇案茶陵所見及尤本非也顏注漢書與善此注皆以敬解祇其非異字可知袁本作祇而不著校語所見當未誤靈迉迡兮茶陵本迉迡作棲遲云善作迉迡案茶陵所見及尤本皆非也袁本云棲遲善作屖遲其載善音則云屖音棲漢書作遟遲顏注遟音栖考集韻十二齊有屖遲別無迉字重出其下然則但傳寫誤耳當依袁所見訂正陳云迡

當作逞從漢書校也○籍田賦○注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設
柣柾再重何校柾改柜陳同各本皆譌注壝以委切袁本茶陵本委作季是也注毛詩曰周道
如砥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晉灼漢書曰陳云書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似衆星之拱北辰
也袁本茶陵本無似字晉書無又上句末及輕幰階列離坎發揮下有兮字袁本茶陵本離坎下無餘同案此等或善五臣不同但不
著校語無可考注方駕千駟袁本茶陵本駕作馳是也注應劭曰漢官儀曰陳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
皆衍注后稷播植百穀袁本茶陵本植作殖是也注鄭元曰衡牙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五輅
鳴鑾案輅當作路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路袁本所載向注則作輅蓋善路五臣輅而亂之也晉書正作路注戟車載茶陵
本戟車作闟尤本戟車二字處脩改袁本亦然案此當云闟戟車載戟各本皆脫誤晉書輿服志云闟戟車長戟邪偃向後是其義闟闟
亦同字震震填填案填填當作闐闐各本善注中字皆作闐袁茶陵二本所載艮注則作填蓋善闐五臣填而亂之也晉書
作填與五臣所據同碧色肅其千千袁本茶陵本作芊芊案尤本是也高唐賦肅何千千安仁用其語袁茶陵作芊芊者
五臣字如此所載向注可考彼賦善千五臣芊正有明文晉書作芊與五臣所據同又二本皆脫去善此節注亦非注上空無
祭袁本上作壇案壇字是也茶陵本亦誤上注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鄗邑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三字垂髫總髮袁本茶陵本髮作髻二云善作髮晉書作髻案晉書五臣非也髮字去聲協壽祭諸韻之字魏都賦驟繫騾辮
髮或鏤膚而鑽髮兩見皆然不知韻者改之耳或有謂髻是髮非者誤附訂於此注吾丘壽王袁本茶陵本吾作虞案虞
字是也虞吾雖通但此自爲虞耳豈嚴刑而猛制之哉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晉書無案此尤所見衍惟穀
之卹袁本茶陵本卹作恤晉書作恤案各本注中引尚書字皆作恤或注有譌也注敢用嘉薦何校下添普淖二字
陳同今案當乙下文普淖二字於此而神降之吉也何云吉字後人誤改福字本協今案各本及晉書盡同何因注引左
傳而云然也考賦自四人之務不壹至吉酒嘉粟所用皆質術韻之字福字古音別協職德韻又案西征賦以此句與日室一協夏侯常
侍誄以此句與秩疾卒協是安仁自作吉善彼二注亦引左傳皆是注神降之而不取福字善注如此例者甚多何說非是以孝
治天下袁本茶陵本治作理二云善作治晉書作治案注中引孝經字作理考治字唐諱也李濟翁資暇錄曰李氏依舊本不避國

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作泉及年代字二云是在當時已錯出不一也今全書中經五臣以後迴改者又不少矣皆不
復具論薄采其茅袁本茅作芳二云善作茅茶陵本二云五臣作芳晉書作芳案晉書五臣非也賦文作茅觀善注及上文縮鬯
蕭茅句注灼然可知何二云茅音蒙其說甚是凡茅聲之字協東韻者多矣或乃疑此故附辨之凡晉書此賦與善異者每誤不詳論也
○子虛賦○注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雅當作倉各本皆譌樊恭廣倉見隋志上林賦注引若
踏足貌茶陵本亦譌蒼爲雅也芎藭菖蒲袁本茶陵本藭作芎案注中字作芎考說文艸部营藭香艸也重文芎司馬相如說
营或从弓謂凡將如此史記漢書作穹者假借也字書別未載芎字當是尤延之以改芎爲穹遂成此形耳甘泉賦發蘭蕙與芎藭正文
及注皆誤茳蘺蘪蕪案茳當作江注中江字兩見皆不從艸史記漢書亦作江考上林賦被以江蘺茶陵本二云五臣作茳袁本
無校語蓋此賦亦善江五臣茳而亂之故袁茶陵二本皆不著校語何校改作江據史漢陳云別本作江未詳其何本也注苞蘪
也案蘪當作麋史記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譌下蘪皮表女茶陵本未誤注本或林下有巨字案有當作作謂林下
其字作巨也不云其作巨者因正文有兩其字以此分別之史記漢書及五臣同或本作巨注善曰蓋山之國東
有樹袁本茶陵本蓋上有有字無東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大荒西經文依善例曰下當有山海經曰四字二本仍皆脫注驅
馳逐獸也橈靡也案上也當作正漢書注可證以八字爲一句也各本皆譌注中絶系也袁本茶陵本中
下有心字案漢書注正有此脫注言所在衆多袁本所在下有射獲二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弭猶低也節
所仗信節也袁本無此十字茶陵本亦無案漢書注有之考史記索隱引郭璞曰言頓轡也集解引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
仗信節也善此注引王逸弭案也意謂即上文案節未舒與郭頓轡之解相近無取或云也尤延之從漢書注添未是被阿緆
案緆當作錫注云緆與錫古字通必善作錫故有此語今各本皆作緆者以五臣作緆而亂之遂不可通非也史記漢書皆作錫袁茶陵
弁削善此注益非襞積褰縐袁本茶陵本積作積音積案史記漢書皆作積袁茶陵二本善注中引張揖字仍作積蓋善積
五臣積而音積袁茶陵所見亂之故不著校語尤本獨未誤紆徐委曲何校二云漢書無此四字無者爲勝案以李注引張揖
詳之本無此四字今史記有而集解引漢書音義索隱引小顏孟康似二家史記亦與漢書同並不當有唯五臣向注云紆徐委曲裙下
垂貌蓋五臣較多四字而亂之也各本皆非注故或摩蘭蕙案善正文作靡此摩字誤五臣作摩袁茶陵二本有明文

今史記漢書作摩而張守節正義及顏注中仍作靡靡者古摩字之通用恐亦靡是摩非也若神仙之髣髴袁本茶陵
本二云善無仙字案詳注意善不當有甚明尤本此處脩改添入乃其誤也漢書無今史記亦誤衍并正義所引戰國策末亦贅以仙字誤
之甚矣凡史記與此同誤皆後人所改耳連駕鵝茶陵本二云駕善作駕案注云而因連駕鵝也字正作駕史記漢書亦皆作駕考
駕者鴚之假借左傳槃駕鵝唐石經宋槧本下皆從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相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駕鳥郭注未詳也或曰
駕宜爲駕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行用之袁本正文及注並改爲駕而不著校語又上林賦駕鵝屬玉各本作駕皆誤以五臣亂善
非也西京賦駕鵝鴻鶤平子用駕字是爲異人用字不同之例全書此類極多皆不更著注戰國策更羸曰臣能
虛發而下鳥袁本無此十三字有見西都賦高誘六字茶陵本刪改已見者爲複出故亦有尤本脩改添入未是又高誘二
字屬下不當刪之也注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上袁本無此十四字茶陵本有案尤本
脩改添入未是說在上條注之說是也案之當作文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譌注服氏一說案一當作之各本皆
譌乃欲戮力致獲袁本茶陵本戮作勠案史記漢書皆作戮蓋善戮五臣勠二本所見亂之而不著校語戮勠同字耳
劇秦美新曰戮力咸陽餘同此者不更出注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袁本茶陵本無史記惠二
字注彰君惡害私義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成山在東萊掖縣案漢書注引掖作不夜史
記集解徐廣亦曰在東萊不夜縣考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郊祀志地理志不夜是掖非各本皆譌也注契善計也袁本
此下有契㓞同二字茶陵本無案有者是也
卷八○上林賦○曰楚則失矣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是蓋所見本楚譌爲是也袁本無史記漢書皆作
楚所以述職也茶陵本二云善無也字袁本無校語史記漢書皆有不務明君臣之義袁本茶陵本云
善無臣字史記漢書皆有而適足以甹君自損也案甹當作㝵各本皆譌其字上白下寸在說文巢部今漢書作
㝵亦譌也史記作貶與五臣同注河南穀羅縣陳云河南漢書注作西河爲是案史記正義引亦作西河今漢書地理志
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依文穎此注似其本武作紫也注在縣北案北上當有西字漢書注可證地理志亦可證各本皆脫
注今名沈水陳云沈當作沇詳漢書顏注今案陳說非也當作沇史記索隱引姚氏云今名沇水善全取彼文與顏注此即

今所謂沈水迴異注黃子陂袁本茶陵本黃作皇案史記索隱引姚氏正注作皇皇字是也漢書注亦作皇陳校依漢注
經至昆明池袁本茶陵本無經字案史記索隱引姚氏云注昆明池漢書顏注云經昆明池此尤延之校改至作經因誤兩
存也注周旋苑中也袁本茶陵本周上有言字注善曰楚辭曰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有郭璞曰椒丘
見六字今案當作郭璞曰椒丘見楚辭善曰楚辭曰十三字各本皆脫注馳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
呂切袁本茶陵本無焉且且止也五字袁本有且且二字茶陵本有焉且且三字案各本皆譌當作馳椒丘且焉止息也且音昌呂
切此離騷經文注司馬彪曰畢弗案畢當作滭史記索隱引可證各本皆譌注淈水出貌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字汩濦漂疾袁本濦作㴔云善作濦茶陵本二云五臣作㴔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史記漢書皆作㴔善引韋昭曰㴔許及
切即漢書音正作㴔可知彼載晉灼華給反郭璞許立反史記索隱同諸家無作濦者又各本注中亦譌濦注說文曰漻
清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其形狀而出也袁本茶陵本其形狀作言溢漢書注作言溢溢陳云別本
作言溢爲是注張揖曰其形狀未聞袁本茶陵本無其形狀三字注魠鰔一名黃曰頫
袁本茶陵本無曰字案依漢書注無曰字鰔下當有也字注兩相合得乃行袁本茶陵本無合字案漢書注有蓋尤依
彼添陳云得乃當從漢書注作乃得注隱岸坻也袁本茶陵本坻作底漢書注作底案當以尤爲是即海賦云巖坻之隈者
也二本及漢書注皆傳寫譌耳注常庭之山袁本茶陵本常作重案今本山海經作堂一作常疑善引自異摧萎崛
崎袁本茶陵本摧作推史記漢書皆作推案此尤本之誤注同注振拔也袁本茶陵本拔作收何云下言收斂溪水當從
收今案漢書注史記索隱引皆作拔注隱轔鬱壘茶陵本壘作㠥袁本與此同案下云㠥音壘蓋茶陵本是也今本漢書亦
正文㠥注壘岐誤正同此注郭璞山海經曰何校經下添注字陳同各本皆脫蔣苧青薠案苧當作芧史
記漢書皆作芧各本及注中俱譌五臣作芧云句切大誤又案玉篇芧苧同與此賦之芧迥別彼乃說文所云草可以爲繩者此張揖解
爲三稜三稜類詳見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實異名同不可援以相證決爲譌字無疑注說文曰⿰黍奄⿰黍曷案此曰下有脫也各
本皆同無以補之或因此謂說文有⿰黍奄⿰黍曷非羣書引說文而未見者皆不必今本脫去也注騾驘同案當作驘騾同誤倒也正
文五臣作騾史記亦作騾凡五臣每取善注以改字或取他書皆此類漢書作驘袁本茶陵本刪此注非注中途樓閣閉

陛道案中字不當有史記集解引無各本皆衍青龍蚴蟉於東葙案葙當作箱史記漢書皆作箱善與之同今各
本作葙凡偏旁竹艹每相混耳五臣改作廂非也盤石振崖案振當作裖注同史記漢書皆作裖高唐賦裖陳磑磑善注云
裖已見上林賦彼五臣作振然則此賦亦爲五臣亂之而失其校語也注其處磅磄千仞案此下當有磅磄與旁唐
音義同一句各本皆無蓋脫也盧橘夏熟袁本茶陵本二云熟善作熱案二本所見誤也史記漢書皆作孰善與之同孰卽熟字
楟柰厚朴楟當作亭注引張揖曰亭山梨也蓋善作亭五臣作楟音亭而各本亂之也漢書作亭史記作楟善此賦大略文同
漢書者較多注其實似穀子袁本茶陵本穀作穀無子字案穀亦譌也此字從木不從禾楮也漢書注史記索隱皆云
穀子尤依添但穀字益譌注採木也何校採改採下採音采同漢書注作采音菜注崔錯交雜癹骫蟠
戾也袁本茶陵本作錯相樛也四字考史記索隱引郭璞云崔錯癹骫者蟠戾相樛也袁茶陵二本有脫尤所添改在今漢書顏注
亦未是當作蟠戾相樛也五字注郭璞曰坑衡徑直貌問砢相扶持也袁本茶陵本無問砢相扶
持五字案史記索隱引郭璞云坑衡問砢者揭孽傾欹貌也尤所添在今漢書顏注亦未是或坑衡徑直貌也一句係善注誤連爲郭耳
注英謂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在今漢書顏注蜼玃飛蠝茶陵本蠝作蝙案注中二見下二字不從土漢
書作蝙史記作鸓單行本索隱仍作蝙考集韻五旨鸓下重文有六而不載蠝可證其非袁本正文作蠝注皆作蝙以南都賦互證疑五
臣本之誤而又相亂也注飛蠝鼠也案鼠上當有飛字案漢書注史記集解索隱有陳云別本有各本皆脫南都賦注引
蝙飛鼠也脫上飛字當互訂注在樹暴戲恣態也陳云暴當作共案漢書注史記正義引作共各本皆誤注
說文曰杪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娛遊往來案娛當作娭各本皆譌注引說文娭許其切非娛甚明史
記作嬉娭嬉同字也今本漢書及注誤與此同又見羽獵賦注有似蚪何校引徐七來悙復曰似下脫玉字据漢書注校是
也各本皆脫注龍也無角何校引徐曰子誤也据漢書注校袁本無作有茶陵本亦作無案漢書注作有說文虯龍子有
角者稚讓所本故其廣雅亦云有角曰龍龍卽蚪上卄者角也此注決不當自爲兩解唯王逸注離騷有角曰龍無角曰蚪善彼注仍
之所以各存異說或不知者用彼以改此也注李善曰孫叔者袁本茶陵本李善作鄭元案元當作氏漢書注作氏
最是鄭氏見顏師古敘例臣瓚云鄭德者也注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袁本茶陵本簿鹵作鹵簿是也陳云

別本二字乙河江爲陸茶陵本作江河二云善作河江袁本作江河無校語史記漢書皆作江河注生謂生取
之也袁本茶陵本謂生取三字作抗字案尤所添改在今漢書顏注亦未是抗當作執生執之也四字一句讀五臣向注生生執卽
襲韋可借爲證注絝謂絆絡之也袁本茶陵本無謂絆之三字案史記集解引有此三字尤延之蓋依彼添注司
馬彪漢書曰何校漢上添續字陳同各本皆脫椎蜚廉案椎史記漢書皆作推顏注云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
今流俗讀作椎擊之椎失其義矣考五臣銑注椎謂擊殺其本作椎之明文善既不注此字袁茶陵二本又俱無校語未審何作也凡偏
傍才木每相混注以白羽爲箭袁本茶陵本爲作羽案重羽最是上羽言體下羽言用漢書注史記正義引皆可證注
郭璞老子經注曰陳云此七字衍張氏乃曹魏時人不當引郭語老子又無郭注其說是矣各本皆衍注與元
通靈陳云元當作天漢書注可據今案漢書注譌也史記正義正作元鄭禮記注引孝經說曰上通元莫卽此元字之義注樂
汁圖案圖下當有徵字史記索隱引有各本皆脫注率徑馳去也袁本茶陵本徑作然案考漢書顏注曰率然直
去意或尤改馳爲徑而誤去然字壁石闢袁本茶陵本闢作闢而不著校語案依此善與五臣同作闢也漢書作闢史記作闢
善引張揖漢書注則作闢未爲非恐此是尤延之依史記改前卷及漢書楊雄傳俱作闢字注一曰載民案民當作氏各
本皆譌下有明文漢書注誤與此同淮南干遮何云干史漢作于案善及小司馬皆引張揖漢書注不當有異文蓋今各本作
干並譌耳注皆剛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史記索隱引無集解有尤蓋依彼添注衝激急風也袁本茶陵
本衝上有激字單行本索隱有舞賦及七發注有七命注衝激作激衝脫下激字當互訂注結風亦急風也案單行本
索隱結風下有回風二字舞賦七發七命注皆有依文義有者是也各本此注脫注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
云袁本茶陵本美色也三字作也色二字案也句絕色屬下尤添改失之柔橈嫚嫚案嫚嫚當作嬽嬽漢書作嬽可證也
善注於圓切正爲嬽字作音或五臣誤爲嫚而各本亂之耳史記作嬽亦嬽字之譌徐廣曰音娟嬽卽娟字古人每以同字爲音也小司
馬引廣雅嬽嬽容也今索隱盡作嬛大誤注香氣盛也溫一候切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嫮
以姱袁本茶陵本嫮作姱案此尤校改也注更以十二月爲正何校引徐曰二當作三案所校是也漢書武紀
太初元年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建寅之月爲正也郭取彼事爲義夏以十三月爲正原出緯書不知者誤改之德隆於三

王茶陵本云五臣作皇袁本云善作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史記漢書皆作皇善自與之同傳寫譌耳注鄭元毛詩曰案詩下當有箋字各本皆脫而樂萬乘之侈袁本之下有所字云善無茶陵本云五臣有所漢書有何云萬乘之所侈謂天子猶謂此太奢侈者也今案史記亦有或各本所見脫之○羽獵賦案賦下當有一首二字後每題盡同袁茶陵本無說見前又前第七八後第十三十四十六各卷首子目亦放此東南至宜春何云漢書無東字疑衍案據史文此云南至下云西至又下云北繞又下云頗割其三垂故何云卽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是也其東濱渭則云濱渭而東而已無所開廣亦無所割此句不得有東字但善解三垂爲武帝侵西南東三方以置郡豈所見漢書有東字與下濱渭而東相接連以上林爲不僅有三垂耶然所解實未安濱渭而東案濱當作賓注云濱與賓同音也蓋善正文作賓所引公羊作濱故有此語今各本以五臣作濱而亂之難蜀父老率土之濱注本或作賓可爲此作賓之證今漢書作瀕又異本耳袁茶陵二本無注濱與賓同音也六字誤謂此專發音與五臣濱音賓重複而削去益非不折中以泉臺案折當作制善引韋昭曰制或爲折也是其證矣蓋五臣作折而各本亂之顏注漢書作折卽韋所云或爲耳注魯莊公築臺陳云築下當有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假爲或人之意袁本茶陵本爲下有人也二字各以並時而得宜袁本茶陵本以作亦案漢書作亦此疑尤本誤也注封禪各言異也陳云別本言字在封上爲是案今未見但漢書注如此以奉終始顓頊元冥之統袁本茶陵本無奉字案漢書無疑尤本誤注郭舍人爾雅注曰陳云爾雅郭注與所引不同則知非景純也下文移珍來享句又引犍爲舍人爾雅注今案其說是也爾雅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注二卷見陸氏釋文敘例必犍爲二字各本誤改作郭注落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在今漢書顏注注熒惑法案法上當有執字熒惑或謂之執法見廣雅各本及今漢書注皆脫注使司命不祥案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漢書注無注陽朝陽明之朝案上朝字當作晁此善以朝解晁故下云晁古字同也各本皆譌注杜業奏事曰袁本茶陵本無奏事二字案此文今在漢書霍光傳注中云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轀輬車云云非杜業明甚宋孝武宣貴妃誄晨轀解鳳注所引云云亦在霍光傳注然則當作杜延年奏曰各本皆誤鱗羅布烈茶陵本云五臣作列袁本云善作烈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漢書作列善自與之同但傳寫譌耳又案上文霹靂列缺二本校語亦云然彼漢書仍作列而以應劭閃隙之義求之作烈自通善顏亦不盡同也恐此涉彼而加火注吸喘

息也袁本茶陵本喘作內案二本是也喘字誤跋犀犛袁本茶陵本云善無犀案二本所見非也漢書有尤本獨未譌掌蒺藜茶陵本藜作蔾注同袁本正文藜注蔾案漢書作蒺棃考字書蔾藜二字有分別據此知蒺藜乃變體加艹非借蔾藋字當依茶陵本各按行伍袁本茶陵本云伍善作五案漢書作伍或善作古字也鑿部注軍之部伍也當同此注罼罕也袁本茶陵本罼作畢案罼字是也上荷垂天之罼漢書作畢或善罼五臣畢而亂之尤幷此亦改爲畢未是太元罼格禽鳥之貞用罼字亦可證注應劭曰下時袁本茶陵本無劭曰二字案漢書注有魂亡魄袁本茶陵本下有失字云善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漢書有善自與之同傳寫脫耳陳云上當以徒角槍題注爲句而蹴蹂讋怖魂亡魄失各以四字爲句也注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袁本茶陵本無大血流車四字案無者是也言獸被創過解創淫與輪平也解輪夷卽謂獲獸平輪耳張此解與下引音義迥別尤所添改複沓非是羣娛乎其中袁本茶陵本娛作嬉云善作娛案所見皆非也漢書作娭音許其反說見上林賦娭遊往來下又案上文娭澗閱袁茶陵本亦云善作娛此本獨未譌或尤延之依漢書校正注鄭元曰袪音袪案元當作氏各本皆誤又下注鄭元曰彭咸也之元亦當作氏鄭氏說見上林賦內注願依彭咸之遺制案制當作則各本皆譌陳云別本作則今未見注自彼氐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畢于南庭山袁本茶陵本南庭作庭南案南是也今本漢書注亦誤倒庭陽朱墨翟之徒袁本茶陵本陽作楊注同案陽蓋尤本之譌漢書作楊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爲宋人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卷九○長楊賦○命右扶風發民袁本茶陵本云善無發民二字案今本漢書有蓋尤依之添也注在涇州界陳云涇雍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名豪豪彘也袁本茶陵本不重豪字注郭璞爾雅曰袁本茶陵本曰上有注字注詩序曰下以風刺上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是也注具甘泉賦下羽獵賦已不更出此亦當爾矣注顏師古曰動不爲身袁本茶陵本師古二字作監下再見皆同案此尤本誤改注言有儲畜袁本茶陵本言有作高其是也案今本漢書注與此同誤注而無所圖袁本茶陵本無所字客何謂之茲耶袁本茶陵本無之字尤本此處脩改案今本漢書作謂之茲耶詳顏注云謂茲耶猶言何爲如此也仍當有何字無之字蓋漢書傳寫譌尤延之據添非也袁茶陵二本所見與未脩改正同是矣又案難蜀父老曰烏謂此乎烏何也此茲也乎邪也子雲

好擬相如此亦用彼語不當衍之字甚明封豕其土袁本土作士何云漢書作士案士是也茶陵本作士與尤所見同非也
注應劭淮南子注云案劭下當有曰字子下當衍注字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誤注顏監曰擲舉手
擬也案顏漢書正文字作擲上引李奇音車𢥠之𢥠而解云擲舉手擬之也蓋其字音義與左氏傳乃掀公之掀相近善文選正文
作擲與顏不同別引鄭氏禮記注釋義字林釋音乃所以改顏也傳寫者幷顏注亦爲擲失之矣又蒼頡篇曰擲拍取也八字非漢書注
乃善引以證顏者字亦當是擲也又漢書注擬下有之字此無似亦脫注疏亦賤也字書曰疏遠也袁本
茶陵本作疏遠也字書曰六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誤也注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袁本注末多已見魏都賦五字案袁本是也此亦尤增多之誤茶陵本注末複出魏都賦注云云可爲證
遐眠爲之不安袁本茶陵本眠作氓案此皆非也正文當作萌注當作韋昭曰萌音氓萌人也今作眠音萌誤倒漢書作
萌善自與之同蓋五臣作氓而各本亂之因又改韋注也上林賦以瞻萌隸注韋昭曰萌民也張景陽七命𪗆萌反素袁茶陵皆有校語
云五臣作氓最可證又如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留滯感遺萌亦善萌五臣氓相亂彼二本仍云五臣作氓唯此爲各本所見皆誤故無
校語耳注乾酪母何校酪下添也以爲酪四字案依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脫注顏師古曰何校師古改監各本
皆譌下顏師古曰死則云云同注鹵莽中生草莽也袁本中上有鹵字末無也字是也茶陵本亦脫衍嘵鋋
瘢耆茶陵本云五臣作吮辭兗切袁本作吮案茶陵及尤所見非也蓋此賦有作吮作兗兩本小顏以作兗爲是故今本漢書字如
此善以作吮爲是故最後引服虔云其猶如含然乃訓吮爲含也嘵字他無所見恐是或改吮爲兗而誤成此形耳袁本無校語其所見
善正文自是吮字尤本注末音云吮辭兗切不作嘵亦其一證又臣似校漢書以爲鈗與顏李二家迥異恐屬臆說難以爲證注項
下向袁本茶陵本項作頂案頂是也今本漢書注與此同誤注漢兵深入窮邊案邊當作追各本皆譌莫
不蹻足抗首茶陵本云五臣作手袁本云善作首今案所見皆非也漢書作手羽獵賦抗手稱臣善抗手注具彼下此不更
出非作首也注卒金革之事案卒下當有哭字各本皆脫注帝者得其英華袁本茶陵本英華作
華英是也注言時不常也袁本茶陵本言時作時言是也注古文隔爲擊袁本茶陵本此上有韋昭戛擊
爲括隔乃校語錯入注因正文用五臣戛擊故云然案此云古文者韋所見之古文尚書也意謂隔者擊也耳子雲用括隔漢書及史記

樂書俱有其證楊倞注荀子亦極明晰五臣乃援東晉古文改竄荒陋甚矣宋人校語以括隔屬韋更繆尤本無之是矣注史記
管子曰古者禪梁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射雉賦○注采飭英麗袁本茶陵本飭
作飾是也陳柯槭以改舊袁本茶陵本槭作𢷎注同案此從手木二字並通未審善果何作餘如此者不盡出注赩
許力案力下當有反字各本皆脫注廣雅曰蹶踶跳案踶字當衍跳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譌廣雅釋詁一跳也
條共釋十字有蹶無踶可證注言其矢來疾也袁本茶陵本無矢字案蓋尤校改來爲矢遂兩有也注雉當
不止袁本茶陵本當作尚是也注西京賦曰秦政茶陵本西作東袁本作西案西乃兩之譌也餘注放此者不更
出注埤蒼曰攫地案地字當去各本皆衍因正文云攫地而誤耳又案韻會舉要攫下引說文扟也爪持也今徐鼎臣
本無下二字然則攫卽攫之異文故五臣改正文爲攫亦可證此注不當有地字注夷靡也頹弛也袁本茶陵本無
上也字此處尤本脩改案夷靡乃複出正文不得有也字尤所據添者誤本耳無見自鷩案鷩當作鷩注同徐云鷩音脉字亦
從脉者謂鷩之或體字作鷩也云方言云脉者謂此賦之鷩卽方言之脉也云俗謂黠爲鬼脉者方言注云然也此必五臣用徐注改正
文作鷩後遂以亂善於是賦及注中各本皆不見鷩字而徐爰所云絕不可通矣唯集韻二十一麥載鷩字從脉二十三錫載鷩字從脈
皆云鳥驚視其所據此賦未誤也凡此等全失善舊所宜訂正注皆回從往復袁本從作旋是也茶陵本亦誤從注
言轉騁回旋袁本茶陵本回旋作旋回是也注徐氏誤也袁本茶陵本也作之案之是也謂以文勢言當爲亻
亍而並云亻亍非潘賦本然由徐乃爾耳注風颺雹激茶陵本颺作颮袁本作颺案颮是也又江賦注引此各本皆譌不更
出注埤短也案埤當作庳各本皆譌注故僻除人從案僻當作辟各本皆譌注馮參鞠射
履方陳云射當作躬各本皆譌注於心不覺也茶陵本於作放是也袁本亦誤於此則老氏所誡
君子不爲袁本茶陵本氏下有之字子下有之所二字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但二本無校語今不可考當各仍其舊此類亦未
全出○北征賦○注栒縣有豳鄉詩豳國袁本茶陵本作有栒縣豳國五字案此尤延之據地理志
改補是也注又云文公城郇袁本茶陵本無文字案此亦據志是也我獨惟此百殃茶陵本惟作離
云五臣作罹字袁本云善作離案此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五臣以離是古罹字故從而改之其實班自用離字矣注時亦世

也袁本茶陵本無亦字注秦昭王時袁本秦上有又匈奴列傳曰六字茶陵本與尤同說見下注而得其地
袁本作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十六字茶陵本與尤同案此及上條皆茶陵尤所見非袁本是也匈奴列傳可證遂
舒節以遠逝兮茶陵本無兮字云五臣有袁本有又下文過泥陽而太息兮句袁茶陵二本皆無兮字但不著校語注
傷李夫賦曰袁本茶陵本夫下有人字案有者是也注牛羊下來案牛羊當作羊牛此因正文云牛羊因依
以改注耳凡引古但取義同不嫌語倒善每知此各本皆非寤曠怨之傷情兮袁本茶陵本曠怨作怨曠案注複舉
正文云思君子寤怨曠蓋尤本誤倒不耀德以綏遠袁本茶陵本下有兮字亦不著校語下文隮高平而周覽遊子悲其
故鄉撫長劍而慨息三句同注諸疏遠屬也案諸下當有趙字蒙恬列傳文也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趙字登鄣
隧而遙望兮袁本茶陵本鄣作障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鄣案注中障字三見皆不作鄣疑校語未是注或爲墜
說文曰墜袁本茶陵本二墜字皆作隧案墜是也注聖文文帝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而所載五臣濟注
有之案此蓋尤所見有也注使南越王袁本茶陵本無王字○東征賦○注曹世叔妻者袁本
無者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名昭字惠姬袁本惠下有班一名二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和帝數召入宮
袁本無和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吉日兮良辰案良辰當作辰良此亦引古不嫌語倒各本皆非注禮記曰
下至夏則居橧巢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郭璞曰山海經注曰陳云上曰字衍各本皆譌歷
滎陽而過卷袁本茶陵本卷上有武字案二本非也善引應劭曰卷故號國不云武卷唯五臣向注乃云滎陽武卷皆縣名
今考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卷無武卷五臣讀誤本而望文爲解耳袁茶陵不著善無武字校語失之唯尤本爲未誤涉封丘
而踐路兮茶陵本云五臣有兮袁本有注駐主也陳云主疑止各本皆譌注丘墟下至臣見宮
中生荊棘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尹文子曰袁本茶陵本無尹字注成侯貶號曰侯袁本
茶陵本無下侯字案尤依世家校添注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袁本茶陵本無子嗣君三字案尤依世家
校添注朝魏案朝上依世家當有子懷君三字各本皆脫尤亦失校添也注精誠通於形袁本茶陵本無通字
卷十○西征賦○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

謂之甄袁本易上有周字日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十二字無漢書音義以下十三字茶陵本同唯上注甄已見魏
都賦作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十四字案此尤本脩改之誤也茶陵例以已見者複出尤本袁本俱不然其不當更贅十三
字明矣因此而刪善引易益非注從而悉全陳云從而當作縱不是也各本皆譌匪禍降之自天袁本茶陵
本禍降作降禍不著校語無可考也注爾雅曰辟罪案罪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古□長歌行曰
袁本茶陵本古下有今字案此尤知其字衍脩改去之是也注伉慷傷懷案慷當作慨各本皆譌注鞏洛二
縣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所載五臣翰注有之案蓋尤所見有注毛萇詩曰陳云詩下當有傳字是也各本
皆脫注史記曰帝嚳高辛者袁本嚳作俈案俈是也後注俈與嚳同可證茶陵本亦誤嚳又下云姜嫄爲帝嚳元
妃嚳亦當作俈各本皆誤注能材強道者袁本茶陵本無材強二字陳云別本材作持案考詩箋是持字無者益非注
言武王滅商袁本茶陵本滅商二字作基案基是也注亡王謂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所載五臣向
注有之案蓋尤所見有注東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作主人二字案前注東都賦曰闕庭神麗二本賦亦作主人考今注
中有西都賓東都主人亦有東都賦西都賦疑作賦者皆後人所改注左氏傳曰初下至其亦將有咎此一
百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澡水經注作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尤本
此處脩改未知其爲別本如此抑或有記水經注之異於旁者而尤延之取以入注也注吾嘗無子之時袁本重無
子二字案重者是也尤本此處脩改蓋誤依五臣向注刪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注回邪僻也案僻上當有沴字曹大家
注幽通賦可證彼沴作穴同字也各本皆脫注史記曰趙王下至終不能加勝於趙此一百二十字
袁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史記曰廉頗曰下至引車避匿此四十九字袁
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左傳秦穆公曰袁本茶陵本無秦穆公三字注維猶
連結也袁本茶陵本也作之皐記墳於南陵袁本茶陵本記作託云善作記案此善亦作託但傳寫譌爲記二本
校語及尤所見皆非注晉文公子墨縗經陳云晉文二字當在後杜預曰下公字衍各本皆誤注杜預曰
公未葬案曰下脫字見上注而無反者陳云而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戰于彭衙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字注又曰晉先且居伐秦下至斯三敗矣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案無者是也善明云止
二敗言三未詳更不得有此當是或駁善注而記於其旁尤延之不審取以入注耳考此役秦未嘗及晉師戰其非孟明將而敗無待言
故難數之以足三也於此可知善義例之精矣注封殽尸而還下至用孟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
子其悉雪恥袁本茶陵本恥下有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八字案此一節注皆當以袁本茶陵本爲是也尤所添刪俱失善意
降曲崤而憐虢案注引劉澄之地理書肴有純石或謂石肴今正文未見當引此爲注之處疑曲崤善作石肴也五臣良
注曰曲崤地名或其本亂善耳注又曰攘袂而興陳云又字當作七啓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晉侯使詹
嘉袁本茶陵本無侯字徒利開而義閉茶陵本徒作徙云五臣作徒袁本云善作徙案徙但傳寫譌也注湯曰
陳云別本湯上有周書二字案此周書王會解文有者是但今未見其本耳注而敵之解案敵當作獻王會可證各本皆譌
注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乃宿逆旅逆旅翁要
少年袁本茶陵本不重逆旅二字要作惡注淮南子曰下至陗峻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刻肌
膚之愛陳云刻當作剖是也各本皆譌感徵名於桃園何云園疑作原案何校據善注其西名桃原而云然五臣
銑注云桃園則桃林也疑善與五臣之異但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又水經注河水四引此賦亦作園然則未當改也注卽漢
書全鳩里陳云別本全作泉案今未見戾太子傳是泉字注閺鄉縣東十里鳩澗西何校十下添五
字鳩上添泉字案何校據戾太子傳顏注云泉鳩水今在閺鄉縣東南十五里而添也此注各本盡同未審善有以否注漢書
湖縣名今虢州閺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八字作漢書湖有閺鄉六字案二
本是也但此六字實續漢書郡國志文疑漢上脫續字善以注正文閺鄉尤延之取顏戾太子傳之注湖者添改不知此正文並無湖字
甚非注愬向也案愬當作遡各本皆譌注水側有坂袁本茶陵本坂上有長字案有者是也匡謬正俗所謂過
此長巷者也注漢書楊雄下至料敵制勝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鄭元周禮注曰浸
者可以爲陂灌溉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入鄭都而抵掌案抵當作扺各本皆非也說見前
注毛萇曰戚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陳云下當有戚也案此尤延之添改而仍脫誤外懼西楚之禍袁本

茶陵本罹作離案離是也率土且弗遺袁本茶陵本且下有猶字案此亦無可考也況於卿士乎袁本作而
況於卿士乎矣云善無七字茶陵本作而況於卿士乎亦云善無六字尤本此處脩改乃取五臣五字以亂善非也注漢書曰
下至降軹道旁此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注漢書曰疎廣下至東都門外此六十八字袁
本無因五臣同善而節也茶陵本亦有有者是注青春爰謝案爰當作受此大招文也正文云孟秋爰謝善引此及王逸注
者但取謝字耳其楚詞之春受潘賦之秋爰各自爲義五臣乃改賦作孟春受謝不知岳以仲夏憑軾及此莅職初不改歲何言春乎各
本又因善正文之爰迴改注受字亦爲失之其他篇注誤爲爰者不盡出注尚書曰子思日孜孜袁本茶陵本無
此八字注乘風懸鍾華祠樂案祠當作洞袁本茶陵本作獨亦誤金狄遷於灞川袁本茶陵本灞
作霸案霸是也注中皆作霸注潘岳關中記下至重不可致此三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因五臣同善而節
也有者是注次道南次袁本茶陵本作大是也注臨危下至蘇武也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陸
賈之優游宴喜何校宴改燕案據注引毛詩也其實宴燕同字亦未當改廣絕交論陸大夫宴喜西都注正引此注
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此十一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注胡廣曰案廣下當有書字後
屢引各本皆脫注洞門高廊陳云廊別本作廓案今未見外戚傳是廓字注文成將軍李少翁下至
亦何在也此一節注四十字袁本係五臣良曰下其善注作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大略文成已見上文二十字案此
尤本所見以五臣語當善反失眞善注誤甚幸袁本訂正之但袁文成下尚少五利二字引漢書有當作之爲小誤茶陵本載善注上十
四字與袁同下文成五利悉複出亦非注西都賦曰抗仙掌下至干雲霧以上達袁本無此二十
六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悉複出與此全異亦非注漢書曰武帝作角抵戲下至絡
以隋珠和璧袁本無此三十二字案不當有也善下注所謂餘並已見上文卽指此等耳茶陵本悉複出仍與此不同亦非
注漢書曰武帝下至勒功中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案不當有也說在上條注人情驚懼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傳昭儀等皆慚袁本茶陵本無此大字注漢武故事曰衞子夫
下至悅之袁本無此十九字其善注作衞趙已見西京賦案袁本是也茶陵本有乃取西京賦注而複出也彼全書於善二云已見者

例如此蓋尤所見本亦然而誤依添耳　注廣雅曰鑑照也下至事由體輕袁本無此二十二字案袁本是
也茶陵本有仍與此不同說在上條唯廣雅曰鑑照也六字非取西京注或當有　掩細柳而撫劍案注云方言曰掩止
也掩與揜同蓋善揜五臣掩而亂之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及尤所見皆非　注終不肯行袁本茶陵本肯作可是也注
不聽臣言袁本茶陵本言作討是也　注昭王昭襄王也袁本作暗主昭王也案袁本最是正文云主暗而注
云暗主者如上注云敷教舉兵正文云教敷兵舉之例也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　注杜篤弔比干文曰下至豈
忠諫之是謀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注無償趙王城邑袁本邑作色案色是也茶陵本亦誤邑　注
欲以擊柱袁本茶陵本無柱字　注廣雅曰弃阬也才性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蓋尤所見有
身刑轘以啓前袁本云善作先茶陵本作先云五臣作前案二本與尤所見不同也但各本於注中皆云故曰啓前似善
自作前字也　注國語單襄公曰下至惕覺寤而顧問袁本無此二十三字茶陵本有案袁是也善明
云兵在頸已見東京賦茶陵複出尤增多皆於注末所云不可通　注吾願得郡袁本茶陵本郡上有一字案有者是也史
記文　注地者遠近險易袁本者遠近作有近遠案袁本是也茶陵本作者近遠者亦有之誤　注羽屠咸陽
袁本羽下有因字茶陵本有西字案有西字是也史記文　注漢書曰韓延壽下至莫不流涕此一百十八字
袁本茶陵本無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襄公之應司馬曰夷陳云曰當作目是也各本皆譌　注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案長字當去各本皆衍水經注渭水下所引無可證也　注過聽將作大匠
解萬年袁本茶陵本無解字案無者是也　注張晏漢書曰鞠案曰上脫注字見下鞠當作鞫各本皆譌　注
一曰勤毛萇詩傳注曰勤告也陳云注字當在上張晏漢書下兩勤字並當作勑所引乃采芑二章傳是
也各本皆譌　注左氏陳云下當有傳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王莽奏曰下至故爵稱天子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四字　注始皇南山之巔陳云南上當有表字是也袁本亦脫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　注五柞在
盩厔袁本作五柞已見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複出亦非　注漢書武帝發謫穿昆明池袁本無此
十字正文不另分節　注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下至皎皎河漢女袁本無此二十七字其善

注作並已見上文詳下　注周易曰日月麗乎天下至曙於濛谷之浦袁本無此四十五字其善
注作並已見上文詳下　注三輔黃圖曰下至揭焉中峙袁本無此三十一字正文不另分節　注毛萇
詩傳曰下至牽牛織女象也袁本無此三十一字其善注作餘並已見上西京賦案以上各條皆袁本是也善注
例自如此尤增多茶陵本複出互有不同皆非　注鄭元周禮注曰下至趾基也袁本無此二十六字正文并在
上節案袁本是也　注毛詩曰下至鴻漸于干袁本無此十四字正文不另分節　隨波澹淡袁本茶陵
本波作流案尤此處皆脩改蓋流字是　注毛萇詩傳曰飛而上下至隨波澹淡袁本無此二十七字
正文不另分節　注瀺灂出沒之皃下至唼喋菁藻袁本無此三十二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案皆袁本是
也茶陵本所複出互有不同亦非　志勤遠以極武袁本茶陵本云勤善作懃案此處尤本皆脩改下文心懃懃以卬止
亦五臣勤善懃二本所見是矣　注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茶陵本無也謂品第四字是也袁本亦衍
注杜預左氏傳曰袁本重曰字茶陵本左上有春秋二字案皆非也陳云傳下當有注字　灑釣投網袁本
云善作罔茶陵本作罔云五臣作網案二本所見是也　注郭璞方言曰陳云言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於是
弛青鯤於網鉅袁本作綱云善作網茶陵本亦作網無校語案所見皆非也善作網故引孔安國論語注必子釣而不綱
之注也今并注中二綱字盡譌為網尤及茶陵遂不見綱字袁本又以綱轉屬之五臣全失善意　罹人纙切袁本云善作罹
茶陵本云五臣作纙案各本注中皆作纙疑善自作纙字　注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陳校毛萇傳改鄭元箋案
此節箋文也但善引毛鄭每不甚分別蓋其時傳箋久并故致如此耳陳校悉以為誤而改之當仍其舊他條亦不更出　注獻子
辭梗陽人賂袁本無賂字是也茶陵本刪陽以添賂益誤　注許慎淮南子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七
字　注策杖也袁本茶陵本杖作馬檛二字　徘徊酆鎬袁本云善作鎬茶陵本作鎬云五臣作鄗案各本注中皆
作鄗似善自作鄗字下文惟酆及鄗亦各本俱作鄗　注企佇也陳云企上脫翹字案為正文翹字作注也各本皆脫　注蔡
邕胡黃公頌曰案公上當有二字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所引可證　注參其二也案參上當有莫字皇太子
釋奠會作詩注所引可證今後漢書胡廣傳注及蔡中郎集皆作莫與為二更誤　庶免夫戾何校夫改大陳云別本作大案

何陳所言皆誤夫是大非今各本亦未見有作大者注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陳云才當作杖是也各本皆譌

卷十一○登樓賦○注古雅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末有假古雅切四字案二本是也此音注或為假之假不當移入正文暇字下注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有者蓋誤衍注以上袁本茶陵本作漾以上切在注末是也注漢中山王勝曰陳云漢下當有書字各本皆脫案謂景十三王傳也注對曰凡人之思何校對上添中謝二字是也此陳軫傳文各本皆脫注道德於此陳云德當作得是也各本皆譌注丁達袁本茶陵本作怛丁達切在注末是也注憂勞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刀二字是也注猶怉怛也案怛當作怉各本皆譌此齊風甫田傳文猶者猶上章注於力切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注衞靈公泊濮水案泊當作宿各本皆譌王正長雜詩注引有其證注而聞有鼓瑟者袁本茶陵本瑟作琴案琴是也此韓子十過文又載史記樂書亦是琴字○遊天台山賦○蓋山嶽之神秀者也袁本茶陵本無者字注老子曰天法道下至極之微也此四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此以尤所校添為是注欲言其袁本茶陵本其下有無字案有者是也近智以守見而不之袁本茶陵本智下有者字案二本不載校語無可考也注卑遙袁本茶陵本作卑遙切在注中舉標其高下是也注名色皆赤案名當作石各本皆譌而屬上非也注丁鄧袁本茶陵本作磴丁鄧切在注中下臨絕冥之澗下是也注顧愷之啓蒙記曰袁本茶陵本記下有注字是也注異苑曰天台山石何校石下添橋字各本皆脫注居求又注力鬼袁本茶陵本作居虬切蠝力鬼切在注中木下曲曰樛下是也注道威夷者也陳云別本道上有周字無者也案此脫周字衍者字別本今未見注玲瓏明見貌案玲瓏當作瓏玲此楊雄傳和氏瓏玲注也善取同義不拘語倒其例全書盡然不知者依正文乙轉非也注亡匪袁本茶陵本作豐亡匪切在注中文貌下是也注宁猶積也佇與宁同陳云宁當作貯是也各本皆譌注陽林生於山南案林當作木此地官山虞注也善以陽木注陽林不知者依正文改字非也挹以元玉之膏案挹當作揖乃善揖五臣挹而亂之說見下注挹斟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揖與挹同四字案二本有者最是也善引詩傳挹以注揖故有是語五臣因改為挹袁茶陵皆正文用五臣亂善而不載校語尤本并刪此注幾莫可考甚非注荀粲列傳案列當作別各本皆誤三國魏志荀彧傳注有其證也○蕪城賦○注四言袁本無此二字案無者是也凡四言五言皆詩題下注賦不得有茶陵本亦衍與尤所見同誤或連之於下注集云讀更誤集者鮑明遠集茶陵本於集云上隔以善曰二字則雖衍而未嘗以為四言集也今鮑集正有所云亦可證注登廣陵故城陳云下當有作字案此依集校是也各本皆脫注昭為前軍何校下添行參軍三字陳云當有是也各本皆脫柂以漕渠袁本茶陵本云柂善作弛案二本及尤所見皆非也考善注引廣雅柂引也必作拖字其五臣濟注柂舟具也乃改之使配下句軸耳不當以亂善亦不得謂善別作弛也注中拖字尤茶陵亦誤柂袁本尚未譌可據以訂正注南臨江曰重濱帶江南曰複袁本茶陵本臨下有二字帶上無濱字案二本是也又案據此注似集云重關複江者恐是誤倒何校正文取之非矣孳貨鹽田案孳當作滋注云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善必作滋字故有是語五臣因改為孳各本所見以之亂善袁茶陵又不載校語皆非下文參秦法善參五臣後尤自不誤而二本亦無校語正同此誤注佳刀曰劃茶陵本佳作注案皆誤也當作錐說文如此陳云別本作錐袁本仍作佳亦誤注郭璞曰三倉解詁曰陳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爵馬同轡案爵當作百此因正文云爵馬而誤不知爵字上引大雀踆踆已注訖此但注馬字也各本皆誤注孔子抽琴按軫袁本按作去案去字是也茶陵本亦誤按井逕滅兮袁本茶陵本逕作徑案徑字是也○魯靈光殿賦○注巳軌袁本茶陵本作歸上軌切在注末是也注若炎唐案若上當有粵字各本皆脫注爾雅曰分次也袁本爾作小案小是也茶陵本亦誤爾今廣詁次也條脫此字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陵本此在善注案二本是也尤本上脫去善曰二字甚非凡東晉尚書傳蓋善所引耳又案上注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廣雅曰鄙國也下注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疑亦善引而係之於載注者各本皆然恐失其舊注隆屈也陳云屈也二字誤或有脫文今案此當重隆字隆屈也解隆猶下注以崩凝然解崩也各本皆譌注陵袁本茶陵本作繒如字綾音陵在注末是也注嵌巖其龍鱗袁本重巖字是也茶陵本亦脫狀若積石之鏘鏘何校鏘改將陳云當作將將案皆據注引西都將將校也考彼賦蓋當作將將後漢書作將將此五臣翰注作鏘鏘未審善果何作注爌怳爣朗案正文各本皆作閬善注末云閬音朗茶陵本載善音朗此注似有誤蓋當為閬也集韻三十七蕩有閬云爣閬寬明皃即取此亦是一證其射雉

賦云長映日之儵朗則安仁用字不同也注言炫燿也瞜瞜目不正也袁本茶陵本作瞜瞜言炫燿而目不
正也案二本是也霄靄靄而晻曖袁本茶陵本霄作霄案霄是也注踟或移字茶陵本作踟或作移袁本
有字無作與此同案各本皆非也當云踟或作移字互有脫耳下注掌或作棖字是其例又案爾雅曰連謂之簃郭注今呼之簃廚簃即
移也此賦蓋本是移廚亦又爲踟廚故張載以爲連閣傍小室李善云相連貌五臣不解妄云緩步不進然則廚字有足旁乃今善本爲
所亂也并訂之如此注欲安心定意袁本茶陵本欲上有詳謂二字案有者是也嶔崟離摟袁本茶陵本摟
作樓注同案樓字是也長門賦可證漂嶢峴而枝拄袁本茶陵本拄作柱案柱字是也此本注中亦皆作柱枝掌
杈枒而斜據袁本茶陵本杈枒作杈枒注同案此或善五臣有異但不著校語無可考也窋咤垂珠袁本茶陵
本咤作詫注同案詫字是也注刻繒爲之案繒當作繪言刻爲房及葯繪爲綠及紫也各本皆譌景福殿賦注云謂繪五
彩於刻鏤之中此刻繪之明證注珠珠之寶窋咤也陳云珠之似當作葯之是也各本皆誤注雲節案節
當作楶案此複舉正文不當改字下乃以節解之如上以葯解葯之例各本皆誤注栭謂之梁案梁當作楶各本皆譌此禮器
注文今本作節蓋善引自不同奔虎攫挐以梁倚袁本云善作攫注中皆爲攫字案袁本是也羽獵賦可證茶陵本作
攫云五臣作鑁依袁本鑁者五臣音攫之字也其所見必誤注文字曰螣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蛇無足而螣五字案有者
是也何校字改子陳云見第十五卷思元賦注各本皆誤注儼雅而相對案雅下當有跽字此複舉正文全句如上齊首
目以瞪眄之例也各本皆脫注瞟眹也案眹當作睬各本皆譌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又注大
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災榭而高大謂之陽袁本校語云善無陽榭外
望高樓飛觀二句今茶陵本有改校語小字而升之爲正文耳其初亦無也注二十二字袁茶陵皆無案善魏都賦注引此賦注曰樹而
高大謂之陽然則正文當有陽榭二云似無者爲傳寫脫也其注大殿至宣榭災未審尤何所出中坐垂景案注云自中坐
而乘日景是垂當作乘各本皆誤蓋五臣作垂也又案甘泉賦垂景炎之炘炘漢書垂作乘亦恐善乘五臣垂但善彼無注又各本不著
校語無以考之巖突洞出案突當作穾注同各本皆誤上林賦作窔窔與穾同字也一弔切史記司馬相如傳可證今漢書亦
作窔皆傳寫之譌又此注引上林作子虛或善誤記耳注小雅曰靡靡細也案靡字不當重此廣言文也各本皆

衍注搖光得陵黑芝袁本茶陵本陵下有出字案有者是也歇欻幽藹茶陵本藹作靄云五臣作藹袁
本作藹案此尤所見以五臣亂善也○景福殿賦○注頗有材能茶陵本無此四字袁本以此上此下注係
之於五臣銑曰而無散騎常侍遷曹爽反等字其善注作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頗有材能爲散騎常侍遷尚書主
選及曹爽反誅晏并收斬東市四十二字案袁本是也茶陵例於大略相同便稱某同某注其實文句非全同也此并銑於善耳尤所見
者亦然又將他本善注頗有材能四字校添益不可通注生數歲下至武皇異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
晁錯對策曰袁本茶陵本晁錯作董仲舒案此尤校改者是注王齊曰隔定四方案齊當作肅隔當作
商此所引家語五帝德注也史記集解亦載其語可證各本皆誤不飭不美袁本茶陵本飭作飾案飾字是也注田
豫討大將袁本大作吳是也茶陵本亦誤大何校據改然伐一星案然下當有參字各本皆脫注晉宮
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譌注山有紫榛案紫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多當爲趨廣雅曰
趨多也案二趨字皆當作趍今廣雅釋詁三作䝯西京賦清酤䝯注亦引廣雅䝯多也趍與䝯同字耳注說文曰編
署也案編當作扁下文可證各本皆譌菡萏赩翕案菡當作頷注云菡萏已見上文者謂魯靈光殿賦菡萏披敷也云
頷與菡同者謂此賦之頷字與彼賦之菡字同也善正文必是頷字無疑五臣乃改爲菡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命共工使
作繢案繢當作繪注引鄭尚書注可證繪字通作繢蓋五臣改之各本正文皆以亂善而不著校語注繢讀曰繪袁本
繢作會案會字是也茶陵本亦誤繢蓋校者初欲以繢改下繪字而誤改會字也注以思親正君陳云別本思作恩案
恩是也此沔水箋文但今未見其本耳注壯勇不立案勇當作男各本皆譌注酒漿沈湎袁本茶陵本沈
作流是也何校據改注大戴禮記曰袁本記作詩茶陵本記曰作引詩案袁本是也注靡有不克案克當作
孝各本皆譌宜爾子孫袁本作孫子云善作子孫茶陵本云五臣作孫子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云宜爾子孫已見上文者
謂毛詩已引在魯靈光殿賦也詩之子孫與賦之孫子語倒而意不異無嫌取證不知者遂依注以改正文乃失其韻矣注李聃
曰案聃當作軌謂李軌注法言也各本皆誤注侯權景福殿賦曰案侯上當有夏字權上當有稚字各本皆脫安
陸昭王碑注引作夏侯稚當互訂稚權名惠見魏志夏侯淵傳注注時襄羊以劉覽陳云劉當作劉劉覽與西征賦

劉晛同義其說是也各本皆譌注言爲蚪龍之形吐水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袁本無此十八字茶陵本無之形吐水注以成七字案此所見不同也注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鷃鷺二鳥名鰋鮋二魚名又注字林曰侔齊等也袁本無此二十七字茶陵本無兩名字案此所見不同也注賑富案富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爲作恃五穀袁本茶陵本作恃作天持是也注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所見不同袁茶陵是而尤非也何云東京賦無此語謂賦文既無高昌建城則薛注自不得有矣其說最是凡尤校此書專主增多故往往幷他本衍文而取之注碣揭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蓋五臣以此改正文碣爲揭而二本去此注耳注毛詩曰或耘或耔袁本此注首有謂九野也四字最是茶陵本無尤所見與之同皆誤脫注鄭元禮記曰案記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屯坊列署袁本茶陵本坊作方案二本是也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案當衍而字說見下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案當衍不字注云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正文上句無而字下句無不字甚明白易知各本皆誤衍又案考五臣濟注云無微不違言不違當是其本乃衍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則所見皆以五臣亂善也注無細不合皆言合也案上合當作協皆言當倒各本皆誤文彩璘班袁本班作斒云善作班茶陵本云五臣作斒案注引埤蒼作斒疑校語未是注熠盛光也袁本茶陵本無盛字案此尤依說文校添注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摩陂何校文改明摩改摩陳同案依魏志校也各本皆譌總神靈之貺祐案祐當作祜注同各本皆然但傳寫譌耳

卷十二〇海賦〇巨唐之代袁本巨作臣云善作巨茶陵本云五臣作臣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陳云觀此注中臣堯之解則善本亦作臣也巨乃傳寫之誤其說最是注延袁本茶陵本作涎音延二字在注末是也決陂潢而相波案波當作沃注波灌也同茶陵本云善作波袁本二云善作湲所見皆誤也沃與下句鑿協字譌而失其韻注踰濟潔陳云踰別本作逾下注引同案茶陵脩改本如此袁本仍皆作踰似善讀孟子不同也注七林陳云二字似當在滲字下袁茶陵二本正如此今案此衍字也袁茶陵有者爲五臣滲字音其善滲音侵自在注中尤所見因誤在淫字下遂兩存之正以七林當淫字音耳

又案凡善音各本多失其舊今於其可考者悉加訂正注烏黨又注乃朗茶陵本作泱烏黨反瀼乃蕩切在注中有塡泱反瀼之害下袁本但有泱烏黨反四字又案凡善音皆云反今本作切者後人所改此則改而未盡者也餘準此不悉出注曠遠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澂音融二字是也注史記曰斥爲烏案曰當作以各本皆譌西征賦注云戰國策以吳爲吾其句倒也注彼苗袁本茶陵本作㒇彼苗切在注末是也注言月將夕也袁本茶陵本月作日又此五字在大明月也下其下節注作翔陽日也言日初出也案此蓋尤本誤倒注伏韜望清賦曰何校韜改滔清改濤各本皆譌注巽風不至案風當作氣各本皆誤舞鶴賦注引正作氣字注丁迴反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注不平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溷音謂㶟音累迭徒結切十字是也注乙于案此五臣音袁本茶陵本有溢音洿二字在注末是也尤存此刪彼非注土含茶陵本云吐甘切五臣作土含切袁本作土含案茶陵校語是也袁本用五臣尤與之同非注㶟與傑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所見不同也似有者是矣注荅案此五臣音袁本有湁直合切四字在注中重疊也下是也茶陵本幷此節注於翰而去四字尤與之同非注奴冷袁本作濘奴冷反四字在注中沸貌下是也茶陵本亦誤去說見上注霾音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非也此善音正文下莫排二字乃五臣音尤所見未檢照而兩存然足訂二本之失凡善音各本皆非其舊或袁茶陵非而尤是此條其例也注波相吞吐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呷呀甲切四字案呀當作呼此善呷字之音也尤誤刪注充制反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天吳乍見而髣髴案髣髴當作仿佛善注可證見下甘泉賦猶仿佛其若夢注仿佛亦引說文楚辭彼五臣作髣髴有明文此亦各本亂之而不著校語蝄像案蝄像當作罔象善注可證考袁本茶陵本於善注字則作罔象於五臣向注字則作蝄像截然有別無可疑也唯正文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而讀者乃不辨耳注式染袁本茶陵本作閃式染切在注末是也注說文曰髣髴袁本茶陵本作仿佛案二本是也尤所改非下引楚詞仍未改可證說見上又甘泉賦漢書作仿佛二注所引說文字亦在亻部但善引說文多不合未必與顏同作仿佛也注勞波袁本作音勞二字在注中㵓大也下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注楚乙切袁本無此二字茶陵本在洌摩也上作楚兩切案茶陵本最是也此善瘚字之音正文下楚爽二字乃五臣音尤本誤倒入下文改兩爲乙失之矣注鑊袁本茶陵本作濩音鑊在注末是也注敖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牛高切在注末敖字下乃善音袁

本亦誤去與尤本皆非 注其人黑齒也茶陵本黑齒作齒黑無也字案齒黑是也袁本亦誤與此同 爾其爲
大量也袁本茶陵本無爲字案此無可考也 注虛也袁本茶陵本作天墟下有音區二字正文下無音虛二字案此尤用
今爾雅改其實非善意也今爾雅郭讀虛如字不得引以注此賦必他家讀爲墟域之墟故曰音區又天字善因是釋天文而增之如下
引析木謂之天津天字亦本文所無何云注誤未得其解 注莫泠袁本茶陵本作溟莫泠切在注末是也 注烏袁本茶陵
本作惡音烏在注末是也 突抏孤遊袁本茶陵本抏作机是也注同 注七鄧 又注鄧袁本茶陵本作蹭七鄧切
蹬音鄧在注中失勢之貌下是也 鬐鬣刺天案鬐當作鰭考善注引上林賦注各本皆作鰭而袁本茶陵本於所載五臣濟
注則作鬐鬣然有別唯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尤本所見亦然皆非也又江賦揚鰭掉尾正文不誤而注引上林爲鬐亦因二本用五
臣作鬐相涉而轉輾致譌也 注盧袁本茶陵本作音盧二字在注中謂之顯類下是也 注詭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
字案無者是也以二本考之乃五臣銑注尤本誤係之於善耳 見喬山之帝像案喬當作橋考善注引史記各本皆作橋
而袁本茶陵本於所載五臣良注則作喬截然有別唯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尤本所見亦然也 羣仙縹眇何校縹改瞟注
同案所改是也善作瞟注瞟眇遠視之貌引魯靈光殿賦瞟眇證之五臣作縹向注縹眇高遠貌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不著校語唯注
引忽瞟眇句未譌也 芒芒積流袁本茶陵本芒作茫茫是也 注李尤翰林論曰陳云案尤當作充見晉書
文苑傳與東漢李尤時代夐殊今案所校是也李尤遠在木前亦不撰翰林論各本皆譌 ○江賦○咨五才之並
用案才當作材善注中引左傳各本皆作材可證也袁本所載五臣向注作才茶陵本已刪度其所刪亦必是才耳皆不著校語與尤
本同爲以五臣亂善 注東別爲沱袁本作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與尤同誤 注說文曰沫案考說文此字
從未但善雖蜀父老音妹顏師古音漢書亦然又索隱云音妹又音末唯小司馬又音爲從末耳然則在當時往往從末作矣善引說文
多不合當仍其舊又案蜀都賦善音武蓋反亦從未也 注信陵縣西二十里案信當作江郡國志所載荊州南郡
江陵縣也各本皆譌 注應劭漢書地理志曰何校志下添注字陳同今案此下所引皆班志文蓋善元作應劭漢
書地理志注曰沅水出牂柯漢書地理志曰云云今各本脫注下十二字而不可通也引應沅水出牂柯與上引山海經出象郡異說正
下文入沅水經云入江之例 注在廣陵興縣何校興改與是也各本皆譌 注山名安地德者也

案山名當作名山各本皆倒 注悰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昨宗切在注中水聲也下乃善音袁本亦誤去與尤本皆非 注開
達山南何校改開作闓是也各本皆譌陳云一作闓今未見 注音伏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非也說見前 注
音學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非也說見前凡以後放此者不悉出 注客案此五臣音也茶陵本二云五臣作硌音客袁本
作硌音客用五臣也二云善作硞考集韻二十一麥有硞克革切云磬硞水激石不平皃然則卜力隔二字乃真善硞字音必本是注末有
硞力隔切二云云也各本皆誤係之於磬字下而尤本又以五臣硌字音音硞益不可通 注楚人名淵曰潭府袁本
府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案此尤誤刪也潭句絕府已見上文五字爲一句謂海賦水府之內引劉劭趙都爲注也茶陵本亦誤與此同
注宏袁本茶陵本作汯音宏二字在注末是也 注似豚胎渾混袁本茶陵本混作沌下皆同是也陳云當作沌 注
孕婦三月而豚胎袁本茶陵本無胎字案此精神訓文也今本作三月而胎必善所引者作豚尤延之校改遂誤兩存
注大浪踊躍袁本茶陵本踊作踊是也 注叫案此五臣音茶陵本二云五臣作澆音叫袁本作澆音叫用五臣也又二云善
作繞蓋善不爲繞字作音尤衍甚非 注瀨渤水聲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渤蒲沒切四字是也 注臨海水土
記曰袁本茶陵本無臨海二字案以下所引皆作臨海水土物志疑記仍當作物志二字也 注鮹屬陳云別本屬上有鰽
字案今未見考爾雅注當有 注王鱣之大者案鱣字當重各本皆脫 注鰊似繩袁本茶陵本似下有鰊音
二字是也 注郭璞曰茶陵本此下有鰷音滕二字案此在中山經注今本作鰧音騰字與善引不同然可借證其當有 注
鱺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爆蒲角切四字是也 注尾跂袁本跂作岐茶陵本亦作跂案此亦在中山經注今本作岐或善引
不同 注音團如扇之團案團如當作如團此在南山經注今本不誤 注生乳海邊曰沙中袁本
茶陵本無曰字是也 注子工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蛸子公反四字在注中三蛸似蛤下乃善音袁本亦誤去 注呼甘
袁本茶陵本作呼甘切二字在注中有文下是也 注吡案此五臣音也善自引郭璞曰音吡在注末五臣襲之耳各本皆誤兩存
後凡放此者不更出 注說文曰研袁本研作硯是也茶陵本亦誤研 或焆曜崖鄰案鄰當作粼善引說文可
證見下五臣乃作鄰向注云畔也是其明文各本皆作鄰又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非也 注鄰水崖閒鄰鄰然也
袁本二鄰字皆作粼案此粼之別體字最是茶陵本亦皆作鄰與此同誤 注翻與猶同案當作翻烟與猶犹同各本皆脫

注紅龍舌案舌當作古各本皆譌注二案此五臣音荼陵本有毦耳利切四字在注中皆草花也下乃善音袁本亦誤

去注毦與茸袁本荼陵本無與字是也注涯灌則叢生也袁本荼陵本則作匡側二字是也注曰

眉又注具側案此正文五臣作踦驅故踦下音巨眉驅下音具俱袁荼陵可證但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耳善作蹄踽音

義具在注中尤本依而改正是矣但仍賸此音而又誤其字則失之陳有校語殊誤今不取又踽跔同字載集韻陳云別本作跔注同今

未見注已見同篇袁本同篇作上文案善注例云上文是也其本荼陵本改爲複出其所見仍當是上文耳注名曰

獺其狀如鱬陳云獺當作獱鱬當作鱬是也案此引中山經注文下鱬同注與獺同案與上當有獱字各本皆

脫注呼犢爲牨案牨當作牱下文云牨與牱同謂引此牱與正文牨同也今爾雅正作牱注牨㹀牛之子

也袁本此上有然此二字是也荼陵本全刪此三字益非又案此牨亦當作牱景炎霞火陳云據注霞當作赧案所校是

也前壁立赧駁袁荼陵二本有校語云善作赧五臣作霞此必同彼但失其校語耳後吸翠霞而夭矯亦當有誤江妃含嚬

而睇眄案妃當作婓注引列仙傳作婓可證各本皆以五臣作妃而亂之吳都賦江婓於是往來五臣作妃此同彼也注睇

睇音縣袁本荼陵本無此四字案此蓋睇與縣同之誤或其下仍有音縣二字涉人於是檥榜袁本荼陵本檥

作儀是也注同注㭬船也袁本荼陵本此下有補浪切三字是也注杜預左氏傳曰案傳下當有注字各

本皆脫注企與跂同袁本荼陵本同作通是也注海潤于千里何校海上添河字陳同各本皆脫注

言以綜爲喻也袁本荼陵本綜作緵是也陽侯遯形乎大波陳云據注侯當作后案所校是也善作后

五臣作侯袁本所載翰注陽侯波神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不著校語非也注楊國侯案楊當作陽各本皆譌此覽冥訓注

也今本云陽侯陵陽國侯也蓋善節引之注生性也袁本荼陵本無此二字案此尤所校添感交甫之喪珮

案喪當作愆袁本作喪有校語云善作愆可證荼陵本亦作喪而無校語與此皆爲以五臣亂善注孟子曰水陳云別本

無水字案荼陵本如此袁本仍有

文選考異卷第二

文選考異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十三○風賦○至其將衰也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無此五字案尤本初無是也後脩改增多非也陳二云別本無今未見 注露甲新夷飛林薄案甲當作申飛當作死各本皆誤所引涉江文也 注堁或爲堁非也袁本茶陵本堁下有烏臥切二字案有者最是又袁本脫或爲堁非也五字 得目爲蔑袁本茶陵本蔑作蠛案此所見不同二一本非而尤是也注引呂氏春秋者盡數篇文彼作蠛今本不誤善二云蔑與蠛古字通者謂玉賦蔑與彼蠛通也蓋五臣因此改賦爲蠛蠛後以之亂善又改注中字以就之所當訂正 注則爲蔑案蔑當作蠛下蔑眇也同各本皆誤說見上 注中風人口動之貌袁本茶陵本無人字案此誤取五臣濟注中字增多非也○秋興賦○注興者記事於物茶陵本記作託是也袁本亦誤記 四時忽其代序兮袁本茶陵本時作運案不著校語無以考也 注有榮悴者案悴當作華各本皆譌 飂瑟兮袁本茶陵本飂作蕭案楚辭作蕭似二本是也 注風暴疾也案暴疾當作疾暴各本皆倒後三十三卷可證又下息念卷戾當作思念暴戾遠出當作遠客出去族親別下當有逝字倣此又楚辭亦可證也 注了袁本茶陵本作憀音了在注末是也 注事有當然袁本茶陵本當作嘗是也 注既來既往茶陵本來往二字互易是也袁本亦誤 注以爲華蓆也案華當作芊各本皆誤今說文作平芊平同字 蟬嘒嘒而寒吟兮袁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此亦兩通無以考也 注杜篤下至言晃朗而高明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 注如登春臺袁本登春作春登是也茶陵本亦誤倒 注此以喻指之非指也何校以下添指字是也各本皆脫陳二云別本有今未見 注漢書鄭明曰陳二云明當作朋是也各本皆譌所引蕭望之傳文 蒻揚芳於崖澨袁本茶陵本於作乎案此亦兩通無以考也○雪賦○注臣授琴而鼓之案授當作援各本皆譌 注謂之焦泉案泉當作溪各本皆誤 撿日韜霞袁本茶陵本撿作掩注同案此蓋亦尤校改之也 注杜預左氏傳曰陳二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達鼎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九字案亦當作赤說文玉部文也瓊赤雪白故善以正惠連之誤此注疑兩有以九字承達鼎切之下袁茶陵二本皆脫十六字尤據別本校補之但誤去九字大非 玉顏掩姱袁本茶陵本姱作嫮案二一本是也今注有脫誤尤據之改正文大非說見下 注范子紈素出齊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嫮與姱同好貌袁本茶陵本好上有姱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嫭以姱嫮與嫭同嫮姱好貌十一字嫭以姱連上美人皓齒大招文也嫮與嫭同賦作嫮大招作嫭也嫮姱好貌王逸之注也傳寫脫誤不可讀尤延之遂誤改正文爲姱字今特訂正之 注日安不飛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嗟難得而備知袁本嗟作羌茶陵本亦作嗟案此必善羌五臣嗟各本失著校語而亂之 注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案浩當作皓下同各本皆誤說見後荅賓戲下 注鴻安丘嚴平頌曰案鴻上當有梁字各本皆脫補亡詩引有○月賦○注時年二十六何校三改四陳二云三當作四案所校是也本傳可證各本皆誤 注長歌行曰陳二云長當作傷是也各本皆誤 注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侯瑛箏賦曰案瑛當作瑾各本皆譌茶陵本侯作吳更誤何陳校據之非也說詳後陸士衡猛虎行 注防露蓋古曲也茶陵本防作房是也袁本亦誤防 注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臨風歎兮將焉歇茶陵本云五臣作焉袁本云善作烏案烏字傳寫譌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 注原成叔曰案原當作厚各本皆誤此所引襄十四年傳文幽憤詩注作后厚即后也善引羣書其字或不畫一例如此矣○鵩鳥賦○誼既以謫居長沙袁本茶陵本謫作讁案讁字是也注引韋昭作讁可證史記漢書皆作適或以適改讁而爲讁也 注閑暇不驚恐也袁本茶陵本閑上有李奇曰三字與萃聚也連在私怪其故句下是此及下條亦李奇注尤皆誤也 注識于鵩鳥也袁本識作問是也茶陵本亦誤識 注鶡冠子曰固無休息茶陵本無此八字是也袁本有亦非 注顏師古曰袁本茶陵本師古作監是也 注而相怨伐袁本茶陵本無伐字 注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袁本茶陵本不重闔閭 注已決之矣遂與師袁本茶陵本無決之矣遂與師六字 注持滿者下至以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以遺之不許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使陪臣種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敢告下執事袁本茶陵本無下字 注吳王將許袁本茶陵本許下有之字 注謝

曰下至遂自殺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乃蔽面曰袁本茶陵本乃下有自字案此節各條尤所校改皆未是
也何足控摶案摶當作揣漢書作揣選文與之同故善注有且史記揣作摶字之語若自作摶於注全不可通必五臣因此
改正文作摶後來以之亂善耳幽通賦注引作揣亦其一證也又注中控揣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揣持也如淳曰揣音團或作摶在此賦
訓揣爲量今各本於正文既誤之後改揣作摶改摶作揣皆不可通所當訂正注控摶愛生之意也袁本茶陵本控
上有善曰二字是也案此一節蓋皆善注注善曰鶡冠子曰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是也說見上又袁本鶡上有又
字子下有亦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師古曰患音還袁本茶陵本無師古曰三字案無者是也注郭璞曰
案璞當作象各本皆誤所引大宗師篇文之注也或趨東西袁本茶陵本東西作西東案二本是也尤誤倒史記漢書皆作
西東其孟康注云東西者即不拘語倒耳注大人者與天地袁本茶陵本大上有文子曰三字是也窘若囚
拘案窘當作僒注同漢書作僒選文與之同故善云囚拘之貌其五臣良注窘困也乃作窘耳各本皆以五臣亂善史記索隱云漢書
作僒音去殞反與善讀求殞反正合得坻則止案坻當作坎漢書作坎選文與之同觀善引孟康注於首可見其下復引張晏
兼廣異本必五臣因此改坎爲坻故僅取張小洲之語作注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注易明夷則仕茶陵本明上有大字
無夷字袁本作明夷與此同案各本皆誤也易明夷當作謂夷易漢書顏注引可證也陳云別本作明夷易亦誤德人無累
袁本茶陵本累下有兮字下細故蔕芥句同案此不著校語無以考也○鸚鵡賦○注典引曰來儀集
羽族於觀魏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惟西域之靈鳥兮袁本茶陵本無兮字下體金精之妙質兮同案
此亦無以考也注幾者事之微也袁本茶陵本幾作機是也注在蜀郡五道西何校五改湔氏二字
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情慨慨而長懷茶陵本上慨字作慷是也袁本亦誤慨何今日之兩絕案兩
當作雨考贈蔡子篤一別如雨注云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善自作雨甚明
此及陳檄皆無注者以具注在彼詩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是五臣乃作兩各本以之亂善而失
著校語順籠檻以俯仰茶陵本籠作櫳云五臣作籠袁本作籠案袁本用五臣也失著校語非尤以五臣亂善益非
徒怨毒於一隅袁本怨下校語云善作冤案袁所見是也五臣翰注自爲怨字茶陵本云五臣作冤必校語有倒錯耳此

以五臣亂善○鸚鵡賦○有以自樂也案樂當作得袁本云善作得茶陵本云五臣作樂此以五臣亂善
注西京賦曰嶭距爲刀鈹案此有誤也文在吳都賦或善誤記耳有用於人也袁本無有字茶
陵本有案此亦無以考也注易曰天地造生袁本茶陵本易下有注字是也戀鍾岱之林野何校岱改
代注同案善引漢書爲注今地理志作代何據之校也晉書所載作岱海鳥鶢鶋案鶢鶋當依晉書所載作爰居善引國語
爲注亦是爰居字袁茶陵二本五臣翰注乃作鶢鶋字蓋善爰居五臣鶢鶋各本亂之耳正文下袁居二字即五臣音也吾又安
知大小之所如袁本茶陵本知下有其字大小作小大案此亦無以考也晉書作大小無其字
卷十四○赭白馬賦○注後爲秘書監太常卒袁本茶陵本無太常二字卒下有官字案
此尤延之校改也注冰原嘶代馸袁本茶陵本馸下有以韻言之蓋馬名也八字正文下但有伏字無音伏馬名四字
案二本是也尤刪移甚非又案之下蓋上仍當有音伏二字二本因與正文下五臣音複而節去亦非當補正注樂率職貢
案職貢當作貢職各本皆誤注尚書曰王府則有陳云王玉互異必有誤今案各本皆同無以訂也注宋
人以馬百駟案以下當有文字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今未見注函夏之大案大下當有漢字各本皆脫餘
屢引有注倚瓠切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注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
鄰國案此十四字當在肆書也下各本皆倒陳云別本王于與鄰下接又曰至習也廿二字再接漢書今未見都人仰而
朋悅茶陵本云五臣作朋袁本云善作明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注赤文而綠地也袁本作赤文綠色綠地也茶陵
本與此同案蓋袁本是注乘纖離之馬袁本茶陵本離作驪案尤依今史記校改之也驪即離字加偏旁耳然而
般于遊畋袁本茶陵本般作盤是也注泛覆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如淳曰方腫切六字是也注魏都賦
曰皇恩畢茶陵本畢作緯夾二字是也袁本亦誤畢注春秋考異記云案記當作郵各本皆誤後長安有狹
邪行注亦誤記注周禮曰師曠見太子案禮當作書各本皆誤注漢書舊儀曰陳云書字疑衍
是也各本皆衍○舞鶴賦○注以自授王子晉案自當作目各本皆譌币曰域以迴鶩
袁本日下有校語云善作目茶陵本無案袁所見非注而偏四方者也袁本茶陵本方作海是也注娉好也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吭胡浪切四字是也注巽氣至案氣下當有不字各本皆脫注吾導夫先路茶陵本吾上有來字是也袁本亦脫注二達謂之歧案歧下當有旁字各本皆脫注奔獨赴也案獨當作猶各本皆譌注雲罷俱止也袁本茶陵本無俱字是也注皇家赫赫而天居案赫字不當重各本皆衍○

幽通賦○注家語孔子曰袁本家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茶陵本移每節注首尤刪去皆非下注漢書曰班氏之先上淮南子曰蟬上成帝之初上孟子曰窮上孔叢子曰仲尼大聖上毛詩曰斯言之玷上淮南子曰黃神吟嘯上楚辭曰時不可乎再得上周易曰初九上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上曹大家以寵爲迕也上孝景立栗姬男上韓詩曰謀猶迴穴上莊子曰田開上論語孔子曰上論語曰長沮桀溺上禮記曰孔子哭子路上論語子路行行如也上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上仁謂求仁上周易曰東鄰殺牛上左氏傳曰晉獻公上國語晉侯問簡子曰上成命以成天命也上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上左氏傳曰陳公子完上毛詩曰牧人乃夢上左氏傳曰叔向上老子曰有物混成上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上楚辭曰衆兆之所咍上莊子曰或聘莊子上論語子曰富與貴上韜德德輕而易行也上論語曰微子上論語子夏曰上尚書曰天威棐忱上毛詩曰匪大猷是經上春秋緯曰麟出上淮南子曰楚有白猨上莊子曰道之真上論語曰朝聞道上周易曰天造草昧上莊子曰可以保身上同又篇中每節首凡非舊注者亦同不具出注曰高陽配水也案曰上當有又字各本皆脫注乳虎故曰炳靈何校乳虎改虎乳陳云當從漢書注作虎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注象恭滔天茶陵本象上有尚書曰二字袁本有善曰二字案此當兩有善曰尚書曰五字注皮義袁本茶陵本作平鄙五臣音也注末袁本有善曰圮皮義切六字茶陵本有圮皮義切四字善音也尤刪移非注越袁本作善曰曰音越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尤刪移皆非注韋昭曰音昧又音忽袁本作鄧展曰昒音昧一音忽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脫昧一音二字尤移改皆非注盍何不也袁本茶陵本盍上有應劭曰三字是也上聖迕而後拔兮袁本云善作迕茶陵本云五臣作寤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寤故曰曹大家以寤爲迕若作迕此注不可通漢書作寤師古如字解之義異文同也雖羣黎之所禦袁本茶陵本雖作豈是也案漢書作豈注音訝迎也袁本茶陵本作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在注末是也尤刪移非注所也音由袁本茶陵本作孔安國尚書傳曰逌所也在注末是也尤刪移又以五臣由作逌音皆非注今也則亡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恐魍魎之責景兮案魍魎當作罔兩應劭注同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作魍魎各本善注作罔兩蓋正文以五臣亂善漢書作罔蜽與此小異顏注引莊子仍作兩嬴取威於伯儀兮袁本茶陵本伯作百是也案漢書作百注伯益在唐虞爲案虞爲當作爲虞各本皆倒漢書顏注引作伯益爲虞無在唐二字注泠周鳩何校周改州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三年逢公所馮案年當作所各本皆誤此韋昭周語注也漢書顏注亦可證注櫝而藏之袁本藏作去是也茶陵本亦誤藏運命論注引作去注化爲元黿案黿當作龍各本皆譌運命論注引作龍注此其代陳有國乎袁本茶陵本無代陳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靈公奪而理之袁本理作埋是也茶陵本亦誤理案此引則陽文也釋文奪而里一本作奪而埋之可證姚聆呱而劾石兮案劾當作刻注引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劾云云可證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劾刻也蓋取或爲之本改成劾字二本正文下何弋亦五臣音也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漢書作刻引應注云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字與善同矣物有欲而不居兮袁本兮下有校語云善作乎茶陵無案袁所見非漢書作兮注曹大家曰以乃爲內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案以明示禮度當依漢書顏注引作有視明禮脩各本皆誤視明禮脩之解詳具羣籍攷不具論注封其後爲紹嘉公係殷何校封上添漢字殷下添後字陳云當有並見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脫顏引爲下有哀成及三字亦脫注當訊之來哲袁本茶陵本訊作訴是也惟聖賢兮袁本云善作聖賢茶陵本云五臣作賢聖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聖賢但傳寫倒漢書作賢聖以聖命協韻以道用兮袁本茶陵本以作亦案二本是也漢書作亦注孟子曰生袁本有應劭曰二字在孟上其舍置也上無案袁本是也漢書顏注引可證茶陵本改幷入五臣更誤注曹大家曰大素不染袁本曰下有尚庶幾也越於也七字案袁本最是茶陵本改幷入五臣而刪去非尤同其誤也

卷十五○思元賦○注平子名衡至下系曰袁本茶陵本作元道也德也其作此賦以脩道德志意不可遂願輕舉歷遠遊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四十五字注夫何思元而已袁本茶陵本重思字注衆妙之門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平子時爲侍中諸常侍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思元非時俗二十二字案此節注脩改蓋初與二本同也未詳尤所據凡本卷以下增多皆倣此舊注袁本茶陵本舊上有張平子三字案有者是也此每篇下

所標作人姓名注結深蘭之亭袁本茶陵本重亭字是也注尙書帝曰袁本茶陵本無帝字是也注隤
愷袁本茶陵本愷作敳是也注毛萇傳曰下至此言無遺爲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
而吾曰遇之袁本茶陵本曰作日是也注漢書曰賈誼曰下至曰阽袁本茶陵本無此二
十六字惡既死而後已何校惡改要陳云范書作要袁本茶陵本作要云善作惡案各本所見傳寫誤也注禮
記曰簞笥下至蓋盛字相似誤耳袁本茶陵本作員曰簞方曰笥並盛食器也無上八字下十七字注
畢中立切今賦作縶字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蕭該音本作陂下至陂邪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三十五字注善曰賈逵曰袁本茶陵本無賈逵曰三字注說文曰辮下至鞶帶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說文曰珩下至所以節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昭綵藻與
琱琭兮陳云琱琭范書作雕琢袁本云善作琱琭茶陵本云五臣作雕琢案琱即雕字善不注琭恐傳寫誤注夏末乃
止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順陰陽氣而生案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賊害之鳥也下至繆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爾雅曰茵芝下至瑞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咨妬嫮之難並
兮何校妬改妒陳云范書作妒袁本云善作妬茶陵本云五臣作妒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注云妬惡也章懷注後漢書曰言嫉妬
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善意正如此作妬無疑若作妒與惡也之訓不復可通各本幷注中亦誤作妬字遂以爲與五臣有異其實非
也作妬字誤而爲妒已見顏氏家訓是此二字多混注羨韓衆之流得一案流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引遠游文
即岐阯而臚情袁本茶陵本臚作臚注同是也何陳皆云後漢書作攄詳舊注云陳也善云力於切選文不作攄與范書
異也注上九爻辭云肥遁案肥當作飛下故名肥遁同各本皆誤正文作飛何云後漢書作飛陳云七啓有飛遁離
俗語上注亦作飛此不知者改之耳注又曰聊浮游於山陿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遁下體是
艮下至故曰揚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遁上九變爲兌下至故曰不營袁本茶陵
本無此六十四字注天爲澤上袁本茶陵本天上有故曰二字注雖復險戲世路可知袁本茶陵本無
此八字注玉堦天子堦也下至言尙欲進忠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東龜長

又曰東曰龜甲屬袁本茶陵本無長又曰東曰龜六字案甲當作果各本皆譌注爾雅曰龜下至以
甲卜審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字林曰逞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說文曰遠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古文周書曰下至及王子於治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七十六字案二本
最是也善注自上文母氏喻道也其下云唯歸於道其下引老子至母者道也一意承接中閒不得有此段與上下異解必或記於旁尤
延之誤取以增多無疑餘條亦往往類此注從水敷聲下至液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去穢累而
飄輕袁本茶陵本飄作飃案後漢書作票善不注未審果何作注海中山也袁本茶陵本山上有神字注元中
記曰下至沈於大海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二十六字注飲沆瀣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以長生三字注
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誤注海外東經曰下至有扶桑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又
如椹樹長丈袁本茶陵本無又如椹樹四字長下有數千二字注楊雄太元經曰案經當作賦各本皆
誤此賦古文苑載之注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陳云臣當作神是也各本皆誤翩繽處彼湘
濱案繽後漢書作䰾章懷注翩連翩也䰾弃也善不注未審果何作其五臣翰注云翩繽美貌恐非善意其字固不必作繽也蓋涉下
文繽連翩兮紛暗曖而誤五臣因輒以美貌解之耳注山海經曰洞庭之山下至遂號爲湘夫人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三字注左氏傳下至爲祝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善曰爾雅
曰沄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自北戶之外袁本茶陵本戶下有孫字注北戶孤竹袁本
茶陵本孤竹作孫注方言曰下至躡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不壽者八百歲何校不改下陳云不當依范書注作下是也各本皆譌注字林
曰潺湲流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太公金匱曰下至謂爲馮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注曰馮夷下至而水仙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淮南子曰天子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又
曰二字注予合韻音夷諸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穆叔孫穆子下至走向齊袁本
茶陵本此十五字作初穆子去叔孫氏七字注通之有子在齊袁本茶陵本無通之有子四字在作適注旦

而瞻其徒至下而從我矣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八字作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十八字注
詐謂外人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覆器至下而死袁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不食而卒四字注蒼頡
篇讖書至下葬始皇酈山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二十七字案此亦非舊注也若有之善不煩於下更注矣凡增多
未是者以此推之注家甚貧袁本茶陵本無甚字注致貧巨萬及期忌司命之言袁本茶陵
本此十一字作利及期三字注與行旅者同宿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同宿路三字注遂便貧困袁本
茶陵本無便字注鄭元曰孕任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慎者至下禪竈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四字注叔孫昭子曰袁本茶陵本無叔孫二字注叔孫之言至下不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
禪竈言于子產曰至下子產不予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遂不與袁本茶陵本遂上有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九字注今言梓慎禪竈至下為言事之難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
字注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袁本茶陵本之狀作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注邑丈人有
之市而醉歸者袁本茶陵本邑作黎上無有字而醉作醉而注曰吾為汝父也至下何故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孽矣無此事也袁本茶陵本無矣字此事作若注昔也至下可問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一字注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袁本茶陵本必下有夫字鬼下有也我二字無嘗字矣字注復
於市欲遇而刺殺之袁本茶陵本復下有欲字無殺字注明旦之市袁本茶陵本無之市二字注
遂往迎之袁本茶陵本無往字注丈人望見之袁本茶陵本見之二字作其真子三字注爾雅曰
丁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無縣攣以倖己兮何校倖改悻注同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倖袁本無案後
漢書作悻章懷引衡集注云悻引也與此舊注正合恐善亦作悻茶陵及尤所見倖字傳寫誤也注又曰周公若袁本
茶陵本無周公若三字注淮南子曰湯時至下即降大雨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注自以
為犧牲袁本茶陵本無牲字注豈可除心腹之疾袁本茶陵本無豈可二字注民者國之本
國無民袁本茶陵本者國之本四字作所以為三字注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袁本茶陵本無此九

字注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至下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
十四字何校乙去二云複雜不成文理陳云別本無當從之創去為是案所校是也此等皆尤延之增多而誤者注王逸曰至下
志錯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袁本茶陵本無賈逵曰爾雅曰六字
注方言曰磑磑堅也袁本茶陵本無方言曰三字堅也作高貌注說文曰拂至下騷動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有音脩二字注爾
雅曰至下而遊其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文子曰騰袁本茶陵本騰下有蛇字注淮南子
曰奔蛇廣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坐太陰之屏室兮袁本茶陵本屏作屏後漢書作屏案屏字
是也注中引說文屏袁茶陵誤作屏尤校改正之但誤幷改正文耳注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字林曰瀟深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慜墳羊之深潛袁本云善作深
潛茶陵本云五臣作潛深後漢書作潛深陳云當作潛深今案潛字自協似當仍其舊注唐古陰字茶陵本此四字在注
末案蓋善語也尤移入舊注袁本刪之皆非又案考舊注凡引魏晉以來書者恐皆善注外誤各本所同無以訂正附著以俟更詳注
春秋外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淮南子曰至下土神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人面
蛇身至下是燭九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是謂燭陰袁本茶陵本是謂二字作曰注鍾
山有子至下而龍身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字林曰慜謹敬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
西海之南至下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袁本茶陵本無
此九字注娉目冥笑眉曼何校冥改宜眉上添蛾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方言曰袿謂之裾
袁本無方言曰之四字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環珠也至下玉石之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葩華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廣雅曰絪縕至下非此之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注玉女
宓妃言忘棄我實多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可以為卿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淮南
子曰崑崙墟至下高一萬一千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注食之長壽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字注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瑤蘂也案此有誤也各本皆同無以正之注爾雅曰斞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王逸淮南言白水袁本茶陵本逸下有曰字抨巫咸作占夢兮袁本茶陵本作作使後漢書作以注懿美也袁本茶陵本懿上有姑且也三字注韓詩曰靜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杜預曰姑且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戒誓下至而來迎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爾雅曰暴雨下至爲湅雨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森聚貌袁本茶陵本聚作衆是也注僕夫謂御車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旌羽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袁本茶陵本無字林曰水今取盛意八字後委衡乎元冥袁本茶陵本衡上有水字袁校語云善有後字茶陵校語云五臣無後字陳云范書無後字案後漢書有水字尤誤脫去徵淟涊而爲清陳云徵范書作澂袁茶陵二本作澄注同案蓋五臣作澄也尤作徵疑所見不同舊注云徵騰也未詳其義恐未必是徵澄字今無以定之注主簸物袁本茶陵本物作揚是也拽雲旗之離離兮袁本茶陵本拽作曳是也後漢書作曳注淮南子曰下至至疾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有楚辭二字屬下是也注其樂也彤彤案彤彤當作融融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孔安國尚書傳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高誘淮南子注曰袁本茶陵本無高誘注三字注字林曰靖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閬閬其寥廓案閬上當有閬字各本皆脫注漢書下至古善馭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山名此山之精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上爲星名封狼袁本茶陵本爲下無星名封三字狼下有星字注禮記曰以日星爲紀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說文曰下至爲娩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分布遠馳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硠音苦郎切袁本茶陵本苦郎切三字作康乘焱忽兮馳虛無袁本云善作猋茶陵本云五臣作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以善引甘泉賦服注及上林歷駭猋證之不得作焱正文及注皆傳寫誤後漢書作飈猋飈同字上文迅猋潚其媵我兮及注同此注倚閶闔而望兮案兮當作予各本皆誤注爾雅曰錯爲隼下至及鳴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夕惕若厲以省譽兮茶陵本譽作譽後漢書作諐是也袁本亦誤譽長門賦同此何必歷遠以劬勞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必字案後漢書有必字疑二本所見傳寫脫注言繫一賦之前意也袁本無言字前字茶陵本言作重注老子曰天長地久袁本子下有德經二字久下有篇字茶陵本無案曰似當作有篇謂章也注天地下至故能長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京房易傳曰下至一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遠度世以忘歸袁本茶陵本度作渡案二本正文校語云善渡五臣度後漢書作度或渡字傳寫誤未必是也注說文曰逞極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注慍怨也下至恚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袁本茶陵本作悄悄憂皃吝恨也言怨小人在朝恨不如鳥奮翼而去注臣不遇於君下至厚之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公羊傳曰下至猶提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迴志朅來從元謀何校謀改諆云後漢書作諆今案章懷注云諆或作謀善不注此字未必作諆且謀字自協當依其舊陳云別本作諆今未見必誤涉後漢書耳注夫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歸田賦○注歸田賦者下至不曰歸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都謂京都下至羨貪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五字注易乾鑿度曰下至治平之所致袁本無此三十三字有河清已見上茶陵本所複出與此全異亦非注顑頤膝攣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謂御者曰下至爲秦相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一字注諒信也微昧幽隱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楚辭曰下至鼓枻而去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滄浪之水涤袁本茶陵本涤作濁案涤字大誤鶬鶊哀鳴袁本茶陵本鶬鶊作倉庚案二本是也注中字作倉庚可證注頡頏上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關關噰噰袁本茶陵本噰噰作嚶嚶案此尤校改但疑善別據爾雅異本引之也注釋訓曰下至兩鳥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廣雅曰逍遙儴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龍吟而景雲至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而谷風臻袁本茶陵本臻作至案尤校添上句并改也注觸矢射也吞鉤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

字注鄭元注曰下至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劉德曰下至
如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
卷十六○閑居賦○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袁本茶陵本書之題二字作題之二
字題下校語云善作書晉書作書之題蓋尤延之依彼改也注文深善巧宦袁本茶陵本作巧善宦二字注漢
書司馬安下至而歎息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仕不
得志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諱
炎字安世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諒闇下至故曰諒闇袁本無此十七字有及諒闇並已見西京賦案
袁本是也但京當作征耳茶陵本所複出與此全異皆非注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字注八徙官下至輒去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四字注周公曰予多才多藝袁本
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方今下至方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孔安國曰下至言政無非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余羸老矣袁本茶陵本矣作也是也注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
戒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鄭元曰下至容斗二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注知足之
人下至終身不危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九字灌園粥蔬袁本茶陵本粥作鬻是也晉書作鬻注
於陵子仲袁本茶陵本仲作日終二字案終字是也日字衍耳此所引賢明傳文尤改誤注故曰臘也下至改
臘曰嘉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奚其爲爲政下至即與爲政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
十一字傲墳素之場圃陳云傲晉書作遨爲是袁本茶陵本場作長晉書作長案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以爲長圃嘯
傲其中矣是其本作傲字長字善注未有明文無以考也注墳大也下至素王之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其智下至不可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虞仲夷逸下至子男凡五等袁本茶陵
本無此三十四字何陳校但去禮記至凡五等十四字未是注爾雅曰地下至於糾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有勦長貌三字今案二本是也勦者勦之同字也玉篇長部有勦云於皎切勦𨲠長不勁廣韻二十九篠同故善云長貌安仁以之與下

文傑字偶句勦言梁之長猶傑言臺之高於地謂之幽隻乎無涉不知何人誤認輒記於旁尤延之不察取而改之讀者莫辨矣又二本
正文下有於糾二字向注云勦橋貌蓋五臣不取長爲訓而如字讀之善義既全異音亦未必同也注仲長昌言曰下至
曷若辟雍海流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備千乘之萬騎何云之字疑今案各本皆同晉書亦作之
無以考也注郭璞爾雅注曰下至後人易之以竹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三字注太學在
國學東茶陵本無此六字袁本亦有案無者是也上節注引述征記有斯語不當再出注安革猛詩曰案安字衍
革猛當作韋孟各本皆誤依錢少詹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載海寧陳仲魚鱣說訂正注來假祁祁又曰袁本茶陵本無
此六字注言有道則可以爲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毛詩曰築室百堵袁本作築
室已見上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甚甘袁本無此二字茶陵本此節多脫誤案凡二本之誤多不更論注廣志曰下至
世罕得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廣志曰下至置樹苑中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荆州
記下至仙人朱仲來竊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有周文朱仲未詳六字案二本是也此等皆尤增改之誤注大
山肅下至爲碓磨之磨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案無者是也此見顏氏家訓勉學篇必或記於旁而尤誤取以增
多者彼肅上有羊字記者失去遂成誤中之誤注爾雅曰荆桃下至不解核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案二本
是也安仁自以櫻桃胡桃爲三桃善注但有櫻桃胡桃者桃不須注耳不知者乃記爾雅於旁尤取之最誤若善果引此是荆冬山胡
而四并桃成五與正文乖戾甚矣凡增多之誤多此類注棣實似櫻桃也袁本茶陵本實似二字作山案山字是也
實似誤涉下蓼蔆芬芳袁本茶陵本蔆作菱注同案二本是也晉書作菱菱蔆同字此亦或記於正文及注旁而尤誤取之
者注鄭元儀禮注曰蔆廉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與蔆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菜似薑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曹子建求親表曰何校求下添通親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袁本茶陵本無星字而字注河上公注下至熙熾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二十七字注爾雅釋言曰下至皆周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言屈軌不行也
袁本茶陵本言上有結猶屈也四字注張揖曰結猶屈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王隱晉書曰

兄御史釋弟燕令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孔安國曰下至則懼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竹曰管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蓬萊而駢羅袁本茶陵本蓬上有夾字注爲樂之方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案二本是也彼賦善自無之字注此安仁不自保下至而登官位於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長門賦○奉黃金百斤袁本茶陵校語云善無黃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說文曰佳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忖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而忘於爲人袁本茶陵本無爲字心慊移而不省故兮袁本茶陵本慊作熪注同案二本是也此尤誤改說見下注慊字或從火非袁本茶陵本慊作移案二本最是考玉篇火部云熑熪火不絕廣韻五支同是當時賦本有作熪者善作移從如字解之故辨熪爲非也不知何時此注誤移爲慊尤延之乃改正文之不誤者以就其誤失之甚矣熑熪同字注說文曰慤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薄具肴饌也袁本茶陵本無薄字是也注悲愁窮感兮獨處案處下當有廓字各本皆脫此所引九辨文注又曰不安之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言似君之車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鸞鳳翔而北南袁本茶陵本翔作飛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脅斂也萃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字林曰下至乙戒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攻中言攻其中心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木蘭下至亦木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方言曰櫨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時仿佛而不見袁本茶陵本不作遙是也注心淳熱其若湯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見不審諦也袁本茶陵本無審字是也注今江東呼甓爲甗甎袁本茶陵本無今江東呼甓爲六字甎下有也字注說文曰悵望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志其中操也袁本茶陵本志作至是也注自卬激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曰下至徐行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有蹝履足指挂履也七字注殃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以爲枕席袁本茶陵本無以字注廣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袁本茶陵本魄作魂寤作寐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楚辭曰下至惶遽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爾雅曰下至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曼曼長也一作漫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更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一云將至之意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思舊賦○注與嵇康呂安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干寶晉書曰嵇康下至時人莫不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四十二字有臧榮緒晉書曰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巽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見法謂被法也五十字是也茶陵本惡之上又有太祖見而四字袁本無蓋脫注康別傳臨終曰下至不與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有干寶晉紀曰五字注就死命也下至援琴而彈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淒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將命者出茶陵本出下有戶字是也袁本亦脫注周大夫行役下至又方禾黍油油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注作雅聲曰下至不我好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李斯者下至論要斬咸陽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六十三字注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袁本茶陵本斯上有李字無與其至俱執十字注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袁本茶陵本出上有俱字可上無豈字注遂父子相哭下至輒決於高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案此一節尤延之增多者皆甚誤注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袁本茶陵本無人所遇之四字注司馬彪曰下至或合或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歎逝賦○注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袁本茶陵本爲祭酒三字作機注參大將軍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臨刑下至而作賦焉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何休曰僅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孫林曰親之近也陳云林疑當作炎是也各本皆誤乃作賦曰案作當作爲袁本茶陵本無作字校語云善有爲字注伊惟也下至上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言日月望空下至驚動而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能執下至得長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畹晚言日將暮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一日方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誰謂宋遠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通呼爲世袁本茶陵本世下有人字　注暮言人之年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爾雅曰下至一曰王蒸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　雖不寤其可悲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悟案本篇前後皆不作悟二本但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　注箋曰莫無也下至俱揖而進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　戚貌瘁而尠歡袁本茶陵本戚作感校語云善作戚案此亦但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　注蒼頡篇曰瘁案瘁當作悴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　注何往而不殘殘毀也袁本茶陵本無何往而不殘五字有皆字　注即死路也袁本茶陵本無即字　注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諒多顏之感目袁本云善作諒茶陵本云五臣作亮案本篇亮造化之若茲不作諒二本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　注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忘失也宅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寤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言既寤之下至言不足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言未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遺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末迹喻老下至以娛老年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〇懷舊賦〇注爾雅曰下至爲昏姻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臣松之注魏志下至字公嗣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陳云按魏志田豫傳中領軍楊暨舉豫注云臣松之案暨事見劉曄傳暨字子肇晉荆州刺史云云劉曄傳中無暨子肇以下諸語注微誤案此或記於旁而其人讀裴注未諦尤延之輒取以增多耳陳不知今所行選注經尤校改每非善舊故尚不加遽斥其實善無是語也　注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死矣今也則亡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袁本此十一字作徑度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　注掩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車輪謂之軔袁本茶陵本車作軌並二字案此亦尤校改耳　注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暮袁本此十字作晼晚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　注河南郡圖經曰下至十五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森森一作槮槮壘

平聲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〇寡婦賦〇注毛詩曰下至不如友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爾雅曰下至謂俱已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　注杜預左氏傳注曰下至則夫天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注潘岳集下至遂爲其母辭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　注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辱大夫下至小兒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　注禮記內則曰下至孩而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長感感不能閑居兮案下感當作之兮當作焉各本皆誤　注箋曰行下至而有適人之道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袁本茶陵本此十三字作天禍未悔四字　注爾雅曰下至江東呼爲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注纂要曰下至曰幬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爾雅曰下至棲雞宿處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寔命不猶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又曰下至瞀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廣雅曰曜靈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顏延年曰下至遄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遄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於上所增多爲複乃誤中之誤　注空廓寥廓也袁本茶陵本下廓字作寥案陳云廓寥誤即據別本也　注字林曰仿下至言平生昔日之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爾雅曰下至曰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公西爲志焉茶陵本西下有赤字是也袁本亦脫　注喪柩之旌也茶陵本喪作表袁本亦作喪案陳云喪表誤亦據別本也　注爾雅曰下至即今之旐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案此於上所增多亦爲複皆誤中之誤也　注僕夫悲余懷兮馬袁本茶陵本馬在余字下是也此所引離騷文　注凡人喪曰疚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家語曰下至傴羸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注鸚鵡曰袁本鵡下有賦字是也茶陵本亦脫　注顧顏貌之艴艴茶陵本顏作頩是也袁本頩上衍顯字亦非　注文公六年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日字　注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春與秋兮代序何校兮改其案兮字當在上句末各本皆誤　注毛詩曰歲聿其

暮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君憮然若有茶陵本有下有亡字是也袁本亦脫注楚辭曰秋風兮
下至振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毛詩曰柏舟下至報恩養於下庭袁本茶陵本無此五
十五字案恭姜柏舟歸骨山足善均於上注詑何得更有二云云觀此可知尤增多之無足取也○恨賦○注意謂古
人下至而死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濟陽考城人袁本茶陵本無考城二字注祖𨈆下至淹
少而沈敏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自以孤賤下至謚憲子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五字　注爾
雅曰試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注兩手曰拱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茅焦上諫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丹水更其南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三十七年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伐紂陳云伐紂當作征伐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江賦注引正作征伐　注大起九師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是事之不可知三也袁本茶陵本無之字三字注風俗通曰下至則爲晏駕袁本茶陵
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趙王張敖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徙房陵房陵在漢中袁本茶陵本作
徙漢中房陵五字　注武帝天漢二年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爲騎都尉下至出居延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弓矢並盡陵遂降袁本茶陵本無弓矢並盡陵五字　注漢高已併天下
尊爲皇帝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羣臣飲爭功醉袁本茶陵本無飲字醉字注漢書元帝
下至本南郡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八字　代雲寡色袁本茶陵本代作岱陳云代岱誤注同今案二本不
著校語袁本善注中字作代茶陵本亦作岱今漢書天文志是岱字注豐閱之始陳云閱當作閲是也各本皆誤注王
隱晉書下至穆王林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張衡下至脩夜彌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六字注字林曰孽子庶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穆天子傳下至古有死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別賦○注失色將敗之貌袁本茶陵本無將敗之三字　注說文曰黯
深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賈逵曰唯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論曰鼓琴者
下至以玉爲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袁叔正情賦曰茶陵本叔作淑是也袁本亦誤注莊子

曰君愉然若有亡袁本此九字作若有亡已見上文注八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而誤　注曾高也空息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纂要曰帳曰幕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甚見器重朝庭爲
榮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功成身退下至稱疾篤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送車數千兩
下至長安東都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在河內縣陳云內當作南案此據金谷集詩注引校也
注旁若無人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伏虔通俗文曰下至曰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
燕丹太子曰陳云太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鼓鍾並發袁本茶陵本鼓上有既字注服虔曰士
負羽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孟子曰袁本茶陵本曰上有注字是也又送應氏詩注引各本皆無注字蓋脫注
程夫人案夫當作大各本皆誤范書蔡邕傳程大人卽此也注或曰朱塵紅塵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
司馬彪注曰襲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袁本茶陵本無
此九字　注先生鼓琴下至無故生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孟子見齊宣王下至
脩德之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注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袁本茶陵
本無聲子與俱楚人舉七字　注班荊而坐袁本茶陵本無而坐二字注顏延年下至結綬登王畿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毛詩曰閟宮有侐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儵有華陰上士服食
還山袁本茶陵本山作仙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此不當無傳寫脫也或尤卽以所見五臣補之故與二本山仙不同　注列
仙傳脩羊者下至不知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案此亦尤增多也蓋本幷脫正文與注一節而所謂眞
善注云何無由知矣鍊金鼎而方堅案鍊當作練蓋善練五臣鍊而亂之注中兩見此字茶陵本作練是也袁盡作鍊非
注列仙傳曰王子晉下至憩於此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四字　注而見若士曰袁本茶陵
本重若士二字是也注詩溱洧章下至莫之能救云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有毛詩曰三字　注注
芍藥香草也下至結恩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　注桑中章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
送我於淇之上下至作詩以見己志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二字陳云注引燕燕竹竿二詩並與本

事無涉蓋誤解也二云云亦因不知此非善注耳注漢書曰至下字子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有淵王褒也雲楊雄
也八字金閨之諸彥袁本茶陵本閨下校語云善作門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注金閨金馬門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尤增多此注以就正文之誤甚非注史記荀卿至下故曰談天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二
字有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七略曰鄒赫子齊人也齊人爲諺曰三十七字注赫修鄒
衍之術袁本茶陵本赫上有言字
卷十七〇文賦〇注機字士衡至下係蹤張蔡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字有陸機二字案士衡
自於歎逝賦下注說增多全非注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於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夫
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又注夫作文者至下故非一體袁本茶陵本夫下有其字云善無此
二句案尤以五臣亂善也二本無注十六字尤并增多以就之甚非注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字注士衡至下爲文之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利害由好惡袁本茶陵本無此五
字注言既作此文賦至下盡文之妙理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言知之易也五字案善於此注言
知之易也於下注言作之難也可謂精當尤誤去其一句甚非至於增多之注膚庸乖舛亦甚易辨固不假詳論矣餘條同此注此
喻見古人之法不遠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則法也至下謂不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
十三字注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蓋所言文
之體者具此賦之言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漢書音義至下幽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
十四字注遵循也至下而思慮紛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喜柔條於芳春袁本
茶陵本喜下校語云善作嘉案嘉字傳寫誤下有嘉麗藻之彬彬必相回避無疑注秋暮衰落至下故喜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懔懔危懼貌眇眇高遠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有眇眇遠貌四字在此節注之末
注言歌詠至下而誦勉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又曰在昔何校在上添自古二字是也各本皆
脫注論語曰至下孔安國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包咸論語注曰六字注文質見半

之皃袁本茶陵本皃作相是也注尚書中候曰至下周公援筆以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注爾雅曰致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思慮之至至下於潛浸之所袁本茶陵
本無此三十八字觀古今於須臾袁本茶陵本於下校語云善作之案此無可考也注司馬遷曰卒
卒無須臾之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抱暑者咸叩袁本茶陵本暑作景云善作暑案暑但傳寫誤注
言皆擊擊而用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之來至下應劭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注公羊傳曰至下帖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妙萬物案妙當作眇各本皆譌注廣雅
曰躑躅何校躑改蹢是也各本皆誤注與踟跦同陳云跦躕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字林曰吻口
邊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之體至下以樹喻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史由袁本茶陵
本無此二字注觚木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子路帥爾而對袁本茶陵本帥作率是也注
茲事謂文也至下行之不遠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按抑按也至下恢大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三字注纂要曰至下青條之森盛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文章之體至下
無一定之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俛僶由勉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
章在有方圓規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漢書甘泉賦曰至下清瀏流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故纏緜悽慘袁本茶陵本慘作愴是也注說以感動爲先袁本茶陵本動作物
是也注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凡爲文之體至下
則有此累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項岱曰至下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應劭漢
書注曰至下爲一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賓戲曰袁本茶陵本賓上有荅字是也注蒼頡篇
曰銓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上聲類下曰爲句增多在其閒誤中之誤注夫駕之法至下故云警
策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而
不改易其文袁本茶陵本易其文作也注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言所擬不異閭合昔之曩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袁本茶陵本無他人言我雖愛之須八字又茶陵本言上有必指二字袁本無注毛詩傳曰菪陵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一句既佳袁本茶陵本一作言斯注言思心袁本茶陵本思下有之字注或爲褅褅猶去也陳云兩褅字並當作褫五臣本可據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注尸子曰下至有珠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高氏注玉下至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注淮南子曰下至俗之謠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徒靡言而弗華袁本茶陵本徒靡言作言徒靡案二本不著校語蓋尤誤倒也注瘁音下至而不光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元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鄭元禮記注曰六字注下管象武袁本茶陵本無武字是也案明堂位文注淮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愼注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九字作許愼淮南子注曰七字注悲雅俱有下至則不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言聲雖高而曲下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然靈運有七諫何校有改以是也各本皆誤注地有桑閒先何校先改者是也各本皆誤注於此水上何校上改出是也各本皆誤注尚元酒而俎腥魚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甚甚之辭也茶陵本無下甚字袁本有案各本皆非當重之字耳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茶陵本無故字亦下校語云五臣作故袁本故下校語云善有亦案有即作之誤尤因此而兩有非也注莊子曰桓公下至數術也袁本無此二百三十七字有輪扁已見上注六字茶陵本亦不複出此增多甚非或受欪於拙目袁本欪作嗤校語云善作蚩茶陵本作欪與此同校語云五臣作嗤案袁本所見是也士衡自用蚩字善以蚩字本不訓笑故取欪字爲注如詠懷詩嗷嗷今自蚩之注也說詳在下尤茶陵所見非注欪笑也欪與蚩同案上欪上當有說文云三字兩欪字皆當作欪詠懷詩注曰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考說文無嗤字有欪字云欪欪戲笑貌从欠㞢聲蓋兩注本同此脫說文云彼誤欪爲嗤當互訂正注中原原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力采者得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按槖下至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嗟不盈於予掬案嗟當作羌凡羌字五臣多改作嗟字此必各本以五臣亂善注挈瓶下至提猶挈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孔安國曰昌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故踸踔於短垣袁本茶陵本垣作韻不著校語案注中短垣語二本亦無之恐尤改未必是也注謂脚長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言才恒不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紀綱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毛詩傳曰下至遏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又大宗師曰下至不知所由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威蕤盛貌駁遝多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郭象注莊子曰下至而成粱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九字注自求於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物事也下至非予力之所弁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倂力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力周切三字注言文下至而今爲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軌曰袁本茶陵本軌上有李字注葉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爾雅曰泯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禮記曰下至未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毛詩曰漢廣袁本茶陵本詩下有序字○洞簫賦○注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如淳漢書注曰洞簫八字注故曰洞簫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一名籟袁本茶陵本籟下有漢書曰元帝爲太子嘉褒所爲洞簫頌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二十四字注宣帝時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帝太子體不安下至皆誦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注其竹圓異衆處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罕稀也下至竹之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言竹生其旁故敧側不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言竹生敞閑之處又足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后土地也下至不易其貞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言風蕭蕭下至謂江回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言江之流注灌漑其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呂忱曰波水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指

曰𥗊大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翾翔乎其顛茶陵本翾作翱袁本校語云善作翾案翾乃翱之誤也臯
別體作翶故翾別體作翶耳尤以正字改之遂與二本校語不合舞賦若翶若行仍未改 抱樸而長吟兮案樸當作朴注
引蒼頡篇朴木皮也可證否則尚有樸朴異同之注而刪削不全耳 注蟬飲露而不食袁本茶陵本無露字是也 處
幽隱而奧屏兮案屏當作屛袁本云善作屛茶陵云五臣作屏各本所見皆非賦作屛善以屛字本不訓蔽故取屏字爲
注正如思元賦坐太陰之屏室兮也說在彼下 注說文曰屏蔽也案屏當作屛各本皆誤所引广部文也正文改屏爲
屛而復改此注屏爲屏以就之大非思元賦注亦可證 注竹密貌袁本茶陵本無竹字是也 注字書獮猭獸
逃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讙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三字 注言得諡爲簫下至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一云夔
下至學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注爾雅曰鏤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廣雅曰眼珠
子謂之眸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冥生之人下至在於音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注字林曰吻口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司馬相如賦曰又猗狔以招搖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嚙與齕劉袁本茶陵本劉作同案二本最是陳云劉字衍非也 注氣出迅疾也
袁本茶陵本無氣出二字 獵若枚折陳云獵當作擸注同袁本云善作獵茶陵本云五臣作擸今案善注獵聲也未見必用擸
字廣雅一條又本非善注此爲善獵無疑陳欲以五臣改善殊非 注聲或渾沌不分瀄湲袁本茶陵本無
聲或二字瀄湲作之貌 注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詩曰伐
其條枚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有枚折似枚之折也七字 注廣雅曰獵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
恐懼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聲迭蕩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廣雅曰嬈奇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六字 注言聲漂結而去袁本茶陵本無聲漂結而去五字言屬下句首 注言聲之慊慨如
壯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聲之細好也袁本茶陵本無聲之二字 注字林曰悁含怒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自放縱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呂氏春秋曰伯牙下至齊侯襲

茝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六字 注杞梁妻嘆者案杞當作芑觀下文可見茶陵本誤同袁本杞上有
范字蓋改芑爲杞而兩存又誤芑爲范耳 桀跖鬻博偏以頓顇袁本茶陵本二云善無以字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寡
婦賦注引此正無以字亦其一證 注復惠復黠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埤蒼曰彷徨猶
仿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故聞其悲聲案聞其二字當作爲袁本作其爲悲聲二云善無其茶陵本云五臣有
其此既以五臣亂善又誤去下爲字添上聞字乃誤中之誤也 注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歔欷悲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埤蒼曰腲腇肥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爾雅曰螏蟀下至今
蝍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 注說文曰喘疾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狀聲之
狀也捷武言捷巧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鄭德曰蹤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又
云波急之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言簫中次詩下至尚有餘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四字 注相擊之貌袁本茶陵本無相擊之三字貌屬上句末 ○舞賦 ○注按周禮下至音聲之
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一字 注扶風茂陵人也袁本無茂陵二字 注建初中袁本無此三字
注以毅袁本無此二字 注少逸氣袁本無此三字 注亦與班固爲竇憲府司馬袁本無此十
字作遷竇憲司馬五字茶陵本此節注幷入五臣全非不具出 注雲夢藪名下至此並假設爲辭袁本茶陵
本無此二十字 寡人欲觴羣臣茶陵本觴作醼云五臣作觴袁本二云善作醼案醼即觴別體字尤以正字改之又注引左
傳各本皆作觴此等所言善作某字皆據所見耳 注言不如視其舞形下至單曰音袁本茶陵本無此二
十五字 注又曰歌采蕭下至聽者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 注鄭元注禮記曰
噫弗寤之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振振鷺鷺于飛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顓頊樂
曰五莖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玉
曰唯唯袁本茶陵本以此上爲序其下夫何提行另起案此賦恐無所謂序今題下有幷序二字及提行未必善如此也 明
月爛以施光茶陵本二云五臣作爛袁本云善作列案此尤校改也 注毛詩曰文茵暢轂袁本茶陵本無

此七字注鄭元注曰茵蓐也詩曰袁本茶陵本注上有禮記二字詩上有毛字注鄭元曰君
黃金罍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禮
器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皆欲騁其材能效其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相
著牽引也袁本茶陵本無牽引二字注淮南子曰鼓舞下至女樂羅此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
注態謂姿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衣上假飾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垂霧縠袁本
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而奏操也何校而上添舞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何校
亦改六是也各本皆譌注閑美陳云美靡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埤蒼曰嫺下至如弩機之發迅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脩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必有
所象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諸工莫當袁本茶陵本莫下校語云善作共案此尤校改也注相摩切也
袁本茶陵本相上有切字是也注扱引也下至扱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若神仙之彷彿
案仙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說詳前此正文神動亦初不云仙也擊不致筴茶陵本筴作爽案此無可考也袁本校語仍云善作
筴與尤所見同注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跌失蹤也袁本茶陵本失
作足是也注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字林曰鳥趨跳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曹憲曰瞭眇下至無此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擾攘就駕
袁本茶陵本蹝作攘案此疑尤誤改耳注埤蒼下至天下蹝攘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有擾攘爭貌四字注
爾雅曰蹌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許慎淮南子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闇
跳行疾貌袁本茶陵本無闇字樂而不泆何校泆改溢袁本云善作泆茶陵本云五臣作溢案何據任引孝經補而
不溢定從溢字也
卷十八○長笛賦○注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今人長
笛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容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順帝時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與馬皇后親下至皆其弟子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
注辨位曰下至所下所過之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毛詩曰下至在阜部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京師謂洛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作長笛賦袁本茶陵本賦作頌
案善無注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字林曰惟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爾雅曰山小高
下至山豄無所通谿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箭槀二竹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善以
箭槀爲一竹下注云二竹者弁聆風數之增多大誤注言似二竹也茶陵本似作此是也袁本亦誤似注蒼頡篇
曰聆聽也袁本茶陵本無蒼頡篇曰四字聽作風案二本最是韋昭注地理志箇鈴亦云一名聆風見尚書釋文與鄭注正合
尤增多及改皆大誤注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作顛根將顛
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郭璞曰下至因以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顛頭落也
茶陵本落作顛袁本無此字案今說文作顛頭顛顛大也疑各本皆誤注又兩山夾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鄭元曰澮所以通水於川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因王弼曰最處揩底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巖覆不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阜曲不平也袁本茶陵本曲
不平二字作下注木長貌袁本茶陵本無木字注漁池也袁本茶陵本無漁字注水注聲也袁本茶陵
本無聲字注字林曰流水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水
瀑至聲也袁本茶陵本水瀑至作波注古活切袁本活作括是也茶陵本亦誤活注爾雅曰下至言
蘊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說文曰窊邪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文曰搖
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張揖注漢書下至至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杜預注
左氏傳曰下至無有蹊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爾雅曰下至而長尾袁本茶陵
本無此九字注而大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爾雅曰下至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萇髦
也案萇當作長各本皆誤壄雉晁雊袁本茶陵本壄作野晁作朝案此未審善果何作注說文曰下至晁

古朝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　嘒嘒讙譟袁本茶陵本讙下校語云善作讙案此似尤改之也　注左右謂

林之左右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譥嗃並謂其仿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錚鑕

聲也袁本茶陵本聲上有皆大二字　注說文曰錚金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淮南子曰下至

絚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　注博物志曰鑑脅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善琴名袁本無善

字茶陵本并刪王逸曰以下至此非　注彭彭咸胥伍子胥也袁本茶陵本此八字作羽獵賦曰餉屈原與彭胥鄭

氏曰彭彭咸也晉灼曰胥子胥也二十四字案各本皆非也依善例當云彭胥已見羽獵賦七字　注琴操曰下至射殺

後妻茶陵本此一百三十三字作琴操曰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自傷無罪投河而死二十三字

是也袁本無非　注左傳曰魯哀公下至魯人謂之哀姜茶陵本此四十字作左氏傳曰夫人姜氏歸于

齊將行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二十三字是也袁本無非　注帝王世紀曰下至枕之高下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五十四字　搯膺擗標袁本茶陵本搯作掐案二本注中祇有國語一條亦無苦洽切之音恐善自爲搯字五臣乃作

掐故正文下有苦合二字耳尤改作搯未必是凡各本音蓋皆失善舊但今無可考故多不出　注歎聲若雷息聲若

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爾雅曰焚輪下至膺胸也袁本茶陵本此二十九字無　注魏書

程昱傳曰下至乃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注禮記曰下至未嘗見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九字　注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刻木爲鳶飛三日不下

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木車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按墨子削竹下至在七十弟子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八字　注

一作搓埤蒼曰搓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顏監注下至因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四

十二字　注字林曰阤小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聲類曰挑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

字　子樊協呂袁本茶陵本樊作野案已見上　注周禮大師下至夾鍾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　注

伶倫制十二籥陳云籥當作筩下同是也各本皆誤案所引仲夏紀古樂文也今作筒即筩字　注漢書律歷

志曰下至故曰爲主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八字　注矯正也又注謂以火橋也陳云矯橋

誤案上矯下橋二字當互易各本皆誤今考工記注作橋釋文云劉苦老反沈居趙反蓋劉橋沈矯善引與沈讀同矣　注斤斫

木袁本茶陵本木下有也字　注孔安國下至匏土革木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食舉下至徹去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注五日一習袁本茶陵本習下有樂字　注閑暇也服虔曰下至閑

音閑袁本茶陵本閑暇作暇閑無也字以下至音閑五十一字案二本最是暇閑連下注豫樂也五字皆韋語不得增多於其中也

注富謂聲之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掌距劫遌袁本茶陵本掌下校語云善作掌案二本所見非此

尤校改正之也　正瀏溧以風冽袁本茶陵本溧作漂注同案此似尤改之也　注漢書音義下至冽清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　薄湊會而淩節兮茶陵本薄上有寒字校語云五臣無寒袁本校語云善有寒案

此似尤刪之善不注無以考也　注說文曰汜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李尤七疑曰案疑當作

欸各本皆譌范書文苑傳可證七命注荅東阿王牋注作歎亦譌也他不悉出　或乃植持縼纆茶陵本云五臣作纆袁本

二云善作纏案此尤誤以五臣亂善也注中解纆字語本非善所有見下　注漢書音義下至謂之纆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七字　注金乾主磬下至其風閶闔袁本茶陵本此六十三字無　注對晉平公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字　注慆堙心耳下至手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　注埤蒼曰蹈下至跛踖不

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駘蕩安翔貌下至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鄭元曰蜿委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言聲相絞槩下至水流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蒼頡篇曰

拏捽也引也袁本茶陵本作又曰拏索持也六字　注廣雅曰捘按之也袁本茶陵本作又曰捘推也五

字　察變於句投袁本茶陵本變作度案此似尤改之也但度是變非　注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說文曰進倅字如此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曠漾敞罔袁本茶陵

本漾作瀁下有余兩二字案此尤本譌耳但善應有音今注中不見然則善音失舊甚明　溫直擾毅袁本茶陵本擾作優案此

似尤改之也　孔孟之方也案方字必誤上槩下介氣制察說惠皆韻不應此八句中獨此不協也五臣濟注方比也二云是

其本乃作方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遂無可考以意揣之疑或當作大數注尚書曰下至而有温和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厲列也茶陵本列作烈是也袁本亦誤列注高士傳曰下至光亦投水
而死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七字條決繽紛案紛當作理袁本云善作紛茶陵本云五臣作理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
以科條能分決注條決以繽紛能整理注繽理作理不作紛明甚注見韓稍弱下至死不恨袁本無此五十字茶
陵本此節注自史記以下全無非注范睢蔡澤並辯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趙人袁本茶陵
本無此二字注晉太康地記曰下至所以為不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四字注昭二
十九年下至魯人為奏四代樂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有曰延陵季子五字注舞也文王樂
也袁本茶陵本舞上有以篇二字文上有皆字注南言文王下至七孔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箾
音簫袁本茶陵本簫作朔是也案釋文云箾音朔可證注史記屈原者下至他皆放此袁本茶陵本無
此一百一字注僖二十四年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有曰字注推曰獻公之子下至為之田
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十四字有遂隱而死四字注以後吾親死袁本茶陵本無以後二字注左傳曰莊十
二年下至桓十二年傳云初南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有左氏傳曰宮長萬弒閔公於蒙澤杜預曰宋大夫
也又曰二十三字注辛卯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公子達曰下至欲為卿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七
字案此注疑袁茶陵有脫但尤增多者決非善舊耳又袁本此下有亹音尾三字茶陵本在上亹字之下注左傳曰定十
四年下至為雠敵也袁本無此六十六字有蒯聵衛太子也左氏傳曰衛太子登鐵上望見鄭師衆懼自投於車下二十
七字茶陵本脫蒯聵衛太子也六字餘同袁此所改大誤注不占陳不占也齊人袁本茶陵本作陳不占齊人也
六字注陳不占袁本茶陵本無陳字注占曰袁本茶陵本占上有不字注聞鼓戰之聲袁本茶陵本鼓
戰作鍾鼓注愕直也下至非此所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字林曰鄂袁本茶陵本林作書
注露新夷案露下當有申字各本皆脫注而淫魚出聽袁本茶陵本淫作游注淮南子瓠巴
下至楚人噞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字注喁魚出頭也袁本茶陵本出頭二字作口上見三字注淮南

子伯牙下至舒翼而舞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七字于時也袁本茶陵本于下有斯字案此無以考也琴賦
亦有于時也句或叔夜本此則無斯字者是注而齊右善歌袁本右作后是也茶陵本亦誤右注孫卿子
曰下至齊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懸鍾格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字林曰蹀
直視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直下視貌袁本茶陵本無下字注廣雅曰搏下至撫手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方言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字林曰睢仰目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
字注字林曰維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可以通於神靈下至曉喻志意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慎乃憲欽哉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憲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禮記曰食於質者案此有誤也各
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說文曰濊水多也澡洗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世本曰叔
舜時人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叔未聞三字案二本最是此鄭明堂位注尤所改大誤也世本決無其語若有之鄭何得云未聞
孔穎達撰正義何得不申說善自決無其語矣注賈逵注傳曰消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爾雅
曰骨謂之切犀謂之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一作埏下至埴土為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十九字注玉謂之彫石謂之琢袁本茶陵本無玉謂之石四字案尤所增大誤唯笛因其天
姿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其字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注暴辛垂叔之流袁本無此六字案此尤添之但無所謂之
流未必合於善舊也茶陵本此節注多刪無以相校注長於古笛下至故謂之雙笛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麤者曰楇細者曰枚言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聲故謂五音畢袁本茶陵本無此六
字注言易京者下至宋翟之比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易京上已注訖此所增大誤○琴賦○
注尸子曰下至故謂之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說文曰猒下至會意字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而不憫袁本茶陵本憫作悶下有也字注淮南子曰下至禮義廢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三字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袁本茶陵本云善作音聲者覽案此少者字或尤本脫耳注桓譚

新論曰至下琴德最優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史記曰至下堪爲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注謂包含至下光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又曰至下視物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
注價者物之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盤曲紆屈至下山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
字有盤紆詰屈也崔嵬岑嵓高峻之貌也十四字互嶺巉巖袁本茶陵本互作亢案此無可考也或尤本字譌注崖
巘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偃蹇高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巍巍高大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
字注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說文曰津液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觝至也隈水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安回波靜遠去象袁本
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皆美玉名茶陵本無此四字袁本有注說文瑾玉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
翕赩盛貌袁本無此四字茶陵本有注詩傳曰赩赤色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蒼頡篇
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著天地人經至下得符鯉魚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造伯
陽九山法至下不能解其音旨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茹芝英以禦飢袁本茶陵本無
此六字清露潤其膚袁本茶陵本二云露善作霧案此尤改之蓋以五臣亂善注列子曰袁本茶陵本列子作
新序案二本最是注行乎郛之野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孔子曰先生至下能自寬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字注班固漢書曰袁本茶陵本書下有贊字注皇甫謐至下在汲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八字注言若鳥之凌飛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奉君以周旋陳云君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高士傳曰堯至下陽城槐里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三字心慊慨以忘歸案慊
慨當作愷慷善引爾雅愷悌樂也慷卽康字是其本作愷慷甚明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云慷慨歎聲也乃誤作慷慨大違嵇賦
之意各本以五臣亂善失著校語更誤今特訂正之注張衡應問曰何校問改閒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孫竹
枝根之末生者也袁本未作末是也茶陵本亦誤未陳云枝上脫竹字今案枝當作竹耳各本皆誤注又曰
至人至下順物而至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孟子曰至下見秋毫之末袁本茶陵本無

此三十一字注按慎子至下督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般倕騁神茶陵本般作班二云五臣作般袁
本二云善作般案尤所見蓋與袁同也注廣雅曰厠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我與君作袁本茶陵
本無此四字注廣雅曰揮至下以爲世無賞音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二字注自大夏之
西崑崙之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或曰成連至下見子春受業焉袁本茶陵本無此八
十二字注淮南子曰師曠至下清角爲勝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二十四字注韡曄盛貌
繁縟聲之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言聲陵縱至下開張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
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案翠粲皆當作萃蔡順正文而誤改也說詳下注紛翠粲兮案翠粲當作綷
縩順正文而誤改善下文云字雖不同正謂此所引萃蔡綷縩與正文翠粲及下引璀粲各不同也於是器泠絃調案泠
當作冷袁茶陵二本云善作冷此以五臣亂善注如志謂如其志意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達則兼
善天下袁本茶陵本達作堯案尤未必是也拊絃安歌袁本茶陵本二云拊善作持案此尤改之注爾雅曰
扶搖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
莊子至下風仙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窈窕淑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鄭元曰至下
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會節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半在半罷謂之闌袁本
茶陵本此七字作闌亦歇也四字注聲多也袁本茶陵本此二字作疾貌二字注遝不及也至下徒合
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案二本正文遝下音蘇合譶下音徒合此與增多閑雜無以審眞善音若何也注廣雅曰至下
舉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蒼
頡篇曰隨後曰驅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韓詩曰至下猶躑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
注言扶疏四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攢仄聚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毛萇傳
曰至下聲長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蒼頡篇曰至下詠之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又袁有似
鴈之音已見上文八字在注末茶陵複出非尤本倒在上益非注爾雅曰摟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說

文曰遾下至捋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說文曰繚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潚洌水波浪貌言聲似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明嫿睩慧袁本茶陵本慧作惠案此似尤改之也注古本葩字下至所以不惑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七字注令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纂要曰下至謂之九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醇厚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又對曰下至巴人袁本無此十四字有巴人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崔豹古今注曰下至後人回以為樂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九字非夫放達者袁本茶陵本無夫字下非夫至精者同案此似尤添之也注說苑曰應侯下至能無怨乎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九字注字林曰慘下至憎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喜懼抃舞案懼當作躍各本皆譌注服虔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與女子袁本茶陵本子下有期於梁下女子六字注高誘注淮南子曰下至而水溺死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奮長子建下至官至二千石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人臣尊寵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延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袁本茶陵本無舉字奮字注建郎中令下至遲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三字注孔安國曰屏除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文曰謳齊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其形下至而色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國語曰下至鳴於岐山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列女傳曰下至於漢皋之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韓詩曰下至和靜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賈逵曰唯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笙賦○注周禮下至十二簧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白虎通曰下至衆物之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杜預曰汶水下至小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以飾五材案飾當作飭各本皆譌注亦作撚謂指撚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統物也茶陵本物作揔是也袁本亦誤物注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尚書曰鳳皇來儀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司馬彪曰企望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翾翾初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漢書音義曰岐岐將行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郭璞爾雅注曰咮鳥口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字作咮亦喙也四字注駢田聚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重疊貌袁本茶陵本重疊二字作衆注見孟嘗君下至亦能令人悲乎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於是雍門下至流涕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韓詩外傳曰下至不舉樂焉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二字注氣氣悟也袁本茶陵本不重氣字注謂先溫煖下至調理其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埤蒼曰佛鬱袁本茶陵本埤蒼作字林終嵬峩以蹇愕案愕當作諤注同袁本云善作諤茶陵本云五臣作愕此以五臣亂善非注又云孟浪下至而復放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埤蒼懰宿留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虺韡熠袁本茶陵本熠上有煜字注廣雅曰煜下至盛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蓋音與增多閒雜者或埬勇剽急袁本茶陵本云剽善作影案此尤改之亦以五臣亂善也注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虛滿謂隨氣虛滿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憀亮下至猶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案此蓋音與增多閒雜者注古咄喑歌曰何校喑改唶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宛其落矣茶陵本云五臣作落袁本云善作死案此尤改也夫其悽戾辛酸袁本茶陵本戾作唳案此尤改注聲大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聲長貌下至下深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字作聲大且長貌五字注漢書音義下至曰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鄭元曰闋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絃謂琴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廣雅曰長琴下至六七孔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十八字披黃包以授甘袁本茶陵本包作苞注同案此尤改注說文曰縹下至大禹切袁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縹綠色也瓷瓶也七字注齊公之情案情當作清各本皆譌注吳錄下至以為酒有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蓬勃泰出貌袁本茶陵本泰作氣注鄭元下至不過羽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舜樂曰大韶袁本茶陵本大作簫注限一齊楚袁本茶陵本限作混注昭公二十九年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魯人為奏四代樂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凡人邇近者下至不攜離之音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八字　注言衆
若林能揔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嘯賦○注籀文下至其嘯也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四字　注從我者其由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僻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遺身謂其身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廣雅曰下至邪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字　注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蕎啓強茶陵本蕎作蘧強作彊是
也袁本誤與此同　注言聲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字林曰慓
飛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黃宮謂黃鍾宮聲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說苑曰湯
時下至於是化形隱景而去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六字　注言悲傷能挫於人袁本
茶陵本無此七字　洌飄眇而清昶袁本茶陵本飄眇作繚眺注同案晉書作繚眺尤改恐誤　注爾雅曰下至
寒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字林曰鳴下至音訓同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四十字　注通古之
風氣下至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蕩埃藹之溷濁袁本茶陵本蕩作流藹作靄案晉書作蕩字靄
字未審果何作　注姑洗下至考神納賓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說文曰溷亂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大字　注樂用之則正人袁本茶陵本無之字人下有理字案樂記注各本皆脫　注景山大
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字書曰悱心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訇磕嚠嘈袁本茶陵
本嚠善作啷案啷不可通二本所見非也晉書亦是嚠　注字林曰磕大聲也袁本茶陵本字林曰磕四字作皆
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恒字有二曲字案二本所見不可通非也晉書亦有恒不重曲　注清
疾貌袁本茶陵本無清字　注孟子曰下至化齊衞之國袁本此三十字作緜駒王豹已見上文四字最是茶
陵本複出此異亦非　注晏子春秋虞公下至長夜瞑瞑何時旦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四十一
字案凡若此者複雜已甚增多之非固不難辨耳　注韓必斂手袁本茶陵本斂作檢案今春申君傳作斂蓋善所據作檢
也檢斂古字通　注孔安國曰下至此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　注孔安國曰下至而致

鳳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　注晉書阮籍下至乃登之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九字

文選考異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文選考異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十九○情○注事於最末袁本茶陵本事於作於是何校改於事○高唐賦○注漢袁本茶陵
書注曰下至風諫婬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史記曰下至爲頃襄王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五字注鄭元曰寢臥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爲高唐之客注自言爲高
唐之客袁本無此正文五字注七字茶陵本有案此蓋善有五臣無而失著校語者注欲親進於枕席袁本
茶陵本無進字案親當作進尤校改親爲進因誤兩存耳注如曈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陳云曈曨二字疑今案無四
字是也字書不見曈曨考五臣云如松栽也或誤入但亦非曈曨袁茶陵二本爲不誤注韓詩曰何校詩下添章句二字陳
同今案此所脫無以訂之注偈桀侹也袁本此下有居竭切三字案是也尤改入注末作偈居竭切非茶陵本刪去益非讀
者因是皆誤連下文疾驅貌於此句而不可通矣注生此土袁本生下有平字是也茶陵本無又其下此注不完皆非注
安流平滿貌袁本茶陵本無安流二字注爾雅曰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
田畝袁本茶陵本作郭璞爾雅注曰有隴界如畝十一字注廣雅曰險陿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謂
水口急陿下至復會於上流之中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若浮海而望碣石案碣
當斷句會碣礚厲及以下皆相協無容失其一韻石字當屬下句首石礫礫礫二句言小石也五臣石溺溺二句言大石也其善注則云碣
石者以碣石解正文之碣非其讀正文於石爲句必五臣不察乃誤分節如此後善爲所亂而各本不著校語也又五臣誤改下文礫礫
作礫礫由不知礫礫與溺溺相對爲文亦可證注孔安國注尚書曰碣石海畔山也袁本作碣石山
名也已見上注是也茶陵本全複出皆非注埤蒼曰瀺灂水流聲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字林
曰竄逃也七外切非關協韻一音七玩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袁茶陵似非也此卷善
音二本多所刪去耳注交相也案交相當作相交各本皆倒注毛詩曰下至下句曰糾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八字注桑弱下垂貌袁本茶陵本無下垂二字注漢書大人賦猗狔以招搖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字丹莖白帶何校二云丹一作朱陳同案袁本茶陵本丹作朱也注脩哉萬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
字案此二本脫注裖已見上林賦茶陵本作振字當作裖字袁本作振當作裖字皆校語錯入注又誤改善作當以尤
所見爲是注李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方言曰磑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埤蒼
曰崎嶇不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說文曰俗案俗當作谷此所引谷部文各本皆譌下文千芊古
字通芊亦谷字之誤注望山谷芊芊青也袁本茶陵本芊芊作千千案今本說文作谸谸注深直貌案直
當作冥各本皆譌此在釋訓注傾岸之勢下至如熊之在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楚辭曰
怊悵而自悲王逸曰悵恨貌袁本茶陵本作王逸楚辭注曰怊悵恨貌十字注說文曰纚下至
若出於神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有言不可測知五字案此尤添四十六字於言不可測知上而傳寫者因遺落其元有
之五字也但所添不當凡尤意專主增多每類此陳但謂若出於神四字衍未是注見本草下至漢書音義曰
袁本無此二十五字有射干江東爲烏蓮七字茶陵本作射干烏蓮草也六字案蓮當作萐廣雅烏萐射干也曹憲音所夾今本亦作蓮
其誤正同此注爾雅曰王睢下至一曰鶬鶊袁本無此四十七字有王鵙鸝黃已見上七字最是茶陵本所
複出不同皆非注昔有婦登北山袁本茶陵本婦上有思字陳云北當作此各本皆譌注漢書郊祀志
曰下至充尚羨門高二人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或駁善注羨門高誓之解而記於旁尤延之
誤取注之也注人在山上作巢袁本茶陵本人下有共字又案此解正文公樂當云人共在山上作樂各本樂譌爲巢也
注以玉飾宮也袁本茶陵本以上有琁宮二字案無者非也又二宮字皆室之誤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無
此三字注漢書音義李奇曰下至橫銜之袁本無此四十七字有羽獵已見上銜枚見吳都賦十一字最
是茶陵本所複出不同皆非注爾雅曰苹下至亦可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以羽飾蓋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九竅通鬱精神察滯袁本二云善有滯字茶陵本二云五臣無滯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注意善
並無滯字察字韻上逮下歲自協以七字爲一句但傳寫者誤因注中鬱滯不通也妄添於下袁茶陵據之作校語尤延之亦不審而讀
者皆誤認爲善有五臣無矣注氣者五藏之使候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神女賦○其夜

王寢陳云王寢白玉諸字當如沈存中姚令威之說案何校亦云然謂玉王互譌也說載筆談及西溪叢語今考互譌始於五臣見
下果夢與神女遇袁本茶陵本無果字是也案尤本所見又五臣以後之誤者王曰袁本茶陵本王下有對字
是也案此玉對曰五臣玉作王仍存對字尤本所見又五臣以後之誤者注紛擾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王曰
袁本茶陵本王作玉案此二本失著校語注髣髴見不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玉曰袁本茶陵本玉作王
云善作玉案二本與尤正同然則善五臣王玉互換此其明驗也自王寢以下及後王覽其狀皆當如此二本校語不備尤本亦多以五
臣亂善賴存此一處可以推知致譌之由爲沈存中姚令威疏通而證明之讀者亦可以無疑矣注勝盡也賛明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八字注毛萇詩傳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說文曰侻案侻當作娧各本皆譌此女部文也
注與娧同案娧當作侻各本皆譌注旁宜侍王旁案首不當有旁字蓋此注在宜侍旁句下後幷上爲一節
而標此字爲識各本因皆衍近之既妖案妖當作姣上文姣麗五臣作妖善作姣袁茶陵二本有校語此以五臣亂善各本
皆非善注言近看既美是作姣之證注方言曰姝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字林曰瞭明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聯娟微曲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其所載五臣濟注有之案二本是也此尤所見誤衍
注靖好貌袁本茶陵本作閑體行也案二本是也此女部文今本閑體行娧娧也而善節引之注廣雅曰嬧好
也袁本茶陵本作嬧靜好也四字案二本是也此亦女部文非引廣雅尤所見誤衍注音畫說文靜審也韓
詩靜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或仍當有音畫二字以下皆誤衍耳注聲類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和靜貌下至嫕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字林曰旋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結猶未相著袁本茶陵本結上有未字是也注方言曰頩怒色清貌切韻匹迥切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登徒子好色賦○注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婬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字注廣雅曰嘕嘕欯欯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一云食邑章華因
以爲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唯唯案此下各本皆提行非也考此賦本無所謂序今題下有幷序二字而於此提行謂

以上是序以下是賦善必不應如是大誤未詳其何時始爾也注廣雅曰從容舉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此郊卽鄭衛之郊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靜女其姝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
大路詩篇名也下至與俱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司馬彪注漢書子虛
賦曰復荅也顔師古注復音伏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復報也三字案二本是也凡此等尤所添皆
非是○洛神賦○注記曰下至改爲洛神賦案此一百七字袁本茶陵本無二本是也此因世傳小說
有感甄記或以載於簡中而尤延之誤取之耳何嘗駁此說之妄今據袁茶陵本考之蓋實非善注又案後注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當
亦有誤字也注黃初文帝丕年號下至濟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一云魏志
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亦尤延之誤取或駁善注之記於旁者注
已見東都賦陳云都當作京是也袁茶陵二本複出皆非案複出不合善例凡袁亦誤者不悉出注山上神芝
袁本茶陵本神上有有字是也容與乎陽林袁本茶陵本陽作楊云五臣作陽案二本是也尤所見以五臣亂善注陽
林一作楊林袁本茶陵本無陽林一作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所見蓋有陽林善作楊林乃校語錯入注因改善作一以就
之耳腰如約素袁本茶陵本云約善作束案二本校語是也注云束素約素以約解束五臣因改正文作約尤所見以之亂善
非也奇服曠世袁本茶陵本云世善作代案此以五臣亂善注沃人之國下至名玉也又曰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投我以木瓜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報之以瓊瑤何校瑤改琚是也各本皆
譌注綃輕縠也案此當作綃已見吳都賦袁茶陵二本所複出者其證也注爾雅曰下至厓上地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漢書音義應劭曰下至瀨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神仙傳
曰切仙一出下至女亦不見袁本茶陵本此注作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
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迴顧二女亦卽亡矣案皆非也依善例求之當云交甫已見江賦袁茶陵
其所複出也注說文曰下至靜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
下至無求思者案二妃下當有游女並三字依善例求之如此謂二妃注在思元賦游女注在琴賦袁本茶陵本所複出皆非

然卽其證也毛詩曰以下二十字尤本誤衍袁茶陵無　注各處河鼓之旁袁本茶陵本無鼓字是也　注聖足
行於水袁本茶陵本足作人是也　令我忘飡袁本茶陵本飡作餐案疑善飡五臣餐而失著校語也飡餐古亦同字俗
譌爲飡他皆放此又案注使不飱飱當爲飡　注曹植誥洛文曰案洛當作咎各本皆譌文今載集中袁本茶陵本誥
譌誥陳云當作禊大非王伯厚嘗言曹子建誥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誥風伯雨師名篇之意顯然矣　注王母乘紫雲車
來袁本茶陵本來上有而字是也　注爾雅曰下至山脊曰岡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淚下貌袁本
茶陵本無此三字　顧望懷愁案袁本茶陵本此下校語云善作怨其所見非也此韻腳非有異同尤本未誤　注說文
曰騑下至盤桓不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　○補亡詩○注王隱晉書曰下至
賈謐請爲著作郎此四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所載五臣翰注亦引王隱書而文大異蓋幷善於五臣之誤以尤所見
爲是　注聲類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采蘭以自芬香也下至喻人求珍異以歸
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八字作言蘭芬芳以之故己循陵以采之喻己當自身盡心以養也二十三字　注言在家之子袁本
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無有縱樂須供養此相戒之辭也袁本茶陵本縱樂作游盤無須供養此四
字　注馨芬香也下至教其朝晚供養之方袁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言相戒盡心以養也八字　彼
居之子色思其柔陳云二句當在心不違留下如首章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倒　注孟春之月下至
先以祭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異歸養其親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廣雅曰嗌下至今呼魴魚爲鯿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　注毛詩
曰案毛字誤各本皆同無以訂之　注豕畜之袁本茶陵本畜作交是也　注鄂不韡韡袁本茶陵本鄂作萼下同
案二本非也此善注當有鄂與萼同如下注跗與趺同之例因順正文改字而刪去之也尤依毛詩校正但未補所脫　注此喻
兄弟比於華萼案兄弟比於四字不當有因上引常棣而誤添也各本皆衍　注爾雅曰謂之萼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　韡韡和風案韡韡當作揖揖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揖揖可證此必尤延之所改二本注云揖與書同
尤亦改揖爲韡甚非　注雲色不明貌袁本茶陵本雲色不明四字作黑字　注韡韡風聲和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六字　注鄭元曰九穀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蒼頡篇曰稠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
字　注郭璞曰道光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獸在于草案于當作在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在
在可證尤所見誤以五臣亂善何云當作在陳同蓋據二本校　注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八風已見上袁本作四時八風並已見上是也茶陵本脫　注曰風曰時案當作曰寒曰風章懷太
子注後漢書李雲傳所引史記如此蓋尚書亦然也今以東晉古文添曰時二字而誤去曰寒二字各本皆譌何校添曰寒陳同皆仍衍
曰時未是　注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袁本茶陵本無首六字未有者字　注周禮
曰山林下至根生之屬袁本無此十五字茶陵本此節無善注　注猶猷古字通袁本茶陵本無此五
字案此或所見不同若有之當如何校改上引詩王猷作猶乃相應　注易曰下至則歸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
○述祖德詩○注春秋僖公二十六年下至使受命於展禽袁本茶陵本無此一
百十一字案二本是也此實非善注　注西晉也袁本作已見西征賦是也茶陵本複出亦可證　注東晉也袁本作已
見魏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亦可證　注左氏傳曰以儌邑下至介閼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　注今
也歷國百里袁本茶陵本也下有日字案陳云脫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龕勝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字　注曹大家上疏謂兄曰袁本茶陵本謂作諸陳云諸當作請　注張勃吳錄曰下至周
行五百餘里袁本無此十九字有五湖已見江賦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與此皆非　注埶樹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二字　○諷諫○注應劭曰黼衣下至旗上畫龍爲之袁本無此二十五字有黼衣已見上
五字茶陵本有杜預曰白與黑謂之黼九字　注言受形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二字案無者是也此或以漢書顏注記於旁尤延之誤取之陳云言上當有顏師古曰四字不知其非善引也以下凡顏師古曰各條皆
不當有袁茶陵二本俱無者最是今不悉出其所有誤中之誤亦不更論　注迭互也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案尤誤依顏
注移　注劉兆曰旁言曰譖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顏師古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尤延之添
耳　注尚書曰以蕃王室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墜失也真魏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

此即顏注而竄入善者注應劭曰小兒啼聲唉唉袁本茶陵本無此并下顏注共十六字注顏師
古曰懷思也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有善曰二字案二本是也以下皆善注而此爲顏注竄入者注弟謂
元王也元王封於楚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
業於後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有即位且三十年六字案二本最是此亦顏注竄入克奉厥緒袁本云緒善作
次茶陵本云五臣作緒案此所見不同漢書作緒或當是也注夷王名郢客元王子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戊乃嗣故言不永統祀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上七字顏注竄入犬馬悠悠陳云據注當作
繇繇今案其說誤也顏注竄入非善所引善注悠悠然遠也在下可證其與顏不同也尤延之所誤取複沓歧互不相比次讀者多不審
注以致困匱袁本茶陵本作以困乏三字案二本是也以致困匱乃尤依顏注改耳嗟嗟我王袁本茶陵本不
提行是也注我王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殆其茲怙袁本云善作茲怙茶陵本云五臣作怙茲案各本所
見皆非也此但傳寫誤倒非善獨作茲怙何云當從漢書作怙茲於韻乃協陳同注不自勗愼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
二本是也此亦顏注竄入注言王不思鑒鏡之義袁本茶陵本思下有之不二字無義字案二本是也尤誤依顏
注改注又鄧展曰岋下至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又上顏注十二字亦無說具於前於赫君子
案赫當作昔此善作昔五臣作赫故善注云歎美昔之君子袁本茶陵本所載五臣翰注云於赫美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所當訂正考
漢書作昔五臣誤耳唯此節下顏注仍爲誤取竄入不相比次說具於前○厲志○注廣雅曰厲下至自勸
勤學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毛詩傳曰熠燿燐也袁本無此八字有熠燿已見秋興賦七字是也茶陵
本所複出與此皆誤注一寒一暑一往一復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有來者二字是也何校添來者於復字下陳
同仍衍八字注論語曰下至不舍晝夜袁本無此十七字有逝者已見秋興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皆
非注人鮮克舉茶陵本下有之字袁本無陳云引詩脫之字是也注又匪先民是經先民周
公孔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田般於游袁本茶陵本田作出何校依之改陳同案此尤本譌耳注淮
南子曰楚恭王下至而精通於物袁本無此五十八字有養由已見幽通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

皆非注荀卿子曰案荀當作孫各本皆譌注種善德茶陵本種作積善下有成字是也袁本誤與此同勉
爾含宏袁本茶陵本爾作志案此亦尤本譌也注成人在始與善敬之哉茶陵本與作與無敬之哉
三字是也袁本無與善敬之哉五字非注顏淵問仁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克己復禮爲仁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孔安國曰復下至況於終身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老子曰埏
埴以爲器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袁本無此十二字有
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九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皆非注暉吉茶陵本暉上有其字是也袁本亦脫注隰朋可
袁本茶陵本隰上有則字是也
卷二十○上責躬應詔詩表○注市專袁本茶陵本作市專切在注末是也注毛詩謂
何顏而不速死也袁本茶陵本謂作曰案考毛詩傳箋皆無此文蓋毛字傳寫有誤此所引或在三家詩傳耳五臣向
注乃云詩無此句而以表言詩爲誤果爾豈子建誤稱善又從而誤注耶五臣鹵莽每類此○責躬詩○注庭燎
有煇袁本煇作輝案正文作輝煇煇同字袁本是也茶陵本亦作煇蓋皆依今詩字改也注魏志曰黃初二年
陳云志當作書此王沈魏書見國志注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譌注儀禮曰案禮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注舛而不
殊何校舛改舍殊改誅陳云國志作捨而不誅細尋恐如李注所引爲得謂植雖有過不忍遽絕耳又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漢宣帝封
海昏侯詔中語也今案陳校是也考求通親親表云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彼注引漢書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此舛與爽粲散析
互異而義皆同漢書宣紀作粲武五子傳作析當各依其舊今國志蓋誤而何據之非矣又荀悅漢紀宣帝詔作捨而不誅亦後人所改
注魏志曰朱紱光大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二本是也考國志下文光光大使我榮我華作朱紱光大使我榮華
然則朱紱光大乃光光大使句之異不應以注此明甚矣必或記於旁而尤延之誤取耳又案善下文注引光光常伯是選本無誤今國
志自不與善同何陳皆用國志校者亦非當各依本書餘所有異同準此注毛詩傳曰不慮不圖陳云傳當作箋
案爾無正弗慮弗圖箋云而不慮不圖此引之以注不圖也○應詔詩○祁祁士女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
作女士案二本所見傳寫倒也此女字協韻非與五臣有不同尤本不倒蓋改正之矣注糇糧食也陳云糧字衍此引小

雅伐木三章傳文是也各本皆衍　注風縱縱而扶轄袁本縱縱作從從案當作從從說已見前茶陵本作縱縱與此皆誤　注情慨而長懷袁本茶陵本重慨字是也○閑中詩○注都督雍梁晉諸軍事陳云晉當作秦是也各本皆譌　注毛詩曰皇甫卿士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古旦袁本茶陵本作旰古日切在注末是也　注成規之畫陳云之字疑今案國志注所引作外規廟勝之畫或此傳寫譌脫也　注虛畾謬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當是二本脫交當作文傳寫譌耳　注林欲以爲功下至復詰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案此當是二本傳寫脫范蔚宗書在西羌傳文句小異　注論語子曰何校子下添路字陳同各本皆脫　注尚書曰申命羲叔下至以修封疆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案此當是二本脫去一節注也　注惴惴或呴嘘袁本茶陵本嘘下有也字案此當云熙或作呴熙嘘也各本皆誤五臣銑注云熙猶呴也即襲善此注爲之可借爲證○公讌詩○注謂五官中郎也案謂當作爲也當作將各本皆譌○公讌詩○注升玫袁本茶陵本作翅升玫切在注中不翅猶過多也下是也　注論語摘襄聖承進讖曰袁本茶陵本襄作褒是也○公讌詩○注少有學下至減死輸作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有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有文學二十四字案二本是也　注古詩曰日出東南行案此當作古日出東南隅行日各本皆誤○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注後爲五官將文學卒袁本茶陵本官下有中郎二字是也○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注又程猗說石圖曰袁本茶陵本又下有日字是也　注唯此與宅陳云唯此二字當乙各本皆倒　注言日澄清也袁本茶陵本但有澄字無上言日下清也四字陳云言日當據左太沖詩注作方言日案此或尤延之校添而又脫誤耳　注搏拊琴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此亦尤延之校添　注儀禮曰小臣王辭袁本作小臣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亦複出皆非○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陵風協紀案紀當作極袁本云善作紀茶陵本云五臣作極詳善引孝經鉤命決注協極是善亦作極不作紀各本所見皆非　注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合壽考也陳云合當作令

是也各本皆譌○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文章志曰應貞袁本茶陵本貞作禎下同案今晉書文苑傳作貞又上所引晉陽秋各本皆作貞蓋諸文互異善各從其本尤延之據晉書校改而一之耳　注奄有九州陳云州當作有各本皆誤　注在人也袁本茶陵本在人二字作是案此尤延之校改　射御茲器茶陵本云射五臣作躬袁本云善作射何校云五臣作躬是也今案注無明文二本校語非可全據善果何作莫可考晉書亦作射仍不當竟改何校未是也　注不懈于位袁本茶陵本不作匪案此亦尤延之校改○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宋書七志曰袁本宋作今茶陵本亦作宋陳云注引今書七志處甚多又證以王文憲集序宋字之誤無疑案所說是也　注東郡人也袁本茶陵本東作陳是也　注冠于時袁本茶陵本時上有一字是也　注命有司袁本茶陵本命上有乃字案有司當作司服　注必脩其故袁本茶陵本脩作循是也　注又何爲乎袁本茶陵本此四字作何在二字案凡此類皆尤延之改　注日出暘谷袁本暘作陽下同茶陵本亦皆作暘案當作湯各本皆譌湯谷如蜀都吳都西征等賦皆有其證不具出○樂游應詔詩○注沈約宋書曰下至爲高祖相國掾茶陵本善曰下無此二十二字有與彭城王義康六字其五臣銑曰下有之袁本但載銑注末云善注同案此幷五臣於善而各本皆失善之舊無可訂正也　注草木交曰薄虡陳云虡字當在交字下案虡衍字耳各本皆譌今楚辭注交下有錯字善引不備登廬山香爐峯詩注亦如此○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案痱腓二字當互易詳文義謝詩作痱善引韓及毛皆作腓而訂之曰今本作痱字非也考鮑明遠苦熱行渡瀘寧具腓注引毛詩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則此不得爲痱病也明甚蓋五臣因之改正文爲腓後以亂善遂復倒此二字使相就不知其不可通也　歸客遂海嵎案嵎當作隅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從山詳善引尚書注海隅是善亦作隅各本所見皆非　注大川之閒何校閒改上陳同各本皆譌○應詔讌曲水作詩○注武帝引流何校武改文陳同各本皆譌　注故象者袁本茶陵本象下有者形二字案此當作故象而形者二本誤而作者尤因其不可通輒刪二字非今本王弼注老子不誤　輦賛踰障袁本茶陵本障作嶂是也　注如耒耜之爲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字書曰祕者陳云祕者下脫密也閒祕四字今案當在祕下者上各本

皆誤昔在文昭陳云昭五臣作韶據善注亦當作韶今案茶陵本云五臣作韶與尤所見皆非也袁本作韶不著校語或所見善亦作韶爲不誤耳注言其成也何校成改盛陳同各本皆譌注謂諸王者蕃也何校者改睿陳同各本皆譌注故以前之文何校文改交陳同各本皆譌注錫袁本茶陵本作析音錫在注末是也注拂去也陳云此拂字當作弗引毛生民首章傳也下句拂亦作弗者言顏詩亦有別本作弗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譌○皇太子釋奠會作○達義茲昏何校云據注茲當作滋陳同案所校是也善作滋故引新論注滋昏五臣作茲故濟注云亦猶是焉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袁茶陵不著校語古茲字雖與滋同義然非此之用注九永袁本茶陵本作九永切在注中憬遠行貌下是也注丘殞袁本茶陵本作丘殞切在注末是也注王逸姸敫蚩曰袁本茶陵本無敫字案無者是也後五君詠注所引亦無敫字可證注爾雅曰逷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虞夏商袁本茶陵本商下有周字是也○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注杏袁本茶陵本作荇音杏在注末是也○應詔宴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言重故也袁本茶陵本注無故字是也幘道曰簪案道當作連謂連幘於髮也釋名有其證各本皆譌○送應氏詩○注謂罪苦也案苦當作咎之各本皆譌此引表記注○征西官屬送於涉陽候作詩○注倉憒切袁本茶陵本倉上有咄丁忽切咄五字無正文咄下丁忽二字是也案今善音割裂失理皆此類憂喜相紛繞茶陵本云五臣作擾袁本二云善作繞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注引神女賦紛紛擾擾是亦作擾不作繞但傳寫譌耳○金谷集作詩○注蔡邕陳琳碑曰何校琳改球陳同各本皆譌注沙棠櫟儲袁本儲作櫧是也茶陵本亦誤儲注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袁本茶陵本作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是也案此亦尤誤改○王撫軍庾西陽集別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作字是也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是也案此必或記於旁而尤延之誤取之方舟新舊知袁本茶陵本新作析是也注因袁本茶陵本作音因二字在注中城曲重門也下是也○鄰里相送方山詩○注力塹袁本茶陵本作力塹切三字在注中維船索也下是也注少思寡欲案思當作私各本皆譌注郭璞山海經曰案經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新

亭渚別范零陵詩○注十洲記曰陳云案東方朔十洲記皆記仙山異境非其他地志之比安得載丹陽古蹟況觀新亭吳舊亭語乃三國以後人所記書名之誤更易辨也今案其說是也洲當作州善屢引之必當日別有其書也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誤餘詳每條下注謝眺何校眺改朓陳云注眺並當作朓各本皆譌以下放此不悉出注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何校平陽改陽平蒙上添百姓二字陳同各本皆誤○別范安成詩○注心灼爍其如陽案陽當作湯各本皆譌

卷二十一○三良詩○注嚴父潛長夜袁本茶陵本潛作潛是也○詠史○注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此一節注袁本茶陵本係五臣翰曰下案二本是也尤本誤以五臣竄入善注殊誤當削去之注韓君章句曰陳云韓下脫詩薛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干木偃息以藩魏案干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陳威發憤何校威改咸陳同各本皆譌注長衢夾巷陳云衢下當有羅字各本皆脫注義義容也案義義當作娥娥各本皆譌今廣雅可證注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袁本茶陵本也隨作修道是也案武依今本高士傳當是芈武仲三字之脫酒酣氣益振袁本茶陵本振作震是也注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案曰下當有起於窮巷之閒楚辭曰九字各本皆脫所引楚辭在哀時命可證也注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儲還視三字曰下有顧還視也四字案此蓋所見不同○詠史○注終於家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有協見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十六字案此當以尤所見爲是二本幷五臣於善而誤也何陳皆取以添改非凡題下意揣作者之旨均屬五臣語前後可以例推而得者注鍾會有遺榮賦又注鍾會遺榮賦曰袁本茶陵本不另分節作鍾會有遺榮賦曰七字案此亦所見不同○覽古○注史記曰至秦王大喜此二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幷善注於五臣而脫也注史記曰至請以十五都與趙此一百五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幷善注於五臣而脫也注吾所以爲此也袁本茶陵本也作者是也注不如將軍寬之至也袁本茶陵本如作知是也○張子房詩○注予朝至於洛師卜袁本卜下有澗水瀍水四字茶陵本有澗水東瀍水西大字案茶陵本爲是

注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袁本不重不易二字何校去陳云衍是也茶陵本全刪此節注非注翻飛維鳥茶陵本翻作飜下同案茶陵本正文下有校語云善作飜則注中二字皆作飜爲是袁本亦作翻誤與此同後謝宣遠荅靈運詩翻飛各異槃注作飜正文作翻疑正文誤但彼無校語耳凡此等皆舉其例而不勝一一出之者注燭幽明也茶陵本幽作猶是也袁本亦作幽誤與此同注周易曰下至照于四方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脫注孟子曰袁本茶陵本起此至末五十四字脫注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何校王逸楚辭注曰六字改作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九字非也陳云楚辭注曰下脫慶雲喻尊顯也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共十五字是也注見四子何校見上添往字陳同是也注要其天下也何校也改焉陳同是也袁本茶陵本所脫止此注屬車八十乘案十下當有一字各本皆脫注不良能行何校能改於陳同各本皆譌○秋胡詩○注詩曰東方之日案詩上當有韓字各本皆脫注爾雅曰蕪草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小雅載漢藝文志今孔叢子之第十一也此所引廣言文昔醉秋未素袁本茶陵本醉作辭有校語云善作醉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醉但傳寫譌非善五臣有異注日出之東隅案日出二字當作失各本皆誤注歲既晏兮孰華案華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五君詠○注詠劉伶曰案伶當作靈各本皆誤袁茶陵二本後正文亦作伶詳其注中凡所載五臣日則爲伶字而善注三見仍皆爲靈字然則必五臣伶善靈而失著校語尤所見正文獨不誤此處因向同善注而亂耳又案二本酒德頌注亦善是靈字五臣是伶字注天神人五陳云神上脫下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汝神遊守形袁本茶陵本遊作將是也注聲高則悲何校高下添聲高二字陳同茶陵本有案尤本此處脩改以字數計之蓋初刻重一高字是也袁本無與脩改者同注阮咸哀樂至袁本茶陵本至下有到字是也○詠史○注野寂寞其無人案寞當作漠正文作漠後赴洛詩寂漠聲必沈袁茶陵二本云善作漠五臣作寞是其大較也此正文二本皆作寞而不著校語非○詠霍將軍北伐○注楚王使風湖子陳云別本湖作胡案今未見七命注引作胡考越絕書今本作胡吳越春秋作湖他書所引互有出入耳○百一詩○注筐篋笥也案筐字不當有後任彥昇哭范僕射謝惠連擣衣注引皆無可證各本皆衍注免而掩口袁本茶陵本免作俛是也○遊仙詩○何敬宗袁本茶陵本宗作祖

注同案此似所見不同然祖字是也贈張華詩雜詩皆作祖傳長虞贈詩序亦作祖皆可證注列仙傳曰下至立祠緱氏山下此一百字袁本無茶陵本有案蓋善自作王子喬已見遊天台山賦袁脫去此一句耳茶陵例複出未可爲據眩然心縣邈案眩當作眇袁本茶陵本作眇云善作眩今詳善注非有明文眩字於義無取當是傳寫之譌耳各本所見皆非○遊仙詩○注而辭無俗累案無當作兼各本皆譌注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陳云又曰遯者退也此六字當在遯世無悶下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此十一字又當在退也句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蓋周易曰十一字與郭璞云云十一字互換其處耳注妾之居亂世袁本茶陵本之作閨是也注而媒理也何校而改爲陳同各本皆譌注淮南子曰下至日爲之反三舍此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作魯陽麾日見淮南子八字注而明月皆喻難闇投袁本茶陵本皆喻作之珠是也注與李平教曰陳云平下當有子豐二字據蜀志注通鑑校是也各本皆脫姮娥揚妙音陳云姮當作恒今案善注引淮南子常娥爲注其下不云常娥之即恒娥似善自爲常字袁本茶陵本所載五臣良注云姮娥是五臣乃爲姮字而各本亂之也陳改恒未是注漢武內傳下至殆恐非仙才也此三十字袁本作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茶陵本與此同注守文法陳云文下脫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十一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二十二○招隱詩○注井洌寒泉何校泉下添食字陳同各本皆脫○招隱詩○注脫與稅古字通案脫稅二字當乙謂正文及史記方言之稅即脫也各本皆倒袁本改吾未知所稅駕也作脫以就之大誤○南州桓公九井作○注檀道鸞晉陽秋曰陳云晉上當有續字是也各本皆脫餘同此不悉出注字仲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左氏傳曰族穆子曰案上曰字當作公各本皆譌○遊西池○注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上臧榮緒晉書曰謝混下有字叔源二字案此各本并五臣於善而失其舊無可訂正也注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案此十字係五臣語也袁茶陵二本合并六家往往有之前後例可推此本既單行善注不應竄入乃尤延之仍舊誤而未知校正者○泛湖

歸出樓中翫月○注阿谷之豫案豫當作隊各本皆譌 注李宏軌法言注曰宏案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軌字宏範蓋或記於旁而錯入一字耳善引李軌法言注甚多皆可證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注朝騁騖兮何校去此四字陳云注前朝騁騖兮衍案各本皆涉下而誤也○晚出西射堂○注山正鄣陳云山當作上各本皆譌案此釋山文今爾雅云上正章章鄣同字耳 ○登池上樓○傾耳聆波瀾此句上袁本茶陵本有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二云善無此兩句何校添陳同案詳文義當有各本所見或傳寫脫之也○遊南亭○注旅客會也何校會改舍陳同是也各本皆譌 注居戚戚而不解茶陵本戚戚作慼慼袁本與此同案正文作慼慼茶陵是袁非也蓋善慼五臣戚其大槩矣餘倣此不悉出 ○遊赤石進帆海○注維長絹陳云絹當作綃是也各本皆譌○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注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案謝字不當有前後所引可證也各本皆衍又後登臨海嶠詩兩引皆衍不更出 注所爲命陳云爲當作謂是也各本皆譌○登石門最高頂○注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十案此一字不當有觀下注云九秋已見南都賦可知各本皆衍○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注和氏玲瓏案玲瓏當乙說見前又正文玲瓏注瓏玲說在遊天台山賦注各本皆誤 注擢紫茸茸案此下當有而容切三字袁茶陵二本正文下有此音合幷六家因複出而刪尤仍其誤於是茸而容切本以四字爲句者僅存一茸字而不可通矣凡善音多割裂刪削無以全復其舊依此等例推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苕遞陟陘峴案峴當作現善注引聲類峴云峴與現同可知正文自爲現字今各本皆作峴必五臣改爲峴而後來以之亂善也集韻二十七銑有現峴二文云胡典切或作峴當即出於此可爲證○應詔觀北湖田收○注太祖改景平十二年十案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劉安奏曰案安當作光此引順帝紀文也袁本亦譌安茶陵本刪劉安奏三字更誤 注緹騎一百人袁本一作二案劉昭注引漢官亦云二百人可證二是一非也茶陵本亦作一誤與此同○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注劉楨京口記曰案楨當作損隋書經籍志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即此各本皆誤 注漢書儀曰案書當作舊各本皆譌 注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此案此十二字決非善注各本皆同悉係五臣語而竄入也 注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陳云書下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留滯感遺垠案垠當作萌茶陵本垠作萌云五臣作垠袁本作垠云善作萌尤所見誤以五臣亂善說詳前長楊賦中又二本注中皆作萌此亦誤改爲垠○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注長五丈六尺案五當作九各本皆誤七命注所引可證 彫雲麗琁蓋案彫當作彤注彤雲斐亹而翼櫺亦當作彤各本所見皆誤據遊天台山賦訂正之考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雕鏤雲氣然則五臣乃作彫後來以之亂善又幷注中改爲彫字非孫興公賦別有作彫之本而善於此引之也彼賦五臣亦仍爲彫○遊東田○注陸機悲行曰案悲下當有哉字各本皆脫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注張僧鑒豫州記曰陳云州章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案此九字不當有觀下注云臨風已見月賦可知各本皆衍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注戴延之西征賦曰陳云賦當作記是也各本皆譌 崚嶒起青嶂案注引魯靈光殿賦崱繒綾而龍鱗疑善作繒綾五臣作崚嶒合幷六家失著校語否則善亢有注繒綾與崚嶒異同之語而今失去之也 注維摩經曰下至四禪此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其所載翰注有之當是幷善於五臣而刪也尤所見爲是 ○宿東園○注荆門盡掩陳云盡書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征鳥厲號袁本茶陵本號作疾是也今季冬紀是疾字 注古董桃行曰案桃當作逃各本皆譌 ○古意詶到長史漑登琅邪城○注鎭江乘縣境立郡鎭案縣上脫即字郡下衍鎭字鎭江乘爲一句即縣境立郡爲一句各本皆誤 脩篁壯下屬何校云篁疑作隍案其說是也善不注此字而以下屬江河注下屬然則隍之爲城池可知也偶句云危樓峻上干危則峻也脩則壯也隍在城下樓在城上於義極協唯五臣銑注云竹叢曰篁云云合幷六家遂以亂善所當訂正

卷二十三○詠懷詩○注江妃二女袁本妃作斐案斐字是也江賦注所引正作斐以吳都賦證之善斐五臣妃說已見前此詩蓋善亦作斐因正文爲五臣所亂幷改此注爲妃益誤茶陵本作妃誤與尤本同 注伯且君子字何校云且字衍陳同是也各本皆衍 注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案以字下有脫文各本皆然無可據補也 注

善曰東觀漢記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陳云二字衍何校於此節注首添沈約曰三字今案陳據別本蓋是也何以意添非　春秋非有訖茶陵本云五臣作訖袁本作訖云善作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鄭禮記注訖止也可見亦作訖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所謂非有訖矣作託但傳寫譌今各本幷注中亦譌託考所引鄭禮記祭統訖其嗜欲注之訖猶止也不得爲託明甚　注至於顛沛逆天袁本茶陵本逆天作道天是也　注顏延之曰何校之改年案以前後例之是也各本皆譌　注白露沾衣案衣下當有袊字各本皆脫此所引七哀詩也　注則音聲調案音當作商各本皆譌　注王逸楚辭注曰小曰巳此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尤本是也所引在七諫沈江二本脫去之　注追悟羨門之輕舉袁本茶陵本悟作悞案善悞五臣悟二本校語有明文善所載沈約注自不當作悟又正文何陳皆從五臣悟但未必非阮借悞爲悟當仍其舊　注蛩蛩負蟨以美草案以下少一字各本皆脫無可據補陳云脫求字但以意添耳　注元雲決𩆜案決當作泱各本皆譌顏注漢書音烏朗反　注上有楓樹陳云樹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駕彼駟牡陳云牡當作騤各本皆作牡今案毛詩作四騤但恐李所據本異未可輒改凡注中各本既同而引書與今所行差互疑不能明者皆準此不悉出其異本尚可考亦不悉出唯顯知傳寫之誤乃訂正之　注劇辛諫楚王曰茶陵本劇作莊案莊非也依今本戰國策改耳袁本作劇與此同恐善自如此爲所據異本也　○秋懷詩○注蔑比卿相案此當作此世說新語品藻注引可證各本皆譌何陳校改爲彼誤也　注乃至仕人陳云至仕當作賦大見世說注是也各本皆誤　○臨終詩○歐陽堅石案此不得在謝惠連下當是臨終自爲一類尤袁茶陵各本皆不分蓋傳寫有誤又案俗行汲古閣本反不誤乃毛自改之耳非別有本也凡彼僅有是者餘均不置論爲舉例如此　注四時隱南山何校時改皓陳同各本皆譌　注色有五色文章案色文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幽憤詩○注后成叔曰陳云后當作郈今案后即郈也檀弓后木鄭注曰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華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春秋名號歸一圖曰厚成叔後改爲郈皆可證冊魏公九錫文引作厚　爰及冠帶馮寵自放袁茶陵二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二本所見非也此與下二句爲韻善不容無但傳寫脫去又其下當有善注爲脫去一節也尤本有者是然恐屬據五臣校補尚少善注耳　任其所尙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上注各崇所尚二本尚皆作上案善下注又云說文曰尚庶幾也不作上字尤本以此校改然恐善注未全或於末元有注上尚異同之語而今失之

注莊子曰眞者精誠之志陳云此九字衍觀下注自明是也各本皆衍　注精誠之志也袁本志作至是也茶陵本亦誤志　注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陳云說文下六字當在杜注下是也各本皆倒　注發論辭也何校論改語是也各本皆誤　注下民爲孽陳云爲之誤今案各本皆然疑李所據與今本作之者異下尊沓背增今本作憎又我心永疚今本作使我心疚皆放此餘不悉出　注爲惡莫近刑案刑當作形詳下注司馬彪本作形字也各本皆誤　○七哀詩○注孟秋寒蟬應陰而鳴案蟬下當有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十字各本皆脫陳云月令章句見于建贈白馬王詩注也　○悼亡詩○注涼歲云暮案涼下當有風字各本皆脫　注魏文帝歌行曰案歌上當有燕字各本皆脫　注長戚之士能閑居案士當作不各本皆譌　注駕言出遊又案又下當有脫無可據補陳云又字衍非也袁本無乃改去耳故於下句楚辭下加一注字以足之茶陵本與此同尚未經改也　○廬陵王墓下作○注宋武帝子義眞下至作一篇此一節注袁本茶陵本皆係翰曰下茶陵本云善同翰注袁本別有善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獻王義眞初封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眞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眞爲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殺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之傳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一節注共一百卅一字當是尤所見與茶陵本同而致誤袁本爲是也　注朱方吳也案也當作邑各本皆譌　注曹植寡婦詩曰陳云詩賦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疑彼三人陳云三二誤是也各本皆誤　○拜陵廟作○注王逸晉書曰袁本茶陵本逸作隱是也　注汲汲孳孳者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蓋所見不同也　伏軫出東坰案軫當作軾茶陵本云五臣作軾袁本云善作軫詳善引莊子以注伏軾是亦作軾其作軫者但傳寫誤耳況此詩末句有歸軫必不應複用矣尤因此幷改注字益非見下　注宣尼伏軫而嘆袁本茶陵本軫作軾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在莊子漁父云孔子伏軾而嘆可證又宣尼亦誤當作孔子也　注各自君陵傍立廟袁本茶陵本君作居是也　注作陽陵陳云陵下脫邑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被歌聲案此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言帝澤被天下袁本茶陵本無澤被天下四字幼牡困孤介案牡當作壯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牡幼壯與末暮偶句不待解而自曉故善俱無注實非於五臣有異校語非也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〇注傳舍也袁本茶陵本重傳字案今釋名傳傳也蓋尤本刪下舍字而誤去傳字注女史曰何校史下脫箴字陳同各本皆脫注攜手遯于秦陳云于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孔安國尚書曰袁本茶陵本書下有傳字是也注臺無所鑒陳云臺當作臺下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又曰容則秀雅稚朱顏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安意歌今陳云今吟誤是也各本皆誤〇贈蔡子篤詩〇注晉官名曰何校官上添百字陳同案晉上當有魏字隋書經籍志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二十卷並載皆無撰人名晉書蔡謨傳曰曾祖睦魏尚書可見此所引乃魏晉百官名而非晉百官名也各本皆脫陳又云所引書名當有誤是矣但失檢隋志耳濟岱江行案行當作衡袁本作衡字顯然無疑今各本并注譌爲行絕不可通何校云藝文類聚行作衡亦是一證雖則追慕案追當作進袁本云善作追茶陵本云五臣作進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引法言以注進慕是亦作進若作追慕不得云以此專注慕字也凡此等善與五臣無異袁茶陵二本據誤字爲校語而失之者於今所訂正爲一例也涕泣連洏案洏當作而注引杜預左傳注而語助也善必爲而字無疑贈士孫文始詩胡不悽而句例正同唯袁茶陵二本載濟注云洏亦淚流也是五臣乃作洏字今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耳祭古冢文縱鍤漣而亦善而五臣洏彼未亂之可爲證矣凡此等善與五臣截然有異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而失之者於今所訂正爲又一例也〇贈士孫文始〇注三輔決錄趙岐注陳云趙岐二字衍岐著三輔決錄晉摯虞作注下云於今詩猶存即虞自謂注之時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士孫孺子名萌袁本茶陵本無孺子名三字亦尅宴處袁本茶陵本尅作克是也靡日不思茶陵本日作喆云五臣作哲袁本作哲無校語案二本所見皆非也此及上句皆取詩成文善注因人亦有言連引靡喆不愚者猶之因靡日不思連引有懷於衛耳與正文無涉也唯銑注云哲智也是五臣乃誤作哲又以之亂善此所見獨不誤或尤延之知其非而校改之也〇贈文叔良〇僑肹是與案僑當作喬注同茶陵本作喬云五臣作僑袁本作僑用五臣而失著校語尤所見以五臣亂善非也考隸釋三公山碑云喬札季文藝郎元賓碑云有喬宰鄭皆東漢時書喬字無人旁之證羣書亦有之不悉數注敢請辭故陳云辭亂誤是也各本皆譌注

而不可以之告何校刪之字陳同各本皆衍注孤用視聽命何校視改親陳同各本皆譌注君若卑天子陳云卑上脫無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言江漢之君下至非汝之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何校云考六臣本即良注陳云刪去爲是案所校是也〇贈五官中郎將〇注公子自是案是當作起各本皆誤金罍含甘醴袁本茶陵本云甘善作其案據校語五臣乃作甘此作甘者尤延之所改也注無明文而第二首云應門重其關句例正同未必非善自作其字尤改失之注喬啓強曰陳云强疆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幹自謂也何校幹改楨案所改非也幹即公幹善注稱人字有此例華燈散炎輝案燈當作鐙注同各本皆譌第一首第三首袁茶陵二本有校語此首失著乃誤以五臣燈字亂之〇贈徐幹〇注楊雄解嘲曰案嘲當作難各本皆誤〇贈從弟〇冰霜正慘愴茶陵本愴作悽案悽字是也注有明文袁本作愴與此同誤豈不羅凝寒何云羅疑作罹陳同案各本皆作羅蓋傳寫譌

卷二十四〇贈徐幹〇注而能相萬乎何校萬改薦陳同各本皆譌〇贈丁儀〇注玉除彤庭案除當作階各本皆譌但引以注玉字其除即是階上已注訖不知者用正文玉除改之非也後贈何劭王濟詩注引不誤亦可證或又因此欲改西都賦作除則益非矣〇贈王粲〇攬衣起西遊袁本攬下有校語云善作攬茶陵本則云五臣作攬案此悉傳寫誤耳無論善自作攬即五臣亦未始作攬也〇又贈丁儀王粲〇注西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作賓是也又後贈張華荅何劭詩注皆然注抗仙掌與承露茶陵本抗作扢案涉下而誤也袁本作抗與此同不誤引之但注承露其以下方注㮤字或因據此誤字反欲改西都賦則謬矣聊出之於尤本無施也與賦作以〇贈白馬王彪〇注日不陽袁本茶陵本日不作到洛是也鬱紆將難進茶陵本云難進五臣作何念袁本云善作難進何校云難進當從魏氏春秋作何念案此恐善本傳寫有誤踟躕亦何留袁本茶陵本云何善作可案二本所見非也善自作何注有明文此不誤或尤校改之也孤魂翔故城注魏志城作域袁本茶陵本無注魏志城作域五字正文皆作域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城袁本無案魏志城作域五字當是或記於旁尤誤取添入注故此處脩改之迹尚存也善作城無明文恐尤及茶陵所見傳寫有誤而袁所見爲未誤也注太子執報桓榮書曰

案執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太子漢明帝也在范蔚宗書桓榮傳○贈丁翼○世俗多所拘袁本茶陵本世作時
是也○贈秀才入軍○顧盼生姿也袁本茶陵本盼作盻注同案盻字是也盻爲盻之別體字不知者多改爲
盼茶陵改刻如此後又誤成盼也注所以得魚也何校得改在陳同各本皆譌注聲而斲之何校聲改
聽陳同各本皆譌注臣則當能斲之袁本當作嘗是也茶陵本亦誤當注帟平帷也何校帷改帳是
也此節注袁茶陵二本多脫字不具論○贈山濤○今者絶世用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用善作人案二本
所見非也注有明文此不誤或亦尤校改○荅何劭○注貽爾新詩又陳云又文誤是也各本皆譌注
己巳袁老子曰袁本茶陵本老下有也老二字是也流目翫儵魚茶陵本儵作倏注同案倏字是也考莊子
釋文作儵爾雅釋文作倏陸於秋水篇引說文直留反謂魚部儵字音然則儵是儵非也袁本亦誤儵其注作倏仍不誤○贈馮
文羆遷斥丘令○注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案漢下當有書字曰下當衍以字各
本皆誤在班固傳也借曰未洽茶陵本作給云五臣作洽袁本作洽無校語案二本所見皆大誤所載翰注曰給猶足也五臣
作給無疑然則善作洽也茶陵本倒用善爲正文當作洽而著五臣作給袁本倒用五臣爲正文當作給而著善作洽今倒錯失理此不
誤必尤延之知非而校改正之其非子之念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非善作悲案二本所見非也注無明文然作悲不可通
必善自作非與五臣無異但傳寫誤也此不誤蓋亦尤校改正之也○荅賈長淵○注魯公賈謐袁本茶陵
本無魯公二字是也注以綱爲喻也案綱當作網各本皆譌注丁德禮寡婦賦曰案此有誤也前
潘安仁寡婦賦屢引丁儀妻寡婦賦其日杳杳而西匿句注引此文然則禮下脫妻字各本皆誤儀字正禮疑一字德禮奏彈王源注引
丁德禮勵志賦蓋儀作也又赴洛道中作詩注引丁儀寡婦賦恐亦脫妻字注嗟爾烈祖袁本茶陵本爾作嗟是也如
玉之闌案闌當作爛善引王逸楚辭注爛然爲注可見也又音爛力旦切皆其證今亦改闌益非茶陵本云善作之闌袁本云善
作之蘭乃五臣改爛爲蘭改之爲如而云如蘭之芳又轉轉多譌謝靈運擬鄴中集陳琳詩夜聽極星爛善引明星有爛爲注五臣改爛
作闌而以爲闌稀袁茶陵二本校語具有明文正與此略同矣注賈戒之以木袁本賈作潘是也謂安仁所作耳見後茶
陵本亦作賈與此同誤注晉克曰何校晉改里陳同各本皆誤○於承明作與士龍○佇盻

要遐景茶陵本盼作眄是也袁本作盻亦非說見前俯仰悲林薄案林當作外袁本茶陵本二云善作外薄迫也言
悲自外而來迫也不知者以五臣亂善尤所見非○贈尚書郎顧彥先○注屏翳起雨袁本屏翳
作荓號是也茶陵本亦誤作屏翳案天問文注王逸曰□屏翳袁本日下有荓字茶陵本有屏字案袁本是也此尤
脩改而誤注書籍林淵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贈顧交阯公真○注子盍亦遠績
禹功袁本茶陵本無禹字是也案見左傳釋文善引自如此尤添禹字耳○荅張士然○注敬祭明祀
陳云當作敬恭明神是也各本皆誤注晉宮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譌○爲顧彥先贈婦○
翻飛浙江汜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善但引江有汜爲注而不注浙江是江汜連文非
浙江連文蓋亦作游與五臣無異傳寫誤也○贈馮文羆○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注
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淩風而起袁本茶陵本二云善無此二句注十六字二本無案此
尤延之校添或其所見者有正文二句及注也故林謂吳必作於出補吳王郎中令時故二云爾潘安仁爲賈謐作贈詩旋反桑梓帝弟作
藩或二云國宦清塗攸失亦即此意有者是矣五臣向注誤不具論○爲賈謐作贈陸機○注得百姓
之國茶陵本姓作里是也袁本亦誤姓注得其姓者案得其當作其得各本皆倒注將軍弱冠登
朝袁本茶陵本無弱冠登朝四字是也注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袁本茶陵本作夫招士以旌五字案當是
招大夫以旌之譌尤所添改未是注必之天下英俊袁本茶陵本之作於是也吾子洗然案洗當作洒善
注中兩字皆作洒唯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字乃作洗然則善洒五臣洗各本所見亂之而失著校語善所引禮記玉藻莊子庚桑
楚皆本是洒字釋文可證也注郭璞□山海經注曰袁本璞下衍日字茶陵本無此亦初衍脩去莫匪
安恒袁本茶陵本二云安善作宣案此蓋所見不同今無考但作宣不可通當是傳寫誤也○贈陸機出爲吳王
郎中令○注是史也何校史上添良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袁本茶陵
本無此八字注茲恭敬何校恭上添益字下去敬字是也各本皆誤○贈河陽○注以問於窑
子袁本問下有其故二字茶陵本有二字無以字尤初同茶陵而脩去注人果共立爲邑起冢陳云立字衍是

也案漢書循吏傳其上有然字無立字各本皆誤注能舉居之官職也茶陵本居作君是也袁本亦誤居

文選考異卷第四

文選考異卷第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二十五○贈何劭王濟○注毛詩傳曰何校去傳字陳云傳字衍是也各本皆衍○爲顧彥先贈婦○注集亦云爲顧彥先案顧當作全見前卷士衡詩題下注亦者卽亦彼也不知者誤謂亦此題而改之耳二陸同作不得歧異明甚今世行二陸合集又將士衡題一槩盡改成顧字則更誤中之誤也袁茶陵二本合幷此節注入向曰下文句咸失其舊難以取證今不復論注徘徊相佯瞥若電伐陳云佯當作徉相佯見楚辭伐滅誤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譌○荅兄機○注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袁本茶陵本無也下九字案各本皆非見下注以服事夏商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上起左氏傳至末一節注與前卷全同依善例但當云參商已見上文蓋各本皆誤複出尤又從而補之皆非善之舊○荅張士然○注曹植出行曰案出上當有丞字各本皆脫後入公山詩注引可證感念桑梓城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城善作城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城但傳寫誤善亦作城非與五臣有異二本據所見誤字作校語耳注轗軻長辛苦袁本辛苦作苦辛是也茶陵本亦誤倒○荅盧諶詩○注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爲匹磾別駕袁本茶陵本無州下牧諶二字及爲下匹磾二字案無者是也尤誤取五臣良注衍字添耳嗣宗之爲妄作也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妄善作忘案二本所見非也作忘不可通必傳寫誤而尤改正之者長鳴於良樂袁本茶陵本無長字案此或所見不同今無所考注適祇適也陳云上適字衍是也各本皆衍厄運初遘案遘當作構袁本注作構成也見下其五臣銑注乃云遘遇也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因此幷改注字益非注毛萇詩傳曰遘成也袁本遘作構案構字是也所引小雅四月傳文茶陵本刪去此八字大誤注善馬香草也何校馬改烏是也各本皆誤注杜預左氏傳曰陳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褰粮攜弱袁本茶陵本此上有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八字云善無此二句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每章十二句傳寫共脫二處非善自無下二處皆經尤校改正之唯此仍其舊爲失於檢照也又疑善尚有注爲幷脫一節今注莫可考注張晏漢書曰何校書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倚篠異幹何校倚改奇是也各本皆誤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二本所見非也傳寫誤脫說見上尤校改正之其脩補之迹尚存也又疑善亦尚有注莫可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脫此二句案傳寫誤尤校改正之說見上此二句善注各本具存益足證非善自無也凡袁茶陵二本據所見爲校語未嘗謂善眞如此讀者每誤認觀此可曉然矣注夫招大夫以旌袁本茶陵本旌作旍案正文作旍卽旌字陳云上夫字衍是也各本皆衍○重贈盧諶○注以激諶素無奇略何校素上添一諶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非得公侯案非當作兆各本皆譌注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何校惠連改宣遠是也袁本亦誤惠連茶陵本所複出更非○贈劉琨○注宋伯謂晉侯曰何校宋伯改伯宗是也各本皆誤注周易繫辭袁本茶陵本辭下有文字是也注老聃謂崔曜曰案曜當作瞿見釋文茶陵本曜作瞿依今莊子改未是也袁本亦誤曜注楚子和氏案子當作人各本皆誤良謀莫陳袁本茶陵本謀作謨案此或所見不同今無所考使是節士袁本茶陵本使作狹云善作使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自作狹注云故尤而狹之傳寫幷注中皆譌爲使乃不可通此卽善五臣無異而當訂正者注達志也陳云志也當作亦樂見幽通賦是也各本皆誤注道德於此何校德改得陳同是也茶陵本作得袁本亦誤德注秦繆公問內史廖曰袁本茶陵本廖作廖是也注夫差以甲兵五千人何校夫差改句踐陳同是也袁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贈崔溫○注公宮之長何校公宮改六官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荅魏子悌○注惕惕猶切切也陳云切切當作忉忉是也所引防有鵲巢二章傳文各本皆誤○荅靈運○注高軒以臨山案高上當有開字各本皆脫注伊余志之懷慢愚袁本茶陵本之下無懷字愚下有兮字是也又茶陵本志作懷亦誤○於安城荅靈運何校城改成注同陳云城成誤是也各本皆譌嚶嚶悅同響袁本茶陵本作嚶鳴云善作嚶嚶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以嚶鳴與上華萼偶句非善獨作嚶嚶乃傳寫誤又何云五臣作嚶鳴向來不知校語但據所見故何以嚶鳴專屬之五臣耳後酬從弟惠連詩嚶嚶已悅豫五臣亦作嚶鳴疑彼各本所見善誤倒注陸機贈馮文熊詩曰案熊當作羆各本皆譌注京畿千里陳云京邦誤案所校是也正文云封畿卽邦畿耳各本皆誤注跬以一足行爲袁本茶陵本無爲字

是也注曹植與吳重書曰陳云吳下脫季字案非也重即季重例見前○西陵遇風獻康樂
○注阿谷之隊隱也陳云隱下脫曲之汜三字見前謝惠連泛湖詩注是也各本皆脫注焉得萱草
案萱當作諠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注陸機弔魏文帝
柳賦曰何校魏下添武帝文曰庶聖靈之響像魏十一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徐羨之等何校徐上添誅字是
也各本皆脫質弱易版纏袁本茶陵本版作板音百蠻何校改扳陳云注板扳誤案所校是也注同末當有善音今脫
衛生之經乎茶陵本無乎字是也袁本亦衍後脩去之注司馬彪曰生茶陵本生上有衛字是也袁本亦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注文章當會何校當改賞陳同是也各
本皆譌攢聚之也茶陵本無之字陳云之字衍是也袁本亦衍○酬從弟惠連○注善養曰
案養當作卷各本皆譌此讓王篇文也
卷二十六○贈王太常○注若險危大人袁本茶陵本若作以是也注山海經曰
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案此二十一字不當有下云丹穴已見東京賦
彼注所引即此文無庸複出明甚各本皆衍以此推之善注失其舊者多矣注爾雅曰列業也案爾當作小業當作
次各本皆誤又陳云烈業也釋詁文不當誤引以釋列字蓋五臣本作列故有此注後誤入李注并訛烈爲列其說非也袁茶陵所載五
臣銑曰烈美也之注自在且引爾雅曰亦不合其例此爲善注無疑必小譌作尔乃改爲業耳○直東宮荅鄭尚書
○皇居體寰極袁本茶陵本寰作環是也注何異絲桐之閑哉陳云異與誤是也各本皆譌○
和謝監靈運○注汀水際也案際下當有平字各本皆脫前登臨海嶠詩注引有可證說文云汀平也𤴊汀
或从平韻會舉要曰謂水際平地是矣不知者誤删之興賦究辭棲袁本茶陵本棲作悽陳云棲悽誤是也又二本賦作
玩有校語云善作賦案詳善有玩愛也之注則善亦作玩各本所見爲誤又案此注玩愛也上引說文云興悅也考說文在女部云嬹說
也依善例當引作嬹而下注嬹與興同今本恐經後人竄改致失其舊疑不能明矣○荅顏延年○注侵謂之
侵案上侵字當作故各本皆誤○

高齋閑坐荅呂法曹○注魏武帝善哉行曰陳云善哉當作短歌是也各本皆誤○在
郡臥病呈沈尚書○籉笠聚東菑袁本籉作薹注盡同茶陵本盡作籉案考宋本謝宣城集作薹驗其
集如無机作杌風雲作煙之類與五臣每合是善籉五臣薹袁茶陵不著校語者非又善注引毛詩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雨皆作籉而
於其下云音臺恐亦經竄改失舊依善例當引作臺而下注籉與臺同音臺也注浮蟻在上洗洗然案洗洗當作洸
洸各本皆誤○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注荊州圖記
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袁本茶陵本無記當陽東有五字注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
丘也袁本茶陵本無西接二字又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與彼賦注可互證○詶王晉安○注周易
曰袁本茶陵本曰上有子字案此尤删之非○奉荅內兄希叔○注後至行軍參軍陳云後上
脫遷字至字衍行軍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誤注選太子太傅功曹掾茶陵本選作遷是也袁本亦誤選寂
蔑終始斯茶陵本有校語云薎五臣作蔑始五臣作如袁本正如此用五臣也案薎即蔑別體字耳始字義未安或各本所見
善傳寫誤注無明文不可考庶子及家臣何校臣改丞陳云臣丞誤案各本皆作臣詳五臣良注家丞亦家臣也是其本
作臣意取與下民陳濱爲協然庶子同是家臣而以及爲言殊乖文義恐此詩自通協丞字善並不作臣故但引家丞更無申說也各本
皆以五臣亂之而失著校語注致足樂之何校之改也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贈盧諒詩曰陳云諒上
脫子字案非也此如公幹稱幹季重稱重之例○贈張徐州稷○注投來修岸垂陳云來當作耒是也
各本皆誤注疵痛也陳云痛病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陳云荊州二字衍案
所校是也謂即鍾離之徐州而加北字耳各本皆衍○古意贈王中書○注漢紀曰秦遷於琅
邪之皐虞案曰當作由以十一字爲一句王文憲集序其先自秦至宋注引琅邪王氏錄云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
離云云即所云由秦遷也漢紀漢世也集序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注引漢書王吉琅邪人即所云漢遷琅邪也琅邪王氏錄者何法
盛晉中興書之篇目此注所引晉書未稱何家疑亦琅邪王氏錄文與集序注所引本相承接各本皆誤讀者尠察今特訂正之○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湍險方自茲茶陵本險作嶮云五臣作險袁本作險案袁本所用五臣

也此似尤亂之○河陽縣作○連陪厠王寮茶陵本云五臣作連袁本云善作連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連去
也去陪臣而厠王寮也連字不可通傳寫誤耳注浩蕩或為濟蕩音西案此不可通必有譌錯各本皆同他無所
見難以正之矣注人生年不滿百案人字不當有茶陵本無袁本有人字無年字非害盈猶矜驕袁本
茶陵本猶作由是也注毛萇詩曰袁本茶陵本無詩字是也歸鴈映蘭時茶陵本云五臣作詩袁本云善作時
陳云時當作詩見前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又此注大諸曰泚下疑脫詩與泚同四字亦見前注案陳校云當作詩是也考集韻六止云泚
詩或从寺又云詩澥或从時然則必潘詩異本有作澥者或用澥改詩遂誤為時耳非善五臣之不同也注中二泚字皆當作詩蓋毛詩
作泚訓小諸韓詩作詩訓大諸故善引韓及薛君章句以注詩不知者又誤改詩作泚致與正文歧異大夏緬無覿茶陵
本夏作厦有校語云五臣作夏案此即傳寫誤也善作夏注有明文袁本及尤所見皆不誤注自今掾吏陳云吏史誤下
同是也各本皆譌○在懷縣作○注毛詩曰迄茶陵本詩作萇是也袁本亦誤詩春秋代遷
逝何云春秋另一首當提行起陳云春秋以下為一篇是也茶陵本不誤袁本誤不提行其以下仍相連尚未誤割四句入第一首也
尤本非注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袁本茶陵本作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九
字案此尤據王弼注本校添未是也注植根生之屬也陳云植下當有物字是也各本皆脫卷然顧鞏洛
袁本茶陵本卷作眷云善作卷陳云據此注亦作眷為是案所校是也此但傳寫誤各本所見皆非注公鉏曰敬恭朝
夕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陳云日當作然之二字非也善引多節耳○迎大駕○注而蓋即同也袁本
茶陵本蓋上有惟字是也注蘇武曰陳云武秦誤是也各本皆誤○赴洛○注聽之寂寞袁本寞作
漠是也茶陵本亦誤寞下寂寞各本皆同亦當作漠餘皆放此慷慨遺安愈案愈當作念注同各本皆誤據注引東京賦訂
也五臣作念即念字形近之譌可借為證注張叔與任彥堅書曰陳云叔當作升升字彥真見范史文苑傳是也
各本皆誤○赴洛道中作○注維進退準繩袁本茶陵本維進作進退惟案此尤改惟為維而誤倒
在上也○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眇眇孤舟遊袁本茶陵本遊作逝云善作遊案各
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逝逝往也遊但傳寫誤非善五臣之不同袁茶陵據誤本為校語耳注孔子行年六十化

袁本茶陵本化上有而大十三字是也○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注西
荊州也案荊字當重各本皆脫不為好爵榮何校榮改縈陳同今案此依今本陶集校也詳五臣銑注作榮華解
是其本作榮善注無明文未知與五臣異同以義求之似當是營廛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祿虞翻本
正如此今本漢書改引易作榮又隸釋載婁壽碑不可營以祿新刻亦改榮是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集作榮未可據其詠貧士第四
首好爵吾不榮仍作榮可見榮未必非又榮之誤者也何陳失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
發都○注何不能據以為大鎛袁本無能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一瓠落大貌袁本無一
字是也茶陵本亦衍○過始寧墅○注初與郡守為使符茶陵本使上有符字是也袁本亦脫○
富春渚○注則盡諸以報之陳云盡書誤是也各本皆譌○七里瀨○注甘州記
曰下至至嚴陵瀨此十九字袁本無茶陵本有案有者是也又甘字疑當作十與後新安江水詩注所引其文似相承接也
餘引此書多譌州為洲皆不知者改耳注末世鎖才兮陳云鎖疑瑣是也各本皆譌注後漢書曰袁本
茶陵本後上有范曄二字是也○初去郡○注子房之嚴棲案子房當作許由各本皆誤注班固
漢書曰邴曼容袁本茶陵本無班固漢書曰五字邴下有生字案各本皆非依善例當云邴生曼容已見還舊園作無此
下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十六字注不悞牽朱絲何校悞改悟陳同今案此疑借悞為悟已見阮籍咏
懷詩注陸機越洛詩曰案越當作赴各本皆譌注戰明貴不如義袁本茶陵本戰下有勝字是也
○初發石首城○注是曰京師陳云師當作畿因詩有出宿薄京畿句故既引伏記復云爾也案所校是
也各本皆誤注善貸且善成茶陵本無且下善字是也袁本亦衍晨裝摶魯颸案魯當作曾袁本云善作
魯茶陵本云五臣作曾各本所見皆非魯但傳寫誤何校改曾陳同是也注又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征
颸已見上文案又曰下當有脫文征字衍袁本與此同誤茶陵本刪又曰二字征颸已見上文六字作楚辭曰溢颸風而上
征九字乃複出前在郡臥病呈沈尚書注耳何校全依茶陵改非○道路憶山中○注縱恣而傲誕
案縱上當有縱誕二字各本皆脫○入彭蠡湖口○注廣雅曰何校三字改入下狖蜼也上陳云長揚賦

注可據今案此疑中閒本無言乘月而遊至爲亂芳叢之馥四句後來添入乃致舛錯失次也各本皆誤露物丞珍怪案露
當作靈袁本茶陵本作靈云善作露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靈物與下異人偶句非善獨作露但傳寫誤○入華子崗是
麻源第三谷○注祿里弟子茶陵本里下有先生二字何校添陳同案此不當添祿里即祿里先生矣袁本
亦無銅陵映碧潤案潤當作澗袁本茶陵本作澗云善作潤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潤字不可通但傳寫誤注桓子
新論曰陳云下脫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九字見江賦注今案蓋注本云隱淪見江賦或記桓子新論於旁而誤改之如此也各
本皆誤險逕無測度案逕當作陘注引爾雅山絕陘可證也袁本茶陵二本作徑其所載五臣濟注云言山徑高險是五臣
徑善陘二本以徑字亂善而不著校語尤本作逕同字耳各本又皆改去注中陘字乃誤之甚者也見下條注山絕險案險
當作陘各本皆誤此所引釋山文郭注云連山中斷絕也注遊將升雲煙陳云遊逝誤是也各本皆誤注仰羽
人於丹丘陳云仰仍誤是也各本皆譌恒充俄頃用案恒當作常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可證前道路
憶山中詩常苦夏日短袁茶陵二本亦作恒有校語云善作常此蓋同彼各本失更著校語遂以五臣亂善而正文與注不相應矣
卷二十七○北使洛○注中軍行軍參軍袁本茶陵本無行下軍字是也注蔡邕陳
寔命碑曰陳云命字誤是也案此不當有碑在五十八卷可證各本皆衍隱憫徒御悲案憫當作閔此善閔五臣
憫而各本亂之注中字不誤可證也上文吳州五臣作洲伊穀五臣作瀔袁茶陵二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本不誤此正相同
尤獨未經校正失之注韓詩曰周道威遲案此有誤也遊天台山賦琴賦金谷集詩皆引韓詩周道威夷是遲當作
夷秋胡詩行路正威遲善兩引毛韓而云其義同此與秋胡詩俱顏作正文遲字無疑恐善既引韓而其下別有遲夷同字之注今失去
也注居世亦然之陳云亦然之當作何獨然見魏志植傳注是也各本皆誤○始安郡還都與張
湘州登巴陵城樓作○河山信重復袁本茶陵本復作複案復複同字史記漢書復道皆讀複此蓋
善復五臣複二本失著校語尤本所見爲不誤也清氛霽岳陽袁本茶陵本氛作雰案善引說文雰字爲注其本作雰明
甚恐是五臣作氛即資暇錄所言若李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者也袁誤善爲五臣尤誤五臣爲善茶陵近得之而失著校語
皆非注說文曰氛茶陵本氛作雰是也此所引气部氛下重文雰字也袁本亦作雰但盡改此節其餘氛字爲雰則誤甚

注河上有楓何校去河字陳同各本皆衍○還都道中作○注駭瀾浪而相礧陳云
瀾崩誤是也各本皆譌○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注起於蒼州陳云蒼當作滄是也
各本皆譌注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唯良知陳云此十三字乃下賞心於此遇注誤列於此案當
在下節注引左傳下各本皆誤○敬亭山詩○注賈誼旱雲賦曰案旱當作早各本皆譌陸士衡從軍
行注引正作旱此賦古文苑載之注陸機歌曰何校歌改歎陳同各本皆譌注王粲從軍行詩曰
案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休沐重還道中○注休謂退之名也陳云謂謁誤退字衍是也各本
皆誤此即高紀注注濮陽令陳云濮上脫去字令下脫歸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嵇康秀才詩曰陳云秀上
脫贈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陸機曰日出東南隅陳云曰字衍隅下脫行字案行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誤注
退將復修吾初何校初下添服字陳同各本皆脫○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灞涘望
長安案灞當作霸注同上篇霸池不可別袁茶陵二本作灞大較善霸五臣灞而亂之尤本彼不誤而此未經校正餘亦不悉出也
注何爲久淫滯案淫滯當作滯淫各本皆倒○京路夜發○注戒車三百兩袁本茶陵
本戒作戎是也注班固燕山銘曰案燕下當有然字各本皆脫○望荊山○注淚下沾衣
裳案衣裳當作裳衣各本皆誤後燕歌行注引亦然善注之例但取義同無嫌語倒說見前不知者順正文乙轉非也餘引同此不更
出更使豔歌傷茶陵本更作再袁本作載云善作再案再字是也再使與一聞偶句五臣改爲載以則解之殊失作者之
意尤本作更乃誤字耳○旦發魚浦潭袁本茶陵本魚作漁是也注山正曰障袁本茶陵本山下有上字
是也案此引釋山文彼無山字善添之如前卷引水正絕流曰亂水字亦添尤蓋校改刪山而誤去上字○新安江水至
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注十洲記曰案洲當作州各本皆誤說見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下
寧假濯衣巾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校語云善作布衣案二本所見絕不可通必非也此本所見不誤或尤延之據注及五臣
校改正之注紛吾可以濯吾纓案可以濯吾纓當作既有此內美涉下節而舛錯也各本皆誤注雜子曰
陳云子字誤是也各本皆譌七里瀨所引正作字所謂周成雜字者也○從軍詩○但聞所從誰袁本茶陵

本聞作問云善作聞案各本所見非也聞但傳寫誤注陸賈新論曰案論當作語各本皆誤軍人多飫饒
袁本茶陵本人作中云善作人案各本所見非也人但傳寫誤注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案曰字城字不當有
各本皆衍所引地理志文也注所願志從之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今家語無又志作必注異於是矣
茶陵本異上有人字是也袁本自左氏傳下至此并善入五臣甚誤注使子餘茶陵本餘下有相字是也袁本亦脫不能
效沮溺袁本茶陵本此上有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妄云善無此二句何校云五臣本多二句陳同今案此恐各本所見善傳寫
脫正文并注一節也下節注仲宣欲厲節而求仕蓋即指此注葬我君還公袁本茶陵本還作桓是也注眷眷
懷歸案歸當作顧各本皆誤前屢引可證注毛萇詩序曰陳云萇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有後令邯
鄲何校有改胥陳同各本皆誤注搦朽摩鈍鉛刀陳云答賓戲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鈍字絕句鉛刀屬下讀
此恐脫四字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脫○宋郊祀歌○注嚴恭寅畏袁本恭作龔案此所見不同茶陵本亦作
恭袁本龔字決非後人所爲乃善之舊其作恭者蓋依今尚書改善引嚴龔注嚴恭寅畏注龔威其下當更有音義異同之注各本皆刪
削失之以致正文與注不相應或欲改正文作寅畏以就之亦非注夐其邈于陳云于當作兮是也各本皆譌注明
王威德袁本茶陵本盛作愼是也注寤寐曰陳云寐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陟配在京陳云陟王誤在
于誤案所校是也此但涉正文誤耳注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案公字不當有輪當作轂
羽上當脫撰人姓名此非楊子雲作各本皆誤○樂府三首注五言案此古辭下不當有五言二字其三首每篇題
下當有之茶陵本後二首正如此前一首又誤移於上亦非袁本俱無並非飲馬長城窟行○書上竟何
如袁本茶陵本上作中是也○傷歌行○昭昭素月明袁本茶陵本月明作明月是也陳云別本作明月前
月賦注後何敬祖雜詩注引皆作明月可證注抑於家案抑下當有鬱字各本皆脫此所引承傳文漢書可證○長
歌行○注魏武帝燕歌行曰陳云武當作文是也各本皆誤焜黃華蘂衰袁本茶陵本蘂作葉
是也下篇注引正作葉字○短歌行茶陵本此下有四言二字案有者是也袁本每題下盡無皆非注還南頓令
陳云南頓當作頓丘案所校是也魏志武帝紀及裴注俱可證各本皆誤蓋東郡之頓丘也注皇帝時宰人袁本茶陵

本皇作黃是也但爲君故沈吟至今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所見非也此詩四句一換韻今與心協
不容善獨無之蓋亦脫正文共注一節說具於前尤延之知其誤據五臣補正文故此處有添改痕跡但疑終失注耳注月明
已見上句袁本茶陵本見上作上四案各本皆有誤也疑當作已下否則月明行耳○苦寒行○注然則
坂在太行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善注之然即今人之然則前後例如此不知者誤添之○燕歌行袁茶陵二
本此首在善哉行之後案蓋善五臣次序不同二本所用是五臣而失著校語耳注宋玉風賦案風當作諷各本皆譌餘
多不更出○善哉行○注寄者固也陳云固下脫歸字是也各本皆脫餘屢引可證注又毛詩曰
茶陵本無又字是也袁本亦衍○箜篌引案上五言二字當在此下茶陵本亦誤倒後三首每題下皆當有茶陵本不誤注
吾能尊顯也陳云也之誤是也各本皆譌○美女篇○注南方草物狀曰案物當作木各
本皆誤此稽含所撰注懷秀女案秀當作季各本皆譌洛神賦注引不誤注顏色盛也言美案也言二字不
當有各本皆衍前神女賦秋胡詩後日出東南隅行引皆不誤可證也○白馬篇○注臣不若王子城
也案也當作父各本皆誤此所引呂氏春秋勿躬篇文○名都篇袁茶陵二本此首在美女篇之後案蓋亦善五臣次序不
同說見前馳馳未能半茶陵本下馳字作騁袁本亦作馳馳案馳行也馳馳猶行行耳騁字蓋後人改之注揞插
也袁本茶陵本插作提是也今儀禮釋文亦誤改提爲插與此正同○王明君詞○注臧榮緒晉書
曰下至遂被害案此一節注非善之舊袁茶陵二本皆并善入銑曰而如此耳今無可考注魏文帝苦哉行
曰陳云文當作武哉當作寒是也各本皆誤注爲復系若鞬單于案復下當有株字系當作桑各本皆誤此所引
匈奴列傳文也鞬作鞮蓋別體字注吁嗟默言陳云言當作默是也各本皆誤注思寄身於鴻鸞袁本
鸞作鶩是也茶陵本亦誤鸞注高誘呂氏春秋曰陳云秋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二十八○猛虎行○注侯璞箏賦曰案璞當作瑾各本皆譌侯瑾范史文苑有傳隋志云集二
卷箏賦今在藝文類聚初學記皆可證餘亦屢引○君子行○注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袁本
作數十衣中四字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良注與此同案皆非也數十當作綴于尤延之不知字譌取良注以通之非也琴操亦云綴衣領

可借證 注奇往視袖中殺蜂案視當作就殺當作掇正引此以注掇蜂不得作殺乃艮注誤言殺琴操載一云令
伯奇掇之可借爲證袁本亦譌 注使者就袖中案就當作視此與上視就二字互易其處也袁本亦譌 注藜羹
不糝袁本糝作斟是也此所引呂氏春秋任數文高誘有注可證 注食絜故饋陳云故欲誤袁本亦作故今呂氏春
秋作而後二字或善引不同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艮注作欲陳以之校善未必是 ○從軍行○夏條集鮮
藻案集當作焦袁本云善作集茶陵本云五臣作焦所見皆非也集字於文義全乖各本但傳寫誤非善如此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案茶陵本川作山云五臣作川袁本云善作山此所見不同蓋尤是二本非或校改正之 注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茶陵本無弔二叔之不咸故七字袁本無弔二叔之不咸六字案善引經
典有節其字句之例尤本專主增多每非是 注出是上獨西門案獨當作留袁本亦譌茶陵本此一節幷善入五臣
艮注全失其眞或又據之以改善斯大誤矣今不具論 ○苦寒行○注山墮也茶陵本墮作隤是也袁本亦誤
墮 ○君子有所思行○注難止也案止當作正各本皆譌顏氏家訓引作整可借證也下同 注說
文曰何校文改苑陳同各本皆誤 ○齊謳行○注請更諸爽塏之地陳云之地當作者今案當
作者也引末綴以也字善每有之各本皆誤 注恒豆之俎案俎當作菹各本皆譌 注謂百萬中之二
也案中當作十各本皆譌 ○長安有狹邪行○注俊民用康案此有誤也洪範有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無俊民用康餘屢引各本亦章康互出蓋章是康非也 要予同歸津袁本茶陵本予作子是也 ○長歌行
○注范曄後漢書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善例如此引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
在永傳初不稱范班二史也其類甚多此亦尤延之添而未是者 注願乘閑而自察袁本茶陵本乘作承是也 ○
悲哉行○喈喈倉庚吟茶陵本吟作音云五臣作吟袁本云善作音案二本非也上云時鳥多好音古人即不忌
複韻此實非其比但傳寫誤尤所見爲是或校改正之也 ○吳趨行○注而齊右善謳袁本右作后是也上
注云齊娥齊后也此作后明甚今茶陵本亦作右皆後人誤改又案餘屢引皆作右疑孟子有二本而善兼引之如放踵致於踵兼引之
例 ○泠泠祥風過何校祥改鮮云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曲櫺激鮮飇注中引此句作鮮案所校是也茶陵本云五臣作鮮

袁本云善作祥各本所見皆傳寫譌即善五臣並非有異而誤著校語之例 注謝丞後漢書曰案丞當作承各本皆
譌 ○短歌行○注王逸楚辭曰案辭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餘同者不悉出 注萍華案華當作
苹袁本亦譌茶陵本作蓱萍上作蓱始生與今月令合或與尤袁所見自不同也 ○日出東南隅行袁本茶陵本此
首第十長安有狹邪行第十一前緩聲歌第十二長歌行第十三吳趨行第十四塘上行第十五悲哉行第十六短歌行第十七案此亦
善五臣次序不同而失著校語 高臺多妖麗案妖當作姣注同善引呂氏春秋公姣且麗在達鬱又王逸楚辭注姣好也在
大招姣麗施只下作姣明甚袁茶陵二本作妖所載五臣向注云妖美必各本以五臣亂善又盡改注中姣字作妖而幾於莫可辨識矣
今特訂正之 濬房出清顏案詳注引廣厦邃房是善正文作邃字袁茶陵二本作濬所載五臣濟注云濬深恐此亦以五
臣亂善 注曼好目曼澤陳云好上曼字衍是也此引王逸語後三十三卷可證各本皆衍 高崖被華丹
案崖當作岸袁本云善作崖茶陵本云五臣作岸其實各本所見皆非也崖字傳寫涉上而誤耳非善如此 注韓詩曰舞
則莫兮陳云莫篡誤案所校是也前舞賦注引不誤可證 ○前緩聲歌○注馮夷大禹之御
也案禹當作丙各本皆誤此所引原道訓文高誘有注云丙或作白不得爲禹明甚後廣絕交論引作丙不誤 ○塘上行
○注止于丘樊陳云丘字衍是也各本皆誤 ○會吟行○注控揍宮引第一袁本無宮
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案下云其宮引本第二此不當有宮字甚明 注佇立也陳云立當作久是也各本皆誤 注前漢
書袁本茶陵本無前字是也有者大誤 鷁首戲清沚袁本有校語云鷁善作鶴其注中亦是鶴字案袁所見非也茶陵本
皆作鷁無校語當與尤所見俱未誤 注闔閭傷馬陳云馬當作焉是也各本皆譌 ○東武吟○注有功
卒陳云卒當作中率是也各本皆誤何校去卒字者非此所引李廣傳文 注秦築長安城袁本無安字是也茶陵本
亦衍 倚杖牧雞豘茶陵本云收五臣作牧袁本云善作收案二本所見非也收是傳寫誤尤蓋校改正之也 ○結客
少年場行茶陵本此下有五言二字以後六首同是也袁本全無者非 注燕丹太子案太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陳云燕丹子書名是也載隋志 注東爲城皐何校城改成陳同各本皆譌 ○東門行○注日出東
門行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有鴻鴈從東方來案鴻當作閒各本皆誤今楚策閒有閒連文不知者改之

永明十一年秀才文同誤策注故創怯茶陵本怯作隕袁本亦作怯案今楚策作隕此怯當是抎字之譌抎隕同字不知者
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誤陳云下脫也字今楚策有行子夜中飯袁本有校語云善作飲案所見非也茶陵本作
飯無校語與此皆不誤凡此等必詳出以爲合并六臣本校語皆據所見而爲之之證知乎此始能得善眞矣讀者詳之○苦熱
行○注苦熱但曝霜案霜當作露各本皆譌渡瀘寧具腓茶陵作肥云五臣作腓袁本云善作
肥案善引毛詩注具腓又云腓音肥正文自不作肥二本所見非也此蓋未誤或亦尤校改正之注還遂案遂當作逐還逐當
謂旋被斥逐今外傳作見逐逐字是見字恐非○白頭吟○注越于毫芒案越當各本皆譌○放
歌行○注郭象注曰茶陵本象下有莊子二字是也袁本亦脫○升天行○勝帶宦王城
茶陵本云宦五臣作官袁本云宦善作官案二本所見互異尤與茶陵同是也袁本蓋非注先生隨神士還代何校
士改女是也各本皆譌注故秦氏作鳳女詞案詞當作祠各本皆譌○鼓吹曲○注兩京
賦序曰案京當作都各本皆誤○挽歌詩○注生之高堂之上陳云生坐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天地生也存何校生也二字乙轉陳同各本皆倒○挽歌詩○聽我薤露詩案薤當作韰詳
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乃作薤其善注中字盡作韰是善韰五臣薤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尤本并改注字非見下注薤露
蒿里袁本茶陵本薤作韰是也案此尤誤改觀以下此字三見仍皆作韰改而未盡明矣注是夢坐奠於兩楹
之閒案奠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友朋自遠方來茶陵本友作有是也袁本亦誤友論語音義有或作友非可證
注乘其四駱陳云乘其當作駕彼是也各本皆誤注海水經曰何校水改東陳同今案各本皆作水水疑外字
形近之譌但今山海經未見此文無以決定也注曳珂錫茶陵本珂作阿是也袁本亦誤珂流離親友思袁本
茶陵本此一首在重阜何崔嵬一首之前案尤所見不同以文義訂之當倒在上且此句與第一首末句相承接尤非二本是也注
孔子爲明器者陳云爲上脫謂字是也各本皆脫○歌○注荊軻下至荊卿好讀書擊
劍袁本茶陵本此二十二字作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十三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增多而誤○歌○留置
酒沛宮袁本茶陵本無酒字案二本非也五臣銑注云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是五臣本乃無酒字也善不注考史記漢書皆有

酒字裴顏及諸家皆無注蓋置酒自不煩注耳五臣去酒字造此曲說誤之甚者尤所見爲是二本失著校語讀者易惑附辨之如此
○扶風歌○我欲競此曲陳云競疑竟誤注同案所校是也袁本云善作競茶陵本云五臣作竟各本所見皆
非競卽竟傳寫誤非善如此○中山王孺子妾歌○注詔賜中山靖王噲何校王下添子
字陳同袁本亦脫此所引藝文志文也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注及孺子妾并陳云并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西
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案視當作覛各本皆譌又案此是西京賦必善誤記耳此類多不具出
卷二十九○古詩○注驅馬上東門案馬當作車各本皆誤各在天一涯袁本茶陵
本有校語云善作一天涯案此所見不同李陵詩云各在天一隅蘇武詩云各在天一方句例相似恐一天誤倒或尤校改正之也注
飄颻謂之猋案飄當作飆各本皆譌颻卽扶搖字釋文可證颻注然軺軻不遇也案軻下當有而留滯
王逸曰軺軻八字此所引七諫文又案上句年既已過太半兮已字亦當有各本皆誤脫不可讀今訂正之注宋玉長笛
賦曰案長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脈相視也案視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釋詁文脈卽覛釋文可證魯靈光殿賦注引
脈相視也亦衍覛覛同字也注順彼長道案順上當有又曰二字各本皆脫注漢書景帝曰陳云景武
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白紈素出齊案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前怨歌行注引無仙人王子喬袁本茶陵
本有校語云仙善作小案此所見不同小字當傳寫誤仙字爲是或尤校改正之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
袁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茶陵本有而無校語案此尤與茶陵合與袁不合亦卽所見不同也但依文義恐不當有四五詹
兔缺案詹當作占注云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善意謂元命苞之詹與此詩之占同而古字通也其作占明甚後七命注所引正是占
字各本所見善作詹皆誤用元命苞詹改正文占而注語不可通重刻茶陵又并改注占爲蟾而善之占字幾亡矣幸袁尤二本注不誤
得以考正又詹諸字說文及淮南子說林訓皆如此與元命苞正同五臣乃必改爲蟾字甚矣其不通乎古也注爾詞之終
耳袁本茶陵本耳作也案各本衍之終二字後和王主簿怨情詩故人心尚爾句注引作爾詞也可證○與蘇武詩○
恨恨不得辭袁本茶陵本得作能案此蓋所見不同或善與五臣之異今無以考之注若張弓弛弦也
案弛當作施各本皆誤○詩○注公文伯卒茶陵本公下有父字是也袁本亦脫○四愁詩○注

改元嘉七年茶陵本元嘉作永建是也袁本亦誤元嘉注魏郡豪右李竟案右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所引宣帝紀文又見於霍光傳俱無右字善意取文穎之注以解豪右自在下不知者誤幷添此注文類曰袁本類作穎是也茶陵本亦誤類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何校屈上添依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依字袁本云善無依字案各本所見蓋傳寫脫耳何云五臣有依字就校語而云然注漢書曰有太山郡案曰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漢書曰天水郡何校漢上添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說文曰佩巾也陳云曰下脫巾字是也各本皆脫○雜詩○南行至吳會袁本茶陵本南作行云善作南案上句言東南行則下不得單言南行甚明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非善如此○朔風詩○素雪雲飛袁本茶陵本雲作云云善作雲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素雪與朱華偶句云飛與末希偶句假令作雲殊乖文義非善如此也注范曄後漢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是也善有其例說已見前注毛詩曰載離寒暑案當作寒暑已見鷃鵡賦袁本正如此但誤在上節注末而此仍複出則非茶陵本誤與此同○雜詩○注此六篇下至在郢城思鄉而作案此三十字於善注例不類必亦幷善於五臣而如此其中兼多譌錯各本盡同無可校正何校郢改郢陳同天路安可窮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可善作何案二本所見非也何但傳寫誤注武毅發沈憂案憂下當有結字各本皆脫此以三句爲一句注生南國何校下添兮南國二字案依善例當添王逸曰南國五字各本皆脫注音響何太悲案何太當作一何各本皆誤○雜詩○注虛無形案虛下當有而字各本皆脫遊天台山賦注引有○雜詩○注日昏東壁中袁本無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園葵詩○注救之免袁本茶陵本免下有死字是也○思友人詩○心與迴飈俱茶陵本飈作飄云五臣作飈袁本云善作飄案飄字於義未當恐二本所見傳寫誤或尤校改正之也○感舊詩○注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案此十一字不當有乃五臣注也袁本茶陵本所載此上之善曰善字誤耳尤延之取以添入非鳥皆集於苑案鳥當作人各本皆誤郡士所背馳案郡當作羣茶陵本云五臣作羣袁本云善作郡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何云當從五臣作羣陳同皆就校語而云然其實善亦作羣○雜詩○注古長歌行曰案長當作傷見第二十七卷各本皆誤○雜詩○注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陳云當重天道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价人爲藩袁本爲作維茶陵本作惟案維字是也羊質復虎文袁本茶陵本復作服是也○雜詩○注沖于時下至故作此詩案此二十字於例不類非善之舊必亦幷五臣也今無以考之○雜詩○迴飈扇綠竹案飈當作猋茶陵本云五臣作飈袁本云善作猋尤誤以五臣亂善也猋飈同字鮑明遠放歌行注云爾雅或爲此猋飈與猋同古字通也古詩十九首注云爾雅或爲此飈園葵詩歲暮商猋飛與此善皆不更注因前已詳也五臣一槩盡改猋爲飈非餘倣此求之注名赤縣中州也陳云中神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無爲無治袁本下無字作而是也茶陵本亦誤無注如常陰噎然案噎字當重各本皆脫歐駱從祝髮案歐當作甌茶陵本云五臣作甌袁本云善作歐詳二本注中皆爲甌字是善亦作甌各本所見正文歐乃傳寫誤考史記東越列傳作甌漢書同不得作歐也注鄭元毛詩曰茶陵本詩下有箋字是也何校添陳同袁本亦脫注及王遵爲刺史陳云注中遵並當作尊案此依漢書校各本皆作遵漢高祖功臣頌注引王遵贊似善不與顏同也入聞轉鼓聲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聞善作閒案閒字爲傳寫譌自不待言此必尤校改正之捨我衡門依袁本茶陵本依作衣云善作依何校云當從五臣作衣案五臣之作衣其所注有明文而此字善不注仍無以考之但依字於義未當恐各本所見亦傳寫譌耳注潦注吾宮也今案今當作利各本皆譌此所引在呂氏春秋召類篇有湁與南岑陳云據注湁與弇同則詩中湁字當作弇兼有三十一卷江文通擬張黃門詩幷注參證案所校是也弇字見釋文又韓詩作弇見外傳王伯厚詩考中采之雜體詩袁茶陵二本校語云五臣作湁彼良注及此向注皆是湁字必五臣因注湁與弇同之語改此爲湁後來以之亂善遂失著校語也注月口經于箕袁本茶陵本無空格此初有衍字而去之注楚芻牧茶陵本楚作禁是也袁本亦誤楚注練絲曰纑也袁本茶陵本絲作麻是也

卷三十○時興○注莊子曰萬物並作袁本茶陵本莊作老是也注子曰以虛靜案子當作又各本皆誤注莫而清乎茶陵本莫作漠是也袁本亦誤莫此引知北遊文注泊無也案無下當有爲字各本皆脫子虛賦注引怕無爲也可證又案怕說文在心部或此及上引廣雅皆本是怕字○七月七日夜詠

牛女○注徒頰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二本非也此亦善音刪削僅存者凡尤有二本無皆倣此注牛女
爲夫婦袁本作牽牛爲婦案當是爲下脫夫織女爲四字洛神賦燕歌行注引可證此所改非茶陵本誤與尤同注彌盡
也案盡當作益此所引冠注也各本皆譌○南樓中望所遲客○佳人猶未適茶陵本猶作殊
有校語云五臣作猶袁本作猶案袁用五臣也尤以亂善非○齋中讀書○注我教暇豫之事君
幸之茶陵本教下有兹字無幸之二字是也袁本亦誤脫衍○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
石瀨脩竹茂林詩○注滑美貌也何校滑改爾陳同各本皆譌案此疑作滑善仍有滑爾異同之注而
未全也胥背之別體字庶持乘日車茶陵本持作特云五臣作持袁本云善作特又袁本茶陵本車作用案此句當云庶
持乘日用袁茶陵二本所見持傳寫誤特尤校改是矣其用字不誤尤改爲車則非也乘日二字連文乘日用者乘日之用靈運所作擬
王粲詩云豈顧乘日養句例正同亦言乘日之養也善注云乘日已見上又此注云車或爲居者乃說所引之莊子非謝詩有車字莊子
釋文云元嘉本作居最爲明證尤延之失考遽改正文大失謝及善意又案五臣向注讀日用連文其義雖謬而文非譌二本皆不云與
善有異可知所見未改亦可借證矣○雜詩○注劉渠曰何校渠改熙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案餘屢引可證注
日暮不從野雀棲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數詩○注行幸甘泉賦曰案甘泉當重各
本皆脫注戾舊邦也陳云戾上當有言字各本皆脫注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案此
十一字誤衍下云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茶陵本複出之如此尤袁兩有者非注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
案此十字誤衍下云歌鍾已見魏都賦茶陵本複出之如此尤袁兩有者非注善見理不拔袁本茶陵本見作建是也
○翫月城西門解中○注故曰歸本案本當爲華各本皆誤金壺啓夕淪袁本云善
作臺茶陵本作臺云五臣作壺案二本所見非也尤依注校改正之矣○始出尚書省○注繼文王之
體袁本茶陵本繼上有是子也三字無王字案當補王字耳是子也尤誤刪注誰爲茶苦案爲當作謂各本皆誤注
曹顏遠感時詩曰陳云時當作舊各本皆誤○觀朝雨○注有蛾氏何校蛾改娀是也各本皆
譌○郡內登望○注自飲食也案飲當作飤各本皆譌○和伏武昌登孫權故

城○注漢儀禮志曰案儀禮當作禮儀各本皆倒此所引司馬彪志文漢上疑尚脫續字注戰敗相殺
何校敗改攻是也各本皆譌俯仰流英盼案盼當作眄袁本作眄云善作盼茶陵本云五臣作眄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
好色賦注流眄其本不作盼明甚傳寫正文及注皆誤校語遂謂善五臣之異而讀者莫察矣眄即眄別體凡此字多譌爲盼注竊
視盼案視下脫流字盼當作眄見上各本皆誤賦在第十九卷也注視定北準極陳云視上脫南字是也各本皆
脫幸籍芳音多袁本籍作藉是也茶陵本亦誤籍注常與汝入往陳云女下脫出字往下脫來字是也
各本皆誤○和王著作八公山○注謂山在澤東是也案此七字不可通蓋後來駁善注之
語而誤錯入耳各本皆衍否則當作非謂山在澤東也而誤日隱澗凝空案凝當作疑宋本謝集正作疑此疑空與如復
偶句各本作凝但傳寫誤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澗暗如空也詳其意亦不作凝凡諸家集中異同非可畫一故每不稱說此
條不同其例所謂言各有當者矣注高丈長曰堵茶陵本長下有丈字是也袁本亦脫注時盜賊強盛
陳云盜氏誤案所校最是氏苻秦也不知者改之各本皆作盜其誤久矣注羣謝錄何校羣改陳郡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述祖德詩注引可證○和徐都曹○注昧旦出新渚案新下當有亭字各本皆脫謝集有注言用
我之利陳云利下脫耜字是也各本皆脫○和王主簿怨情○注上山採蘼蕪案蘼當作
蘪正文蘪袁茶陵二本校語皆云善作蘪可見注中自是蘪字也尤袁注作蘪乃涉五臣而誤茶陵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別蘪蘪同字耳
凡善五臣有異雖同字亦必較然不可混其例有如此故人心不見案人心當作心人袁本茶陵本作心人云善作人心
各本所見皆非也上句故人心尚爾承生平一顧重言之謂辭寵之未嘗易操也此句故心人不見承宿昔千金賤言之謂相逢之遽已
貶價也此情之所爲怨也傳寫下句涉上倒兩字絕不可通非善如此五臣之注其義甚謬而文未誤可借爲證謝集故心人不見注云
一作故人心不見取六臣合并本文選而云然耳○和謝宣城○揆余發皇鑒何校鑒改覽注同案所校
是也離騷善作覽五臣作鑒袁茶陵二本有明文此善引彼爲注作覽甚明蓋亦五臣作鑒自與其離騷同各本以亂善又并改注非也
西征賦皇鑒及注同此注漢書典職曰何校書改官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香草名也袁本茶陵本無
名字是也注皆魂神所交也袁本無皆魂二字案無者是也所引周穆王文五臣向注乃有此二字尤延之誤取耳茶

陵本注幷入五臣更不可別○應王中丞思遠詠月○網軒映珠綴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朱袁本無校語案二本非也善作珠故云此當爲朱綴今並爲珠五臣因此改爲朱故云以網及朱綴而飾之茶陵本大例當作珠而云五臣作朱袁本大例當作朱而云善作珠今皆錯誤唯尤本爲是又案五臣注中字袁本作朱不誤重刻茶陵者幷改成珠幾莫可辨矣此更誤中之誤也注楚闉扃案楚當作禁各本皆譌所引外戚傳文注玉陛苔案陛當作階各本皆譌所引外戚傳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注說文曰高車案說文當作釋名各本皆誤所引在其釋車篇中也○詠湖中鴈○注鴈飛則乃成行袁本茶陵本無乃字是也○擬古詩○靡靡江離草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離袁本校語云善作離案尤所見與袁同考史記漢書子虛賦離字皆不從卄楚辭章句及補注亦然必善離五臣蘺也前第七卷及後卅二卷諸蘺字疑各本以五臣亂善矣○擬四愁詩○注皆名琴也袁本茶陵本琴作器是也○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漢武帝陳云帝下脫時字今案所說非也袁本云善無時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時此非善傳寫脫句例自不與上同無煩依五臣添注卻爲一集何校卻改都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王仲宣從軍戎詩曰案戎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楊覺寐而中驚茶陵本楊作揚袁本亦作楊案皆非也當作惕長門賦惕寤覺而無見兮句略相似可借爲證外物始難畢案畢當作必善引莊子外物不可必爲注作必明甚其五臣向注云不畢所願是五臣乃作畢各本以亂善而失著校語棲集建薄質何校二云呂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逮字之訛耳此疑善逮五臣建而失著校語但善既不注無以考之案永夜繫白日何校二云以注觀之繫當爲繼案茶陵本云五臣作繼袁本云善作繫蓋各本皆傳寫譌否則善當有繫繼也之注而刪削不全注王逸晉書陳云逸隱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公還軍官渡案渡當作度下同各本皆譌說詳後九錫文下注此乘大艦上何校此上添於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延露已見上袁本此下有說文曰蘭閑也六字茶陵本無蓋幷入五臣注而脫之有優渥之言袁本茶陵本有上有故字案此所見不同今無以考之鳴葭汎蘭汜袁本茶陵本葭作笳案二本非也善引鳴笳爲注是葭即笳之假借字或末後尚有葭笳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五臣乃作笳向注笳笛也別造此解而改字從竹最不足憑二本以亂善非又案西京賦校鳴葭王元長曲水詩序揚葭振木荅蘇武書注說文作葭可以彼此互證

文選考異卷第五

文選考異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三十一○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注孫嚴宋書曰何校孫嚴改沈約陳同案濟注引沈約茶陵本幷善入五臣何陳皆據彼改其實非也隋志載孫嚴宋書六十五卷唐志亦載之嚴即嚴也袁本與此正同○效古○注毛詩傳曰案毛下當有萇字各本皆脫○擬古○注魏文秋胡行曰案文下當有帝字各本皆脫○和琅邪王依古○注往往離宮袁本茶陵本往往作遙遙案當作迣迣形近之誤尤改未是注郭象注莊子曰袁本茶陵本注字在子字下是也○擬古○注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韔袁本茶陵本箭下有弩字弓上無所以盛三字案二本是也今方言正如此弓謂之韔蒙上所以藏爲文注其樂可量也茶陵本可上有不字是也袁本亦脫道德亦何懼袁本茶陵本德作得云善作德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不以其道得之爲注作得甚明德但傳寫誤伐木青江湄袁本茶陵本青作清是也注河水之清且漣猗兮茶陵本無之字兮字是也袁本亦衍○代君子有所思○注變出無聞案聞當作閒各本皆譌注張叔及論案叔及當作升反各本皆譌張升字彥真范蔚宗書有傳在文苑前魏都賦後與山巨源絕交書注皆引反論不誤可證也左傳疏所引賓爵下華二云云今本或作皮皆反之譌○效古○注或失道陳云或惑誤是也各本皆譌注乃我者自失道案者字不當有今漢書無各本皆衍○雜體詩○注雜體詩序曰袁本茶陵本有幷序二字在前雜體詩三十首下無此五字其以下全載序作正文乃五臣從文通集取之添入耳袁本有校語云善序與此同仍簡略更不錄可爲顯證茶陵本不著校語大誤尤所見得善注之真最是注虞義送別詩曰陳云義當作羲是也各本皆誤注淵魚鱗魚也袁本茶陵本鱗作鱓是也注人心罔結袁本茶陵本罔作同案皆非也當作罔注君之澤未流茶陵本未作不下二字是也袁本亦誤未去鄉三十載袁本茶陵本三作二有校語云善作三案各本所見非也考仲宣以初平西遷後之荊州至建安十三年劉琮以荊州降垂二十年故云爾至注所引去鄉二十載但取語意相同爲證不限二三互異也或因此改正文作三遂與仲宣去鄉年數矛符非善如此其五臣無說反存詩舊今借以正之注蜩與鷽鳩笑之茶陵本鷽作鸒下同袁本作鷽與此同案作鸒者是也莊子有兩本一作鷽音於角反一作鸒音預俱見釋文此引作鸒之本爲注不知者以鷽改之又案下注引詠懷詩鸒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云云是嗣宗讀莊子從鸒文通擬之亦然無疑矣潘黃門悼亡袁本茶陵本悼亡作述哀案二本是也後擬郭璞遊仙注云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可證此蓋尤誤改注楚詩曰青春爰謝何校詩改詞陳同是也爰當作受各本皆譌馳馬遵淮泗袁本馳作驅云善作馳茶陵本二云五臣作驅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驅馬悠悠爲注馳但傳寫誤注寶河海源也袁本茶陵本河作唯何校唯改河去海字案此尤改海爲河而誤當唯字處耳唯河當兩有注曹子建求通親表曰袁本茶陵本通作親案此尤添通字而誤改去上親字耳當兩有作求通親親注陽九日案九下當有厄字日當作日各本皆脫誤注易傳所謂陽九日厄會也袁本茶陵本日作之是也會上當有百六之三字所引即孟注各本皆脫康時或苟有會袁本茶陵本或作哉是也注馮衍顯志序曰案志下當有賦字各本皆脫注如鼓琴瑟茶陵本琴瑟作瑟琴是也袁本亦誤順正文案善注例不拘語倒已詳前注出於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譌餘屢引可證張廷尉案張當作孫茶陵本有校語云張五臣作孫袁本亦作張無校語考此二十首善於其人之不見選中者必爲之注如許徵君休上人是也其劉琨郭璞稱贈官亦必爲之注善例精密乃爾倘果別有張廷尉綽不當反不注可見善自作孫因遊天台山賦下注其尋轉廷尉卿訖故不須注也袁本所用正文係五臣而字作張疑五臣乃誤爲張茶陵本校語恐倒錯何校云五臣作孫是陳同誤認茶陵校語爲善真作張五臣真作孫雖知江題之作孫而未得善理也注於身無窮陳云於終誤是也各本皆譌所引天下篇文注若其可折案折當作析下同各本皆譌注角里先生袁本角作甪案甪是角非也廣韻一屋云角里先生漢書四皓又音覺可見宋時尚別無甪字袁本係後改耳茶陵本不誤與此同前入華子崗詩注載山居圖作祿史記索隱引孔安國祕記亦作祿祿角古字通今漢書索隱以及法言等每爲人改成甪而王震澤刻史記未譌隸釋四皓神祚机字影宋本作角極其明晝近亦改角恐讀者習見誤本附訂之如此注見一丈夫何校夫改人是也各本皆譌所引天地篇文注時人皆欽愛之袁本茶陵本人下有士字是也注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何校於上添起字離改雜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誤碧鄣長周流茶陵本鄣作障袁本二云善作障案此

所見不同靈運晚出西射堂詩作鄣注引上正鄣上希範日發漁浦潭詩作障注同此擬謝似宜為鄣也五臣改作嶂蓋不知鄣障皆與
爾雅釋山之章通用注子虛賦曰石則赤玉玫瑰袁本茶陵本作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案此尤延之檢本
篇而改其實善誤記亦每有之注莫與智者論案莫當作龔各本皆誤重陽集清氣袁本茶陵本氣作氛
云善作氣案詳下云氣生川岳陰文必相避蓋善自作氛與五臣非有異但傳寫譌氣各本所見皆非測恩躋踰逸袁本
踰作愉云善作踰茶陵本云五臣作愉案善以耽樂注之是自作愉非與五臣有異但傳寫譌踰各本所見皆非陳云踰愉誤得之榮
重餽兼金案茶陵本云五臣作承榮重兼金袁本云善作榮重餽兼金各本所見皆非也承榮與巡華儷兼金與盈瑣儷重過
同意善不容與五臣有異作榮重餽兼金全非句例必傳寫誤也注獻康樂詩曰案獻上當有謝惠連三字各本皆脫
岧亭南樓期案岧當作苕苕亭即西京賦所謂狀亭亭以苕苕彼注云高貌也蓋單言之則曰苕亭重言之則曰苕苕亭亭
字義全同不煩更注又苕苕屢見俱不作岧但傳寫形近譌耳袁本茶陵本皆作岧云善作岧五臣於重言者多改為迢迢而此以單言
不改正與善同各本所見皆非注又詩序曰袁本茶陵本無詩字是也注孔安國尚書曰案書下當有傳
字各本皆脫注又訓謝惠連詩曰袁本茶陵本無謝字是也鍊藥矚虛幌案鍊當作練注云鍊與練
古字通謂詩之練與所引說文金部之鍊通也若正文先已作鍊無煩此注矣必五臣改為鍊各本所見亂之而失著校語凡五臣每以
注改正文也又四子講德論精練藏於鑛朴五臣作鍊正與此同注又集略曰案又當作文字二字各本皆誤隋志云文
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七命注亦引此正作文字可證注以帛萌窗也陳云萌明誤是也各本皆誤案七命
注引作明可證注敬恭明祀案祀當作神各本皆誤甿謠響玉律案甿當作萌茶陵本作萌云五臣作甿袁
本云善作萌尤本以五臣亂善失之說已見前長楊賦遐萌下可互證也注觀北湖田牧詩曰何校牧改收陳同是
也各本皆譌徙樂逗江陰茶陵本云樂五臣作藥袁本作藥云善作樂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下有丹泉術紫芳心之云此
言藥無疑袁本載五臣翰注云徙藥行藥也又載善注徙樂行樂也茶陵但載善徙樂行樂也五臣刪此一句當是正文善自作藥與五
臣不異其五臣之注為全襲善語傳寫誤善正文及注作樂據之作校語者不辨尤亦同其誤也鮑明遠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在二十二
卷注廣雅曰藹藹盛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郭璞曰蒼蒼案蒼蒼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休上人別怨袁本茶陵本別怨作怨別是也悵望陽雲臺陳云陽雲二字當乙今案陳所說非也注引楚王乃
登雲陽之臺善例既不拘語倒難以據改又子虛賦茶陵本作雲陽有校語云五臣作陽雲袁本作陽雲無校語考史記漢書皆作陽雲
恐茶陵及尤所見未必非傳寫誤此注亦然其不當輒改決然矣
卷三十二〇離騷經〇注辟為幽也案為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楚辭注無紐秋蘭以為
佩袁本云逸作紐茶陵本云五臣作紉下豈惟紐夫蕙茝校語同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紐楚辭作紉下載舊音女陳反洪興祖補注
女鄰切又下文矯菌桂以紉蕙兮各本盡作紉蓋紐但傳寫譌耳凡楚辭及善引逸注不必全同而文選今本傳寫之誤或失文義仍當
相正下倣此注言己脩身清潔案潔當作絜各本皆誤注多作絜必逸自用絜後改之而絜潔錯出非餘不更出
何不改此度也袁本茶陵本改下有其字案袁用五臣也校語云逸作何不改此度也與尤正同茶陵本以五臣亂之非
楚辭何不改乎此度也洪興祖本何不改此度當各依其舊讀者易惑故詳出之注以脩用天地之道何校脩改
循陳同楚辭注作循案上云遵循也循字是也循脩二字羣書多混前人論之詳矣注諭傾危也陳云諭喻誤又風為號令
以諭君命行媒諭左右之臣也同案喻諭通用或逸自用諭下以諭國也以諭君也故以香為諭故以諭君袁本皆作諭茶陵本皆作喻
楚辭注亦喻諭錯出注言吞陰陽之精蘂案洪興祖本楚辭注無言字陰陽作正陰是也各本及單行楚辭注皆誤
注哀念萬民袁本茶陵本民作人下注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又觀萬民之中又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同案人字
是也正文人亦善避諱改字不得注作民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袁本茶陵本娥作蛾注同案楚辭作蛾悔相
道之不察兮袁本云逸無兮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兮字案一本非也校語言逸本猶其言善本皆但據所見楚辭有兮字此
尤延之校改正之注言及旋我之車案及當依楚辭作乃各本皆譌注反迷己誤欲去之
路案反迷己當依楚辭注作及己迷各本皆誤注外有玉澤之質袁本茶陵本外作內案此尤本誤字注使
家臣衆逢蒙案當依楚辭注去衆字各本皆衍注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袁本茶陵本無絕字
案楚辭注有脩繩墨而不陂袁本茶陵本陂作頗注同案此尤延之改也楚辭正作頗洪興祖云頗一作陂為尤所據
謂引易曰無平不頗其字宜作陂耳詳逸引羣經不必與今同改者未是脩當作循袁本云逸作脩茶陵本云五臣作循詳逸注循用先

聖法度各本皆同是逸作循不作脩校語所見實傳寫譌也單行楚辭注亦譌洪與祖本作循云循一作脩　注有道德之

者何校之改人陳同茶陵本作人袁本作之楚辭注無此字案疑無者是也　注衣皆謂之襟案皆當依楚辭注作皆各

本皆誤文出爾雅釋器考釋文皆才細反又子移反不得作皆詩鄭風正義引作皆其誤正與此同　注言己覩禹湯文

王脩德以與天案當依楚辭注己下添上字與下去天字各本皆誤　注情合真人袁本茶陵本情作精案此

尤本誤字　注淹塵埃而上征袁本茶陵本淹作掩案上淹猶奄也各本皆同疑此亦作奄與楚辭注皆作掩者不同

注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崐崘閶闔之中袁本茶陵本作神山也在崐崘之上淮南言崐崘縣

圃案二本是也尤延之所校改非楚辭注可證南下彼有子字非　注乃維上天袁本茶陵本作雖乃通天案今楚辭注作

維絕通天洪興祖本作維絕乃通天補注云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尤延之據淮南天文訓云乃維上天以校改不知逸所引不必與今

同也　路曼曼其脩遠兮袁本茶陵本曼曼作漫漫注同案楚辭作曼洪興祖云釋文曼作漫二云云此蓋善曼五臣漫二

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　注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譌楚辭注作湯此天文訓文史

記索隱引之以明湯谷之有證淮南不作暘也天問二云出自湯谷楚辭亦不作暘也吳都賦包湯谷之滂沛歎逝賦望湯谷以企予文選

亦不作暘也唯五臣不知有湯谷凡遇此字必用古文堯典改為暘袁茶陵二本校語可考善注中湯字亦閒為所亂猶今本淮南之為

後人改作暘矣又袁本茶陵本無予字是也楚辭注有與此同衍　注皆出仁義袁本茶陵本仁義作於仁案二本是也楚

辭注作於仁義亦衍義字　注淮南曰弱水袁本茶陵本曰作言案二本是也以此例之上注淮南子曰白水二云予曰二

字亦當作言各本皆誤楚辭注二處皆作予言亦衍予字　注洧盤水名也袁本茶陵本盤作槃是也案此因正文五臣作

盤誤混善注楚辭作盤洪興祖曰盤一作槃　注來去相弃案當依楚辭注來下有違字各本皆脫洪興祖本作來復弃去

殊誤　注偃蹇高意袁本茶陵本意作皃案此尤本誤字　注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案惡鳥當依楚

辭注作運日此因五臣向注作惡鳥不知者誤混善注又明當依楚辭注作羽亦不知者因形近誤之各本誤皆同　注受禮遺

將案將下當依楚辭注有行字各本皆脫　注少康留止有虞案少上當依楚辭注有辛若二字各本皆脫　注

是不欲遠去貌案貌當依楚辭注作意各本皆誤　注懷襄二世不明袁本茶陵本世作葉案二本是

也此亦善避諱改字　注糈精美袁本茶陵本美作米案此尤本誤字　注紛然近我茶陵本近作迎是也袁本亦誤

近案楚辭注作迎　注知己之意袁本茶陵本意作志案此尤本誤字　注告我當去尤吉善也何校

改尤作就陳云楚辭注作就為是各本皆譌　注力能調和陰陽陳云力乃誤是也楚辭注作乃各本皆譌　注言

臣能中心常好善袁本茶陵本臣作誠案此尤本誤字　注甯戚方飲牛茶陵本飲作飯是也袁本亦誤

飲案楚辭注作飯　注鷤弟鴂桂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弟桂二字音在正文下案二本乃五臣音也詳此篇注中諸音

切蓋善既載王注兼載舊音今本改易刪削多失其真無以正之此四字或善所有恐當如筵音廷篿音專之例單行楚辭鷤作鶗下載

舊音云鶗題音鴂決音文既互異難以為證矣　又況揭車與江離案離當作蘺上扈江蘺無廾似不當歧異也楚辭二

字皆作離洪興祖補注云文選離作蘺謂五臣也袁茶陵二本正如此但皆不著校語蓋非　注此誠可貴茲袁本茶陵

本茲作重是也案此尤本誤字　注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

賢欲往就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案此尤延之據楚辭注添之詳文義當是二本脫也　揚雲霓之晻

藹兮茶陵本揚下有志字校語云五臣無袁本校語云逸有案二本非也楚辭無此尤延之校改正之洪興祖云一本揚下有志字

即指袁茶陵校語所見而言實誤本也　注平聲袁本茶陵本無聲字案此疑是五臣音單行楚辭亦不載凡音之在正文下者

均非善舊蓋合并六家每因正文下已有五臣刪削注中之善而善與五臣始糾錯不分逮後單行善本又於正文下音多所刪削於是

或真善音以改易其處而被去或非善音而刪削不及則仍存均難以一一考之矣全書袁茶陵音與尤每不同者此其大概也為之舉

例不更悉論云　○九歌○注必擇吉辰之日何校辰改良案楚辭注作良何據之是也各本皆譌　注兼

衣言青黃五采之色案當依楚辭注去言字各本皆衍　望夫君兮歸來袁本歸作未云逸作歸茶

陵本云五臣作未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逸注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是逸作未不作歸但傳寫誤耳楚辭作未洪興祖云未一作歸

亦非　注屈原思神略垂案垂當依楚辭注作畢讀於畢字句絕各本皆誤少司命悲莫悲兮句注亦有此語可證　承

荃橈兮蘭旌案承衍字也楚辭無洪興祖補注云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皆後人增其說是也因逸注有乘舟

船之語誤添正文耳後又作承即此本又作采即五臣本也袁本云逸作承茶陵本云五臣作采據所見為校語非　鳥萃兮蘋

中何校萃上添何字陳同案楚辭有何字又洪興祖云一本萃上有何字何陳據之也袁茶陵本皆無洪興祖本楚辭亦無此仍當各
依其舊不必添也 怳忽兮遠望案怳當作荒詳逸注云言神鬼荒忽各本皆作荒是善作荒也袁茶陵二本正文作怳所
載五臣向注字同是五臣作怳也單行楚辭作怳惚下載舊校一作荒忽洪興祖本作荒忽云荒一作怳忽一作惚荒怳同字但既善荒
五臣怳便屬兮別不因同字而可相亂也凡善五臣之所謂異皆準此例矣 注擗折也茶陵本折作析是也袁本亦誤折下
同 疏石蘭以爲芳何校以改兮案楚辭以作兮何據之也袁本兮以兩有二云逸無兮茶陵本二云五臣有兮據所見爲校
語也洪興祖云一本兮下有以字卽五臣本一云疏石蘭以爲芳卽此本
卷三十三○九歌○與汝遊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何校云洪興祖謂此二句
河伯章中語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陳同案其說是也詳五臣濟有解九河衝飇之注是其本有此二句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
誤衍又失著校語也楚辭亦衍或卽五臣之所本要以古本無爲是 注睇微盼也茶陵本盼作眄袁本作盼案楚辭作眄眄
字是也下美目盼然各本及楚辭皆作盼非洪興祖引說文南楚謂眄曰睇眄眠見切可證逸以眄注睇二字俱當作眄與詩美目盼兮
無涉洪於下又引詩者所見已誤下眄爲盼耳七啓睇眄流光注引此亦其證 注援號狖呴案號狖當依楚辭注作狖號袁
茶陵二本作猴號考楚辭狖夜鳴洪興祖本狖作又云又一作狖然則作狖之本此注則云援狖號呴作又之本此注則云援猴號呴也
下注援狖善鳴亦當然袁本正文作又茶陵本正文作狖蓋善狖五臣又而不同二本失著校語此及下俱作猴非○九章○
曰余濟兮江湘案兮當作乎此尤本誤字袁本茶陵本楚辭皆可證 注言明旦之者案當依楚辭注去之
字各本皆衍 邸余車兮方林袁本茶陵本邸作低案楚辭作低洪興祖本作邸云邸一作低補注以爲低無舍義非也
廣雅釋詁四宿次低弛舍也洪失之未考袁茶陵二本無校語善引逸是低字五臣亦同尤延之乃改邸耳 注捨於方林
案捨當依楚辭注作舍各本皆誤 苟余心其端直兮袁本云逸無心字茶陵本五臣有心字案楚辭有心字二本所
見蓋傳寫脫此亦初無而尤脩改添之 注自刑體案體上當依楚辭添身字各本皆脫○卜居○以潔楹
乎袁本茶陵本潔作絜是也案單行楚辭正作絜洪興祖本作潔非 若水中之鳧乎何校去乎字案洪興祖云一無
乎字何據之是也各本皆衍○漁父○聖人不凝滯於物茶陵本於下有萬字云五臣無袁本云逸有案
楚辭無洪興祖云一本物上有萬字此亦初有而尤脩改去之何陳皆云衍是也史記亦無 注笑難斷也袁本茶陵本難
斷作離斷案此尤本誤字○九辯○注視江河也案江河當作河江各本皆倒此以江與上傷方下鄉爲韻楚辭
注亦倒凡此篇逸注用韻其誤有可以所協推知者例如此 注還故鄉案鄉下當依楚辭注添也字各本皆脫 注歎
息也案歎下當依楚辭注添累字各本皆脫 注身困窮也案窮當依楚辭注作極各本皆誤 注意未明
也案明當依楚辭注作服各本皆誤 注奮翼呼案呼上當依楚辭注添鳴字各本皆脫 注迴逝言還袁本
茶陵本還作邁案此尤本誤字 注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無者是也楚辭注正無尤
校添甚非 收恢炱之孟夏兮袁本茶陵本炱作台案台字是也善注舞賦恢炱引此作台而云炱與台古字通可見善
自作台甚明尤延之校改作炱非是楚辭作炱洪興祖本作台云台一作炱一作炱雖自有據然不容以之改善也 注以養民
案民下當依楚辭注添也字各本皆脫 注以茂美樹案美下當依楚辭注添之字各本皆脫 注竄巖藪也
案藪當依楚辭注作穴各本皆誤 注及兄弟也案兄弟當依單行楚辭注作弟兄各本及洪興祖本楚辭注皆誤倒 注
以興在位之賢臣也案賢當依楚辭注作貴各本皆譌 何曾華之無實兮袁本茶陵本校語云
逸無華字案此亦初無而尤脩改添之考楚辭有當是傳寫誤脫二本據所見爲校語耳 注政言德惠所由出之
也案當依楚辭注作言政令德惠所由出也各本皆誤 注心惻隱也案惻隱當依楚辭注作隱惻各本皆倒 注而
逐放也袁本茶陵本逐放作放逐案此尤本誤倒 后土何時而得乾袁本茶陵本而作兮案楚辭而洪興祖云
而一作兮此或善而五臣兮否則尤延之校改兮作而今無以考之 注慕歸堯舜之明德也案明德當依楚辭注
作聖明各本皆誤 注終年歲也案年歲當作歲年各本及楚辭注皆倒○招魂○注欲使巫陽
招之也袁本茶陵本無招之二字案無者是也單行楚辭無洪興祖本有尤依之添非 恐後之謝茶陵本之謝作謝之
云五臣無之字袁本無謝下校語云逸有之案楚辭作之謝故尤延之校改其實非也洪興祖云一云謝之卽袁茶陵所見本一無之字
卽五臣本也 注必卜筮之法袁本茶陵本必下有去字案此尤本脫 得人肉而祀袁本茶陵本而作以
案楚辭作而洪興祖本作以或尤延之校改以作而今亦無以考之 注常食蠃蚌袁本茶陵本蠃作鼃案楚辭注作蠃此亦

尤校改旋入雷淵袁本茶陵本淵作泉注同案楚辭作淵案此必尤延之校改注皆有蠚毒袁本茶陵本蠚
作蠆案皆非也當依楚辭注作蠚注言啄天下欲上之人何校言改主陳同案楚辭注作主是也各本皆誤
注言有丈夫袁本茶陵本無丈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注雕鏤綺木使方好也案綺當依楚辭
注作連各本皆誤注詩云肆筵設机袁本茶陵本肆作設案設字是也設筵設机者公劉之傳筵几也凡叔師所
引皆非今毛詩單行楚辭作設洪興祖本誤爲肆今毛詩仍無肆筵設机之文尤誤取之以校改非注言大夫有二列
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袁本無有左傳曰四字茶陵本亦無樂作故案各本皆非也當依楚辭注作言大夫有二列之
樂故晉悼公注垂鬟下髮袁本茶陵本作垂髮下鬢案單行楚辭注作垂髮鬢下鬢洪興祖本作垂鬢鬢下髮互有不同
蓋尤以意校改如此未必是也注發言中禮意者也袁本茶陵本無發字案單行楚辭注無洪興祖本有尤校添之
注時竊視安詳諦案當依楚辭注重時字諦上有審字各本皆脫注飾幬帳之高堂陳云帳下當有
張字是也楚辭注有各本皆脫注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袁本茶陵本無之文二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
之注羅列之陳案之當依楚辭注作而各本皆誤臑若芳些袁本作胹校語云逸本作臑茶陵本作臑云五
臣作胹案楚辭作臑洪興祖云臑一作腝一作胹此注臑仁珠切似善作臑或袁本校語有譌否則音非善舊也注爛熟之
則臑美也袁本茶陵本無爛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注藷蔗也袁本茶陵本藷作諸案當作諸下文可證楚辭
注作藷與善異本尤校改失之注鴻鴈也袁本茶陵本鴈作鶬案洪興祖本作鴈單行本作鴈鶬蓋改鶬爲鴈而兩有考九思
悼亂云鴻鶬兮振翅是作鶬未必非也注楚人名羹曰爽案羹下當依楚辭注有敗字各本皆脫注以蜜
和米麴袁本茶陵本麴作麵案此尤本誤字注又長味好飲袁本茶陵本好飲作也案楚辭注作好飲也尤校改
之發楊荷些案楊當作揚注發楊荷葉同袁茶陵二本所見亦誤楚辭俱作揚也注誠足怪奇也袁本茶陵
本足作獨案單行楚辭作獨洪興祖本作足尤校改之注投六箸行六棊袁本茶陵本行下無六字案楚辭注有尤
校添之注比集者也案當依楚辭注去者字各本皆衍注又曰和樂且耽案耽當依楚辭注作湛各
本皆誤凡逸所引皆非今毛詩此必不知者改注言蘭芳以喻賢人袁本茶陵本無言字案楚辭注言字在下句首

蓋尤校添而誤其處酎飲既盡歡何校去既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既字袁本云逸有既字案楚辭無洪興祖云一本盡上有
既字卽此本也此不當有恐傳寫衍各本所見皆誤汩吾南征些何校去些字下白芷生些同案楚辭無各本皆衍
蘋齊葉兮袁本茶陵本蘋作薠下有煩音案此必善蘋五臣薠也湘夫人登白薠以騁望二本校語有明文此正同彼二本所
見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所見不誤袁本所載逸注中字作薠亦不誤楚辭作薠卽此本也洪興祖云薠一作蘋卽五臣本也又案
洪興祖補注於湘夫人云薠一作蘋非是其說殊誤逸注上云薠草秋生其下鳥萃兮薠中注云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文自相承二句
既同一草必同一字不得如五臣之上一字作薠下一字作蘋或謂白薠與蘋不當一物異稱獨不見九辨鳳皇與鳳雜錯稱之乎逸
注本無可疑洪未達其旨附正之於此注爾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無者是也楚辭注無注懷所見自
傷哀也何校懷改據陳同案楚辭注作據時二字是也何陳但改據字其時字仍不補未詳所出袁茶陵二本亦作懷注煙
上蒸于天袁本茶陵本無于字案此尤校添之其實誤也楚辭注亦無注謂日也袁本茶陵本無謂字案此尤校
添之其實誤也楚辭注亦無時不見淹袁本茶陵本見作可案楚辭作可以單行本舊校云一作時不見淹洪興祖本云一
云時不淹一云時不可淹一云時不見淹疑善見五臣可二本非而尤是也但無明文可以考之注水旁林木中袁本
茶陵本無木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招隱士○注楨幹也案句首楚辭注有爲字又案楨幹疑當作幹楨
以楨與盛成韻各本皆脫誤注崔巍嵯嵯陳云上嵯疑蹇案蹇嵯雖可通但此與山阜嶇嵎不協恐仍未是各本皆
同楚辭注亦然無以考之矣注走往殊異案殊異當依楚辭注作異趨各本皆誤趨字韻洪興祖云一云走趾殊也亦非
注草木茂盛案茂盛疑當作盛茂以茂與聚韻各本及楚辭注皆誤倒
卷三十四○七發○注漢書曰至下乘道死也袁本茶陵本此一節注大異乃幷善入五臣之
誤也尤所見爲是注說文曰謝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袁本所載五臣翰注有謝辭也三字蓋別
本又有說文曰三字而尤誤取以增多注而損精案而上當有悅情二字此引韓子揚搉篇文各本皆脫皓齒娥
眉袁本茶陵本娥作蛾是也注鄭國淫辟茶陵本國作衞是也袁本亦誤國麥秀蔪兮袁本茶陵本蔪作漸
案蔪字是也廣韻作蔪亦引埤蒼與集韻皆蔪蔪同在一紐而分別兩字他書或用漸漸射雉賦云麥漸漸以擢芒漸與蔪古字通也尤所

見別本作草木蘄苞之蘄非拄喙而不能前茶陵本拄作柱注同云五臣從手袁本作拄用五臣也案此尤本以五臣
亂善非熊蹯之臑茶陵本臑作胹注同有校語云五臣作臑袁本作臑不著校語案臑即腝之別體字廣韻七之所載從需
之字凡四臑其一也云臑煑熟下重文但有胹䏩二形集韻於廣韻偏旁用需之字皆從需此注音而其所引左傳方言彼皆作胹是
自作臑不作臑茶陵本尚存善舊袁本以五臣亂之注王逸楚辭注曰稻粢穱麥挐黃粱陳云案此
楚辭正文非注也當作穱麥麥中先熟者今案此或衍王逸注三字各本皆同無以審知之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
袁本云善無後茶陵本云五臣有後案此本亦初無而脩改添之蓋尤延之以爲善傳寫脫但注不見明文無以考也注爲趙
簡子取道袁本茶陵本子作王案王字譌當作主韓非子戰國策皆有簡主所謂大夫稱主也尤所改似是實非注夷
桑也茶陵本夷作荑是也袁本亦誤夷注與陽佚開袁本茶陵本佚作迭是也注又古考史曰陳云
考史當作史考譙周所著案所校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古史考可證困野獸之足袁本云善無獸茶陵本云五臣
有獸案此亦尤延之以爲傳寫脫而添之似是也注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案國下不當有注曰字各本皆衍
縷辭縷也陳云辭恐亂誤是也各本皆譌怳曠曠兮案怳當作超袁本云善作怳茶陵本云五臣作超此必欲改上
文怳兮忽兮之怳爲怳誤以當此處各本校語皆據所見而不察也善亦作超其上文之怳乃當作怳澹潎手足案澹潎當
作潎澹善注云潎澹猶洗滌也各本皆同其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則云澹潎各本所見正文蓋皆以五臣亂善注方言
曰輸脫也袁本茶陵本輸作揄是也亦見廣雅釋詁注因名胥母山案此有誤史記作因命曰胥山命即名也
當本云因名曰胥山涉下文胥母而誤改注混混沌沌案沌沌當作庉庉各本皆誤注郭璞爾雅曰踣
覆也袁本茶陵本覆上有前字是也陳云雅下脫注字二本亦脫注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袁本茶陵本何
作子是也注其一人也何校其改共是也各本皆譌使之論天下之釋微茶陵本云釋五臣作精袁
本云善作釋案善引好論精微爲注似亦作精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孟子持籌而筭之茶陵本無持而筭二字云五臣
作持籌而筭之袁本用五臣云善作孟子籌之案此尤延之誤以五臣亂善○七啓○注過乎泱漭之野
袁本茶陵本漭作莽案史記漢書皆是莽字疑前彼賦及此正文作漭者善爲五臣所亂注分三爲一茶陵本分作函是也

袁本亦作分誤與此同注而酒沉溢袁本茶陵本沉作沈下沉者沸同案沈字是也今淮南覽冥訓作湛湛沈同字高誘
注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不作沉明甚注季夏之月袁本茶陵本季作孟是也注句踐乃身被
賜夷之甲案賜當作睗各本皆誤吳都賦睗夷音以艮切劉淵林注所引正作睗今越絕書作賜與此皆形近之譌也注
冕公侯九旒者也袁本旒作流案流字是也茶陵本作游亦非注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
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畫招搖星於其上陳云其旗誤是也各本皆譌案今本禮記注作又畫招搖星於旌旗
上蓋李節引耳注搢插也案插當作捷宋潭州本儀禮鄉射釋文捷初洽反又士冠捷栖初洽反本又作插此正文作捷善所
引儀禮注亦作捷不知者誤依今本作插改之亦如通志堂刻釋文於鄉射改捷爲插也何校正文捷改爲插陳亦云捷當作插皆據注
之誤字下無滿跡案滿當作漏袁本云善作滿茶陵本云五臣作漏各本所見皆傳寫譌七命云外無漏迹善引此下無漏
迹爲注於文義本不得作滿也注舒疾無力案力當作方各本皆譌罷獠回邁案罷當作羆袁本云善作羆茶
陵本云五臣作罷各本所見皆傳寫譌善亦不得作罷注李充高安館銘曰陳云充當作尤尤字伯仁見范史文
苑傳是也各本皆譌注頫音俯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觀者澹予忘歸也陳云予兮誤是也各本皆
譌注已而魚大食之袁本茶陵本魚大作大魚是也宴婉絕兮陳云宴燕誤今案陳據注引毛詩作燕也
西征賦宴喜注亦引毛詩作燕或注有刪削未全耳注紉秋蘭爲佩袁本茶陵本爲上有兮字案兮當作以此尤延之欲
校改而誤兩去其字也注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陳云鄭鄙誤靈露誤是也各本皆譌注軒殿
檻也又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窗也陳云文軒猶彫軒耳殿檻之釋與新語一條皆屬誤贅今
案此注與中引尸子文軒義乖陳說近之但各本盡然未審所誤果當若何也注張衡應問曰陳云問閒誤是也各本皆
譌注秦后來仕案后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注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案此十字不當
有上云舊章已見東都主人複出非也各本皆衍注則甘靈降袁本茶陵本靈作露案二本正文作露袁有校語云善作
靈茶陵無尤所見與袁同故用正文改注其實靈字未必非傳寫誤即正文作甘靈注爲甘露於善例自通改者未是注鳳皇
鳴矣陳云下脫於彼高岡四字案所校是也此必連引以注於高岡各本皆脫注漢書司馬相如袁本茶陵本無

此六字注舉英奇於側陋袁本茶陵本側作仄下同案此尤所見與二本異各本正文皆作仄袁茶陵不著校語考
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薛注字同善注引明明揚側陋袁茶陵二本正文亦作仄仍不著校語思元賦幽獨守此仄陋兮袁茶陵作側其
校語云善作仄善注引明明揚仄陋思倖傳論明敡幽仄注及正文皆作仄蓋尚書自有二本作者或用仄或用側善隨而引之後人輒
有所改致令正文與注有所歧互
卷三十五〇七命〇翫世高蹈何校云翫晉書作超案翫字非也茶陵本云五臣作越袁本云善作翫此
必欲改下文玩志乎衆妙之玩爲翫誤以當此處各本校語皆據所見而不察也但善作越之與作超無明文以決之注盤龍
賁信越其藏袁本茶陵本盤作蟠越作於案二本是也正文作盤疑注更有盤蟠異同之語刪削不全三國名臣序贊初九
龍盤注引方言蟠龍亦如此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用字不同也晉書作蟠何陳校改正文考此篇善未必與晉書同下聾其山彼作龍
乘鳧舟彼作鷁與注不合最爲顯證今各依其舊亦不盡出於是殉華大夫袁本茶陵本殉作徇注同案此蓋尤校改
爲殉晉書作殉但善未必同彼也注遡向風也袁本茶陵本無風字是也注山海經曰二負袁本茶陵
本二作貳是也注崩崚嶒而龍鱗袁本茶陵本崚嶒作繒綾案二本是也尤誤改之說詳前鍾山詩崚嶒起青嶂下晉
書作層陵遡九秋之鳴飇案遡當作愬注云愬與遡同若正文作遡不當有此注蓋五臣改爲遡各本所見亂之晉書上
文遡長風及此皆作愬下文遡惠風於蘅薄亦然尋善皆作愬也月賦愬皓月而長歌西京賦咸遡風而欲翔張載魏都賦注引作愬皆
可互證零雪寫其根茶陵本云五臣作零袁本云善作雲案雲但傳寫誤此尤校改也晉書作霧注楊雄解
嘲曰袁本茶陵本嘲作難案難字是也解難亦載本傳與解嘲迥不相涉不知者誤改耳注操伯牙之號鍾兮
袁本茶陵本伯作百案此尤校改之也揮危絃則涕流袁本云善作流涕茶陵本云五臣作涕流案流涕但傳寫倒此
尤校改正之也晉書不誤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宋玉風賦曰案風當作諷各本皆
譌注汲古文曰案汲下當有郡字各本皆脫彤閣霞連案彤當作形晉書不誤形赤也故曰霞連與上句翠
觀岑青正爲一例此亦如侍游曲阿後湖作之誤形雲爲彤雲皆失其文義所當訂正注畫龍蚪案蚪當作蛇誤用正文中
蚪字改也上注云蚪龍也故復引此以申明之耳或據此謂招魂別有作蚪之本大誤遡蕙風於衡薄袁本茶陵本蕙

作惠衡作蘅案晉書同此尤校改也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蕙蘅考魏都賦注及洛神賦乃惠蘅之誤尤所改非注杜預左氏
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拔靈芝袁本云善作雲茶陵本云五臣作靈案此尤校改也詳善引西京賦以注
靈芝之靈字似是晉書亦作靈注管仲之始治也袁本茶陵本治作化是也注輕武卒名也下至奏
嚴鼓之嘈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案無者最是此或記於旁以駁善輕武戎剛四車名之解尤延之不察誤取以增
多注環爲營袁本茶陵本環上有自字是也注或云飛羅案此四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音旻夫
案夫當作天各本皆譌此必出郭璞音注然纝罠一以爲對恐互體廣雅曰罠兎罟也
袁本茶陵本作然兎罠也四字案各本皆誤無以考也畫長豁以爲限袁本茶陵本豁作壑云善作豁案豁字義不可
通恐各本所見傳寫誤晉書亦作壑叩鉦數校案晉書數作散詳注云散爲陳列而行是善自作散袁茶陵所載五臣向注云
以數立功校之法是五臣乃作數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非注待獲射者何校射上添待字者下添中字是也
各本皆脫雲迴風烈袁本茶陵本下有聲動響飛形移景發二句尤本脫去當補晉書亦有甗林蹶石案甗當作
甗各本皆誤詳善音五忽切此字從几明甚集韻十一沒云甗獸以鼻搖動最可證晉書亦誤甗音義云音瓦瓦即几之誤注史
記曰蜚廉袁本茶陵本蜚作飛是也注伍胥曰袁本茶陵本伍下有子字案各本皆誤當作申包胥曰注鄭
元禮儀注曰茶陵本禮儀作儀禮是也袁本亦誤倒注鍱或謂爲鍱案謂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如
雷霆之震也袁本茶陵本作而雷之震電之霍案此尤延之用今本莊子說劍校改注則莫若益野驣
駒也袁本茶陵本驣作騰案騰卽騰別體字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袁本云善無能字茶陵本云五臣有
案二本所見無者傳寫脫此尤延之校改添之也晉書亦有注煎鯖臛雀案鯖當作鰿各本皆誤此所引大招文注
取其遠方物之美也袁本茶陵本取其遠方物之六字作約一字案二本是也今本昧篇注正如此未悉尤增多何
據也注寒方苓之巢龜案方當作芳各本皆譌注鶡鳥大鷃鶵袁本茶陵本無鷃字鶵下有也字案
二本是也此所引隹部雞下文善謂鷃卽雞耳注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案此十四
字不當有上云漢皋已見南都賦複出非也各本皆衍注或曰榛案此下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注吳地

理志曰何校吳下添錄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耽口爽之饌案口爽當作爽口袁本云善作口爽茶陵本云五臣作爽口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注引五味令人口爽以注爽口卽但取義同不拘語倒之例不知者泥之改正文以順注失之甚矣晉書亦作爽口又案下文誘我以聾耳之樂善引五音令人耳聾更例之可知者也注國語曰下至仕者世祿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有文字屬下王處岐爲句是也注尙書曰湯旣黜夏命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圓棲三足之烏何校烏改烏袁本云善作烏茶陵本云五臣作烏案烏字協韻善不得作烏但傳寫誤袁茶陵據所見爲校語非晉書亦作烏故靡得應子袁本茶陵本得下有而字案有者是也晉書亦有○賢良詔○罔不率俾袁本茶陵本罔作莫注同案二本是也漢書正作莫注在金河關之西何校金下添城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若涉淵水未知所濟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涉字案漢書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朕之不敏不能遠德袁本茶陵本云善無不敏二字案漢書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冊○注象其禮案禮當作札各本皆誤○冊魏公九錫文○分裂諸夏袁本茶陵本作連帶城邑案魏志作分裂諸夏尤延之據彼校改也但善不必與彼同似仍以二本爲是注爲公卿大夫也陳云爲謂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宏濟于難袁本茶陵本于下有艱字是也羣后失位袁本茶陵本失作釋二云善作失案善引左傳注釋位是自作釋但傳寫誤爲失耳陳云失釋誤是矣魏志亦作釋注遐走陳云遐上脫遷字是也各本皆脫造我京畿袁本茶陵本我作其案魏志作我尤據改乘軒將反袁本云善作軒茶陵本云五臣作轅陳云據注似善本亦作轅案軒但傳寫誤也魏志亦作轅致居官渡袁本云善作度茶陵本云五臣作渡案魏志作渡尤據改各本注中字皆作渡恐涉五臣耳凡善度五臣渡其大槩也亦不盡出注致天之罰居陳云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君北征三郡烏丸陳云君公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尙奔遼東袁本茶陵本無尙字陳云脫尙熙二字是也求逞所欲茶陵本逞所作所逞云五臣作逞所袁本云善作所逞案善引思元賦注逞所欲是但傳寫誤倒魏志亦作逞所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袁本茶陵本覽作元無求字是也箄于白屋袁本茶陵本箄作單案二本是也注云本並以箄于爲單于疑字誤也可見正文作單故善依博物志定爲箄若先作箄與注不相應矣尤延之校改似是實非魏志作單卽善所謂本並以爲單者注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案此有誤也張載注魏都不得言劉淵林又單依文當作箄今彼注作北羈單于于白屋蓋亦誤注文王罔逌兼於庶獄庶愼也袁本茶陵本逌作攸注是也案此必尤誤改孔子過山側案山上當有太字各本皆脫注邪服蒐慝杜預曰回袁本茶陵本邪服作服讒案二本是也回下當有邪字此尤校添而錯誤緊二國是賴茶陵本是上有之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案魏志無尤據改注奉承宗祖袁本茶陵本宗祖作祖宗是也注又曰已下至予惟往求朕攸濟袁本無此十八字有攸濟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有例改複出耳注范曄後漢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是也凡引諸文在本傳者多不冠大題此其一耳尤校添之蓋未悉善例注乃立冢社茶陵本社作土是也袁本亦誤社注爾民軌儀也案爾當作示各本皆譌注弗昏作勞袁本茶陵本昏作暋案依二本善正文似作暋魏志作昏或下當有昏暋異同之注今未全也注杜預左氏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子之謂也陳云子上脫晏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要不彊爲酬謝之名案不當作必各本皆誤注赫言鄒衍之術案赫言鄒當作言赫赫脩史記集解所引別錄如此可證也各本皆誤注庶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袁本茶陵本王有二字作乎案此尤校改也○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注綱紀謂主簿也下至猶今詔書稱門下也此二十三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此卷以下尤本增多各條似二本因弁入五臣而刪削其尤所見異本爲是矣注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注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此十三字袁本茶陵本無注漢良受書於邳圮案圮當作垠各本皆誤漢書作沂注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陳云召招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瘖瘵永歎陳云瘖假誤是也各本皆誤○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袁本茶陵本無太上二字之作也案此尤校改也注郗正釋識曰袁本茶陵本郗作郤識作譏是也開元自本者乎袁本茶陵本元作源案此似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載校語無以考之

〇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〇選名昇學袁本茶陵本昇作升是也注禮記曰司徒袁本茶陵本曰下有鄉論秀士四字案此尤校刪也注一曰德行高妙至才任三輔劇縣令此五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㫐以食爲民天袁本茶陵本爲作惟是也注周禮曰肺石至赤石也此十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注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此十四字袁本茶陵本無注箕夫人及君早起袁本茶陵本無及君二字案此尤校添也命卬斜之谷茶陵本云五臣無命字袁本云善寶下有命字案二本與上節接連命字絕句不屬此首詳其文義仍不當有恐但傳寫誤衍也注漢書曰下至將繼太公之職事也此二十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注毛詩曰去殷之惡陳云曰下脫帝遷明德鄭元箋曰天意十字案所校是也引此者注正文選字注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案田當作用公字不當有各本皆誤續漢志可證注蓋亦遠矣袁本茶陵本蓋亦作益以案此尤依續漢志校改也紛爭空軫袁本茶陵本爭作諍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注方言曰軫袁本茶陵本軫下有戾字是也注又曰欽若昊天此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注禮記曰夏后氏下至翰白色馬也此六十一字袁本茶陵本無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〇九序未歌何校序改敘案何據注也注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茶陵本二序字作敘袁本并入五臣亦作敘其所載五臣向曰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則二本並作序恐正文爲善敘五臣序各本所見亂之此本注二字作序乃尤延之以正文改注未必是也注毛詩曰下至何以卒歲此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注必將崇論宏義案義當作議各本皆誤注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此十一字袁本茶陵本無注應劭尚書案劭下當有日字各本皆脫若閑宂畢弃茶陵本畢作卑云五臣作畢袁本云善作卑案二本所見傳寫誤也此蓋尤延之校改正之天下之有惡茶陵本云五臣無天袁本云善有天案此不當有各本所見皆傳寫誤衍耳注東觀漢記曰魯恭下至具以狀言安此一百二十字袁本茶陵本無又自此下至本節注末茶陵有袁無皆并善入五臣而誤刪削也餘不悉出注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下至即無時得鳥此二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張羅下當有待之二字袁茶陵二本所載并入五臣翰注者有注貪則爲盜富則爲賤案貪當作貧何校賤改賊陳同是也此所引樂論篇文注辯麗可嘉何校嘉改喜是也各本皆誤朕思念舊民茶陵本念作命云五臣作念袁本云善作命案二本所見傳寫誤也此蓋尤延之校改正之注名王奉獻袁本茶陵本名上有遺字是也注毛詩序曰下至豈惟弊邑此六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注魏謂春申君曰陳云魏下脫加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不可爲秦之將案爲下當有拒字各本皆脫前東門行注引有注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爲五州袁本無此十七字有五州已見顏延之侍遊曲阿後湖詩十四字案袁本最是此尤同茶陵複出而誤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〇注刓音角之刓與刓剸同袁本茶陵本無音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刓音刓角之刓與剸同韓信傳注可證注士植懸袁本茶陵本植作特是也注非仁也何校仁改人是也注若渴無日案若當作苦各本皆譌魏志王朗傳注引可證注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袁本茶陵本無與陰二字雨上有陰字作時案二本是也王朗傳注引正如此月注況賢於隗者乎又袁本茶陵本作況賢者也莊子曰案以下文今新序有莊子無故尤延之校改如此也但考藝文類聚鱗介部亦引爲莊子困學紀聞莊子逸篇採之仍當依二本爲是注攸罔勖弗及苟造德弗降袁本茶陵本攸作收又茶陵本苟作耇是也袁本作考亦誤注蘉如也陳云如無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此所引板傳文注原涉好殺袁本茶陵本無殺字案此尤校添也注漢書陳咸下至輒論輸府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三十二字有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十一字案此卷末葉尤脩改乃初同二本而後添當以二本爲是又案末下字漢書無蓋衍也注膺表欲罪袁本茶陵本欲下有罰其二字是也注景帝問鄧公下至卒受大戮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有鄧公謂景帝曰六字案此亦二本是注閉者水出下至災異仍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此亦二本是

文選考異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文選考異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三十七〇薦禰衡表袁本茶陵本表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後每題下盡同卷首所列子目亦同下卷放
此陛下睿聖茶陵本睿作叡二云五臣作睿袁本云善作叡案范書作叡此尤以五臣亂善注具作其事陳云
作上誤今案汪文盛刻班書是作字章懷注范書引亦是作字陳所說非也注無所遺失袁本失下有也字茶陵本無此
初有而脩去之掌技者之所貪茶陵本技作伎二云五臣作技袁本作技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范書作臺牧章懷注諸本
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汪文盛刻范書如此其實堂牧即掌技之譌耳伎技同字或選所據融集作伎也注古善相
馬者袁本茶陵本古下有者字此初有而脩去之案者當作之所引觀表篇文也七發與吳季重書注作之是七命注及此作者非
〇出師表〇注後主即位十二年卒茶陵本無即位十二年卒六字此一節注茶陵并五臣於善袁
并善於五臣恐尤亦非其舊而中道崩徂袁本茶陵本徂作殂案此尤改之也二本是蜀志正作殂亡身於外
者袁本二云善作亡茶陵本二云五臣作忘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亡但傳寫誤何校亡改忘蜀志正作忘注桓靈後漢二
帝用閹豎所敗也袁本無用閹豎所敗五字茶陵本并善入五臣有之尤所見同茶陵而誤衍注荊州圖
副曰袁本茶陵本無副字是也注爾雅曰斝袁本茶陵本爾作小是也至於斟酌損益茶陵本損作規
二云五臣作損袁本二云善作規案蜀志本傳作損董允傳作規尤延之依本傳改不知乃以五臣亂善也責攸之禕允等
咎以章其慢何校二云董允傳所載與本傳微不同本傳無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作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袁本所
見善與尤無異較本傳但少之字彰作章慢咎互易其五臣則與本傳同茶陵本輒於正文依善注所引董允傳添改作若無興德之言
則戮允等二云與注不相應大誤且善但謂當有上六字未嘗欲并改責攸之禕允以下也更屬誤中之誤矣深追先帝遺
詔袁本茶陵本無遺詔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無與二本同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袁本茶陵本無激今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無〇求自試表〇注謂文武
明也陳云文武當乙是也各本皆倒注史記太史公陳云公下脫曰字是也各本皆脫俯愧朱紱茶陵

本愧下校語二云五臣從忄袁本二云善從女此亦以五臣亂善下文注以滅終身之愧二本所見亦當善作媿失著校語非魏志皆作愧
尚書曰啓袁本茶陵本曰上有序字此初有而脩去之案有者是也下尚書曰武王崩各本皆脫序字注春秋歷
序曰案歷上當有命字各本皆脫又勸進表注所引春秋歷序亦脫命字注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
案此者當作者此袁本亦誤倒茶陵本并善入五臣全非裴松之注引正作者此欲以除害興利袁本茶陵本害作患
案魏志作患二本是也必以殺身靜亂袁本茶陵本無以字案魏志有蓋尤據之添也而耀世俗哉袁本
二云善作燿茶陵本作燿二云五臣作曜案魏志作燿尤改非志或鬱結袁本茶陵本二云善無志字案魏志有二本所見或傳寫脫
尤添之是也伏以二方未尅為念何校二云魏志伏作但案今本魏志亦作伏何所據者未見存之以俟再詳伏
見先武皇帝袁本茶陵本無武皇二字案魏志有蓋尤據之添也猶習戰也袁本茶陵本猶作由案魏志作猶蓋
尤據之改也注統由總覽也袁本茶陵本由作猶是也事列朝榮何校二云魏志榮作策陳云作策為是各本
皆形近之譌字耳注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濤至乘北陳云
乘上脫江字是也各本皆脫案七發注引有注昔克路之役何校路改潞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吝臨淄侯牋諸淵碑文
頭陀寺碑文注誤與此同注秦來圖敗晉攻何校攻改功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三敗三北茶陵本敗
下無三字是也袁本亦衍注偏飲而去袁本去下有之字此初有而脩去之茶陵本并善入五臣無此字案所引愛士篇文
彼亦無此字注及獲惠公以歸何校及改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然則以其同祖案則字不
當有各本皆衍注李宏武功歌曰陳云宏尤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東郭俊者茶陵本俊作俊袁本亦作
俊案各本皆譌也當作逡下同注猶不敢嘿也袁本茶陵本重嘿字是也螢燭末光何校二云螢一作熒案魏志
作熒古字通但選文與國志非必全同今各本則皆作螢也〇求通親親表〇注自因致其意也
袁本茶陵本無因字案魏志有因無自必尤延之改自爲因乃誤兩存也克明俊德袁本俊下校語二云善作駿注中字亦作駿
茶陵本作俊注中字亦作俊無校語案尤及茶陵所見以五臣亂善也魏志作峻與善五臣無合者恐經後人依禮記改以藩屏
王室茶陵本藩作蕃注同校語二云五臣作藩袁本作藩無校語案袁本用五臣也此以五臣亂善魏志作藩藩蕃通用耳注謝

承後漢書曰桓礹鄙營氣類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
用袁本茶陵本思惟豈三字作惟省二字案魏志作惟省尤改添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注東觀漢記下至蒙見
宿留袁本此十八字作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八字是也茶陵本複出同此非若臣爲異姓袁本茶陵本若下有以字
案魏志有以字尤刪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注駙近也茶陵本駙作附袁本作附近之附也然終向之者誠
也茶陵本無然字終下校語云五臣作然袁本無終字校語云善有終字案魏志有然無終疑茶陵所見得之有不蒙施
之物茶陵本云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袁本再有云善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案此初無尤脩改添之魏志再有善亦當再
有傳寫脫去也何校添陳云重六字爲是注尚書傳曰袁本無傳字茶陵本有案各本注皆非也說見後荅魏太子牋下
樊冒勒蘇案樊當作棼各本皆譌○讓開府表○誠在寵過袁本茶陵本寵過作過寵案晉書正
作過寵此尤誤倒耳然臣等不能推有德何校去等字云晉書無案所說是也各本蓋皆衍據今光祿
大夫李喜陳云喜晉書作憙爲是今案喜憙古字通未審他家晉書有作喜者以否注領職曰服事何校領改
須是也各本皆譌注謂公家服事袁本茶陵本事下有也字何校改也作者又謂下添爲字是也各本皆脫誤○
陳情事表袁本茶陵本無事字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字令伯茶陵本此下有犍爲武陽
人五字袁本無與此同案茶陵幷五臣入善考華陽國志有或善不備引躬親撫養袁本茶陵本親下校語云善作見案此以
五臣亂善蜀志注晉書皆作見見是親非臣少多疾病袁本云善無少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少字案蜀志注晉書皆有少字
尤蓋據之添注一作了案此校語錯入也卽謂五臣作了觀袁茶陵二本校語皆可見如謝平原內史表岐下云一作崎亦
卽謂五臣作崎也蜀志注晉書皆作了辭不赴命袁本茶陵本命作會蜀志注晉書皆作命案尤蓋據之改○謝平
原內史表○注到官上表袁本茶陵本表下有謝恩二字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中謝二字是也袁本幷無中謝非尤用善謝開府表注所云添改益非注范曄下至不知所裁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臣本吳人茶陵本無吳人校語云五臣有吳人袁本有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此以亂善注羣
萃而同處案同當作州各本皆誤注兩宮東宮及上臺也袁本無此八字所載五臣向注有之茶陵

本幷善入五臣尤蓋因此錯混耳袁本是也注王隱晉書曰袁瑜袁本茶陵本袁作爰案二本是也爰姓見廣韻
爰字下又依此似正文善爰五臣袁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二本自此至字道淵共爲一節在後曹武下然則馮熊字文羆顧榮字
彥先二句亦王隱書尤劉裂者非而不能不恨恨者何校恨恨改悁悁袁本云善作恨恨茶陵本云五臣作悁悁案
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與蘇武詩二本校語五臣作恨恨善作悁悁與此全屬相反彼是此非注攜手逐秦陳云逐遯誤是
也各本皆誤注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袁本無此十一字所載五臣濟注有之茶陵本幷善入五
臣尤蓋因此錯混耳袁本是也○勸進表○注閔帝年號何校閔改愍陳同各本皆誤臣磾茶陵本磾
上有匹字袁本無下同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何校添陳云磾上脫匹字下並同注授圖于黎元袁本茶陵
本于作子是也注謂景宣文袁本茶陵本景宣作宣景是也注永嘉懷帝年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
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此錯混耳注劉載使劉曜陳云載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太尉應劭等議陳云
尉下脫掾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謝承下至虞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案尤增多誤也而重耳主諸侯
之盟茶陵本作而重耳以主諸侯云五臣無以字有之盟二字袁本云善有以字無之盟二字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
以主諸侯之盟善不必與彼全同不可以爲證蒼生顒然案顒當作喁善引淮南子喁喁然爲注是作喁字袁茶陵二本所載
五臣濟注云顒然仰德貌蓋各本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晉書作顒不可以爲證說見上喻巴蜀檄曰延頸擧踵喁喁然百辟勸進今
上牋搢紳顒顒用字不同當各依其舊也注西蜀父老曰案西當作難各本皆誤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茶陵本普作溥云五臣作普袁本云善作溥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普不可以爲證說見上注公羊傳
曰緣臣之心何校傳下添注字臣下添子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而楚尅其二都茶陵本二作三是也袁本
亦誤二注民服其上下无覬覦何校服下添事字上下添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乃許晉平下至
且召之茶陵本此十七字作郤乞二字袁本幷無案似茶陵爲是注不及曩時之士也袁本茶陵本曩作嚮
是也漢書作曩後五十一卷同史記作鄉鄉卽嚮字與此同各有所出不妨兩見善例每如此
卷三十八○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尚書曰袁本茶陵

本書下有王字注繼絕世袁本世下有已見上文四字茶陵本無案此不當有世字謂已於三王敎繼絕之德下引論語曰繼
絕世也茶陵本卽複出與此皆非注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
親親表袁本作懷金佩青已見上文八字案袁本非也善第一卷注自言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又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
已見某篇然則凡不合此例皆失善舊餘不具出茶陵本盡改複出益非○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晉
書穎川庾録曰袁本茶陵本無晉書二字注中州爲洛陽陳云爲謂誤是也各本皆誤不悟徵
時之福袁本茶陵本徵作邀案晉書作徵此尤改之也邀徼古同字恐選文自用邀改之未必是乘異常之顧袁本
茶陵本乘作垂案尤本誤晉書亦是垂字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下至已見上求自試表
注袁本此二十四字作濯纓及沐浴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案此各本皆失善舊注桓思竇后順烈梁后
何校乙順烈梁后於桓思竇后上是也各本皆倒可爲寒心者也袁本茶陵本云爲善作謂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晉書
作謂誤與此同而使內處心膂袁本茶陵本云處善作劇案此尤改之也晉書作處選文往往別有所出不必全同耳
注音呂袁本茶陵本作膂音呂三字在注末是也○薦譙元彥表○注性清袁本茶陵本清作靜是也
注左氏傳荀息曰下至貞也袁本此二十六字作忠貞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注洗耳許由
也下至乃臨河洗耳袁本此二十八字作洗耳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戍聞之茶陵本戍作成是也袁本
亦誤成注兔罝之人能恭敬袁本茶陵本兔罝作罝兔是也注劉歆移書曰袁本無書字是也茶
陵本亦衍注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袁本無文字是也茶陵本複出更非注音蜀袁本茶陵本作
蠋音蜀三字在注末是也注太子師及祭酒印綬陳云及友誤是也各本皆誤注不強致說音
悅袁本茶陵本說音悅二字作之也二字注漢書曰下至深山袁本此十八字作園綺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
非○解尚書表○注檀道鸞晉陽秋曰何校晉上添續字陳同各本皆脫於臣實所
敢喻何校寔下添非字云晉書有陳云晉書爲是案此似選文傳寫脫注見利思義何校利改得是也各本皆誤
注左傳曰下至不可懷也袁本作宴安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老子曰下至且成袁本作善

貸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注其界本西得梁州
之地案梁當作雍晉書地理志司州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可證各本皆誤○爲宋公求加贈
劉前軍表○注左氏傳下至德之休明袁本作休明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尚書曰
爾有嘉謀嘉猷袁本茶陵本曰上有王字注尚書曰納于百揆袁本作百揆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
非注易曰下至其臭如蘭袁本作金蘭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爲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第一表○注道生卽太祖之弟也陳云弟當作兄是也各本皆誤南齊書本傳可證注又
曰后憑玉几袁本茶陵本又字作尚書顧命四字注左傳晉穆嬴曰袁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注孫
盛晉陽春秋曰袁本無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郤超假還東何校郤改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
左傳楚薳啓彊曰案左下當有氏字彊當作疆各本皆脫誤注神州已見上下至刑法也袁本
此二十一字作神州儀刑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複出非注勿復爲虛飾之煩袁本茶陵本之煩二字作也字注
黷慢朝經也案朝經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左傳下至恐殞越于下袁本作殞越已見上文茶陵本
複出非注盡君道□袁本茶陵本盡上有則字下句同案此尤校改去之耳○爲范尚書讓吏部
封侯第一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有中謝二字下文豈待明經臣雲下二
本同案二本是也說見前謝平原內史表注論語下至有所不爲也袁本作狂狷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躡
屩齊楚案屩當作蹻善引史記及徐廣注皆是蹻字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乃作屩蓋善蹻五臣屩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
又此屩下脚亦五臣音耳注漢書下至爲銅虎符袁本作分虎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孫盛晉
陽秋曰茶陵本陽下衍春字袁本無此亦初衍後脩改去之亂離斯瘼陳云瘼當作莫注同毛詩曰亂離瘼矣當作韓
詩曰亂離斯莫潘安仁關中詩注可證也案所說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云瘼病也必善莫五臣瘼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後
又并改善注甚非注蔡邕詩序曰下至北陸無日之地袁本作悵望鍾阜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所複
出與此同陳云鍾阜謂建康之鍾山也注誤引許叔重語今案善謂鍾阜已見上文者謂自於沈休文鍾山詩題下注訖也複出者失其

意用許愼曰云云當之致爲戶謬尤專主增多乃取以竄入陳說雖是然細繹袁本善初無斯誤也凡複出增多大足爲累於此可知餘
論 不盡 注締構見魏都賦下至昧爽也 袁本作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非 注過朱
祐 陳云祐祜誤下同各本皆譌 注上初學長安 袁本茶陵本上初作初上是也 注南陽大人賢者
陳云大人當作人與是也袁本茶陵本無大字亦脫與 注漢書下至如俛拾地芥 袁本作明經拾青紫已見上文
九字茶陵本複出非 注襄陽耆舊傳記曰 袁本茶陵本無記字 注卽聲名不足慕企 袁本茶陵
本重有不足慕企四字 注毛詩序曰禮義陵遲 袁本作陵遲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元和元
年 案上元字當作光各本皆譌 注時侍中常侍 袁本茶陵本無時字 注可封留侯 袁本作子房封侯已
見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與此同乃幷五臣入善之誤 注視吳公口何爲 袁茶陵二本皆無空字此初有衍而去之
或四姓侍祠 何校去或字案所校是也各本蓋皆傳寫衍 注漢書曰成帝下至故世謂之五
侯 袁本作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非 注東觀漢記相者 袁本茶陵本記下有日字此脩改去之
注謂元帝也 袁本茶陵本無謂字 注車丞相高寢郎 袁本茶陵本高下有祖園二字此脩改去之案有者
是也 微物知免 袁本茶陵本云免善作表案此或所見不同否則尤校改之耳 ○爲蕭揚州薦士表 袁本
茶陵本薦上有作字案尤本脫 注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袁本作同塵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
王褒下至非一狐之腋 袁本作一狐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謝靈運宋書序曰 何校宋改
晉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己 何校賤下添雖仁賢三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孟
子曰下至學則三代共之 袁本作庠序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四方有志之士 袁本茶陵
本無有志二字 注東觀漢記耕 袁本茶陵本無漢字 注范曄漢書曰 何校漢上添後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晉陽春秋曰 袁本無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何校晉上添續字同前 注論語子曰下至不以人
廢言 袁本此十六字作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複出非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注老子曰下至知止不殆 袁本作止足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爲范始興作求立

太宰碑表○則義刑社稷 袁本茶陵本刑作形案尤本誤 注爾有嘉謀嘉猷 袁本茶陵本無
嘉謀二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敬敷五教在寬 袁本重有五教二字案有者是也殷本紀重有孔穎達商頌正義引尚書
重有袁本後鑿去下五教二字茶陵本無與此同皆非 注又曰下至百揆時序 袁本作百揆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
複出非 注漢書曰下至琴書自樂 袁本作琴書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 注論語曰下至民
無德而稱焉 袁本作無得而稱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又潘勖以仗防之 陳云又使誤是也各
本皆誤 故首冒嚴科 何校二云故下疑有脫文案所說是也何意謂此當云故吏故民之類未知所脫果何文耳今無以補
之 注修張良教 何校良下添廟字陳同是也袁本亦脫茶陵本複出非 注第二子恪 陳云子字當重是也
各本皆脫 注禮記曰下至吾誰與歸 袁本作九原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顏蠋謂齊王曰
袁本茶陵本蠋作觸案今齊策作斶古今人表作歜歜斶同字也疑蠋觸皆斶之譌 注皆鏤爲蛟龍 袁本茶陵本蛟作交
是也 注長老見碑 袁本茶陵本碑下有者字案此脩改去之
卷三十九○上書秦始皇○注後二世 袁本茶陵本此三字作及二世信趙高之諧八字案此節
注袁幷善入五臣茶陵幷五臣入善卽尤亦恐非其舊今不具論 注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
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案此二十一字決非善注不知何時竄入考張儀復相後八年也秦本紀六國表韓世家
皆並無攻韓宜陽降之之事善烏由爲此語況下方引甘茂伐宜陽而疑書誤若果有此語便是無疑彌乖剌難通矣各本皆同其謬已
久今特訂正袁茶陵二本王作公下同說見於下 注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 案依史記當作
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八年張儀復相秦伐蜀滅之此注全爲人所改各本皆同絕非善舊矣 注史記云孝王納
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 案此十六字決非善注不知何時竄入考魏納上郡在惠文君十年秦本紀六國表
魏世家明文鑿鑿了無異說善何由爲此語各本皆同其謬已久今特訂正 注宜陽韓邑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孝王卒 茶陵本孝作武是也袁本亦誤孝 此四君者 袁本茶陵本無者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 致昆山
之玉 袁本茶陵本昆作崐案史記作昆尤改之也注引新序作昆或善自是昆字 注孫卿曰 袁本卿下有子字是也茶

陵本亦脫而陛下悅之何也袁本茶陵本無何也二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注駃馬屬案駃下當有騠字各
本皆脫西蜀丹青袁本茶陵本西蜀作蜀之案史記作西蜀尤改之也而歌呼嗚嗚快耳者袁本茶陵
本無呼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今棄叩缶擊甕袁本茶陵本無叩缶二字案史記有在擊甕下尤添倒耳在乎色
樂珠玉袁本茶陵本無珠玉二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在乎民人也袁本茶陵本無也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退
而不敢西向袁本茶陵本無向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而外樹怨諸侯袁本茶陵本外下有以字案史記無
尤刪之也〇上書吳王〇注惡不指斥言何校去不字陳同是也袁本亦衍茶陵本下又有欲字幷善入
五臣耳注三輔黃圖曰袁本三上有善曰二字是茶陵本移每節首非下申子曰上漢書曰文帝閔濟北上二郡謂城
陽上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上以孟康解其文上湛今沈字也上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上同又每節首非舊注者亦當有也救兵
不至袁本茶陵本至作止案止字是也漢書作止此尤本誤注青陽水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二本所載
五臣銑注有之尤誤取增多耳注輒當爲禦案輒當作輔謂正文以輔大國之輔也下云以禦於趙顯然可知正文並無輒
字各本皆誤注爾雅曰奸求也案奸當作干各本皆誤注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
也謂極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二本最是正文至漢書作志五臣作至善未必與之同尤增多此注以實之殊誤
注服虔曰袪服袁本茶陵本無服虔曰案二本連上不分節然則袪服以下乃應劭注也尤分節而以服虔曰加之非
然則計議不得袁本茶陵本云議善作謀案此尤改之也漢書作議注善曰方言云袁本善曰二字作又
茶陵本作又曰案此袁是也注晉書注以瑋爲諱何校書改灼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言高祖涉
所燒之棧道也袁本茶陵本涉燒二字互易是也收弊人之倦袁本茶陵本弊作敝云善作敝案此尤改
之也漢書作弊〇獄中上書自明袁本茶陵本獄中作於獄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後
聞軻死袁本茶陵本死下有事字注干歷也袁本歷下有之字是也漢書顏注引有史記集解引亦有茶陵本幷入五
臣無非而燕秦不寤也袁本茶陵本寤作悟案史記作悟漢書作寤此尤改之也後是以聖王覺悟未改史記漢書皆
作寤寤卽悟字善蓋本作寤也注初不相識相知案不字當在識字下各本皆誤顏注云初相識卽本此節去不相知

耳可借爲證注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案首字不當有袁茶陵二本此節注皆幷入五臣非仍無此字疑尤欲補
者字而誤之注殆欲誅之何校殆改君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漢書顏注史記集解引皆作君誠有以相知
也袁本茶陵本云誠善作成案此尤改之也史記漢書皆作誠注讒譖短也袁本茶陵本無短也二字注敬重
蘇秦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周之末人也何校末下添世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漢書顏注引服虔史記集解
引列士傳正有可借爲證注見列士傳袁本見上有其姓名三字是也茶陵本亦脫注新語曰袁本茶陵本上
有善曰二字是也下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上國語泠州鳩曰上同注無紹介通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鄒
子說苑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不云說苑以承上條故耳注文子曰何校子改穎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案
漢書顏注史記索隱俱引之袁茶陵二本移善曰在此上非尤校改正之矣注積毀消骨謂積讒茶陵本骨謂積
讒四字作國亦云消骨五字袁本作國亦云消骨也六字案此各本皆有誤說在下注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
爲之銷滅茶陵本善曰二字作又曰讒三字袁本作故聽讒三字滅下二本有國亦然也四字案此各本皆有誤考史記漢書
絕無作國者恐其並非善注蓋本積毀銷骨句別爲一節而於下注善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合幷六臣多所增竄尤之刪改
亦未爲是注子宣王辟強立茶陵本強作彊袁本與此同何校改彊陳同是也注子臧越人也案人
下當有蒙字二字史記索隱引有張晏據史記爲說也不知者乃刪之各本皆誤正文自云越人子臧決不當以子臧越人也作注甚明
注言無私也袁本茶陵本無言字是也下言無偏也同由余子臧是矣袁本茶陵本矣作也說見下朱
象管蔡是矣茶陵本云五臣作矣袁本云善作也案史記漢書皆作矣此尤改之也注舜弟象傲帝袁本
茶陵本無帝字是也注乃致管叔于商茶陵本致下有辟字是也袁本有辟無致亦非注民到于今受
其賜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有此之謂也四字案亦衍注子終出使者袁本出作辭茶陵本與此同案出辭當兩
有今列女傳二云出謝可證注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亦尤增多
之誤也注公孫鞅事孝王陳云王公誤是也各本皆誤注上至高祖何校高改曾是也各本皆誤案
漢書顏注引作曾可證注善曰伊尹管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誤也以下同輔人主

之治袁本茶陵本二云治善作政案史記作治此尤改之也漢書此處多異難以相證今不更論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袁本茶陵本二云善無也字案史記漢書皆有此尤添之也注有深謀善計而卽行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制戰國策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以信荆軻之說袁本二云善無以字茶陵本二云五臣有以字案史記漢書皆有此尤添之也注又獻燕督亢之地圖下至以擿秦王袁本此二十九字作刺秦王已見上文七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不同皆非注六韜曰下至俱爲師也袁本茶陵本此五十四字作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爲師也十四字案各本皆有誤當本是善曰西伯遇太公立爲師已見上文合幷六家刪改旣非尤所增多更誤沈詔訣之辭袁本茶陵本沈下有於字校語云善無沈於案史記有沈於漢書有沈無於此尤添之也善不當無乃傳寫脫注說文曰墻下至臣之所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漢書音義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下善曰不羈謂才行高在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上是也注遠不可羈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孔安國尚書傳曰袁本茶陵本無孔安國三字傳作注注撰考讖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利傷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袁本茶陵本無然此事其本五字○上書諫獵○注說苑曰下至不避狼虎袁本作孟賁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郊之日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上書諫吳王○注吳王初怨望袁本王下有之字是也茶陵本亦脫以直諫茶陵本以下有置字二云五臣無袁本二云善有案漢書無此尤刪之也善不當有但傳寫衍注臣改計取福何校去臣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案漢書顏注引無注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袁本作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茶陵本作國語曰升天之無階也案此處袁脩改似初同茶陵無以考也注顏師古曰袁本茶陵本師古作監是也人性有畏其影袁本茶陵本影作景下及注皆同案景是影非漢書作景尤所見誤耳注孫卿子以爲涓蜀梁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欲湯之滄案滄當依漢書作凔注同各本皆譌殫極之紌茶陵本紌作絖注同袁本所見與此同案漢書作絖絖是紌非也注極之綆幹何校極上添盡字幹上添斷字陳同案漢書顏注引有手可擢而抓案抓當作拔漢書作拔袁本茶陵本作拔校語云善作抓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拔與五臣無異上句擢而絕者

橫絕之也此句擢而拔者直拔之也擢訓引不得言引而抓可知也其注末善抓壯交切一音乃旣引廣雅解上句之擢爲抓而自音之與此句無涉不知者誤認而改二本據所見爲校語讀者莫察矣善自音注中字其字非正文所有如此者不一而足漢書顏此注云擢謂抓也擢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亦自音注中字而非正文所有又其可證者也注椽樟初生何校椽改豫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磨也礱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尙書注砥磨石也袁本作砥礪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上書重諫吳王○注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不如山東之府何校二云漢書作東山案各本皆作山東疑誤倒也注同注張云錯互出攻案張下當有晏字各本皆脫注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案錯出二字當作則獻當作運上注則謂輿軍遠行也解作軍之本此注則謂二云云解作運之本各本皆誤注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以偪滎陽袁本茶陵本偪作備袁校語二云善作偪茶陵無校語案漢書作備但傳寫誤爲偪耳注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袁本茶陵本菑川四國作吳楚臨淄吳楚作此謀案各本皆有誤當依漢書顏注引作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詰建平王上書○注沈約書曰何校書上添宋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馬遷悲士不遇賦曰案馬上當有司字各本皆脫注今乃知之案今乃當作乃今各本皆倒注轉用抵案轉當作輌袁茶陵二本幷此入五臣仍作輌可借證注對曰臣聞命矣袁本茶陵本曰下有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案此節注二本幷五臣未必善有也注弇堈曰茶陵本堈下有弔字是也袁本作弇州子大誤案所引知北遊文也注言固陋之愚也陳云也心誤是也各本皆誤身恨幽圄袁本茶陵本恨作限是也梁書作限是以每一念來茶陵本是以每一念五字作每以一念四字校語云五臣作是以每一念袁本作是以每一念無校語案茶陵所見非也梁書作是以每一念來注忽然亡生茶陵本亡作忘是也袁本亦誤亡注李陵與蘇武書曰下至而泣血也此二十八字袁本茶陵本無案蓋因已見五臣而刪削也注則未可以論行袁本茶陵本以作與是也注裁日閱數人袁本茶陵本裁日閱作一日裁案此尤校改之也注論衡谷口鄭子真袁本茶陵本衡作曰是也退則虞南

越之君何校云梁書退作攵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以丹書之信陳云以上脫中字是也各本皆脫注
補淮陽醫工長袁本茶陵本淮陽作譙國袁醫作監茶陵無工字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帝戲倫謂倫曰
袁本戲下去倫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袁本茶陵本無
餘姚少有高名游七字光武作世祖案此尤校改之也照景飲醴而已袁本茶陵本無而已二字是也梁書無鵠
亭之鬼袁本茶陵本鵠下校語云善作鴻案二本所見非也或尤校改正之梁書作鵠注命曰丈夫上案曰下當
有五字各本皆脫注五頭同穴袁本同穴作共孔是也茶陵本作具存更非○奉荅勑示七夕詩
啓○注裴詭集有辨才論袁本詭作顗是也茶陵本亦誤詭○爲卞彬謝脩卞忠貞
墓啓○注名教謂王隱隱論謂翟湯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顏觸謂齊王曰
案觸當作斶袁茶陵二本作蠋亦非說見前○啓蕭太傅固辭奪禮○昉啓何校昉改君陳同下君於
庶品袁本茶陵本君作昉校語云善作君昉往從末宦校語亦云善作君蓋此三字善皆作君五臣改其下二字爲昉唯存第一字爲君
故濟注有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云云而二本於此獨無校語也後乃并改成昉不但失善舊亦與五臣不相應甚非其君於品庶已校
正此及後仍沿各本之誤注然而遂亟之茶陵本無亟字是也袁本作極亦衍注喪祭无主袁本茶陵本喪
作亥案此尤校改之也
卷四十○奏彈曹景宗○注廷尉王恢逗橈陳云尉下脫當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金
城西沂澗袁本茶陵本沂作泝下有曰塗二字是也尤初有脩誤去注壯士猶戰不降袁本茶陵本無戰字
猶有轉戰無窮語案有當作其袁茶陵二本校云善有其字尤所見非注毛詩曰旋車言邁袁本
作言邁已見潘岳金谷集詩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此初同袁脩改誤依複出注卽主謹按袁本茶陵本謹上有臣字案此
尤校删也注則臣當下讀也袁本茶陵本無則字注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袁本茶陵本無
此九字云云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有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二十字案此似善五臣之異也○
奏彈劉整○注宋吳興太守兄子也陳云守下有脫字各本皆同無以補也六㪷袁本茶陵

本㪷作斗案下文仍作斗疑斗是忽至戶前隔箔袁本茶陵本云善無隔箔二字案二本所見是也此尤添之以五臣
亂善分財袁本茶陵本云財善作賦案此尤改之整兄弟未分財之前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未字案此尤添
之進責整婢采音劉案劉當作列下文云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此卽采音列也各本皆誤今特訂
正范喚問何意打我兒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喚字案此尤添之婢采音及奴教子袁本茶陵
本云善無婢字案此尤添之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袁本茶陵本云善無苟奴字案此尤添之依下文蓋當有
遇見采音袁本茶陵本遇下校語云善作過案此尤改之注漢書郅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
目而視袁本茶陵本郅都傳作音義曰見下有郅字而視作也案此尤校改之也薛包分財袁本茶陵本云包善作苞
案此亦以五臣亂善也注中字二本並作苞尤盡改作包非注東觀漢書曰陳云書記誤是也各本皆誤唯斆
文通之僞迹袁本茶陵本斆作傚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兩
家袁本茶陵本作高祖每貰酒更而酒家案此尤校改之也歲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袁本茶陵本無
云云二字以上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十字案說已見前○奏彈王源○禮教雕衰袁本茶陵本雕作彫
案此尤本譌字注禮記曰三十壯有室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蓋二本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有是也注
禮曰天子袁本茶陵本曰作記案此當記曰兩有臣實儒品袁本茶陵本儒作儒案此尤本譌字而託姻
結好袁本無結字云好善作結茶陵本無好字云結五臣作好案此蓋尤校改兩存依文義善不當無好字而以而託姻結爲句二
本所見必有誤校語未足據也注魏志滿寵袁本茶陵本志下有曰字是也注世說曰陳云說語誤是也各本皆
誤注謂無聞焉爾袁本茶陵本無謂字是也注連親⿰女連也袁本茶陵本⿰女連作姻案史記集解引作婚漢書
南越傳顏注引孟康亦作婚皆與善不同索隱云連者連姻也恐尤延之以彼語校改復錯誤如此耳注魯桓齊穆何校
齊改楚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禮記曰晉文何校文改人是也各本皆誤注陸雲荅兄書曰高
門降衡脩庭樹蓬何校書改詩此十四字茶陵有袁無案無者疑脫○荅臨淄侯牋○脩死
罪死罪袁本茶陵本不重死罪案此尤添之也自周章於省覽袁本茶陵本自作目是也何校云魏志注作目

歸增其貌者也袁本茶陵本增作憎是也注修言己豈敢望下至故引之袁本無此三十七字
案無者是也茶陵本并五臣入善此同其誤耳○與魏文帝牋○領主簿繁欽茶陵本無繁字袁本有案
此疑善無五臣有二本失著校語而尤以五臣亂善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也各本皆誤注
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按此有脫誤所引必禮樂志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云云以注黃門也今誤
甚爲集黃門下失去全非其舊耳注集樂之所案集上當更有黃門二字注漢書音義下至爲理樂
袁本無此十八字有已見長笛賦五字案袁本最是已見長笛賦即指黃門集樂之所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桓譚新論曰
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案此十五字亦已見長笛賦不當有也各本皆衍注與左騏等案騏
當作顛觀下注顛與顛同可見也顛即顛字今本魏志作顧乃誤字耳○荅東阿王牋○注張叔及論
案叔及當作升反說已詳前各本皆誤注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四字○荅魏太子牋○歲不我與袁本茶陵本我與作與我案與我是也善注引歲不我與而正文自
作與我即所謂不拘語倒之例前已詳論矣尤依注乙正文非注魏文書曰袁本茶陵本魏文作文帝是也下同伏惟
所天又注左氏傳下至臣之天也袁本茶陵本云善無伏惟所天案此不當無傳寫脫耳尤校添爲是二本
并無注二十二字此所有未審何出注項代曰陳云代岱誤是也各本皆誤遠近所以同聲袁本茶陵本聲
下有也字何校添陳同是也時邁齒臷案疑此臷當作耋故注引左傳耋老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臷大也蓋臷耋爲
善五臣不同也又案漢書孔光傳犬馬齒臷讀作耋或季重用彼成文然則善當有臷耋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注尚書曰
僂僂謹敬也袁本無尚字茶陵本有案無者疑脫字字耳作尚非也求通親親表注引亦誤○在元城與魏
太子牋○西帶常山袁本茶陵本常作恒案此尤改之也注漢書有恒山郡袁本茶陵本恒作常
是也下漢書恒山郡元氏縣同注背漢之趙陳云趙楚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趙國之賢將也下至趙
所都也袁本此十六字作俱趙將也四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非此同其誤耳女工吟咏於機杼案女工當
作工女以工女與農夫偶句也鄺食其傳紅女與景帝紀女紅迴乎有別觀善舍紀引傳較可知矣各本皆誤倒注爾雅曰

科條也案爾當作廣各本皆譌此所引釋言文也注賜書制詔袁本茶陵本書下有曰字是也注後爲東
郡尉何校尉上添都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爾雅曰貿易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此所引廣詁文也○
爲鄭沖勸晉王牋○注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三字案此不當無或二本脫注武王以平商袁本茶陵本以作已是也注公羊傳曰魯人至今
以爲美談袁本此十二字作美談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漢北地郡有靈州縣袁本茶陵
本漢下有書字是也注上親臨西園袁本園作圃是也茶陵本亦誤園注迴戈聊指案聊當作邪各本皆
誤今大魏之德袁本茶陵本無今字陳云今晉書作令爲是案此尤校添而復譌其字耳注吾誰與之爲
鄰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是也所引山木篇文○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何校隋改隨陳云隨誤袁茶陵二
本作隨袁有校語云善作隋茶陵無校語案陳何似但據茶陵改耳下注隋作隨袁所見是矣注謝眺何校眺改朓陳云眺並當
作朓案已見前注言密服義之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無者最是尤誤取增多最非凡此類俱顯然可知者
也注好宮室苑圃之樂何校圃改囿是也各本皆譌注後遷西將軍陳云西上脫鎮字是也袁
本亦脫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注韓詩外傳觶王曰案王當作主各本皆誤注而失轡袁本失作亡是
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作失非注左右曰下至無相弃者袁本無此二十五字有袵席而甚切五字案袁本是也茶
陵本并入五臣與此同皆非注袵席乃單席也袁本無乃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仍未衍案袵下席字亦不當有
上善音同蓋皆涉正文而誤添○到大司馬記室牋○斯言不渝袁本茶陵本云言善作其案尤改之
也梁書作言注漢書衞青曰下至國之不幸袁本此二十七字作多幸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
注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百辟勸
進今上牋○注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何校去曰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注於是夫負
妻戴袁本茶陵本無夫字戴字注即田雞水畔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破左興衆十萬於
鍾山陳云興下當有盛是也各本皆脫注說文曰黶黑皺也古典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

魯班之子案子當作号各本皆譌今宋策注號号卽號別體也注殷惑女妲己袁本茶陵本無女字注建
牙陳伐案陳當作東各本皆譌注楚辭曰下至舞馮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
去注況貪天功茶陵本天下有之字袁本并入五臣仍未脫注樂廣曰下至何爲乃爾袁本此十
四字作名教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孫綽子曰下至雅鄭異調袁本此十七字作雅俗已見上文茶陵本
複出非驅盡誅之坻袁本茶陵本云坻善作萌案此以五臣亂善說詳前注論語曰下至是誰之過
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王暢誅劉表陳云當作劉表誅王暢魏志劉表傳注引
謝書甚詳是也各本皆誤○詣蔣公○注而辟之茶陵本而下有依儀爲志高問掾王默然後十一字袁本并入
五臣略同注濟大怒茶陵本怒下有王默默懼與籍書勸說之十字袁本并入五臣略同注復爲尚書郎下至
不得言而已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猥見採擢無以稱當袁本茶陵本作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案此尤依晉書改但選文未必全同彼耳補吏之召袁本茶陵本召作日何云晉書作召
卷四十一○荅蘇武書○注綠幘傅鞲注曰袁本茶陵本無鞲注二字案依顏注訂之當脫
鞲韋昭三字尤所補未是故每攘臂忍辱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每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以五臣亂善耳注子曰
申生虛死陳云子下脫犯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遷處蜀道著青衣陳云著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
吏侵之益怒茶陵本怒作急是也袁本亦誤怒注顯居臣上何校顯改顧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報
任少卿書○注爲衛將軍何校軍下添舍人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若望僕不相師而
用流俗人之言袁本茶陵本云而用善作用而案二本所見是也用句絕而下屬漢書有明文然則善自與彼同而非有
誤尤所校改以五臣亂善失之甚矣注晉陽之孫案晉下當有畢字各本皆脫注若煩務也陳云若苦誤是
也各本皆譌漢書顏注引作苦得竭至意袁本茶陵本至作志案二本所載良注是志字未審善何作漢書作指注不
假修人事也案假當作暇各本皆譌注顏師古曰袁本茶陵本無師古二字案此當脫監字尤所補未是下
注師古監錯見監是師古非注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李奇曰拳

者弩弓也茶陵本拳作弮袁本亦作弮案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師古云云乃解爲弮字所以兼載異讀此李奇
曰卽顏所引當作弮不當作拳漢書注亦可證也注以爲置蠶宮今承陳云今承當作令丞是也各本皆誤注
皆虫之微者故以自喻茶陵本虫之微者作微蟲也遷是也袁本并入五臣與此同非凡此篇袁本多并入五臣
茶陵本及此未誤皆不更出也注西伯積善累德袁本茶陵本無累字案下引有尤校添也注人有變告
信欲反茶陵本有下有上字是也袁本亦脫注禮甚卑茶陵本禮作體是也袁本亦誤注知其謀反告
之案反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會孺有服何校孺上添仲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長史曰陳云長上脫召
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敗敵所破虜案破當作被各本皆譌漢書注引作被注羌人以婢爲妻案羌
當作善各本皆譌注男而歸婢陳云歸當作婿是也各本皆誤此方言文也注女而歸奴陳云歸當作婦
是也各本皆譌方言文注爲楚懷王左司徒陳云司字衍案各本皆同陳據今史記校也考集解索隱無明文唯
正義注云云其本無司字或善讀史記有未當輒去注莫爲王也陳云爲上脫能字下衍王字案亦據今史記校也或王當
作之而各本皆譌注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案覽下當有六論二字三當作二各本皆脫誤已
就極刑袁本茶陵本已作是以二字是也漢書作是以注吾聞之於政也何校政改故是也各本皆譌今
雖欲自雕琢何校琢改瑑案漢書作瑑何據之校但選文未必全同如上文脩身者智之符也漢書作府大氐聖賢發憤之
所爲作也漢書作氐善與顏兩家所注各有明文判然不合此但顏作瑑耳善果何作無以考之不得定其當爲瑑也凡何校之非多不
出其舉隅者如此○報孫會宗書○注漢書楊惲下至惲乃作此書報之案此一節
注當有誤如本傳惲自以兄忠任爲郎補常侍騎則云以才能稱譽者決非善引漢書矣漢書云家居此云遂卽歸家閑居殊不成語必
各本皆失其舊也注氐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也注猥猶曲也袁本茶陵本此
節注并入五臣較多不同案以尤爲是也又不能與羣僚并力袁本茶陵本并上有同心二字案二本無校語似善
與五臣無異但尤所見脫之也漢書有勠力耕桑茶陵本勠作戮注同袁本皆作勠案戮卽勠假借或善戮五臣勠尤校改
之也漢書作勠雅善鼓琴袁本云善作琴茶陵本云五臣作瑟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譌也漢書作瑟卽所謂趙之鳴瑟不得作

琴甚明注而遇民亂也陳云民昏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爲衆惡毀所舉何校舉改歸陳云舉歸誤
是也各本皆誤常恐困乏者茶陵本恐下有之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案有者不可通二本所見傳寫衍也漢書無稟
然皆有節槩袁本茶陵本稟作凜案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作凜漢書作漂顏音匹遙反善不必與漢書全同或自作稟歟
注毛詩曰陳云詩下當有序字是也各本皆脫○論盛孝章書案此書當在後下與彭寵書當在前今乃季漢
之文越居建武以上必非善舊甚明各本皆同卷首子目亦然未知其誤始自何時也注徵爲都尉何校爲下添騎字是
也各本皆脫注入誰不安案不當作獲各本皆誤注曷爲不言蓋狄滅之袁本茶陵本無蓋字
是也注此其所以伐殷王陳云伐代誤是也各本皆譌正之術袁本茶陵本重之字云善無一之字案各
本所見皆非此但傳寫脫○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案此書當在前說見上注漁陽太守何校守下
添彭寵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陳遵劉竦陳云劉張誤是也各本皆誤內聽嬌婦之失計袁本
茶陵本嬌作驕後漢書亦是驕字是也注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
此一句何校二云改無陳云二云疑當作無今案何陳所說非也一當作二各本皆誤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者謂正文二句本或作
如此一句也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二句者謂其與或本云者不合而與正文合也正文不云永爲羣后惡法不得如何陳所改作或本
無甚明○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如陳琳所敘爲也何校如改知陳同是也各本皆
譌辭多不可一一袁本茶陵本下一作二案二本是也此尤誤改之注既皆輕細茶陵本既皆作尤爲
是也袁本作既無亦非注爾雅曰繒之細者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此所引廣服文注肆蟲蠹之
政袁本茶陵本蠹作惑是也注武王克殷陳云克伐誤是也各本皆誤颷奪霆擊袁本茶陵本奪作奮云善
作奪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奪但傳寫誤注東觀兵於孟津袁本茶陵本孟作盟是也注左氏傳趙孟
曰老夫罪戾是懼案此十二字不當有老夫篇首已注訖矣各本皆誤注而齊女善歌袁本茶陵本女
作右案女字非也注諸孫菸菸曰案二菸字皆當作嵆國志注引作嵆可證也各本皆譌夫緣驥垂耳
於林坰案林坰當作坰牧袁本茶陵本作坰牧校語云善有林字無牧字案善引周禮以注牧作坰牧與五臣無異甚明各本所
見皆非也尤本又割注周禮有牧田一句入下節益非二本此注通爲一節固未誤也顧盼千里袁本茶陵本盼作眄云善
作盼案各本所見非也盼但傳寫誤
卷四十二○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注吳書曰孫策至下望得來同事
漢也案此一節注恐非善舊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舉茂才案舉下當有權字各本皆脫注故云屬本
州也袁本茶陵本云作不是也羞以牛後何校後改從陳云據注則正文中後字當作從案何陳所校是也袁茶陵二本
所載五臣向注作後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史記傳寫譌爲後今本國策亦然故五臣改從爲後耳注楚公子圍
聘于鄭茶陵本圍作圍是也袁本亦誤圍注明者見於未萌案見下當有兆字各本皆誤注張兵
迎信陳云張引誤是也各本皆誤適以增驕案驕當作憍袁本茶陵本云善從心此以五臣亂善漢隗囂納
王元之言案漢字不當有袁本茶陵本云善有漢所見皆非也注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何校
西河改河西下同五下去大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與朝歌令吳質書○注爾雅曰局近也
袁本茶陵本爾作小是也○與吳質書○注翦謂之體弱也何校上翦上添氣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光武言袁本茶陵本言上有有字何校添案魏志注所載無或尤依彼刪耳古人思炳燭夜遊何校炳改秉袁
本茶陵本作秉云善作炳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引古詩爲注而云秉或作炳然則正文非炳明矣魏志注所載亦是秉字○與
鍾大理書○注王逸正部論曰何校正改玉陳同今案隋志子儒家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何陳所改
非也注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何校宏改閎學下添掾字陳同案據魏志荀彧傳注也各本皆脫誤○
與楊德祖書○前書嘲之袁本茶陵本前下有有字案魏志注引典略作爲此尤欲依彼校改去有失添爲耳
吾亦不能忘歎者袁本茶陵本忘作妄云善作忘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忘但傳寫誤魏志注引典略亦作妄吾未
之見也袁本茶陵本云未之善作之未案魏志注引典略作未之尤依彼校改正之也乃可以論其淑媛袁本
茶陵本其作於案此尤誤改也下乃可以議其斷割袁茶陵二本注其作於校語善作其不得幷改此句魏志注引典略二字皆作於
呂氏春秋曰至下晝夜隨而不去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也注其

事該陳云該核誤是也各本皆譌非要之皓首何校非改此云魏志注作此案非或傳寫誤耳○與吳季重書○注毛詩曰彌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出自陽谷案陽當作湯各本皆譌和氏無責矣袁本茶陵本氏下有而字案此蓋尤依篇末善注刪之也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茶陵本知上有不字袁本無又二本校語云五臣無此三句案詳篇末善注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責矣之下云云是其本無此三句恐是後來取善引植集此書別題云者而添之耳各本所見及校語皆非注趙告謂趙王曰何校告改造是也各本皆誤注今本以墨翟之好伎何校之改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相映耳袁本茶陵本映作應也○答東阿王書○注而知衆山之邐迤也袁本邐迤作旖旎是也茶陵本與此同案此依正文改注之誤注所無不有何校所無改無所陳云所無當乙今案或衍所字注王逸曰嫫母醜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叔段賦蟋蟀袁本叔作卬是也茶陵本亦誤叔○與滿公琰書○陽晝喻於詹何茶陵本晝作書袁本亦作書注同案此所引說苑政理篇文今本作書考古人名晝者多矣恐茶陵本乃用今本說苑所改書未必非晝未必是也注味薄而美茶陵本而下有不字是也袁本亦脫○與侍郎曹長思書○注爲御史司空何校史下增大夫大三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楚宰蘧啓疆陳云宰上脫太字是也各本皆脫○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注煎沙爛石袁本爛作鑠是也茶陵本亦誤爛○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袁本茶陵本此節注上無善及五臣名詳語意乃五臣而非善凡篇內自明之旨題下注又贅出必皆五臣混入者若尤定此注入善則二本尚未全誤也曠若發矇案矇當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如淳漢書注以物蒙覆其頭云云是其本作蒙之明證也長楊賦作矇用字不同彼注矇與蒙古字通云云蓋仍從蒙字解之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案地當作下袁本云善作地茶陵本云五臣作下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非以貪天下也爲注作下甚明地字不可通但傳寫誤耳注譙周古考史曰何校考史作史考是也各本皆倒注然後有官小史案官下當有師字史當作吏各本皆脫誤注何其戚矣袁本茶陵本矣作也是也注論語曰下至而食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注鄭朗曰案朗當作朋各本皆誤此引蕭望之傳文也

文選考異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文選考異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四十三○與山巨源絕交書袁本茶陵本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此卷各題下全無卷首所列子目亦然皆脫說見前 注以成曹君子曰何校重君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英雄記曰陳云王粲英雄記皆記漢末英雄事尚子平乃建武中隱士不應載入當是誤也今案此疑英賢譜之文各本皆譌 少加孤露何云晉書作加少案加少是也各本皆誤倒 注飲無求辭案辭當作亂各本皆譌 吾不如嗣宗之賢何校賢改資陳云賢資誤案所校是也注云資材量也不得作賢甚明晉書正作資 注濕病也袁本也下有俾利反三字茶陵本亦有反作切案此真善音也正文下必寐切乃五臣音尤存彼刪此非 又不喜作書袁本茶陵本無又字案二本不著校語晉書此在所節去中無以考之 雖瞿然自責案瞿當作懼袁本云善作瞿茶陵本云五臣作懼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善自作懼與五臣同故引惠帝贊懼然作注今各本幷注中亦誤爲瞿非懼瞿同字耳晉書在所節去中 注則瞿然袁本茶陵本然下有音灼曰瞿音句六字是也尤誤刪改作音句入正文下又瞿皆當作懼今漢書正作懼師古曰懼讀曰瞿 必不可以爲輪袁本云善無必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必字案此或所見不同否則尤添之耳晉書在所節去中 注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袁本茶陵本首有晉諸公讚曰康子劭八字紹作劭無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八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校改而誤 注常衣濕纑案濕當作緼各本皆誤此所引楊朱文以下多互異義可兩通不更詳出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君子見幾而作袁本幾作機是也茶陵本亦誤幾正文是機字 注荼與塗字通用袁本茶陵本塗下有古字是也 注天祿乃始案乃下當有茲字各本皆脫弔魏武文引有 注逆於遼東茶陵本東作隧是也袁本作遂亦非 乘桴滄流茶陵本流作海袁本作流與此同何校流改海陳云流海誤晉書作海案袁本茶陵本所載五臣濟注云滄流海也似五臣作流二本失著校語尤亦以之亂善也 交疇貨賄袁本云善作疇茶陵本云五臣作酬何云晉書作酬今案疇疑讎字之誤 注往來贍遺何校贍改賂陳云贍當作賂案所校據魏志是也各本皆誤 注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案三當作二大當作太下脫尉字各本皆誤此所引明帝紀文也 注權實堅子何校堅改豎是也各本皆譌 注渠深也袁本茶陵本下有音彌二字案有者是也乃真善音而誤刪 注勤維等令降於會案勤當作劾各本皆誤鍾會傳可證 今日之謂也袁本云善無也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添之耳 然主上眷眷何校上改相晉書作相案主謂魏帝相謂晉王似所改是也 崇城自卑案自當作遂茶陵本云五臣作自袁本云善作遂晉書作遂尤以五臣亂善非 若侮慢不式王命案晉書若下有猶字此當有讀以四字爲一句各本皆脫也 注醫病不以湯液陳云醫下脫有俞附醫四字案所校是也此引以注正文俞附各本皆脫

○與嵇茂齊書○注老子曰雎雎陳云曰下脫而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陳琳武軍□賦曰袁本軍□作庫是也茶陵本作庫車衍車字此亦初衍而脩去軍即庫字誤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袁本茶陵本也上有者字案晉書無按轡而歎息陳云據注則此五字衍是也必五臣因注云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故添六字以異於善二本失著校語也詳此本乃脩改增多是初刻無而所見仍不誤尤延之不察輒取五字於是善以五臣亂之矣當加訂正 注范曄後漢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是也案說已見前

○與陳伯之書○注征人伐鼓案征當作鉦各本皆誤 注沈迷領簿書陳云領簿當乙是也各本皆倒 注謝承後漢書曰袁本茶陵本承作沈是也 注爲喋血袁本茶陵本血下有涉與喋同丁牒切七字是也無正文涉下丁牒切與喋同六字案此劉烈善音之誤說已詳前 注及迷塗之未遠此節注後袁本有注一節云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在正文先典攸高下是也茶陵本幷入五臣而誤刪削此本誤與之同 注建節敕出關袁本茶陵本敕作東是也 注故殷陟配天陳云陟上脫禮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屠各取豪貴陳云取最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羌胡名大師爲酋案師當作帥各本皆譌 注袁宏漢獻帝春秋何校宏改曄陳同各本皆誤案隋經籍志云十卷袁曄撰可證也 注授兵登陴袁本茶陵本陴下有陴婢移切四字無正文文陴下婢移切三字是也 注秦必可亡西河袁本茶陵本無可字是也 注使將軍莊縞陳云縞蹻誤下同是也各本皆譌

○重答劉秣陵沼書○注芳至今猶未沫案芳當作芬各本皆譌 注沫已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亡蓋反三字案此真善音正文沫下昧字乃五臣音也尤誤刪此存彼 注思王歸國京師

陳云思字當在國字下是也各本皆倒○移書讓太常博士陳云題前脫移字一行是也各本皆脫又卷首子目
亦然注爲義和京兆尹卒案卒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漢書云後事皆在莽傳可證也講論其議案議當依
漢書作義各本皆誤又案注論議相對議亦當作義也責讓之曰袁本茶陵本此下提行另起是也書缺簡脫
袁本有校語云善作脫簡案袁所見誤也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不誤漢書正作簡脫孝成皇帝袁本云善無皇字茶陵本
云五臣有皇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也漢書有皇字或脫編袁本作傳或閒編云善無傳字閒作脫茶陵本云五臣有傳字脫作
閒何云漢書作傳或閒編案此恐善與漢書同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以尚書爲不備案當依漢書去不字此所引臣
瓚漢書注甚明又孔叢云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云云然則今文尚書家有爲此說者也然孝宣帝茶陵本云
五臣作宣袁本云善作皇何校宣下增皇字案漢書作孝宣皇帝注粱丘字長翁袁本丘下有賀字是也茶陵本亦脫
○北山移文○注周宣王太子晉也何校晉改靈是也各本皆誤偶吹草堂袁本茶陵
本偶作竊案五臣作竊善作偶注皆有明文二本不著校語非也唯此本爲未誤或尤校改正之注皆銀印墨綬袁本
茶陵本銀作銅是也注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陳云似不當言爲浙右疑有誤也案陳所說最是右
當作江考說文水部浙字下與善所引字書文同可證右字必涉正文誤改也道帙長殯茶陵本云五臣作擯袁本云善作殯
何校殯改擯案長殯與下久埋偶句殯字是矣何改非碉石摧絕無與歸茶陵本云五臣作澗戶袁本云善作碉石
案此與下石逕偶句文必相迴避各本所見石字必傳寫誤恐善自作碉戶秋桂遺風袁本茶陵本遺作遣是也何校遺改
遣注船舷也陳云船上脫叩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四十四○喻巴蜀檄○注拜之而後稽顙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莫不
來享案莫下當有敢字各本皆脫注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案縣字不當有漢書注無史記索隱引亦無皆
可證注太子卽嬰齊也案依他篇如韋孟諷諫之例當有善曰在太字上以分別顏注袁茶陵二本此篇以善與舊注
相連乃合幷六家體例之不畫一者尤仍之耳又每節首非舊注皆當有之尤槩刪去亦與他篇例歧也後難蜀父老苔客難等皆放此
西僰之長袁本僰下有犍字其校語云善脫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犍字案犍五臣妄添也史記漢書俱無此注引文穎曰犍
爲縣者謂地理志犍爲郡之僰道縣也說文僰下亦云犍爲蠻夷也以犍爲縣注僰非正文別有犍字袁本所著校語更誤中之誤注
興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袁本追作誅茶陵本無此注幷入五臣也案史記索隱亦引張揖此注誅字是
功烈著而不滅袁本云善作列茶陵本云五臣作烈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史記漢書皆作烈但傳寫譌爲列耳後篇
烈士立功之會封禪文休烈浹洽二本校語同尤皆校改○爲袁紹檄豫州○注魏志曰至下而不
責之袁本此一節注與所載五臣翰注略同其善曰下作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曰卿昔爲本
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六十一字是也茶陵本云善同翰注此承其誤爲
幷善於五臣耳注閔子騫曰袁本騫作馬是也茶陵本亦誤騫慓狡鋒協何校協改俠云魏氏春秋作俠案裴
松之注魏志紹傳所引也考後漢書紹傳載此文亦作俠但二書文略同而與此多異善注未有明文無以考之也注董卓字
仲穎下至呂布誅卓袁本無此三十八字有董卓已見西征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有乃複出注以攻卓袁本
作將以誅董卓案考魏志云將以誅卓似袁本仍衍董字茶陵本作以攻卓誤與此同注魏志作獎蹴蹴成也
陳云魏志既與文選同似不必贅引當云後漢書作獎就就成也文義乃安案魏志無此文唯裴注引魏氏春秋耳此注必有誤各本皆
同無以訂之兩蹴字陳所校是也注賈逵國語曰袁本茶陵本語下有注字是也注氣厲流行陳云氣氛
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魏志曰太祖在兗州袁本志作書案此尤校改但未必非引王沈魏書也茶陵本刪此注
更非注董卓徙天子都長安此八字袁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已有而刪之也尤所見者是矣注應劭
漢官儀曰袁本茶陵本無應劭二字厥圖不果爾乃大軍茶陵本爾作耳云五臣作爾袁本云善作耳案
此尤校改也詳文義作耳者當句絕魏氏春秋後漢書此處節去無以相證恐尤改未必是欲以螗蜋之斧茶陵本螗
作螳注同袁本亦作螗其所載五臣銑注字同善注字作螳案據此似善螳五臣螗也魏氏春秋後漢書亦作螳注外甥高
翰袁本翰作幹是也茶陵本亦誤翰皆自出幽冀袁本茶陵本自出作出自是也案此尤本之誤耳注漢書
以旅爲助案此注亦有誤後漢范蔚宗書所載此處節去未審善所稱漢書當何指也各本皆同無以訂之矣○檄吳
將校部曲文○注閔子騫之辭何校騫改馬是也各本皆誤下愚之蔽也袁本云善無下

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下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也注李湛何校湛改堪下同陳云湛堪誤案據國志校也各本皆譌注丁斐
曰放馬陳云曰因誤案據國志校也各本皆譌注漢寧何校漢上添領字寧下添太守二字陳同案據國志校也各本
皆脫而建約之屬何校之改支茶陵本云五臣作支袁本云善作之案詳文義當作支或各本所見傳寫誤爲之也夫
鷙鳥之擊先高茶陵本作擊鳥先高四字校語云擊五臣作鷙有之擊字袁本校語云鷙善作擊無之擊字案二本校語
是也尤本此處脩改乃誤取五臣以亂善注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袁本茶陵本無一字案二本是也此
所引武帝紀文官渡之役茶陵本云五臣作渡袁本云善作度案尤本以五臣亂善非擬鄴中集詩九錫文皆可互證也舉
事來服茶陵本事作縣是也袁本亦誤事注尚書曰伊尹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及諸將
校袁本茶陵本及作又是也注跌蹯而去案跌當作決各本皆譌此所引趙策文○檄蜀文○注後
爲司徒袁本無後字有伐蜀平之四字是也茶陵本無此節注乃并入五臣尤本此處脩改蓋初亦無後校補也注有太
武皇帝陳云太當作司奏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君子曷爲春秋案爲字當重各本皆脫注宰輔
司馬文王也此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案亦因臣已有而刪之也尤校添是矣五興兵新野袁本云善作新茶陵
本云五臣作朔何校新改朔案魏志鍾會傳所載正作朔朔謂涿郡是也新字善無注傳寫誤耳二本據所見爲校語非興隆大
好何校與改與案魏志作與與字是也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似其本作興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姜
維冠圯陽何校圯改洮案改者是也此所引三少帝紀文此皆諸君所備聞也袁本茶陵本君作公何校
改賢案魏志作賢此與志亦有小異凡兩通者宜各依其舊何改未是餘不悉出注見危於未萌袁本茶陵本無危字
陳云危兆誤是也注欽子鴦茶陵本鴦作鴦是也袁本亦誤鴦下同○難蜀父老○注鄭元曰
陳云元當作德今案當作氏各本皆誤注尚書曰黎民袁本尚上有善曰二字茶陵本在此節注首案袁本是也說見
喻巴蜀檄下餘條依此例求之不更出脩誦習傳何云漢書脩作循陳云當作循案史記亦作循古書二字多互誤何陳所
校是也袁茶陵二本亦誤注鄧展子曰陳云子字衍是也袁本展子作子展茶陵本亦作展子皆衍注出蜀西
徼外陳云西當作廣平是也各本皆誤案說文沫下作西江賦注引故或以改此其實張揖自作廣平顏注及索隱引可證注

出廣平徼外出旄牛陳云當作出旄牛徼外是也各本皆誤顏注及索隱引可證注鑿通山道案山
上當依顏注引有靈字各本皆脫注出登縣陳云登上當有臺字是也各本皆脫案顏注引可證注作獨梁袁本
茶陵本獨作橋是也注曶梅憒切案憒當作憒各本皆譌索隱曰曶音妹梅憒即妹之反語也憒字不可通注字林
音勿何校勿改忽案所改是也索隱引正作忽顏注亦音忽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袁本云善有之
宇二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案史記漢書皆無依文義不當有恐但傳寫衍各本所見非也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袁本
云善無乎茶陵本云五臣有乎案史記漢書有恐但傳寫脫尤校添是也注爾雅曰陳云爾廣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空
廓寥寥也陳云當作廓空也是也各本皆誤於是諸大夫茫然袁本云善作芒茶陵本云五臣作茫案史
記作芒漢書作茫尤蓋依漢書校改也遷延而辭避袁本云善作退茶陵本云五臣作避案史記漢書皆作避尤校改是
也
卷四十五○對楚王問○而魚有鯤也袁本茶陵本云鯤善作鱗案所見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
○答客難○注推意放蕩何校推改指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漢書可證尙有遺行邪袁本茶陵
本云邪善作也案今漢書亦作邪尤延之據之校改考古也邪二字同用袁茶陵所見自不誤尤改爲未是相擒以兵何校
擒改禽案所改是也漢書作禽以袁茶陵二本餘篇校語例之大略善禽五臣擒此以五臣亂善也外有倉廩案倉廩當作廩
倉袁茶陵二本云善作倉廩與此皆所見傳寫倒也漢書作廩倉倉字韻天下平均茶陵本作平均有校語云善作均平袁本
作均平無校語案漢書無此句注亦無明文未審善果何作傳曰天下無害袁本茶陵本害下有菑字袁本有校語云
善無茶陵本無校語案各本所見皆有誤也菑字韻與下文才字協蓋善當是作天下無菑也又案陳云傳曰七句漢書無凡他書所有
之文與此或相出入但可借以取證不得竟依彼校此斯其例矣注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下
陳云時王誤禮上脫客字下字衍是也此所引樂毅傳文注競幷天下案競當作竟各本皆譌注服虔曰筦
音管此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案二本以善音而誤刪也下文顏曰筳音庭及如淳曰贖音精服虔曰鼩音劬亦然凡善音二本誤刪
而此仍有者餘不悉出注說文曰靡案靡當作靡各本皆誤○解嘲○時雄方草創太元

何校去創字二云漢書無案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草創是其本有此字恐各本所見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耳獨說數
十餘萬言案漢書無數字此不當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是其本誤衍後又以之亂善客徒朱丹吾
轂何校徒下添欲字袁本茶陵本二云善無欲字案漢書有此傳寫脫校語非注故齊人號談天鄒衍案鄒字不
當有各本皆衍顏注引無可證也注在金城河閒之西何校閒改關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後椒塗袁本
茶陵本椒作陶二云善作椒何校二云椒漢書作陶師古曰有作椒者乃流俗所改陳同今案何陳所校非也顏本作陶具見彼注善此引應
劭曰在漁陽之北界與顏義迥別蓋應氏漢書作椒顏所不取而善意從之也若以顏改善是所未安凡選中諸文謂與他書必異亦非
必同亦非其爲例也如此注以爲親行三年服茶陵本以作不是也袁本亦作以漢書注引以不兩有皆非注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袁本無此十六字有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十字
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秦穆公聞百里奚陳二云奚下脫賢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則可抵而取之
袁本此下有善曰爾雅曰窒塞也八字是也茶陵本無亦脫處乎今世案漢書無世字此不當有各本皆衍位極者
高危何校高改宗袁本二云善作高茶陵本二云五臣作宗案漢書作宗宗字是也高字傳寫誤抵樸侯而代之案抵
當作抵注引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是善字作抵又顏注引蘇林曰抵音紙亦當作抵今本漢書作抵與此同誤又上文引李奇注則可
抵而取之各本皆作抵此二字多混也顉頤折頞案顉漢書作頷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善引韋昭曰曲上曰顉欽甚切疑
正文及注二顉字皆當作頷頷同字故顏音欽韋音欺甚也袁茶陵二本正文下音綺險乃五臣作顉之證各本以之亂善其實依韋
讀當從金不作顉又諸字書多頷頷顉並收蓋漢書別有作顉之本故五臣用以改善耳注三年之喪卒案卒下當有哭
字各本皆脫注左氏傳曰召公何校召下添穆字是也各本皆脫譬若坻隤案坻當作坻應劭本漢書
作坻音丁禮反韋昭本漢書作坻音是善意從韋故又引字書巴蜀名山堆落曰坻也各本正文從應注中亦一槩盡作坻皆誤當訂正
顏注漢書作阺二云阺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阺應劭以爲天水隴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所言更顯然易知說文氏下云云卽
字書所本引此作氏韋昭本與之合吳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坻與應劭本合彼此不可互證實讀古書之通例矣雖其人之
贍智哉袁本茶陵本贍作贍二云善作贍陳二云漢書作贍又東方朔贊贍智宏才善注仍引此文則贍字乃傳寫譌案所校是也又

馬研脅詠才博智贍注引同亦可證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案炙當作名注割名割損其名也今二名字亦誤炙漢書
作名顏注二云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蓋唯朔傳言割肉而雄謂之割名故須此注若如今本作割炙而注二云割炙割損其
炙殊非注體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二云炙亦肉也是其本作炙又附會爲亦肉之解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後并注中字改
爲炙而讀者不知善自作名矣今特訂正之○荅賓戲○躬帶紱冕之服案漢書無紱字詳善注亦不及
紱必各本皆傳寫誤衍也注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項岱曰帶大帶
也七字是也尤誤用今本顏注校改耳又案凡引顏注以長楊賦注證之善自稱顏監今他篇作顏師古者經後人改之此作師古益誤
中之誤矣注翼鱗皆謂飛龍袁本翼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說己詳前茶陵本刪此節注非徒樂枕經籍
書案籍當依漢書作藉各本皆譌注晉灼曰以亘爲絙陳二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又案據此似正文當作亘上
注當作亘音亘竟之亘今皆作絙者依晉灼改之而誤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亘袁本二云善作絙其實善亦作亘也西都賦亘長樂孟堅
用亘字之證漢書及顏引如淳作恒恒亘同字或師古讀彼賦亦爲恒字歟注讀作攸袁本茶陵本作作若是也注上
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袁本無上書既終四字而作然案袁本最是四字乃五臣向注五臣解遒作終故二云爾善
引應劭解作好不得有也茶陵本并善於五臣此仍之而誤衍秦貨既貴厥宗亦墜袁本有校語云既善作其亦善
作乃茶陵本無校語案此所見異本也漢書作既作亦注故云厥宗亦墜者袁本無此六字案無是也茶陵本并五
臣於善此仍之而誤衍孟軻養浩然之氣案浩當作皓善引項岱注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是善作皓不作浩甚明
其五臣作浩袁茶陵二本所載良注云浩然自放逸其證也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非又善所引孟子二浩字亦當作皓乃
與項岱注爲相應蓋孟子別本如此故雪賦縱心皓然亦引之以爲注也顏注漢書字作浩與五臣合與善不合乃異本之難以相證者
凡異本之例如上文風飈飈字於顏則爲飈字是爲明徵矣注紘張也陳二云紘恢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史記太
公曰陳二云公上脫史字是也各本皆脫謀合神聖案神聖漢書作聖神詳此神字韻與下濱垠等字協不得倒轉疑善
自作聖神唯五臣銑注先解神後解聖是其本作神聖各本亦以五臣亂善耳注鄭元曰優游案元當作氏各本皆誤漢
書注正作氏注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也陳二云祖粗誤是也各本皆譌楊雄譚思何校譚改覃陳

云潭誤案各本皆是譚字善果何作無以考也漢書作覃柳惠降志於辱仕袁本茶陵本於作而案漢書作於尤校改
也又案袁本此下有注云項岱曰柳下惠六字最是據此善正文亦當作惠抗行無伯字惠降志無柳字與五臣及漢書不異上句尚有
注而不全也各本傳寫誤添正文非茶陵本及尤本弁脫去此句注並非顏潛樂於簞瓢茶陵本潛作淵云五臣作潛袁
本二云善作淵案此尤延之用五臣校改也漢書作耽注曰正朔三茶陵本曰上有又字是也袁本亦脫委命供己
案供漢書作共顏注讀曰恭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曰供猶全也是其本作供但所解難通善無明文恐未必同向或自作共失著
校語耳神之聽之袁本有校語云聽善作聖案所見非也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不誤注式穀與汝茶陵本與
作以是也袁本亦誤與注服虔曰左氏傳注曰陳云虔下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注謂之足戟
持之陳云上之以誤是也各本皆誤注陳章曰案章當作音各本皆譌○歸去來○注序曰袁本
序上有歸去來三字茶陵本無園日涉以成趣案趣當作趨善引爾雅謂之趨為注又云趨避聲也七喻切是其本作趨
甚明倘作趣此一節注全無附麗矣五臣良注云自成佳趣乃作趣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玩琴書以滌
陳云滌條誤是暢也各本皆誤農人告余以春兮袁本茶陵本無兮字案此尤校添也○毛詩序○
所以風天下茶陵本風下有化字袁本無案茶陵所用善本也袁所用五臣本也此一有一無舊已兩行見於正義必善與
正義所謂俗本者同五臣以定本去之尤依今序校刪而五臣亂善二本皆失著校語亦非厚人倫案厚當作序袁本有校語
云厚善作序茶陵本作厚無校語考釋文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此亦兩行善自作序唯袁所見得之又案求通親親表敘人倫引此當
亦是序今作厚非王元長曲水詩序厚倫注引此則作厚乃所謂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之例也聞之者足以戒
袁本茶陵本以下有自字案此亦兩行之見正義者尤依今序校刪似是實非詩之志也袁本云善作志茶陵本作至無校語
案此無可考但當各仍其舊茶陵非也注斥太王王季文王也案文王也三字今箋無詳其義不當有此或傳
寫衍也注謂中心念恕之也陳云案釋文云恕本又作念則念下不當復有恕字是也各本皆衍案此蓋或校念
為恕因誤兩存耳○尚書序○懼覽之者不一何校云匡謬正俗云晉宋時書皆云覽者之不一案各本
皆作之者未詳善與顏所說同否也○春秋左氏傳序○杜預袁本茶陵本作杜元凱是也諸所諱

避袁本茶陵本二云善作避諱案今本左傳作諱避尤校改耳下二條同若如所論袁本茶陵本云如善作此有所不
通袁本茶陵本云有善作其○三都賦序○注西都賦序曰案西當作兩各本皆譌注孔安
國尚書大傳曰案大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謝承後漢書序曰袁本茶陵本承作沈是也言吳
蜀以擒滅案擒當作禽茶陵本二云五臣作禽袁本二云善作擒所見皆非注甚誘逆之理陳云誘詐誤又逆下
脫順字是也各本皆誤注過秦論曰袁本茶陵本無論字是也○思歸引序○百木幾於萬
株袁本茶陵本百作柏案此必善百五臣柏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也詳文義百是柏非多養魚鳥袁本茶陵本魚
鳥作鳥魚案此疑亦善五臣之異注班固漢書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說已見前此類今各本多非其舊未
能盡出
卷四十六○豪士賦序○落葉俟微風以隕何校風改飈袁本云善作風茶陵本云五臣作
飈案晉書作飈或風是傳寫誤不足繁哀響也何校繁改煩云晉書作煩陳云作煩為是案繁與煩音義甚近或善自與
晉書有異也注左氏傳曰下至將誰讎乎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節注案二本脫也注首垂泥土
中刃響乘輿何校去士字響改鄉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遷御史陳云下脫大夫二字是也各本皆脫登帝
大位袁本茶陵本大作天袁有校語云善作大茶陵無案注引天位艱哉善自作天與五臣無異不作大也茶陵本所見為是袁校
語及此非晉書亦是天字亡己事之已拙袁本茶陵本亡作忘云善作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亡字但傳寫誤晉書亦是
忘字注爾雅注曰劭袁本爾作小無注字是也茶陵本亦誤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陳云書下脫郎字是也各本皆脫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有注三月曲水案月
當作日各本皆譌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作日晉書束皙傳亦然注叡哲文明茶陵本叡作濬袁本作叡與此同案依茶陵本
似善正文作濬魯靈光殿賦濬哲欽明善注引濬哲文明王元長序睿哲在躬東京賦睿哲元覽善注皆引睿作聖明作哲然則睿濬較
有區別恐是五臣改濬為叡也銑注云叡聖注景光景連屬也陳云光上有脫文案當有屬字也各本皆脫注
四隩既澤袁本茶陵本澤作宅是也則宅之於茂典袁本茶陵本宅作擇是也注尚書武王曰

茶陵本武作穆是也袁本亦誤武　注國語楚穆仲案楚當作樊各本皆譌　注稽古於同異案古當作合各本皆譌　烈燧千城案烈當作列各本皆譌蓋此二字多致泥也袁茶陵二本餘篇校語可證　注王仲宣思征賦曰案思征當作征思各本皆倒　注閱水以成川案閱上當有川字各本皆脫　注魚鼈及魚袁本茶陵本及作鮮是也　注雷震揚天袁本茶陵本揚作于是也　注介爾百福茶陵本介作卜是也袁本亦誤介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袁本作張樂已見上文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十六字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　注維十月五祀茶陵本月作肎是也袁本亦誤月　注明則有禮樂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尤校補也　注尙書璇璣玉[illegible]曰案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制作六經洪業陳云下脫也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世祖立皇太子[illegible]楸何校楸改懋陳同各本皆誤　跨掩昌姬袁本茶陵本掩作蹤案善注無明文可考二本不著校語或同五臣作蹤但必當有音今蓋注不全也二本蹤下有女展　注帝王子弟案帝上當有高字各本皆脫　注秦后太子來仕何校云太字衍陳同各本皆衍　注王仕於晉也何校王改來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若稽古帝堯案若上當有粵字各本皆誤　注譙周考史曰陳云考史當作古史考是也各本皆誤　注適飢意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袁本作范曄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車言曰是也茶陵本幷入五臣與此同皆非　注何反垂帷裳袁本何下有有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注爲嫖姚校尉案此有誤也正文作影搖與注不相應考史記作剽姚漢書作票姚服虔音飄搖師古日荀悅漢紀作票鷂字皆不作嫖疑此注善引漢書自作票姚其下或幷引服音且有影搖與票姚異同之注而不全　注丁白爲武猛校尉何校白改原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范蔚宗書何進傳有其證矣　注百姓皆安袁本茶陵本皆作遂是也　注杜氏幽求子曰下至有竹馬之歡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案二本因善同五臣而節去也有者是　注東越侮食袁本侮作海案海字當是也詳注意上句當云古本作海食而引此以解之其上作晦下作侮不相應皆譌字唯袁此一字未誤也至於侮食在古本之上已解訖矣茶陵本作侮誤與此同今本周書亦作侮食又非善所見困學紀聞譏元長用之皆就今本文選今本周書而言似未深得其理　注蓋聞天子之收夷狄也袁本茶陵本收作牧是也　甌牘相尋陳云据注牘當作櫝案各本所見皆誤　注禮記逸禮曰袁本無下禮字茶陵本有案此似當作逸禮記曰各本皆誤　注孔子曰述三五之法案子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譽猶豫古字通案猶當作與各本皆誤　注十洲記曰何云十洲記或是丹陽記陳云書名疑有誤案何陳所校皆未是也洲當作州說已見前　注齊有天子案子當作下各本皆誤　注名曰風涼案風涼當作涼風各本皆誤涼風見淮南地形訓即離騷之閶風史記惠王閶索隱云系本名毋涼是涼閶通用也　注周禮曰以土圭之法下至緯星也茶陵本無此三十九字袁本此節注幷入五臣皆非也尤所見是　秩秩斯干袁本斯干下有校語善作清千茶陵本無校語案袁所見誤也　金匏在席袁本茶陵本匏作瓠案善引禮記爲注瓠字是也匏雖瓠之別體但元長用此未見其證　籥動邠詩何校邠改豳案所改未是也善引周禮爲注字作豳故何據之考北征賦息郇邠之邑鄉善引漢書豳鄉而云豳與邠同西征賦化流岐豳善注引史記立國於邠而云邠與豳同此注或未全袁茶陵二本正文邠下有豳字未必非割裂善注而爲之也　注取竹嶰谷案此有誤也下引孟康解脫也不得此作嶰與之不相應考漢書作解顏引孟注而云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元長以之與弇州偶句正從谷名之說與孟迥別廣雅釋山曰嶰谷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嶰谷崑崙北谷也字皆作嶰此正文亦必然由是推之善注此作解引孟注未當幷引一說且有解嶰異同之注乃爲可通今各本皆脫誤無以訂之矣

○王文憲集序○注穎陽人也陳云穎頻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知幾其神乎案幾當作機及下文動必研機注同正文袁本皆有校語云善從木此注各本皆作幾必幷五臣於善而誤也考善機五臣幾袁茶陵二本於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檄蜀文已有校語可證周易繫辭上研幾釋文云幾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依善所引下繫本或作知機見機庶機但不盡見釋文也茶陵本此及下正文作幾無校語以五臣亂善甚明不獨此注誤其字矣　注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袁本無此九字有生於豐通於制度七字是也茶陵本脫此節注非又案二本此九字在五臣銑注尤錯入善注中大誤當訂正　注無不制在情衷案正文情作清與此不相應各本盡同無以訂之　匠者何袁本茶陵本下有工字云善無何校添工字陳云下脫工字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脫也　注頳川荀顗陳云顗當作闓

是也各本皆誤今晉書諸葛恢傳所載正作閭字注以事母而敬同茶陵本毋作君是也袁本亦誤毋注二
子蓋往觀焉袁本蓋作盍是也茶陵本此節注并善於五臣非注言王公有孝友之性下至喻
急也袁本無此三十八字案無者最是乃五臣向注錯入茶陵本所并正有此非下各條皆同注董安于之心緩
何校心改性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言王公下至蓋自天性得中也袁本無此二十二字案無者最是說
見上注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袁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注祖父瓊
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袁本無育之瓊三字注標立也下至則二子曾何足尙也
袁本無此二十三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以選尙公主袁本茶陵本選下有校語云善作遷案二本所見非注刪除
煩重陳云煩煩誤是也各本皆誤申以止足之戒袁本茶陵本戒下有校語云善本從言案此所見不同也注
太祖謂齊高祖也袁本下祖字作帝是也茶陵本脫此節注非自營郃分司案營郃當作策劤注引漢
官儀營郃而云今以策劤爲營郃誤也者因正文作策劤據應而決其誤也又云營役瓊切郃烏合切者爲漢官儀作音以明其不得作
策劤也袁本茶陵本作營郃又營下有役瓊郃下有烏合乃五臣依善注改正文而移其音於下合并六家遂致兩音複沓茶陵本可覆
審袁刪善存五臣益非又皆於善策劤五臣營郃之不同失著校語讀者久不復察唯陳云據此注正文中營郃似當作策劤者最是但
亦未知今本乃以五臣亂善耳陳又云注中策劤當作禜郃後漢書百官志及魏志賈詡傳注皆可證而晉書採應語亦作營郃又廣韻
營禜二字下有營郃無禜郃亦一證云云其言策劤又爲禜郃之譌亦頗近之附出於此餘所論誤者不錄注建始四年
陳云始安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其讎操兵袁本其讎作怨家曰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與此同非下各條放此
注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袁本死仇讎者作怨家是也見上注遂解劍而去袁本解劍
而作委是也見上注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袁本乃自悔責作大傷之又不出作思過是也見上注
弃其孩子袁本弃其孩作勿得舉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與此同非注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
如此戀之袁本無此十三字案無者是也乃五臣翰注錯入茶陵本所并正有此非注與杜徽書曰何校徽改
微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今年始十八袁本茶陵本今年始作朝廷年是也注或發志於見奪案志

當作恚袁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注孫綽王蒙誄曰陳云蒙濛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燕丹太子曰
案太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齊春秋曰何校齊上添吳均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太尉范滂陳云尉下脫掾
字太尉黃瓊也是也各本皆脫注檀道鸞晉陽秋曰陳云晉上脫續字是也袁本亦脫茶陵本秋上衍春字注
謝安石上疏曰陳云安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所以極深研幾袁本幾作機是也茶陵本亦作幾與
此同誤案說詳前踐得二之機下鄭璞踰於周寶案璞當作樸各本皆誤注所引戰國策亦必全爲樸字物之質謂之
曰樸玉樸亦然故說文玉部並無璞字而鼠樸得與之同名異實也後人習見璞字輒有所改今本戰國策樸璞錯出此注全爲璞字皆
非也又樸誤爲璞後卷聖主得賢臣頌有其證注曹植祭橋元文曰陳云祭橋元文乃魏武事在建安七年子建時
方十歲案蓋本作魏太祖不知者改作曹植耳注十州記曰崇禮闈陳云十州記三字疑誤闈當作門案十州記非
誤也見前注吾入廟陳云吾君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願而行之陳云而爲誤案所引道應訓文今本作爲君二
字各本皆誤爲如千秩何校秩改帙案此當作袟各本皆誤也
卷四十七○聖主得賢臣頌○而杼情素何云漢書杼作抒注抒猶泄也案抒是也凡木寸二
旁多互混注胡廣曰袁本胡上有善曰漢官解詁六字是也茶陵本此節注多脫誤又案篇中善曰二字多刪削說已詳前
鑄干將之璞何校璞改樸茶陵本云五臣作樸袁本云善作璞案漢書作樸是也各本所見璞字皆傳寫譌忽若篲
氾畫塗袁本畫下有校語云善作盡案袁所見誤也漢書作畫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未誤注世本曰韓哀侯
作御也何云世本無侯字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案所校據漢書注引是也各本皆衍注此復言之案之當依漢書
注引作作卽宋衷注也各本皆誤注相選而並至矣袁本茶陵本選作遝是也注已見鄒陽上書
袁本茶陵本作呂氏春秋云云皆複出之誤注膏粱之性茶陵本膏上有晉悼公曰夫五字是也袁本亦脫注聲
之不常何校聲改擊案所校據漢書注作擊是也各本皆誤注小臣持龍髯拔墮袁本茶陵本重龍髯二字
是也注史記泄公曰陳云泄公當作貫高案所校未是也此泄上有脫文耳○趙充國頌○注言
充國屯田之便茶陵本之作非是也袁本亦誤之○出師頌○注大敗之案之字不當有各本

皆衍又案此下何陳校皆依後漢書多有所添其實善未必備引今仍其舊注沛國史岑字孝山陳云孝山當作
子孝是也各本皆誤朔風變楚茶陵本楚作律二云五臣作楚袁本二云善作律案二本所見律字傳寫誤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
○酒德頌○注劉伶袁本茶陵本伶作靈是也注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案此有誤也下
引如淳曰縉赤白色不得此作搢與之不相應疑正文自爲縉故不取搢插爲義否則當有搢縉異同之注而未全各本皆同無以訂之
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案槽當作嘈各本皆誤此所引乃嘈食實者之注但取下文之酒槽與此嘈字不相涉不
知者并改爲槽誤之甚矣○漢高祖功臣頌○新成三老董公何校成改城是也各本皆誤駿
民效足案駿當作俊善引俊民用章爲注是其本作俊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云羣賢如駿馬足是其本作駿各本所
見皆以五臣亂善又失著校語考士衡長安有狹邪行云憑軾皆俊民左太沖擬士衡云長纓皆俊人可見陸自用俊字與此同彼二注
善皆引尚書亦與此同決不得作駿甚明或言駿字與足生義不當云俊更大不然上偶句云萬邦宅心萬字不與心生義五臣之意固
緣足字改俊爲駿而殊非陸旨也又尚書本作畯善屢引爲俊者畯與俊同已具奉荅內兄希叔詩無妨其引作俊也凡善引書有如此
者不能以畫一求之爲附舉其例云注何常與關中卒何校與改與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即欲捐之
此三人陳云捐之下當重有捐之二字各本皆脫注重元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嘉慮四迴袁本
茶陵本慮作聲案此所見不同無以考之規主於足袁本茶陵本於作以案此亦所見不同注鍾離沫何校沫改
昧陳同案據漢書及史記校也各本皆譌注以好遊出陳云遊出二字當乙案據漢書及史記校也各本皆倒注此
特萬世之事也萬世當作一力士三字各本皆譌漢書史記可證威亮火烈茶陵本二云五臣作烈袁本二云善
作列案二本非也此尤延之校改正之說見前可互證注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陳云代非青境亦當
云屬冀乃合又張耳贊曰報辱北冀即指平趙代事尤易曉也案陳所說是也代字當在魏字下各本皆誤下文四邦魏代趙齊也可證
代在齊字下者後來所改也注矯矯虎臣也袁本茶陵本虎作武是也案凡善諱屢經回改如此注毛萇詩
曰我圖爾居何校去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注高祖子弟弱案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論語
摘輔曰茶陵本輔下有象字是也袁本亦脫注勃曰臣無功陳云案周勃傳臣無功二句乃東平侯與居語勃無

此言自與太僕滕公以下皆敘與居事與勃無涉二云云今案勃曰勃字疑又字之誤耳掩淚悟主袁本茶陵本悟作寤案此
所見不同寤字是也後封禪文覺悟黎蒸史漢皆作寤其各本作悟者後人改注取兩兒弃之茶陵本取作蹤是也袁本
作蹤亦非東窺白馬袁本茶陵本窺作規案此所見不同似規字是也注漢書武詔曰袁本茶陵本書作孝
是也袁生秀朗案袁當作轅注同前序中作轅注引漢書必與今漢書作轅者合蓋善自作轅史記作袁故五臣改轅爲袁而
各本所見亂之其序則五臣所無尚存善舊也攝齊赴節茶陵本齊作齋二云五臣作齋袁本校語二云善作齋其善注中字亦然
案此尤延之校改也但齋疑是齋之譌或善與五臣本無異耳周苛慷慨案慨當作愾袁本二云善作愾茶陵本二云五臣作慨此
以五臣亂善也注出則釁升袁本茶陵本釁作雙案正文作雙二本是也○東方朔畫贊○注臧
榮緒晉書曰下至此贊爲當時所重袁本此五十字在五臣銑曰下其善曰下作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
字孝若譙國人才章富盛早有名譽爲散騎常侍卒二十九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誤與此同注耳暫聞袁本
茶陵本耳下有所字是也注弛張浮沈袁本茶陵本浮沈作沈浮是也處淪罔憂茶陵本淪作倫二云五臣作淪袁
本二云善作倫何校二云魯公書作倫案善注無明文袁茶陵所見及此俱不同無以考之顏魯公所書未必全與善合難據以相訂也唯五
臣銑注二云在沈淪時二云其本必作淪無疑尤蓋以五臣亂善注自我五禮五庸哉袁本下五作有茶陵本作五與
此同案釋文二云有庸馬本作五庸袁依東晉古文誤有所改附正之○三國名臣序贊○注檀道鸞晉
陽春秋曰何校晉上添續字陳同袁本無春字是也茶陵本并五臣衍注禪伐不同袁本伐作代是也茶陵本
作伐與此同誤注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
而社稷安也袁本此二十七字在五臣銑注下其善曰下作二八謂八元八凱也伊伊尹也呂呂望也十六字案袁本最是
茶陵本并善於五臣誤與此同注三黜之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盖遠續禹功案續當作績各本皆
誤又案禹字不當有見前疑不知者添之也遭時匪難袁本茶陵本匪作不案此所見不同也注折而不橈
袁本茶陵本橈作撓又後贊注中不橈不屈同案據此疑善橈二本非也今正文撓字或五臣撓而亂之橈雖通作撓凡善五臣即同字
而有別但才木多相混耳注尚書曰成王將崩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漢書高祖功

臣頌曰案書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魏志九人袁本茶陵本提行另起是也魏志袁煥字曜卿茶陵本煥
作渙袁本作煥與此同又袁後贊注中首一字作渙餘皆作煥案今魏志作渙茶陵渙渙煥錯出此本盡作渙似當以渙為是注杞
良才也案杞下當有梓字各本皆脫注太公往弔之曰案往當作任各本皆誤此所引山木篇文注子
甚者茶陵本甚作其意二字是也袁本亦誤注洪水橫流袁本茶陵本洪作鴻是也案此尤用今孟子改耳注
吾以疾為蓍蔡也袁本蔡作龜是也茶陵本亦作蔡案此蓋因正文而改注右尹革曰陳云尹下脫子
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如一旦一去此袁本茶陵本去上無一字是也案魏志無注竟坐免刑袁本茶陵
本免作得案今魏志得免兩有蓋因尤添免字而誤去得字也敬授既同何校授改愛云從晉書案袁本云善作授茶陵本云
五臣作愛蓋各本所見皆非善亦作愛注散騎常侍王素何校素改業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為軍中
郎將卒何校軍下脫師字同是也各本皆脫陳公衡仲達袁本云善作仲茶陵本云五臣作沖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仲字不可通必傳寫誤善亦作沖也注命昭為良史何校良改長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弟權託昭袁本
茶陵本弟上有以字是也立上以恆何校上改行云從晉書改注固引易也案袁本云善作上茶陵本云五臣作行蓋各本所
見皆非善亦作行注仰募同趣茶陵本募作慕是也袁本亦誤
卷四十八○封禪文○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茶陵本無兮字云五臣有
之字袁本兮作之云善無之字案二本所見是也漢書正無善與之同今史記有兮字尤延之取以脩改添入未是繼韶夏案韶
當作昭注同漢書作昭顏引文穎注亦作昭詳注云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不當作韶字可知茶陵本云五臣作昭袁本云善作韶
各本所見皆非也善自作昭或因下連夏而誤改為韶耳今史記作韶但集解仍引漢書音義昭明也云云恐是與此同誤注管
子曰封太山袁本管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後注莊子曰善始善終上爾雅曰元始也上魄音薄上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上
闓音愷上小雅曰心慭曰愿上創初創也上堅幸望帝之臨幸也上言不廢脩禮地祇上錯千故切上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上係或
為沛上毛詩曰麀鹿濯濯上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上孟子萬章曰上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上皆同茶陵本在每節注首非尤本刪去
亦非又凡非舊注袁本茶陵本每節首並有善曰尤亦刪去今不盡出可以例求之后稷創業於唐堯案堯字衍尤延

之脩改添入也茶陵本無而校語云五臣有堯字袁本亦無其下并無校語是袁所見五臣尚無堯字茶陵及尤所見乃衍也凡二本校
語皆據所見著之即五臣仍非真如此是其例矣史記漢書俱無尤取誤本五臣以改善失之甚者也然猶躡梁父案父
當作甫下文意泰山梁甫袁茶陵二本校語善甫五臣父又而梁甫罔幾也尤本亦作甫此一字岐互或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漢書甫
善與之同史記父五臣用以改善也注鄭元曰導陳云元氏誤見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誤案索隱云鄭德注角共
一本案角上當有兩字各本皆脫漢書注引可證史記集解亦有注介大丘也案丘下當有山字各本皆脫漢書注
引可證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亦有注譓順也袁本此下有善曰譓音惠五字無正文下音惠二字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
陛下謙讓而弗發袁本茶陵本此節上有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十字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漢書有史記亦有慶
作薦索隱云漢書作慶義亦通何校據添下注三神引韋昭曰上帝云云上帝即指此蓋傳寫脫各本所見皆非又案疑尚有注為脫去
一節也注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何校說下添者字各本皆脫案漢書注有注太史官屬
陳云史常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注作常注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史記
集解引無漢書注引孟康亦無注韋昭曰滲疏禁切袁本茶陵本曰下有漉音鹿三字無滲疏禁切四字案此疑當
兩有而漉音鹿在下也非惟偏之我案偏當作徧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為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
徧澤非偏於我最為明晰是史記亦作徧我與漢書同今有誤當據索隱訂也又案觀袁茶陵二本所載向注似五臣誤偏為徧仍未有
之各本衍者更誤中之誤樂我君圃何校圃改囿陳同袁本云善作圃茶陵本云五臣作囿案史記漢書皆作囿此協韻何陳
是也各本所見皆非蓋善自作囿傳寫誤作圃耳其儀可嘉何校嘉改喜陳同案漢書作喜史記作嘉以韻求之喜與囿為
協何陳從漢書是也史記嘉亦有誤注張揖曰旼音旻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二本非也漢書注亦引馳我
君輿茶陵本輿作與云五臣作輿袁本云善作與案此尤校改正之史記漢書俱作輿但傳寫誤為與也又案袁本此節注末有文
穎曰馳我車之前也九字漢書注亦引又我下有君字茶陵本及此本無蓋係此句之下為脫一節注也顧省闕遺案闕當作
厥史記漢書俱作厥善注云謂能顧省其遺失以其解厥是作厥字無疑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恐政治有所闕遺蓋其本乃作
闕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劇秦美新○權輿袁本茶陵本提行另起是也春秋困斯

發袁本茶陵本困作因案此所見不同也　注之邑秦陳云之邑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倒　注襄王並已見
李斯上書案襄上當有昭字袁本亦脫茶陵本此注複出非　自勒功業袁本云善作公茶陵本云五臣作功案尤
延之所校改也　注犬暫齧人袁本茶陵本無暫字人下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夷狄之患見臨洮
袁本茶陵本之患見作服出於是也　注明王奉若天命袁本茶陵本命作道是也　注孫策使張紘與
袁紹書曰何校紹改術陳同案所校依吳志是也各本皆誤　注然古者此事何校者改有是也各本皆誤
注尚書帝驗曰何校帝下添命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或損益而亡何校云亡當從五臣本作已袁本云
善作亡茶陵本云五臣作已何據二本校語今案善注無明文二本所載向注於此云其後紂乃亡之是五臣仍作亡其作已者後人以
意改未可從也　注以爲文母篹食堂茶陵本篹作饡注末有饡士卷切與饌同七字案有者是也袁本與此同亦脫
誤考今元后傳作篹蓋善引不與顏同校者依漢書改且刪之　注尚書曰穆王作呂刑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
本皆脫　注鼓誦詩也袁本鼓作瞽是也茶陵本亦誤　注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袁本賢下有人字詩
下有日字是也茶陵本無振鷺以下八字有日字此初同茶陵後脩改而又誤脫人日二字　禪梁父袁本茶陵本父作甫是也
注中兩見一作甫一作父父亦甫之誤也　注晏子景公春秋曰袁本茶陵本景上有齊字無春秋二字此尤改齊字
作春秋而又誤倒在下　注喜與古熙字通案古熙當作熙古各本皆倒　○典引一首袁本茶陵本此
下有并序二字是也　注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　注典引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是也　注後漢書曰袁本茶陵本後上有范曄二字是也　注尚書郎中北海展隆袁本茶陵本無中字
是也　成一家之言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案無者是也此尤誤依注添正文　注易曰太極袁本茶陵本易上有
蔡邕曰三字下無日字案以下二本所有蔡邕曰此本皆無詳前後之例凡舊注所冠姓名皆尤刪也易下日字當作有　注弗俾
洪範九疇袁本茶陵本俾作畀是也　比茲褊矣袁本云善無茲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二本所見非也蔡注云茲孔
子也善不得無必傳寫脫尤校改正之是矣後漢書固傳載此文有　注地黃四年陳云黃皇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燒
其室門袁本其作作是也茶陵本亦誤其　注虞王莽何校虞上添反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雖覆一

饋袁本茶陵本饋作匱是也後漢書所載并注引此亦皆是匱字　注西伯既戡黎袁本戡作龕是也茶陵本亦誤戡
注王歸自夏陳云夏上脫克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左氏傳曰臧哀伯曰袁本茶陵本左上有善曰
二字是也後注甄陶已見上文上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上易曰品物咸亨上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上易曰勞謙上連下尚書曰
至治定制禮爲一節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上優謂優游也上孝經曰夫孝上巡靖巡狩而安之也上爾雅曰祭天上尚書曰鳳
皇來儀上廣雅曰麒麟上騶虞也上禮記曰龜龍在宮沼上毛詩曰湛湛露斯上楚辭曰鸞鳥上素雉白雉也上濟濟翼翼上尚書曰嚴
恭寅畏上左氏傳獲啓疆曰上楚辭曰遂古之初上言前封禪之君上尚書曰夏罪上絣使也上皆同又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一節
注袁本違善曰下非茶陵本別爲節係蔡邕曰者是　匱亡回而不泯袁本云善作匱茶陵本云五臣作㥯案注無明文但
匱字不可通疑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後漢書所載作㥯無迥而不泯五臣迥作回見濟注善亦無明文　微胡瑣而不頣
茶陵本瑣作璅云五臣作瑣袁本云善作璅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後漢書所載亦作瑣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
之事袁本茶陵本令作於案此尤校改也後漢書所載作令令蓋今之譌　注以十二月爲年首案二當作三各
本皆誤說見前上林賦下　注由未章也袁本茶陵本由作猶是也　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
何云後漢書用作朋案注無明文但用字不可通疑傳寫誤也章懷注云屯衆也朋羣也或善與之無異　注聽德知正則
黃龍見陳云德似當作聽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蔡說與周南正義引服虔左氏注全同可證也　卓犖乎方州袁本
茶陵本無乎字案此尤脩改添之也後漢書所載有　注嚴恭寅畏袁本恭作龔是也茶陵本亦誤恭　孔猷先命
袁本茶陵本猷作繇是也案此尤改之後漢書所載作猷但此自作繇尤於蔡注仍未改也　注平制禮樂放唐之
文袁本茶陵本平制禮樂作述堯治世案二本是也後漢書章懷注引作平制禮樂尤用彼改耳　而允寤寐次於心
案心上脫聖字袁本茶陵本有　瞻前顧後袁本云善無此一句茶陵本云五臣有此一句案此尤延之添之也後漢書所載有
此一句章懷注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尤并取以增多其實未必是　注次止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是也尤取章懷注
添　注言此事體大式宏大陳云體下衍大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常止於聖心不可忘
也袁本茶陵本作次於聖上之心也是也尤取章懷注改　注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袁本茶陵

本無此十一字是也說詳上 注憚難也下至而難正天命乎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 注伊維也遂古遠古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 注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以上各條皆未必是 注有天下使之 陳云下不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讜直言也 袁本茶陵本直言二字作當案二本是也章懷注作直言尤用彼改耳 注絣與栟 案栟當作拼各本皆譌

文選考異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文選考異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四十九○公孫宏傳贊○注宏等言皆以大材茶陵本無言字是也袁本亦衍案漢書注無注青姊子入宮幸案子下當有夫字袁本亦脫茶陵本幷脫子字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何云明漢書作朋陳云明朋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至此皆天下名士袁本此作他是也茶陵本亦誤○晉紀總論○爾乃取鄧艾於農隙案晉書懷愍帝紀所載隙作瑣蓋各本以傳寫譌為隙與典引微何瑣相類外襲王陵陳云陵淩誤注並同是也各本皆誤晉書所載作淩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袁本茶陵本此二句在大象始構矣下袁有校語云善在軍旅屢動上茶陵失著校語詳注中次序所見與袁尤無異何校乙轉陳同案依文義是也各本所見蓋幷注誤倒一節晉書所載正在下注世宗景皇案皇下當有帝字各本皆脫注太祖文皇帝母弟也案母上當有景皇帝二字各本皆脫天符人事袁本茶陵本二云符善作府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晉書所載作符遂排羣議袁本茶陵本二云排善作非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晉書不載此句注吳王荒淫案王當作主各本皆譌注賈充荀勗等陳諫袁本茶陵本陳作畢是也注居曠壄不相能陳云壄林誤是也各本皆誤案居下本有于字能下本有也字蓋不備引也注惠帝永寧二年袁本茶陵本寧作康案二本是也考晉書惠帝紀永康以元年正月朔改元其次年正月趙王倫篡其四月乘輿反正於是改元乃始為永寧然則事在未改永寧以前正永康二年之正月故臧榮緒書據當日所稱校者誤改之耳注鶡冠子案子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脫注小曰橐大曰囊袁本茶陵本無曰字大字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戴錫之光袁本此下校語云善有也字又以御于家邦下校語同茶陵本皆無校語案袁所見非也注靈王十二年袁本茶陵本十二作二十案各本皆非也當作二十二韋昭有注可證也誅庶桀以便事何云晉書桀作孽陳云作孽為是案善注未有明文五臣作桀濟注桀傲也今無以考之注以固其國何校此四字改在上文或乃多難之之下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太康以來何校太改元是也各本皆誤而賤名儉袁本茶陵本儉作檢云善作儉何云晉書儉作檢案檢字是也各本所見儉字傳寫誤耳注應瞻表儉字亦檢之譌其表以清檢對容放言之義無取於儉而今晉書應傳作儉字恐非也又善引劉謙紀自不必與彼同注以宏放為夷達袁本茶陵本宏作容案容字是也今晉書應傳作宏尤依之改但善自不必與彼同注漢書解故曰案書當作官各本皆誤察庾純賈充之事何校事改爭茶陵本二云五臣作爭袁本二云善作事案晉書所載作爭知將帥之不讓何校知上添而字袁本茶陵本二云善無而字案晉書所載有而字懷帝承亂之後得位茶陵本二云五臣無之後袁本二云善有之後今案有者傳寫衍也晉書所載無注晉中興曰陳云興下脫書字是也各本皆脫○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帝嚳立四妃以袁本茶陵本以作矣案二本是也矣句絕注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案正下三下兩九字俱不當有各本皆衍讀以立正妃為一句又三二十七為一句也注婦也嬪也案當作嬪也世婦也各本皆誤注女御書敘於王之燕寢案書當作掌御二字各本皆誤注齊侯好內多寵案多下當有內字各本皆脫注與貂因寵何校因下添內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又有美人良人八子案子下當有七子二字各本皆脫此外戚傳文可證章懷注所引亦可證飾玩華少何云華少後漢書作少華袁本二云善作華少茶陵本二云五臣作少華案各本所見蓋皆傳寫倒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何云後漢書複出貴人二字陳云複出為是案所校是也各本蓋皆脫皇后自同乘輿耳又考輿服志天子貴人赤綬同諸侯王與此不合或光武時紫綬以後乃赤綬也注以歲八月雒陽民陳云月下脫筭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長壯妖案妖當作妶各本皆譌注家屬徙北景案北當作比各本皆譌范書皇后紀續漢書郡國志前書地理志俱可證

卷五十○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固將有以為爾茶陵本爾作焉袁本作爾與此同案今范書作焉何校改焉勳賢兼序茶陵本兼作皆袁本作兼與此同案今范書作皆疑善皆五臣兼二本失著校語而此以五臣亂善也下文可謂兼通矣善同范書有兼五臣無兼殆改此為兼而刪之以相避歟注縉赤色案赤下當有白字各本及章懷注皆脫酒德頌注引有者是也即事相權茶陵本即下有以字袁本無案今范書有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注衡平也案衡上當有權字各本皆脫此章漢志注以解權輕重之權言衡平者謂衡用權而平也其注周語二云權稱也義亦同又章齊語注云權平也或此衡為權字之誤○宦者傳論○注掌守王宮中之門禁茶陵本之門作門之

章懷注同是也袁本亦誤倒王之正內者五人何校去者字陳云者字衍案皆據周禮序官校也今范書亦有恐此
是蔚宗自爲文不全同所引也注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上何校貂上二字改鞮字陳同案所校非也此當衍上
字荅任少卿書引史記履貂曰可證又何改正文貂爲鞮更非范書亦作貂章懷注勃貂卽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是蔚宗自作貂
注寺人內閹官豎刁也案刁當作貂各本皆誤此所引僖二年齊寺人貂之注也注史記曰豎貂
爲豎刁案曰當作以各本皆誤注公徐聞其罪陳云其下脫無字是也各本皆脫惟閹官而已
茶陵本官作宦袁本作官與此同案今范書作宦似宦字是也注安帝年號延平何校安改殤是也各本皆誤小
黃門亦二十人茶陵本無亦字二云五臣有袁本有用五臣也案今范書無此以五臣亂善袁不著校語亦非朝臣
圖議茶陵本圖作國袁本作圖與此同案今范書作國善國五臣圖二本失著校語而此以五臣亂善也疑注郡分銅
虎符三袁本茶陵本分作國是也棊列於都鄙袁本二云善作基茶陵本二云五臣作棊今范書作棊章懷有注何校依
之改陳云作棊爲是案此各本所見傳寫誤善亦不作基也盈牣珍藏茶陵本牣作仞二云五臣作牣袁本作牣用五臣也案
今范書作仞此以五臣亂善袁不著校語亦非注班固漢書曰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薰骨以行
刑何校骨改胥陳同又云行字衍是也各本皆誤注與李子豎書曰茶陵本豎作堅是也袁本亦誤豎注尙
書曰下本州考治陳云曰自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張驤趙忠等何校驤改讓陳同又下節注中袁茶
陵二本亦作驤尤改作讓案今范書作讓讓字是也注今予恭行天之罰案予下當有惟字恭當作龔各本皆誤檄
蜀文引予惟龔行天之罰亦非當互訂又案後述高紀恭行天罰注恭行已見上文依今班書亦當是龔之誤也注屈蕩尸
之曰袁本尸作戶是也茶陵本亦誤尸案開成石經是戶字○逸民傳論○注而遊堯舜之門
案舜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章懷注無注避世之人也案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章懷注無弋人何篡焉袁本
茶陵本人作者案今范書亦作者者字是也尤蓋依所見法言改耳此注引法言袁茶陵仍作者其宋衷注乃云弋人弋人不出正文蔚
宗及善與尤所見自不同改之非是注縠皮綃頭巾案縠當作穀巾字不當有各本皆誤章懷注以穀樹皮爲綃頭也
與卿相等列袁本與上有羞字二云善無茶陵本二云五臣有案今范書有依文義似各本所見皆傳寫誤脫之也注獨

耿介而不隨俗案俗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所引九辨文也元文隨下有兮善引在句末者多節去○宋書謝
靈運傳論○注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應劭曰肖類
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明皇帝爲魏列祖也茶陵本列作烈
是也袁本亦誤甫乃以情緯文茶陵本無文字二云五臣有物字袁本有物字二云善無案此尤延之所校添也今宋書是文
字源其飈流所始袁本二云善作源茶陵本二云五臣作原何二云疑作原今宋書是原字注詩總百家之
言陳云詩總當作傍綜見世說注是也注潘陸之徒有文質陳云有文質當作雖時有質文是也各本皆誤案亦
據世說文學篇注也注好莊子元勝之談陳云子當從世說注作老是也各本皆誤注謝混始改之
案之字不當有世說注無各本皆衍注太元晉武帝年號何校武上添孝字是也袁本亦脫茶陵本幷入五臣亦脫
仲宣灞岸之篇案灞當作霸詳袁本所載濟注乃善霸五臣灞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前七哀詩及此注俱爲霸字不誤
又今宋書亦是霸字注靈均屈原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所載五臣濟注有之案此尤誤取增多也○恩
倖傳論○且士子居朝袁本士作仕二云善作士茶陵本二云五臣作仕何校士改任陳云今宋書作任爲是案所校
是也士仕皆傳寫誤下注云言仕子不居賤職可見善並非作士蓋初誤作仕後又誤作士注中有郎比六百石
案中有當作有中各本皆倒郡縣掾吏何校吏改史陳云今宋書作史案所校是也吏傳寫誤未之或悟袁本
二云善作悟茶陵本二云五臣作寤案今宋書是悟字但寤卽悟不知者每改之未必善與五臣異王命論悟戍卒之言英雄誠知覺寤一改
一未改最爲可證也○史述贊○述高紀第一袁本茶陵本校語二云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案各本所見皆
非也此連述贊爲文非用爲標題善亦不得在前蓋傳寫誤移之而五臣尚未經移耳後二首同注論語子曰袁本論上
有善曰二字是也後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上毛詩曰禺禺昂昂上同茶陵本在每節首非注各爭恣志袁本志作志茶
陵本亦作志與此同案皆非也當作妄過秦論注引作妄光允不陽袁本光作亦二云善作光茶陵本二云五臣作亦案今班書作
亦亦字是也光傳寫誤注不亦熾乎案當作不炎熾矣各本皆誤顏注所引可證○後漢書光武紀
贊○注中微謂平世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沈機先物茶陵本先作生二云五臣作先袁本二云

善作生案今范書作先先字是也善亦不得作生各本所見皆傳寫誤　深略緯文袁本文作天茶陵本作文與此同何云兩
漢刊誤補遺云文選作天云云今案袁本正與所稱同下無校語蓋善五臣皆是天字茶陵及此作文者後來轉依今范書誤改之耳茶
陵亦無校語也天與甄協最是　注旌旗輜車陳云車重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城中少年子弟自燒
室門案子當作朱自燒當作燒作各本皆誤　注兼聰獨斷案聰當作聽各本皆誤
卷五十一○過秦論○注漢書應劭曰袁本茶陵本無漢書二字案二本是也以下所引諸家皆
陳涉傳注凡如此者例不云漢書　注言秦之過袁本言上有善曰二字案此四字亦應注顏師古引者可證袁本非也又
案以此驗之凡各本所有善曰字多非其舊的然無疑矣　注韋昭曰嵴謂二殽案嵴殽二字當互易各本皆誤　包
舉宇內袁本茶陵本包作苞案此尤延之所改也史記漢書賈子俱是包字但古包苞同用未必善不爲苞也　注甯越
趙人也袁本茶陵本甯上有然字案二本是也然卽今然則善全書皆如此甯越趙人非有明出據上引決之　注戰國
策東周袁本茶陵本無東周二字是也　注最才勾切陳云勾句誤是也各本皆譌案周本紀索隱曰最詞喻反與此
正同皆讀最爲聚也　注趙惠文王案此下當依史記有十六年三字各本皆脫　注史記曰逡巡遁逃
袁本茶陵本作遁逃史記作逡巡案二本是也遁逃復舉正文史記曰逡巡五字爲一句善所見史記作逡巡而今本作逡巡遁逃後人
妄添二字尤反依之改轉誤之甚者也賈子作逡巡正與善所見史記同又案正文作遁逃西征賦注引作避逃必善讀漢書陳涉傳如
此故載史記之異意謂兩文俱通考賈子下篇亦言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則作遁逃自無不可未見潘安仁必誤如匡謬正俗所譏
也師古漢書專主逡遁卽其所謂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學者既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者與善全異不可用以
校此讀者多所不憭又今本漢書作遁巡注同更譌舛非顏之舊觀匡謬正俗所說自明茲不訂彼　注以金爲箭鏃也
袁本茶陵本鏃作鏑是也　國家無事袁本云善無家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此尤校添之也史記漢書賈子俱有　案　俛首
係頸茶陵本頸作頭云五臣作頸袁本云善作頭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漢書賈子俱作頸　銷鋒鍉鑄以爲金
人十二袁本茶陵本云鍉鑄善作鑄鍉案此尤校改之也漢書作鍉鑄賈子作鏑鑄鏑卽鍉也鍉句絕鑄下屬史記作銷鋒鑄鐻
似四字連文鐻鍉亦異未審善果何作　注以銷鋒鍉爲鍾鐻金人十二案以銷當作銷以鋒鍉二字衍

各本皆誤所引始皇紀文　注廣雅曰何問也案何上當有誰字各本皆脫　注甿古氓字氓人也
袁本茶陵本氓字作文氓案顏注引作甿古文萌字萌民也蓋善引無字字又諱民作人集解引作甿古氓字氓民也尤依之校改耳
率罷散之卒袁本云善作罷弊茶陵本云五臣作疲散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漢書俱作罷散善所見或爲弊字也賈子作
疲弊可證　天下雲集而響應袁本茶陵本集作會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作集漢書賈子作合或皆不與此同　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袁本茶陵本非作不下非銛之非亦作不案此尤校改之
也史記賈子作非漢書作不　○非有先生論○東方曼倩袁本茶陵本云善作蒨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前
作倩自不得有異但所見傳寫誤　注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卽
位言得失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有漢書曰朔四字是也朔見於畫贊注其荅客難下亦不復出或記於旁尤誤取以增
多耳　寡人將竦意而聽焉袁本茶陵本聽作覽案二本是也下文寡人將覽焉漢書作聽尤延之欲校改彼字而誤
以當此處耳凡宋以來刊板脩改往往有如此者　而佛於耳案而字不當有漢書無各本皆衍又案下順於耳句袁茶陵二
本校語云善無而五臣有然則此以五臣亂善　寡人將覽焉何校覽改聽案依漢書也詳此句與上文孰能聽之矣相承接
作聽爲是袁茶陵二本亦作覽皆涉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句之誤尤本改上覽字爲聽致與漢書互易益非　注如淳曰漢
書注曰陳云淳下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　三人皆詐僞袁本茶陵本三作二案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其
子惡來革多力是五臣以飛廉爲一人惡來革爲一人而其本作二也善引說苑以革爲一人而其本作三尤改正之是矣又案今本漢
書亦作二似有誤顏注未有明文無以相訂　終無益於主上之治茶陵本云五臣作治袁本云善作理案此亦尤
校改之也漢書治但善避諱尤改非也　於是吳王戄然易容袁本戄作懼音句云善作戄茶陵本作戄音句云五
臣作懼善注中皆無居具切三字今案此各本所見蓋皆非也戄不得音句亦不得居具切漢書作懼顏注居具反善音與之同是亦作
懼其居具之音與五臣句複故袁茶陵刪之耳　注非虎非狼案狼當作貔各本皆誤重贈盧諶引作非龍非彲句在非熊非
羆上今六韜同彲蓋卽貔字與羆師協韻也運命論注引作狼亦誤　躬親節儉茶陵本無躬字親下校語云五臣作躬袁本躬
下校語云善有親字此初刻同茶陵所見後用袁所見脩改添之也漢書作躬節儉與五臣同　天下大洽案洽當依漢書作治

各本皆譌惟周之貞何校貞改楨袁本云善作貞茶陵本云五臣作楨案漢書作楨未審善果何作○四子講德論○注涉始於足案涉當作步下同各本皆譌注一單三尺袁本茶陵本單作躍是也注遁逃也袁本茶陵本逃作避是也注皮裘負芻袁本并入五臣皮作反是也茶陵本亦誤皮注閭嫁子奢案嫁當作娵各本皆譌今荀子賦篇及七發注引皆是娵字故美玉蘊於碔砆案碔砆當作武夫注引戰國策及張揖漢書注皆不從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作碔砆是善武夫五臣碔砆音以武夫各本所見亂之而失著校語此誤入五臣音皆非也又案引張揖曰者子虛賦注也史記漢書正作武夫今彼正文及善注引張揖國策盡爲碔砆恐亦爲五臣所亂而并注中改之也注說文曰鑛銅鐵璞也案鑛當作礦璞當作樸各本皆譌礦卽磺字也又案依此正文朴字當作樸二字羣書中頗有相混者五臣并正文改爲璞誤甚寂寥宇宙茶陵本寥作聊云五臣作寥袁本云善作聊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袁茶陵注中作聊尤改恐未必是注尚書曰故一人袁本茶陵本故作迪是也注毛詩周頌曰陳云頌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且觀大化之淳流袁本茶陵本無且字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陳云且字衍恐未必然當各依其舊大厦之材茶陵本厦作夏云五臣作厦袁本云善作夏案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凡此字夏厦錯見者疑皆善夏五臣厦餘以此求之注秦繆公問得失之要袁本茶陵本問下有之字是也注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何校奚下添賢字故改欲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楚人曰子之袁本茶陵本曰作許是也楚莊有叔孫子反袁本茶陵本叔孫作孫叔是也句踐有種蠡渫庸袁本校語云蠡善作蠡茶陵本無校語案此所見不同也省田官何校田官改官田案依文義是也各本皆作田官蓋誤倒考宣紀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公田卽官田疑此句當有善注今失去無可補莫不肌栗慴伏袁本茶陵本云肌善作飢案飢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注嵦嵦者聲和也案者當作音各本皆譌是以北狄賓洽茶陵本云五臣作洽袁本云善作合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注不見明文無以考之而旌旗仆也茶陵本云五臣作旌袁本云善作旍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旍卽旌字前已屢見當各依其舊先生曰夫匈奴者茶陵本先生曰夫作先生夫子曰云五臣作先生曰夫袁本云善作先生夫子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先生夫子曰乃傳寫之誤曰驚邊抏士袁本茶陵本抏作杌何云能改齋漫錄作抏案何校是也善不音注者已見上林賦抏士卒之精下也又此字見於史記漢書鹽鐵論者甚多其訓損也耗也其音五官反袁茶陵二本所載銑注云杌動也而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致爲乖謬尤作抏亦非注刀刻其面茶陵本刀作刃袁本亦作刀與此同何校改刃陳同案考史記集解引音義作刃漢書顏注引如淳同刃字是也未尅殫焉袁本云善作尅茶陵本云五臣作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當作克但傳寫誤爲尅非善五臣有異

卷五十二○王命論○注復起於今乎案此下有脫文必并引旣感躍言以及迺著王命論等語各本皆脫善例不全同本書無以補也注三陽翼天德聖明袁本茶陵本聖作淸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善曰世運案世運當作運世各本皆倒檐石之蓄袁本茶陵本檐作擔注同案此所見不同也漢書作儋擔卽儋字或從木作見毛詩傳釋文又羣經音辨之木部可證苦寒行檐囊行取薪亦用之注韋昭曰短爲裋案曰當作以各本皆誤注善曰裋丁管切袁本茶陵本裋作短案短字是也注鬻鼎實也案鬻當作鬻下同各本皆譌注道德於此何校德改得陳同各本皆誤注則見蛟龍於其上袁本茶陵本於作據案此尤校改之也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何校貪上添毋字爲上去無字案依漢書校蓋是也各本皆傳寫誤○典論論文○享之千金案享當作亨善引左傳注亨通也而云享或爲享正文是享字甚明後來以享改亨各本皆然與注不相應非也注故嘗更職何校更下添吏字陳同今案范蔚宗書公孫述傳作嘗更吏職但各本皆無仍未當輒補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陳云以自國志注引作自以案依文義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注遭我乎猱之閒兮袁本猱作峱是也茶陵本亦誤猱注不根持論袁本茶陵本根作長案此尤校改之也以至乎雜以嘲戲袁本茶陵本無上以字乎作於案此所見不同也魏志王粲傳注引此無以字乎作于蓋二本是矣不假良史之辭袁本云善無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不字案此尤校脩改添之也初亦同二本所見皆傳寫脫日月逝於上茶陵本逝作遊云五臣作逝袁本云善作遊案此尤校改正之也遊字不可通必傳寫誤也○六代論○注韓哀滅鄭并其國案哀下當有侯字各本皆脫所引鄭世家文也四十餘年何校四改三注同魏志注作四陳云四當作三案魏志注在武文世王公傳下蓋誤耳善引漢書諸侯王表爲注彼文作三師古曰三十五年今此各本并依正文改之更誤

何陳所校是也注秦穪自號謂皇帝何校謂改爲後所引同是也各本皆誤千有餘歲何校歲改城陳
同魏志注作城今案城字誤也元首此文出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彼作歲可證又孝文本紀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漢書作皆且
千歲然則當時語自如此矣魏志注必不知者所改何陳誤據之也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歲五臣作人五臣正謂歲字不安與改魏
志注者字有異而意相同皆非胡亥少習尅薄之教袁本云善作刻茶陵本云五臣作刻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
善注引商君傳自作刻不作尅魏志注亦是刻字土有常君袁本茶陵本土作士是也魏志注亦是士字注權秉
即柄字也陳云秉下脫也秉二字是也各本皆脫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何校去能字魏志注無袁
本云善有能茶陵本云五臣無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衍也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茶陵本云五臣作叛袁本
云善作畔案此所見不同也魏志注亦是叛字下文平居猶懼其離叛各本皆不作畔似此未必善與五臣有異是聖王安
而不逸袁本茶陵本是下有以字云善本無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脫也魏志注有○博弈論○注多漢
舉者袁本茶陵本漢作薦是也注中計塞城阜案城當作成各本皆誤求之於戰陣袁本云善無於
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校添之也吳志有於字二本所見蓋傳寫脫注一字管百行袁本茶陵本一字作學是也
注貿易之也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卷五十三○養生論○注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顏
師古曰洽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漢書劉向曰袁本茶陵本書下有曰字案二本是也向下不
當有曰字二本皆衍可百餘斛茶陵本此下有也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案此所見不同或尤刪之也注大蒜勿
食袁本茶陵本勿作多是也而外內受敵袁本云善作內外茶陵本云五臣作外內案此疑尤以五臣改之也爲受
病之始也袁本云善無受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疑尤以五臣添之也注臣瓚曰魏桓侯袁本茶陵本無
此六字縱聞養生之事茶陵本生作性云五臣作生袁本云善作性案此尤以五臣改之也注猶如麀陳云
麀麀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桀溺曰滔滔者袁本滔滔作悠悠案悠悠是也茶陵本亦誤與此同陳云陸氏釋文滔滔
鄭本作悠悠注自據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也注河上公曰抱下至故能爲天下法式袁本茶陵本無

此一十字注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運命論○注春秋
河圖下至聖明袁本此十九字作聖明已見王命論七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與此同非注亦然案亦上當有治字各
本皆脫此所引處方篇文也注知非遇也案遇當作愚各本皆誤注非加益也案非上當有知字各本皆
脫以遊於羣雄下至莫之逆也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無此一段說詳下注漢書曰下至皆不
省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節注案二本所見傳寫脫去正文及注一節也後石闕銘計如投水引此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
投水莫之逆也爲注然則善有可知尤所見本蓋爲未誤注夏氏乃檳而去之袁本茶陵本無夏氏乃三字是也
注過婦人陳云過遇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靈景周之王末者也袁本末上有者字案疑弊字之誤尤
刪非也茶陵本刪去此一句更非注睎驥之馬袁本睎作希下同茶陵本亦作睎與此同案正文作希注希望也亦仍作
希似睎字依法言改之也注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袁本茶陵本無不使知政遂各六字案此
尤添之也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袁本此下有善注或無雖造門三字一句茶陵本無案無者蓋脫然
而志士仁人茶陵本無然字云五臣作然袁本無而字云善作而案此依五臣改善又誤兩存其字非注欲遂其
志之思也袁本茶陵本無之思二字不徼而自遇矣袁本茶陵本徼作邀案二本無校語恐非善五臣之異善
引西京賦不徼自遇彼賦今爲邀字此注尤及袁作徼非也茶陵本作邀是也尤延之蓋依所見之注改正文而誤注脈相視
也案覛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說見古詩十九首內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袁本茶陵本屬作鐲案注引左
傳字作屬或五臣作鐲二本失著校語耳尤所見是也注吳將伐齊袁本茶陵本無將字注王及列士皆
饋賂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是豢吳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夫字案有者是也尤誤刪之注反役袁本
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此節注皆尤用左傳增多其實
非也注諸子欲厚葬湯母曰袁本茶陵本重湯字是也案漢書重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
案之下當更有之字各本皆脫也注道病死案此下脫尚當有善論石顯病死而言絞縊未詳之注袁茶陵二本皆并善於
五臣遂致失去今無以補之注桓公新論曰何校公改譚陳同各本皆誤注杜預左氏傳注曰

冒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璣旋輪轉案璣當作機注同注中所引鄭尚書注轉運者爲機未誤可見善自作機不作璣蓋五臣作璣而各本亂之宋文元皇后哀策仰陟天機茶陵本作機袁本作璣皆失著校語彼注文證益明但各本彼及此注中多改機爲璣故讀者鮮察其實必是善五臣之異如旋五臣作璇二本仍無校語亦失著也注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案順以當作以順各本皆倒○辨亡論○注北至南陽茶陵本北作比是也袁本亦誤北注陳忠曰何校陳改閻陳同是也各本皆誤飾法脩師案飾當作飭注引易作飭各本正文皆傳寫譌也晉書作飭吳志注作飾羣書中二字多錯互今易作敕則飭字非矣注班固王命論曰何校固改彪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虞翻性不協俗袁本無性不協俗四字是也茶陵本此上下複出者更非注孫權以爲車騎將軍陳云將軍下脫主簿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往濡須口陳云往往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公孫獲曰陳云獲獲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先主徂于永安宮袁本徂作殂是也茶陵本此注并善於五臣文句全非而吳莞然茶陵本莞作莧注同校語云五臣作莞袁本校語云善作莧其注中亦皆作莧考論語釋文莧爾字如此尤因今論語作莞定從校改遂以五臣亂善非晉書作莞吳志注作藐即莧之誤也注晉人使子貢何校貢改員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羽檄重積而狎至何校積改迹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字略作䡴樓也案樓下當有車字各本皆脫注尚書曰尚有典刑何校改尚書作毛詩下文毛詩改又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皆指事不飾忠懇何云案吳志忠懇下有內發二字此脫當增入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脫注子不聞周舍之諤諤案子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孫皓遂用元爲宮下錄事袁本茶陵本無遂字案此尤添之也又陳云錄事當作鎮是也各本皆誤非有工輸雲梯之械何校工改公陳云工公誤今案晉書吳志注皆是工字疑士衡謂之工輸未當輒改也注王濬鼓入于石頭陳云鼓下脫譟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張悌字臣先何校臣改巨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說文曰詭變也案詭當作恑此所引心部文又觀下注可見袁本亦誤詭茶陵本刪此注更非○辨亡論下○注左氏傳曰下至比干諸華袁本此十八字作諸華已見上文六字最是茶陵本複出非注莊子許由曰嚙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使親近以巾拭面袁本茶陵本使作便無近字拭下有其字案此尤延之以吳志注所引校改之也陳云當時左右給使之人謂之親近屢見國志或二本譌耳注船載糧具俱辦陳云載字衍糧下脫戰字是也各本皆誤注爲軍後援也陳云軍鄉誤是也各本皆誤卑宮菲食袁本茶陵本此下校語云善有貪字案二本所見傳寫衍以豐功臣之賞袁本茶陵本無以字下以納謨士之筭同案晉書無吳志注有此尤延之依吳志注添之也注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慊不足也袁本此下有口簟切三字是也尤改入正文下非茶陵本正文下載五臣苦簟音而刪此更非百度之缺粗脩袁本云善作粗茶陵本云五臣作粗案注云抯古粗字似二本所見是也但晉書吳志注皆作粗他書既未見有借抯爲粗者士衡他文用字亦少此類無以考之注抯古粗字袁本茶陵本抯作粗案此未審說見上雖醲化懿綱袁本茶陵本綱作網案此尤校改之也晉書綱吳志注網尋文義以網爲是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以網羅天下然則五臣網或失著校語善無注可證其實未必同五臣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袁本茶陵本邦作民案晉書邦吳志注民此亦尤校改之也文義兩通未知善果何作注幾音其近也袁本茶陵本其作基是也又案近也當在音基上各本皆倒天子總羣議袁本云五臣作議茶陵本云善作諠案此亦尤校改之也晉書吳志注皆作議二本所見未必是憑寶城以延強寇案寶吳志注作保晉書亦作寶與此同詳保城與資幣偶句蓋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寶非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寶猶堅也文義殊爲不安善未必同五臣或失著校語注因部分諸軍吳彥等何校吳改吾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寬沖以誘俊乂之謀茶陵本云五臣作乂袁本云善作人案晉書吳志注皆作乂二本所見非

卷五十四○五等論○夫體國經野袁本茶陵本經野作營治案二本是也晉書作經野尤依之改非注而獨斯畏何校而改無陳同是也各本皆誤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袁本云善無也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蓋所見不同或尤校改之也晉書有又案五臣晉書不重之字非也今荀子富國篇亦未誤凡五臣雖同晉書仍善是彼非者今不悉出注言王諸侯治之也袁本茶陵本王作任是也案治之當作之治各本皆倒注漢書徐樂上書曰下至此之謂土崩袁本茶陵本此在家語孔子曰云云之前案依善例當云土崩已見上文

蓋後來改爲複出而又誤倒之耳尤順正文乙轉仍未得善舊也　注告于諸侯曰王居于堯諸侯釋
位袁本茶陵本無曰王居于堯諸侯七字　國慶獨饗其利袁本獨下有校語云善作猶茶陵本無校語案二本所載
五臣良注云言秦獨饗天下之利是其本作獨也尤及茶陵蓋以五臣亂善晉書獨又本篇志萬國之大德袁本萬作經云善作萬茶陵
作經仍失著校語又愿法期於必涼袁茶陵二本涼作諒其實善涼五臣諒二本失著校語彼尤本皆校改正之矣　注班固漢
書表曰袁本茶陵本表作贊案此尤校改之也　皇祖夷於黥徒案黥當作黔晉書正作黔最爲不誤此注云然
黔當爲黥唯正文用黔首字爲黥布字故善云爾也必五臣因此注改黔爲黥後來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又此注亦多誤見下
注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下至蓋別有所見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九字案二本最是此不知何人竄
善注之語必別本有記於旁者而尤誤取以增多也　注尚未足黔徒羣盜所耶案黔當作黥各本皆誤說見下
注然黥當爲黔案黥黔二字當互易此因正文既改作黥與注不相應復改注以就之也考史記漢書黥布不得云當爲
黔甚明他書不更見有作黔者上條楚漢春秋亦誤改無疑　注縱恣意陳云縱下脫橫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生子
穎子穎有寵袁本茶陵本不重子穎二字　注我實能使狄案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號曰共
和共和十四年袁本茶陵本不重共和二字　注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
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次于陽樊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恭王有寵子袁本茶陵本無王字
是也良士之所希及案當依晉書去之字各本皆衍　○辨命論○注峻字孝標辨命論
袁本茶陵本無峻字二字案無者是也下五字爲一句　注郭璞曰孫子荊案此有誤也璞疑當作子郭子三卷在隋
志小說　注然則占候時日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善例無此也　注此其大較者也袁本茶陵
本大下有彰字　注閔子騫曰案騫當作馬各本皆誤　夫通生萬物茶陵本通作道袁本無夫通二字案二本
不著校語無以知善果何作梁書作夫通考選文與本傳向不齊一但可責其借證難以指爲專據何校於此篇多所更改皆選文未必
非本傳未必是今均不採　注猶陶鑄堯舜也袁本茶陵本猶上有將字　注言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袁本二疐字作躓茶陵本作疐案躓字是也正文善作躓梁書同故破疐爲躓而引之

注家語曰顏回下至薄言采之袁本茶陵本此七十六字弁於五臣非也尤所見未誤　注追論夫
子言袁本茶陵本言上有之字　注樂正子春見孟子曰袁本茶陵本無春字案有者非　注狀亭亭
以岧岧案岧岧當作苕苕各本皆誤　徼草木以共彫袁本茶陵本徼作候是也梁書作候　注黥妻先
生袁本茶陵本黥作黔是也　注垂髮臨鼻長肘而盭袁本茶陵本髮作眼盭下有股字案今呂氏春秋作眼其
盭下仍無股字或尤刪之也　注呂氏春秋曰道也者下至不可爲壯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　注
彭彭越韓韓信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因同五臣翰注而刪之尤所見是也　注淮南子曰哆噅
蘧蒢戚施醜也案此有誤也所引脩務訓文哆上有啳𠯗二字無醜也二字高誘注云啳𠯗哆噅蘧蒢戚施皆醜貌也或
許慎云醜也耳未審善兼引正文及注或但引注無以補正　注渙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猊孿夷何校
孿改孰陳同是也各本皆譌　注淮南子曰歷陽案此有誤也以下至國沒爲湖皆注文不得云淮南子曰未審所脫
注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何校去告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
宏第居下策何校策下添奏字陳同案此有誤也考漢書云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又云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必善連引
此二處耳　注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袁本茶陵本猰貐作窫窳豨作豕鑿齒二字在修蛇上案
此尤校改之也下高注仍作窫窳豕所改未是　注毛萇曰杯晚切陳云曰下脫板板反也四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
司馬子韋曰案馬當作星思元賦注可證又案袁茶陵二本此一節注弁入五臣非也尤所見未誤　注磨其手
案磨當作磿各本皆譌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引作𨟻云𨟻音酈可證考呂氏春秋亦作𨟻𨟻磿同字磿譌而爲磨猶顏氏家訓所謂容成
造磿爲碓磨之磨耳故𨟻今亦譌而爲𨟻也皆當訂正　注若以善惡猶命袁本茶陵本猶命二字作之理無徵四字
是也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袁本云善作門高茶陵本云五臣作高門案二本所見傳寫誤倒非也此亦尤校改正之
梁書作高門　注激過之辭也袁本過作遏是也茶陵本亦誤過莊子釋文李云謂激遏也可借證　注黃鵠啄
君稻粱案粱當作梁各本皆誤　注子惡乎知說生之或非邪案或非當作非惑各本皆倒誤　注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袁本茶陵本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九字作或是邪

三字案此尤校改正之者

文選考異卷第九

文選考異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五十五○廣絶交論○注劉璠梁典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節注袁幷善入五臣茶陵幷五臣入善皆非注慕尚敦篤袁本茶陵本慕作莫是也注芳芳漚鬱袁本茶陵本下芳字作香是也注班固漢書贊曰陳云贊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試欲効其款款之愚陳云試誠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年十三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口相切直也袁本茶陵本無空格是也此初有衍字後脩去之注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袁本論上有已見七命四字茶陵本無案依善例當作辨惑已見七命六字不複出論語以下云云各本皆非注棠棣之華茶陵本棠作唐下同是也袁本亦誤棠何陳校改唐然則利交同源袁本云善有則字茶陵本云五臣無則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則不當有但傳寫衍梁書任昉傳所載亦無則字注雕刻鑪捶喩造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以灼火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之瑞切三字案眞善音也正文下朱靡二字乃五臣音尤去此存彼非注秦嘉婦詩曰案婦上當有贈字各本皆脫注惟思致款誠袁本茶陵本惟作遺是也注蔡澤顩頤折頞袁本顩作頷茶陵本與此同案依袁本疑善正文亦作頷今各本皆作顩蓋五臣亂之梁書亦作顩善與彼多異如論嚴苦彼作枯有旨哉有旨哉彼不重英時俊邁彼作特善注明文俱相乖互難以爲證注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毛萇詩曰溉何校詩下添傳字陳同各本皆脫注以伯嚭爲太宰袁本茶陵本嚭作喜案二本是也下注所謂或作伯喜卽指此考史記五子胥列傳索隱有喜音嚭之語是善引與小司馬正合不如今本史記作嚭也上注所引亦以嚭爲大夫嚭必本作喜各本皆誤當依此訂正注乃自刎袁本茶陵本刎作剄是也注厥篚織纊何校織改纖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屬纊以候氣案候當作俟下當有絶字各本皆脫誤注信陵之名蘭芬也何校蘭上添若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袁本茶陵本作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案二本是也

此引本傳贊尤校改甚非注說文曰輜車軸端案輜當作轄各本皆譌注驥於是迎而鳴者袁本茶陵本迎作仰是也注烈士傳曰袁本烈作列是也茶陵本亦誤烈注陽角哀茶陵本陽作羊袁本與此同案陽字是也古陽羊通用蓋正文善陽五臣羊各本亂之茶陵幷改注者非梁書作羊彼固多異也寄命嶂癘之地袁本茶陵本嶂作鄣案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鄣其善注仍作嶂字然則善嶂五臣鄣也二本失著校語梁書作瘴俗何云三國志皆用嶂注劉孝標與諸弟書曰案標當作綽各本皆誤本傳云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云云此所引卽其一事也孝綽彭城人故下稱孝標云平原劉峻不知者妄改絶無可通今特訂正注攸然不相存贍袁本茶陵本攸作悠是也○演連珠○注天地所以施生案生當作化各本皆誤注在地則化案地當作川化當作虛各本皆誤注以導其氣也袁本茶陵本導作通無其字案此蓋尤校改之也注然水火相殘袁本茶陵本殘作踐是也注閔子騫曰案騫當作馬袁本亦誤茶陵本改爲公鉏然之大謬注而不可以相違袁本茶陵本違作爲是也注陳敬仲曰袁本茶陵本作毛詩曰案此尤校改之也注漢書曰成帝下至故世謂之五侯袁本此三十二字作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言□至道均被袁本茶陵本言□作善曰入下而誤衍言字下注首空二字者三處皆尤改此亦當同彼矣注而可御於前也何校去而字陳同各本皆衍注陰晷影之候也袁本茶陵本無之候二字是也注候明時以効績袁本茶陵本候作願是也注何休公羊傳曰案傳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注尸子曰下至是弗聽也袁本此二十五字作繞梁已見張景陽七命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晝出瞑目陳云瞑瞋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袁本茶陵本無於字乃字注可謂生以身諫袁本茶陵本無可謂二字注薦之於穆公袁本茶陵本無於字注晏子春秋曰下至晏子之謂也袁本此一百二十八字作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孫卿曰案卿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瞽叟清耳袁本茶陵本叟作史案此尤誤改也注謂以明水滫滫粢盛黍稷袁本茶陵本二滫字作滌案此當作滌滌尤校補滫而誤幷改滌耳注善曰日月發輝案善

日二字不當有袁茶陵二本誤非在注首尤移入下而仍衍此非非假百里之操案五臣百作北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
百五臣作北百里不可通此必有誤疑里當作牙劉及善無注以百牙自不煩注耳注善曰下愚由性案善曰二字不
當有說已見前注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袁本此十二字作武夫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
非注繫一梲之功也案繫當作擊一字不當有各本皆誤衍注言爲政之道恕己及物
也袁本茶陵本無道字注誅猶痛責之甚也袁本茶陵本無猶痛之甚四字注衝風起兮橫波
案橫上當有水字各本皆脫注唯化所珍陳云珍疑甄今案當作移各本皆誤注流爲水及風案流字不
當有各本皆衍注史史魚袁本魚下有並已見上文五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尤刪削益非注而悲感者也袁本茶陵本無
案悲字不當有者當作周各本皆誤此以感周與上句悲慇對文注或者以詩序云袁本茶陵本無或者以三字案
此注各本皆有誤無以正之注善曰性命之道何校去善曰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文子曰何校文上
添善曰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蔡邕琴操曰下至象五行袁本此十六字作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所複
出云云皆非
卷五十六〇女史箴〇王猷有倫茶陵本王上有而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案此尤誤去之也注
王猷允塞袁本茶陵本猷作猶是也施衿結褵陳云褵據注當作離案所校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中字
作褵是其本乃作褵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正文與注遂不相應甚非注徐幹中論曰袁本徐上有同衾夫婦也
五字茶陵本無〇封燕然山銘〇注謂登用輔翼袁本茶陵本無用字翼下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耳案當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不知者改之各本皆誤後漢書章懷注引亦可證注
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案此下當有離字並字不當有上當作螭各本皆誤然後四校橫徂袁本茶陵
本云善作徂案徂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注子稽弼立何校弼改粥是也各本皆譌注殺北都尉何校北下
添地字尉下添印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與碣同袁本茶陵本同下有音義曰渠烈切六字案二本最是尤誤去〇座
右銘〇注行行剛強貌袁本茶陵本貌下有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悠悠者天下

皆是也而誰與易也三十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誤刪注郭璞三蒼曰袁本茶陵本無郭璞二字〇劍閣銘
〇注假稱蜀都太守陳云都郡誤是也各本皆譌〇石闕銘〇注尚書曰湯既黜
夏命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三字案此尤校添之也刑酷然炭何校然改爇今案所改非也廣韻一仙爇字下引此刑酷爇炭故何據之考廣韻所
引如十姚之抱土含𢶏二十陌之嘖嘖不得語之類與今本選文迥異皆別有所出不容相證何未得其理耳茲均無取焉注三
年十二月陳云三二誤是也各本皆譌注胡馬之千羣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魏略王陵
陳云陵當作凌下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陳云遂逐誤是也各本皆譌注以牛
爲禮茶陵本禮作礼袁本與此同案當作札各本皆誤伐罪弔民袁本茶陵本云民善作人是也注弔其民二本作人
此皆誤改注湯始征口自葛袁本茶陵本無空格是也注曰桀爲無道袁本茶陵本無曰字是也注
李康運命論袁本茶陵本無李康二字論下有曰字是也注口又曰袁本茶陵本口又作尚書案此尤校改正
之也前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注亦連有兩尚書曰尤仍未改必本在每句下故如此耳注升于中天袁本茶陵本于中作
中于是也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祝良爲梁州刺史陳云梁疑當作涼祝
良刺涼州見范史陳龜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禮經謂周禮也案禮經當作經禮各本皆倒注其角
一正東袁本茶陵本無其角二字或以布化懸法袁本茶陵本化作治何校改治今案非也此諱治爲化五臣迴
改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爲是矣凡餘於諱字不可悉出但讀者當知其多失舊耳色法上圓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圓善作員
案二本此注字乃作圓篇末注則作員今盡作圓蓋皆尤所改其實非也員圓古同字下篇金筒方員之制二本有校語正文及注皆作
員是也又圓流內襲各本皆以五臣亂善非注臨煙雲陳云雲兩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故云却背也袁本
也下有後注同三字案袁本凡云後注同者皆并善入五臣然則此後當有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然此五方謂吳之
五方也二十六字今在其所載向注中也茶陵本亦并入五臣失著餘同向注尤所見蓋與之同誤〇新刻漏銘〇注
孟春始贏袁本贏作嬴下同案嬴字是也茶陵本亦誤嬴正文作盈疑尚有盈嬴異同之注而未全注掌壺以令

軍井茶陵本掌下有挈字是也袁本亦脫注懸壺以哭案哭上當有代字下當有者字各本皆脫注令軍中
衆何校衆上添士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鄭元曰至下異晝夜漏也此三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
臣而節去二本非尤是也注新序固乘曰袁本茶陵本無固乘二字布在方冊袁本云善作布在方冊茶陵本
云五臣作有布方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以有布與下無彰偶句非取禮記成文善亦作有布陟注文而傳寫誤注布在方
冊袁本茶陵本冊作策案此尤順正文改耳蓋二本是而尚有冊策異同之注否則善正文自作策也注有水赤其中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晝夜漏起案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則河濂海夷袁本茶陵本作則河海夷
晏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周禮曰至下以叫百官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諸侯
有日御袁本御下有草創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尤刪削益非注登大庭之庫何校庭下添氏字是
也各本皆脫注謂土圭也袁本也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十累一銖袁本茶陵本銖
下有撮纂括切四字是也案此善音尤誤去注巴郡落下閎與焉袁本茶陵本無巴郡二字無得而稱
也案得當作德茶陵本云五臣作得袁本云善作德此以五臣亂善注孔甲有盤盂之戒袁本茶陵本戒下有
言也二字案此尤校刪之也注紀善綴惡袁本茶陵本綴作掇是也注奧矣不窮袁本茶陵本奧作煥是也
注呂氏春秋曰袁本呂上有熙載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尤刪削益非注角平升桶權概
案升當作斗各本皆譌注禮義消亡袁本茶陵本禮上有齊宣公之時五字案當衍齊字耳何陳校皆改齊爲衛擊
刀舛次袁本茶陵本刀作刁案注中字各本皆作刁又上注引漢舊儀擊刀斗袁茶陵二本亦作刁考此字本作刀後人作刁以
別之蓋已久矣其錯出作刀者轉因譌而偶合於古耳餘放此不具出聚木乖方袁本茶陵本聚作叢案善引周禮以序聚
欑爲注是其本作聚二本所載銑注則云叢木是其本作叢二本失著校語也當以尤爲是矣月不遁來茶陵本云五臣作遁
袁本云善作知案此尤校改也知字不可通必有誤或亦作遁與五臣無異而尤改爲得之或善自作知而不字有誤今無以考也○
王仲宣誄○誰謂不庸何校庸改痛陳云庸痛誤袁本茶陵本作痛云善作庸案庸字不可通蓋各本所見皆傳
寫誤注遺家不造袁本茶陵本遺家作少遺案此尤所校改也注國稱陳留風俗記曰何校國改

圖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魏滅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易稱所謂陽九之厄案稱當作傳各本皆
誤注魏志曰粲至下爲龍爲光此二十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幽贊於神
明袁本茶陵本贊作讚是也綦局逞巧案綦當作碁注中字可證五臣作棋袁茶陵二本正文及其所載銑注如此尤改棋
爲碁而誤成綦字注是用不售案售當作集各本皆譌注南郡有編鄀縣袁本茶陵本縣下有音義
日編音鞭鄀音若九字案此真善音正文下若字五臣音也尤誤刪此存彼注將命之日袁本茶陵本將下有受字是也
與君行止袁本茶陵本君作軍是也此尤本誤字注小人徇財君子徇名袁本作胥士之徇名小人
之徇財茶陵本與此同案此尤改也○楊荊州誄○滎陽楊史君袁本茶陵本史作使案此似善史五臣使
不同二本失著校語也注實左右商王袁本茶陵本無實字案此尤所校添也二十八將論運命論褚淵碑文注引皆
無不與今毛詩同添之未是注周禮曰諡者袁本茶陵本禮作書是也注有韎韋而跗注者何校
而改之去者字是也各本皆誤投心魏朝茶陵本魏作外云五臣作魏袁本云善作外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注錫
爾土宇歸章案錫字不當有歸當作販各本皆誤注晉宮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誤後宣貴妃誄引同
注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袁本茶陵本亦往焉作人案此尤校改之也僞師畏逼何校師改帥陳云此
謂步闡也師乃廟諱似不應用案所說是也帥字別體作師因致譌耳他書亦往往相混注景命有順何校順改傾陳同是
也各本皆譌聖王嗟悼袁本云善作王茶陵本云五臣作主陳云作主爲是案王蓋傳寫誤注先王覆露子
也陳云王主誤是也各本皆譌○楊仲武誄○楊綏袁本茶陵本綏作經是也此尤本誤字何陳校皆改經
注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喪服同次茶陵本同作周云五臣作同袁本云善作
周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當此衡焱案焱當作猋各本所見皆非
卷五十七○夏侯常侍誄○譙人也袁本茶陵本譙下有國譙二字是也此尤本脫辟太尉
府何校府下添掾字陳同案此非也袁本云善無掾字茶陵本失著校語何陳誤依之仍爲太子舍人袁本茶陵本無
仍字是也此尤本衍注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此即尤誤取增多者注視

之如傷袁本之作民是也茶陵本亦誤之 注曹子建楊德祖書曰何校楊上添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莫涅匪緇案緇當作淄注引論語作淄可證後漢書皇后紀論遂忘淄蠹章懷注云淄黑也座右銘在涅貴不淄注亦引涅而不淄淄緇同字耳不知者誤改之也袁本幷善注改爲緇字大誤 入侍帝闈袁本茶陵本闈作闈案此無以考也 注而誰爲袁本茶陵本爲下有慟乎二字案此尤校刪之也○馬汧督誄○注蘭羌案蘭上當有馬字闕中詩注引有各本皆脫今晉書惠帝紀亦可證也 注堯以偏師陷案堯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 注日出東南隅曰陳云隅下脫行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案便當作傻更當作叟各本皆誤善意謂叟即傻字也或尚有傻叟異同之語而不全若作便更則不相通又案以此推之正文及上注二更字皆叟之誤後誄鞏更恣雖亦然 注下礌石茶陵本礌作壘袁本作壘案壘字是也此所引李陵傳文 注城上礌石也袁本茶陵本礌作壘案各本皆非當作雷此所引晁錯傳注文 注然礌與壘並同案壘當作壘雷二字各本皆誤 注楣梠也袁本梠上有孚廢切又曰五字也下有又曰二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注幕甍內井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於幕中府袁本茶陵本無府字是也 注梁王彤陳云彤彤誤是也各本皆譌又案關中詩注與此同亦譌也 注何戴袁本茶陵本作何戴切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然則口不言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獨行怨睢之心案怨當作恣各本皆譌 注司馬兵法曰陳云日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精冠白日袁本茶陵本冠作貫是也此尤本誤字 注康睢曰陳云康唐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太尉應劭等議何校尉下增掾字陳云脫掾字見注後安陸昭王碑是也各本皆脫 注王逸楚辭曰陳云辭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掊穴以斂袁本茶陵本掊作掊注同是也此尤本誤字 注棰也袁本茶陵本棰作捶是也 悠悠烈將何校烈改列陳同各本皆非 注模袁本茶陵本作音模二字在注末是也 甘棠不翦袁本茶陵本不作勿案此無以考之 注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案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珢珢高致袁本茶陵本作碫碫注同是也此尤本誤 注堅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力唐切三字是也 ○陽給事誄○注文士顏延年袁本文上有後文帝立命五字茶陵本無案此節注袁幷善入五臣茶陵幷五臣入善皆非其舊 注摩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末有斸與摩音義同六字案有者是也尤刪移非 注列營基跱案基當作棊各本皆譌 注橈敗也案敗當作曲各本皆誤所引在成二年 注左氏傳曰下至殺陽處父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八字何校去陳云別本無之爲是案此即尤誤取增多者 注盾佐之袁本茶陵本盾上有趙字是也 注苫夷也袁本茶陵本苫下有越苫二字是也 舊勳雖廢茶陵本廢作發云五臣作廢袁本云善作發案此尤校改正之也發但傳寫誤 注其知深其慮沈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其勇沈也四字 注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最是此尤誤取增多 注章帝詔下袁本茶陵本詔下有曰字是也 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各本皆脫 注疏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陶徵士誄○注說文曰璇袁本茶陵本璇作琁是也 注韓詩外傳曰下至何患無士乎袁本無此注茶陵本有案疑茶陵複出尤所見與之同耳蓋本是無足而至已見上文袁因已見五臣而刪削此句 注豈宴棲末景袁本茶陵本豈作堂案堂亦非也當作嘗 注親探井臼茶陵本探作操是也袁本亦譌 注田對曰案田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亦爲親也袁本茶陵本亦作以是也 注劭袁本茶陵本作音劭二字在注中履頭也下是也 注劉劭集有酒德頌何校劭改靈陳云劭伶誤案靈是也說見前又褚淵碑文作伶亦非 注得黃金百斤案斤字不當有百與諾協韻茶陵本作兩亦衍袁本此節注幷入五臣亦作兩然則五臣妄增之也漢書無今史記衍斤字尤依之改非又案袁本錯善注同二字在貞夷粹溫句五臣注下更爲誤中之誤 注列士懷植散羣袁本懷作壞是也茶陵本亦誤懷此所引田子方文 注范曄後漢書曰論袁本曰論作論曰是也茶陵本亦誤倒 注孟子曰下至君子不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添之爲是 敬述靖節案靖當作清袁本云善作靖茶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此下八句敘述薄葬必是清節無疑至末旌此靖節方說其謚相涉致譌並非善如此 注訃或作赴袁本茶陵本或下有皆字案有者是也此所引雜記上注文尤誤刪 注斂手足形袁本茶陵本手作首是也案尤誤改 至方則礙袁本茶陵本礙作閡案此蓋尤改之未必是也 注未必櫬也袁本櫬作櫬下同是也茶陵本亦誤櫬案正文作襯或尚有襯櫬異同之注 注飄風與案與當作輿各本皆譌 注百官箴王闕何校重官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妻曰昔

先袁本茶陵本先下有生字是也○宋孝武宣貴妃誄○注而温之至生忝案之字不當有
各本皆衍天寵方降袁本茶陵本降作隆是也何校改隆案此尤本誤字注敢揚厚德表之旄旌袁本
茶陵本厚作后旄作旒案此尤校改之也處麗絺綌茶陵本二云五臣作綌袁本二云善作綌案綌卽綌別體字此及注皆尤所改
耳視朔書氛茶陵本二云五臣作氛袁本云善作氣案此亦尤所改注爲紫禁袁本茶陵本禁下有禁密奧又謂之
嚴奧八字案此尤校刪之也注徇以離宮別寢袁本茶陵本無別寢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毛詩曰
凱風陳云詩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司馬彪漢書曰袁本茶陵本漢上有續字是也循闔闔而
逕渡案渡當作度注同袁本二云善作渡茶陵本二云五臣作度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乃奏樂三日而終袁本
茶陵本無而字注攢說是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皦力強切四字是也○哀永逝文○注說文曰
轜案轜當作輀各本皆譌此在車部作輀轜卽輀別體字袁本正文作輀蓋五臣改失著校語茶陵本作轜亦輀之譌耳嫂姪
兮憧惶茶陵本憧惶作章偟云五臣作憧惶袁本云善作章偟案此以五臣亂善非注陳琳武軍賦曰何校
軍改庫是也各本皆譌注於西壁下塗之曰寢袁本茶陵本寢作殯是也是乎非乎何皇袁本
茶陵本皇作遑案此善皇五臣遑失著校語注我獨而能無槩然袁本茶陵本而作何是也
卷五十八○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袁本無皇帝元三字茶陵本有案此蓋善有五臣無而失
著校語注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袁本年作之是也茶陵本亦誤年注爲哀策文茶陵本文
下有謚曰元三字袁本無案有者是也注卬袁本茶陵本作輁音卬三字在注中梐餘征切上是也注韓詩纚繫
也袁本纚上有日字是也茶陵本亦脫何校詩下添章句二字陳同案各本蓋皆脫下注韓詩曰淑女同注劉熙釋名
曰容車至下以合北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行袁本茶陵本作珩音行三字在注中琚音居上是也注
旌旗以銘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左氏傳曰至下或憑焉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無
者是最注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袁本茶陵本無曰天
道圓地道方何以九字案此校添之也注王者膺慶於所感案者字不當有感當作感各本皆誤注毛詩

曰下至于以采藻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蘋之言賓藻之言澡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
故取名以爲戒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方江泳漢茶陵本泳作詠二云五臣作泳袁本無校語案茶陵所見非袁本
也注東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作主人是也注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袁本
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陳列國史以鏡鑒也八字案此尤校改之也注之逝切袁本茶陵本此在注末是也注零細
切袁本作眡音視紾零細切七字在注中漢書曰上是也茶陵本移零細切在注首非尤刪眡音視益非注漢書儀曰
何校書改舊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禮記曰至下必於歲之杪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無者最是○
齊敬皇后哀策文○注追尊爲敬皇后袁本茶陵本無敬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東昏
侯寶卷袁本茶陵本侯寶卷作也是也注周禮曰遂人案人當作御各本皆誤注以蜃車之役
衞案以當作共衞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注柩載柳四輪何校柩下添路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阮瑀正
欲賦曰案正當作止各本皆譌注今王翁鄭孺陳云鄭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賢女馨袁本茶陵
本馨下有香字是也注毛詩序曰至下被於南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孔安國傳曰何校
傳上添尚書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淮南子曰至下高誘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軒轅星
也袁本茶陵本也作名又袁本此下有已見上文曜星也七字茶陵本有曜星也三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刪非尤改益非注毛
詩曰清廟陳云詩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璋瓚夫人所執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宸居長
往袁本茶陵本居作駕案此尤改之蓋二本是注禮記曰□袁本茶陵本無空格是也映輿鍐於松楸
袁本茶陵本鍐作錽是也注同籍閟宮之遠烈兮袁本茶陵本籍作藉是也終配祇而表命袁本茶陵
本祇作祀案此尤改之蓋二本是注趙達以機祥協德案機當作禨各本皆譌注假結帛巾各
一枚袁本茶陵本無枚字案無者是也范書光武十王傳所載亦無此字可借爲證注可瞻視袁本茶陵本瞻視作視瞻
是也○郭有道碑文茶陵本此上有碑文上三字另爲一行是也袁本亦脫注魯人有儀公潛者
案儀公當作公儀各本皆倒此所引公儀第九文也將蹈鴻涯之遐迹案鴻當作洪注引西字賦神仙傳皆是洪字校錄

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字作鴻蓋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蔡中郎集亦作洪注由以告巢父焉袁本茶陵
本無巢父焉三字注毛詩曰顒顒令問案曰下當有令問令望出師頌曰八字各本皆脫陳改毛詩二字作史孝
山出師頌六字未是也注君其試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尚書祖乙曰案乙當作己各本皆譌
○陳太丘碑文○注袞職謂三公也袁本無此六字是也茶陵本有其此節注與五臣錯互而誤衍
慙於臧文竊位之負袁本茶陵本臧文作文仲案此無以考之集亦作文仲注孝經援神契曰
下至仁明此十八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添是也因遣官屬掾吏何校吏改史是也各本皆傳寫
譌集亦作吏譌與此同注直用袁本茶陵本作重直用切四字在正文以成時銘下是也以時成銘袁本茶陵本時
成作成時案此無以考之也集亦作成時○褚淵碑文○注於予小子案予當作乎各本皆譌用人
言必由於己袁本二云善有人字茶陵本二云五臣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蓋涉注引用人如用己而誤衍非善與五臣有異何
校去言字亦誤注先過袁宏袁本茶陵本宏作閎是也注譬諸汎濫案汎當作氿各本皆譌氿濫氿泉濫泉也
荅賓戲二云懷氿濫何陳校改氿者非注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案書字當重左當作佐各本皆脫誤何陳校去
左字者非注鄭元禮記曰袁本茶陵本記下有注字是也注閔子騫曰案騫當作馬各本皆譌注有
豫章郡雩都縣袁本茶陵本無有字陳云當在雩字上是也尤校添而誤其處既秉辭梁之分陳云分五
臣作介爲是案陳所說非也分字去聲謂其辭過分之賞由能秉執己分合觀下句自明五臣誤讀爲介而云孤介之節全失文意此善
與五臣截然有異不容亂之者注楚人鬼之越人機之茶陵本上之作而無下之字是也袁本誤與此同又案機
當作機各本皆譌注諫過而後賞善案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丹陽京輔何校陽改楊陳同是也下注同
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注李尤有函谷關銘曰袁本茶陵本無有字是也注太宗明帝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最是注孟軻曰茶陵本軻作子是也袁本亦誤軻注昔有魯伯禽陳云有者誤何
校魯下添公字是也各本皆誤脫不貳心之臣茶陵本不上有率字云五臣無袁本校語云善無率案尤所見與袁同是
也茶陵校語有誤嗣王荒怠於天位袁本茶陵本王作主是也注檄太常曰何校檄改移陳同是也各

本皆誤注君子徽猷陳云子下脫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晉起居注曰帝詔曰陳云上日字衍
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周禮大司徒職曰下至嫻音因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四字餐東野之
祕寶茶陵本野作杼云五臣作野亦作序袁本作野無校語案善注東野未詳又注然野當爲杼古序字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
注云野當爲序云云然則杼序皆後人改茶陵校語全非注雖去列位袁本茶陵本雖去作在是也注又曰雒
書袁本茶陵本又作一是也注河圖本紀袁本茶陵本本作令陳云據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璇璣鈐本命誤紀下脫也
字是也注晉書劉伶袁本茶陵本無晉書二字伶作劭案尤所校改亦非劭當作靈說見前注諸公給虎
賁三十人袁本三作二是也茶陵本亦誤三注公繁翩而馳袁本茶陵本繁作擊案此尤校改之也後齊故
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繁翩不誤亦可證注知不如車之駃陳云駃駛誤是也各本皆譌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亦譌駃
羣后恇動於下袁本茶陵本動作慟案此無以考之也注謝慶緒荅郄敬書曰袁本郄作郗是
也茶陵本亦誤郄又案敬下當有輿字各本皆脫前遊天台山賦注引可證其郄字彼亦誤當互訂也注五星聚房者
陳云當重有房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同據而與陳云同周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故艮也袁本茶陵本故下有
日惟二字天鑒璿曜何校璿改琁陳云據注璿當作琁案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字作璿此必善琁五臣璿各本亂之而
失著校語內謨帷幄袁本茶陵本謨作謩案上文內贊謀謨作謨宏二八之高謩作謩善果何作無以考之也注音逝
袁本茶陵本此二字在注末是也
卷五十九○頭陁寺碑文○注王巾何校巾改屮下同陳云巾屮誤案說文通釋王屮音徹俗作巾
非何陳所據也各本皆作巾注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袁本茶陵本無漢書二字注大智度論
曰亦以涅盤爲彼岸也陳云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宮商角祉羽也袁本茶陵本祉作徵
案此尤因諱改字耳於是元關幽揵袁本茶陵本揵作鍵袁校語云善本作揵注字皆作揵茶陵本無校語注字皆作鍵
案茶陵以五臣亂善非注物所以機心應之袁本茶陵本所作斯是也注廣雅曰撓亂也袁本
茶陵本此下有乃饒切三字是也注劉虯曰菩薩圓淨袁本劉上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十四字

是也茶陵本亦脫 注子莊王阤立袁本阤作佗是也茶陵本亦誤阤 注盡功金石案盡當作書各本皆
譌 注名被東川陳云川疑州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
還吳案此有誤劉孝標世說新語言語注引高逸沙門傳云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恐此本與彼大意相同並不云出家師釋道安
符丕云云今誤涉下惠遠傳文而如此也何陳校皆云符丕下有脫未是 注馮衍說鮑叔永曰袁本茶陵本無叔字
是也 注緣亦斯廢也陳云亦當作空是也各本皆誤 注慼煩惚也案惚當作惱各本皆誤 注范曄
後漢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李尤七難曰案難當作款各本皆誤 宏啓輿服袁本茶陵本服作復
是也 注禮記曰步中武象案記當作書各本皆誤此引史記禮書也下引鄭氏曰云云卽裴駰集解何校以爲今禮
記佚文大誤 諱諠何云南史作暄陳云諠暄誤注同案此所引南齊書江祏傳文今本亦作暄蓋傳寫譌諠也 注爲江
夏王郢州行事者陳云行事下當重有行事二字行事之名後漢已有之如西域長史索班稱行事是也見西域傳案
所校是也各本皆脫 注匹婢袁本茶陵本作芳婢切三字在注中庀具也下是也 注司馬紹贈山濤詩曰
案紹下當有統字各本皆脫 注靡華九衢案華當作莽各本皆誤 金資寶相袁本茶陵本資作姿是也 庶
髣髴於衆妙袁本茶陵本於作乎是也 注乾動川靜何校川改巛陳云川巛誤是也各本皆譌 式揚洪
烈茶陵本式作戒云五臣作式袁本云善作戒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戒但傳寫誤耳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注五帝出受圖籙袁本茶陵本圖籙作籙圖是也 魏氏乘時於前案乘時當作時乘茶陵本校語
云五臣作乘時是也袁本校語云善作乘時非也善時乘五臣乘時於注皆有明文袁互換正文耳尤以五臣亂善所見誤與袁同陳云
二字當乙最是 注及文武成康袁本茶陵本無成字 注簡略也袁本茶陵本簡略作略簡是也恨賦脫略公卿
注引此可證 注枯耽袁本茶陵本作枯耽切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緬爲宋劭陵王文學何校劭改邵陳
同是也各本皆譌 注吳王書闔廬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求民之瘼案瘼當作莫各本皆誤觀
下注可見 注我太公鴻飛兗豫何校公改祖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劉琨勸進奏曰袁本茶陵
本奏作表是也 鄧攸之緝熙萌庶袁本茶陵本萌作氓案二本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也 注矜

帶喉咽袁本茶陵本喉咽作咽喉是也 注鄧南鄉人陳云南下脫鄧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闔外已見
上文袁本茶陵本複出云云非 注門限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苦本切三字是也 注千仞之漢案漢當作
溪各本皆誤 德與五才並運袁本茶陵本才作材袁校語云善作才注亦作才茶陵無校語注亦作材案此蓋善材五
臣才袁誤互換尤所見與袁同茶陵爲得之也與前江賦五才可相證 注倪寬爲郡內史何校郡改左陳同是也各
本皆誤 注聚人於萑蒲之澤陳云聚取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征艾朔士何校士改土是也各本皆
譌 注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陳云錄下曰字衍是也茶陵本與此同袁本入五臣無可借證 注宏爲
東郡陳校東下添陽字云世說注引續晉陽秋可證東陽今浙東金華也若東郡在晉爲濮陽之地當彥伯時已久陷北境安得往
蒞之案所說最是前三國名臣序贊題下注所引亦有陽字又其一證也 注漢書廣武君下至以迎小人此節
注袁本茶陵本幷善入五臣與尤全異或尤別據他本今無以訂之 注漢書名臣奏曰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陽在漢北何校漢改漠陳同是也各本皆譌 注羌戎豪帥感奐恩德茶陵本羌戎作破虜難無
德字袁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 注具以狀言袁本茶陵本言下有安字是也 注蔡彤爲遼東太守茶陵
本蔡作祭是也袁本亦誤蔡下同 注囹圄寂寞袁本茶陵本寞作寥是也 注字叔庠袁本茶陵本庠作平案今
范書作庠尤依以校改也 注爲國賊者袁本茶陵本者下有徒頰切三字是也 注晉諸公讚曰下至卽
號哭罷市此注袁本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全異或尤別據他本也 注韓詩曰陳云詩下當有章句二字見任彥昇
勸進牋注是也各本皆脫 載惟話言袁本茶陵本惟作貽是也 注兄弟先後袁本茶陵本兄弟作弟兄何校弟先
改先弟陳云弟先二字當乙案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正作兄先弟後 注尚書曰魯侯伯禽陳云書下脫序字是
也各本皆脫 注喻今之文字多上袁本茶陵本多上有煩字是也 注儲積山藪陳云積精誤是也各本皆
誤 虛懷博約袁本茶陵本約作納袁校語云善作約茶陵無校語案此蓋善約五臣納尤所見與袁同非也茶陵爲得之詳注意約但傳寫誤
幾以成務袁本茶陵本幾作機案此蓋善機五臣幾二本失著校語又注中幾機互換非尤改善作幾亦非 清猷浚
發袁本茶陵本浚作濬是也 注夏侯稚何校稚下添權字陳云稚下當脫一權字魏夏侯稚權以才學稱見荀勗文章敘錄

案所校是也說已見前各本皆脫 注以從王乎袁本茶陵本乎下有此字是也 注涕以手揮之也陳云涕下脫流字各本皆脫 ○劉先生夫人墓誌○欣欣負載何校載改戴陳云載戴誤注同是也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 注音攜袁本茶陵本作畦音攜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丞相遵之後也何校遵改導陳同是也各本皆譌 寂寞楊冢袁本茶陵本寞作寥案此疑二本是也

卷六十○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任彥昇案此三字當在上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下各本皆錯誤在此 南蘭陵郡縣都鄉何校都上添中字據南齊書高帝紀文校陳云疑當作東見前安陸昭王碑文注案彼注即引南齊書東中乖異未必非東誤也又案縣上當有蘭陵二字此歷說州郡縣鄉里不應祗云縣而不云何縣 注應劭漢書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漢書注三字案無者是也 注后倉作齊詩也袁本茶陵本后倉二字作臣瓚曰韓固五字案二本是也韓乃轅之譌儒林傳可證尤據顏注藝文志所引改之非 注前代史岑比之何校比之改之比是也各本皆倒 注毛詩傳曰無畔換案無字不當有又換詩作援畔援猶跋扈也在鄭箋此各本皆有誤 注王永字安期茶陵本永作承是也袁本亦誤永晉書本傳可證 注東夏會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二本在五臣銑注此蓋誤入 注孫復爲昭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音韶二字是也 注倪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陳云爲下脫司字又最連當乙是也各本皆誤 注范曄後漢書曰劉寵袁本范曄後作華嶠案袁本是也但嶠下仍當有後字此初同袁脩改者非茶陵并入五臣更非 注曾子謂子思伋曰陳云伋曰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倒 而茹慼肌膚袁本茶陵本慼作感是也 沈痛瘡鉅案瘡當作創善引禮記創鉅者爲注可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瘡然則善創五臣瘡各本亂之非 注漢書曰萬石君傳曰袁本茶陵本書下無曰字是也 注范曄後漢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袁本茶陵本作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案此所引恐據馮衍集尤校改全依范書未必是也 武皇帝嗣位茶陵本無皇字帝下校語云五臣作皇袁本皇下校語云善有帝字案尤所見與袁同 食邑加千戶袁本茶陵本加千作如千案考南齊書云二千戶上文云食邑千戶故此云食邑加千戶即二千戶也善無注者本不須注耳五臣濟注乃云如千猶若干無定戶故也可謂妄說二本不著校語以之亂善甚非尤所見獨未誤 儀形國胄案形當作刑注引毛詩袁山松後漢書俱是刑字茶陵本亦然袁本注中盡作形非也上文寔兼儀形之寄注別引晉中興書可知此不得與彼同各本皆作形或五臣如此藉田賦儀刑孚于萬國五臣作形其證也 允師人範袁本云善作範茶陵本云五臣作範案各本所見皆非範但傳寫誤 注中大夫袁本茶陵本作掌以數詔王五字案此尤改之也 注有諫諍之義茶陵本并五臣入善有此句袁本并善入五臣無今無以訂之也 注父母生之案母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茶陵本揚作楊袁本亦作楊案楊字是也下及注盡做此 萌俗繁滋袁本茶陵本繁滋作滋繁案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滋繁言多也未審善果何作或不與五臣同而尤所見爲是 注劉紹聖賢本紀曰下農夫號于野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案或別據他本也 九旒鑾輅案旒當作游善引甘泉鹵簿游車九乘爲注作游不作旒甚明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乃云九旒旗也是旒字爲五臣本亦甚明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讀者罕辨今特訂正之 注駕蒼龍袁本茶陵本龍下有輅音路三字是也 注導袁本茶陵本作纛音導三字在注中左方上注之下是也 注如今喪轜車袁本轜作輀是也茶陵本亦誤轜 注韓延壽給羽葆何校給改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而好下接己何校接改倢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寘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二本在五臣良注此蓋誤入 注郅鄆曰袁本茶陵本鄆作惲是也 注鄭元曰案元下當有禮記注二字各本皆脫 注野人雖云隱袁本茶陵本隱作隔案隔字是也又案野人當作人野各本皆倒上文舜輿野人袁茶陵作人野蓋本是此作人野而誤其處 注卞忠貞墓側袁本茶陵本忠貞作望之是也 注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何校沙上添西字人上添去字是也各本皆脫 屈以好事之風袁本茶陵本事作士是也何陳校皆改士 注先生王叔何校叔改升下同云今國策作斗形相近之誤吳師道曰一本標又相鏡要作王升案所校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升又其一證 注宣王使謁者迎入何校迎改延是也各本皆譌 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袁本茶陵本無於字案二本下校語云善有於五臣無於蓋尤并校添此句也 注文惠太子懋案子下當有長字各本皆脫何校添子字蓋誤 注孔臧與從弟書曰陳云臧臧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於衿結褵也何校於改施陳同是也各本皆譌 注親結其縭袁本縭作

離案離字是也觀下注可見茶陵本亦誤𡚁又案依此正文疑善作離今作禠其誤與前女史箴同否則善尚有離禠異同之注今刪削
不全也注趙文子與叔向袁本茶陵本向作嚮是也注弟子弔之何校弟改曾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尙書曰禹案曰禹當作禹曰各本皆倒注以拾遺補闕藝袁本茶陵本無藝字案此尤依漢書改闕
爲藝因誤兩存也○弔屈原文茶陵本此上有弔文二字另爲一行是也袁本亦脫注越絕書曰袁本越上
有善曰二字是也下列子曰上罔極言無中正上字林曰闒茸上毛詩曰上莊子千金之珠上暇音遐上文子曰鳳凰飛千仞上莊子庚
桑楚上同茶陵本移每節首非注覓袁本茶陵本作汨音覓在注中汨水在焉下是也乃殞厥身袁本茶陵本殞作隕
案史記漢書皆是隕字注不可順道而行也袁本茶陵本可作得是也案史記索隱引正作得注植史
記作值袁本茶陵本作作音是也吁嗟默默袁本茶陵本吁作于案史記漢書皆是于字此注中吁亦當作于也注
汗明曰大驥案大當作夫各本皆譌夫嗟苦先生茶陵本校語云苦五臣作若袁本作苦無校語非何云漢書作
若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所說是也苦字但傳寫誤畫誤認注中勞苦屈原以爲正文有苦字
耳今史記亦作苦誤與此同注應劭曰嗟咨嗟苦陳云苦漢書注作也案也字是也各本皆誤史記集解所引無
此字又其一證注離騷下竟亂辭也陳云竟章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顏注及單行索隱引皆作章注鄧
展曰音昧又注蘇林曰偭音面服虔曰蟂音梟又注蛭之一切蟥音
引此所音袁本茶陵本俱無尤蓋別據他本今無以考之也注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袁本茶陵
本下不字作翔是也案史記索隱引正作翔注鄭元曰陳云元當作氏是也各本皆誤固將制於螻蟻袁本
云善作螻蟻茶陵本云五臣作蟻螻案螻與魚韻較協各本所見蓋傳寫倒善未必不與五臣同也今史記漢書皆作螻蟻而單行索隱
正文仍作蟻螻可見亦未必史漢不本皆爲蟻螻今誤與此同也注中螻蟻凡三見則不拘語倒之例耳注亦謂魑賊小
人所見害也何校謂改爲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鐔音尋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弔魏
武帝文○注貝獨坐謂中宮左悺貝瑗也袁本茶陵本貝作唐貝瑗作唐衡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而不畀余也何校畀余改余畀陳同是也各本皆倒注諺曰曰袁本茶陵本不重曰字是也注史

記不言何校記改既是也各本皆誤注李範曰稅陳云範軌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漢書文昌宮
袁本茶陵本書下有曰字是也注陳思王述征賦曰袁本茶陵本征作行是也注周望兆勳於渭
濱陳云勳動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我營魄而登遐案我當作載各本皆譌注老子曰抱一案抱
上當有載營魄三字各本皆脫援貞咎以基悔袁本咎作吝云善作咎茶陵本作吝無校語案尤所見與袁同非也茶陵
所見是也注貞吝有咎文咎但傳寫誤注張堅與任彥昇書曰陳云堅昇誤昇堅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孔
子謂盟器者何校盟改明是也各本皆誤注忽縹緲以響像袁本茶陵本緲作眇是也貯美目
其何望案貯當作眝注云眝與貯同謂所引字林博雅之眝與正文之貯同也若作貯於注不相應蓋五臣因此注乃改眝爲貯
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祭古冢文○注高誘曰棺題曰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
或尤別據他本也注而助語也袁本茶陵本助語作語助是也注先是雒陽城南何校引徐云廣漢洽
雒縣此陽字衍文是也各本皆衍注格茶陵本作音格二字在注末是也袁本亦誤注葬爲埋也何校葬爲改謂
葬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未之有也何校有下添改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牲用白牲案下牲當作牡
各本皆譌○祭屈原文○注賈誼弔屈原文曰袁本茶陵本無文字是也上引亦無此字注極
又欲充夫佩緯陳云極椒誤是也緯當作幃各本皆誤注羌無實而害長案害當作容各本皆誤
○祭顏光祿文○注機象謂周易班班固楊楊雄也袁本茶陵本此注并入五臣恐
尤亦非善舊注叔夜嵇康字也袁本茶陵本此注并入五臣恐尤亦非善舊注琴緒緒引緒也
案此有誤各本皆同無可考也注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袁本茶陵本浮作驚馳奄忽作逝紛紛案此尤
校改之也注公收淚而問之袁本茶陵本淚作涕是也○附案陸貽典嘗據尤本校汲古閣本其尤跋後又有跋
曰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闕文也願略他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
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人禱之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
十四也願神貺昭荅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讎校有補亡云云補字下損失今本無此跋必脫去也說

友袁說友即尤跋之袁史君此跋末言尤之讎校語雖未竟而其有所改易顯然已見今錄附於後以資詳考

文選考異卷第十